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三十九册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先文恭公年譜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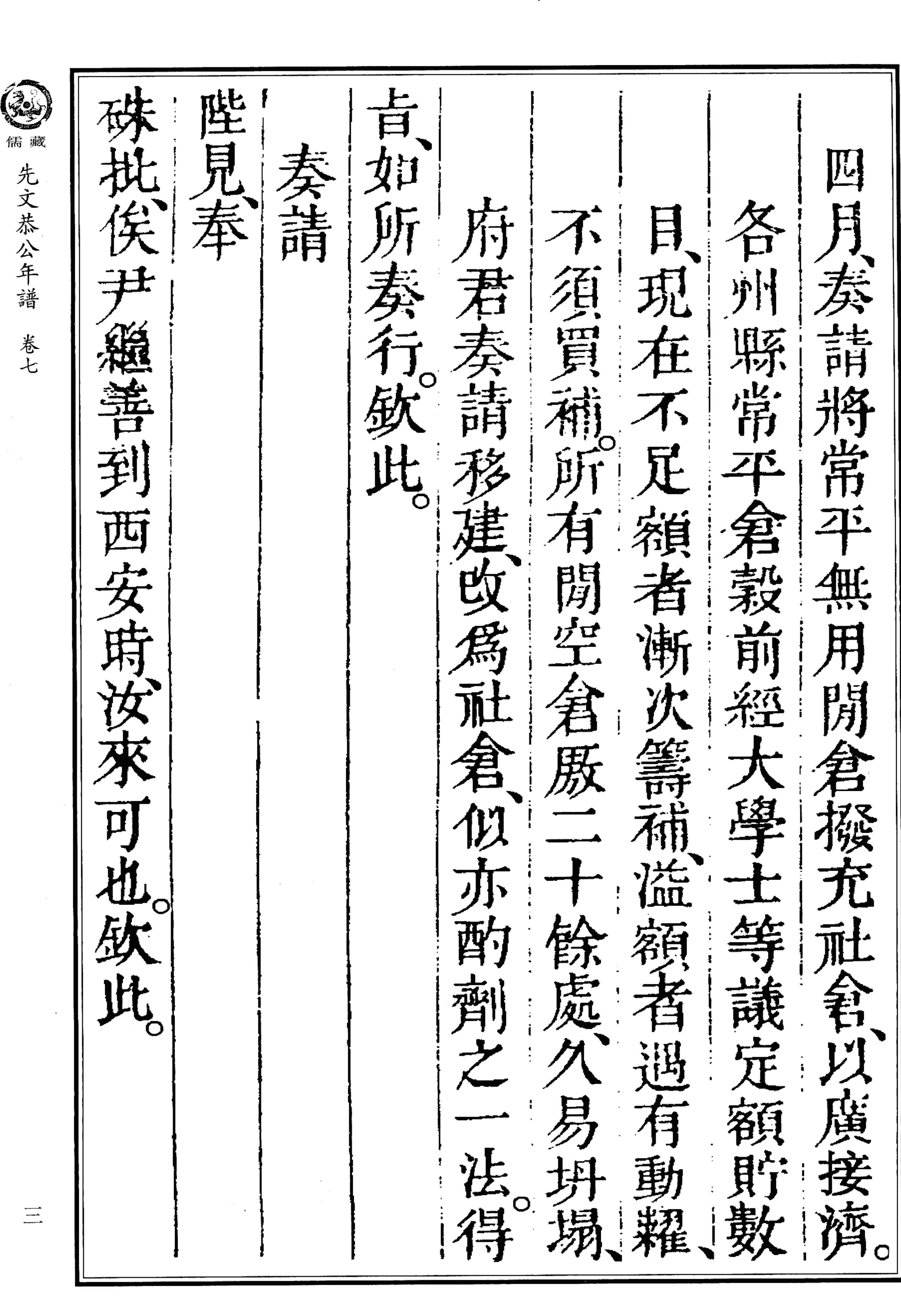
男鍾珂敬輯

乾隆十六年辛未、府君五十六歲。

正月、採訪本省名儒著述。

關中爲理學名區、乾隆初年奉
旨採訪遺編、
內府藏書已稱大備。上年又奉部行令廣爲採訪。
嗣據六府州詳稱、並無名人著述。府君以所見所聞、關中亦儘有鈔本刊本可備採擇之書、今

缺页



四月、奏請將常平無用閒倉撥充社倉、以廣接濟。各州縣常平倉穀前經大學士等議定額貯數目、現在不足額者漸次籌補、溢額者遇有動糶、不須買補。所有閒空倉厫二十餘處、久易坍塌、
府君奏請移建、改爲社倉、似亦酌劑之一法。得
旨、如所奏行。欽此。
奏請
陛見、奉
硃批、俟尹繼善到西安時、汝來可也。欽此。

五月、嚴緝邠州淫惡棍徒張文慶治罪。

邠州民張文慶肆淫行兇、人人切齒、畏其强悍不敢控告。府君飭拿親訊、均有犯案確據、按例嚴行治罪。

查勘繡嶺、華山、太荔、蒲城、大水峪各地方、並勘涇陽縣之龍洞渠、醴泉、興平、盩厔各古跡。

閏五月、須立化誨囘囘條約。

陝省漢囘雜處、囘民習尚强横、恃衆逞兇、在在不免。府君酌定條約曉諭、務使互相警戒、勉爲



善良、無虛所望。

勸民廣種桑樹。

陝省蠶桑久廢、嗣經設局勸民興舉、出絲不少、織成綾綢、正宜推行、利可漸廣。府君飭令勸諭民間多種桑樹、民有桑葉、官爲價買、民知桑可賣錢、自必廣栽桑樹。桑多則蠶絲多、綢緞亦多。地方官因勢利導、小民無不鼓舞樂從也。

奏明開濬井泉水利。

陝省舊日開井多有淤壅、遂至諱言開濬。府君

以鑿井灌潤田畝、實爲救旱良法、除地不宜井及井水鹹鹻之處毋庸開鑿外、惟於可開井之地飭屬相機勸導。今新開井二萬六千八百餘口、並舊開之井共八萬七千餘口、設遇旱年、農田不致成災。隨將情形具奏、得

旨報聞。今各處有井、皆稱爲陳公井云。

六月、暫署陝甘總督印務、是月卽卸事。

府君前奏請

陛見、荷蒙

恩允、專俟制府尹文端公由川回陝、即便啟程。茲尹

文端公到省之日、即奉

旨調任兩江總督赴京

陛見、將陝甘督篆交府君暫署。府君復奏明、俟新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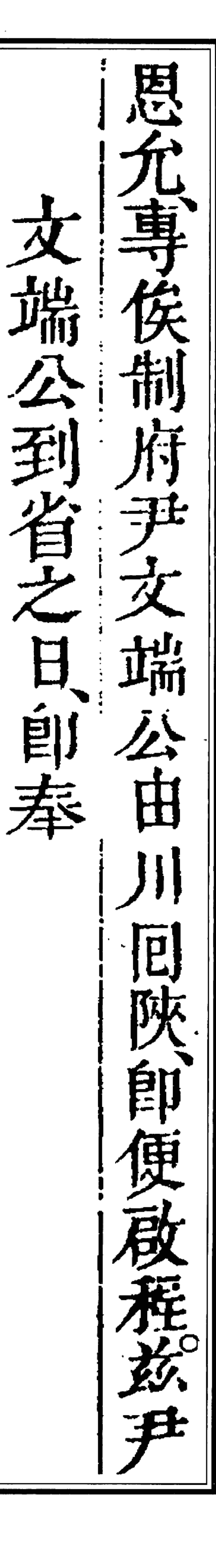
府黃公廷桂到任、再爲啟程。

查勘朝邑縣被水地方、尋奏明被災情形請卹。

陝省秋成大致豐收、閏五月內雨水過多、有被

雹被水之地、尚不成災、量予撫卹。朝邑縣因黃

河異漲、田廬多淹、情形較重、府君親往查勘、分



別撫恤加賑，災民不致乏食。並奏請將被淹最重各戶，於常例之外另賞一月口糧。得
旨允行。
八月，奏請重修涇陽縣龍洞渠工。
畧云，涇陽縣龍洞渠乃陝省最大水利，即秦之鄭渠、漢之白渠也，可灌涇陽、三原、醴泉、高陵四縣民田六百七十餘頃。雍正年及乾隆三年間皆曾動帑興修，渠水疏通，民田沾潤。該渠與涇水僅隔一線石堤，閏五月內大雨後，涇水異漲



入渠、堤多坍損、渠身淤塞。應將堤身加築寬厚、並修補滲漏、方足捍禦涇水、不使渾流入渠。並挑濬渠身、疏通泥淤、泉眼清水乃得暢流。但工程浩大、應請將石堤工料動項修築。其挑濬土工及應用器具、飭令受此水利之四縣民戶通力合作、庶渠工完固、四縣民田永資灌溉矣。得

旨報聞。

奏明開修各縣渠道。

陝省水利不外井、渠二者。開井情形府君業經

具奏、渠道係於河源高處開鑿分流、從高而下、到處引灌。富平縣有大水峪古渠、鄠縣有呂公渠、郿縣有斜谷關渠、寶雞縣有利民渠、蒲城縣有漫泉渠、興安州有萬工堰、俱經荒廢淤塞。府君或親往闊勘、或委道府分查、督令各州縣相度地勢、捐貲借糧、倡率居民設法開濬、俾得渠流通暢、水利仍興。各渠大者可灌田二萬餘畝、小者可灌田千餘畝、並皆酌定分水日期、以杜爭端。仍飭各屬各將境內應開應濬新舊河渠



卽爲開濬。渠水暢流者、另開支渠分灌。多開渠、多受一渠之利、多逼一節、卽受一節之利也。並將情形奏明、得旨、此皆利民之事、最宜行之。然要於民不擾、而得實濟則善矣。欽此。

捐修省垣官道。

西安城内係川甘往來大道、亦外夷入貢必經之路。滿漢二城、道盡沙土、一遇雨水之時、泥深數尺、官民商賈車馬難行。府君捐廉修理、易土

以石，令成坦途，秦民德之。

勸民造用水車。

陝省山嶺綿亘，惟西、同一帶地勢平衍，民間種植，率樹近水，傍溪有渠之地，皆稱豐茂。如河岸稍高，不知引水灌溉。府君仿照南方水車之法，製樣車，飭民仿造，無論高下，藉以推轉引水，民獲其利。

是月，自西安起程入京。

府君先蒙

恩允入
覲、茲復奉
欽派在京恭祝
皇太后六旬萬壽。至是新制府黃公抵任、府君將巡撫
印務交與兼署、即行啟程。
途次山西平定州、接奉
上諭、就近暫署河南巡撫。
九月、抵河南巡撫任視事。
時河南陽武河工決口百餘丈、漫及開、歸等處、

深厪

聖懷。

上令府君會同相國高文襄公斌、河督顧公琮籌辦堵築。府君即由直隸星馳抵豫、先赴工所察勘情形、共相商榷、隨催辦夫料、晝夜搶築。十一月二十日、決口合龍。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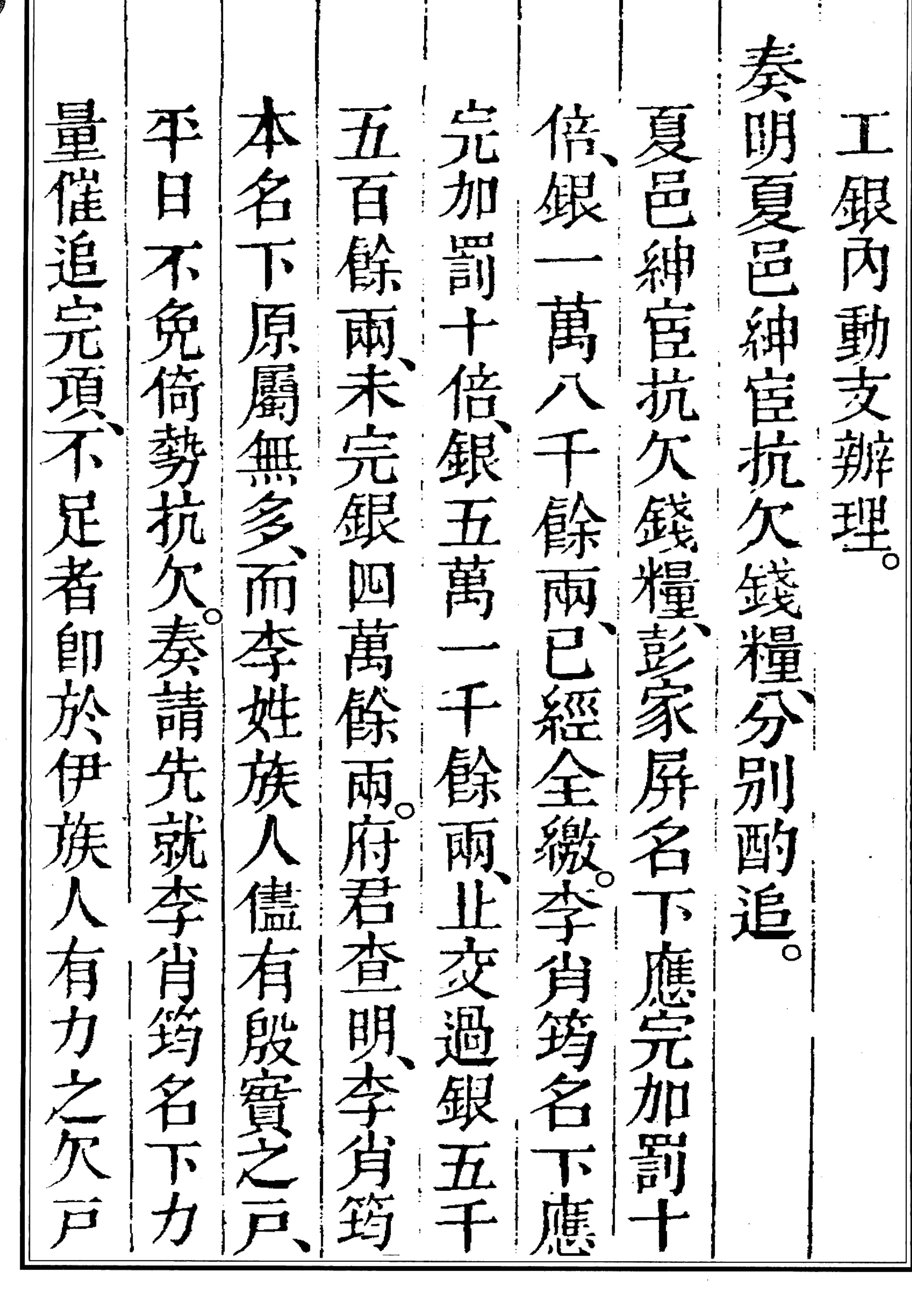
恩議敘。又聞、歸各府屬被災地方、前撫奏明先賑口糧、府君復親往查勘、督率、實力撫綏、並奏請加賑、當蒙



允准。
十月、補授河南巡撫。
是月、四妹生後以病卒。
叔父怡亭公來署。
十一月、馳驛赴京恭祝
皇太后六旬萬壽、仰覲
天顔。奏對稱
旨、蒙
恩賜貂皮宫緞等物。

奏請修築太行古堤。

畧云、黄河兩岸築有大堤、堤外另有古堤、由河南武陟縣起、至直隸之長垣縣界止、土人名爲太行堤。黄河漲發、此堤實爲外衛。歷年久遠、多有殘缺。本年黄水横流漫越、是以長垣等縣被淹。今陽武堤口合龍、則太行堤之殘缺亟宜修補。飭令司道委員勘丈、將武陟、獲嘉、新鄉、延津四縣應修堤工需用土方核實估計、及時興修。寓賑於工、於貧民更爲有益。所需工料請於輸



工銀內動支辦理。

奏明夏邑紳宦抗欠錢糧、分別酌追。

夏邑紳宦抗欠錢糧、彭家屏名下應完加罰十倍、銀一萬八千餘兩、已經全繳。李肖筠名下應完加罰十倍、銀五萬一千餘兩、止交過銀五千五百餘兩、未完銀四萬餘兩。府君查明、李肖筠本名下原屬無多、而李姓族人儘有殷實之戶、平日不免倚勢抗欠。奏請先就李肖筠名下力量催追完項、不足者即於伊族人有力之欠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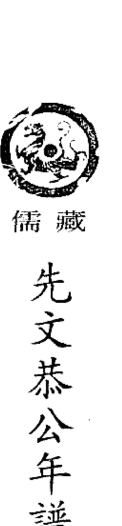
名下罰追，庶幾各知警惕。得

旨：李肖筠族中紳士應追銀兩，令加罰一倍催繳。欽此。

十二月，由京旋抵豫撫任。

奏請將武陟縣災重貧民一體加賑。時祥符、陽武、封邱、延津、滑縣等五屬因積水不能種麥，業蒙

恃恩加賑兩月。府君查武陟爲黃沁交會之區，夏間沁水異漲，村莊被淹，亦有災重之地，奏請一體



加賑。得
旨允行。
奏請修理緊要溝河，以弭水患，以恤災黎。
歸德府屬之商邱、夏邑、永城等縣，地處窪下，水易為災，亟需疏通河道。府君查明各縣應修溝河，其工段無多者，令地方官督率民力修濬。惟商邱境內之豐樂河、古宋河、夏邑境內之响河、永城境內之巳溝河，均為各縣洩水幹河，急宜挑挖寬深，請動帑工銀兩辦理。三縣皆本年被

災之區，一入新春，加賑已畢，乘時興工，貧民亦可赴食，得

旨：「如所議行，妥酌爲之，務期帑歸實用，民獲實效可耳。欽此。」

延錢塘范浣浦先生來豫課堂弟鍾琛並兒子蘭森。

乾隆十七年壬申，府君五十七歲。

正月，巡閱陽武堤工，並查河内、武陟二縣沁河堤岸。

府君巡視陽武堤工、堤外積淤成灘、水歸正流、極爲穩固。又沁河堤岸上年被決、村民合力堵築合龍、共費工銀三四千兩。府君復酌借備公銀兩、給民作爲口糧、令將單薄民埝再加填補幫築、於秋後繳還司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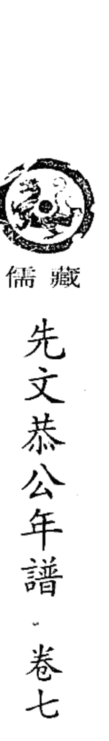
二月、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叔父怡亭公歸里。

三月、奏明應否給還董怡曾原封家産。

原任江南常州府知府董怡曾恭華、查封家産、

嗣審明擬杖、並邀
恩赦。府君以原封家產可否照例給還、出自
天恩。具奏得
旨、知道了。欽此。
恭逢
皇太后六旬萬壽覃恩、例封二代、奏請以本身妻室封
典貤贈曾祖父母。得
旨允行。於是先高祖父道威公、先曾祖父世耀公、祖
父韞璧公皆得



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先高祖母周大夫人、先曾祖母駱太夫人、先祖母劉太夫人皆得誥贈夫人。

飭禁勒薦幕友長隨積習。

恩准開復革職留任。

遣不孝同粵接濟本村横山及鄰里池頭、鄭塘尾各村社穀。

查閲南陽一帶營伍。

調補福建巡撫。

時府君巡閱南陽，正在考驗官兵，接奉
恩旨，調補閩撫，並以瀕海巖疆地方緊要，
諭令速赴新任，不必來京陛見。府君星馳回省交卸
豫撫印務，即行起程。順道查勘商邱、夏邑、永城
等縣水利工程，一面具摺奏謝，奉
硃批：實力行之，汝不須朕多訓也。欽此。
四月，抵福建巡撫任視事。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嚴飭官役實心巡緝盜割田禾賊匪。



五月、飭禁州縣無益奔馳。

府君以省會閩侯兩縣係屬首邑、民務殷煩、往來雜遝、日事酬應、殊屬非宜。閩省地方好事、隨時料理、尚虞冗集、如竟日奔馳、多一刻應酬、即少一刻辦事、應行禁止。通飭附省附府各縣遵照。

六月、奏明清查藩庫錢糧、以杜積弊。

先是、司胥李美有冒領旗員餉銀之事、上年又欲冒領存司餉銀、致被查出。府君飭司徹底清

查、又查出督標書識黄尙端勾通司胥、許爲儀等冒支餉俸。訊據供認、冒領過銀一萬八千餘兩。府君據實奏明、窮詰嚴辦、不敢含糊。得

旨、此事所辦好、勉爲之。欽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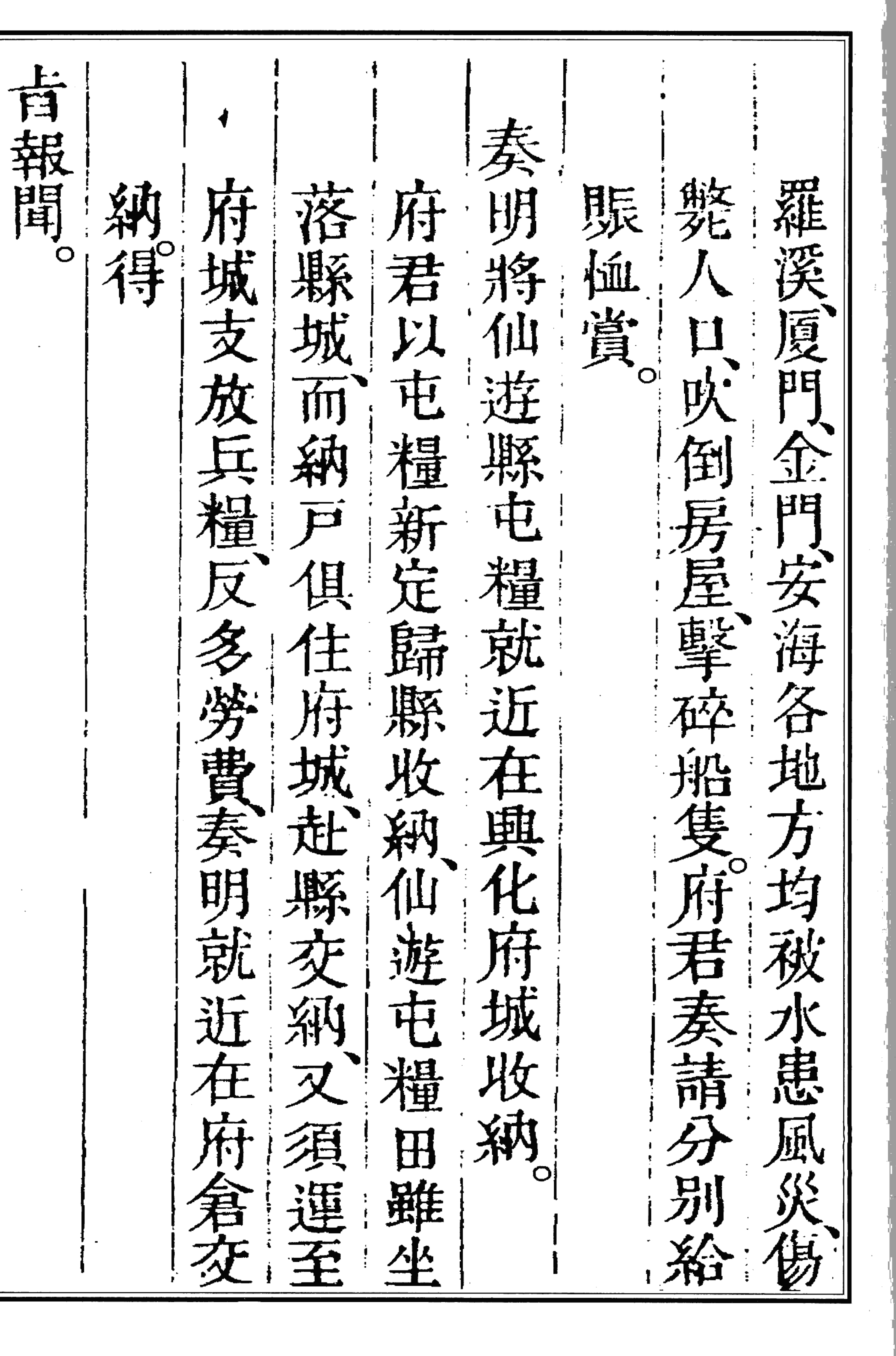
七月、

恩賜

大清一統志全部。

奏明泉州府各屬被水被風情形、請加賑恤。

是月、颶風雨太驟、南安、安溪、同安三縣並所屬之



羅溪、廈門、金門、安海各地方均被水患風災、傷斃人口、吹倒房屋、擊碎船隻。府君奏請分别給賑恤賞。

奏明將仙遊縣屯糧就近在興化府城收納。

府君以屯糧新定歸縣收納、仙遊屯糧田雖坐落縣城、而納戶俱住府城、赴縣交納、又須運至府城支放兵糧、反多勞費、奏明就近在府倉交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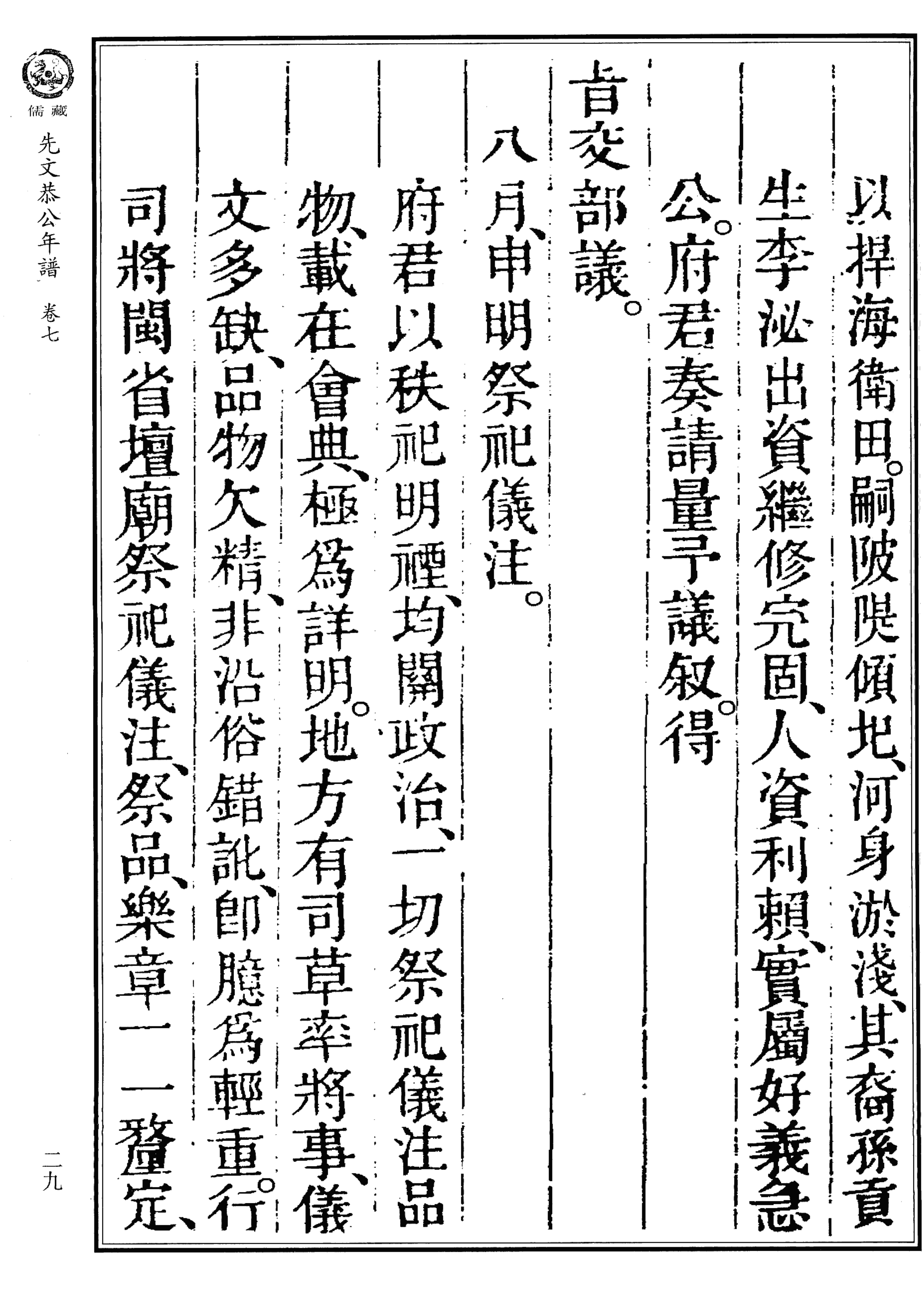
旨報聞。

清理監獄、以防淹禁。

府君涖任後、見各屬積案不清、羈禁人犯充滿囹圄、飭令地方官將監犯按名册報查核、立限清理、犯人不致淹禁。其漳泉民人在臺灣犯事解省審定各犯、有原籍可以監禁、毋庸俱收省監。每縣不過一二名至七八名而止、庶省監兇黨無多、更易防範矣。

奏明莆田縣貢生李泌好義急公、請予議叙。

莆田縣有木蘭陂、始自宋代李宏捐資創建、所



以捍海衛田。嗣陂隄傾圮、河身淤淺、其裔孫貢生李泌出資繼修完固、人資利賴、實屬好義急公。府君奏請量予議敘。得

旨交部議。

八月、申明祭祀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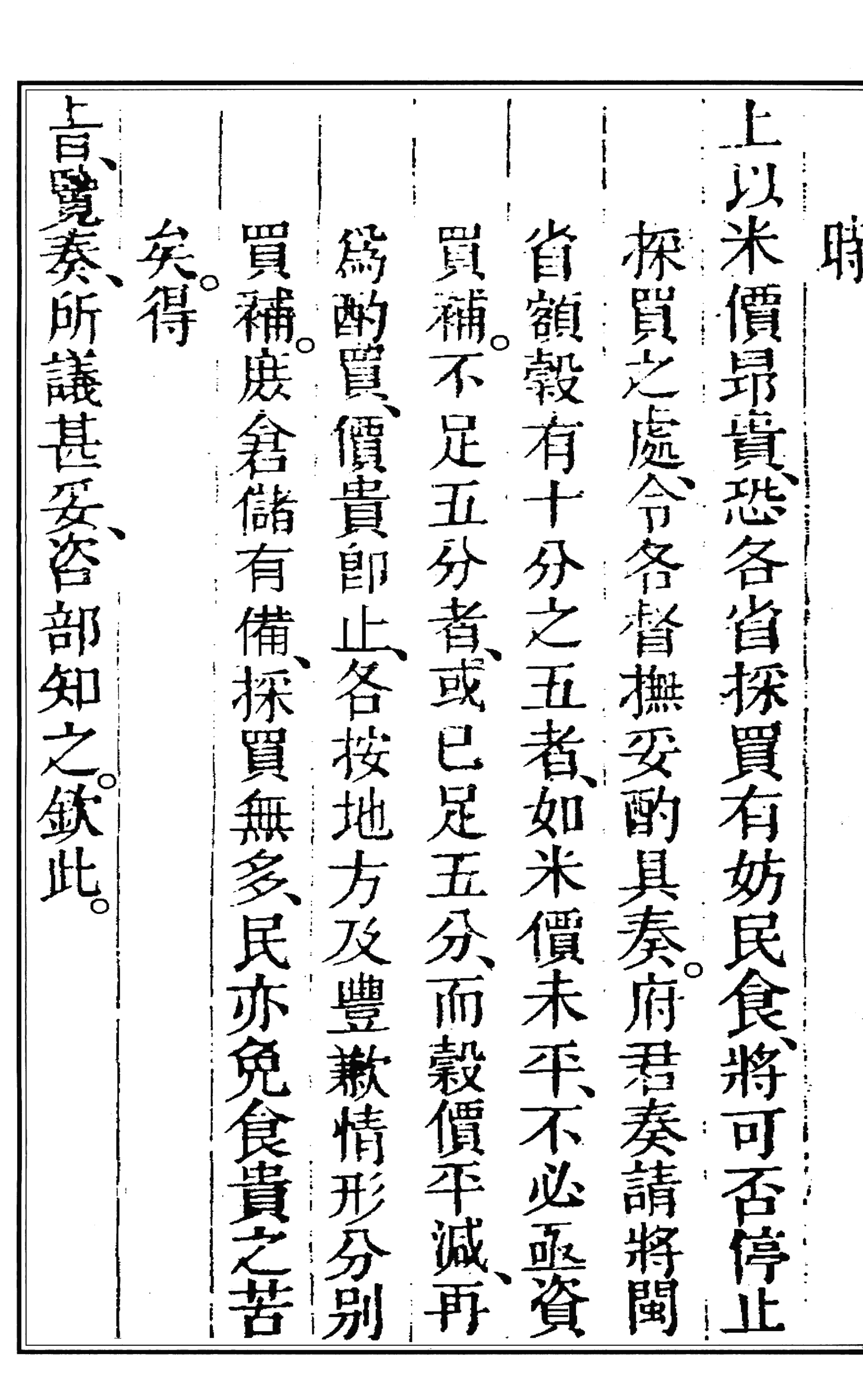
府君以秩祀明禋、均關政治、一切祭祀儀注品物、載在會典、極爲詳明。地方有司草率將事、儀文多缺、品物欠精、非沿俗錯訛、即臆爲輕重。行司將閩省壇廟祭祀儀注、祭品、樂章一一釐定、

刊列規條，分須通省，畫一遵行。

九月，申飭各屬不閱文稿陋習。

署云，政治之因革損益，上下通聯，全憑文書稿案。今各屬於一切批檄，上行下奉，悉委之幕友書吏，而本官全未經心，所以問輒茫然，民間詞狀，更可知無心經理。自後凡一切文檄批移，呈狀，耐煩閱看，悉心籌畫，庶可施行不泛，亦足杜弊防奸。

奏覆酌議分别採買倉穀。



時
上以米價昂貴、恐各省採買有妨民食、將可否停止採買之處、令各督撫妥酌具奏。府君奏請將閩省額穀有十分之五者、如米價未平、不必亟資買補。不足五分者、或已足五分、而穀價平減、再爲酌買、價貴即止、各按地方及豐歉情形分別買補。庶倉儲有備、採買無多、民亦免食貴之苦矣。得
上旨、覽奏、所議甚妥、咨部知之。欽此。

十月、

恩賜行圍鹿肉。

是月、蘭森舉長孫女、後適護貴州巡撫韋公謙恒。

子詹事府主簿協中。

十一月、奏明拿獲羅源匪棍張元和、嚴審治罪。

羅源縣尾溪地方有積匪張國新、康熙年間散布傳劄、問罪奉

赦。其子張元和與兄元豐、元燿踵父遺惡、强横不法。元和尤爲巨魁、盗竊姦淫、種種毒害。人畏其

兇、不敢控告、官司訪拿、拒捕毆差、經縣拿獲審明。府君奏請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其兄張元豐等照積猾例擬軍。遠近悚惕、民得安居。

恩賜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卷。

奏報拿獲南靖縣謀逆匪犯蔡榮祖、蔡卓然並僞軍師馮珩等、嚴訊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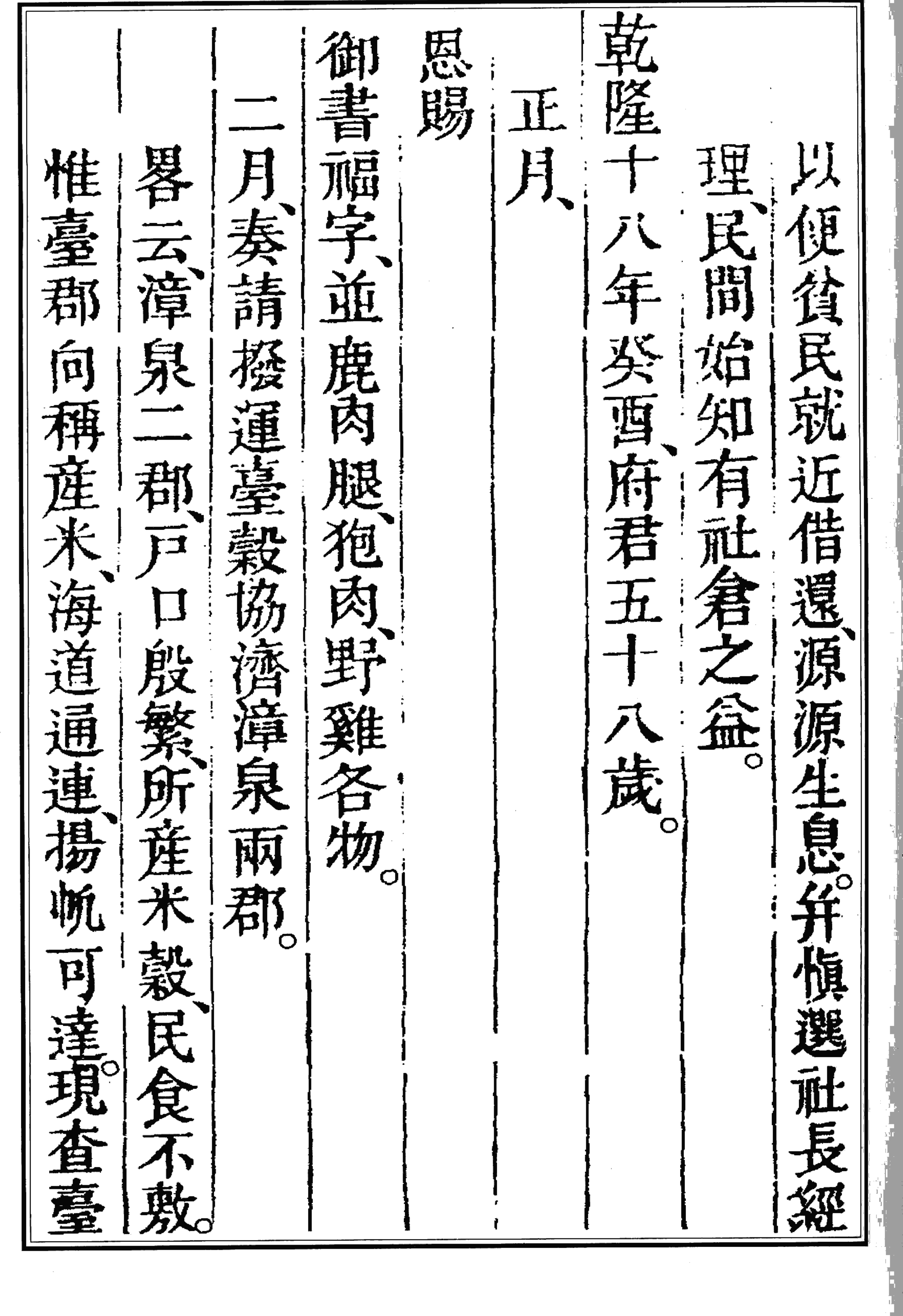
南靖縣匪犯聚衆謀逆、先經該縣盤獲匪黨船隻、軍械、劄印。制府喀公馳赴漳泉督緝、府君駐省彈壓。復據陸續拿獲首從餘黨林雄、蔡卓然、

葉洒山、黄孟節、并僞軍師馮珩各犯共二百餘名。究出林雄即蔡榮祖、係平和縣學附生、與道士馮珩等商同爲匪、勾結漳城兵役内應、原約十二月十七日齊集府城、放火攻擊。是日早間即被拿獲。府君會同制府奏請、分别正法、蒙

恩議叙、加一級。

清釐各屬社倉積穀、并准民人照例借領。

閩省有社穀二十餘萬石、小民向不知循例借糶。府君重定條例、飭令各屬將社倉分立各鄉、



以便貧民就近借還。源源生息。并慎選社長經理。民間始知有社倉之益。

乾隆十八年癸酉。府君五十八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腿。麅肉。野雞各物。

二月。奏請撥運臺穀協濟漳泉兩郡。

畧云。漳泉二郡。戶口殷繁。所產米穀。民食不敷。惟臺郡向稱產米。海道通連。揚帆可達。現查臺

灣有備貯穀十四萬石請於此內動支穀六萬石撥濟漳泉以供平糶其平糶價銀即留漳泉秋收採買可撥還臺郡應運漳泉之例支兵眷各米得

旨速議。

奏明紳士捐資重修貢院。

閩省貢院坐落山隈山水所趨地氣潮濕易於坍塌兼值颶風大雨屋圮墻傾府君正擬公同捐資修理據通省紳士呈請捐修足徵好義因

奏明請先動帑修理，俟捐項繳齊歸款。又洪山橋爲入省水陸大路，舊無橋梁，府君因捐修貢院尚有贏餘，即以增建洪山橋浮橋，以資濟渡。後臬再有餘項，即留生息，以爲歲修貢院之費。後臬使廣公興涖任，更廣府君之意，重爲捐建石橋，以便往來，誠大利也。

四月，奏請嚴查糾衆械鬭惡習，以靖海疆。

閩省風俗慓悍，好鬭喜爭。大姓恃其族衆，欺凌小姓，小姓聯合數姓，抵敵大姓。口角微嫌，即號

衆相毆，并有預定抵罪之人，慰不畏死，最爲惡習。大率由地方官審斷不公，負屈莫伸，釀成大案。府君奏明，督率各州縣，遇事秉公審斷，不許拖延，仍責成房長族正，遇有糾衆之事，善爲解勸，歸於寧謐。一經犯案拿獲，除究犯應按律究擬，必究出主謀糾衆之人，照例擬流，不准捐贖，以示懲儆，則防閑於未然，消患於臨事，復嚴懲其已犯，庶惡風可望漸息。得

旨：總在汝等實力整飭，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欽此。

奏報拿獲諸羅縣糾衆抗官、拒捕搶犯奸民吳詔等、究審治罪。

諸羅縣僉差及該縣徐峻德先後赴海豐庄拿獲盜犯吳詔、吳諒等、兩次被衆搶回。該縣復會營員帶領兵役齊往查拿、獲到匪犯二十三名、

府君奏明嚴究治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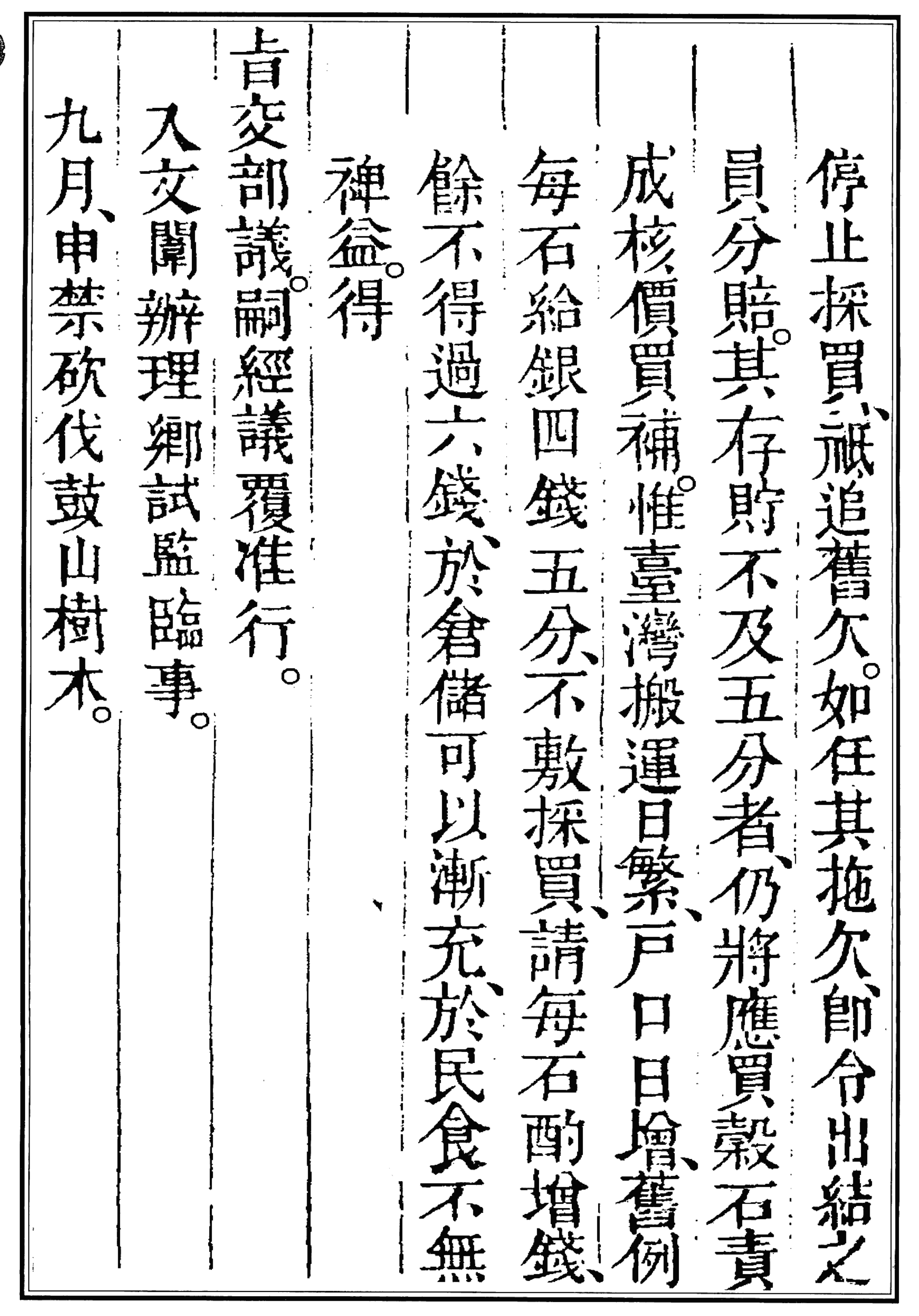
五月、奏請將緊要之閩縣分防、營前等縣丞八缺、揀選題補。

署云、閩省內地縣丞共二十六缺、內附城者八

缺，分防者十八缺。分防内，惟福清之平潭、上杭之峯市兩縣丞在外揀選題補。除古田等縣丞八缺照舊歸於部選，其閩縣之營前、侯官之大湖、同安之金門、龍溪之華葑、漳浦之雲霄、建安之廸口、寧化之泉上里、寧德之周墩等縣丞八缺，或離縣較遠，山深地僻，或族大丁强，抗拘藐法，請在外揀選題補。遇有命案，准其相驗取供。又長汀縣丞曾改揀選，附居縣城，究無執掌，應與長樂等縣丞七缺仍歸部選。得

旨交部議。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七月、奏明拿獲邵武縣鐵尺會奸民杜國祥等治罪。
府君訪聞邵武縣禾坪里杜國祥等糾衆倡立鐵尺會、橫行鄉曲、造散僞劄、督飭文武各官拿獲杜國祥並要犯杜正連、僧道三等、並入會夥犯四十餘名。訊明杜國祥係邵武營兵丁、爲首糾衆立會、復起意僞造劄印散賣、既得騙用銀

錢、更圖結聯匪類等情、奏請立寘重典。得
旨、看來非大事、將爲首者重處、餘不蔓延可耳。欽此。
八月、奏明發價採買倉穀。
先是採買倉穀、府君奏請就地籌酌、將現貯穀
十分之五者、如米價未平、不必急資買補。其存
穀不及五分者、或已足五分而穀價平減、再爲
酌量買補。至是、以秋收豐稔、應行採買之時、但
聽各屬不分買戶之殷貧、任意發價、必致有發
無收、積成逋欠、請仍照向例、倉穀已足五分者



停止採買，祇追舊欠。如任其拖欠，即令出結之員分賠。其存貯不及五分者，仍將應買穀石責成核價買補。惟臺灣搬運日繁，戶口日增，舊例每石給銀四錢五分，不敷採買，請每石酌增錢，餘不得過六錢，於倉儲可以漸充，於民食不無裨益。得

旨交部議。嗣經議覆准行。

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九月，申禁砍伐鼓山樹木。

府君以城東鼓山爲省會鎭山，湧泉禪寺創自梁代，前芳靈泉尤爲祈禱之所。從前古木不下萬餘，雖則砍伐殆盡，今經補植，彌望蔥鬱。飭令近汛弁兵實力巡防保護，不許居民砍伐作踐。

十月，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林洪等五十人。

奏明嚴究彰化縣豎旗奸民趙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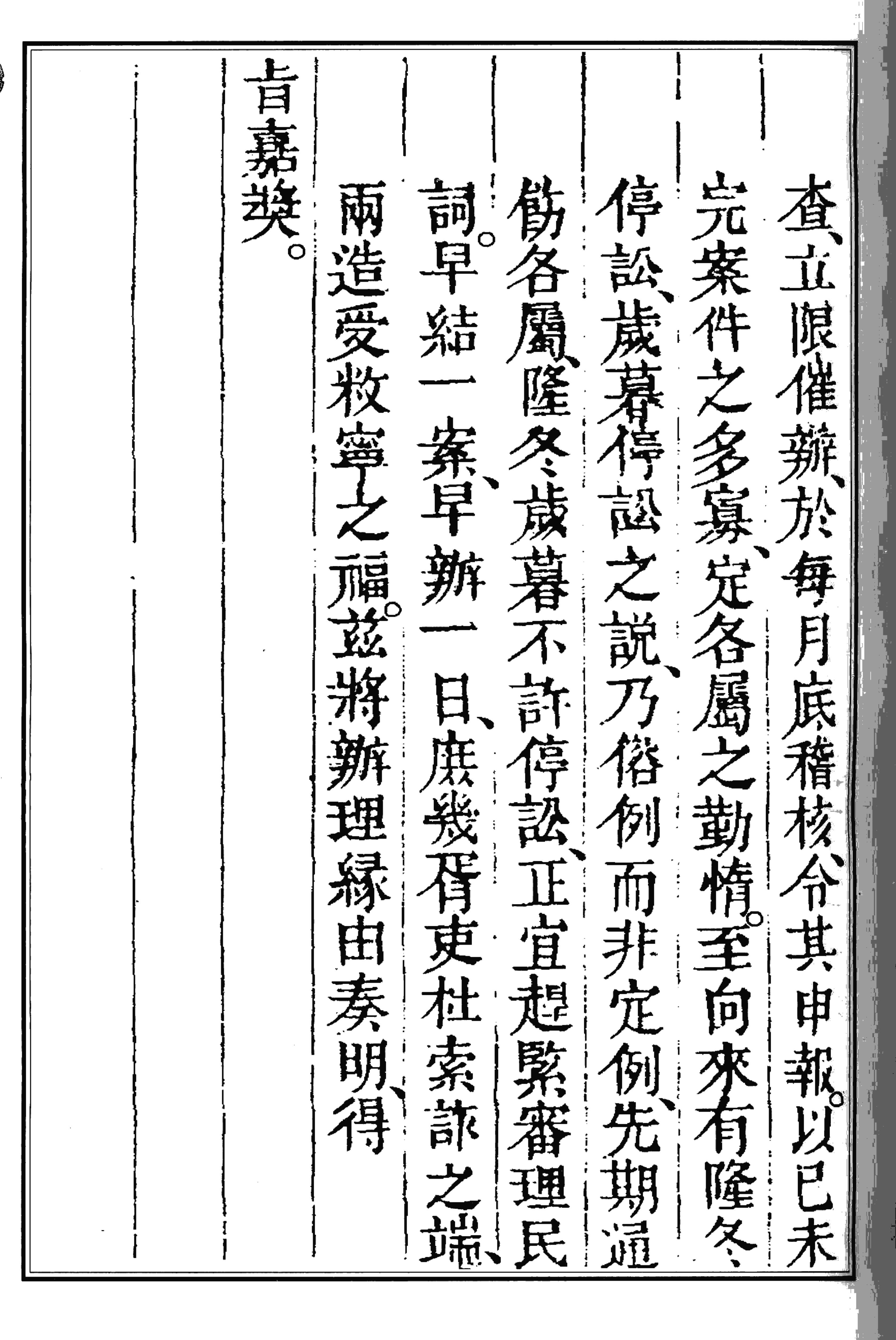
彰化縣大肚社奸民趙惇，因被族兄趙新欺凌，遂豎旗開寫行惡旗及趙新爲主字樣，希圖陷害。趙惇旋因查拿緊急，自首到案。先經府君奏

報、至是將提省嚴究辦理緣由奏明。得
旨、速行嚴審定擬、日久正法、人不知畏、何以懲刁風。
欽此。
奏明究辦晉江縣捏造匿名謗帖奸民蔡攀。
晉江縣民蔡攀、覬覦伊弟蔡旺家貲、商同已革
營書林鳳撰造悖謬言詞、寫帖誣陷蔡旺。府君
奏明嚴行究擬、得
旨報聞。
嚴禁省會、臺灣各郡匿名揭帖及豎旗誣陷惡習。

閩省俗尚詭詐、臺灣遠居海外、習俗尤爲刁蠻。每遇仇隙、輙暗揭匿名謗帖、或豎旗開列仇人姓名、並造不軌字樣、以圖誣陷。府君嚴示申禁、如有被人欺凌、受寃不白之事、應赴地方官控告伸理、不得妄思陷害。一有違犯、立拿究辦、法不能逃。

十二月、奏明清理積案。

府君以閩省民風囂競、獄訟繁多、地方官不肯上緊審理、以致塵案日積、別釀事端、因督率清



查、立限催辦、於每月底稽核、令其申報。以已未完案件之多寡、定各屬之勤惰。至向來有隆冬、停訟、歲暮停訟之說、乃俗例而非定例、先期逼飭各屬、隆冬歲暮不許停訟、正宜趕緊審理民詞。早結一案、早辦一日、庶幾胥吏杜索詐之端、兩造受敉寧之福。茲將辦理緣由奏明、得旨嘉獎。

先文恭公年譜卷八

男鍾珂敬輯

乾隆十九年甲戌、府君五十九歲。

正月、奏明拿究惡丐鄭碗成等正法。

惡丐鄭碗成與夥丐林卯卯等九人、向在閩清縣村莊求乞、稔知民人陳其相獨居山村、是日外出、其妻毛氏一人在家、約赴其家竊物、掠取鷄米布被、並羣扯毛氏輪姦而逸。控經該縣拿獲、府君飭提嚴審、奏明均請正法、得

旨嘉獎。

奏明拿究惠安縣抗糧拒捕刁民何獻等治罪。惠安縣民俗刁頑，錢糧每多拖欠。山尾鄉何姓欠糧不納，縣差往催，何獻恃强詈罵。該縣邵應龍親往催徵，何獻糾衆族下山毆差擲轎，何助首先幇毆。當經拿獲，府君提審明確，奏請將何獻、何助照光棍例擬斬立決，餘犯問擬絞候枷杖，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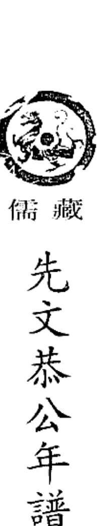
旨交部核擬。

恩賜

御書福字、并鹿肉、鹿腿、狍肉、野雞各物。

查取各屬村莊輿圖。

畧云、閩省山海交錯、生齒浩繁、凡小民衣食所資、即官司政令所及。惟平日熟悉地勢物宜、庶臨事有當民情士俗。各州縣有呈送輿圖者、既無村莊名目、又無道里遠近、不過相沿傳寫、竟同無用費①紙。今發格式、令各州縣照式繪具確圖、俾各屬皆究心於四境之道里遠近、地方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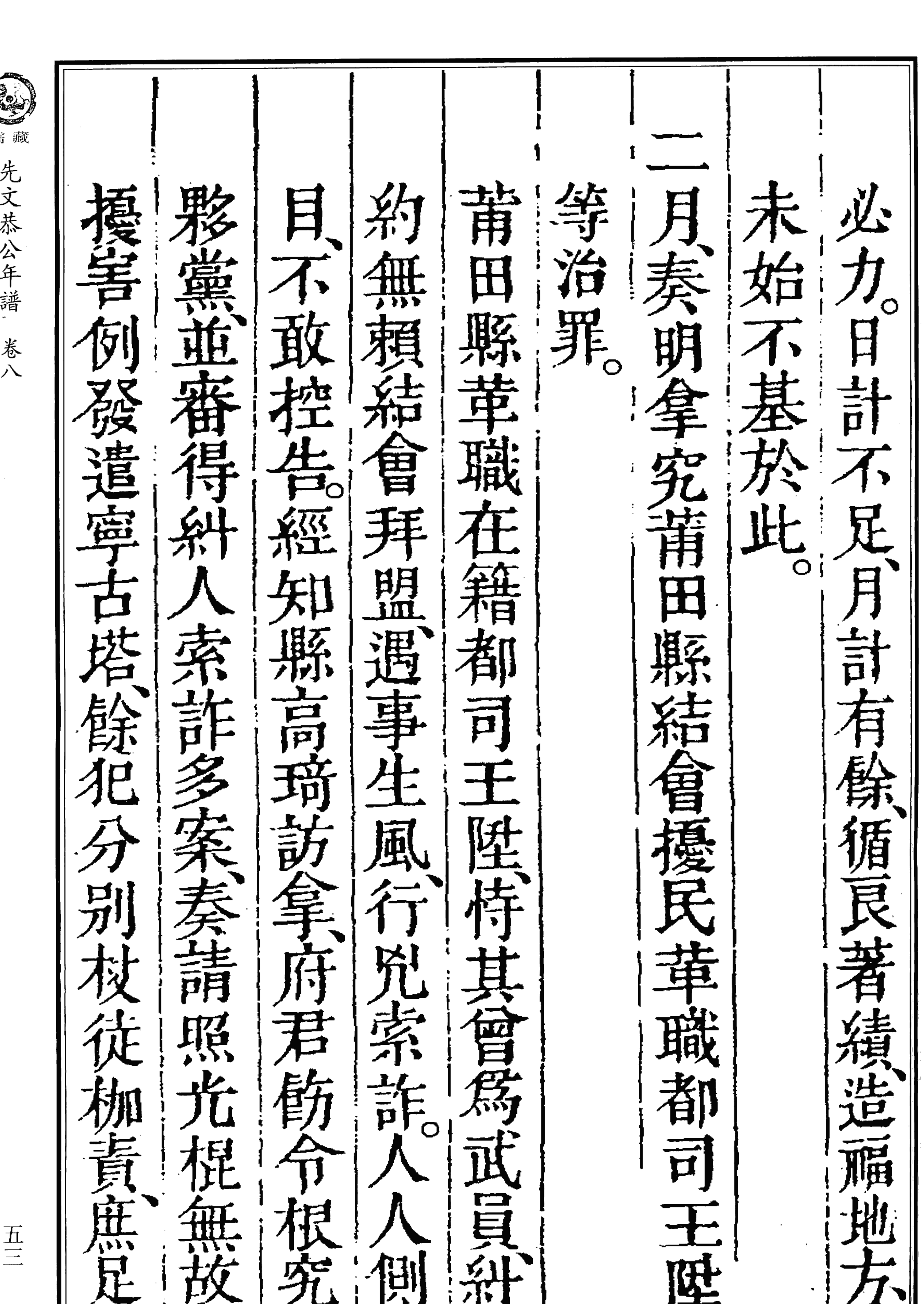


易於治理大有裨益。

諮詢各屬民情土俗。

畧云、民生之休戚、風俗之美惡、固由積漸使然、而因俗立教、隨地制宜、皆官斯土者所有事也。苟非情形利弊熟悉於心、焉能整飭興除、有裨土庶。茲已涖任兩載、隨事體察、未盡明晰、叩之各屬、亦非片時所能條對。除道里村莊已令繪填外、所有民情土俗因革事宜分列三十條、行令各屬逐條登覆。一曰田糧、一曰地丁、一曰糧

米、一曰田功、一曰糧價、一曰墾植、一曰物產、一曰倉儲、一曰秋穀、一曰生計、一曰銀錢、一曰雜稅、一曰食鹽、一曰街市、一曰橋路、一曰河海、一曰城垣、一曰官署、一曰防兵、一曰壇廟、一曰鄉紳、一曰文風、一曰風俗、一曰鄉約、一曰民族、一曰命盜、一曰詞訟、一曰軍流、一曰匪類、一曰邪教。以上皆地方必有之事、即地方官必應辦之事。未敢遽期事事盡善、無非欲地方官平日體察講求、則利害緩急了然心目。知之既真、行之



必力。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循良著績、造福地方、未始不基於此。

二月、奏明拿究莆田縣結會擾民革職都司王陞等治罪。

莆田縣革職在籍都司王陞、恃其曾爲武員、糾約無賴結會拜盟、遇事生風、行兇索詐。人人側目、不敢控告。經知縣高琦訪拿、府君飭令根究夥黨、並審得糾人索詐多案、奏請照光棍無故擾害例發遣寧古塔、餘犯分别杖徒枷責、庶足

以儆兇頑而安良善。得

旨允行。

三月、奏明拿究閩縣積匪薛朋朋治罪。

閩縣烏龍江南洲地方坐落江心、歷爲盜藪。薛朋朋盤踞竊劫、村民受害。薛朋朋之父薛能太即屬巨窩、先年經前撫拿獲治罪。薛朋朋踵惡肆竊、官兵往拿、輒敢逞兇拒敵、逃匿未獲。兹據弁兵等拿獲薛朋朋到案、訊明本係積匪、且拒捕傷兵、均有犯案。逃匿海濵、今始緝獲、與尋常

積猾不同。府君奏請照例擬斬立決以儆兇惡。

得

旨允行。

遣不孝隨母楊太夫人回粵。

上年粵西歉收米價頗昂、府君令不孝隨同吾

母楊太夫人旋粵、接濟本村親族貧乏。各戶鄉

人族衆感激鼓舞、至今口碑猶在也。

四月、奏明閩人久住番邦、請准令回籍。

府君以閩地濱臨海洋、福、興、漳、泉各郡民稠地

狹，所産不敷食用，半藉海船貿易爲生。康熙年間，曾經禁止出洋，後復開禁，立限三年，准其回籍。然或因貨物未消，欠賬未清，或因借本虧折，或置買田宅，一時難於售變，遂至逾限，情殊可憫。前因龍溪縣民陳怡老出洋，竟供外番役使，二十餘年，携眷回籍，前撫奏請嚴辦，商民聞知裹足。兹與制府相商奏明，此等出洋民人，查無别故，取有船户保結者，准其携帶番婦子女同歸。自後定以三年爲限，逾限不准再回。似此分

別定例、商民可以貿易資生、亦不致久稽異域、
永沐
聖主覆育之仁。奉
旨、交軍機大臣議覆准行。後粤制楊公應琚推府君之意、奏請不必立限、聽其隨時各歸閩粤、人人稱快。又臺灣乃產米之區、漳泉、福寧一帶咸仰給臺米、以資日食。向恐臺米搬運過多、反慮缺乏、定例米船以六十石爲止。其實米船渡臺者、所帶仍不止此。禁例綦嚴、各關口需索愈甚、米

價轉高。府君察知其弊、商之制府、暫開米禁、俾得源源接濟、漳泉米價可免昂貴、實惠民之上策也。

奏明查出撫署書吏黄守端等撞騙治罪。

邵武府知府周克昌有收受鹽商寗本同銀兩一案、贓係勒索、寗本同例不坐罪。撫吏黄守端父子揹稱復商、乘機撞騙、得寗本同贓銀一百八十兩、臬司書吏亦撞得贓銀。府君查出、發司嚴審、奏明治罪。得

旨嘉奬。

堂弟鍾理起復謁選，揀補湖南湘陰縣知縣。

五月，巡閱興化、漳、泉、永春幷厦門、海口各地方。

奏明查辦漳泉各屬被水地方，分別賑䘏。

漳泉各屬於閏四月內大雨，山溪水發，以致沖塌房屋，傷斃人口。府君出巡各郡，親至各被災地方督查，奏明照例分別賑䘏，俾窮民咸霑實惠，不致失所。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六月，途次永春州，接奉

上諭：陳宏謀有交辦事件，著馳驛即速來京，巡撫事務着總督喀爾吉善兼理。欽此。又奉

上諭：準夷內亂，都爾伯忒台吉等率所部來歸，達瓦齊篡奪相仍，人心離叛，當乘時略定。已降旨，為明年興師進剿計，西安巡撫有料理一切軍需重任。陳宏謀曾任陝撫，當川省軍興之際，伊籌辦尚屬諳練，特將伊調任陝撫，即馳驛徑赴西安，不必前來熱河請訓。俟將到陝，即明降諭旨。欽此。當即星

馳回省具摺恭謝
天恩交卸閩撫印務馳驛啟程由揚州分路赴陝。
七月抵西安巡撫任視事。
八月奏明籌酌安臺送兵各事宜。
明年進剿準夷派出索倫巴爾呼折里木兵丁共四千名自潼關入陝於咸陽縣分路由北路則歷邠州長武等處由南路則歷興平隴州等處從前大兵由南路者多初議以北路中經由會寧等縣水泉不足應由南路行走。府君籌議

陝省自華陰廟起，至甘省之清水縣止，安設十臺，預備車輛，抽撥驛馬，添僱民騾，酌給價值。并將官兵宿處、食物、車馬、棚廠、橋梁、道路，分條查辦妥協。嗣與制府永公常商酌，改由北路行走，其水泉不足，僅安定、會寧二縣。今自靜寧稍南，由鞏昌、渭源、狄道而達蘭州，水泉充足，道路亦平。陝境各站另由北路改設，通計自華陰廟起，由長武至甘省之涇州止，安設八臺，所用車馬於附近州縣均勻僱用。隨將辦理緣由奏明，得

旨、是知道了。欽此。

恩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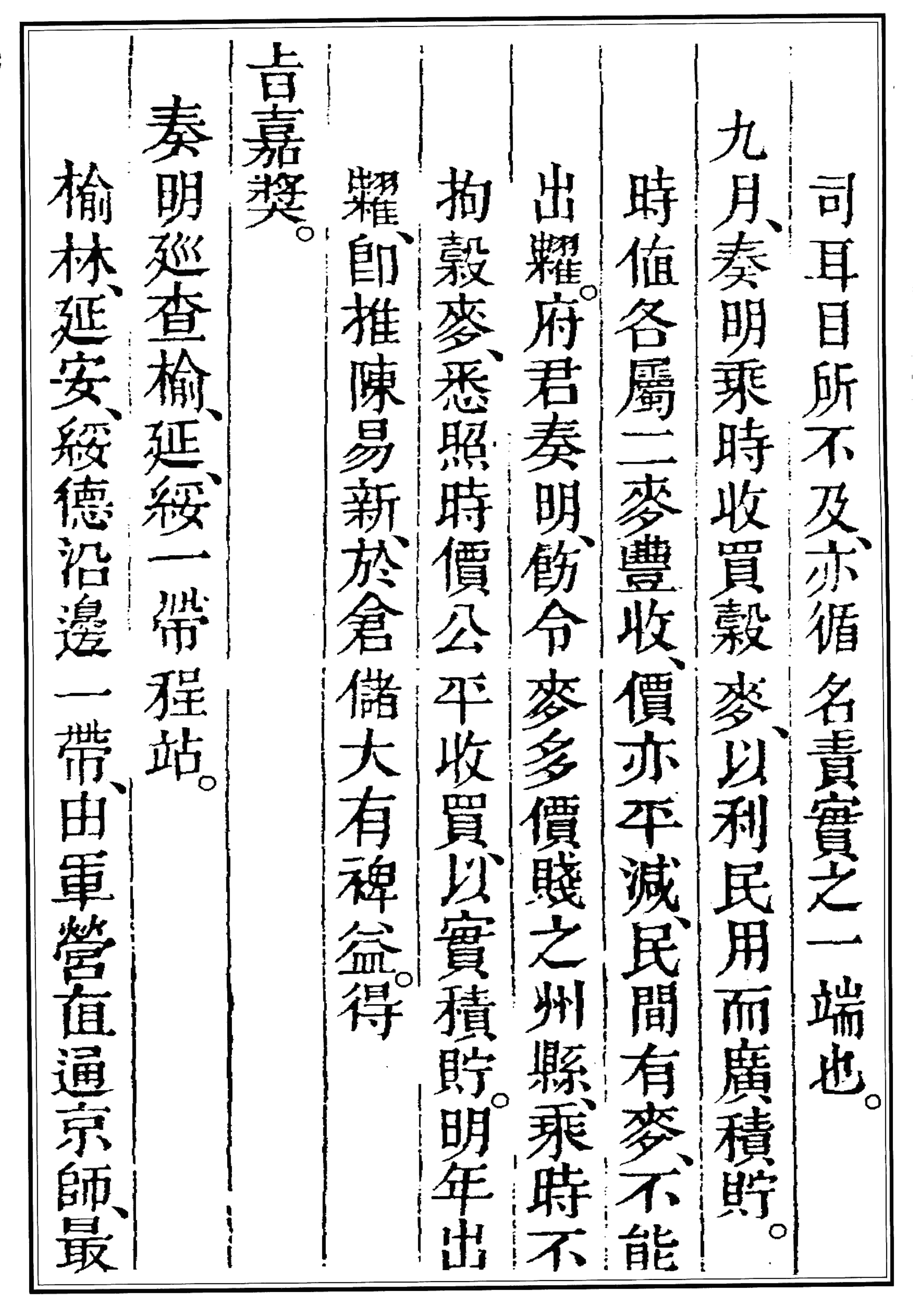
御書墨刻三十二幅。

查勘汧隴、長武兩路軍行臺站。

奏請將興平縣之店張驛改歸醴泉縣管轄。

興平縣之店張驛向設驛丞一員、離縣三十里。但興平已有在城白渠一驛、爲入川大路。店張驛爲甘省通衢、遇有大差、驛丞不能獨辦、皆須該縣料理。府君奏請將驛務改屬醴泉縣經管、

應差專一、道路亦均、并將驛丞裁汰。得
旨允行。
奏明清查各屬不結之訟案、交巡道分巡督催審
理。
署云、地方官於
欽部案件例有處分、尚知依限完結、惟自理詞訟任
意推延。一日不結、則兩造拖累、胥吏需索、百弊
叢生。巡道本有分巡之例、請責成於分巡時、提
州縣訟案號簿、勒限督催、完結具報、似可助兩



司耳目所不及、亦循名責實之一端也。

九月、奏明乘時收買穀麥、以利民用而廣積貯。時値各屬二麥豐收、價亦平減、民間有麥、不能出糶。府君奏明、飭令麥多價賤之州縣、乘時不拘穀麥、悉照時價公平收買、以實積貯。明年出糶、卽推陳易新、於倉儲大有裨益。得

吉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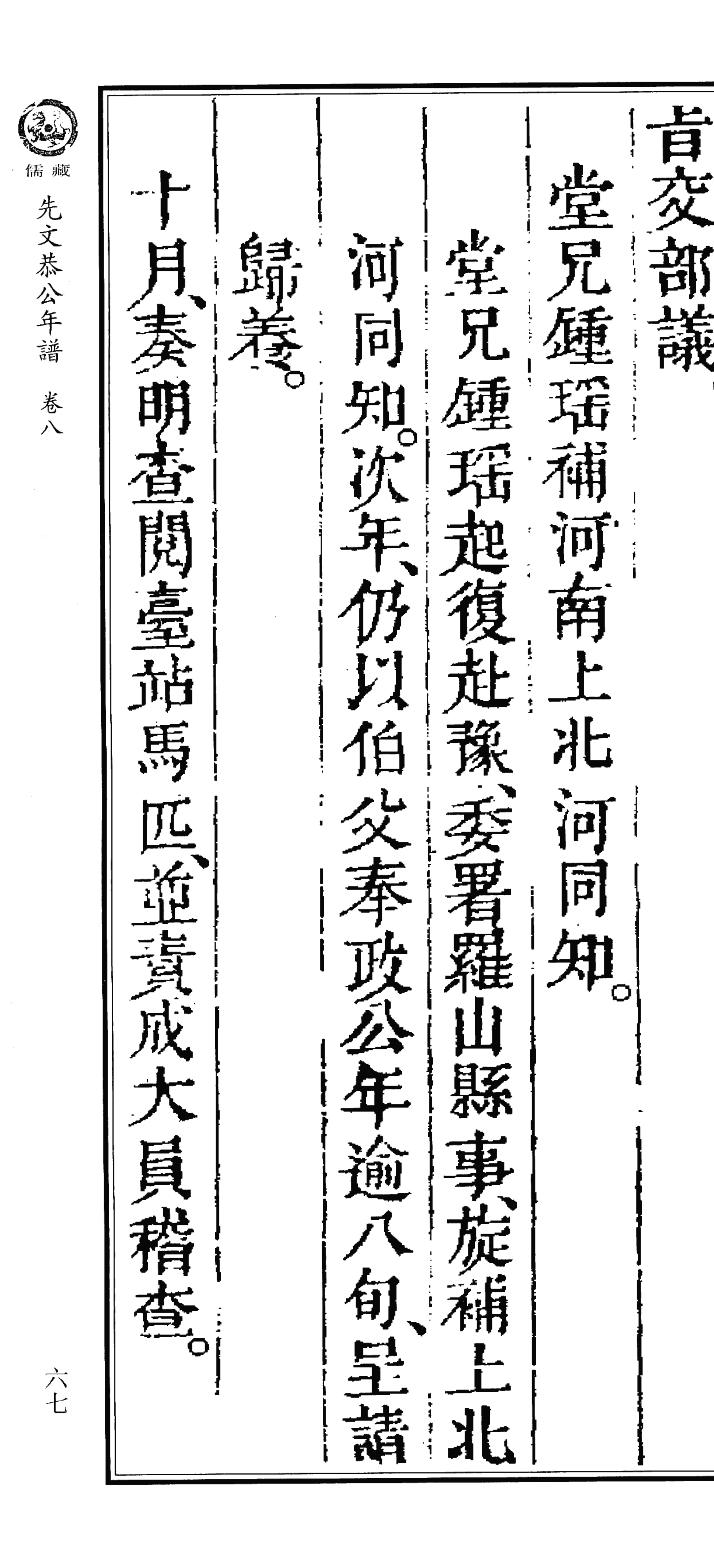
奏明巡查榆、延、綏一帶程站。

榆林、延安、綏德沿邊一帶、由軍營直通京師、最

爲衝要。雖非大兵經過之地、而進兵後文報往來、關係緊要。府君奏明、親往巡查、並閱視沿邊城工。

奏請添買川銅、以資鼓鑄。

府君前任陝撫時、因錢價昂貴、請用洋銅開鑄錢文。嗣請改買川銅二十五萬觔、增爐鼓鑄。旋以陝局每年需銅甚多、川銅不敷鼓鑄、前撫咨據川省覆稱、每年可添撥銅十萬觔、聽陝省奏咨。茲府君奏請照數添買、以後每年有川銅三



十五萬觔，可以源源鼓鑄。除搭放兵餉外，於價昂時出易，則錢價可以常平。餘息仍同成本報部撥用，於籌於民均有裨益。得

旨交部議。

堂兄鍾瑶補河南上北河同知。

堂兄鍾瑶起復赴豫，委署羅山縣事，旋補上北河同知。次年，仍以伯父奉政公年逾八旬，呈請歸養。

十月，奏明查閱臺站馬匹，並責成大員稽查。

明歲大兵進剿準夷，府君於沿途安設正站、腰站，分設馬匹，務令加意喂養膘壯。責成知府就近查驗，並分派司道專司站務，往來彈壓。茲經逐站親勘，將查過情形奏明。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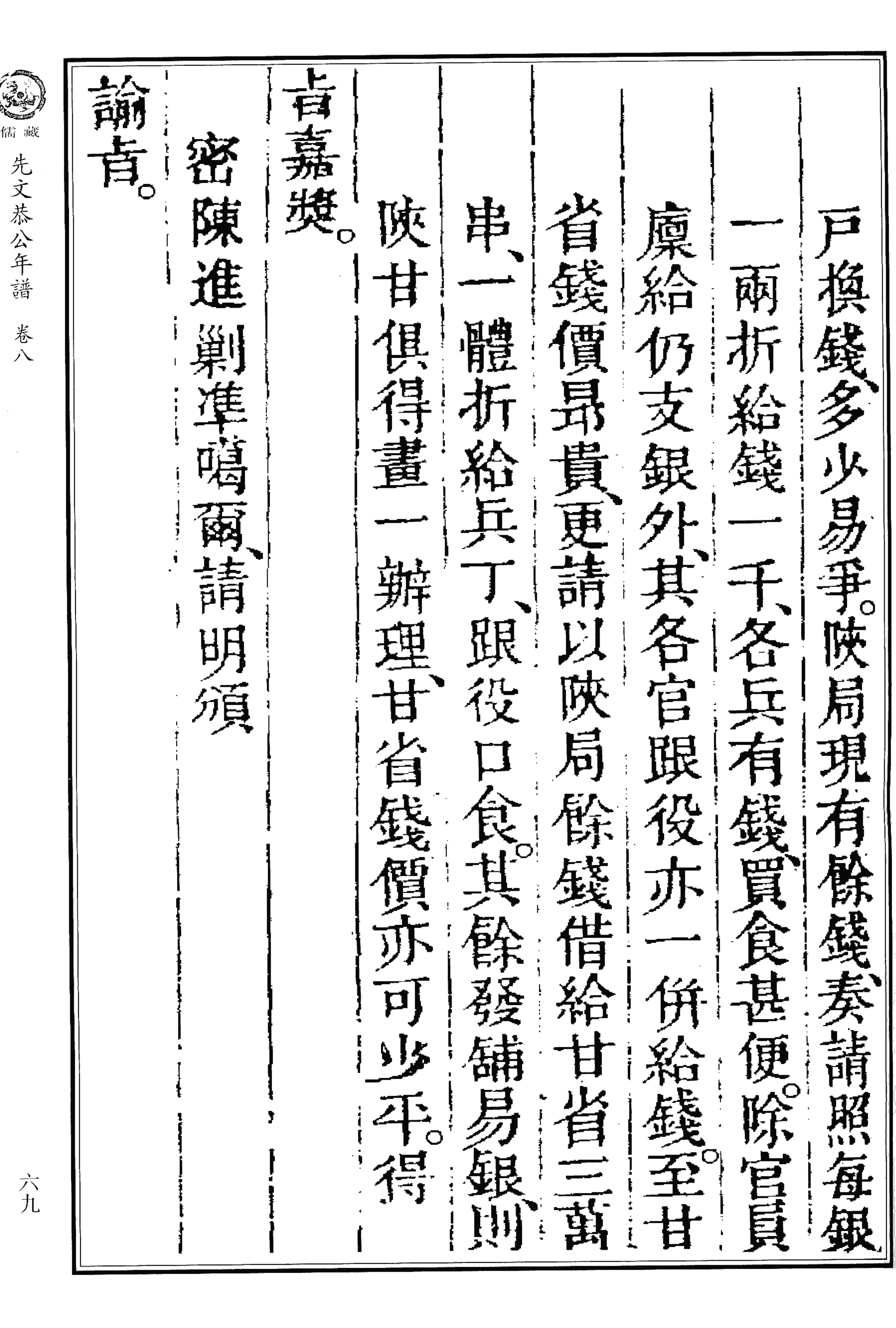
旨嘉獎，並

欽派侍郎兕達善屆期前往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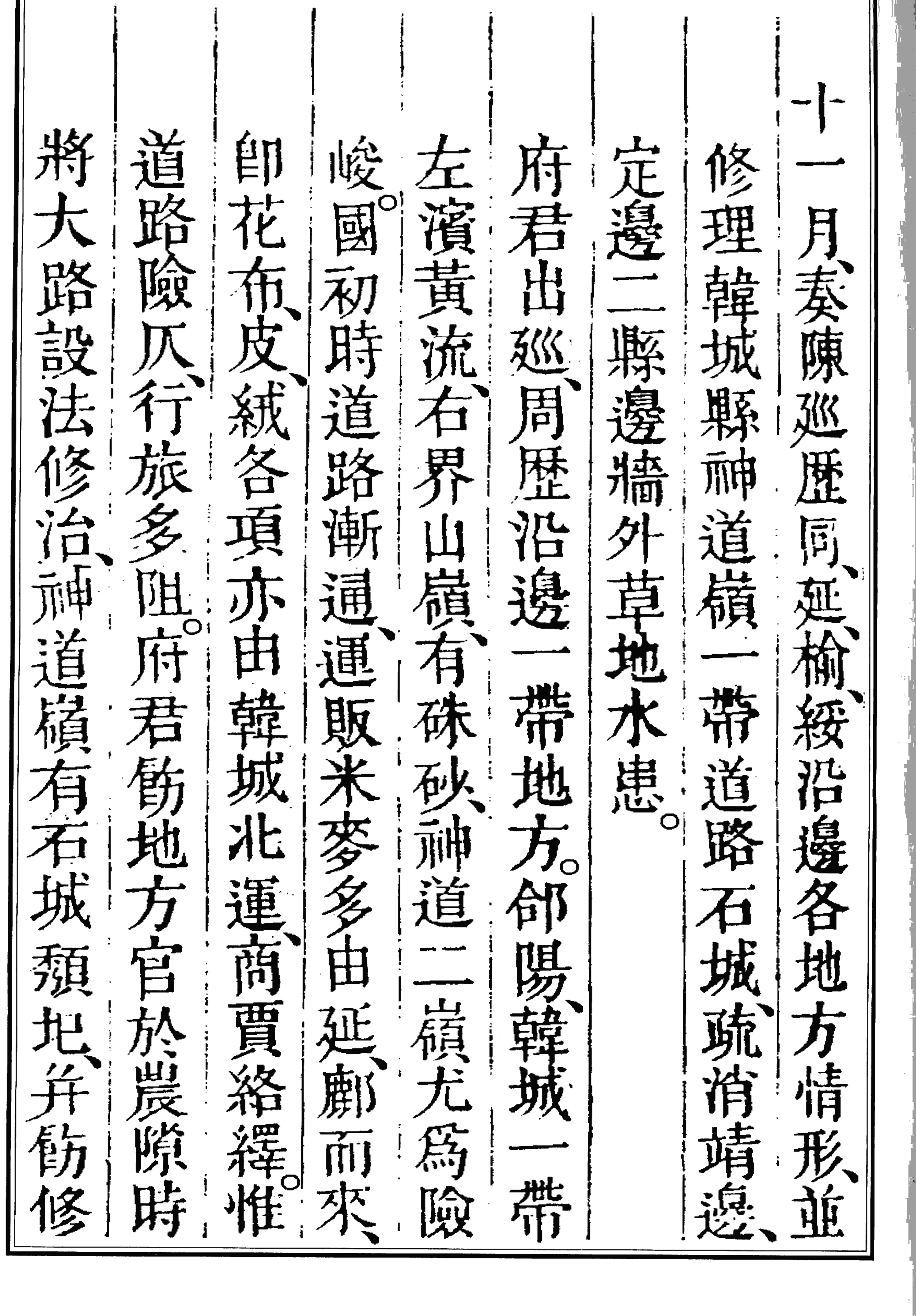
奏明索倫等兵役過站飯食，照數折給錢文。

索倫等征兵過陝，每站每兵例給飯食銀五分。

府君以銀數零星，難於封兑，且各兵持銀向舖


戶換錢多少易爭。陝局現有餘錢，奏請照每銀一兩折給錢一千，各兵有錢，買食甚便。除官員廪給仍支銀外，其各官跟役亦一併給錢。至甘省錢價昂貴，更請以陝局餘錢借給甘省三萬串，一體折給兵丁、跟役口食。其餘發鋪易銀，則陝甘俱得畫一辦理，甘省錢價亦可少平。得
旨嘉獎。
密陳進剿準噶爾，請明須
諭旨。

畧云、準夷內亂、達尭齊篡弑相仍、你蒙
睿算定計、於明年發兵進剿。
聖主問罪興師、本非利其土地、興滅繼絶、原以安定
邊疆。銷自古難銷之邊患、竟
兩朝未竟之崇勳。請卽明頒
諭旨、義正詞嚴、中外自共你戴。不獨達尭齊聞之心
虛膽落、卽夷衆咸知
聖朝義正仁育、無不心安服從矣。得
旨、自屬據所見以披陳、昨已明降諭旨矣。欽此。



十一月，奏陳巡歷同、延、榆、綏沿邊各地方情形，並修理韓城縣神道嶺一帶道路石城、疏消靖邊、定邊二縣邊牆外草地水患。

府君出巡，周歷沿邊一帶地方。郃陽、韓城一帶左濱黃流，右界山嶺，有砵砂、神道二嶺尤爲險峻。國初時道路漸通，運販米麥多由延、鄜而來，即花布、皮、絨各項亦由韓城北運，商賈絡繹。惟道路險仄，行旅多阻。府君飭地方官於農隙時將大路設法修治，神道嶺有石城頹圮，并飭修

砌，以壯聲勢。又靖邊、定邊二縣牆外常有荒原，地方官因係草地，不爲經理。府君以耕種興利，民人、復飭令就地督率民人疏濬，以禦水患。䢖省後將巡歷情形奏明。得旨覽奏俱悉，具見一切留心。欽此。

十二月，奏明將西安營馬撥抵山西疲馬，先行起解赴甘。

恩賜行圍鹿肉。

山東、山西二省有撥解甘省馬五千匹。山東馬



匹俱屬膘壯，已經解甘。山西大同鎮解到馬匹，長途不免疲乏。內有挑退馬六百餘匹，府君奏明，於西安備撥甘省之安臺馬內挑足原數，先行解甘，其山西挑存各馬，即留陝喂養膘壯，再行起解。得

旨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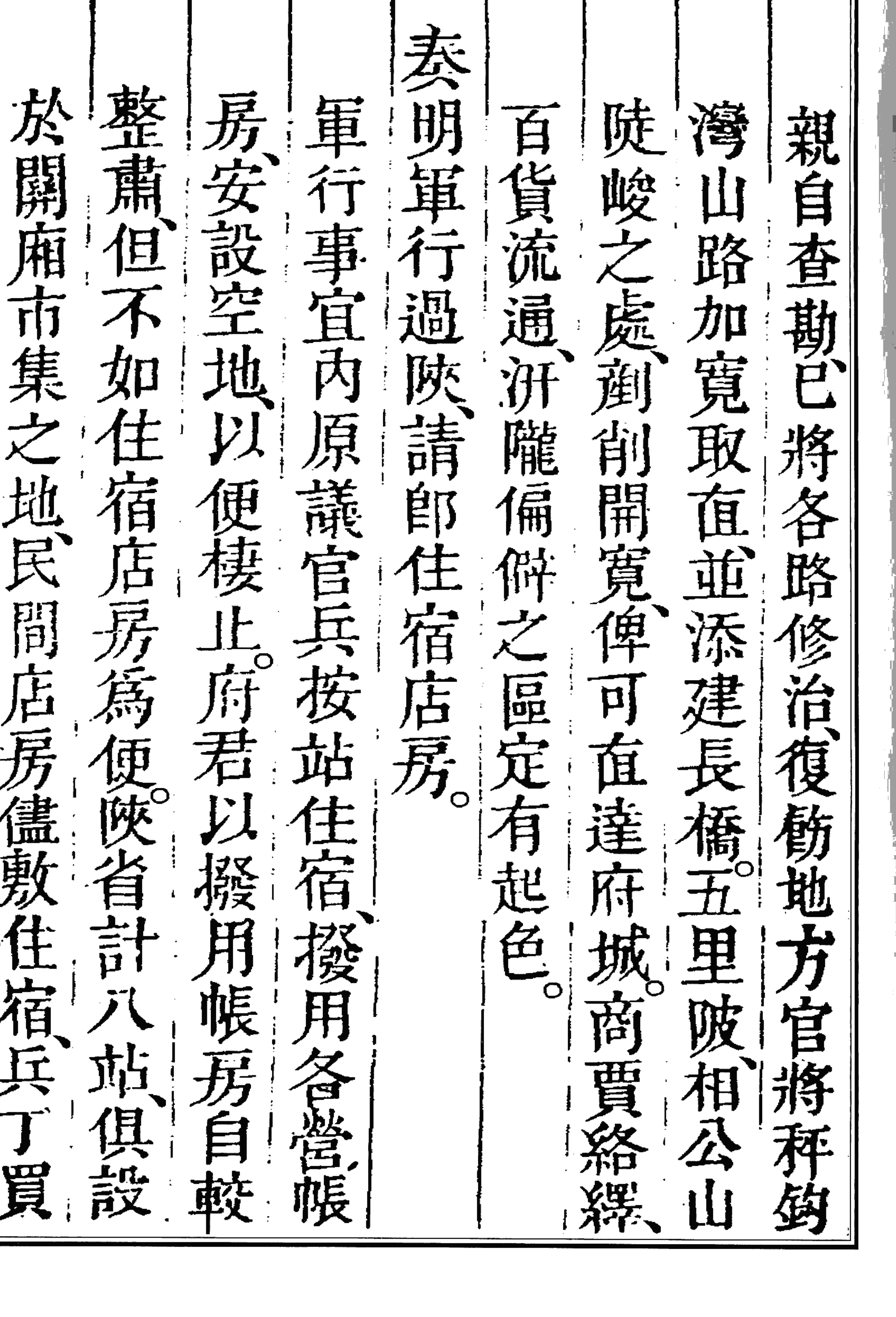
檄飭安插軍流各犯。

陝省安插軍流，向有里下派費輪養之弊，又復逞兇肆竊，以逃走恐嚇鄉民者，左近村莊均受

其累。府君前任陝撫時，須發安插養贍稽查約束條規，飭屬遵行，久而漸弛。至是復行申禁，令各屬實力遵行，有安插不妥者速爲改正，有不能營生者設法安置，有逞兇不法或影竊者查拿究辦。

開修汧隴車路。

陝省至甘之南路，由鳳翔而達汧隴，其東本可行車。自鳳翔縣西至汧隴，中有深溝，硤路險窄，不能行車。時大兵先有由南路行走之議，府君



親自查勘、已將各路修治、復飭地方官將秤鉤灣山路加寬取直、並添建長橋。五里陂、相公山陡峻之處、剷削開寬、俾可直達府城。商賈絡繹、百貨流通、汧隴偏僻之區、定有起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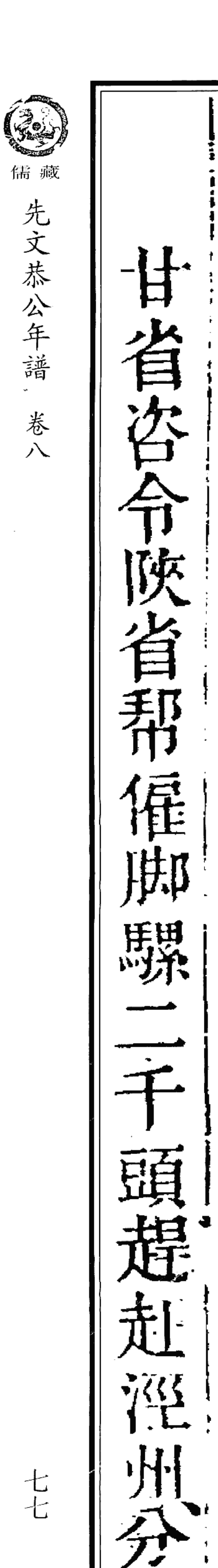
奏明軍行過陝、請即住宿店房。

軍行事宜內原議官兵按站住宿、撥用各營帳房安設空地、以便棲止。府君以撥用帳房自較整肅、但不如住宿店房爲便。陝省計八站、俱設於關廂市集之地、民間店房儘敷住宿、兵丁買

食亦便、較之撥用帳房、并恐破壞遺失、可省銀四千餘兩。店房酌給租銀、小民得價、無不樂從。府君仍往來督查、務使兵民相安、禁止騷擾。將通融辦理緣由奏明。得旨、因地制宜、自屬可行、但應嚴禁兵丁騷擾可耳。欽此。

奏明沿邊臺站增派員弁并協濟馬匹。

軍機文報均由沿邊軍臺馳送陝境。自山西保德州入境、至甘省定邊縣止、仿照從前事例安



設正站、腰站、分設馬匹。每正站派弁一員專司馳遞。府君奏請於正腰各站添派文武員弁、分管馬匹并接遞文報。逐站換馬而又換人、可期迅速。又酌撥南路各驛馬、於兵過後赴各站協濟應差。得

旨嘉奬。

乾隆二十年乙亥、府君六十歲。

正月、奏明協濟甘省馬騾。

甘省咨令陝省帮僱脚騾二千頭、趲赴涇州分

撥送肅。府君以陜省安臺已僱用民馬一萬三千餘匹、若再添僱遠赴甘肅、未免費重、且恐緩不濟急、奏明於通省安臺驛馬内抽撥八百匹先解涇州、爲送兵之用、陜省另行添僱赴臺。再於陜省俟十起兵過後、各臺挑選膘壯馬騾一千四百匹、尾隨大兵捲送涇州、以應甘肅末起送兵之需。得

旨嘉獎。

赴省東省西勘查沿途臺站並迎送官兵。

嚴飭各屬比捕緝賊。

府君以積賊潛居省會肆竊、無人過問、實皆捕役得贓庇縱、飭司將訪聞庇賊之奸捕照單拘提、同獲賊質訊、不得任浮游之供、遂爲賊捕開脫也。

中勸興舉蠶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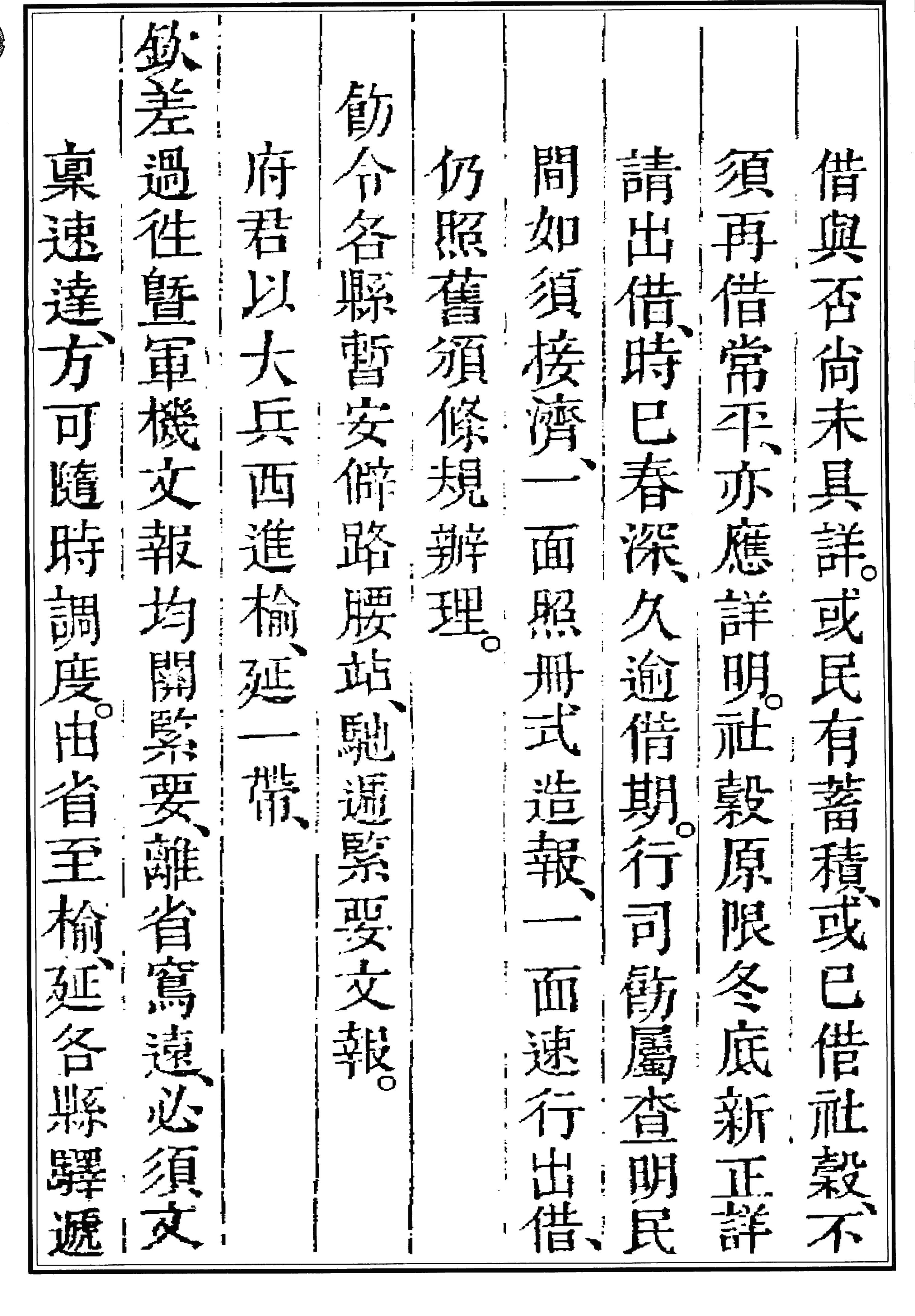
府君以秦中近年興舉蠶桑、募匠織紡、漸有成效、若再設法廣行教習、自可日久不廢。飭司酌項發銀交興平監生楊屾等以作工本、在省城

及鳳翔府局養蠶繅絲，教民學習。

是月，蘭森舉長孫兆熙。

二月，飭借常平、社倉穀石。

常平倉穀每年存七出三，接濟民食，更可出陳易新。府君因各屬拘泥，不察民情，每至二三月間始請出借，又必由府司轉詳，動至逾時。小民初望借而不得借，迨麥收將屆，民不願借，又以詳准而强之借。曾據前司按府州之節氣收刈之遲早，詳定出借日期。今開印已久，而各屬應


借與否尚未具詳。或民有蓄積、或已借社穀、不須再借常平、亦應詳明。社穀原限冬底新正詳請出借、時已春深、久逾借期。行司飭屬查明民間如須接濟、一面照冊式造報、一面速行出借、仍照舊須條規辦理。

飭令各縣暫安僻路腰站、馳遞緊要文報。

府君以大兵西進榆、延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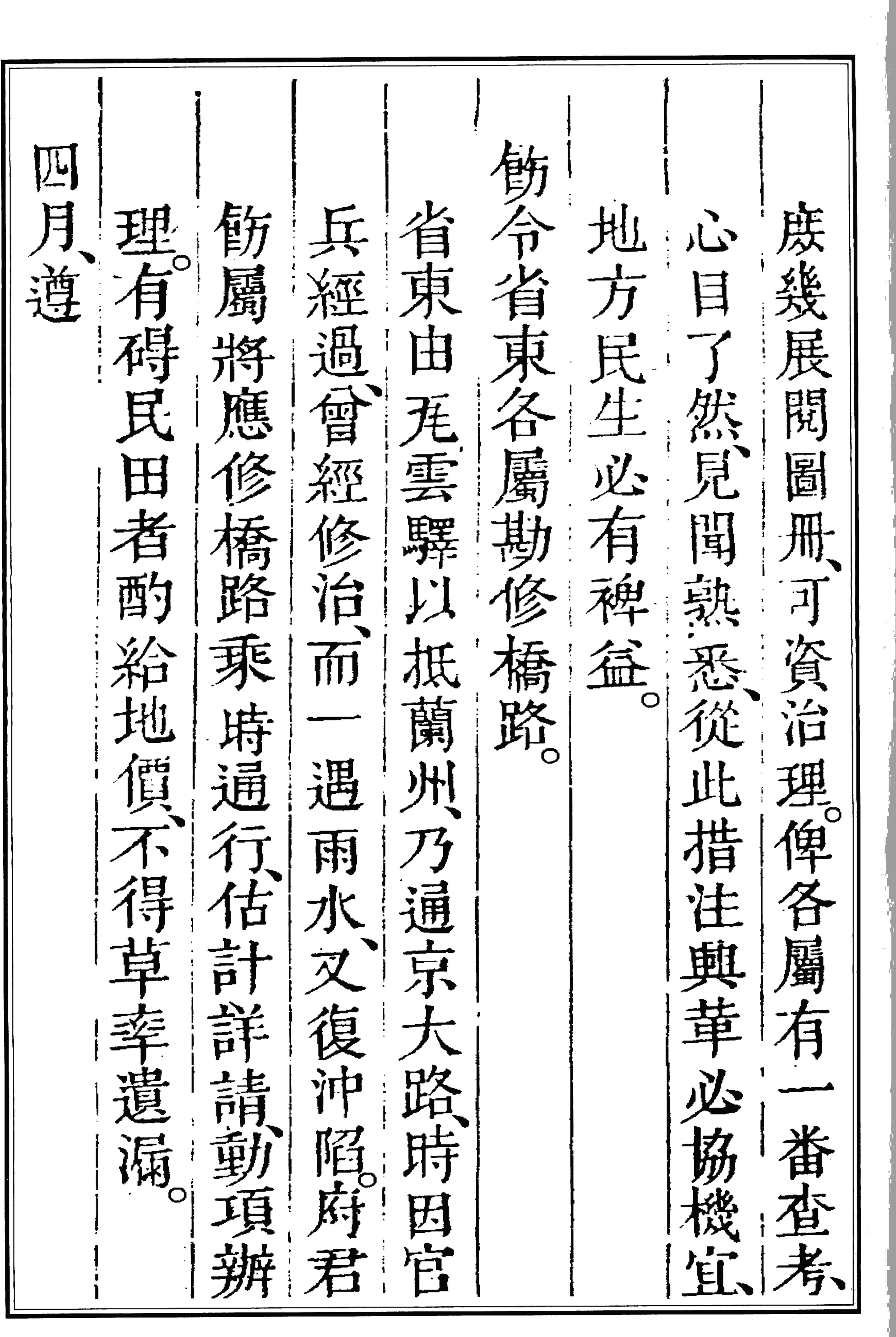
欽差過往暨軍機文報均關緊要、離省寫遠、必須文稟速達、方可隨時調度。由省至榆、延各縣驛遞

馬匹無多、站遠易疲。肩施各縣請於境內適中之地安設腰站、因通行沿邊各縣一體遵照。每縣各捐備馬二匹、暫安腰站、文報自可速達。

三月、調任甘肅巡撫、隨即起行、兼程赴任。是月杪、抵甘肅視事。

飭取甘肅圖冊以資治理。

府君以新涖甘省、各屬將輿圖憲綱事宜冊呈送、而輿圖既不真確、事宜亦草草數行、浮泛不切、殊非循名責實之道、因酌發冊式、飭令照造、



庶幾展閱圖冊、可資治理。俾各屬有一番查考、心目了然、見聞熟悉、從此措注興革必協機宜、地方民生必有裨益。

飭令省東各屬勘修橋路。

省東由瓦雲驛以抵蘭州、乃通京大路、時因官兵經過、曾經修治、而一遇雨水、又復沖陷。府君飭屬將應修橋路乘時通行、估計詳請、動項辦理。有碍民田者酌給地價、不得草率遺漏。

四月、遵

旨奏保陝省知州羅文思、英德、福安通判張廷柱、知縣楊必名堪勝知府。

奏請運解官茶、以資軍營賞號。

府君以甘省五司貯茶現有一百三十餘萬封、西寧府存貯者尚有三十四萬三千餘封、準夷地方得茶極爲懽忻、即日大功告成、需茶必多。請於西寧撥茶二萬封、交道府僱腳運送哈密、以便軍營隨時取用。其由哈密至軍營、酌用駝馬運送。俟運完二萬封、如再需茶、可以續運不

候得
旨、知道了、多多益善耳。欽此。
巡閱涼、甘、肅等府州地方、查勘塘驛馬匹。
府君以甫涖甘省、未悉地方情形、奏明由涼州、甘州而赴肅州、出嘉峪關、抵安西一帶巡視勘查臺站馬匹、由安西各衞旋省。
五月、奏謝
恩免應付副將軍馬匹遲延議處。
府君任陜時、副將軍薩拉爾過境、一時需馬稍

多、葭州地方應付遲延。府君將該州吳炳參處、

並自請議處。蒙

恩寬免。

六月、調任湖南巡撫、具摺奏謝

天恩、叩請

陛見。得

旨不必來京、即赴新任。欽此。

奏賀平定準夷。

籌辦凱旋大兵事宜。

時準夷平定、大兵凱旋、索倫、析里木等兵由口外草地行走、京兵一千名仍由甘、陝回京。甘省自肅州起至陝省之長武縣止、分設二十六臺。府君督屬預備車馬、糧草、帳房、棚廠、一切派定、文武大小員弁照料稽查、一無貽悞。

飭修河西及口外水渠、移建黑水河橋路。河西之涼、甘、肅等處向來夏間少雨、全仗南山積雪融化、分渠導引、以供灌汲。近來岸多坍卸、渠水漫流、棄而不惜、致遇缺水之年、各圖爭截。

府君飭照寧夏水渠之例、於農隙時督率近渠得利之民分段計里合力公修。或另築新渠、或重濬舊渠、務使水歸渠中、不致泛溢、上下遠近、皆資灌溉。並以口外多可耕之地、因無水渠、遂爾廢棄、行令安西道將應開水渠親勘、設法興修。又黑水河漲、到處瀰漫、行人艱於濟渡、飭府勘議、另由甘郡北門、歷寺兒堡至山丹河、將舊圯之山丹橋修建、俾官道通行。如遇河乾、聽人仍由南路、水漲則由北路而行、可無冒渡之險。

七月、
恩予議叙軍功加一級。
奏
旨議叙辦理軍行糧餉督撫、府君得蒙
恩叙。
奏陳茶法日敝、亟宜變通調劑、酌復舊規。
略云、甘省茶務、每年例收茶課本折色銀十四
萬兩有奇、以充兵餉。近年公費加增、或徵折色、
或減舊額、或減附運。向來每引配茶一百觔、附

運茶十四觔，令止許共運茶五十七觔，以致商力漸虧，逋欠日重，積引日多。分年疏銷，一年斷不能辦兩年之課，茶商籲懇寬限。現在準衷平定，需用官茶甚多，請將官茶五十觔內准令半本半折，其折價之茶觔仍准照舊配運出售，以裕商力。其隨銷引課，分限五年隨引帶完，庶新舊課可以全清。得

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欽此。

奏陳籌畫西域事宜。

府君往來安西各衛訪察情形，有應變通辦理者，謹條列密陳。一、市易宜定章程。一、中馬宜復舊例。一、瓜州回子宜籌久遠安居之計。一、五衛地方宜改爲歸廳。又甘省茶務項下積欠過多，歷年既久，不免侵隱等弊，請勅諭新任督撫徹底清查，分別恭追豁免，以清積累。得旨，軍機大臣議奏。欽此。

八月，起行赴湖南巡撫任。

府君候新撫抵任後，面致甘省應辦事宜，乃交代啟行，由西安、龍駒寨一路赴楚。

九月，抵湖南巡撫任視事。

是歲府君壽屆六旬，伯父奉政公、叔父怡亭公、吾母楊太夫人，及姑母二人、姪甥輩咸來長沙，會處一堂。奉政公亦屆八十大慶，堂兄鍾瑶任河南上北河同知，時請歸養，率眷屬抵楚南。堂弟鍾理任湘陰令，以例應迴避，亦率眷來省。家庭團聚，鶴髮童顏，一時傳爲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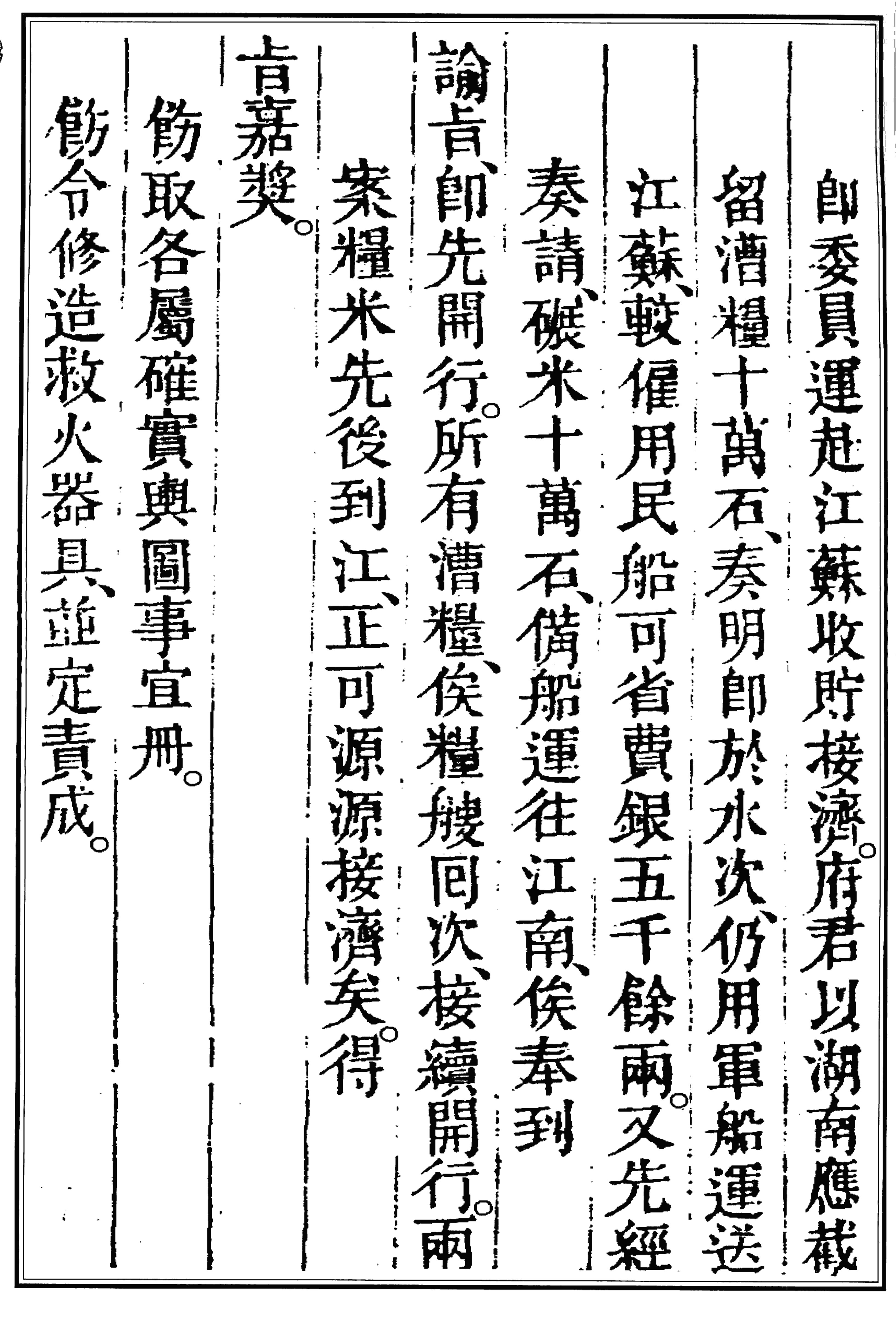
檄飭收買民米。

湖南是年雨暘時若，田禾豐收，長、衡、永、岳、常各府糧價每石均在一兩內外。府君恐小民米難出糶，穀賤傷農，江南現値米貴，准咨招集商販赴楚買運，回江接濟等因。飭司動項，於水次州縣公平收買，所買不拘定數。事竣，咨明江省，委員接運，兩有裨益。

十月，奏請碾米運濟江南。

湖南係產米之鄉，本歲收成豐稔，糧價平減。府

君聞江南夏間雨淫河漲，地多被水，已成偏災。湖南現有溢額穀三十萬石，原備鄰省接濟之用，請即於此項撥穀二十萬石，碾米運江，平糶接濟。得旨：甚好，速行辦理，並有旨諭部矣。欽此。奏明截留江南之湖南漕米十萬石，即於水次仍用軍船運往。聹奉旨：以江南已成偏災，着將湖廣漕米截留二十萬石，



卽委員運赴江蘇收貯接濟。府君以湖南應截留漕糧十萬石，奏明卽於水次仍用軍船運送江蘇，較雇用民船可省費銀五千餘兩。又先經奏請，碾米十萬石，備船運往江南，俟奉到諭旨，卽先開行。所有漕糧，俟糧艘回次，接續開行。兩案糧米先後到江，正可源源接濟矣。得旨嘉獎。

飭取各屬確實輿圖事宜冊。

飭令修造救火器具，並定責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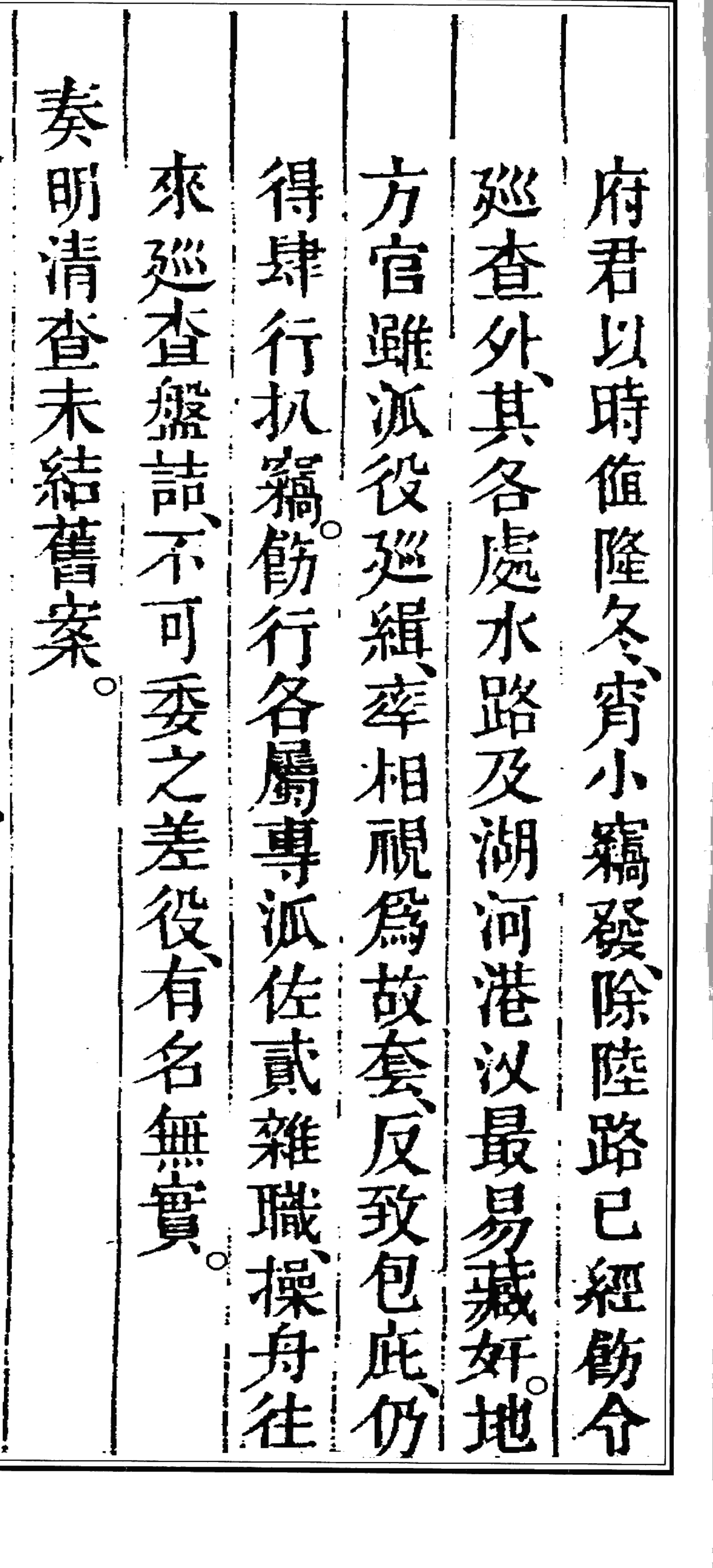
火燭之警，雖曰天災，挽救之方，全憑人力。府君以湖南火具既不齊全，人力亦不奮勇，飭令製造救火器具，如鈎鐮、麻搭、水桶、水銃之類。遇有火警，文武官幷督率兵役設法搶救，各專責成。有乘火搶掠者，立拿辦理。

十一月，赴衡山縣南嶽廟之祝聖寺叩祝

皇太后萬壽，幷順勘衡州府城工，巡閱地方。

是月，伯父奉政公、叔父怡亭公及諸姑旋里。

十二月，申明巡緝匪船，以靖江湖。



府君以時值隆冬、宵小竊發、除陸路已經飭令巡查外、其各處水路及湖河港汊最易藏奸。地方官雖派役巡緝、率相視爲故套、反致包庇、仍得肆行扒竊。飭行各屬專派佐貳雜職、操舟往來巡查盤詰、不可委之差役、有名無實。

奏明清查未結舊案。

府君以湖南民刁好訟、地方官厭其刁而不爲准理、或批准而延擱不審、則小事必致釀成巨案。雖曰民刁、其實官司疲玩、與有責焉。奏明將

各屬未結各案開單行催，立限詳覆。並令將自理呈詞之批語開報，可知該地詞訟之多寡，即以覘州縣批詞之當否。逐月查催，漸就清理，刁民無可逞其智，訟棍胥役亦不得售其奸矣。得旨嘉獎。

校記

①費：當作「廢」。

先文恭公年譜卷九

男鉦珂敬輯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府君六十一歲。

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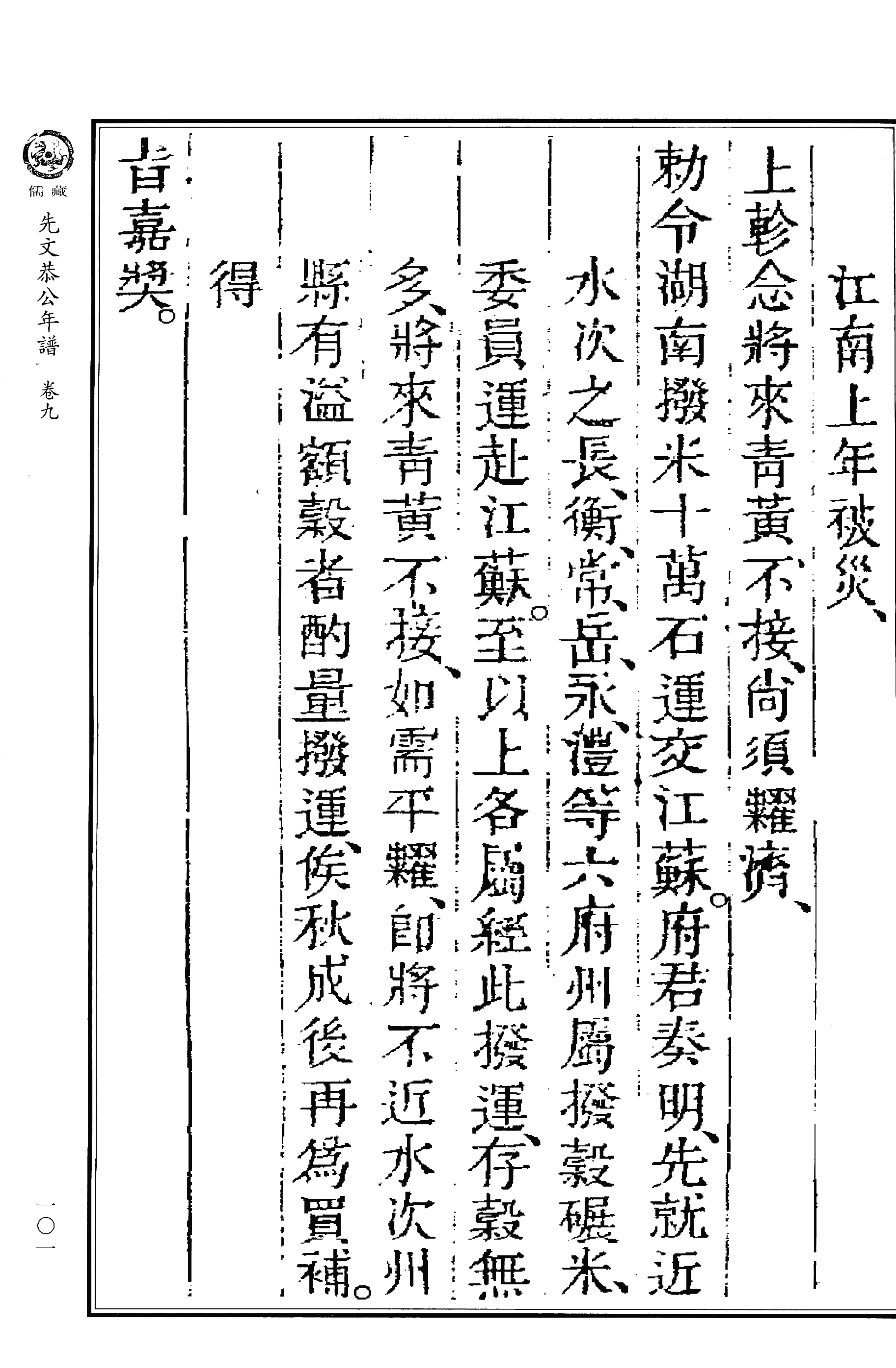
恩賜

御書福字、弁鹿肉、鹿腿、狍肉、野雞各物。

巡閱郴、桂、永、寶、靖、沅、辰、永順各府州地方。

遵

旨撥倉米十萬石運赴江蘇接濟。



江南上年被災、

上軫念將來青黃不接、尚須糶濟、

勅令湖南撥米十萬石運交江蘇。府君奏明、先就近

水次之長、衡、常、岳、永、澧等六府州屬撥穀碾米、

委員運赴江蘇。至以上各屬經此撥運、存穀無

多、將來青黃不接、如需平糶、即將不近水次州

縣有溢額穀者酌量撥運、俟秋成後再爲買補。

得

旨嘉獎。

奏請將衡陽縣治分設新縣，以資治理。

衡陽縣爲衡郡附郭邑，地廣民稠，糧賦繁重，商賈輻輳，俗悍民刁，命盜詞訟案件甲於通省，向定爲衝、繁、疲、難四項相兼要缺。前撫會議分縣而治，以格定例中止。又議將同知移駐渣江管理民事，以分衡陽之繁難，而建造衙署、倉庫、監獄，費仍不貲。府君行據司道議詳，請將同知裁去捕務，歸併通判管理，於府城改設知縣，與舊縣分地而理。以東南兩鄉歸隸新縣，地界、人户

錢糧按都分撥，推官署基移建縣署，府司獄改爲典史，府監作爲縣監，府倉撥屋可作縣倉，衡陽訓導改歸新縣。不須建城，亦不添官，與例相符。並以衡陽縣丞移駐渣江，稽查彈壓，官民地方均有裨益。新縣嘉名，恭候

欽定，鑄給新印。府君奏明，得

旨交部議覆准行，新縣命名曰清泉。

堂弟鍾理廻避湖北，補授潛江縣知縣。後以父奉政公年已八旬，請養歸里。

三月，巡歷各郡回署。

飭修長岳、常澧等處堤垸。

長岳、常澧等處官私堤垸，有關一歲農田，府君先經條列利弊，示諭、責成該管官督率與修，限二月完工。今已届期，據報將竣。復飭府查勘，有修未堅固者，乘此春水未漲，督令補築如式，限半月造冊申覆。

四月，不孝舉次男藹楙。

五月，申嚴盜牛盜宰例禁。

小民力農，耕牛爲重。楚南田地寬廣，務農甚勤，
府君巡歷所至，詢知牛隻漸少，半由偷竊宰殺
過多。且有夤夜偷竊，次早公然勒銀取贖者。地
方官視偷牛爲鼠竊小案，不肯認眞緝辦，賊盜
肆行無忌。行司通飭所屬，盜牛者嚴爲緝捕，私
宰者按例究擬。如再玩視，決難姑容。
申飭直隸州責成。
　署云，直隸州於所屬縣事有稽查督率之責，而
本州一切戶婚田土，徵收追比，亦須親爲查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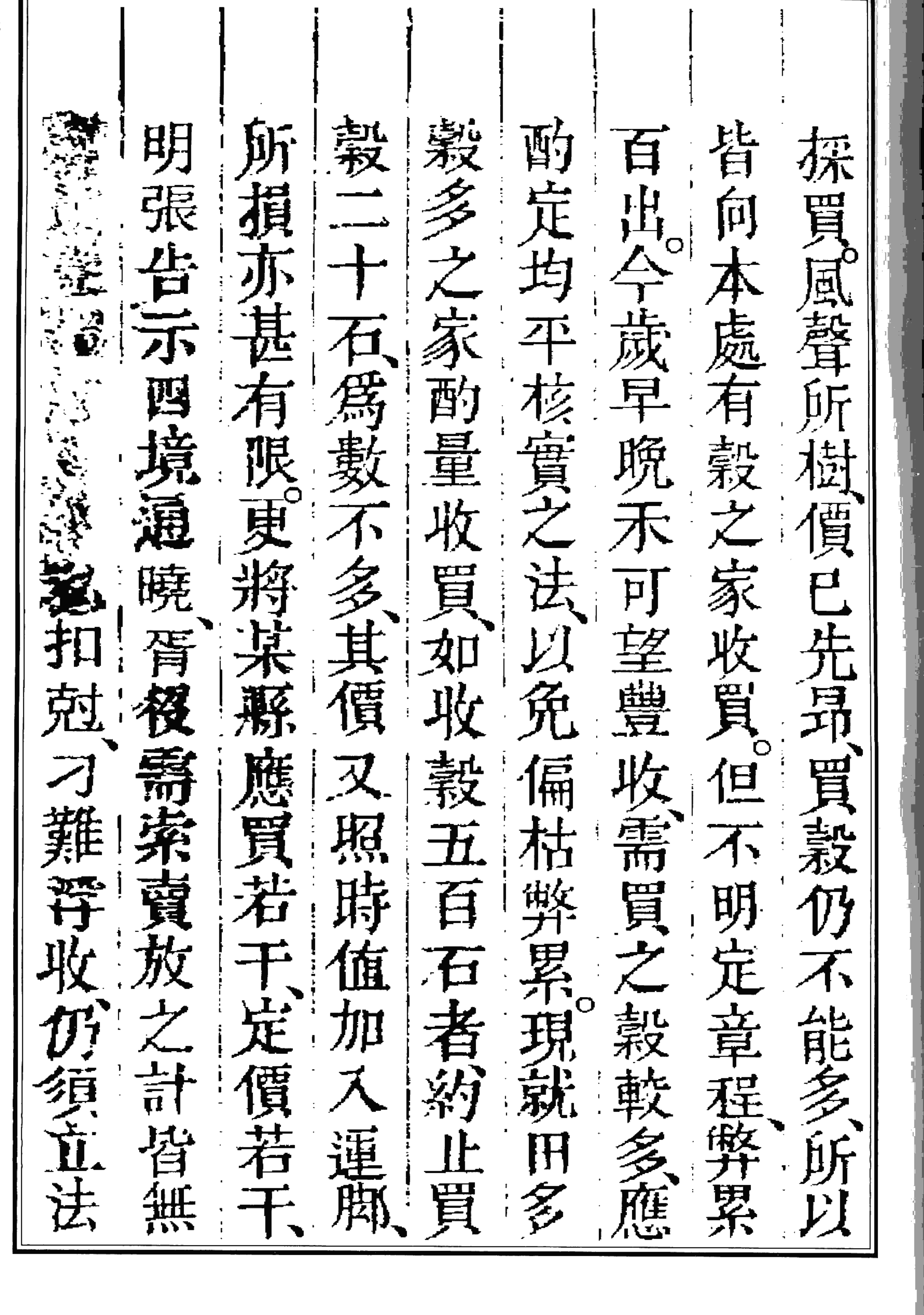
湖南直隸州之事，動輒委之吏目，不但吏目微員難以專任民事，而擅受有干嚴例，於民情亦多未協。知州狃於惡習，殊昧職掌，嗣後各宜顧名思義，循分供職。本任之戶婚田土，不得仍委之吏目。倘因公忙，或委令代勘、代訊，俟州提審確實，乃可詳報。即屬縣之事，有不委者亦須親提確訊，乃不愧表率之責。

六月，奏定採辦官茶章程，以便商民。

陝、甘兩省茶商採辦官茶，每年不下數十百萬

觔皆於湖南安化縣地方採買。而人情詐僞、戥頭銀色、彼多尅減、此務取盈、各有爭執。以致陝甘引商到楚採辦不前、茶戶圖價、每先售給本地客販。府君撫甘肅時、據茶商以買茶艱難呈訴、曾經移咨湖南飭查辦理。茲查有安化生員把持行市、私受陋規、引商亦攙用色銀小戥之事。隨飭革退、并令將買茶酌定章程、以杜把持。所用戥秤悉由官較準、須發、議定銀色折扣。穀雨以前之茶、先儘引商採買、雨後者始聽賣給

客販。違者照阻壞鹽法例治罪。得
旨嘉獎。
奏籌買補倉穀以實倉儲。
畧云、湖南有溢額穀四十七萬餘石、近經兩次運濟江南、已碾穀四十萬二千石。因商賈運販日多、本省穀價增昂。現在處處平糶、均須於今秋買補還倉。查採買定例、令州縣親身平買、或本地、或鄰境、隨時採買。湖南不近水次之州縣、聽在本地採買、其近水次地方、在於城市行舖



採買。風聲所樹、價已先昂、買穀仍不能多、所以皆向本處有穀之家收買。但不明定章程、弊累百出。今歲早晚禾可望豐收、需買之穀較多、應酌定均平核實之法、以免偏枯弊累。現就田多穀多之家酌量收買、如收穀五百石者約止買穀二十石、爲數不多、其價又照時值加入運脚、所損亦甚有限。更將某縣應買若干、定價若干、明張告示四境通曉、胥役需索賣放之計皆無[illegible]扣尅、刁難留收、仍須立法

稽查、葺[illegible]防範務、期[illegible]

得

旨、所定已詳、而行之則仍在得人、與汝實力稽查耳。

欽此。

八月、入支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奏籌鎮筸須支米、折買米、以利兵食。

略云、鎮筸一鎮駐劄紅苗地面、不產稻穀、止種

雜糧。額兵三千名、除支鳳凰營額徵雜糧及停

運黔米外、春夏二季俱支本色、餘米均係折支。

每石折銀六錢，每年共米折銀三千八百兩有零，夏秋間兵丁艱於買食。邇來生齒日繁，兵丁眷口日多，食米不敷，而折價未便輕議加增。請將每年應給之米折銀兩，於先年七月內赴糧道庫預領，八九月間趁新穀登場米價平賤之時，聽該鎮委員採買，運回鎮城，於次年按月支領。責成辰沅道監放，庶於民食有裨。得

旨，竟委該道預買更妥。欽此。

桼奏藩司某貪黷侵扣，以肅官方。

藩司某於司庫應發買補運江穀價二十萬餘兩，每百扣銀一兩三四錢至二兩六七錢不等，約計扣銀三四千兩入己。府君查實劾奏，請與庫官一併嚴審。得

旨嘉獎，尋交部議敘紀錄二次。

奏明緝獲逆犯緣坐家屬李文發等，解江審辦。

江西上猶縣逆犯何亞四打造軍器案內，有夥犯何文仁等八名未獲。據桂東縣盤獲何亞四案內已正法之夥犯李文才胞弟李文發、李文

勝二人、訊係事犯後改名潛逃、府君奏明咨解

江西收審。得

旨嘉獎。

九月、奏明籌辦社倉事宜。

湖南通省社穀積有四十三萬二千餘石、每州

縣多者有一二萬石、其餘自數千石至數百石

不等。日久弊生、歷年積欠有五萬餘石。府君泣

任設法清釐所欠、已清十分之九。并另定條規

經理、民間均知社穀易於借還、年年接濟。惟社

穀最少之區如乾州、永綏、華容、永定、慈利、永順、保靖、桑植各廳縣、現存社本止有一二三百石及五六七百石、不敷出借。奏明借撥常平倉穀、或八百石、或五百石、各於本處倉内撥作社本、年年出借生息。數年後、可期社本充裕、仍將常平倉穀歸還、不至虧缺。在社本充裕者自可日增、而不足者亦可漸裕、民間借貸、永資接濟。得

旨、如所議行。欽此。

嚴禁漕倉收糧積弊。



湖南漕米、南米、秋米久有定額徵收積弊、歷經
申禁、府君恐經收胥役在倉、家人親屬牽以官倉爲出息之地、慫慂本官藉名虧折、設計取盈。地方官慾心未淨、遂爾朋比分肥。因再將收糧積弊分條申禁、以儆刁難需索之積習。

是月、蘭森舉於鄉。

閏九月、

恩賜行圍鹿肉、野雞各物。

奏明知縣王粤麟盤獲鄰境兇盜請予議叙。

武陵縣爲雲貴船隻必由之要津，自貴州鎮遠府至武陵計程一千七八百里，商賈往來，率坐麻陽小船。時有浮屍二具，先後自上游流下，該縣王粤麟檢驗衣服，似係商賈，情事可疑，當即遣人赴鎮遠船行查取船隻號簿。有九月初三日客商高璟、高義仲携帶行李，僱陳轉連船隻赴常德，而武陵縣船行號簿並無此船到岸，明係中途潛匿。隨密開麻陽縣查拘，並沿江訪緝。適遇山東貿易人高珣，因其子高義仲及弟高

璟攜銀三千五百餘兩由鎮遠開船、久無信息、正在查訪。而麻陽縣已將船戶陳轉連解到、設法盤問、據供認於桃源縣地方同弟陳連登將高姓二客深夜推入水中、所存銀兩擡回家中埋藏等情。當即起贓、如數給主、又懸賞拘獲夥盜陳連登到案。府君奏明、均立寘於法。該縣王粵麟實力根究、俾盜首盜夥全獲、無辜沉冤得以昭雪、實爲能事、並懇量加優敘。得

旨、王粵麟之盡心任事、亦汝之董率[illegible]

[illegible]獎嘉予、著送部引見該員。欽此。

是月、奏請

陛見、得

旨允准。

十月、奏請增爐鼓鑄、以惠兵民。

湖南錢局舊設十爐鼓鑄獲錢文、附搭兵餉、每餉一兩搭放一成。府君巡歷郴、桂各廠、見桃花壠、綠紫坳等處銅廠山形高厚、礦砂豐旺、飭令廠員督率開挖。旋據兩州報、獲銅四十餘萬觔。奏



請增爐十座、鑄錢添放兵餉、其餘存留、酌量隨時出易、以便民用。惟搭放兵餉亦有宜分別者、除全支本色之各營分無庸議外、所有提標、永州、鎮筸等十六營向支折色、每米一石折銀六錢八錢不等。近日糧價昂貴、實多不敷買食、而此項又未便更張。現在添爐鼓鑄、多獲錢文、向支折色之兵、每銀一兩發錢一串、較之發銀、每兩可餘銀二錢、得以多買米糧、免於拮据、均戴

皇仁。

[illegible]取中武生孟渾遠等二十三人。

延修湖南省志。

湖南向無專志、府君延錢塘侍御范浣浦先生咸、衡山侍御歐陽竹泩先生正煥來署立局纂修、分門蕞卷、賅備精詳。并以節孝一門每多私情附入、撫署嚴密、無從請託、可免濫竽。并捐資費倡率各地方公捐刊刻、至是書成。

十一月自湖南起程赴京

陛見。

是月、調補陝西巡撫。
途次湖北咸寧縣、接奉
上諭、陳宏謀已調西安巡撫、現在派兵往巴里坤軍營、西安有應辦軍需事務、陳宏謀著即馳驛速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欽此。即於湖北馳驛赴陝。
奏請調劑湖南新舊礦廠、以廣實效。
先是府君巡歷湖南郴、桂二州、查勘銅鉛礦廠。據士民呈稱、常寧縣之銅坪嶺、桂陽州之停砂壠產有銅礦、情願出資開採。府君飭委查明、試

採有效、行令開採、照例[illegible]

員有可歸併者、有應分管者、[illegible]

銅廠向委佐貳駐劄州城專管、查[illegible]銅廠近

在州城之外、請歸知州管理、呼應較靈。銅廠則

在州北九十里之綠紫坳、地處萬山、有銅價務

項存貯。請令委員常駐經理、更爲嚴密愼重。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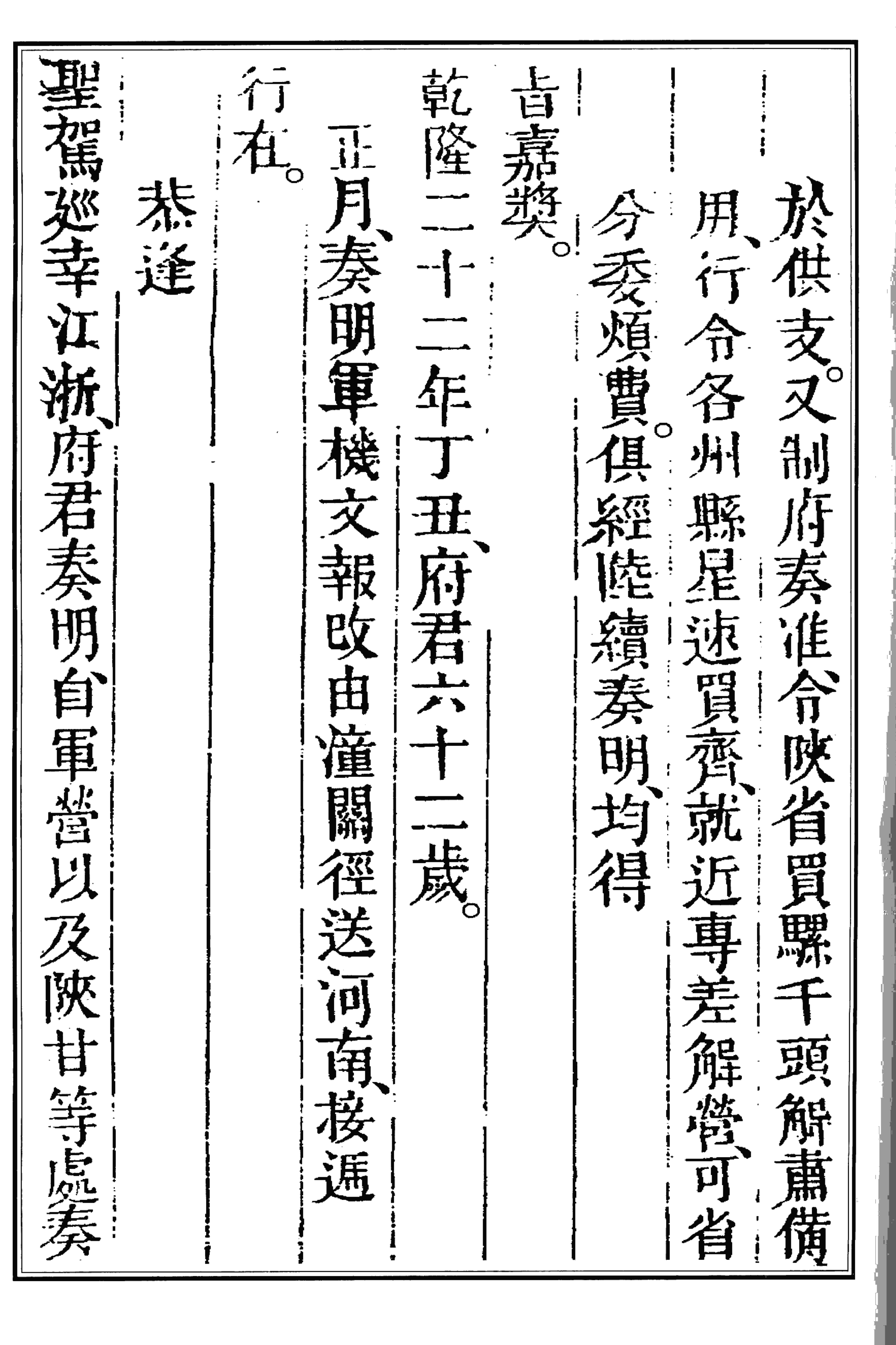
郴州黑白鉛廠向亦委佐貳專管、查現在開採

鉛礦之楓仙嶺距州城僅二十餘里、請歸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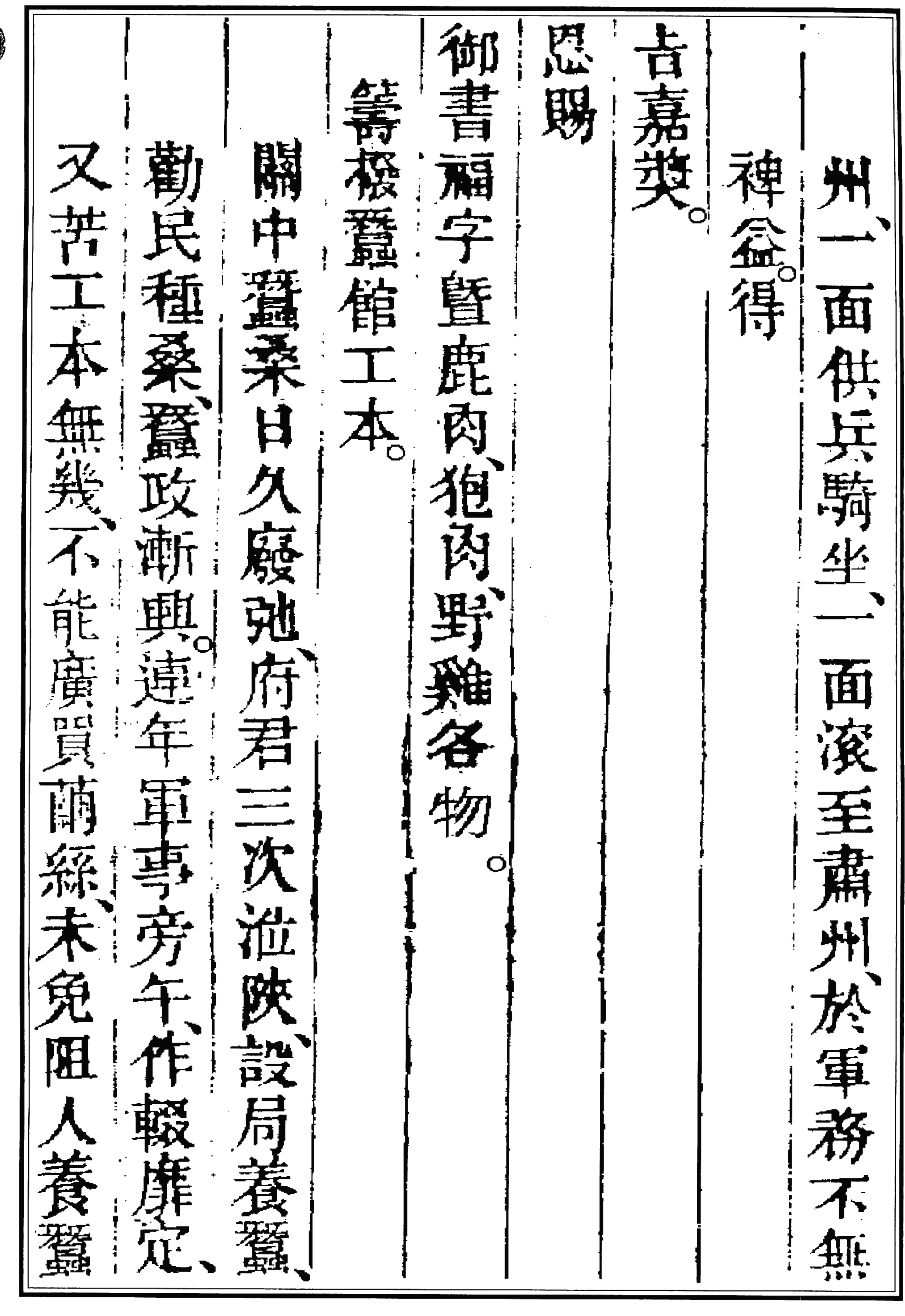
管理、事權歸一、不須委員專管。又新開常寧之

銅坪嶺、桂陽之停砂壠、與舊銅廠綠紫坳相去不遠、可令桂陽之委員兼管各廠。皆責成衡永郴桂道查察稽核。得
旨交部議。
十二月、抵陝西巡撫任視事。奏明籌辦安設臺站、僱備車馬騾頭情形、并親查各站護送兵行。府君路經河南、知有察哈爾、吉林各兵由豫陝前赴軍營、隨即晝夜趲行、於潼關接印視事。順道查勘臺站、所有安臺設馬各事酌定章程、飭

司照號。計陜境共安八臺、五臺用車、三臺不能行車、僱用里民馬騾、限兵到之前五日齊集不悞。兵丁口糧仍照舊例折給錢文。又以官兵須併站行走、過省不能停留、置買各物、預先傳集鋪戶將衣物擺列兵歇之處、兵丁喫飯時卽可買備。并分委司道府等彈壓稽查、府君亦往來調度督率。又代僱馬騾五千餘匹協濟甘省、又將續調赴甘之西安滿營馬匹、山西騍駝改由南路隴州一帶、與官兵分路行走、以免擁擠、易


於供支。又制府奏准令陜省買騾千頭解肅備用、行令各州縣星速買齊、就近專差解營、可省分委煩費。俱經陸續奏明、均得
旨嘉獎。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府君六十二歲。
正月、奏明軍機文報改由潼關徑送河南、接遞
行在。
恭逢
聖駕巡幸江浙、府君奏明自軍營以及陜甘等處奏

[illegible]
[illegible]多由潼關[illegible]
行在、以免迂回。得
旨嘉奬。
奏請以陝省安臺騾頭撥解協濟甘省。
府君知甘肅軍營馬騾艱難、是時陝省未送之
兵僅止三起、各臺僱用民騾內尚可挑選壯健
者千餘頭、奏請將此項騾頭向民價買、每頭照
例給銀十五兩。俟兵過卽抽選撥送至甘省逕



州、一面供兵騎坐、一面滾至肅州、於軍務不無
裨益。得
吉嘉獎。
恩賜
御書福字暨鹿肉、狍肉、野雞各物。
籌撥蠶館工本。
關中蠶桑日久廢弛、府君三次涖陝、設局養蠶、
勸民種桑、蠶政漸興。近年軍事旁午、作輟靡定、
又苦工本無幾、不能廣買繭絲、未免阻人養蠶

之志。嗣據首縣查出官地每年科租銀十兩，又借撥司庫公項銀七百五十兩給商生息，每年共得銀一百二十兩，作爲蠶館經費。茲以仍有不敷，飭司查議籌添，庶可廣收蠶繇，以備織綢之用。

申明出借常平倉穀積弊。

略云，常平倉穀例應存七出三，或借或糶，接濟民食，卽可推陳易新。從前拘泥成法，借糶均不以時，侵欠纍纍。曾經前司詳明酌定規條，借還

及期、並准民間還麥抵穀、舊欠漸清。近來通省所欠竟至四十餘萬石之多、皆由地方官只圖出借、按里派領、不問里民願借與否。遂有代借包還、或里長等將穀販賣圖利。更有經承指名冒借諸弊。行司飭屬隨時留心、就近督察、務期諸弊革除。

二月、續勸放養山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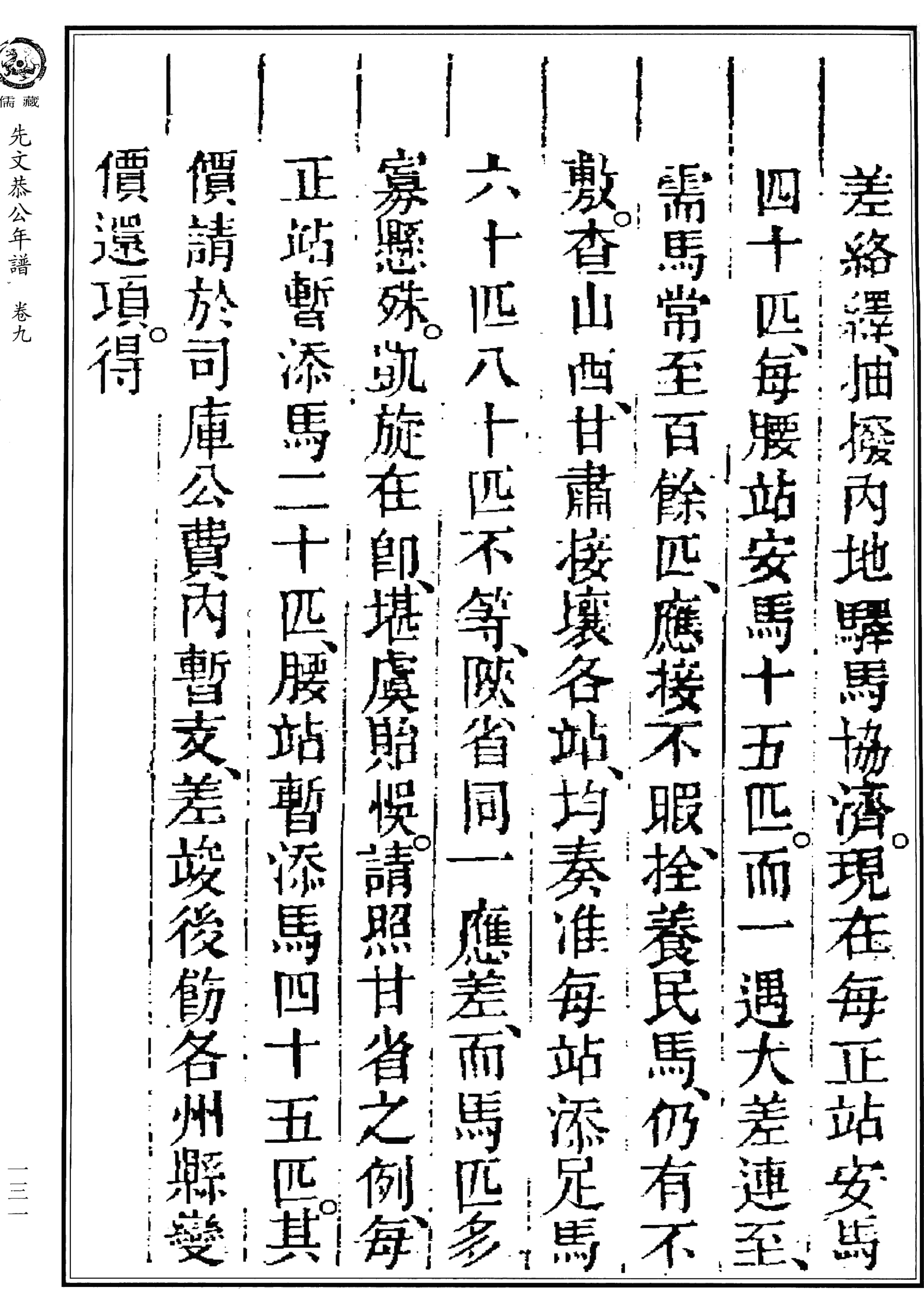
陝省山樹槲葉最多、宜養山蠶。歲蠶率[illegible]

劉敬由山東僱人來寧放養山蠶[illegible]

公歷任漸次裒徵。府君初次涖陝，共
蠶成法，飭令通省倣效。鄠縣、藍田、商南等縣皆
各倡率教習，獲繭成紬頗多。陝省雖不能處處
放養山蠶，而可養之處亦正不少。茲復行令西、
同、鳳、漢等屬設法勸導，接續推廣，以期漸覩成
效。

三月，奏明沿邊驛馬宜籌暫添，以應大差。

畧云：陝省沿邊自府谷至定邊七州縣，爲自京
抵肅之捷徑，向設正腰各站，分安馬匹。嗣因兵



差絡繹、抽撥內地驛馬協濟。現在每正站安馬四十匹、每腰站安馬十五匹。而一遇大差連至、需馬常至百餘匹、應接不暇、拴養民馬、仍有不敷。查山西、甘肅接壤各站、均奏准每站添足馬六十匹八十匹不等、陝省同一應差、而馬匹多寡懸殊。凱旋在即、堪虞貽悞。請照甘省之例、每正站暫添馬二十匹、腰站暫添馬四十五匹。其價請於司庫公費內暫支、差竣後飭各州縣變價還項。得

吉允行。

四月、蘭森會試中式、

殿試二甲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

督濬華州、華陰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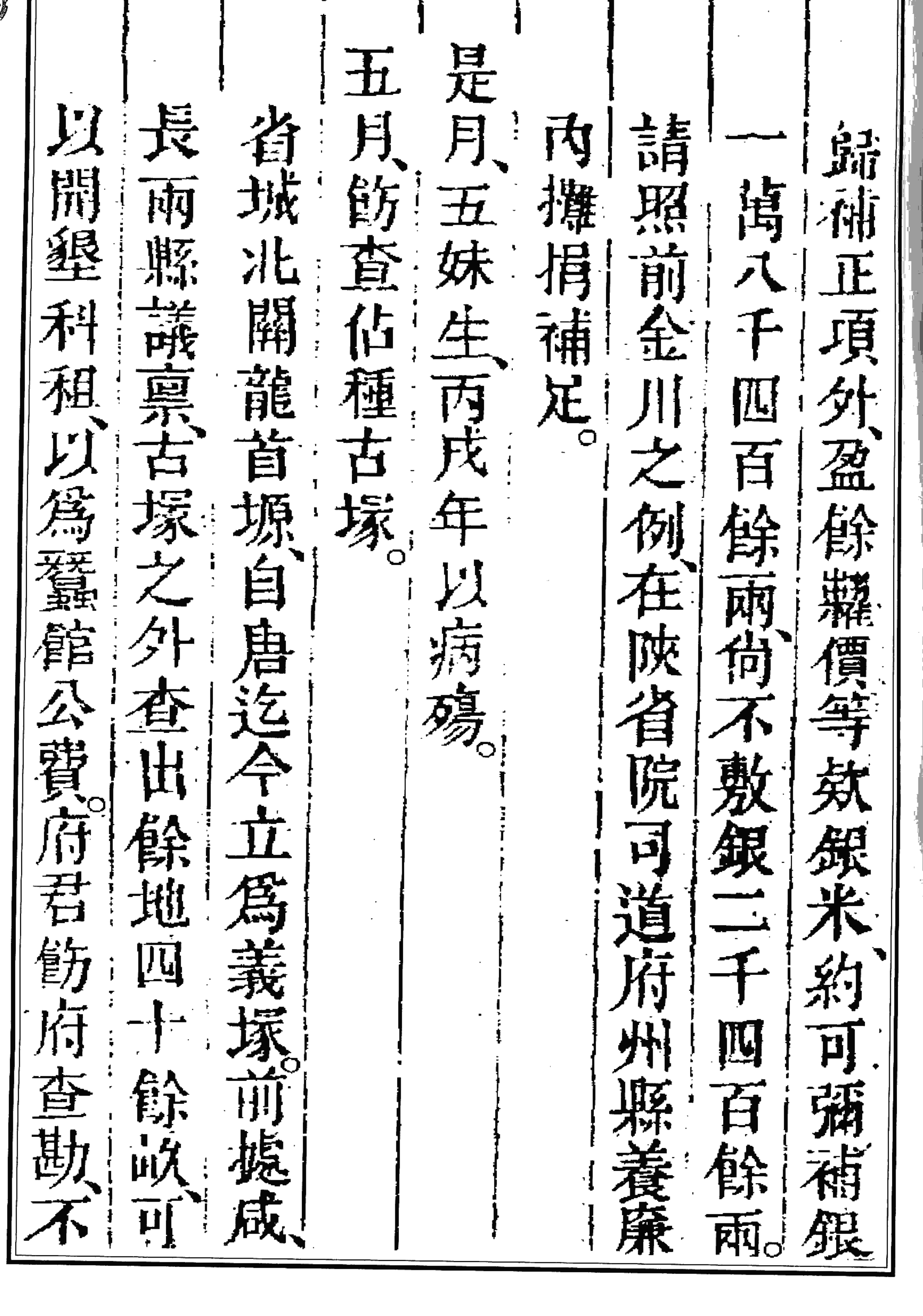
咨云、華州、華陰積水爲患、先據委員勘議、建閘宣洩、築堤捍禦、應疏濬者仍先疏濬。蓋緣地勢窪下、形如釜底、華州止圖放水東洩、以華陰爲壑、華陰又以人力不齊、不肯用心防禦。該府又以閘堤無益、以致官民聚訟紛紛、迄無定論。今

據華陰縣所禀州西王家、太平、羅紋各河每遇雨大水發、各河層層漫溢、東注方河、居民受害。應將各河挑濬、由北歸渭、不可令其漫溢而東、既淹華州、仍淹華陰。是開河建閘、終爲難已之工程。行司速移潼商道前往督率地方官相度深挑疏通河身、使水北流入渭。其方山一河尤應盡力疏濬深通、不得再有推諉貽誤。

奏請籌補軍需墊款。

大兵進剿準噶爾、陝省供支官民[illegible]

採買騾馬均有必需之[illegible]食油燭草料等類，爲日既久，積墊日多，各屬認領還欵，除核減外，惟就其支用有實據者酌爲彌補，共需銀二萬八百九十餘兩。府君以此項既不能作正開銷，而用非虛冒，若不准給，勢難懸宕無著。從前平定金川案內此等不能開銷之項，曾奏明動支各州縣碾穀餘米銀兩歸抵，不敷者於各官養廉內攤捐在案。今查有乾隆十七年秋災案內動撥甘省米石運陜平糶，除



歸補正項外、盈餘糶價等款銀米、約可彌補銀一萬八千四百餘兩、尚不敷銀二千四百餘兩。請照前金川之例、在陝省院司道府州縣養廉內攤捐補足。

是月、五妹生、丙戌年以病殤。

五月、飭查佔種古塚。

省城北關龍首塬、自唐迄今立爲義塚。前據咸長兩縣議稟、古塚之外查出餘地四十餘畝、可以開墾科租、以爲蠶館公費。府君飭府查勘、不

得借蠶館之名將古塚之地開懇佔有。

檄飭各州縣不閱文稿陋習。

畧云、官民之聲息相通、專藉文書、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陝省民淳事簡、即事事檢閱、未至日不暇給。無奈官塲陋習、官止出外應酬、其稿案全憑幕友書吏、所以上司行文及本衙門囘覆之件均未細閱、安能實心措辦。行司通行嚴飭、嗣後奉到文書、務須耐心閱看、各就地方情形熟悉籌畫奉行。切勿狃於陋習、躭於安逸、

全不留心。

六月、通發條規彙鈔。

府君自乾隆九年撫涖陝西，先後四任，凡關興禁教養、就事體察、隨時籌酌，一切檄示，不憚反覆周詳。原期於事有濟，於民受益，規條粗具節次通行。此次到陝，知從前文案多有散失，因檢查舊牘，將緊要檄示彙刊一編，分發各道府廳州縣，留心閱看，實力遵行，毋托空言，不歸實濟。

題額四來堂於廳次。

府君四奉
恩命來撫西安、孺童婦女無不讙然、經由之處、士民
跪立道旁、欣欣有喜色。府君顧而樂之、因題四
來堂額於撫署廳次、既紀
君恩、又志民望。
是月、調任江蘇巡撫、具摺恭謝
天恩、并奏明起程赴京
陛見。得
旨、知道了、朕亦欲見汝也。欽此。

七月抵京，屢蒙
召見，叩聆
聖訓，懇切周詳，更蒙
皇上垂詢體恤，無所不至。
府君面奏東南水利必須通盤籌畫，疏通下游，
未可各就一方而論利病，深契
聖懷。遂
命赴河南查勘歸德河道，籌度疏濬之方，順道由徐
沛一路赴江蘇任。

恩賜

御製詩一章云、東南繁劇地、撫治寄賢良。爲我蘇徐海、宜民簡召王。召信臣、王成。允惟力溝洫、方可課耕桑。實政斯應樹、虚名尚謹防。一心要於敬、五字示其綱。飭爾相行善、芳同桂嶺長。

宸翰輝煌、訓勉備至、榮幸已極、感頌不忘。

是月、自京起程、遵

旨由河南赴任。沿途查勘歸德一路河道情形。

八月、抵徐州接印視事、即巡視河工、會同

欽差侍郎、制府、河督諸公籌辦一切。由淮揚一帶查勘災賑、赴蘇州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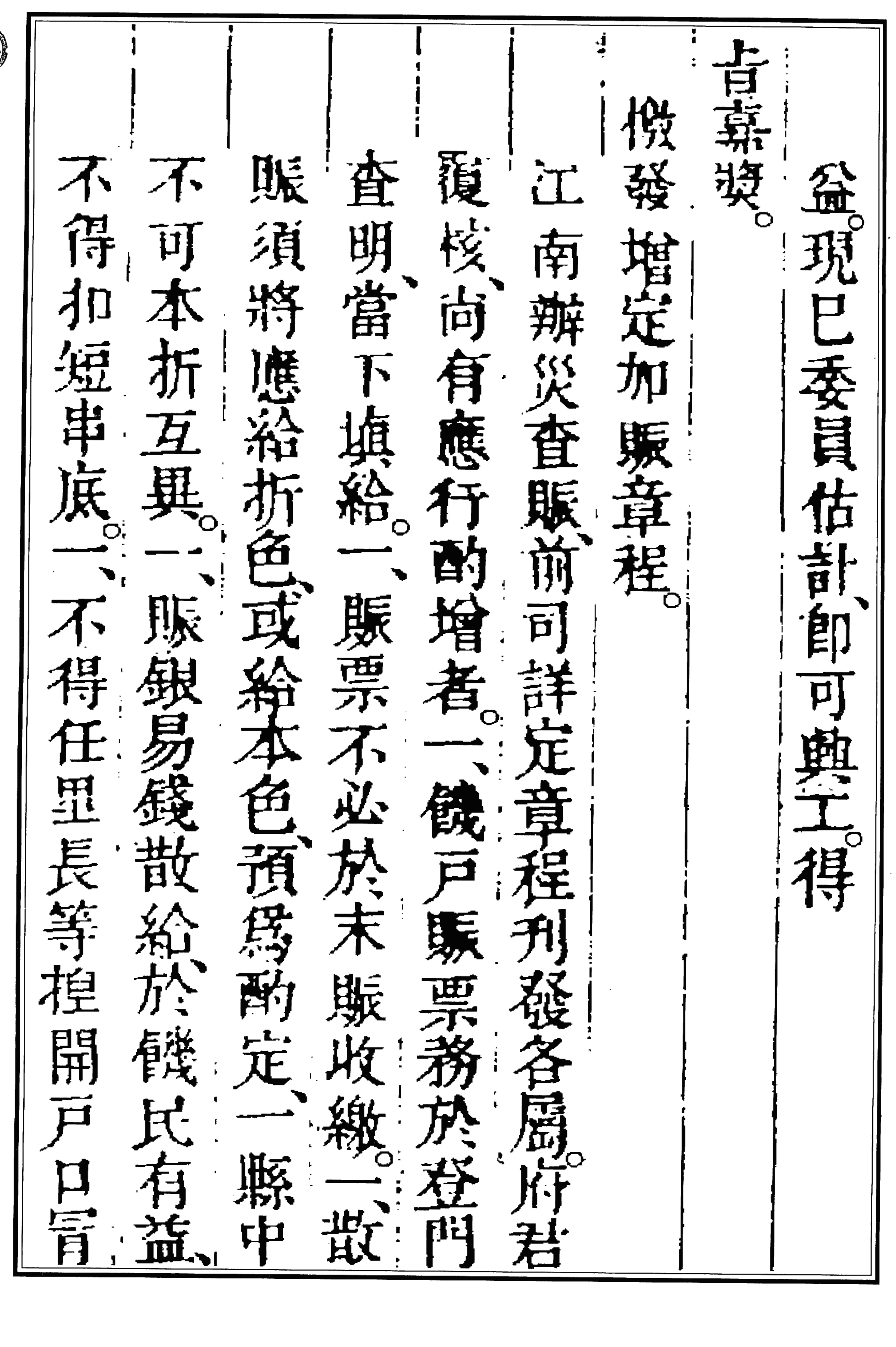
勸民及時種麥。

時淮、徐、海三屬積水漸消，黃河灘岸堤畔多有涸出之地。府君勸民及時種麥，以望夏收，并飭官爲借給銀糧，以資補種。

九月，奏賀哈薩克全部歸誠。

奏明勘過應修河遺情形。

[illegible]任評荆山[illegible]上[illegible]今於
國驛左近另開伽家河可洩微山諸湖之水。[illegible]
河之水歸於駱馬湖、駱馬湖之水由六塘河流
入沭陽、海州。逐層開浚分洩、直歸於海。運河之
水一由黄口歸河、一由運鹽河歸海、水有去路、
自不致存積爲患。洪澤湖爲淮灘諸水所滙全
使五壩宣洩、由高郵、寶應等湖歸江歸海。然歸
海迂遠、不如歸江較爲直截。高郵各壩遵
旨早開、不使湖水壅積爲害、下游運道民田均有裨



益。現已委員估計、即可興工。得

旨嘉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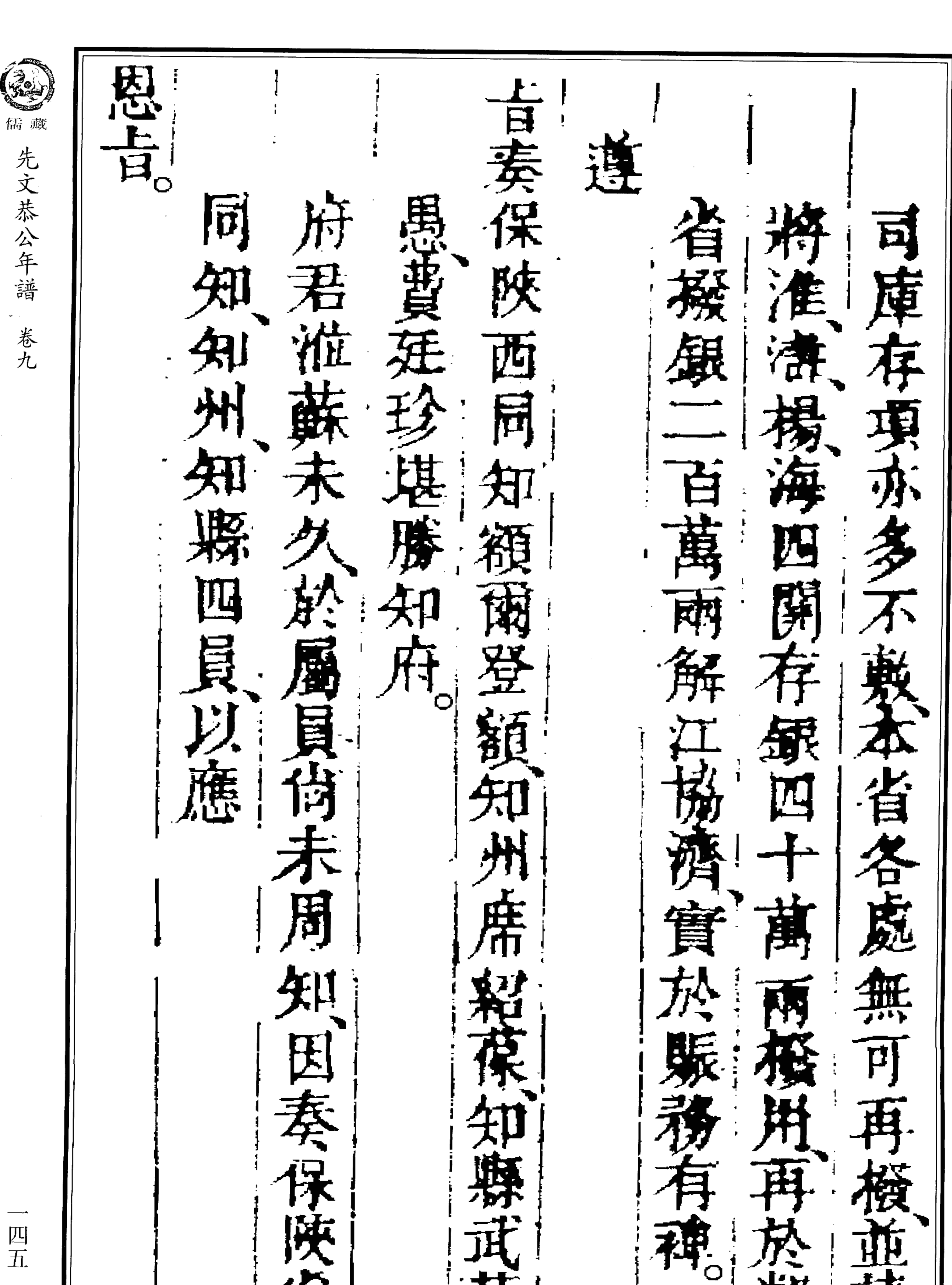
儆發增定加賑章程。

江南辦災查賑、前司詳定章程刊發各屬。府君覆核、向有應行酌增者。一、饑戶賑票務於登門查明、當下塡給。一、賑票不必於末賑收繳。一、散賑須將應給折色、或給本色、預爲酌定。一、縣中不可本折互異。一、賑銀易錢散給於饑民有益、不得扣短串底。一、不得任里長等揑開戶口冒

頒。一、每戶不得限定止給三口。一、賑銀轉發務須印封，不得拆開另封。

奏請截留漕米二十萬石，并撥協銀兩，以備賑需。

江蘇被水各屬應需賑米，先經制府尹文端公行令豐收之州縣，將存穀撥運災屬備賑。而豐收之州縣自二十年被災後積貯多缺，移緩就急，僅可派撥米十三萬餘石，撫賑尚多，不敷來春賑糶，更無接濟。府君奏懇截留本年漕米二十萬石，以資災屬冬春賑糶之用。至所需賑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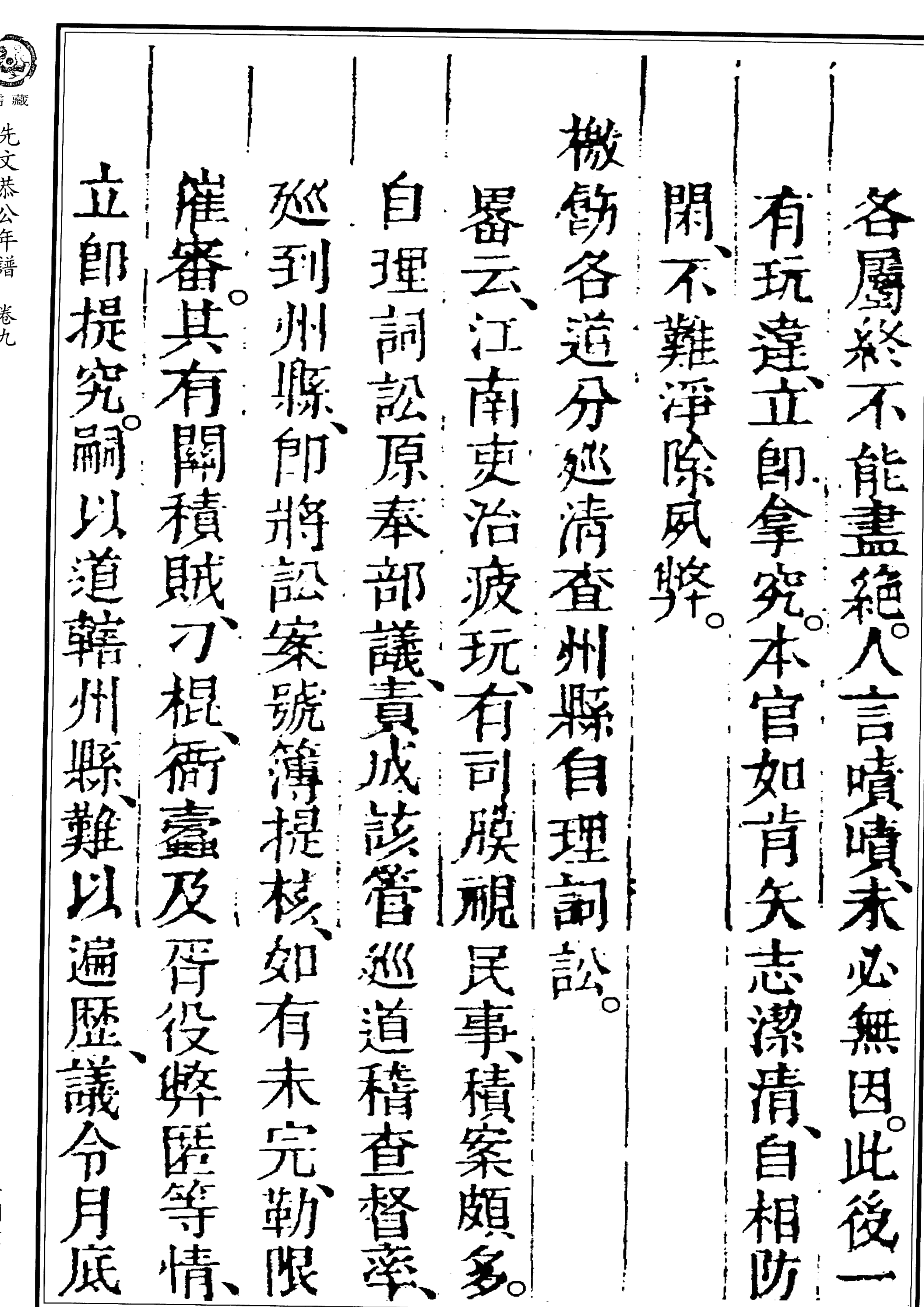

司庫存項亦多不敷本省各處無可再撥並請將淮、凟、揚、海四關存銀四十萬兩撥用，再於鄰省撥銀二百萬兩解江協濟，實於賑務有裨。
遵
旨奏保陝西同知額爾登額、知州席紹葆、知縣武若愚、費廷珍堪勝知府。
府君涖蘇未久，於屬員尚未周知，因奏保陝省同知、知州、知縣四員，以應
恩旨。

十月，巡勘淮、徐、揚、海各處河道工程，稽查賑務。

恩賜行圍鹿肉。

嚴禁收漕諸弊。

畧云：江蘇財賦重地，每年徵收漕白，民生休戚相關。地方屢被災傷，元氣未復，收漕積弊，首宜肅清。示諭官吏人等，悉照舊定章程，不得妄圖巧取。所有浮收斛面、拋撒餘米、敲鬆官斛、攪用私斛、刁難米色、任聽倉書漕記盤踞包收、家人蹜分餘米，或令花戶久候、賫夜混收。凡諸弊端、


各屬終不能盡絶。人言嘖嘖，未必無因。此後一有玩違，立即拿究。本官如肯矢志潔清，自相防閑，不難淨除夙弊。

檄飭各道分巡，清查州縣自理詞訟。

略云，江南吏治疲玩，有司膜視民事，積案頗多。自理詞訟，原奉部議，責成該管巡道稽查督率，巡到州縣，即將訟案號簿提核。如有未完，勒限催審。其有關積賊、刁棍、衙蠹及胥役弊匿等情，立即提究。嗣以道轄州縣，難以遍歷，議令月底

造冊報道。而各州縣仍將已完者造入塞責、漸至因循、不結不報。道員所轄州縣至多不過十餘處、因公赴省或查勘公出、經過之州縣、正可查辦此事、其不經過者、亦何難迂道一行。且可隨處放告、收呈後提卷辦理、數日即明。是巡道一到地方、是非明白、勸戒昭著、巡道不爲虛設、分巡亦非空行、於清理詞訟之中、即寓策勵懲戒之道。各道不得以州縣爲遠不能分巡爲言也。

十一月、奏請緩徵淮、徐、海等屬災餘熟田漕米。略云、江省淮、徐、海地方連年被水、民困已久、本年夏秋又復成災較重。除成災田地銀米例得分別蠲緩外、尚有災餘熟田應納銀糧、悉屬雜正之供、分宜輸納。然一縣之内大半被災、其不成災者不過十之一二、所收亦屬無幾、兼之同處災區、米價昂貴、民力拮据、輸將實難。覩此情形不願緘默、[illegible]縣災餘熟田漕[illegible]米[illegible]

[illegible]

奏明隆冬歲暮不當停不理。

詈云、農忙停訟、載在令典、所以愼重農功、禁妨農時也。然値此停訟之時、如有謀婚奪娶兇毆客欠爭水等事、仍應隨時准理。至於隆冬歲暮、律令並無停訟之文。江蘇詞訟繁多、一歲之中、除農忙停訟外、若隆冬歲暮又復停訟、官吏固樂圖安逸、而民間訐告、在官者不爲審結、必至吏胥操縱、訟師播弄、更釀事端。通飭各屬隆冬

歲暮照常放告，乘此深冬農隙，民間告詞應准應審者，即爲批准審結。至封印期內雖不受詞，而於酗酒、打降、搶奪各事，更須隨時查究，以懲兇頑而杜事端。地方官原以理事爲職，畏事則事必愈多，勤事則事必漸少。勤能補拙，公可服人，士民自受其福。

飭估六塘等處支河。

府君查勘海沭工程，有六塘河旁支淩溝口一河，先據該縣稟請挑濬，繼因工段太長，估由十

字橋入前沭河、而十字橋河勢洶湧、亦難辦理。諭令守備徐奉等會同海州將浚潰河尾另行改挑、並將十字橋附近之徐家莊小河相度勘。又總六河爲湖水專趨之路、河面太寬、河身太淺、通體挑濬、工費太重。茲與河督白公鍾山商定、就中挑一子河、水小之時由子河而行、水大方漫於河身、可以容納宣洩。水落仍可挑濬、即將所挑之土補築兩岸殘破之堤、兩有裨益。飭該備會同地方官相度河形、將應挑各工逐

一估計造册由道議詳，分段與修，務期一律通暢。

估濬宿遷縣林子河。

　睢寧東西南北四境河水，皆由找溝集歸於林子河，此河乃上游諸水必由之路。府君飭道委計挑挖寬深，俾得容納，而附近積水亦得由閘出安河，歸洪澤湖矣。

勘修田家橋等三河。

　睢寧縣東境有沈家河，可以洩水歸入林子河，

惟西境及南北數十里並無一河可以宣洩。睢
雨水過多，即淹漫成災。府君勘查王家集之東
有田家河、河頭不遠而開斷河形，專消積水，歸
於迤南小河。又原估修之龍家集河經過各窪、
由湯家集等處，於找溝集歸林子河。又先勘之
峯山四閘引河，已歸水利案內挑濬，皆屬睢寧
縣西南北三面洩水之區。飭道親往審探，接續
與挑，庶幾可免水患。
勘估蕭縣溝渠。

蕭縣西境之華家樓、孟家樓、孟家莊、孫家莊等處、碭山東境之李家莊、周家集、闞家寨等處皆係舊黃河。兩岸有堤三十餘里、並無一河、春夏遇雨、麥苗秋禾自來無不淹之年、無不災之地。府君經見舊河間斷形跡、沿堤亦有溝形。蕭縣下游業經開濬、歐邵二套之河由花子口及大山頭入濉河。此一帶之水正可就勢開溝、引入新河、以免年年受淹。飭道行令二縣會勘開溝、以爲洩水之路。再蕭縣西之夏家圈與河南永

城連界，附近有禤家水口，遇洪溝河水發，漫入蕭縣，有入無出，常受淹浸。飭令一併勘估堵築，飭濬銅山奎河。

銅山縣奎河先經挑濬完工，可洩縣東南一帶之水，又可通洪湖舟楫，直抵徐城，利濟甚著。府君以河頭至尾面寬六丈，底寬一丈六尺，殊嫌窄狹，飭道再於河面加寬二丈，底亦加寬八尺，更覺順暢，通流於民田舟楫更有稗益。

十二月，補授兩廣總督。

是月奉

聖諭、兩廣總督員缺、着陳宏謀補授。陳宏謀籍隸廣西、但伊久任封疆、朕所深信。且總督節制兩省、又係專駐廣東、自可不必廻避。欽此。府君叨沐

天恩異數、實爲古今罕覯之遭、受

寵若驚、銜感無地。隨具摺叩謝

天恩、并奏云、總督節制兩省、管轄營伍、舉劾官員、係其專責。以本籍之人主持本籍之事、自念受

恩深重、斷不敢稍存瞻顧私情、而跡涉嫌疑、不無跋

前疐後之處。江南現值興修河道、事關重大、工程未竟、即爲南行、心實未安。懇
恩准於明年工完後赴京、聽候另賞差使。其兩廣總督員缺求
皇上另簡賢員。得
旨、不必辭謝、即赴新任。欽此。

先文恭公年譜卷十

男鍾珂敬輯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府君六十三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暨鹿肉、獐肉、野雞各物。

是月、自蘇州起行赴兩廣總督任。

奏陳河工未盡事宜。

畧云、江南地濱江海、山東河南諸水皆由此會

歸於海，全仗幹河支河節節疏通，始免漫溢。奈河道日久漸淤，層層阻淺，水到之處，四溢淹漫，民田疊被水災。恭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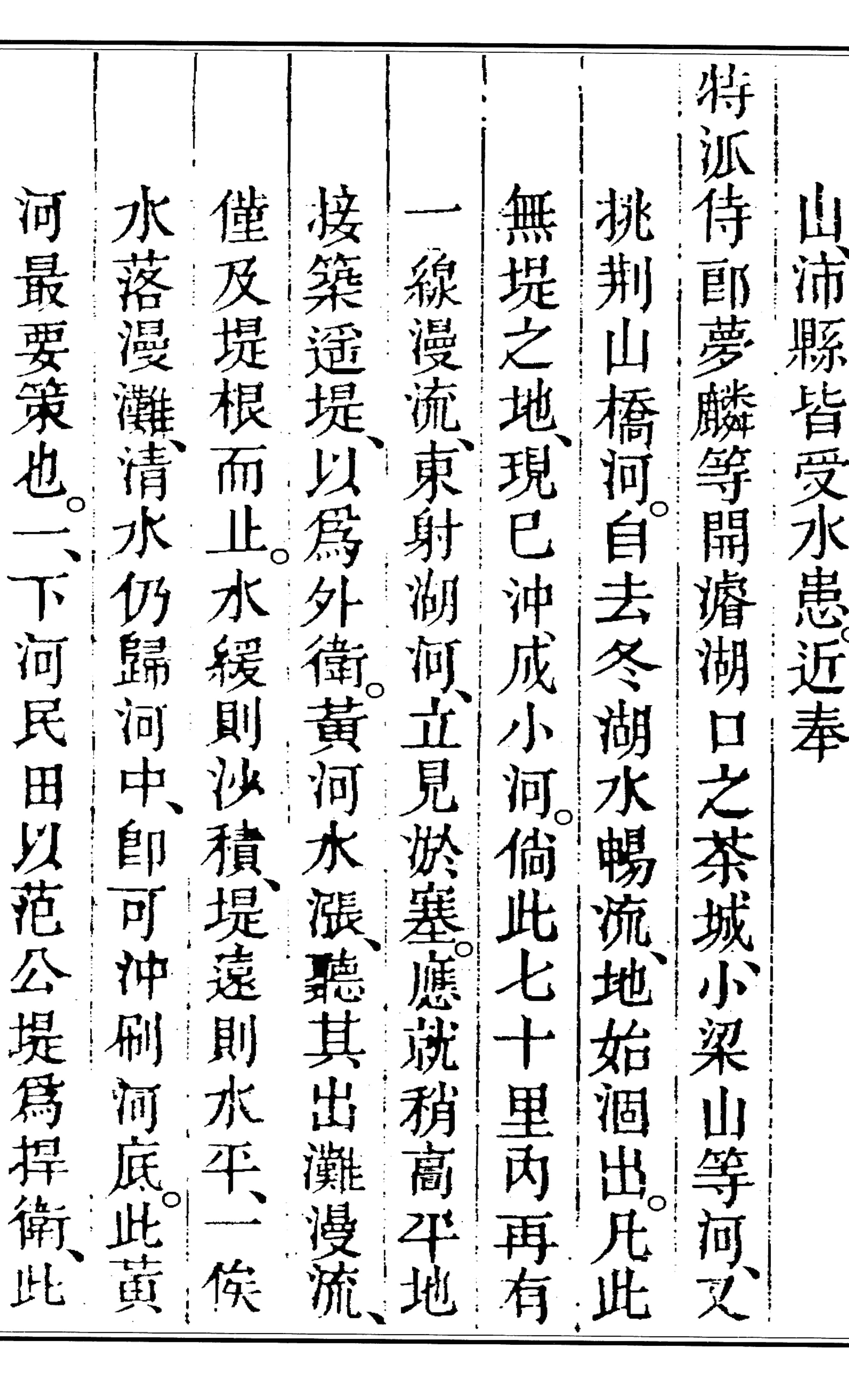
諭旨，發帑興修。所有應挑之河、應建之閘，歲内已經完工，續估之工亦於二三月可以告竣。凡山東沂河之水，由駱馬湖出六塘河，於海州歸海。山東運河之水，由鹽河，亦於海州歸海。其由河南而來者，均由洪澤湖入高寶等湖，越運河入閘。南行則於芒稻閘歸江以達海，東行則於鹽城

之范公堤出閘歸海。中間幹河支河均已逐節開通、以次順流。惟地勢高下、水勢大小不一、各河容納多少、限於地勢、亦難預定、尚須隨時經理。所有未盡事宜、謹條列奏陳。一、所挑之河必須年年挑濬、方免日久淤塞。請將各河近黄、運河者、歸河員經管、隔遠無河員者、令州縣及該地同知佐貳經管。分清界限、每年秋後水落、會勘挑濬。有應挑濬而不挑濬者、將經管官揭參。果有大段阻塞、及工大費多者、詳請估計、

題明辦理。一、各縣所挑之河係一縣之幹河，止能洩近河之水，其不及洩之水尚多。應請於河水通流之後，令民間自行開濬支河小溝，以達於所開幹河。各處均有道旁小溝，亦應於秋冬督民挑深。所挑之土即可墊道，道愈高而溝愈深，水歸幹河，田禾免淹，即古溝洫之制也。一、淮徐海等境内地土非盡瘠薄，均可種植，祇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到處瀰漫。今幸河流疏通，水有去路，正宜各開溝洫，以備蓄洩。如地處窪下，有

不能盡洩之水，即以溝土加築圩圍，安砌涵洞，隨時蓄洩，以成圩田。惟是災民拮据，難於合力興築，請於水過後，地方官親往相度地勢，勸民築圩。有無力者，借給銀兩，勒限一年築成，所借工本分三年還官。一、各河開通後，上游之水由高而下，層層宣洩。內有地處窪下，平日原係湖蕩，止能受水，不能通流者，即有倘盂倒漾之勢。如邳州、海州、沭陽、宿遷、睢寧、桃源、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各境内窪地，每多受淹，此由外水高於

內河、地勢使然。請俟水過後、詳察水勢、將此等被淹田地勘明畝數、減除糧賦、或改植葦草、照蘆課輸納、聽民間採取資生。名曰棄地與水、其賓仍爲居民資生之計。一、黄河自河南孟縣以下、由江南抵海口、全賴兩岸堤工捍衛。惟北岸自李家莊起至徐城蘇家山、計七十里向無堤岸、歷年河水漫溢灘地北岸皆已受淹。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其渾水直趨東南、將微山等湖及荆山橋等河淤平。年來湖水不能宣洩、銅



山、沛縣皆受水患。近奉
特派侍郎夢麟等開濬湖口之荼城、小梁山等河、又
挑荆山橋河。自去冬湖水暢流、地始涸出。凡此
無堤之地、現已沖成小河。倘此七十里内再有
一線漫流、東射湖河、立見淤塞。應就稍高平地
接築遥堤、以爲外衛。黄河水漲、聽其出灘漫流、
僅及堤根而止。水緩則沙積、堤遠則水平、一俟
水落漫灘、清水仍歸河中、即可沖刷河底。此黄
河最要策也。一、下河民田以范公堤爲捍衛、此

堤日久坍損，愚民於水漲時挖破此堤，冀水外洩，後雖補築，究屬虚鬆，缺口甚多，倘值海潮盛漲，高寶鹽城各縣必受潮災。請

勅諭鹽臣勘明估修，務期高寬完固，此後永禁挖堤放水，以資保護。一、泰興、如皐境内有窑子河、老龍河，如皐縣南有龍游河，皆洩水歸江之地。年久淤塞，水無去路，每至被災地方，官久請挑濬，因派民修，無力而止。應請動帑將窑子河、老龍河、龍游河一律開濬，直達於江，則雨水有所宣

洩、遇旱可資灌溉、向止種植雜糧之地可改種稻。向有溝洫、今並疏通、於竈戶民食有益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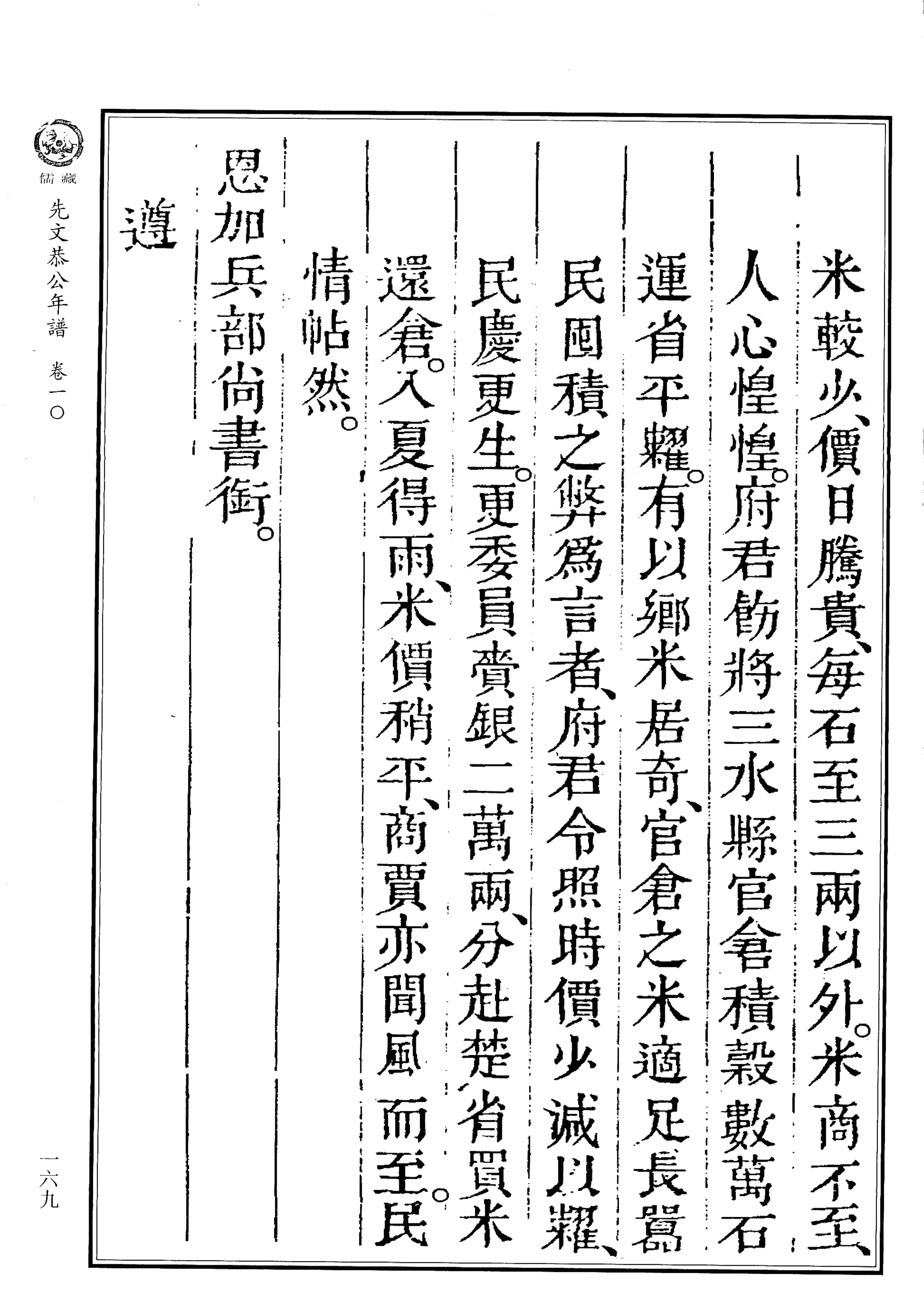
旨、交袁日修、夢麟會同尹繼善等詳議速奏。欽此。府君心乎民事、已離蘇撫任、猶諄諄於河工諸事、蓋爲民生經久之計、不以去任而推諉不識也。

二月、抵兩廣總督任視事。

府君荷蒙

恩命、節制鄉邦、曠典非常、歷來罕有。抵任後、益加敬慎、嚴密、不敢瞻徇以沽名、不敢苛刻以立異。分

發兩省關防示諭，謂本部堂作宦者廿有八年，巡撫者十有一任，才識或有未逮，志節不敢或虧。紳宦務宜守持公正，式化鄉閭。士子首重敦品讀書，勉圖上進。農夫勤力耕作，商賈量力求財，兵丁則勤謹操防，官司當勤理民事。土司苗猺以不取爲與，以不擾爲安。武員鎮將以下則約兵衛民，防邊緝匪。果能各勤職業，自當愛重獎勵。不然，功令森嚴，雖在親識，雖隸治下，必不肯貸也。兩省官民聞風凛然。時值雨澤愆期，市


米較少、價日騰貴、每石至三兩以外。米商不至、人心惶惶。府君飭將三水縣官倉積穀數萬石運省平糶。有以鄉米居奇、官倉之米適足長囂民囤積之弊爲言者、府君令照時價少減以糶、民慶更生。更委員賫銀二萬兩、分赴楚省買米還倉。入夏得雨、米價稍平、商賈亦聞風而至、民情帖然。

恩加兵部尚書銜。

遵

旨奏保蘇州城守營守備曹昇堪膺專閫。

三月，奏請增發收鹽帑本，以裕課羨，以足民食。

廣東鹽務，商本微薄，各場之鹽俱先發帑收買，銷後繳還，再發再買，轆轤轉運。府君以一交夏令，場鹽正旺，請增發銀十五萬兩，儘數收買，俾不致盡落私梟。即遇陰雨缺産，有此儲備，仍可源源行銷。得

旨交部議，旋奉

特派侍郎吉慶赴粤查辦。嗣議商人舊欠尚多未清，

未便再發，仍令各商先交鹽而後發帑。

飭查重價折收糧米。

粤東額徵糧米運解省倉，以供兵糈，定例按照正耗徵收本色，原無私自折解之例。近因道遠，難以運解，遂致私折重價，羣赴省城收買，致省城米價日貴。是既累各縣納米之民，又累在省食米之户。府君飭禁，不許折收。如各糧户因道遠難運，必須折收，亦應先酌定時價，折收買解，不得違例私折，浮收包解也。

飭諭流通西省米穀來東接濟。

粤東田少人多、向賴西省米穀販運接濟。時西省穀船至東者甚少、而糧價更昂。府君恐上游各屬故將經過穀船盤驗稽留、藉遂需索、行令西省藩司嚴飭所屬、務聽商販買運米穀來東、不許盤驗阻遏。俾得源源接濟、以裕民食。並委員持令分查、倘地方官及胥役土棍敢有盤阻、嚴禁司胥需索、指撞各弊。

定行叅處。

各省衙門書吏承辦文案，每易藉端需索、措撞，而粵東司吏爲尤甚。府君飭司立法清理，杜絕弊端。諸事由内署主持，不時稽核，不使權歸胥吏，庶幾永杜弊源。

勸諭有穀之家及時出糶。

時米價昂貴，府君勸令城鄉有穀之家隨處出糶，不必照官米之價，聽照市價出賣，均毋懷疑觀望。行舖亦不得囤積居奇。

四月，飭取各州縣營伍地方圖册。

府君初涖兩粤，凡官員稟謁，首詢境内情形及應辦事件。懼不詳悉，有將輿圖、憲綱、事宜、須知等册呈送者，細閱方位不明，道里不確，草率浮泛。因發圖册式，通飭各州縣營伍將應入圖册各條，確查實在情形，分晰繕造。俾各州縣營伍之山河道里、村莊物産，及民生利弊、營汛事宜，瞭然紙上，於坐言起行之道，似爲有據。

江南徐城增築石工完竣，又淮揚、徐海等處渺河疏濬各工告竣，兩奉

恩旨議敘、均加一級。

兼署廣東巡撫印務。

申明番夷禁約。

粤東爲邊疆澤國、南臨大洋、諸番羅列。夏秋之間、番船輳集、黄埔、省城均番貨聚集之地。府君查知、向來番船進口、奸民乘機滋事擾累、番商强悍、常釀事端。因條列諸弊、申明禁約、示諭行店、通事、商民人等知悉、有犯必懲。並飭行文武各官實力巡查、不得徇縱。

申嚴私鹽積弊禁令。

粤東濱海，是處皆屬場竈。所産鹽觔爲本地及湖廣、江西、福建等省民食所需。行鹽之埠地既寬，而私鹽之去路亦廣。現在商埠疲乏，悉由梟販横行。府君就平日疏縱之由，定此後防閑之道，將歷來積弊條列示禁，並飭地方官加意巡查，實力拿究，不得陽奉陰違，有名無實。

五月，奏請專員督理場務，以肅鹽政。

略云：粤鹽行銷六省，沿海二十八場竈所産鹽

飭。向由場員發帑收買，必須就近有督察之員，方可隨時整飭。除廣州、潮州、肇慶、高州、廉州各府鹽場，或有運司運同查察，或有知府督理，毋庸再議外，惟惠州府所屬八場產鹽較多，場官十員，向雖責成知府督理，但該府管轄九縣一州，刑錢事務殷繁，離場窵遠，勢難周流巡查。該府有海防同知，駐劄碣石鎮城，附近各場，請責令督理，經管鹽場一切事宜，場員滋弊，許其揭參。該同知功過，聽運司稽核，庶鹽法可期整頓，

於課餉亦有裨益。得旨、如所議行。欽此。

檄飭禁革省會平秤手。

粤東食指繁多、全仗外販穀船接濟。府君查知省城、佛山均有奸徒充當平秤手、凡有米穀交易、任意把持擡價。先經裁革、近復踏充東省穀價之高、竟由此輩把持所致。飭司立法禁革、倘行舖必須設立經紀、另行選充、敢有高擡穀價者、按名懲治。



以總督銜管理江蘇巡撫。

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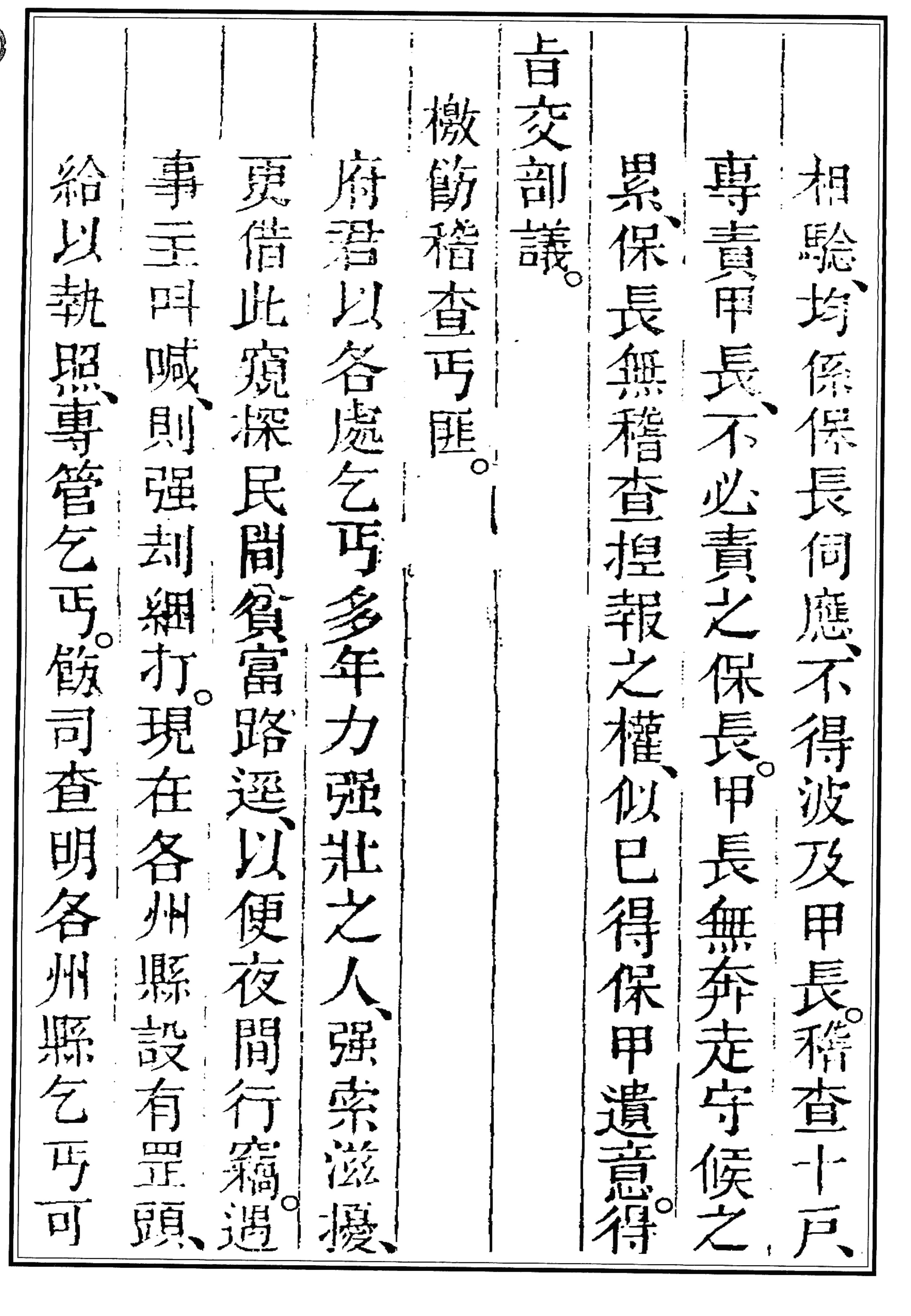
上諭：陳宏謀已有旨令其仍回江蘇，以總督管理巡撫印務矣。朕因巡撫缺出，一時不得其人，伊曾任江蘇，該省吏治民情，其所素悉。且自擢用總督以來，觀其近日所奏一二事，不免有囿於意見，物而不化之處，殊未愜朕心。兩廣沿海邊地，恐不甚相宜，是以特有此命。伊家本廣西，去歲原曾具摺奏請迴避，今仍用江省，適遂其初心。如更充拓器識，

將來或有近省總督缺、仍可酌量調用也。不可因此妄生疑慮、而不奮勉。將此傳諭該督、俾知朕玉成之意。欽此。府君仰蒙
高厚鴻慈、成全開導、悚惶感激、具摺恭謝
天恩。
六月、交卸督撫印務、起程赴蘇。
七月、抵江蘇巡撫任視事。
恩加太子少傅銜。
檄飭搜捕蝗蝻。

淮、揚、徐、海所屬山陽等二十州縣衛，因雨水未足，地氣乾燥，自仲夏以迄初秋，蝻子生發，並有飛蝗過境。府君恐逐漸加多，搜捕易於渙散，當此餘孽未淨，正應多方設法剿除。茲條列勸捕之方，飭屬查辦，並令有捕獲蝻子者，給以銀米。農民或自保田禾，或圖將蝗蝻易得銀米，自必羣趨盡力。所需買收蝗蝻及挖廢地畝之銀，地方官核實，由司詳給。

奏陳編行保甲事宜。

畧云、保甲原係古法、師其意不必泥其迹。每戶門牌不在一口之不遺、而在有稽查之甲長。門牌止列家長姓名、生理、每歲於正月給門牌一次、甲長開付保長報官。十戶設一甲長、即於十戶中充當。十甲設一保長、即於十甲中充當甲長。取其比閭就近、易於稽查。并於一甲中輪當、或一年半年一換、以均勞逸。每甲長給一總牌、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無難得知、止報保長、不必到官。知而不報、事犯連坐。官司下鄉



相驗、均係保長伺應、不得波及甲長。稽查十戶、專責甲長、不必責之保長。甲長無奔走守候之累、保長無稽查捏報之權、似已得保甲遺意。得旨交部議。

檄飭稽查丐匪。

府君以各處乞丐多年力强壯之人、强索滋擾、更借此窺探民間貧富路逕、以便夜間行竊。遇事主叫喊、則强劫綑打。現在各州縣設有丐頭、給以執照、專管乞丐。飭司查明各州縣乞丐可

否均歸罡頭管束給以執照、照內開明條件。務使各處乞丐皆有約束、庶於散而無稽之中有所防閑。

八月、奏請勘濬江陰縣濱江運道淤淺、以利漕運。畧云、江陰縣濱臨大江、潮汐往來、河港最易淤淺。縣南官河自縣城達於無錫大河、綿亘三十餘里、爲每年糧船受兑出入之道。從前淤淺、通縣派銀另僱小船、撥米運赴大河兑交糧船、頗爲民累。曩經動項修濬深通、近復淤積。該縣詳

准每石漕糧收錢六文以爲剥運之費又不免額外多索。茲據該府縣稟懇請頃挑修適臣與督臣並

欽差會辦瞧桃常州一帶運河請將此江陰縣三十里運河一體勘挑以除派累以清漕弊。

檄行各州縣清查社穀。

畧云江蘇通省原有社穀三十一萬石若能公平借還隨處足資接濟。無如社長不得其人每年出入不平。或勾通衙役地保肓領或豪强倚

勢勒借，本分農民反不得借，以致有借無還。現在册報民欠及衙役地保侵欠者十餘萬石。至社正副多係無賴之徒，營求充當，專圖侵肥，官穀竟成私橐。種種弊端，爲各省所罕見，社倉之法至江蘇而敝壞已極。今先清查社穀實貯數目，酌發册式，令各屬據實登填，復另定事宜，刊發通行。有社長書役豪强侵欠者，勒限追完，逾限不完，查封家產監追。實係民欠者，亦立限還倉，逾限比追。

戶部叅奏，前在兩廣總督任內，請增鹽本，將存庫銀數遺漏舛錯，請交部議處。得旨：疏忽之失，誰則無之，但陳宏謀素以幹練自居，乃自到粵省，諸事尚未設施，而先亟請鹽本增帑，爲取悅屬員商人之計。且伊辦事非不能如吉慶之徹底清查者也，是其市惠好名痼習不但未知改，而因陞用益甚，此非尋常疏忽可比。着交部嚴加議處。欽此。部議革職。得旨從寬留任。

赴揚州一帶會勘挑濬運河工程、次月旋署。

九月、奏明拿獲假官詐騙棍徒曹旂。

正黃旗漢軍武舉曹旂在浙犯事、解京中途脱逃至蘇。有蘇州人沈春谷並貴州人張永彬同夥商謀、曹旂冒充新選嶶州府同知、往拜嶶商、誆得程儀一百餘兩、又誆騙縣借得嶶人江允豐、邵聞義綢緞銀兩、經吳縣訪獲。府君具奏、得旨、甚好、此人着即嚴械、派人速送刑部問罪。欽此。再赴淮、徐、海等處勘查河道、籌辦溝洫圩岸。

十月、

恩賜行圍鹿肉。

飭估補挑安東縣民便河。

畧云、安東縣東北境內地廣土肥、因水無去路、連歲被災、是以先經估開民便河、由南潮河歸海。又開舊鹽河、亦於民便河合流歸海、實爲洩水要路。但民便河尚淺窄、不敷宣洩。自佃湖以上有胡家樓一節、未挑挖者有一千餘丈、乾涸無水。聞此河下游之徐家泓、小尖子、朱家圩積

有沙埂，水不能流，未免全功盡棄。又北至海州交界之新安、阜民、長樂等鎮，中間無一河一溝，如遇雨大水無去路，連年受淹。飭府逐段勘查，再加挑挖開濬，總期此一帶地方水有所歸，民田不致受災。

檄飭開濬海州溝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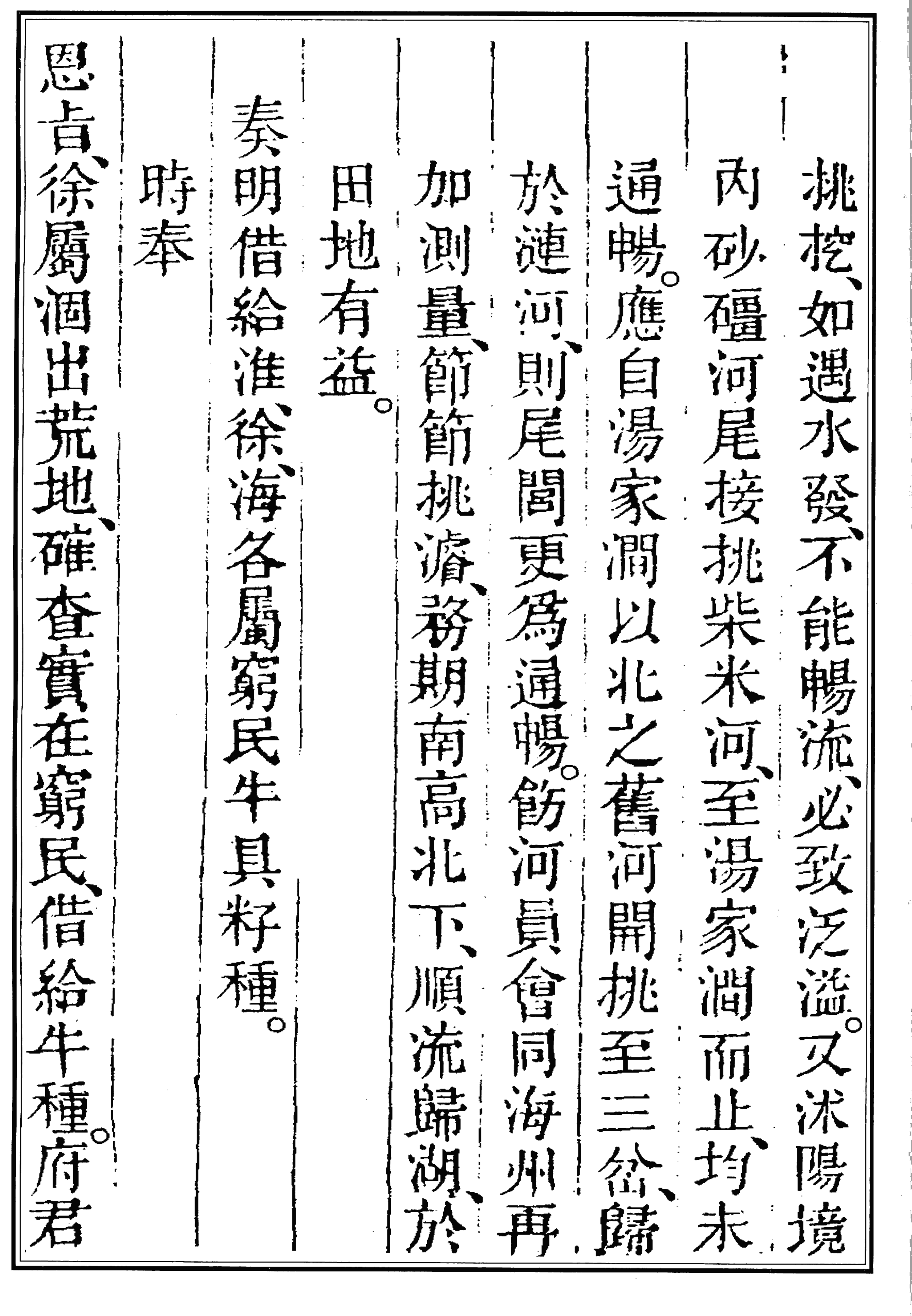
畧云：海州境内各河均已開通，正宜興行溝洫。五圖河、小沖河等處皆屬幹河，已獲通暢。其新壩北自連河過渡後至山西底蕩，現有道溝，從

前水發平地、深至一二尺、今止須將兩旁之溝挑挖、取土墊道、道高一二尺、則兩旁溝深三四尺、道溝之水可以直洩漣河。再爲多開横溝、俾田地積水均由道溝以入漣河。其地近漣河者、亦可多開横溝、直洩漣河。其自脱沙廟北、舊有河溝、斷續不一、就此再加挑挖。其西南自西門以至房山、西高東下、附近有白水蕩、薔薇河、王家溝河、皆可就勢多挑横溝、引水東趨。自房山迤南、南高北下、現有青伊湖、止就道溝開通、墊

高道路、水由道溝通於青伊湖、再多開横溝引入、則此一帶田地皆不受淹。本部院親勘情形、飭州遵照查辦。此外就勢類推、或應築圩岸、或應建涵洞、循序漸進、毋强民以所難。

檄飭開濬沭陽縣河溝。

畧云、沭陽縣西南一帶山水漲發、爲患民田。沭河爲最、向有分水沙河分洩其水歸青伊湖、日久淤淺、先經挑切淤嘴、已報完工。本部院親勘、尚不能一律通流。桑墟鎮橋下淤土尚高、未經



挑挖、如遇水發、不能暢流、必致泛溢。又沭陽境內砂礓河尾接挑柴米河、至湯家澗而止、均未通暢。應自湯家澗以北之舊河開挑至三岔、歸於漣河、則尾閭更爲通暢。飭河員會同海州再加測量、節節挑濬、務期南高北下、順流歸湖、於田地有益。

奏明借給淮、徐、海各屬窮民牛具籽種。

時奉

恩旨、徐屬涸出荒地、確查實在窮民、借給牛種。府君

往來親勘、淮、徐、海等屬涸出田地多已種麥、此外未種之地、先勸諭民間自備牛種翻犁。其實係無力者、查明借給牛種、每荒地一畝、借銀一錢六分、令民赴官親領、不經胥役之手。所借銀兩分作三年扣還。其本不可種地、水到仍淹、或已種成熟、或現已耕翻之地、均不准借。並以淮、海二屬同係災區、應懇一體借給、當將分別出借情形奏明。得

旨、自應一例、知道了。欽此。

飭開山陽縣溝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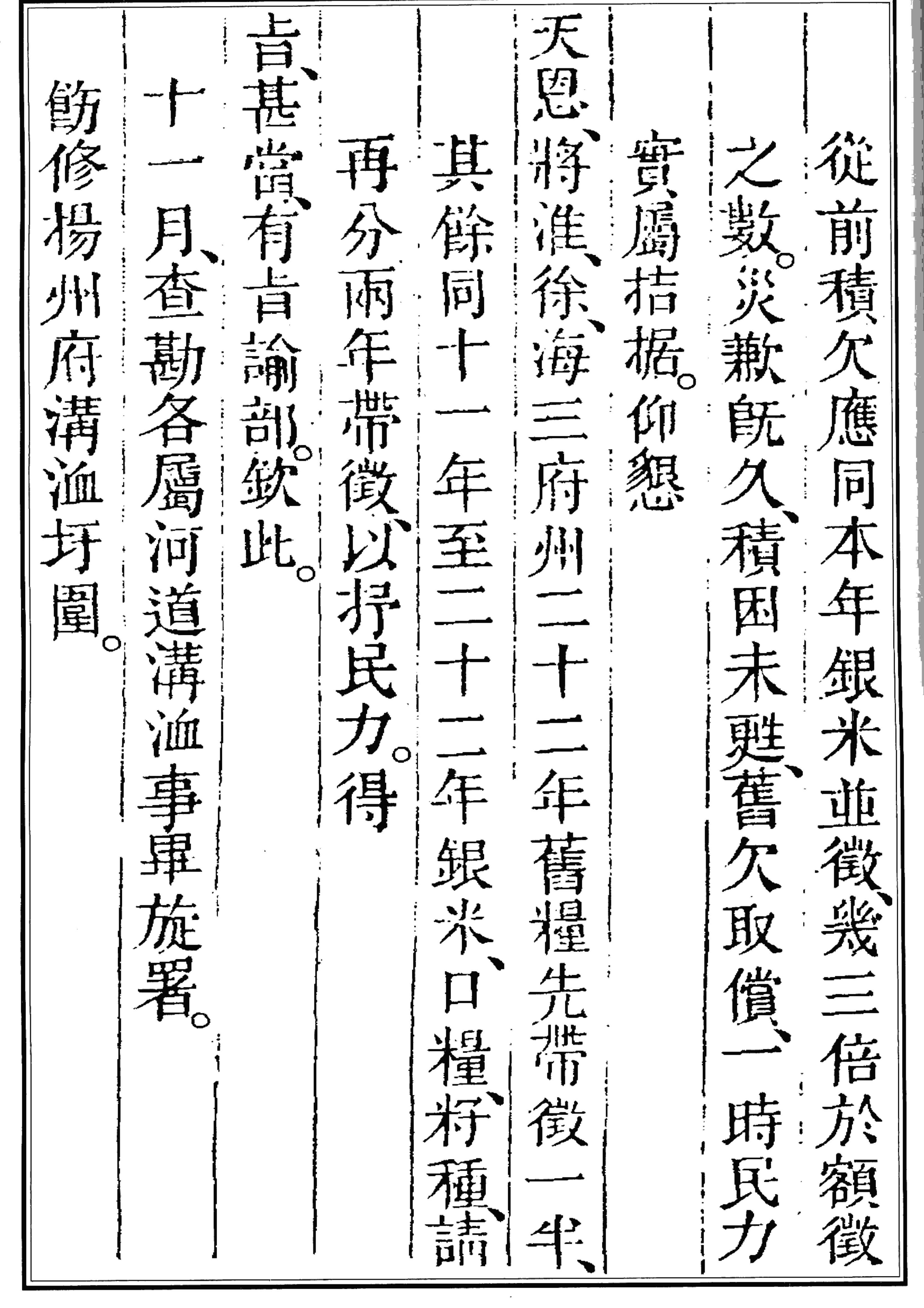
畧云、山陽縣水利案內、據士民請挑唐家澗、清洲澗、永濟河下游之魚藍河。本部院親勘、山陽縣田地寬廣、東近運河、西臨洪澤湖、地勢窪下、常受淹浸。唐家澗等處皆舊有河形、水勢就近趨於白馬湖、必須挑濬、使西南鄉民田畝不致再受淹浸。又自護城河之太平橋至藍河之蔣家渡、幷開支河、使武家墩、吏子三舖等處之水歸河入湖。其自甘露棚以下、道溝由東北而西

南、現有溝形、責成民力挑浚、諸水皆可宣洩。飭縣立即勘估興挑、挑河之土作爲子埝、不致仍入河中。或留缺口、或開涵洞、以便蓄洩。

奏懇將淮、徐、海三府州屬積欠錢糧分别停緩。

略云、淮、徐、海三府州屬十七州縣湖河爲患、連歲歉收。自乾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止、内有收者四年、其餘十八年皆被災傷。仰蒙

皇上不惜千百萬倉糧庫帑賑恤、得以安全。今河道安瀾、各處俱得耕耨以時、米麥均獲豐收。所有



從前積欠應同本年銀米並徵、幾三倍於額徵之數。災歉既久、積困未甦、舊欠取償、一時民力實屬拮据。仰懇

天恩、將淮、徐、海三府州二十二年舊糧先帶徵一半、其餘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銀米、口糧、籽種、請再分兩年帶徵、以紓民力。得

旨、甚當、有旨諭部。欽此。

十一月、查勘各屬河道溝洫事畢旋署。

飭修揚州府溝洫圩圍。

缺页

例奏明，請於抵逼之時先行支放，可無久貯虧損之虞。

十二月，常鎮一帶運河工程告竣，親赴查勘，收工畢旋署。

勸墾徐、海等處荒地。

畧云，徐海地方連年被水，田地荒蕪，仰荷
皇恩既不惜帑金開河洩水，又借給牛種，勸諭墾荒。
隆恩稠疊，爲爾民計資生之策，至周至渥。凡有地而力不能墾，及地多而力難盡墾者，查明借給牛

種銀兩。恐該地民人積歲被災、年年受賑、習於懶惰、不以耕鑿爲正業、反覺得賑爲便宜、均非自愛之道。示諭業主佃戶人等、各宜早購牛種、或自己耕作、或招佃傭耕、或種春麥、或種豆秫。目下雖覺費力、將來收穫必厚。地方官查明地畝、記檔入冊、明年下鄉查勘、如地無苗種者、定予責處、勒追牛種。總期田成美產、戶慶崇墉、庶不負

皇上嘉惠愛養之盛意。

飭緝澱湖積賊。

府君訪聞吳江縣時港地方、有積賊沈二和尚、沈九思兄弟、慣行窩賊、肆行無忌。又該縣白莊地方漁船、大半爲匪人指爲小梁山。有渭字圩、稱字圩、馬家蕩、北乙圩、小和圩、漁船甚多、前多犯案。渭字圩有沈寡婦、名爲光棍小姐、結交馬快刑房、各相包庇。府君以印汎各官、果肯實力協拿、何至全無獲報。飭該營縣密往拿究、以安民生。倘再回護、定即從重叅辦。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府君六十四歲。

正月、

恩賜

御書福字、並鹿肉、狍肉、獐肉、野雞等物。

查勘常熟、昭文、松、太一帶塘工、并巡歷河海地方。

是月、六妹生、後適兵部尚書錢塘陸公宗楷子之

紫。

奏明將通州新漲沙田歸蘇州普濟各堂公用。

蘇州舊設有普濟、育嬰、廣仁、錫類等堂、養育貧

獨遺嬰、需費浩繁。歷任督撫或撥官產、或留灘地、以供經費、均經奏報有案。嗣因收養漸多、經費不敷、前撫將通州新漲如意沙田、行令撥歸各堂濟用、而本地豪民把持佔據、尚未撥給。府君委員勘明、除附近民業者聽民陞科執業外、餘田盡撥入堂中。又通州、崇明界尚有新漲玉心沙、沙田兩邑民人互爭、並查明、議令將玉心沙田亦歸作堂中公產、尋并奏明。

二月、檄飭海塘道種甘柳、白楊、以護塘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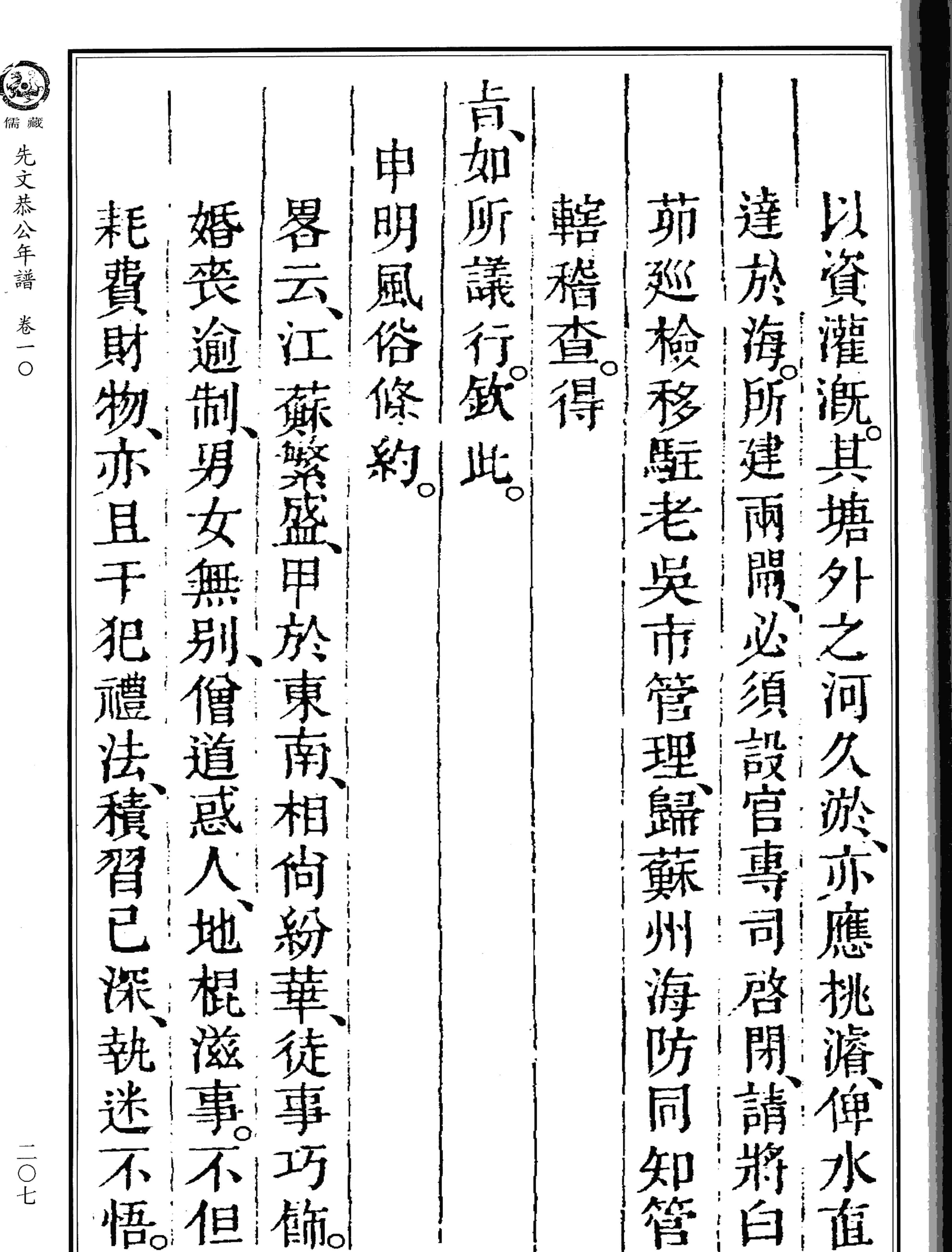
松江、太倉、蘇州所屬州縣地方，沿海築有各塘，專防潮水爲患。府君歷見海灘所生之草，名曰甘柯草，根盤結，枝葉叢生，且性柔弱，隨波上下，潮水至此不能起浪。又有枝楊名曰白楊，種地即生，柔條用繩紮結，儼同竹籬，可以隨波起立，不致與水激怒，均屬以柔制剛之策。飭屬當此春融，應於海塘根地廣爲分種，以作護衛塘身，自然受益。尋並奏明，得

旨嘉獎。

三月、奏請疏濬海口。

畧云、蘇、松一帶田疇全資水利、太湖爲諸水滙聚之區、水由東趨、下洩於海。蘇州府屬之常熟、昭文二縣東北濱海、向有海口二十餘處、内地雨多、則水由各口歸海、雨少則潮水由口引入、以資灌溉。乾隆十九年、因防海潮、沿海築土塘一百十餘里、所有海口止留數處通潮。海口最大者如白茆河、徐六涇、皆諸水出海之尾閭、原議築塘、後如遇内水異漲、仍開壩以資宣洩。而

塘身甚寬，壩口堅厚，臨時難於開通。其餘小口、支河港汊，宣洩有限，常昭及上游各縣均受其患。當據士民稟懇，開通海口，以救旱潦。飭該府廳查勘白茆口、徐六涇急宜開通，方可洩水，而海潮湧入，亦宜防備。查白茆口、徐六涇之上游各有石閘一座，每座兩洞，本防海潮，今築土塘，閘已無用，應將此二閘移於土塘開壩之處，用板啓閉。如內水漲溢，則啓板以洩內地之積水，以刷外河之潮沙。倘內地需水，亦可啓板引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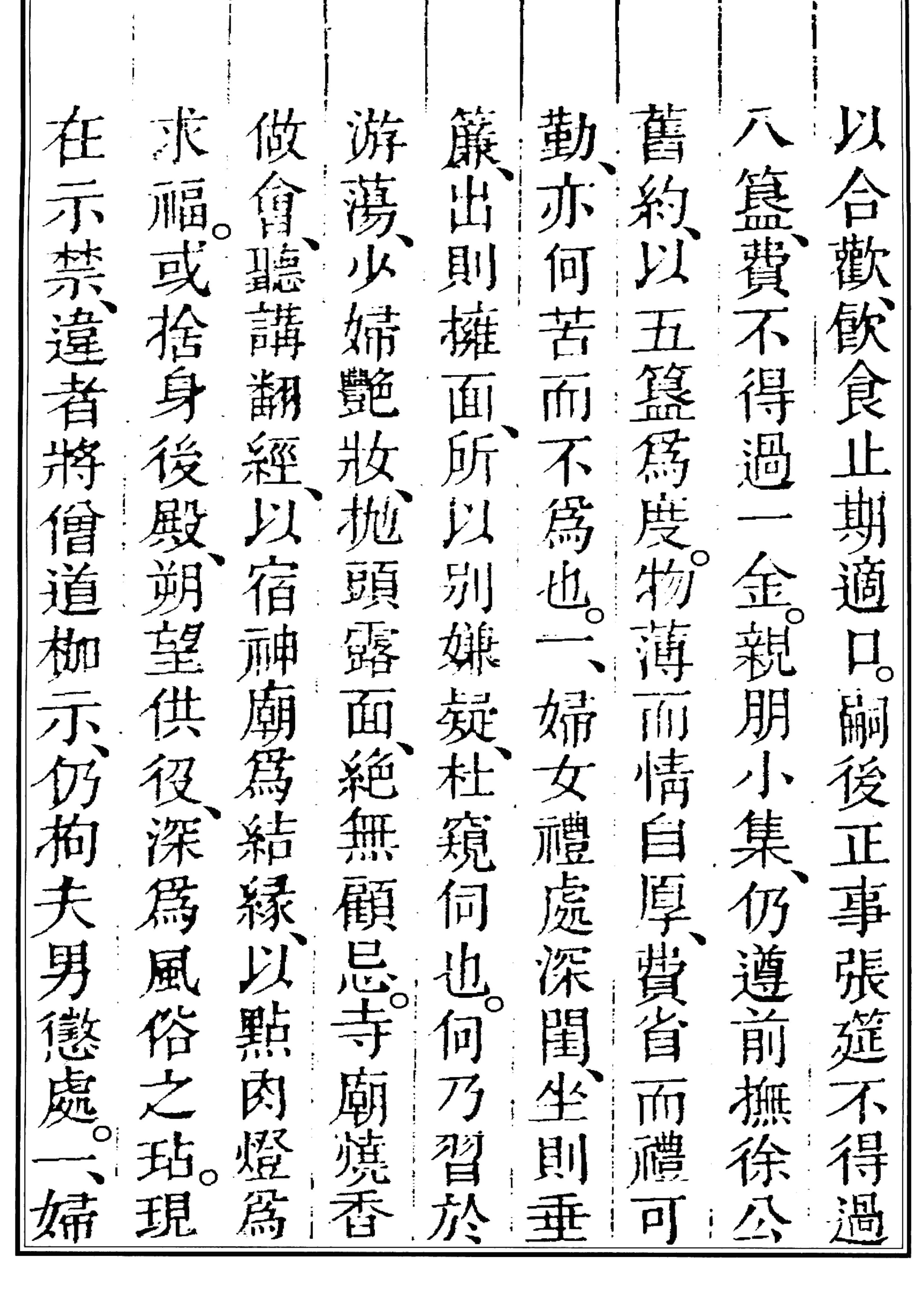
以資灌溉。其塘外之河久淤、亦應挑濬、俾水直達於海。所建兩閘、必須設官專司啓閉、請將白茆巡檢移駐老吳市管理、歸蘇州海防同知管轄稽查。得

旨、如所議行。欽此。

申明風俗條約。

畧云、江蘇繁盛、甲於東南、相尙紛華、徒事巧飾。婚喪逾制、男女無別、僧道惑人、地棍滋事。不但耗費財物、亦且干犯禮法、積習已深、執迷不悟。

今就其甚者酌立條約，以維風俗。一、嫁娶惟應及時，奢侈徒耗物力。自行聘以及奩贈，嗣後富者聘幣不得過八端，奩箱不得過六隻。有餘之家厚贈壻女奩田妝資，更有實濟，繁文可從節省。貧家聘奩，各隨力量，何在炫耀美觀。一、喪葬大事，重在附身附棺，尤在致哀盡禮。嗣後喪葬不許有佛戲出殯，不許多用紙器。厝棺不得過三年，有子孫之親棺毋許火化。寧戚毋易，寧儉毋奢，孝子順孫，豈在繁文之美觀哉。一、宴會所



以合歡飲食止期適口。嗣後正事張筵不得過八簋、費不得過一金。親朋小集、仍遵前撫徐公舊約、以五簋爲度。物薄而情自厚、費省而禮可勤、亦何苦而不爲也。一、婦女禮處深閨、坐則垂簾、出則擁面、所以別嫌疑、杜窺伺也。何乃習於游蕩、少婦艷妝、拋頭露面、絶無顧忌。寺廟燒香做會、聽講翻經、以宿神廟爲結緣、以點肉燈爲求福。或捨身後殿、朔望供役、深爲風俗之玷。現在示禁、違者將僧道枷示、仍拘夫男懲處。一、婦

女惟宜端莊潔淨、不在華服艷妝。何乃衣裙必繡錦織金、釵環必珍珠寶石。販豎肩挑之輩、妻女亦皆綢緞金珠。奢靡日甚、焉得不貧。地方官所宜隨時勸戒。至鄉僻貧婦、夏間不著衣衫、男子不穿衣褲、止著圍裙、此非儉素之故。地方官見有此等、量責示懲、婦女則懲其夫男。一、僧尼身入空門、六根清淨。江南僧人擁有厚資、飲酒食肉、賭博姦淫、估奪計騙、無惡不作。婦女燒香做會、出入寺廟、皆由僧道煽誘騙財。將佛經編

作戲劇、儆同優伶。嗣後責成僧道官稽查送究、徇隱連坐。一、境內每有光頭之徒、或遇民間喪葬聚衆攔截、動稱有礙風水、逞意索詐。或遇孀婦再醮、索分財禮。民間昏嫁、攔索過橋入村規禮、名曰喜錢、實同訛詐。至於海濱豪强結成黨羽、或衣服一色、或同佩一物、創立黨名、生事打降。地方官應嚴諭保甲、查拿究處。一、訟棍唆誣、衙蠹索詐、著名者現在查懲。惟是此輩害人、亦因人情好訟、故得逞權播弄。士民果有眞正寃

枉、惟當據實列告、不必裝點。其些小不平、聽人勸處、何必駕詞上控。片紙入官、即受訟棍胥役諸般嚇詐。和鄉黨以息爭訟、解仇忿以重身命、聖諭廣訓、深切著明。果能人人皆作此想、自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何至甘心受嚇索把持之計歟。

一、三吳賭風甚盛、爲害亦烈。現在查拿、不過小賭、其眞正大賭、皆紳士富戶深居密室、或吏胥包庇、役不能拿、人不敢問、輸贏動至千百、豐裕生涯、瞬歸消乏。更有同夥輸銀、出首訛索、甘心

愛詐，構訟不休。此後各宜早絶貪念，自杜禍萌。
閭因賭而破家遭刑，爲盜犯姦者不少。窩娼節
以誘賭，賭場無非賊窟。犯者，地方官從重治罪。
一、江南媚神信鬼，錮蔽甚深。每稱神誕，技巧百
戲，清歌十番，檯閣雜劇，陳設扮演。更有投身神
廟，名爲執役，首戴枷鎖，名爲赦罪。男女奔赴，人
人若狂，所費動以千計，一年常至數會。至於擁
擠踐踏，爭路打降，每釀事端，又不止耗財已也。
鄉民信鬼，疾病專事巫覡，破産不惜，身死之後，

反至衣棺無出。愚妄至此，殊可哀也。以上十條、一面臚列告誡，一面嚴飭稽查。願我士民父兄，戒其子弟、夫男戒其婦女，明禮紳士身先作則，式化鄉閭，於風俗有厚望焉。

申論以時出借社穀。

略云：社穀例應春借農民，以資耕作。江南社倉，弊竇甚多。社長奸良不一，奸猾者通同書役私借，圖利分肥，借還不實，漸至虧缺。殷良者既不肯通同書役舞弊，借給窮民，多不肯還。社長寧

可收貯、㸃賠息穀、書役衙以捏名私借、藉端挾制。是社倉竟無接濟之益、徒有追呼之擾。上年指明積弊、通飭清查、而未完者尚多。如竟不出借、不能生息、一年所耗、無從添補。是因一二奸頑之社長、致殷艮者受虧賠、因一班奸徒之不還、致窮農無接濟、未免因噎廢食。復爲廣咨博採、酌定條規、飭屬及時出借、秋後加一還倉。地方官務須體察約束、力矯前弊。

奏明搜挖蝻子、給錢收買。

畧云、江南地方夏秋蝗蝻爲害、淮、徐、海最甚、江寧、揚州次之。飛蝗過境、遺孽猶多。凡有蝻子之土、皆有細小孔穴、可以識認挖取。去冬委員搜捕、給錢收買、每蝗子一升給錢十文、江浦、高淳、六合等縣收買甚多。淮北各府州縣、上年飛蝗過境之地、又招集老幼搜挖收買。時將入夏、蝻子漸次出土、飭屬廣行搜挖、務期淨盡、不成飛蝗、乃免爲害田禾。得

旨嘉奬。

四月、蘭森舉次孫女、後適直隸霸昌道熊公恩紱子方受。

奏請移駐松江府防海廳員。

江蘇濱海地方塘工最關緊要、府君親勘、查得松江海塘三百餘里、太倉海塘五十餘里、海水高於內地、在在危險、全仗土塘捍衛。松江自金山至上海三百餘里、止有海防同知一員駐劄柘林、防護難周。查金山衛、川沙營係近海要地。府城有董漕同知、糧捕通判、水利通判各一員、

奏請將柘林海防同知移駐金山衛、專管華亭、金山海塘、兼華、金、青三縣捕盜、緝私、水利事。水利通判移駐柘林、專管奉賢海塘、兼奉、婁二縣捕盜、緝私、水利事。蘆漕同知移駐川沙城、專管上海、南匯海塘、兼該二縣捕盜、緝私、水利事。糧捕通判改爲管糧通判、仍駐府城、專管糧務。則海防皆有專員、易於周到、四廳各有職掌、均無虛設矣。得

旨交部議。

五月、奏明拿究治平寺淫僧葵石等治罪。

蘇州治平寺舊爲清淨古刹、後分住應付僧二十二房、各買邨戸爲施主、名曰門徒、每年收取經懺銀米、視爲恒業。將佛經編成歌曲、絲竹彈唱。復敢造爲曲室窄衖、藏姦婦女、競爲淫樂。府君密訪得實、委員勘明路逕、密往查拿、現獲婦女及衣飾奩具甚多。研究葵石、戒愚、始岳、裕文、月心、萬安六僧、或姦佔寡婦弱女、或雞姦幼徒、實屬淫縱不法、應照例擬軍。又瑞芳、碧蒼、青法、

德佩、泉谷、見先、湛一、成覺、恒學、雲岩等十僧、均各姦宿婦女尼姑、照例應予枷杖、仍先枷號寺門。此外未供姦宿之僧、平日通同隱庇、均屬葷酒不法之徒、各勒令還俗。治平寺舊有石湖草堂、本屬名勝、將一切小房密室拆毀、查出各僧貲財共二千三百餘兩、即以供拆修之費。另招焚修戒僧住持。隨將拿究緣由具奏、得

旨、此舉甚是、但淫僧處治尚輕。裕文等六人俱着鎖拿解京、刑部請旨。欽此。後將葵石等改發新疆爲

奴餘照例辦理。

六月、奏請准將麥石抵還民借牛種銀兩。

署云、淮、徐、海地方河道開通、涸出荒地、荷蒙

特恩借給牛力籽種、廣資耕種、現已盡行墾種、各處

麥已稔收。原借牛種應分三年繳還、計本年秋

後應還銀六七萬兩、民間自必出糶麥穀還官。

若就此時麥價、聽民先以麥抵還、於民甚便。值

隸夏麥失收、

皇上廑念民依、分廠平糶、不限米數。現在江蘇預籌

買米解京接濟，請於此時令民各照時價以麥抵還所借牛種，有不能全完麥者，秋後亦照時價以粟穀抵還。貯於沿河地方，咨詢直隸何處需麥，即僱船運往。得

旨嘉獎。

七月，華去總督銜，仍華職留任。

山東魚臺、金鄉等邑各有飛蝗，有司謂自淮、徐飛往，府君坐撲捕不力，部議華職留任。得

旨：陳宏謀非尋常徇庇可比，着革去總督銜，仍照部

議革職，留巡撫任。欽此。

八月，檄飭淮、徐、海各屬桉辦溝洫圩圍。

淮、徐、海各屬地方飭經開河洩水，並借給牛種，廣行耕種，皆已有收。府君恐前所開築之溝洫圩圍或未能普徧，或淺小壅塞，或水過沖坍，正須及時辦理，方可永除水患。飭府督屬徧歷相度，將各鄉溝河桉續挑挖寬深，縱遇水大，皆足宣洩，以收溝圩之益，以廣田疇之利。

九月，堂弟鍾琛舉於鄉。

鍾琛爲叔父怡亭公長子，自幼隨學官齋，後從
范浣浦先生學於粤東書院。是年得舉於鄉，府
君聞之喜甚。

恩賜
御製盛京賦，清漢篆書各體六十四卷。
兼署兩江總督印務。
十月，檄飭蘇、松等屬築圩開河。
畧云：蘇、松、常、鎮、太、通等屬素稱澤國，湖蕩相連，
保護田疇全藉圩堤完固，而宣洩灌漑又賴

港深通。本年據青浦、吳江、震澤、新陽、華亭、奉賢、婁縣、金山、鎭洋各縣，稟請挑河築圩，均經批行辦理。嗣值連次大雨，上元、江浦、六合、溧水等縣圩岸未加修築，即多潰決，亟宜乘此秋收之後，勸民修葺，不可視爲緩圖。飭行各府轉行所屬地方官，徧歷各鄉，將境内應築之圩、應挑之河，分段計工，合力挑築。挑河之土即以築圩培岸，仍設涵洞，以備蓄洩。

是月，奏請

陛見、未蒙

允准。

入武闈主鄉試、取中武生　等六十三人。

十一月、奏賀西土蕩平、阿集延、拔達山諸番歸誠、

將逆酋和卓木、霍集占兄弟擒獻、大功告成。

恩賜墨妙軒法帖四卷。

恩賜樂善堂全集定本二函、又

御筆墨刻一分。

十二月、奏進

聖德格
天武功告成頌。
恩賜
御書福字暨鹿肉、狍肉、野雞等物。
卸兩江總督事。

先文恭公年譜卷十一

男鍾珂敬輯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府君六十五歲。

正月，奏陳武闈考試事宜。

畧云，武場與文闈並重，現在內外場諸弊肅清，其中尚有應行斟酌變通者，謹條列陳奏。一、馬箭例射三次，後復射地毬一次，事涉重複，徒稽時日。似宜改馬箭試射二次六箭，再考地毬一箭，總以中三箭爲合式，已得驗其所長，而時日

不致廹促。一、步射箭靶例以五十步爲率、立靶太遠、士子止求到靶、望高而射、不顧架勢撒放、未足以分優劣。因此又考近靶、殊涉重複。查營伍射靶皆以二十五六步及三十步而止、武闈似亦可照此較射、以六矢中二矢爲合式、則試官得從容考較矣。一、馬步箭弓力向無定式、士子多用軟弓、均不得力。似宜酌定、步弓以五力爲率、馬弓以三力爲率。加重者更足以見其所長、其不及五力、三力者不准合式、則挽强有力、

而軟弱者不得濫厠矣。一、內場已改試一論一策、極爲得中。康熙年間增入論孟出題、而於武經則專取孫、吳、司馬法三書。至策問無非兵制、陣法、選將、練兵等事、其典制故實、雖文生應試、尚難一一條對。向來對策、非鈔襲即雷同、懷挾之弊亦因此而起。似不如將策刪去、止試論孟、武經二論、已足見其所長。惟

殿試仍用策問。一、武闈在於十月、天氣已寒、士子入場、率帶重裘厚褥、此中夾帶、搜查難盡、其代

倩、傳遞、越號則又多在夜間。今如刪去策問、止須天明出題、未昏交卷、不許給燭、事在白晝、巡查瞭望、不難禁防矣。一、外場所取、除單雙好字號外、尚有平等合式之卷、實爲多而無益、頗費防閑。莫若止許選取雙單好字號者入場、其合式平等者概不准入場、則人數既少、人人有望中之心、代倩諸弊更易肅清。一、向來應試生童止就武經擬題、宿搆文字、鮮有熟讀武經者。今請考試武童作論孟一首、暫免作武經論。先令

默寫武經三書一章或數段約以三百字爲準、錯誤及寫別字者不取。則士子習武、必先讀武經、及入學鄉會試、自無不講解武經之人、亦循名責實之一端也。得

旨交部議。嗣議分別准駁。

赴治平寺、上方山、寒山、花山查勘工程、畢旋署。

檄示保全節義。

署云、婦女節烈、關係倫常、令與旌揚、莫先節孝。三吳惡習、婦女守節、親族或垂涎田產、或圖得

嫁貲，或指看顧之戚屬，爲有姦，散布浮言，唆使邁姑出名控告，多方逼逐。因此失節者不少。風俗惡薄，實堪痛恨。婦女以名節爲重，守節以完貞爲美。固有心如鐵石，雖經挫折之苑靡他者，此等節烈原不易得。其中人以下，必須保護而後成其節，不受摧殘而後終其身。守節固難，完節尤難。惟望爲節婦者，守内言不出，外言不入之訓，律己嚴正，毋招外侮。爲親族者，各加憐愛保全，不可心懷厭嫉，計生逼辱。地方官尤宜爲

之主持保護。崇節孝所以重倫紀、厚風俗所以

廣教化、宜熟思之。

挑濬宿、邳黄墩湖河溝。

宿遷、邳州連界之黄墩湖、兩面河堤、中間窪下、

上游白山河、舊城河一帶之水注此、並無去路、

歷來受淹成災。府君委員查勘得黄墩湖北自

萬家莊起、至皂河止東自運河埝堆起、西至舊

邳城五工頭止、下游形如釜底。前歲幸將安家

閘座移建下游、又於湖中挑河開溝、是以連年

高地皆得豐收。現又添挖支河、下游之河自有會歸。更飭令下游鄉民將窪地按莊度其地勢、開池蓄水、所挖之土卽可培墊宅基。又多開支溝、由支達幹、歸注於河。宿境積水、緣自民便閘至湖水閘止。堤裏舊有河身、間斷淤塞、致水阻遏、亦應開挖深通。所挑之土加幫堤工、使湖內水大、得以暢流。今民便閘裏身亦有數十丈淤淺、應倂挑通、則水有所歸、永無妨碍。均飭府查勘、及時挑浚、以備蓄洩。

二月、檄行催徵錢糧、無分大戶小戶。

催徵錢糧例無分大小戶、均應按額徵輸。江蘇各屬徵收向多先催大戶、緩催小戶、或視小戶爲數無幾、不復查催、年復一年、積少成多。而大戶應完數多、一時不能擬納、寧出銀押比、名曰聽賣、又將田糧詭分飛灑、變爲小戶、催比不及。是以歷年無不欠之戶、實爲陋習。府君先經奏明飭禁、時屆開徵、恐各屬仍蹈故習、再飭遵照。先發易知單、責成里保傳催、各自完納、不必出

票。總於歲內奏前完繳，實力奉行，以免積惰。

三月，奏請重刊

御選唐宋詩醇。

署云，詩本性情，道存風雅。我

皇上特命鄉會場增試排律一首，天下士無不諷習

聲詩，和聲鳴盛。而諸生平日講肄詩律者甚少，

不過購唐人試帖近光集等書以供應試，未足

爲詩學之根柢。伏讀

御選唐宋詩醇，萃兩代之菁英，集諸家之傑作，一經

聖王品評、永爲千古定論。懇請重刊通行、以廣流布。
各省願刊者陸續刊行、有裨文教。得
旨允行。
赴蘇、松、太各屬查驗應挑各河、并督辦鎮洋、寶山
海塘工程、畢旋署。
四月、奏請
陛見、得
旨、不必來。欽此。
查勘常州、無錫、寒山、靈巖一帶

行宫工程，又巡查宿遷皂河、長城舖及豐、沛、韓庄一路，由淮揚旋署。

五月，巡視淮、揚、徐、海一帶地方。

時洪澤湖水勢盛漲，各河宣暢通流，惟六塘河形勢險要，府君委員備料，預爲防護。海沭新舊各河均已疏通，可以漸流歸海。黄水盈堤，在在皆險，南北兩岸料物均有積備。連日雨勢甚大，上游之水洶湧而至，碭山南岸、銅山北岸，水皆平堤。並飭地方官協同河員添叠土埝防護，不

致漫溢。蘇家山、石滚壩過水二三尺、府君飛往徐城會同安撫查勘、北岸得保無虞。惟臨時搶築土埝、恐難抵禦大汛、并與河督會商、將低窪堤頂加埝堅築、以備秋漲。至秋收後尚有溝洫應行推廣增添者、督令接續挑濬。多一溝即多洩一溝之水、各溝寬深一尺、即早洩一尺之水。

尋將查勘情形具奏。得

旨、覽奏俱悉。欽此。

加築六塘河堤岸。

六塘河上承駱馬湖諸水，爲衆流歸海之幹河，水勢洶湧，南北兩堤最關緊要，臨汛專員駐工防護。府君查見兩岸在在有水溝浪窩，單薄危險。北岸之陶家莊、李家莊、湯家莊堤工殘破爲甚，南岸亦復不少，委員會同地方官及早幫築堅固，以防汛漲。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蘭森散館授職編修。

六月，由淮、揚、徐、海查勘事竣旋署。

七月、奏請移清河縣治於清江浦。

清河縣治逼近黃河、向無城垣、河高於地、惟恃土堤保障。時值河水盛漲、日漸北趨、勢甚危險、晝夜搶護、始保無虞。地方官屢有移設縣治之稟。府君查有對岸之清江浦、爲總河駐劄之所、南北要衝、亦屬清河境地、奏請將清河縣治移於清江浦、差務河工均有照應。該地南賈雲集、有知縣彈壓、亦於地方有益。其清河舊治酌撥管河廳員駐劄修防、保護居民。

八月、赴江寧入文闈辦理鄉試監臨事。

議奏增設江寧藩司、移駐安徽藩司於安慶。

先是奉

旨、以江蘇向止一藩司、錢穀般繁文案委積、安徽藩司駐劄江寧、所辦仍屬上江事件。擬將安徽藩司移駐安慶、而於江寧增設一藩司、分轄江南北各府州。著督撫議奏。至是府君會議、奏請增設移駐。

申飭各州縣書吏抽匿案卷之弊。

畧云、衙門大小事件均以案卷爲據、案卷均有書吏承行。定例、州縣交代時、將任内案卷毋論已未審結、均粘連蓋印造册、移送後任查核。江南各屬自理案件俱不造入交代、平日任承攜回私室、以致抽匿買銷、無弊不作。書吏專起滅之權、訟棍遲播弄之計、皆由於此。行司通飭各屬申明定例、毋論自理、上行案件、均責成經管書吏隨時編聯鈐印、造入交代。倘前任官不將案卷移交、及接任官不照例催取、均干叅咎。

九月，會奏江蘇藩庫耗羨存公各項並無侵虧。

江蘇藩司蘇崇阿稟報，司書侵虧藩庫耗羨、存公二項銀共七十七萬餘兩，又酌留備公、兵餉附貯各項下俱有虧缺，并指爲書吏侵蝕。

欽派大臣來蘇會同督撫查辦，稽核冊籍，嚴訊書吏。

其所稱虧缺耗羨、存公二項，緣藩庫冊内收放款項多有此增彼除、借款歸款，頭緒繁多，必須

通年滾算。蘇藩司以借款爲彌補虧缺之弊，歸

款爲將來影射之弊，將庫貯與奏報數目比較

不符、不許抵兌歸還、即指爲侵蝕。確據書吏畏刑妄認。查錢糧收放有無弊端，總以庫貯實數爲準。盤查司庫實貯無虧，實係蘇藩司分年截算，以借動撥還之虚數，任意合併，指爲侵蝕。又所稱虧缺酌留各項，或因應支之地丁不敷，歧動有案，或因借支各營災餉、解還後又借作災賑，或因借支標餉、扣發參差，致有溢放溢收。是蘇藩司指侵各款俱屬全虚。府君會同奏明，得旨、有旨諭部。欽此。

弟慶枚生、明年以疾殤。

不孝鼎第三男蘭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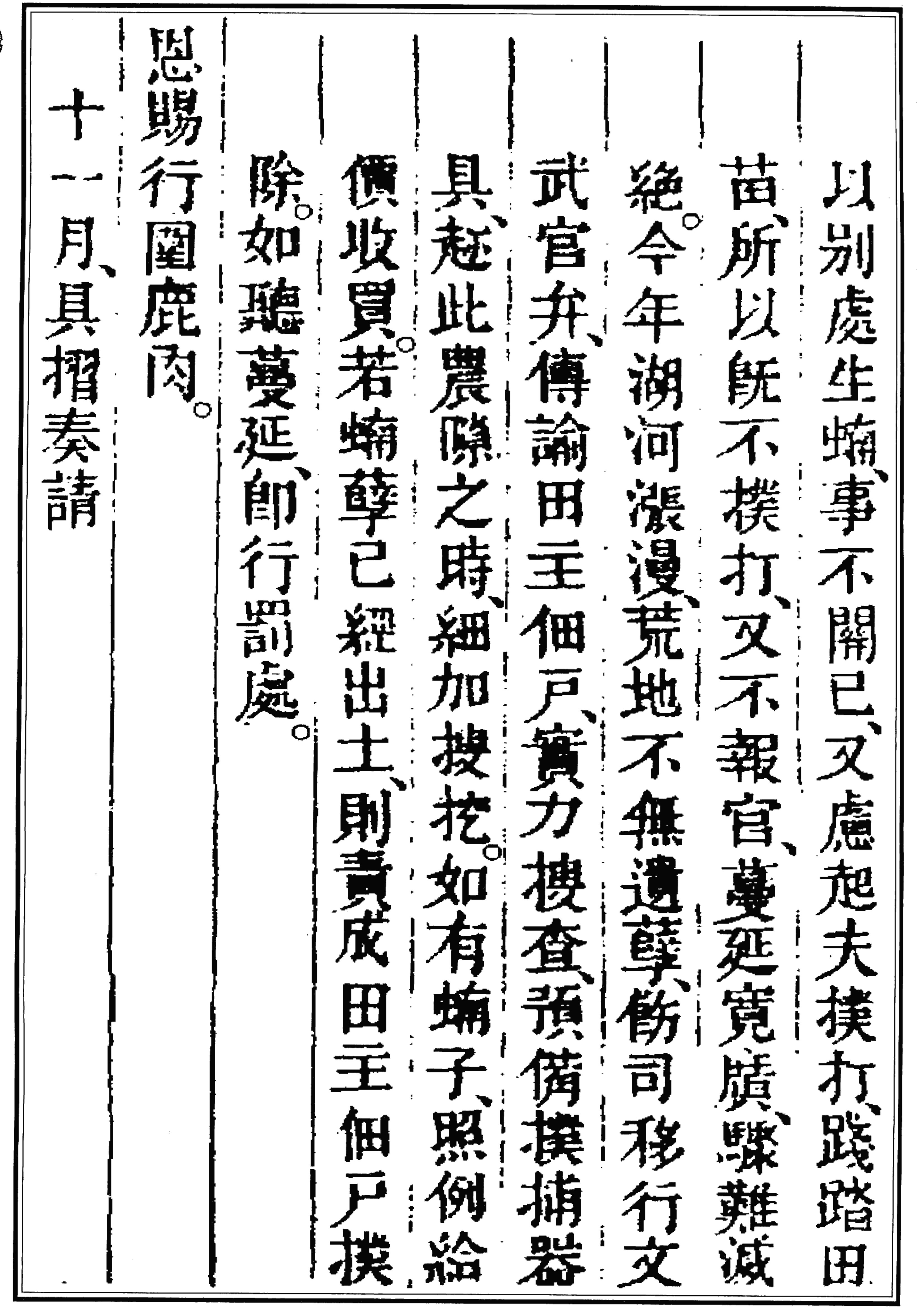
檄飭浚築蘇松等府圩河。

江蘇松、常、太、通等屬濱海臨江、湖蕩相屬、全賴河港深通宣洩。低窪地畝則須圩岸完固、方資保護田禾。所有應行修築者、雖用民力合作、尤應地方官督率責成。府君先經會飭查辦、今年麥禾豐收、此其明驗。然尚有未及浚築之河圩、應需加修、乘此秋收豐稔、刈穫之後、正宜早爲

查辦。飭府通行各屬查明確估，於冬令水涸時興工，價辦完竣，不得苟簡減少，亦不得需索耗費。

十月，檄飭田主佃戶搜挖蝻子。

蝗蝻損傷田禾，爲害甚鉅，官員搜捕不力，叅處綦嚴。捕蝗條規，久已頒行。府君行令設廠收買，按升給錢，杜患未然，事半功倍。復以土地寬廣，蝻在土中，難於辨識。卽日地氣和煖，蝻子出土，形如螻蟻，此時撲除，自易滅絶。而地主佃戶或



以別處生蝻、事不關已、又慮起夫撲打、踐踏田苗、所以旣不撲打、又不報官、蔓延寬廣、驟難滅絶。今年湖河漲漫、荒地不無遺孽、飭司移行文武官弁、傳諭田主佃戶、實力摟查、預備撲捕器具、趁此農隙之時、細加搜挖。如有蝻子、照例給價收買。若蝻孽已經出土、則責成田主佃戶撲除。如聽蔓延、卽行罰處。

恩賜行圍鹿肉。

十一月、具摺奏請

陛見。

署云、臣復任江蘇已經三載、力微任重、竭蹶
勝、必得親聆
聖訓、始有遵循。今淮揚賑務已經就緒、民情安帖。督
臣現往江西、擬俟督臣回署、將撫印移交署理、
即行束裝赴京、叩覲
天顔。得
旨、言非出於誠、不必來。欽此。
十二月、奏懇加賑淮、揚、徐、海所屬被災較重貧民。

署云、淮、揚、徐、海所屬被水地方已蒙

天恩撫卹賑濟、自十月起至次年正月止、陸續給賑、

均已得所。惟二月至三月尚屬青黃不接之時、

民食仍艱、仰懇

聖恩、將被災較重之阜寧、安東、桃源、高郵、泰州、興化、

寶應七屬極次貧民加賑兩個月。次重之清河、

鹽城、甘泉、睢寧、海州、沭陽六屬極次貧民加賑

一個月。仍以折色散給。得

旨、有旨諭部。欽此。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府君六十六歲。

正月，具摺復懇

陛見。

略云：竊臣力小任重，謬誤日多，兩次奏懇入

覲，未蒙

俞允，依戀倍切。此實一縷血誠，并非循習舊例。而素

性迂拙，文辭淺率，不能傾寫私衷，復致未邀

聖鑒，寢食靡寧。今於本月十一日帶印起行，巡歷淮

揚地方，距京甚邇，擬俟督臣回省，即交印赴

闕恭聆
聖訓。奉
上諭、據陳宏謀奏請陛見、已於本月十一日起程一
摺、殊屬不必、摺內已批諭矣。現在高晉回南查勘
下河諸事、朕令其會同陳宏謀一體商辦、是該撫
現有應辦之事。且開歲卽屆南巡、相見不遠、何必
於此時汲汲赴京。朕從前所謂言非出於誠、亦卽
爲此。伊在督撫中尚屬能辦事、而生平好名習氣
始終未除。若從此自加淬礪、雖遠任封疆、不啻日

侍左右、其遵朕訓誨已多。不然卽一歲數見、亦何益耶。伊卽來京請訓、朕亦别無可訓示之處。著傳諭該撫、於何處奉到諭旨卽回。欽此。

是月、蘭森舉次孫元熹。

飭查掩瘞蘇城朽棺。

蘇城六門外暴露棺骸甚多、錫類、廣仁等堂奉行不力、掩埋不盡。府君先經委員將暴棺骨罈分路查瘞、日久仍多未埋。查錫類、廣仁等堂皆撥有官産、每年收息、專爲施棺及收埋遺骸而

設。乃全不以爲事、竟屬虛設。飭司遴委耐煩佐雜、於各城荒僻等處挨查確勘、凡有暴露棺骸、逐一開明、責成各堂分頭掩埋、不得再有暴露。

二月、遵

旨保舉同知多福、鮑成龍、知州李世傑、知縣成邦彥、荆如棠五員堪勝知府。

奏請借項開濬常熟縣福山塘河、以利商民。

畧云、常熟縣福山地方爲江海出入要口。由福山塘抵縣三十餘里、兩岸支港七十餘道、水則

積潦由此出海，旱則引海入河灌漑田畝，兼通商船，乃裕民通商之要道。祇因潮沙淤積，歷係縣民自行開浚。今復淤積，舟楫難行，民田莫資蓄洩。但仍用民力，通縣派夫，心力不齊，爲時遲緩。相應奏請借動公項，發縣督率在籍紳士經理，及時興工挑浚，期於一律深通，不令胥吏經手。所借銀兩按照出夫田地，分兩年徵還歸款。

得

旨，如所議行。欽此。

奏明開挑邵伯金灣壩下河道，以暢河流。

署云：金灣壩上承諸湖之水，爲歸江要道，壩下引河仍滙入金灣六閘。河内宣洩不暢，且易淤阻，應於金灣壩開新河一道，俾減下之水直捷注江。又董家溝等三壩壩底尚高，亦應改低三尺，與芒稻西閘之底相平，則尾閭更暢。復查南關等壩現議封土三尺，將運河東西堤修補防護，則高郵等湖水歸海之路既已節減，必應將歸江尾閭多方開展，以達其流。今金灣壩以下

既擬另開新河，其原設舊壩既小，亦覺背流，應請於壩北展寬十丈，俾得吸川建瓴，則洩水更多。又迤下東西灣地方舊設滚壩，引河短促，水易噎流，應將西灣壩下引河取直加挑，至太平橋始與東灣合流，方爲有益。再迤下鳳凰橋引河由廖家溝歸江，日久間有淤淺，亦應挑濬。而董家溝壩面均應酌量展寬，壩下引河凡有高仰淤積，均挑寬深，則歸江自暢，而車邏東汪之水自少。請動運庫銀兩，委員承修興工。得

旨、諸凡皆妥、如所議行。欽此。

由淮、徐、揚州一帶旋省。

三月、赴常熟、昭文、寶山、上海一帶查勘河閘海塘、畢旋省。

四月、奏陳調劑錢法事宜。

蘇州商賈輻輳、使錢最廣、而攙用小錢、每百多至一二十文。以致各省私錢皆運至江南、希圖攙用獲利。府君奏明、飭屬遵例示禁。除京墩小錢及古小錢仍准攙使外、凡砂板、剪邊、鵞眼、無

缺薄錢文、不許行使買賣兌換。有攙入私錢者挑去、均不准用。各私錢令民間隨時撿出、官爲收買、交局另鑄。寶蘇局有歲給爐匠工料錢文、并照時價收買、不許爐匠攜錢出局、以杜夾帶。其錢即搭放官役、養廉、工食。民間制錢漸多、錢價不致昂貴、私錢可以杜絕。再、寶蘇局務向歸蘇松巡道總理、該道駐劄上海、距省窵遠。臬司駐劄同城、請改委總理、以專責成。得旨、如所議行。欽此。

恩賜紫金錠子藥一合。

前赴常州會同署督辦理秋審，并會勘新開揚州金灣閘引河閘壩，收工畢，旋省。

五月，奏明籌辦下河水利。

畧云：揚州府屬下河各州縣境支港及田間積水，俱滙入串場河，北流於鹽城境內之石礎、天妃等閘歸海，道遠紆回，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是下游被淹，固宜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澇，亦當籌其去路。閘下舊有引河，

不可不加疏治。查范公堤綿亘六百餘里，串場河南北向建石閘，每閘均有引河，專爲洩水歸海。嗣因洪湖水由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水未到閘，地已被淹。今南關等壩既已封土，金灣復又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全局。現在鹽城之石礎、天妃閘引河歸海，宣洩甚暢，又興化之白駒、青龍、大團等閘引河亦經奏准挑濬，閘水現由外邋，頗資宣洩。其迤南之丁谿、小海，迤北之上岡、北草堰、陳家沖等五閘未及深濬，年

來水漫沙停，漸成平陸。若將丁溪、小海二閘引河疏濬深通，再開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等三閘各引河疏濬，亦另開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庶不致有倒灌之虞。蓋積水之區多得一尺去路，即可早消一尺積潦，並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五閘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漸見沮洳皆成沃壤。得

旨，甚應行之事，妥協辦理可也。欽此。

奏明，恭案宜就近變通，以昭慎重。

署云、各省叅案無論官之大小、俱由州縣審明、定擬轉解、其於叅員或舊本寅好、或分屬上司、供吐狡展、情事游移、未免遲回。請嗣後被叅文員同知以下、武員遊擊以下、遴委府審。如文員係道府、武員係副叅、經委道審。仍由兩司覆訊解院則職分相臨、不能狡展、實情易得。至被害及經手各犯緊要証佐、自應解省、餘多無辜、一入叅款拖累不已、請先委府道質明、將無罪輕罪者分別保釋、止帶重罪要犯至省。得

旨，有旨，諭部。欽此。嗣奉部議准行。

六月，赴清江浦會同署督審究閻大鏞一案，并與

河督會勘高寶一帶洪湖水勢。

七月，部議前在陝西巡撫任內濫行保舉通判張

廷桂，擬降一級調用，已經革職留任，應請革任。

得

旨，陳宏謀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册。欽此。

奏明籌辦三壩封土事宜。

畧云，洪湖水勢盛漲，五壩亦已過水四尺餘，其

壩下減洩之水滙歸高寶湖。據道廳等稟報水勢漸大、高郵南關各壩應照原奏開壩放水等情。當卽親赴勘查。五壩減下之水與上年相同、上年過水太早、以致下河被淹。今封土三尺、尚未過水、下河田稻極茂、再遲數日、卽可全獲。隨於封土之上又加高二尺、俾下注之水遲過一日、則下河已熟秋禾多收一日之益。並卽駐宿工所巡查防護、仍察水勢、如數日漸消、卽毋庸開壩。倘水勢加長、自當相機宣洩、開壩過水。得

旨、如此擔任、當爲下河之民感激汝等、嘉是之外、無
可批諭。欽此。
奏明高郵、甘泉兩汛東堤猝被風雨漫口情形。
府君駐宿高寶工所、往來巡防、見水勢日長、當
令廳營將車邏等壩開放。是月十九等日、陡起
西北風、大雨如注、徹夜不止。次日風更迅烈、兩
岸房屋樹木傾折、河水洶湧、平漫西堤、水激風
猛、全力奔注東岸、在在危險。高郵汛之攩單樓
及甘泉汛之腰舖、荷花塘、礙子頭、邵伯南廟、黑

魚塘等六處石土磚工各將石面掣卸數層、漫溢過水五丈至十餘丈不等。所幸漫過之水仍由南關、昭關等壩引河入洋馬蕩等湖、滙串場河入海。凡水所過、與民廬無礙。此次暴風非常、一面督率道府廳營將漫溢各工先行鑲做堵築、一面查明被風民人撫卹。當將情形會同河督奏明、並以未能協力搶護自請交部治罪。得旨、汝等何罪之有、但所奏未甚明晰、另有旨諭。欽此。嗣將漫口各工加緊修築、陸續完工、蒙

恩議敘加一級。

勘辦各屬窪田豁糧減則事宜。

淮、揚、徐、海四府州屬濱臨河湖積水難消之地、前經奏准勘明、分别減豁糧賦、必須與已經豁糧之坍荒、永沉、冬勘等項田地劃清界限、方免弊混。府君檄行司道委員履畝確勘、將應減應豁田地銀米造具册結呈送。其坍荒等田界址逐一劃清、豁糧者永爲瀦水之區、仍給本户執業。減則者聽民栽植菱蘆、均不准再行報災。

立捕蝗令。

前歲捕蝗不盡，府君預令鄉民將易生蝗蝻之地先期挑緝，官以米易蝻。是年蝗不爲災。

由高甘二汛工所旋署。

九月，奏請赴京叩祝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未奉

允准。

十月，奏明清釐司屬各庫墊款，請將歷任抵兑不清各員分别議處追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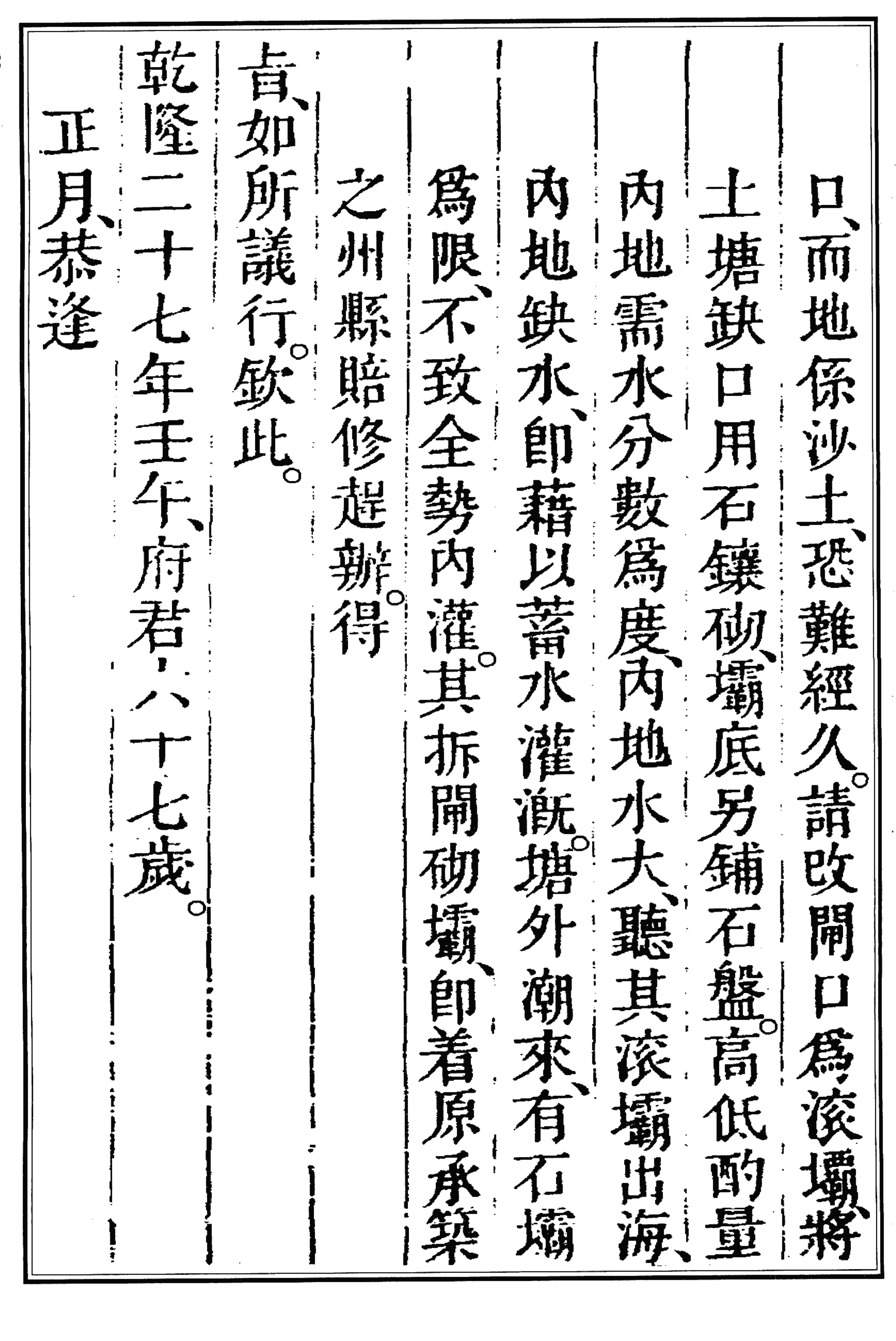
蘇州藩司庫項抵兑不清、先經府君會奏查審、
設局清釐。今查明、司庫借墊未歸銀九十四萬
餘兩、均已有着。此外屬庫應解司款尚多未清、
除例得抵兑者均入有着項下、其餘墊項均因
擅動溢支、悞抵悞解、失徵失查、以致懸宕、請着
落歷任各員賠補。至司屬庫項借墊勢所不免、
嗣後屬庫借款、詳司抵兑、核明准作收放、責令
司書登記。如無存款可抵、亦先准抵兑、俟本款
解到、在司抵清。限四個月、不許抵兑者咨叅議

處、暹至一年，照易結不結例革職。得
旨，如所議行。欽此。
十一月，恭遇
皇太后萬壽覃恩，府君授階資政大夫，先母楊太夫人
封夫人，不孝亦以蘭森官翰林封儒林郎。
恩賜行圍鹿肉。
十二月，奏明漕糧米色欠純，以備通融支放。
蘇、松、常、太各屬是年自十月以來陰雨連綿，至
十一月初旬始得晴明，農民刈穫，礱米完漕。因

稻熟久雨、米色不純、府君援例奏懇、准其、抵通另貯、先放俸米、以免久貯。得旨報聞。恩賜御書福字暨鹿、狍、野雞等物。文恭逢聖母皇太后萬壽慶典、恩賜貂皮五十張、大緞六疋。

奏明常、昭二縣土塘改閘爲壩、以資蓄洩。畧云、常熟、昭文二縣地居海濱、太湖諸水由此

歸海。乾隆十九年從太倉州境接築土塘一百餘里，止留小海口數處，其洩水之白茆河、徐六涇二口皆爲土塘築斷，水漲礙難開洩。前經勘議，將白茆河、徐六涇二口仍舊開通，將附近閘座移建塘口，隨時啓閉，內漲由閘口暢洩。年來田禾均得有收。祇因本年夏潮異常泛漲，又兼霪雨，閘口內外衝擊，閘石多有欹斜，例應賠修。臣親往勘查，塘內積水出洩不暢，外水乘潮而入，非人力所能抵禦，以致閘口受傷。即再增閘



口、而地係沙土、恐難經久。請改閘口爲滾壩、將土塘缺口用石鑲砌、壩底另鋪石盤。高低酌量內地需水分數爲度、內地水大、聽其滚壩出海、內地缺水、卽藉以蓄水灌溉。塘外潮來、有石壩爲限、不致全勢內灌。其拆閘砌壩、卽着原承築之州縣賠修趕辦。得

旨、如所議行。欽此。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府君八十七歲。

正月、恭逢

聖駕南巡，自蘇起行，查勘營盤道路、夫船，赴山東境

恭迓

鑾輿，面覲

天顔。蒙

恩賜

御製詩一章云：外吏中惟久，由來繁鉅勝。體予視傷

切，謂爾佈恩能。必有遠猷贊，寧爲苦節稱。金閶誠

富庶，返樸最相應。府君蒙

恩褒譽，感悚益深，即爲奏和，並

賜內廐馬二疋、紅呢羽紵緞等物。隨

駕到蘇、日

賜克食。

二月、奏陳再籌江海尾閭機宜。

略云、江南原係澤國、淮北、淮南衆水滙歸、民地

被淹、幾於十年而九。荷蒙

聖主指示機宜、發帑修濬、水有去路、昔年受水之區

連有收穫。中間仍不免偏災者、或因地窪難涸、

或因來水漸多。現在受水窪地、已蒙

恩豁減糧賦，留爲蓄水之區。其下游爲入江入海之尾閭，尚有應設法宣洩者。一、運河之積淤灘嘴宜加挑濬也。洪湖五滚壩水由高寶諸湖遞注於運河歸江，是運河宜於寬深。查運河大挑日久，積有淤灘，中泓雖深，而兩岸沙嘴土坡，河身日窄，一遇洪湖五壩過水，不數日卽至盈溢平堤。請將運河兩岸積淤灘坡盡行挑挖，期於一律寬深。所挖之土卽幫築兩岸淺薄之堤，則歸江更暢，東堤不至受險。至黄河倒灌，全在清口，

蓄洩得宜，隨時節宣也。一、高郵南關車邏壩基宜量爲擡高也。洪湖五壩過水，必由高郵南關及甘泉之昭關等壩東洩歸海。前經封土三尺，冀其過水稍遲，俾下河得收早稻。然諸湖之水勢不能禁其全不過壩，與其封土三尺，水到三尺，仍多漫溢，不如竟將二壩擡高二尺，則過水已遲，旬餘後即漸增，而壩下諸引河可以容納。且下河出水之路現在疏濬，是壩水之來路較少，去路已增，中間凡有圩岸河溝，聽民合力興

修、不至再費公帑。一、六塘河宜展堤容水也。六塘河受駱馬湖諸水歸鹽河入海，其間湖蕩相連，自小房子以下分爲南北兩河。築堤束之，湖水由永濟橋下注於河。自橋以下漸遠漸窄，兩堤單薄。應於橋下北岸五六里外展築遥堤，將此堤殘薄之處挖去數段，水到聽其自相挹注。河身寬廣，形同湖蕩，水有停蓄，庶南北兩堤均不受沖。一、海州歸海諸河宜加疏濬也。黄河以北河道均已挑濬，直通於海。新挑五圖河洩水

歸海，年來已受其利，但須再將尾閭挑通，乃能歸海迅速。如鹽河自南而北，向建石壩五處減水歸海，又添築草壩，止能運鹽，不能洩水。今應將草壩拆去，聽其水大由壩東注歸海。凡鹽河迤五壩下之引河、安東之民便河、舊鹽河、中間如有淺阻，一體挑浚，直截歸海，庶上游諸河均有入海之路矣。得

旨，軍機大臣會同尹繼善、高晉、陳宏謀議奏。欽此。嗣會勘湖河之水，以五壩爲來源，以江海爲去路。

而歸江多一分之水，即下河受一分之利。上年新挑之金灣壩引河滚壩寬五十丈，尚覺未能暢達，應再展寬，以河底十丈爲率。河身下游亦一律加挑。其六閘，鹽河向設南、中、北各二閘，河頭築堤，分爲三路，北閘爲運鹽要津，南、中二閘底較高，原係相機蓄洩，過水尚覺遲滯。應將北二閘仍留，以利鹽運，閘下土堤量爲接築加長，酌挑引渠，以順水勢。西灣滚壩照東灣一律落深三尺，並於西灣河頭酌挑寬深，以導引水

勢。即交道府、將工段立標恭候

聖駕順道閱視。再六塘河北岸之丁家溝河形勢灣曲、南岸之馬家河、鮑營河間段阻塞、均請量加挑濬。並請移駐同知、通判一員專任水利修防事務。得

旨、所議甚合朕意、應如是者。欽此。

恭進校刊

御選唐宋詩醇百部、以備

頒賞。

三月、舉行
京察大典、蒙
恩議敘加一級。
四月、赴六塘河勘丈應修工段、并覆勘揚州運河
落壩展壩工程、旋署。
六月、赴安東、海州查勘沿海地方、并赴六塘河督
辦堤工。次月旋署。
七月、奏請廣淮北場鹽之利、以濟民食。
畧云、海州東南至東北濱臨大海、本年勘查六

塘河、曾登雲臺山攬其形勢。滷地最多、晒鹽甚易、淮北商人不能多買、淮南之商又例禁越買、以致板浦等三場餘鹽徧處露積。此外可以開池之地尚多、聽其貨棄於地、誠爲可惜。臣前任陝西、知西、同等處始而行銷河東之鹽、繼則借用天津之鹽、皆屬運濟不敷。今海州產鹽旺盛、若由黃河運陝、一水可至。莫如給票河東商人、前來海州買鹽、運陝行銷。如此則課額可增、而陝民食鹽有濟。至淮南場鹽遠不如淮北之賤、

正可多多收買，作爲常平倉鹽，以備缺產時配

行，

國課民食均有裨益。得

旨交部議。嗣議，未准行。

捐置永福縣漁村等處莊田於臨桂縣學中，以助

香火月課之資。

先是府君爲諸生時，見本縣學中香火月課無

資，矢志助給田畝。至是以舊置永福漁村莊田

二百九十五畝，車田二百六十六畝零，呈請捐

施以資
先聖先賢每月香火、及諸生月課飯食之費、聽兩學師自爲經理。師生感頌。
八月、奏明蘇州滸墅關稅額缺少。
江蘇藩司安寧病故、府君委臬司署理、暫管關務。查出安寧任內稅額缺少、皆家人李二即李忠將正稅抵作罰項、是以罰項多至四萬九千餘兩、而正稅反缺至七萬七千七百餘兩。奏明將李二提審收禁、勒限賠繳。得

旨、另有旨諭。欽此。

奏請滸關積弊事宜。

畧云、滸關爲江浙諸省通途、商貨絡繹、貨利所在、弊竇易生、防範稽查、平時宜豫。謹就體察所及、列款奏陳。一、滸關向有舖戶代爲完稅、包攬居奇、通同侵漁。應請禁革、不許舖戶盤踞誘攬。一、各處關口貨船到關、先簽驗而後納稅、滸關則先納稅而後簽驗。請嗣後令委員帶同丈量人役、查簽後納稅、給票過關、不復稽留守候。如

有漏報、將丈量不實之役究處。一、各關俱有坐關之員、半年一換、滸關則久管不換、易滋弊端。請嗣後仍照例於佐雜中選委四員、半年詳換。如丈量書役、鋪戶人等果有滋弊、責令稟知監督查究。一、督撫與稅關監督原應相助爲理、請嗣後滸關每月及年滿、所徵稅銀數目應咨明督撫、一體察查、如遇缺少、即可隨時查明覆奏。

得

旨交部議。嗣議准行。

奏明丹徒縣洲地歸公、以充挑河工費。

丹徒縣江中漲有樂生洲地、近洲民人互爭結訟、多年屢斷屢翻。府君飭司委員履勘、係新漲無主之灘、惟歸公可息爭端。當據勘丈、計已墾未墾田地蘆灘、每年召墾、可得租息、變價銀一千四五百兩。查丹徒運河易淤、每年動帑撈淺、

奏請儘此租息動用、不敷者動帑補足。以本地江灘之出息、供本地挑河之公用、似屬妥便。得

旨交部議。

十月、調任湖南巡撫。

府君因滸關舞弊侵稅不能早爲查參、奉
旨交部嚴議、尋議革任、蒙
恩留任。又奉
上諭、尹繼善等查奏安寧家人李忠所婪貲至二萬兩之多、陳宏謀久在同城、安坐膜視、其意何居。該撫向與安寧不合、衆所共知、然以此等利弊大事、豈有引避小嫌之理。蓋模棱之習一成不變、且自揣與尹繼善素號相能、遂爾因循玩愒。江蘇吏

治尚望其力爲整剔乎。陳宏謀着調補湖南巡撫。
倘不痛自創艾、復蹈故轍、朕不更爲該撫貸也。欽
此。府君仰受
殊恩、感愧交集、具摺奏請趨赴
闕廷叩謝、且有江南未辦之事面陳。奉
硃批、不必。欽此。又於未辦之事句旁奉
硃批、具摺奏來。欽此。
十一月、交卸江蘇巡撫印務北行、於常州途次接
奉

撫招隨取道浙江、江西赴楚。

是月、蘭森舉第三孫繩熙、後以痘殤。

十二月、抵湖南巡撫任視事。

奏陳淮北水患已除、請事招墾、以廣生計。

畧云、江南海州濱海漲地、彌望無際、雲臺山下淤出高地、儘可耕種、惟牛具籽種必須仰給於官。懇將現開豫工事例內捐納貢監職銜等欵移於淮北墾田、許官生捐貲認墾議敘。多墾一畝荒地、即多一畝生計。謹將招墾事宜奏陳、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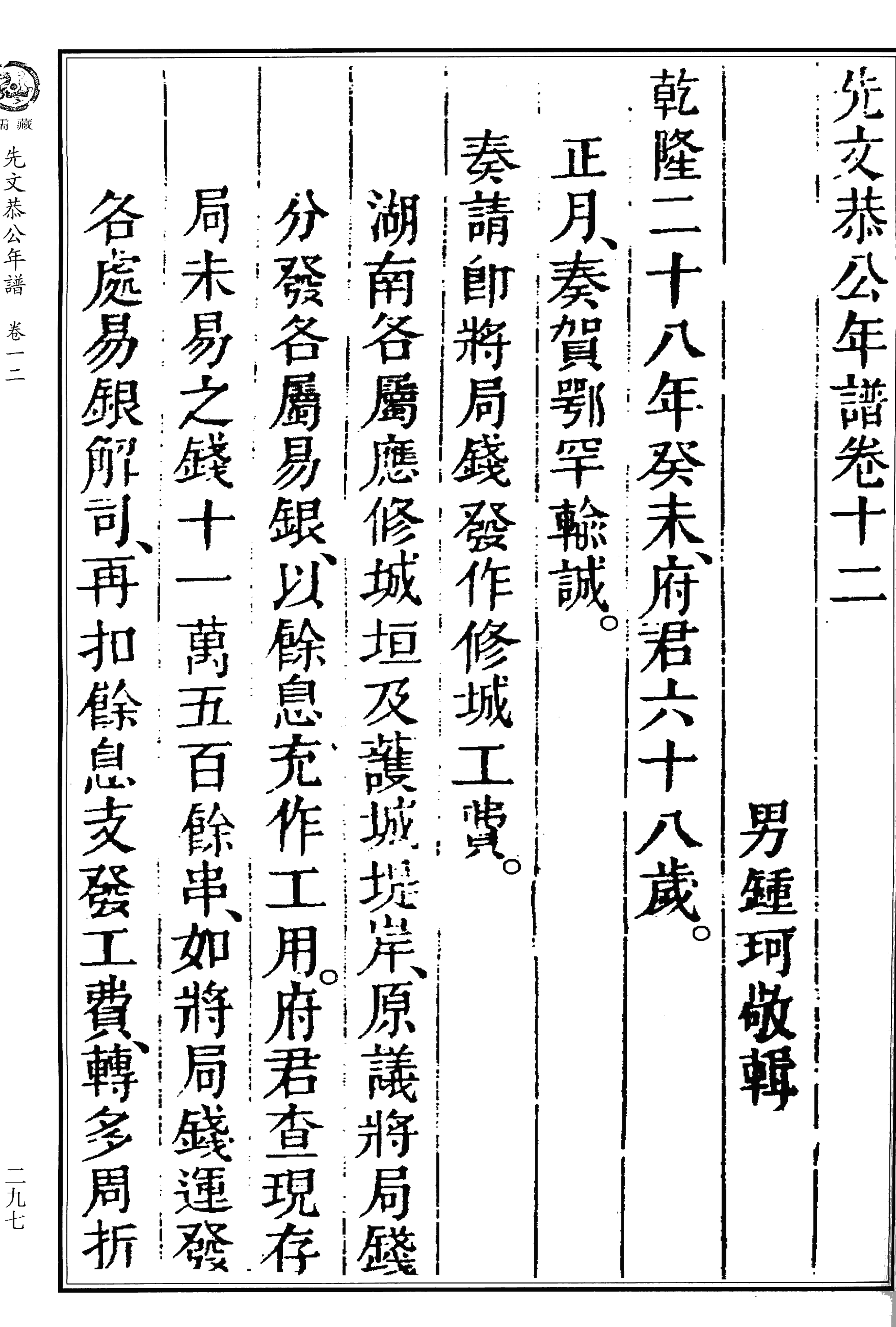
旨交部速議。府君又以畢行招墾、督撫遠難兼管、並
請自駐其地、協同督撫辦理、期於有成、並懇
賞給關防。得
旨此何必。欽此。在蘇啟行時、曾自捐資費交太守李
源經理其事、而地多斥鹵、雖未能盡墾、然已成
熟田數百頃矣。
奏籌硝磺事宜、以杜偷漏。
畧云、湖南郴州、安化二縣山內產煤、夾有硫磺、
從前時開時禁。前撫臣曾奏請委員經管開採、

糞則聽民買用，磺則官爲收買。兩年以來，開採日多，已得磺九萬一千三百餘觔。除本省及湖北每年所用不過五千餘觔，尚有積存磺八萬四千餘觔。每百觔酌定價四兩四錢。應請咨會鄰省賫價赴買運回，脚費較省。又各省軍火需硝較多，向係委員由硝戶零星收買，地方官無所責成，致硝戶私賣偷漏。請將硝斤官收貯局，令地方官稽查，酌定官價，咨令鄰省赴買。得

旨，軍機大臣議奏。欽此。尋議准行。

申飭官箴。

略云、官員才識短長原有不齊、而存心之公、辨事之勤則隨人可以自勉。飭司轉飭各屬、毋論缺之繁簡、事之難易、必先屏去私心、方可維持公道、必先力除惰氣、方可勤政臨民。能盡一分心思、即有一分實事。不但勤則有功、亦且勤能補拙、無視爲飭屬之虛文也。



先文恭公年譜卷十二

男鍾珂敬輯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府君六十八歲。

正月、奏賀鄂罕輸誠。

奏請卽將局錢發作修城工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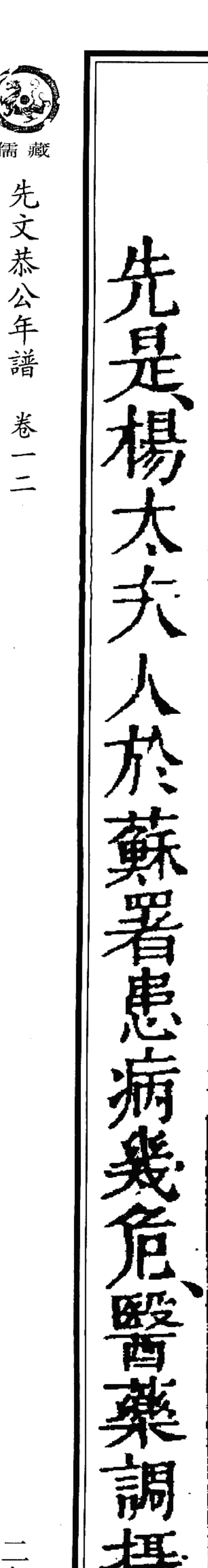
湖南各屬應修城垣及護城堤岸、原議將局錢分發各屬易銀、以餘息充作工用。府君查現存局未易之錢十一萬五百餘串、如將局錢運發各處易銀解司、再扣餘息支發工費、轉多周折

守候、奏明徑發局錢充修各縣城工之用、每錢一千作銀一兩一錢六分、則應易局錢不致久積、而修城工匠亦多利益。得

旨報聞。

二月、奏請嚴定軍流逃籍之禁。

畧云、軍流人犯俱係擾害地方情罪較重之人、是以投畀遠方。此輩性生狡惡、到配輒逃、大率潛回本籍者居多、或於附近潛匿。本籍之親屬及鄰保人等本無不知、而親屬例得容隱、鄰保



又畏其充累、不肯舉首。且向來地方官接到緝逃之文、不過出票了事、不肯認眞根究。嗣後應行令地方官遇有咨緝軍流逃犯、訊取親鄰供結、加具印結、通詳咨部。如將來查有逃回之犯、將率混出結之官照軍流捏結留養例降二級調用。得

旨、此奏是、該部議奏。欽此。尋議准行。

三月、先母楊太夫人病卒官署。

先是、楊太夫人於蘇署患病幾危、醫藥調攝、幸

得漸安，相隨抵楚。至是病甚，遂至不起。太夫人慈善柔和，能持大體。經理內政，精細有條，勤儉自持，從不另製華服。惠恤鄉里，絶無吝惜。前歲旋里時，與鄉人道故，謙抑和藹，初不覺爲八座夫人也。府君頓失內助，盡焉心傷。不孝恨抱終天，五中摧裂。太夫人逮下多恩，僕婢輩無不同聲痛泣。是月，伯父、叔父及戚屬人等聞訃咸集，撫棺交慟。四月，不孝始奉櫬歸里，卜塋於本邑陂角嶺之原。

五月，奏明嚴禁濱湖私圍，以杜水患。

畧云：楚南洞庭一湖，橫亘八百餘里，容納川、黔、粵、楚各省之水。冬春水涸，原有荒地；夏秋水發，則荒地皆成澤國。幸而湖面浩衍，始免漫溢。康熙年間，許民各就灘荒築圍墾田，濱湖堤垸如鱗。若再圍築，與水爭地，必致漫決。歷經嚴禁，乃日久玩監，抗違藉稱納糧，冒禁私築。不知濱湖漁課甚微，豈容影射？長此效尤，縱積十年豐收之利，不敵一年潰溢之害。若不嚴懲拆毀，無以

徹後而杜患。現有楊林寨上下塘二圍，飭縣立即刨毀。此外私築之傅家山、蓮蓬寨二圍，又澧州、長沙、華容、武陵、龍陽、沅江各縣俱有私築圍田數十處，一併查禁拆毀。仍將准留舊圍若干處，此外不許再築，勒碑示禁。得

旨：所辦甚是，該部知道。欽此。

勘查衡、寶、郴、桂各府州礦廠城工。

補授兵部尚書、署理湖廣總督、兼署湖北巡撫事。

府君於清泉途次接奉

恩命，飭目馳回省城，交卸撫印，隨即起程前赴武昌。
恩賜丹錠藥品一合。
六月，抵湖北，接署總督巡撫印務。
奏明遷徙武昌縣馬蹟嶺積匪吳姓族衆。
湖北武昌、咸寧之交馬蹟嶺，向爲吳姓合族其居，積慣爲匪。府君前任楚撫時，曾設法拿獲吳月保等十餘名，分别擬絞發遣。嗣吳姓復犯竊多案，歷任撫軍疊經訪拿治罪。至是聞該姓仍積惡不悛，該地山林環抱，路逕叢雜，每致據險

拒捕。雖編保甲、而匪黨無人舉首、鄉民不敢具報。奏請將該族男婦大小百人徙入武昌、咸寧縣城、另編保甲、將該犯田産變賣、庶地方可以永靖。奉

旨、將該族分徙安西、瓜州及巴里坤、烏魯木齊、使黨羽四散、不致聚積、貽累地方。欽此。

是月、卸交鄂湖北督撫印、自武昌起程赴京。

調補吏部尚書。

七月、抵京。

時
鑾駕已幸熱河、府君馳赴
行在、叩覲
天顏、奏對良久、奉
命回京。府君以久歷外任、懇求隨
駕扈從行圍、
上未允、即旋京到吏部任。
八月、奉
命會同刑部尚書秦公蕙田、侍郎錢公汝誠查辦吏

部書吏裁缺錯誤之例。

九月、

恩賜東城溝欄衚衕官房一所。

十月、

晉太子太保銜、務査欽奉

論處。

奏定陞補畫一之例。

略云、各省應歸部選之缺、吏部按月裁缺掣籤

見、給憑赴任。有已經掣籤引
見、奉
旨依擬、而各省督撫另補有人者、仍准扣除、將掣缺
之人留於下月即選。或有已經領憑者、聽其情
願赴該省候補、或繳憑另選。但在部人員已經
得缺、因另補人、又復扣留、其已往該省赴任者
轉爲候補之官、殊失輕重。請嗣後未經掣籤、及
掣籤而未經引
見者、仍准扣留。其已經引

見依擬用者、不准扣除。至州縣四項三項相兼之缺、
聽各省揀選調補、遺缺准將試用人員請署。其
中簡各缺有
命往補用、及題明留省候補人員、亦准題補、其餘人
員不得指補。得
旨交部議行。
奏請申明瘋病殺人鎖禁之例。
畧云、近來直省常有悖逆之案、及至根查、並非
實有其事、亦無同夥黨羽、謌因一時瘋病、痰迷

心竅。此等病發、常致殺人、例應親族鎖錮、但止防其病發殺人、並不料其狂悖肆逆。請嗣後遇有瘋子、親族人等即報明、嚴加鎖錮、不許出外妄行播弄筆墨、以致悖逆種種、貽禍一門。或送官鎖錮、代爲調治。倘仍容隱疎縱、嚴加議處。得旨交軍機處寄信各省照辦。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奏定文武同心緝賊之例。

畧云、查緝奸匪、靖盜安民、文武均有責成。如果同心緝訪、賊匪不獲於本縣捕役、必就獲於各營兵丁。祇因營兵獲賊、歸縣收審、捕役慮干重罪、無不設計狡展。地方官亦因失察於先、每每輕於審覈、原獲弁兵轉有誣拿之咎。是以兵丁不肯認真緝賊、貳弁寧甘受疎防處分也。前在蘇州、責成將備兵丁進緝、并嚴飭地方官不得偏聽捕役之言、巧爲開脱。城守營叅將劉連捷督率千總李逢春等獲賊甚多、請令各省營鎮

皆責成將備督兵緝匪、送縣審究。倘賊供翻異、許會同原拏營員質審、果屬誣拏、弁兵告無可辭。地方官如將捕役豢縱、審明究擬。文員獲盜、例免武員處分、營員獲賊、文員失察處分亦請邀免。則奸捕不敢包庇、匪賊亦不至縱漏矣。得

旨、陳宏謀奏營兵獲賊、恐有到縣翻供情弊、請令原獲營員會質一摺、所見實切事理。地方文武均有緝匪之責、乃州縣捕役中之狡猾者、平時以豢賊爲故智、或經弁兵首先踹獲、既不利於己、而有司

等亦以非獲自捕役、未免心存畛域、輒於送審之時任其狡展、巧爲開脫。外省積習相沿、已非一日。若遇有翻供之案、令州縣官移詢原獲弁兵、據實確訊、詭計自無可施、而營伍緝捕、責成更專、於民生殊有裨益。著照所請行、摺并發。欽此。

奉

命會同大學士傅公恒、戶部尚書阿公里衮審訊彭官保控告已故知縣丞慧侵虧之案。

時有彭官保來府君寓、控告原任甘肅武威縣

知縣汞慧辦理軍需有侵虧情事府君以事關
國帑隨送提督衙門詰訊奉
旨令府君會同嚴審查彭官保係汞慧戚屬從前索
帮不遂兹因汞慧已故家貲豐裕疑爲侵欺別
無確據訊係挾嫌誣控將彭官保照擬發遣
十二月以原銜充
經筵講官
奏請查究匿名揭帖控欵虛實
畧云直省匿名揭帖之案大抵因被官責處或

控案審虛、心懷怨忿、巧於報復。此等奸徒自應嚴行究治、而所控無論虛實、立案不行、所以懲刁頑而杜報復也。惟所告之款有虛有實、若因其匿名逞刁、而所告屬實、竟置不問、則貪劣之員因此益得肆行無忌、似非整飭官方之道。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件、本犯自即照例究結、所告之款仍行密查、如係全虛、愈見該員之清正無私。倘所控屬實、有干不法、另作訪聞、分別辦理、庶貪劣之員益知儆惕。奉

旨、陳宏謀奏地方官辦理匿名揭帖一摺、所見殊切
事理。向來督撫遇有匿名告官之案、立將該犯嚴
審抵法、其所告事款不即深究、原屬懲儆刁頑之
意。但其中或係地方官實有干犯劣蹟、若因此一
概置之不問、將不肖之員轉得恃揭告爲護符、是
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非大中至正之道。著將原
摺俟各督撫奏事之便抄寄閱看。嗣後有此等案
件、先將該犯盡法懲儆外、再將所告款内有無虛
實、另行嚴查按究。庶宵小既不得逞其奸、而庸劣

有司亦得知所儆懼矣。欽此。

奏請河工廳員辦料，營員辦工，均責成道員稽核，

酌改叅遊並不分賠之例。

畧云：河工事例，辦料責成廳員，向有少辦折收、

遲運悞工等弊。辦工責成營員，向有侵蝕工料、

工程草率等弊。是以河臣請定廳員互相稽查

之處分，臨期親驗收工之章程。部臣因總河不

能時常親查，議令道員專司查核，已極周至。第

各道多有不肯逐處親查，據文轉報，又成具文。

兼恐廳營互相結報，又啓朋比分肥之弊。莫如
即令各道於廳員辦料到時，親驗丈量，核其實
數，加結報院。及營員做工時，再往親驗，就現在
用存之料物，即可知用去之實數。工料自歸實
在，於互相出結之中，不復有朋比分肥之事。至
河工營員，自守備而上，尚有遊擊、參副大員，專
爲估計工程，督率修防，遇有失事，例應文武分
賠。乃文員自道府廳印汛官皆按股分賠，而營
員則止守備汛弁分賠，參遊置身事外，搶護則

獨邀議叙似非勸懲之道。可否酌改伏候
聖裁。得
旨、著將此摺抄寄該督等、令其閲看、悉心妥議具奏。
欽此。
奏定各衙門封印後外省咨文照常收拆。
畧云、封印後、各衙門事件俱得按限扣展、如有
緊要事件、仍行繕辦。惟在京各衙門舊例於封
印後外省文移冊結到部、概不投收、收者亦不
拆封。其中有無緊要之件何從分别、未免遲誤。



請嗣後直省文移册結到部，即鈐封印
常浙判，緊要者用空白繕辦，其尋常令
續查辦，仍行展限開印發行，以免壅積。得
旨交部議。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宫燈、押歲荷包、暨鹿、狍、野雞等物。
自後歲邀
恩賜，遂爲常例。並值歲首
錫宴聯句大典，府君均得與列，恭和

天章。分
賞如意、文綺、書畫、墨刻、各物、不可勝紀。
天恩優厚、實逾等倫。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府君六十九歲。
二月、恭進校刊
御選唐宋文醇。
府君於巡撫湖南時、會校刊
御選唐宋文醇、以廣流傳。未及竣工、即值內擢。至是
刊印告成、具摺奏明、并進呈四十部、以備

頒賞之需。

三月、

恩賜伯父奉政公壽額曰友恭篤慶。

伯父奉政公年届九十、府君嘗

上垂詢家世、據實奏明、幷稱自幼受業胞兄、實爲刻苦。

上嘉其友愛、

御書匾額以賜。府君專人恭賫回里、勒匾懸掛。榮荷

殊恩、闔家感幸。

七月、協辦大學士事。

內閣大學士滿漢六缺、協辦久奉裁汰、至是奉

上諭、內閣辦事需人、應添設協辦漢大學士一員、著

尚書陳宏謀協辦。欽此。

十月、

恩賜在

紫禁城騎馬。

伯父奉政公病卒於家。

府君性敦友愛、以奉政公甫邀



恩賜壽額、遽爾仙遊、愴悼久之。

十二月、奏請酌定官員雨衣服色。

畧云、一品以上王公大臣及
御前行走之侍衛等員、向例俱穿大紅雨衣。嗣奉
上諭、巡撫官階雖列二品、但係統率通省大員、嗣後
各省巡撫着一體穿用大紅雨衣。欽此。其餘文武
各員雨衣原未定制、但朝會公所毫無分別、似
非所以肅觀瞻而昭體統也。請自三品以下雨
衣、分別定以顏色。得

旨交部議。嗣議、未准行。

奏請修建城外官房、以供棲止。

畧云、京城前門外仕商雲集、廬舍街道理宜整齊、以肅觀瞻。自雍正庚戌年間地動後、及連年大雨、坍塌甚多。現在街道房間傾圯不少、於觀瞻殊非所宜。但空地甚多、難以一時建蓋、請先於前門外大街以西、順城門外大街以東、及横街以北、查其倒房空地原係官業、各相地勢建屋。每所二三四十間、以便官員賃住、收租歸款。

有願買者，仍准繳價承業。得
旨，著仍交阿里袞、舒赫德、陳宏謀、英廉查辦。欽此。嗣
派員分建，官房鱗次，人慶安居。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繡燈、鹿、狍、野雞等物。
乾隆三十年乙酉，府君七十歲。
二月，恭逢
皇上巡幸江浙，同
鑾，奏進

南巡記一篇。

三月、舉行

京察大典、蒙

恩議叙加一級。

是月七妹生、後適直隸贊皇令劉公與讓子庠生萬餘。

四月、奏請停止直省鄉試另編官卷。

畧云、官員子弟入場、易於物色、恐防孤寒進取之路、是以編定官卷中額。①歷經臣工條奏、議裁

議減。竊謂三年大比，慎重掄才，憑文去取，暗中摸索，方足以示公平。今官卷由外簾層層收束登記，送入內簾，又派房評閱，已非暗中摸索。場規未爲嚴肅。定額以後，雖無佳文，亦必取足，不無倖中。或有能文之士，轉以及額而止。當此羣才競進觀光之時，似可將直省另編官卷之例停止，以數十本官卷散入民卷，即欲作弊，無從物色。得

旨，大學士會同該部議奏。欽此。嗣議，未准行。

五月，感時疾。

府君偶感寒暑時症，不克入

直，

上遣太醫院施公就第胗視，服藥調理。尋得痊愈，供

職如常。

七月，暫署禮部尚書事務。

恩賜

御書碩望延祺額，并藏佛如意，紅絨結頂冠，朝珠，蟒

袍，補褂，荷包各物。

是年九月爲府君七十生辰、
上將以七月
巡幸木蘭、預於七月七日啓
鑾前、遣侍郎五公福賫
賜各物。
殊恩曠典、感激難名。
八月、充
國史館副總裁官。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府君七十一歲。

五月、充
殿試讀卷官。

是年一甲三人爲張書勳、姚頤、劉躍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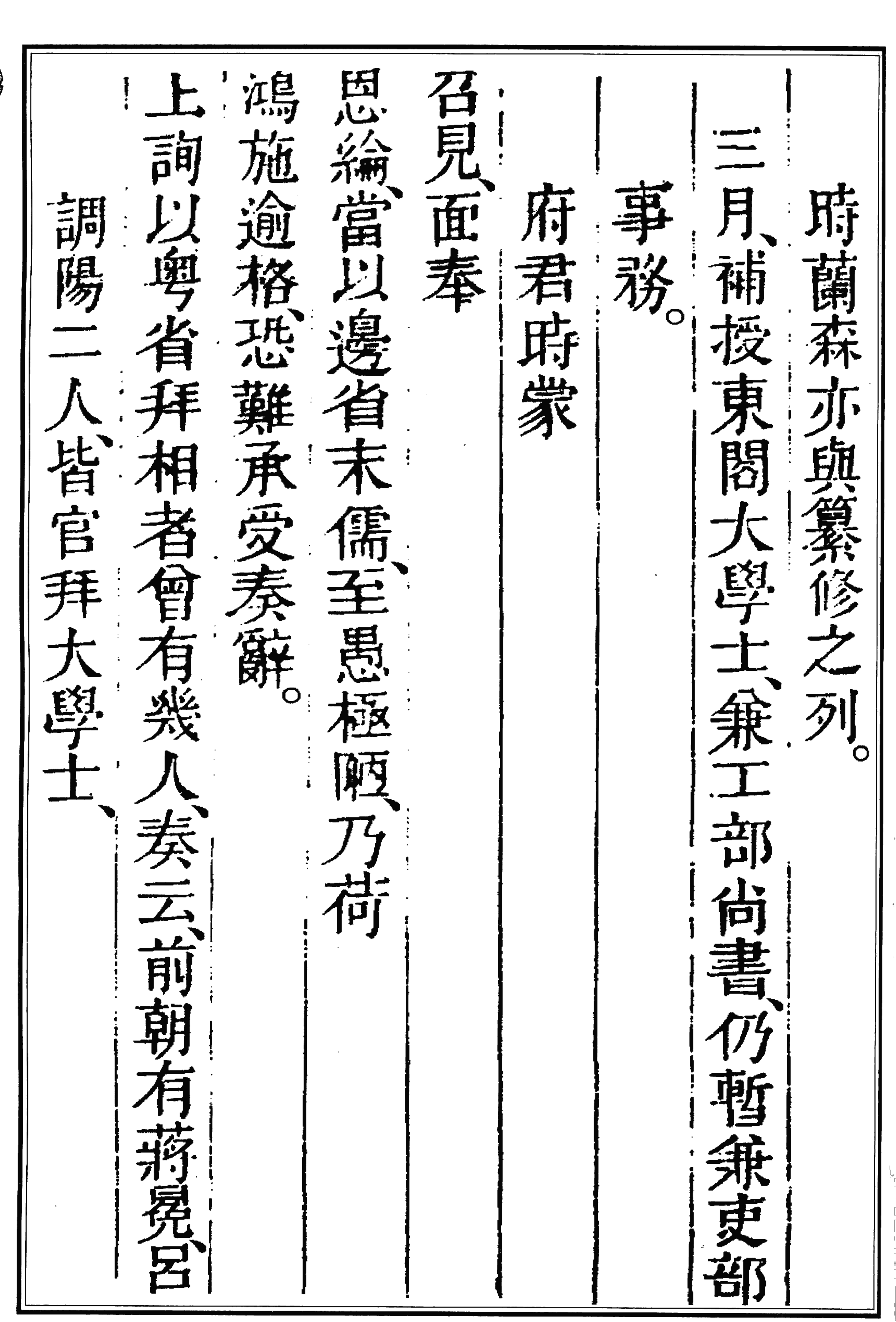
十月、奏請查勘江南淮、揚、徐、海各屬前開溝河。

略云、江南淮、揚、徐、海地方前開溝河以洩積水、歲皆有收。臣前任江蘇時、慮及溝河復有淤淺、責成河員及地方官於每年冬春查勘一次、挑濬沙淤、出結申報。誠恐日久漸致淤墊、今
特命大臣前往江南會勘河道、懇請

勑諭一併會勘。倘有毗塞、責成各官督率有地之戶及時挑濬、所築圩圍亦令加築。有此一查、則官員不敢懈弛、民間亦必樂從、溝益寬深、常資宣洩矣。

十一月、奏請將重兵駐劄地方道員加兵備銜。畧云、直省道員駐劄地方有駐重兵與提鎮同城者、時有兵民交鬨、文武商辦之事、請均加兵備銜。平時督率兵役、查拿匪類、聲氣更爲相通、文武互相鈐轄、兵民不致歧視、要地邊疆、兩有

裨益得
旨、交粵各督撫議奏。欽此。
堂翁鍾球選補横州學訓導。
十二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官。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宫燈、𢌿歲荷包、暨鹿、狍、野雞各物。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府君七十二歲。
二月、充三通館副總裁官。



時蘭森亦與纂修之列。

三月、補授東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仍暫兼吏部事務。

府君時蒙

召見、面奉

恩綸、當以邊省末儒、至愚極陋、乃荷

鴻施逾格、恐難承受奏辭。

上詢以粵省拜相者曾有幾人、奏云、前朝有蔣冕、呂調陽二人、皆官拜大學士、

本朝尚無入相之人。今佽沐

聖上特恩，實爲非常異數。

上慰諭而出。

四月，奏請挑濬天津宣惠河并老黃河入海之路。

天津一帶，歲苦雨多，積水淹浸。府君以歸海迅速，則水有去路。近聞海口淤高，遂多壅積。請將

天津宣惠河并老黃河故道疏濬深通，當不致

因淤漫溢。得

旨，交督酌議施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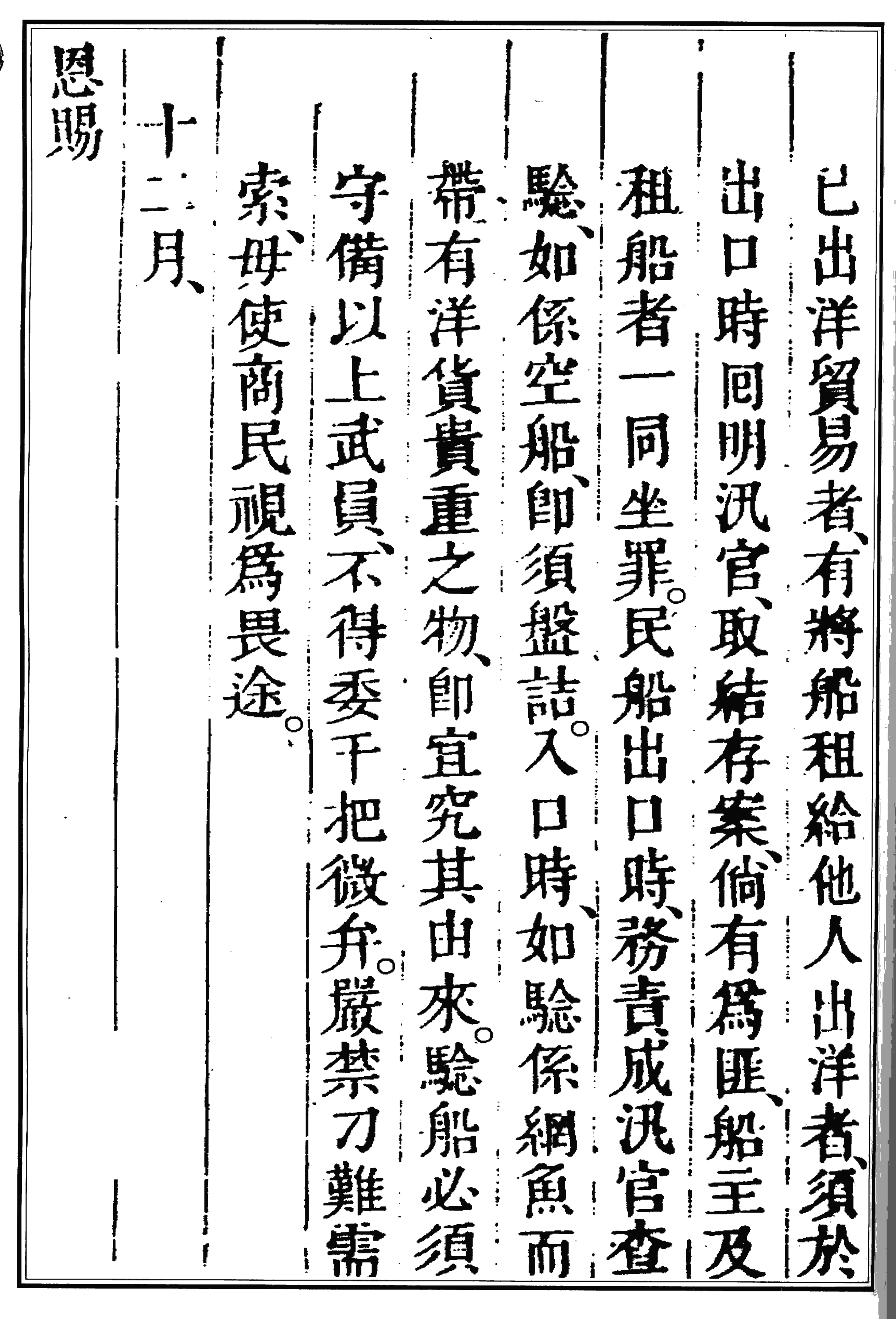
堂弟鍾瑗選補平樂縣學訓導、鍾琛選補直隸撫寧縣知縣。

五月、兼署吏部事。

六月、奏請將原名恭避御名改用宏字。

十一月、奏陳濱海各省巡防海船出入事宜。略云、閩、廣、江、浙等省濱臨海洋、官兵難於防範、搶刼年年有之。但偵緝於既犯日久、人贓消沒、無可根緝、所以洋面盜案防範爲先、偵緝次之。

境内凡有可以赴海之船，皆須有冊在官，造明船身丈尺、字號，及入海出海，責成守口汛員驗照，移知地方官註冊，以便稽查。海船出口，將執照呈驗，務將新僱舵工、水手年歲、箕斗、的名開單，交汛官驗存，以備查對，庶匪徒不致竄入。向例浙船用白篷，閩船用黑篷，遥望而知爲某省。匪船即行文某省根追。其篷上仍書某字號，出口時汛官驗其篷色不符及字號不明者，立即根究，則欲爲匪之人不能隱匿矣。民間造船，有自



已出洋貿易者、有將船租給他人出洋者、須於出口時囘明汛官、取結存案、倘有爲匪、船主及租船者一同坐罪。民船出口時、務責成汛官查驗、如係空船、卽須盤詰。入口時、如驗係網魚而帶有洋貨貴重之物、卽宜究其由來。驗船必須守備以上武員、不得委千把微弁。嚴禁刁難需索、毋使商民視爲畏途。

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宫燈、押歲荷包、貂皮、鹿、野雞等物。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府君七十三歲。

二月、奏陳就近滇南招募土兵。

畧云、緬匪不法、大兵聲罪致討。現添派香山等兵八千名赴滇、遠涉數千里、水土不慣、道路不習、未免疲乏、且口糧車馬亦恐多費妨農。臣向任滇中、知該省沙練土兵出征最爲得力、且道路風土、素所習慣、受瘴亦輕。請行令該省、無論漢土民苗、擇其强壯者、廣行招募入伍、厚給月

餉賞號、選將統領進剿、自可鼓勇爭先。在滇多
招一千土練、卽可省一千由京遠涉之兵。又運
糧應用短運、遞運之法、均可期事半功倍。

三月、舉行
京察大典、賞
恩議叙加一級。

五月、
牒告成、賞
恩議叙加一級、并

頒賜白金文綺如制。
六月、奉
命赴
西陵、奉
謙妃神牌行塡青禮。
七月、堂弟鍾理起復、選補湖南常寧縣知縣。
十月、奉移
惇太妃金棺赴
陵、仍派行塡青禮。

十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宫燈、押歳荷包、暨麅、鹿、野雞等物。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府君七十四歲。

四月、充

殿試讀卷官。

是年一甲三人爲陳初哲、徐天柱、陳嗣龍。

八月、奉

命代辦留京事務。

纂輯學仕遺規成。

府君以學仕之理、學者未能闡發、總歧而視之、遂覺學自學而仕自仕、兩不相關。不知仕學相通、本屬一貫。故子夏云、學優則仕、仕優即學。自抵都門、公餘輒輯前賢之訓、纂爲學仕遺規、以明仕學一體之意。至是刊成。

彙刊四書課士直解成。

府君歷任所至、每課書院諸生、輒言學問進修之道、娓娓不倦。每課一題、即爲之發明精義、並

及作人之道、反覆辯論、務令透徹貫通。積久成

遂付剞劂、至是書成、以訓多士。

發各種經書暨法帖於本省各學。

粵西僻在天末、書籍罕至、士子惟誦習詞章、而

明晰經義者殊鮮。府君捐刊

御選唐宋文醇、詩醇、及十三經注解、通鑑綱目、通志、通典、文獻通考、加以家刻之小學、綱鑑、正史約諸書、分置粵中七十二學並八書院中、以供士子講讀。責成各學師經理、諸生准與借閱、不得

散失。又以粵士罕工書法，廣輯古今法帖之絶佳者，搨印裝潢，寄發各學，普惠後進。

纂刊四書考輯要成。

府君以前朝陳明卿、薛方山兩先生四書人物備考採輯繁冗，初學艱於記誦引用，因令蘭森即其舊本，詳加纂訂，輯其要畧，增以詮釋，復親爲核定，取其簡明切要，不取其富麗浮泛，與四書相表裏，冀有裨於舉業之實學。至是刊成。

二月，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宮燈、押歲荷包、暨鹿麅、野雞各物。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府君七十五歲。
三月、蘭森蒙
恩改用主事。
是月、患脾泄疾。
府君因病請假、屢奉
恩旨、諭令在家調養。
七月、奏請解任調理。

府君以病體委頓，入夏以來，精神恍惚，恐致誤

公，奏請解任。得

旨：不必解任，好生養著。欽此。

上遣侍郎五公來寓看視，并

命太醫陳公世官胗視，服藥稍愈。一日忽早起，促家

人備輿物赴

圓明園接

駕。家人不解所謂，即怒斥以懈怠。其實

聖駕並未歸也。府君敬謹之心形諸夢寐，不以病而

稍辯者往往如是。
十月，蕭森補授刑部山西司主事。
是月趨赴石槽謝
恩。
時
聖駕自木蘭回，
蒙
召見，詢問病狀，令即回家靜養。
再奏懇解職回籍。

府君以月餘以來精神日覺衰病未能痊可、復具摺懇乞解職歸里、遣蘭森賫奏。奉

上諭大學士陳宏謀於本年七月間患病、懇請解任、

諭令善自調攝、不必開缺。茲復以衰病未克即痊、奏請解職歸里、情詞甚爲懇切。但現在閣部事務並不乏人經理、陳宏謀儘可仍前從容靜養、且

今奏時屆冬令、不能即歸、此際不妨安心調理。待至明春、如自揣精力漸次復元、原可照舊供職。設明春病竟難痊、欲得優游林下、以樂餘年、河開乘

船而歸、甚爲便適。此時仍毋庸開缺、諭令加意頤養、以副優眷。欽此。

十二月、再奏懇開缺調理。

府君以衰病如前、一時難期全愈、而閣部懸缺、心實難安、再行奏懇。奉

上諭、大學士陳宏謀前以抱病、奏請解職、屢經降旨慰留、令其加意調理。今復以體氣未能即痊、懇將所管閣部開缺簡放等語。現在内閣事務辦理並未乏人、陳宏謀正可安心靜攝、無庸開缺。至大學



士特令兼管部事，原非額缺可比，陳宏謀一時既不能到署，著將工部事務暫停兼管，以資頤養，並不必另行派員管理。欽此。

恩賜

御書福字、玻璃宮燈、袍、鹿、野雞等物。

府君以久病請假，未得趨

朝，日切悚仄，乃蒙

天恩，仍

親書福字并食物，循例

頒賜，感戴難安，益形跼蹐。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府君七十六歲。

二月，

上遣侍衛五公來寓視疾。

府君忽感微寒，語言復蹇。時

上將巡幸海子，

垂念府君病體，復遣五公來寓看視，覆奏病狀。

聖心深爲憫惻，府君感激

殊恩，泣涕交頤。

再奏懇開缺回籍調理。

府君以病體仍復如前，若再因循戀職，實難自

安，復懇開缺回籍調理。奉

上諭：大學士陳宏謀老成端謹，歷宣勤，簡任綸扉，

正資倚畀。前以抱恙，屢次懇請解任調理，節經降

旨慰留，令其安心調攝，無庸開缺，冀春和可待復

元。今據奏，精神恍惚，仍復如前，若再因循戀職，實

難自安，請開缺回籍調理等語。情詞肫切，勉從所

請，著加太子太傅，以原官致仕，並賜御用冠服。朕

親賦詩章，以寵其行。令伊孫刑部主事陳蘭森隨歸侍養。回籍後，仍加恩，按原品食俸，俾得蠲痾頤養，期臻耄耋，用昭優眷老臣至意。欽此。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遵

旨頒賜紅絨結頂貂帽一頂、貂褂天馬皮袍一襲。戶部侍郎英公廉遵

旨賫賜

御製詩一章云：中外勤宣歷久頻，遂教黃閣貢絲綸。老成允冀恒贊政，疾病不期近迫身。豈弗惜離留

未可、最憐言去戀猶負。粵西天末相望遠、祝爾平安歸里人。隨具摺奏謝、並聲明於三月望後起程趨赴天津恭迎

聖駕、面叩

隆恩、卽由江浙一帶水程旋粵。奉

上諭、據大學士陳宏謀奏、三月望後起程赴天津迎

駕謝恩、卽由江浙一帶水程旋粵等語。著加恩、令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歸里、副朕優眷有加至意。欽此。

三月、由京起程、登舟旋里。

四月、舟次武清寶稼營、恭迎

聖駕。

先一日、有人言、府君舟行遲緩、恐不能至寶稼

營、即趕至桐柏村接

駕。軍機大臣隨寄字傳奉

上諭云、陳宏謀前赴寶稼營接駕、尚屬水程順道。然

亦不過船頭一跪、即令扶掖登舟、諒亦未必多有

奏對。今聞欲至桐柏村接駕、勢必由陸路前往、即

使乘轎、然勞勩亦非高年所宜。如此時不能至寶稼營、則不必前赴桐柏村接駕。可寄字伊孫、令其酌量妥協辦理、毋稍忽視。欽此。仰見

聖主體恤老臣之至意。府君舟已先抵寶稼營、次日

駕至蘭森嶚長孫兆熙扶掖府君跪迎道旁。

上垂顧再三、即命乘轎至

宮門。府君遥揖恭請

聖安、嘗蒙

召見奏對良久、慰諭肫至。

扶掖而出，府君復具摺奏，以途次醫藥乏人，

懇

俯賜候補從九品徐璋赴粵專資調理，該員銓選

在即，並請即發廣西委用。奉

旨：徐璋著照所請發往廣西，交與該撫陳輝祖酌量

委用。欽此。

奏繳前

兼城溝欄衕衕官房，奉

旨：不必繳還。欽此。

上隨遣侍衛大臣五公至舟宣
賜內緞四、荷包六、鼻烟壺一。
御製詩一章云、北來恰值返南舟、邂逅因之覿面諏。川楫已辭惜長往、風帆非利却難留。歸鄉自樂桑
梓、釋病當怡林與邱。雅憶岳陽樓記語、行哉寧
忘退爲憂。
上意纏綿、始終如一、府君每念
天恩感激泣下。五公復傳
旨不必謝恩、明日不必送駕。府君依戀

闕廷，心不自安。明日晨興，將趨送
駕，因步履軟弱而止。隨命蘭森賫摺恭謝
天恩，並跪道旁叩送
聖駕。
六月，考終於山東韓莊舟次。
府君由寶稼營解纜南下，自後病體較前安善，
笑語如常，且屈指計抵家期，方冀從此可漸痊
愈，詎意至是月朔，漸覺躁急不寧，飲食罕進，
進清疎之劑，次日神氣少清，自知不起，因命不

考等至前、口授遺疏、大意以家本儒素、由翰[illegible]
起家、受
恩深重、洊歷封疆、晉贊揆席。中間愆尤屢集、均邀
鑒宥、教誨成全。自抵都門、日侍
天顔、敷陳愚陋、悉荷
俞允。凡
恩宴典禮、無不在列、
錫予便蕃、至再至三。
恩禮所加、實逾倫等。自慚涓埃未報、衰病侵尋、[illegible]

氣息奄奄永辭
聖世。並諭 不孝 等免圖上進仰報②
聖慈、語不及他。前夜、舟人見大星落舟中、照曜
咸稱異、而不敢言。初三日、府君痰忽上涌、
如雨、連進參湯、亦竟罔效。巳刻、端坐而逝。不
孝創鉅痛深、五衷如割、隨專人馳賫遺疏
聞。奏
上諭、原任大學士陳宏謀老成敦樸、才品端方、
宣勞、恪勤素著。去歲以來、屢因抱恙未痊、懇請解

任調理、飭經降旨慰留。今春復據以衰病日深、請開缺回籍。念其情詞懇切、俯俞所請、親爲賦詩寵行、加賜冠服。並命伊孫蘭森隨歸侍養、沿途地方官照料護行、以期長途安穩。昨東巡回鑾時得於賓豫營行在陛辭、見其精神尚不至衰憊、猶冀遄歸故里、得以頤志調痾。今聞於韓莊舟次溘逝、深爲軫悼。著入祀賢良祠、並於歸櫬抵家之日悼祭一次。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欽此。嗣部議、具卹典照例給與全祭立碑銀五百一

加祭銀二百五十兩。並奉
旨予謚文恭。
十月、不孝
扶櫬抵粤西、奉歸里第。
桂林府知府顧公馨奉委來寓、恭代致祭行禮、
次
諭祭禮。
皇帝諭祭於太子太傅、大學士陳宏謀之靈曰、居鼎
彝以加榮、亮采之臣尤賴、賜几筵而致邮、飾終之
典攸昭。嶽聲久著於朝端、隆禮宜加於身後。爾宏

謀樸誠矢志，清慎奉公。克選登瀛，並預銓衡之堂，綰符領郡，仍兼監察之司。乃簡擢於羣僚，爰游歷夫顯秩。秦開楚甸，屢移開府之旌麾，百粤三吳，實總建牙之節制。咸克功施霖雨，路逕福星。爲列□所交推，固輿情之共望。朕鑒其悃愊，嘉乃勤勞，特命叅知，俾領六官之長，旋躋端揆，獲占三臺之尊。依形陛以颺言，老成允著，進黄扉而宰職，精白彌彰。前因垂暮，以就衰遂用乞休，而引病懇留備至，懇請逾殷。隆其子告之恩，成彼遂初之志。賜詩示

寵與章服以齊頒，晉秩加優，仍祿糈之歲給。長途安穩，藥餌蠲痾，庶令故里優游，林泉養性。遄歸甫經中道，而遽逝遐爾上聞，宜錫襃典，以加恩用。賁餘榮而致奠。嗚呼，任兼數歷，難忘佐軸之勤；命錫綸綍，式煥加籩之禮。靈而不昧，庶克歆承。

又行加祭一壇禮。

皇帝諭祭於太子太傅、大學士陳宏謀之靈曰：

勷實輔軸，爰隆弓告之恩；典重蘉卣，特著在公之誼。惟令聞之夙懋，宜隆禮之下頒，式布明綸，重歐芳。

爾宏謀有爲有守、克慎克勤。東觀清華、校書而分司銓政、西臺峻肅、持簡而並綰郡符。遂膺不次之遷除、用著經年之毅歷。監司洊擢、靡懈屏翰之稱、旌節頻移、克荷封疆之任。洎乎斗台進職、鼎鉉崇登、親承講幄之輝、兼樹宮僚之望。五紀退食、徽雅量於持衡、三命滋恭、勵小心於率屬。朝端爲之毗倚、海內重其老成。豈期耆注之加殷、已見衰頽之漸、及瀝誠陳乞、深憐力疾難留、異數寵行、尚冀餘年克享。遽歸在道、溘逝俄聞。爰循典禮、以飾終、

啓賢良而埀祀。難忘盡瘁念丹陛之覲辭、載賁
榮、軫素車於旣返。嗚呼、抒忱綸綍、長留辰告之卹
加惠尊彝、式重寅恭之佐。靈而不昧、庶克歆承。
神牌入祀賢良祠、行
諭祭禮。
皇帝諭祭於太子太傅、大學士陳宏謀之靈曰、台階
著美、用彰黼黻之勤、册府書猷、爰薦馨香之祀。惟
秉軸夙資其勷翼、斯[illegible]卣特沛夫殊榮。載賁絲綸、
式昭俎豆。爾宏謀素著端方、早蜚聲譽。膺瀛洲之

妙選，載筆詞垣，司月旦之公評，含香畫省，操白簡而望推烏府，摠朱幡而職任虎符。旋分疆理之司，特委屏藩之寄。並皆純誠體國，清白持躬。用簡拔於庶僚，克式孚乎輿望。既而建牙開府，秉節宣猷，越嶠秦關，迭命雙旌之引，吳都楚甸，屢承三錫之榮。領藩伯而遂總師干，筦中樞而仍開幕府。旬宣揚其淑問，保障著其嘉猷。爰乃洊歷六卿，寵躋九列，贊訏謨於黃閣，崇地望於丹霄。翼翼小心，允作百僚之式，番番黃髮，益昭三命之恭。效葵藿之常

傾屬桑榆之欲暮。封章上乞、願謝華簪、恩禮下頒、仍加寵錫。方謂春帆歸去、獲安井里之身、何圖夜壑移時、長隔枌榆之社。宜邀渥澤、用展崇祠。嗚呼、老成已謝、尚懷懿矩於生前、風度常留、永享明禋於身後。靈而不昧、庶克來歆。

又奉

旨立碑墓次文。

皇帝諭祭於太子太傅、大學士陳宏謀之靈曰、朕惟贊績綸扉、聿重老成之望、留芳琬琰、用垂弈禩之

聲。効宣力於中朝、爾位之靖其夙著、播令聞於永世、天家之典禮攸崇。爾太子太傅、大學士陳宏謀砥行端方、持躬恪謹。早登詞館、恩叨珥筆之榮、特佐銓曹、職慎持衡之寄。總班躋於柏府、仍分品藻之權、旋手綰夫鎮章、還帶風霜之任。晉秩而監司表望、分藩而屏翰宣勞。屢邀簡擢之恩、益勵寅恭之素。洎乎頒條按俗、建節敷猷。統庶司表率之[illegible]、樹高牙者九省、寄屬郡宣旬之責、膺專閫者廿年。譽望既崇、勤勞罔懈。洊登八座、入領諸卿。侍講席

而松牖雲扉，端資黼黻；正揆席而鴛行鷺序，

簪纓肅趨政事之堂；秉軸方需勵翼，厪念遂初之

服，封章屢乞閑身。朕嘉彼舊勞，憐其晚景，加□以

彰榮遇，賜服以示殊恩。方謂退息鄉園，餘年未

何圖載馳驛路，朝露俄驚。飾終之典聿昭，秩祀之

文並憖。表其端慤，諡曰文恭。嗚呼，中外勤施眷

績，而絲綸賁寵，哀榮禮備，樹豐碑而泉壤生光。

克永終，用昭來許。

是年入祀本省鄉賢祠。

同邑紳士副都御史呂公熾等以府君奏免口
塱虛糧、捐置學田、嘉惠鄉里、捐置經籍法帖於
各府縣學書院中、廣惠後進、呈請題祀本省鄉
賢祠。兩廣制府桂公林題奏
允准。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卜葬府君柩於本縣西
鄉東阪村之原、艮山坤向。
乾隆四十年入祀陝西名宦祠。
陝省紳士以府君撫陝前後九年、屢辦西路軍

需，僱用車馬，不勞民力，又勸民種桑養蠶，織成縑紬，開濬井泉，惠政種種，呈請入祀名宦祠。西安撫軍畢公沅題奏允准。

跋

先大父文恭公由詞垣通籍洊歷封疆晉階揆席。上受特達之知慶際明良之會、殊恩曠典亘古無倫。宦蹟所歷秦吳楚豫滇粵諸省、於民生休戚刻刻相關。凡遇水利河工及教養諸大政勤勤懇懇講求周至。嘗曰、爲之在我當如是耳。昔廣寧相國張文和公薦牘所稱覘公事如家事、誠 先文恭公之切評也。公餘尤喜

裒集古人嘉言懿行，刋刻成書，垂訓世人。精力
苦耗，至老不倦。先君隨宦官齋，於　先文恭公
言行出處，按年輯譜，旋里後就所績紀成之，計
一十有二卷。　先文恭公生前遭遇
聖主，
恩禮錫予之隆，行政愛民之切，以及身後飾終令典，
備極
寵榮，詳載集中，將以傳之家乘，垂示子孫。至　先文
恭公所爲文章手札各類若干卷，近亦續刋成

書，藏於家。蘭森質多謭陋，不克仰承先訓，於析薪負荷之道殊多慚恧。謹將年譜稿重加校核，並

國史館所撰列傳、先經進

呈本一併付刊。後之人讀是編，仰見先文恭公之勤於官與訓於家者至眞且摯，藉以知所感奮焉耳。蘭森謹識於末。



校記

①防：當作「妨」。

②免：當作「勉」。



永宇溪莊識閱歷

清・曹庭棟 自撰
劉 琳 校點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清乾隆年間刻本

《永宇溪莊識閱歷》一卷，清曹庭棟自撰。原載清乾隆年間刻《永宇溪莊識略》卷六。

曹庭棟（一七〇〇——一七八五），字楷人，號六圃，浙江嘉善（今屬浙江）人。出身官宦之家，爲諸生，屢舉鄉試不售。曾以孝廉方正薦，辭不就。四十歲後絶念仕宦，放棄舉業，專意著述，間以書畫詩酒自娱。於本邑隙地壘土爲山，遍植花木，名慈山，因又自號慈山居士。乾隆五十年卒，年八十七。曹庭棟博學多能，於經史、詞章、考據均有造詣，善詩，工書畫，精於琴，又善養生。著作甚豐，有《易準》、《孝經通釋》、《婚禮通考》、《逸語》、《永宇溪莊識略》、《老老恒言》、《産鶴亭詩集》、《琴學内外篇》等，又輯有《宋百家詩存》。

此譜載於《永宇溪莊識略》卷六（按：庭棟於本邑北郊永宇圩築莊營壽藏，稱永宇溪莊），名《識閱歷》。初刊於乾隆三十年，以後續錄續刊。今所影印之本記事起於康熙三十八年，止於乾隆四十一年元旦（後來有鈔本改稱《曹六圃先生年譜》，止於乾隆四十六年，較此多五年）。自序稱：「念自幼迄今，性情好尚與夫境遇推移，隨時而異，聊書之以備自省。至若事涉當道，及富貴聲望中人，概不敢引以爲重。」譜中所記多爲學歷、著作、詩文、家事、交遊等。



永宇溪莊識畧卷六

慈山居士撰

識閱歷

閱歷曷識、按歲而記事、猶之年譜、古人亦有自爲之者。顧余碌碌、無所表見、漸就衰老、則閱歷又曷識。第念自幼迄今、性情好尚與夫境遇推移、隨時而異、聊書之以備自省。至若事涉當道、及富貴

聲望中人、概不敢引以爲重。自今以往、所謂隨時而異者、境遇非所知、性情則老而彌癖而已。姑識閲歷如左。

居士姓曹氏、名庭棟、字楷人、號六圃。始祖信庵公仕元爲學提舉、居華亭干溪鎮、分支嘉善。高祖峨雪公諱勳、明、崇禎戊辰會元、歷官禮部侍郎。曾祖子閑公諱爾坊、廩生、贈禮部侍郎。祖蓼懷公諱鑑倫、康熙己未



進士、歷官吏部侍郎。父樸存公諱源郁、癸酉副榜、官慶元教諭。母陸孺人。乞老友蔣公元孃諱。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十一月二十五日亥時生。時我父母相依外祖覲文公家、公籍平湖、居城中仲街坊、堂曰樹德、誕生即其地。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二歲。祖官京師、元日得鬪誕生信、命以小名曰辛曾、取辛盤之義。

康熙四十年、辛巳三歲。病嗽、羸怯骨立、有賣藥於市者詣門自薦、葫蘆中傾藥水少許、服之頓瘥。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四歲。父遊粵西。○外祖終養、起復補江西上猶令、母攜挈隨行、舟中指訓識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歲。母錄唐人詩、口授成誦。○猶署有池、偶嬉戲池濱淤泥中、見有木版、令人掘而出之。版鐫畫并題字、朱子像也、外祖命供於署。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六歲。母課讀小學。○初冬、外祖以病乞休、仍相隨回當湖。○是春、父自粵西回。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七歲。從孟肩張師平湖人、授讀孝經、學執筆作字。○是冬十月、隨父母始回本邑大安坊錫類堂祖居。○四叔父東牧公領北闈薦。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歲。從晉民戈師授讀四子書。○春仲、移居今宅中阿里、堂曰宸翰。○十一月、古謙弟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九歲。從學天街從叔祖、四子書卒業。秋授讀毛詩。宅東偏跨水有閣曰枕流、時課讀於此。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十歲。春初因瘧輟學。○三月、伯父曼碩公歿、我父經理喪事。時三叔父書能公早歿、四叔父東牧公、五叔父泞庵公俱隨祖宦在都。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歲。外祖歿、隨我母至平湖。舅氏早歿、表兄弟俱幼、諸大事舅母與我母斟酌盡禮。既畢、出所遺什物玩好、舅母指謂余曰、任

擇其可意者。余以舅母命、取鈔白古文一部、外高祖叔度公所選、後遂奉爲讀本。○是歲即愛學、有韻語偶成句、呈諸我母前、我我母微笑而已。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十二歲。從楚民周師授讀禮記。○春仲、我父於宅東隔水購荒園數畝、架橋爲渡、名以東園。秋、有雙芝之產於庭。

康熙五十年、辛卯十三歲。從宣城陸師、凡八載、是歲授讀左氏傳及八家文、父命即習舉子業。夜則篝燈讀經閱史、并性理諸子書、嗣是習以爲常。○三月朔、祖少宰公卒於官。聞訃、父奔喪至都、蒙賜祭葬。同兩叔父馳驛扶柩歸里。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十四歲。春初病肺、父母遣至平湖母姨家讀

書養病。少暇，學琴於母姨夫敖東顧公。表兄磬存投合，不異同氣，讀書學琴，俱共其事。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五歲。功課之餘，好射及彈，習之數年乃已。

○二月，父同兩叔父營祖大葬於本邑斜塘鎮北之鄔家村。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十六歲。有道士黄奇毓，上海人，年七十餘，壯時曾從軍，能講武，聞而喜之，輒演勇力事。甫踰月，致腰痛疾作而止。○是秋，父母命締婚金山彭年陳公女。○五叔父舉於鄉。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十七歲。紹興顧虎承工繪事，遇於雲間王師呂家，遂好摹寫山水，不匝月即已。又寫花鳥，旋亦棄去。○夏，父遊江右，歲暮歸。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十八歲。好作詩、師戒有妨舉業、課餘私自吟哦。所作時涉感憤意、白村從會叔祖見而呪曰、作詩須稱地位。遂終身服膺斯語。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九歲。三月、娶元配室人陳氏。○四月科試、學使新安汪公錄入嘉興府庠。嗣是赴省試者十。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十歲。同妻弟檢亭過陸清獻公三魚堂、晤公長子宸方、卯所藏遺著、出雜錄一册。檢亭欲付梓、商所以名是書、余擬以三魚堂賸言。遲數年、託雲間姚鱸鄉校刻之。○四叔父成進士、入翰林。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十一歲。我父遊閩、有同里袁素三亦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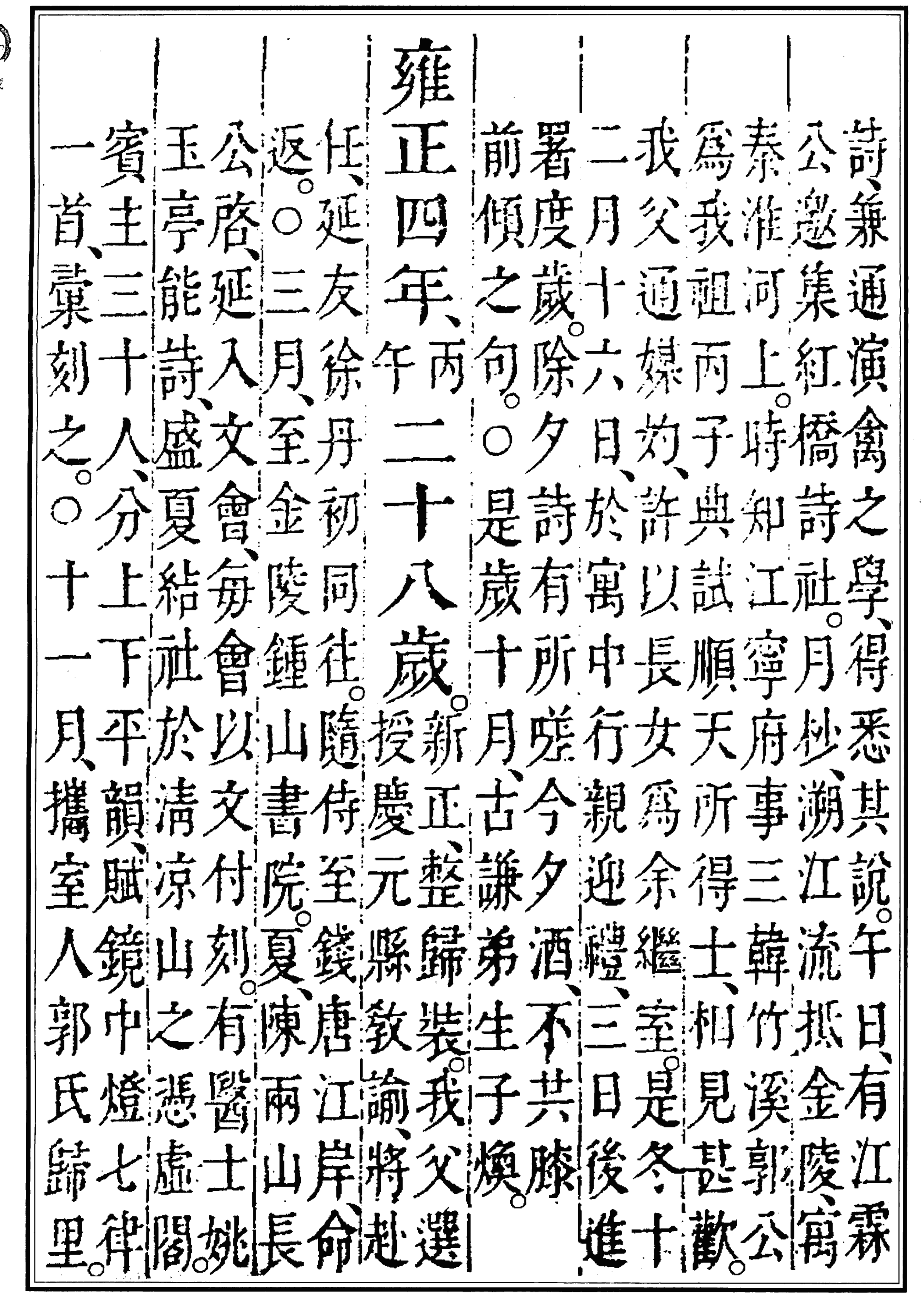
缺页

亦心然我言。有方士授黃白之術、始惑之、旋即屏絶。

雍正元年、癸卯二十五歲。始學作散體文。古謙弟科試入泮、隨赴鄉試、中副車。冬、娶婦、亦圃蔡公女。是冬、撰幽人面目譜、譜爲寫蘭而設、此著述之始也。嘗賦畫蘭歌、有前不師古安論今之句、歌係中年後作。

雍正二年、甲辰二十六歲。結文社、共十人、余兄弟居其二。始春迄秋、彙所作名素心集、欲梓未果。科試、餼入廩庠、學使瀋園何公。十一月二十六日、室入陳氏久病歿、作悼亡詩十首黏於靈幃、我母見輒墮淚、遂去之。

雍正三年、乙巳二十七歲。四月、隨父遊維揚、寓天寧寺。有僧浩然能



詩、兼通演禽之學、得悉其說。午日、有江霖公邀集紅橋詩社。月杪、溯江流抵金陵、寓秦淮河上。時知江寧府事三韓竹溪郭公爲我祖丙子典試順天所得士、相見甚歡。我父適爆灼、許以長女爲余繼室。是冬十二月十六日、於寓中行親迎禮、三日後進署度歲。除夕詩有所嗟今夕酒、不共膝前傾之句。○是歲十月、古謙弟生子煥。

雍正四年、丙午二十八歲。新正、整歸裝。我父選授慶元縣教諭、將赴任、延友徐丹初同往。隨侍至錢唐江岸、命返。○三月、至金陵鍾山書院。夏、陳兩山長公啓、延入文會、每會以文付刻。有醫士姚玉亭能詩、盛夏結社於清涼山之憑虛閣。賓主三十人、分上下平韻、賦鏡中燈七律一首、彙刻之。○十一月、攜室人郭氏歸里。

我父適以公事至省、告假暫回、得數日侍奉。○四叔父典試粵東、歿於閩。

雍正五年、丁未、二十九歲。正月、聞父病、即束裝、自錢唐江取道仙霞嶺、由閩轉浙、兩旬餘入慶元界。時二月八日、晚投宿、聞我父於初四日已辭世。銜痛徒步宵行二十里、抵慶署。大事賴丹初經理畢、一慟倒地、丹初力抱掖勸慰。越數日、扶櫬返。及江、夜半聞舟子私語曰、潮至、將迎潮、輒移舟入江心。俄而潮至、孤舟旅櫬、黑暗中掀簸於渺瀰洶湧間、驚悸膽落。幸扶櫬得歸里門。

雍正六年、戊申、三十歲。春仲、與弟古謙營父櫬、暫厝地於本邑北翠圩之白龍潭、辦理事宜、俱承母命。○長夏、杜門居憂。自朝至暮、惟習行楷字、學書始此。



雍正七年、己酉三十一歲。五月、服闋。六月、遭變、隨五叔父後經理大事。事畢、祖母遺有膳田三百畝、及衣飾金珠、將議分析。中有難之者、於是請於我母曰、計財便傷骨肉、盍盡讓諸叔父以爲葬費、且使得者有名乎。恰合我母意、絲毫無取。七月、古謙弟生子焜。外舅竹溪公內轉郎中、初冬赴金陵。偶行於市、見有鸞龍者、怪而詢之、網自大江中、色黑、長丈餘、鱗鬣爪牙畢具、僅未有角。賞價攜縱入江、風起浪湧而逝。遇有鄭部九、精六壬盤柜匝月、盡得其奧。試之有奇中者、亦有竟無驗者。始悟術數之學大抵如是。回家後撰術數辯惑。

雍正八年、庚戌三十二歲。讀易、參究京氏易學、著火珠林遺意。秋

初至郡，偶病，冷仙祠。相傳祠可祈夢，是夜果得夢，見有儒冠儒服者，面貌奇偉，憑几而坐。余至前，長揖，授書一函，曰：「待子久矣。」函面有古篆數字，不能識。甫欲展閱，聞扣門聲，遂驚寤。○十一月，隨五叔父奉繼祖母靈柩合葬祖墓。

雍正九年，辛亥，三十三歲。與古謙弟偕同里潘雀巢、陸五亭、陳希馮疊相倡和。自春徂秋，幾無虛日。方春，種菊千本。時延丹初在家，癖愛菊，栽培灌溉，代任其勞。花時，賦詩飲酒以樂之。歲暮，彙所作爲蘭言集，丹初爲之序。

雍正十年，壬子，三十四歲。余兄弟自幼一堂共學，凡作詩文，必互指得失，相爲師友。是歲，與弟分纂經義異同，名曰析疑，欲校而刻之，歲終未成書。○冬，

五叔父赴任四川雲陽令。

雍正十一年、癸丑三十五歲。開歲、仍纂經義。適重修邑志、延厠編校。時保舉宏博、長安故人貽書相招、我母促裝就道、纂經義未獲卒業。八月、古謙弟元配蔡氏歿。九月、余兄弟先後北行、余由金陵繞道抵都。留匝月、疾作、即南還。○過濟寧、旅店中遇風鑑者、謂余曰、君渾身傲骨、豈入世之具哉。余默然服其言。

雍正十二年、甲寅三十六歲。二月九日、我母六十二壽辰、戒勿徇俗文稱祝。命舟遊西湖、侍奉以往。內甥三葬秦復山適在省、以雙雀贈、載之而歸。終歲園居無事、日惟板輿奉母、彈琴賦詩、寫蘭作字以爲樂、交遊酬應日漸稀少。

雍正十三年、乙卯三十七歲。閱部子皇極經世、理精數密、茫無下手處。有閩人薛雲翔遇於郡、談甚契、出西蜀張文饒所撰皇極詳解以贈、悉心體究、粗得其旨。○同人舉放生會於問心庵、余亦與焉、旋卽已。後有題旌陽放生碑詩云、豈是誇張思及物、敎從敦本做將來。○秋暮、母病、侍湯藥三十六晝夜。兩鬢忽白其半、後月餘仍轉爲黑。昔人有髮白復黑之說、知非虛語。

乾隆元年、丙辰三十八歲。高祖峨雪公塋地爲徽人盜葬、合族無有爲言者、不獲已、出而控於官。訐訟十載、始得返我汶陽。○是歲、以孝廉方正薦、敦促驗看。自問不敢當此、以病辭。



乾隆二年、丁巳三十九歲。徐丹初自慶元偕歸、後延課煥、焜兩姪。是春病且劇、有勸其歸家者、不許。余謂生於我館、死於我賓。旋歿、一切後事、從厚經理、爲位以哭之。○邑中創建書院、時古謙弟北回、余與斟酌主持。於中建祠、以祀我高祖峨雪公與鄉里德尊望重者、爲六賢祠、捐田以佐歲修費。

乾隆三年、戊午四十歲。是歲、延牧亭從叔祖課兩姪、余共作文、與豪倍往。時及冬初、自念數十年精力大半於此消磨、嗣後無復爲此、撿所作付刻、題曰六圖戊午四書文、以寓知止於是之意。○室人以余四十無嗣、請命我母、納妾吳氏。○是春、古謙弟入都、考授州同知、歲暮歸。

乾隆四年己未四十一歲。纂輯錄通。○我父遺詩無專集，零篇斷簡搜訪得數十首，謹錄爲冊。○三月，古謙弟繼娶婦，舍貞丁公女。五月，弟即赴都。

乾隆五年庚申四十二歲。選宋百家詩存，閱兩載始竣事，校刻者我友陸蓼九也。○同人議續修邑乘，集梅華庵。是日，賦詩倡和，後聞而和者得數百家，俱相賀於余，遂序而梓之，題曰梅華庵倡和詩。○秋，古謙弟考充宗學館教習。

乾隆六年辛酉四十三歲。二月，弟歿於都，訃音至，恐驚我母，不敢驟發。○逾時，忍淚跽膝前，我母已微察其意，乃婉辭以告，然傷老人心多矣。○作哭弟詩十絶，有云：獨向慈韓頻憫悶，低頭一鄉轉傷神。祇緣見我尤思汝，左右扶持少一人。○

園中雈產二雛、作東園產雈紀事。豈亭、題以產雈亭、刻石嵌於壁、歌詠投贈者遍四方。○去歲議續邑乘、不果行、竊纂魏塘人文志、乘取勿敢苟且、搜羅以漸、未即成書。

乾隆七年、壬戌四十四歲。元日、偕沈松臯、陳希馮武林、顧耕稠集問心庵、爲淸齋之會。嗣後邑中同志者歲以爲常。庚辰元日、距此十九年、在會九人、余詩有年當玉節初歸漢、人比香山半老蒼之句。○二月、東園桂花盛放、同人有春月桂花吟、彙錄成冊。○作詩向不存稾、自庚申夏迄辛酉冬、存而彙刻爲產雈亭詩一稾。是夏著魏塘紀勝。○十月、兒氏妾生子、室人寢之、己殀、我母命名佛緣。

乾隆八年、癸亥四十五歲。四月、佛緣以痘殤、室人哭之慟。余曰、命也。

何哭。且恐傷我母心、不敢下滴淚。後忽發眼疾、乾澀作痛、數月乃愈。○邑中舊有五賢祠、久廢、木主亦他徙。倡議捐修、迎主入祠。○秋仲、倡掩埋之舉、集衆慈雲寺議之。是夜忽病昏厥、久乃甦、事不果行。○冬、出嫁古謙弟長女於平湖月雋張公子世昌。

乾隆九年、甲子、四十六歲。我母七十壽、仍命舟隨侍遊虎邱、靈巖天平諸勝、老人頗喜動於色。○邑中有濬河之役、閭民隅餘隙地、令堆積淤泥、人便之。更折去北廊五架、盡爲堆積地、數日間巋然成山。以恰值母壽、名曰慈山、嘗賦詩有時維二月九、春和氣融叢。慈幃敞壽筵、適對茲山爽。茲山詎云高、我鄉邨無兩之句。○撿古謙弟遺詩、選定、序而付梓、曰謙齋遺稾。謙齋、弟自號也。○是冬、著逸語始。

乾隆十年、乙丑四十七歲。是歲、延許蓉川課兩姪。蓉川師事余、毎值燈下少暇、論詩文、談經義、及持身涉世之道、兩姪兼得侍側聞之。○自春徂冬、惟以背逸語爲事、百務概爲屏絶。迄歲除、功未畢。

乾隆十一年、丙寅四十八歲。四月、營我父葬事、卽卜於北翠圩厝地、並營我母壽藏。○是歲、著逸語勿少懈。注及盜泉二字、未考所出、檢水經注已終卷、不得。忽風過凡案間、揭開盜泉出處、乃注明之。○冬、煥姪娶婦秀水蔣三木公女。

乾隆十二年、丁卯四十九歲。二月、逸語成、付梓。余著是書、毎值疑義、竟夜不成寐。稾凡屢易、反覆體玩、覺與身心亦有受益處。正字畫、辯音義、我友蒲

秋稼與有功焉。○秋仲，著格致畧始。是書分天地人物四門，窮其所以然之理。有採之前人者，有出諸臆見者，事繁理奧，非刻期可竣，有得即錄，以冀漸迄成書。○焜姪科試入泮，學使金陵秋崖陳

公。後陳公以孫女許字焜姪。

乾隆十三年，戊辰，五十歲。夏秋間，米價騰貴，人情皇皇。請於我母曰，苟可為力，何忍坐視。奈未能取給於家，典貸兼營，購米平糶五日。富室從而效之，或三日，或五日，相繼一月有餘。○煥姪歲試入泮，學使耐圃于公也。我弟沒時，兩姪俱幼，每值家常閒話，必繼以訓督。嘗題焜姪小照，兼示煥姪云：幾年撫汝令成長，珍重傳家負荷難。要想昂藏軀七尺，豈徒寫作畫圖看。○初冬，我母呼而謂曰：禮言七十



老而髯、我年已七十有四、操家五十餘載。當日祖遺田三百畝、汝父自置用百畝、幸不隳舊業。今分給汝輩、務以購入爲出四字作持家法。謹跽而受命、不敢忘。於是與四弟之繼娶婦丁氏各授田二頃。○刻產雇亭詩二稟、以魏塘紀勝爲三稟。

乾隆十四年、己巳五十一歲。二月、著琴學始。○妹壻盛秦川精天文歷法、相與推究、頗收其益。○九月、挈焜姪赴金陵、擬就婚於陳、請期未許而歸。

乾隆十五年、庚午五十二歲。四月、焜姪娶婦陳氏。○八月、琴學發刻之。是書究明律呂、非止爲鼓琴而設。緣既竣、復理舊曲、登閣中清氣閣、鼓靜觀吟二章。有鵲數十集於松樹間、曲終散去。○是冬、著昏禮通考始。

乾隆十六年、辛未五十三歲。陳希馮相交數十年、道義切劘、最稱莫逆。是春病歿、哭之以詩、有可但老夫亾好友、吾鄉亦少一詩人之句。後其子出遺詩、爲之選定、序而梓之。○素好飲、每宴會必期達旦。四十歲後飲漸減、是秋尤減於前。嘗賦詩、有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之句。又數年竟斷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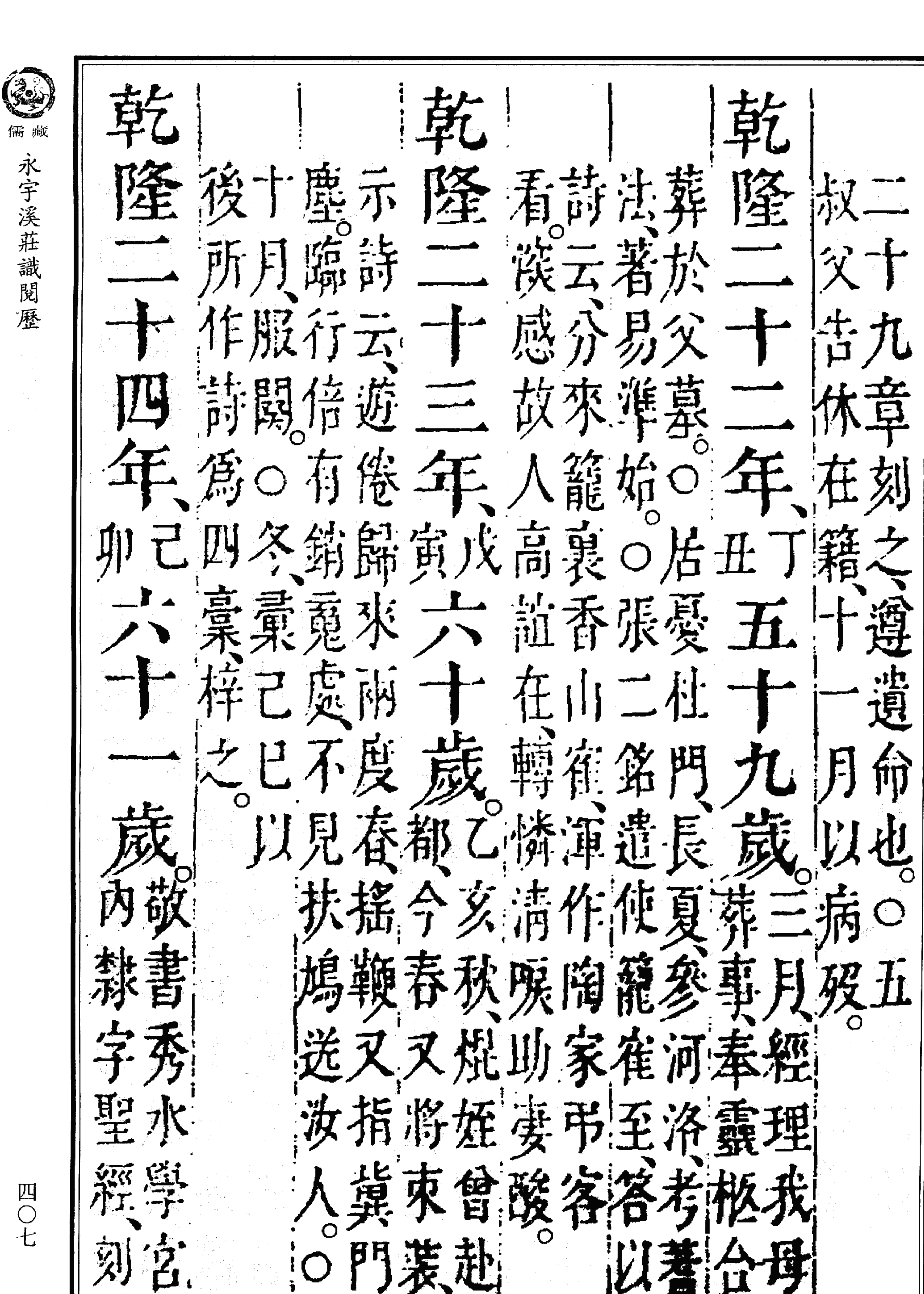
乾隆十七年、壬申五十四歲。正月、烺姪婦陳氏歿。○昏禮初稾成。稾以時代爲次、不便查閱、更循行禮節次類聚之。○煥、烺兩姪有志韻語、示詩云、情眞豈要分唐宋、語妙何曾費刻雕。每燈下萃姪輩侍我母側、或話家常、或論詩文、務至夜分。俟我母就寢、乃出。冬夜詩有三世依依同笑語、一堂夜夜得團圞之句。

乾隆十八年、癸酉五十五歲。仲春、過于溪、拜始祖墓、與澹齋叔祖商續修家譜。于溪有小普陀、宗祠在焉、議捐資修葺。○自庚午歲纂輯昏禮、既易其稾、又抄淸本、書可盈尺、俱手自錄之。初冬卒業、隨命梓。

乾隆十九年、甲戌五十六歲。我母八十壽、仍欲命舟遊覽、委婉勸止。屆誕辰、延僧誦經於問心庵、從我母志也。○患頭眩、延醫治之無效。自閱方書、服之亦無效。嘗賦詩、有讀易始知占尚德、學醫翻信藥無功之句。○創制銅磬十二、按十二律、廣約三寸、以線繫其端、擊之胥與律應。懸於簷下、風過如環珮聲自天而降、名之曰風磬。○是冬、著孝經通釋始。

乾隆二十年、乙亥、五十七歲。園中雙雀相繼化去、瘞於慈山下、有詩志之。○是歲、惟以注孝經爲事。時多請業者、暇與講論、隨事勉勖、兼及詩文。園居雜興詩、有引綆方慚探學海、停車多負即元關之句。○姪輩與同學結詩社、月兩舉、冬、暮爲之選定、序而付梓、題以柳洲吟課初集。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十八歲。正月、孝經通釋著訖、命梓。○是春、聞雲間張二銘欲以雀贈、去冬歲歉、正當人憂艱食之時、賦詩云、曾不飽人翻飽雀、那能枵腹看翱翔。又云、歲凶習儉嗟何及、身賤憂時笑枉然。○我母素有脾疾、七月初病忽劇、十一日亥時竟棄世。呼愴昏迷、勉理大事、既竣、伏草哀鳴、作述母德詩



二十九章刻之、遵遺命也。○五叔父告休在籍、十一月以病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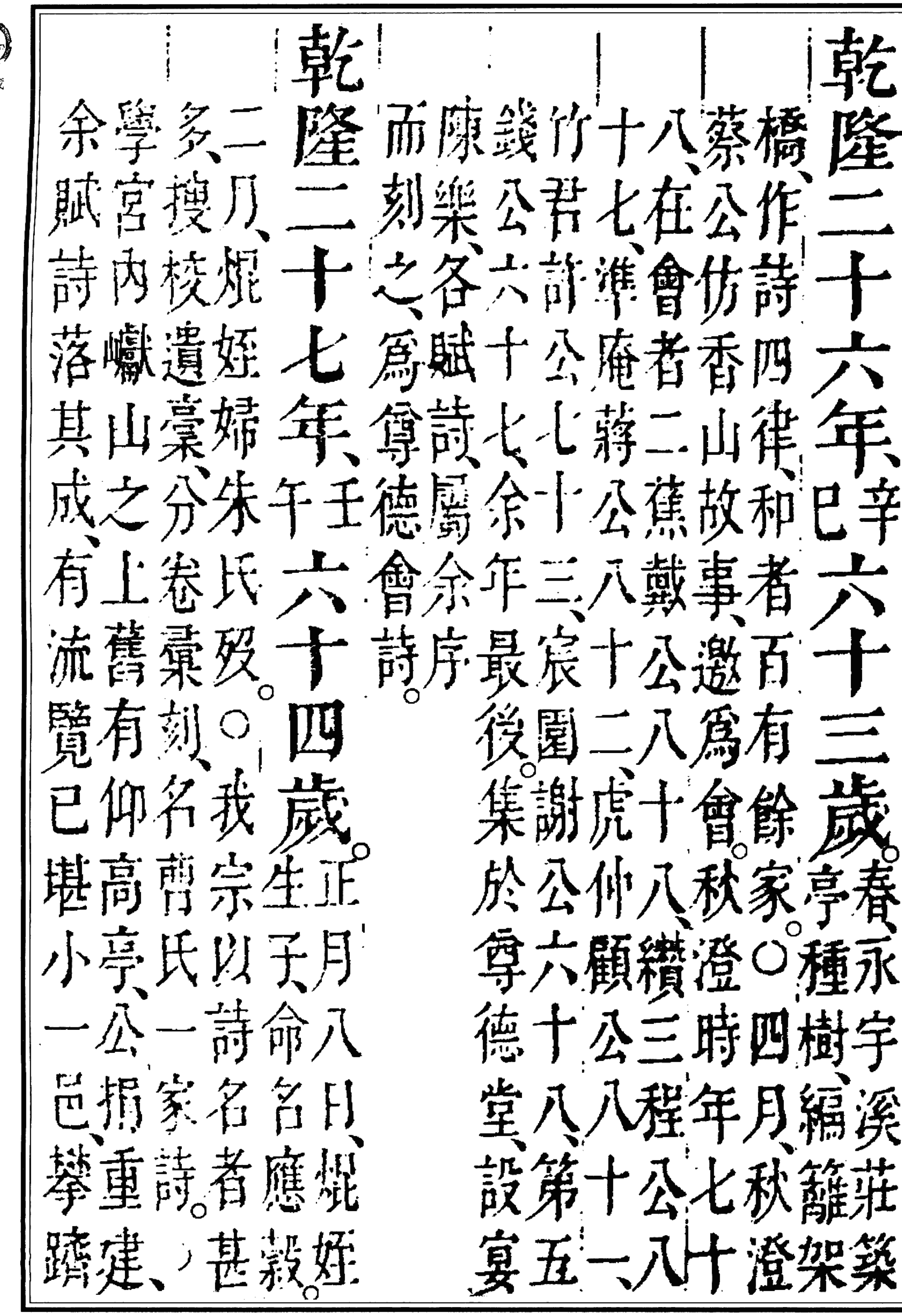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五十九歲。三月、經理我母葬事、奉靈柩合葬於父墓。○居憂杜門、長夏參河洛、考著法、著易準始。○張二銘遺使寵雀至、答以詩云、分來寵裏香山雀、渾作陶家弔客看。讒感故人高誼在、轉憐清唳助凄酸。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六十歲。乙亥秋、梲姪曾赴都、今春又將束裝、示詩云、遊倦歸來兩度春、搖鞭又指冀門塵。歸行倍有銷魂處、不見扶鳩送汝人。○十月、服闋。○冬、彙己巳以後所作詩爲四稾、梓之。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六十一歲。敬書秀水學宮內隸字聖經、刻

於明倫堂。○七月、易準告成。彙丙子後詩爲五稾、並付梓。○煜姪赴試北闈、試竣、即旋里、榜發得副榜。○病腰、見客不能爲禮、閉居詩有病教揖讓虛文減、老覺敦龐古意多之句。○慈山下忽生蓍草、采之恰得五十莖、撰蓍說。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六十二歲。長夏、著續魏塘紀勝、又彙卯春以後、辰夏以前詩爲六稾、即以續紀勝爲七稾、並梓之。○嘗閱地理書不下數十種、互相參考、別有心得。冬初、擇地於北郊永字圩、名以永宇溪莊、將自營壽藏。冬日園居詩有預卜歸藏搜地脈、早探河洛見天心之句。○是歲三月、煜姪續娶婦、海鹽東亭朱公女。○六月、北上赴　恩科北闈試。試竣歸、又得副榜。○是秋、著蓍測始。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六十三歲。春、永宇溪莊築亭、種樹、編籬架橋、作詩四律、和者百有餘家。四月、秋澄蔡公仿香山故事、邀爲會。秋澄時年七十八、在會者二蕉戴公八十八、續三程公八十七、準庵蔣公八十二、虎仲顧公八十一、竹君許公七十三、宸園謝公六十八、第五錢公六十七、余年最後。集於尊德堂、設宴陳樂、各賦詩、屬余序而刻之、爲尊德會詩。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六十四歲。正月八日、焜婭生子、命名應穀。二乃、焜婭婦朱氏歿。我宗以詩名者甚多、搜校遺稾、分卷彙刻、名曹氏一家詩。學宮內巘山之上舊有仰高亭、公捐重建、余賦詩落其成、有流覽已堪小一邑、攀躋

亦自有層階之句。同人屬書刻之、牓於亭柱。○焜姪領鄉薦。冬、繼娶婦、允修丁公女。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六十五歲。去冬十月築壽藏始、是春二月工竣。月之十一日封壽穴、十六日葬我元配陳氏。○應穀甫適歲、早晚啼笑聲隔樓徹於耳。惜其失恃、焜姪又赴公車、告知弟婦、抱入已寢。姪婦子、則姪之子猶孫也、遂繼爲孫。○作四面與、三折徑、與梅欄、招寉橋門律、和者甚多。彙辛巳歲倡和四首爲永宇溪莊前後四詠、將序而付刻。○焜姪成進士、以知縣郎用、得四川新都縣。冬初告假歸里。○是歲八月、煥姪生子、命名應垣。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　六十六歲。正月、焜姪赴新都任。○八月初

三日、構莊屋工始、十月告成。○庚辰至癸未詩彙爲八稾、梓竣。○余自三十五歲北歸、便作杜門計、歲庚辰嘗自題書室、有面西一几南窗下、三十年來坐榻穿之句、時未及三十年也。今歲恰三十年、九月開欄果穿矣。乃以版掩穿處、仍坐其上、不忍即棄置云。○表姪畫圖朱君、余與最契、去冬以應穀締婚其第四女、今冬女亡。

乾隆三十年、乙酉、六十七歲。正月八日、煥姪生第二子、命名同穀。○三月、永宇溪莊識畧付梓工報。以下續

仲夏、劉筠谷惠白雀一雙、賦詩云、題橋證不虛、一快夙願償。請溪莊有招雀橋也。○秋、習草書、畫墨竹始。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六十八歲。溪莊蔬圃改作茶圃、去冬下子、

今春發生茂密、凡百有餘叢。與滄齊叔祖商訂族譜、閱十餘年矣、排行世系、今獲成編、滄齋之力也。余補撰九世以下台傳四篇、兼撥雜文、酌體例、夏初付梓。○炳姪請任成都縣。○七月、煥姪長子應垣殤。○九月、煜姪生第二子、命名應成。○歲癸未重陽遊胥山、有詩云、撥草尋荒徑、西風古廟秋。吳亾已千載、忠憤此山留。今九月二日重遊、命工磨崖勒之。○應轂締婚四川井研縣雷君夏峯女。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六十九歲。

二月、邀釋氏貫一住溪莊、捐田二十畝、耆事宜數條、命藏以爲信。○撰夏孫說、編入家譜。六月、家譜刻工告成。○夏初積雨後、溪莊侯廬就圮。七月廿又五日、鳩工重建、仍以侯廬顏之。有但期適我何

嬾窘、亦足居僧可伴閒之句。是歲、招承哉姪爲應穀課讀。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七十歲。溪莊種茶已閱三載、今穀雨節採茶始。色香味俱佳、命名日梅瓣。○東園建倉亭歲久就圮、七月重葺亭、凡園中軒堂欄楯俱加整頓。○九月、偍姪題壁西陽州宣隸知州。○自甲申迄今十月、彙所作詩爲九彙付梓。○十一月二十五日、余七十誕辰、概辭稱祝之文友戚各攜盆花盆果相餉、盈庭充室。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七十一歲。室人郭氏一病三載、於五月二十日子時竟棄世。距生於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巳時、享壽六十有七。隨於

九月十五日巳時葬永宇溪莊。○焜姪告假省墓,於五月中旬抵家,盤桓逾月,即赴酉陽州任。○山右董帷圃,詩人也。憶歲戊寅,來我邑,傾蓋甚歡,歷今一紀,年已七十,重來相訪,乃友誼中一段佳話也。余贈詩云:數千里外結相知,喜復南來慰積思。縱隔十年才一見,百年三度尚堪期。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①七十二歲。正月,溪莊棟塘吹築石岸。○焜姪署嘉定府篆,遣役接家,只於八月二十四日起行,煥姪送入川。○自丁卯年著格致畧始,閱甲子二十有四,中多作輟,今少有就緒,類而聚之,手錄清本。○夜少寐,經年不作詩文,惟書草字,及寫蘭竹,聊以遣意而已。○臘月中旬,時大寒節候,天氣暖

卯仲春，溪莊梅花已盛放，并見茱甲抽心，牡丹含蕊，此吾鄉從來未有之事。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七十三歲。歲朝晴暖，春蘭花放，試筆寫之，題詩其上云：「根花影裏墨光浮，春色還憑老腕收。蘭谷暖回芳信早，一年歡喜看從頭。」元宵得夢兆，戒勿出門，遂終年屏跡，謝絶酬應。長夏搜輯古逸詩二卷。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七十四歲。溪莊西面籬外，臨水一帶，俱種梅，昔爲棟塘，今爲梅塘矣。莊屋大門外種榆六樹。四月七日，集順寧居，凡九人，有彈琴、鼓瑟、吹簫，三者合奏，雅音寥然，令人神往。曲終觴詠，繼之。夏，焜姪謝任廬州。自秋入冬，薄病纏綿，終日獨坐卧室，著老老恒言四卷。除夕偶成，孤斟獨聽笑

言諱、如客如僧尚有家。但祝今
宵能穩睡、明年打點看梅花。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七十五歲。元旦口占、爆竹聲喧日上初、醒猶戀枕起徐徐。衰年自笑曾何補、四卷新編老老書。○正月二十三日、大姪媳朱氏猝因痰疾而歿。○溪莊梅花盛開、予以臥病、不及往觀、去歲除夕之句徒虛語耳。乃知凡事不可預定如此。○撰邑廟田碑、并書勒石。○二月、燠姪自川回、聞焜姪去瀘州任、在軍營辦事。○夏初、發刻老老恒言、補著備譜一卷、共五卷。歲暮刻工始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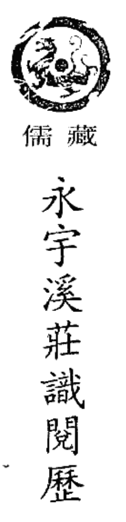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七十六歲。莊屋大門外鋪石徑、西偏臨水築石岸。○四月、聞焜姪奉上諭、照伊品級、以部員用。○長夏集草書體勢會通二

卷。○閱浙江刊布　進呈書目，內採摭著
易準、孝經通釋、昏禮　通考、琴學、產鶴亭詩
集，凡五種。○八月，守莊僧貫一去世，其徒
孫雲珊承管莊務。○九月，姪陞補禮部
鑄印局員外。○夏秋間，畫蘭頗多，每畫必
題一詩。集舊作近作凡百首，歲除付梓。

乾隆四十年，乙未，七十七歲。應聘雷氏女，去春女殤，今二月十
八日續聘象思朱君女。○三月，管莊雲珊
辭去，是月十七日邀僧慧順住莊。○題畫
蘭百詠刻竣，又撰數珠解，梓之。○莊前擴
地數丈，計廣二分，擬栽以桑。○南浦攜贈
雙鶴。○是歲，宅內另搆客室，顏曰觀
妙。終日起居於此，不見客，并不窺園。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七十八歲。元旦試筆作畫，并題一枝寫得

平安竹、兩朶添將如意芝。須識四時閒適趣、筆端預爲報吾知。○後俟續。



校記

①府篆：當作「府掾」。



全謝山先生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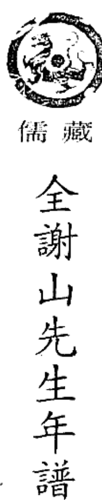
清·董秉純 編撰
劉 琳 校點
刁忠民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全謝山先生年譜》一卷，清董秉純編撰。原載清同治十一年刻本《鮚埼亭集》卷首。

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字紹衣，號謝山，又自署「鮚埼亭長」，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全氏在明代四世爲官，明亡後曾參加反清活動，這對祖望一生爲人及治學具有很大影響。自少學習經史，乾隆元年中進士第，授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館。因他不願依附當權大學士張廷玉，爲張忌恨排擠，散館時僅列末等。他本不熱衷於仕宦，因而辭官歸家，從此絶意仕途。儘管後半生生活貧困，但始終廉介自守，不附權貴，勤苦治學，孜孜著述。乾隆二十年在貧病中去世，年僅五十一。祖望爲清代著名經學家、史學家，浙東學派代表人物。《清史稿・全祖望傳》稱：「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他兼通經史詞章，在學術上私淑黄宗羲，繼承了浙東學派務實、經世的學術思想，宗陸王而不悖於程朱，不持門戶之見。一生主要致力於史學研究與古籍整理。著述三十餘種，今存者主要有：《經史問答》十卷，《七校水經注》四十卷，《漢書地理志稽疑》六卷，繼黄宗羲完成《宋元學案》一百卷；爲收集整理晚明歷史文獻、表彰忠義作出了巨大努力，寫出不少抗清志士的碑傳；還留心鄉邦文獻，三箋鄞縣先賢王應麟的名著《困學記聞》，撰《甬上族望表》二卷，輯《續甬上耆舊詩》一百四十卷。其詩文集有《鮚埼亭集》三十八卷、《鮚埼亭集外編》五十卷、《鮚埼亭詩集》十卷。

此譜爲全祖望門人董秉純所編。董秉純（一七一八—一七八八），字小鈍，乾隆十八年拔貢，補廣西州判，升秦安知縣。全祖望文內外集均由其一手編定。是譜分爲《年譜》與《全氏世譜》兩部分。年譜簡要記載譜主歷年主要事蹟及著作，世譜則記述鄞縣全氏歷代世系，對研究全祖望與浙東學派都有一定參考價值。至民國年間，學者蔣天樞認爲「董氏舊譜，缺略特甚」，於是重編爲《全謝山先生年譜》四卷，内容較爲充實。但董譜的資料更爲原始，其價值仍不容忽視。



年譜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世系名字詳世譜。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初五日亥時、先生生於鄞縣白壚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宫詹公故宅。

先生有兄祖謙、慧甚、六歲而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張目曰、勿哀、吾當再來補之。後十年、生先生、亦慧甚、故小字曰補。又有傳先生爲錢忠介公轉生者、其詳未之聞。集中有五月十三舉子詩三首、其第二首曰、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宿根、現

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昨閒正氣堂，豫告將雛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詒湯餅賓。按先生年三十九始得子，昭德方舉，忠介後人芍庭先生入賀，先生曰：「何知之神也。」芍庭曰：「夜來寒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可喜可喜，故來訊耳。」亦一奇也。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四歲，始就塾。

太公吟園先生親課以四子書、諸經，便能粗解章句。吟園先生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八歲。

諸經之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秋社、過樓外、極管弦燈火之盛，不一顧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歲。補博士弟子。

從里中董次歐先生讀書三餘草堂張氏。次歐先生最持崖岸，弟子無敢輒前者，獨先生與爭論經史，曰：此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始游庠，謁學宫，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汙宫牆也。取捶碎之，投諸頖池。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歲。

里中耆英多與先生談藝。一日，慈谿鄭南溪先生過吟園，曰，吾今日特訪陳羣而來。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歲，始應鄉試。

至行省，以古文謁査初白先生，初白謂萬九沙先生曰，此劉原父之儔也。

六十年辛丑，先生十七歲。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歲。

先生有族母，爲氷槎尚書女，居貫巖，是年返寧，年八十餘矣。先生從之問遺事，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士遜之紀，吳農祥之傳參互質證，多有補訂，後卒成

尚書神道第二碑。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十九歲。

先生嘗再登天一閣借書，當始於是時。又楊誠齋易傳鈔之天賜園謝氏，草廬春秋纂言鈔之雲在樓陳氏，皆在是年。皆通志堂未刻之本，世所希有者。

二年甲辰，先生二十歲。

是年嘗娶前孺人張氏。自昨年再過武林，盡交樊榭、董浦、瀟林、句山、谷林、意林、蕙田、立甫諸先生，討論經史，證明掌故，尊酒郵筒，殆無虛日。而簡帖題跋多不署歲月，不敢附會，惟與樊榭論蘇若蘭回文詩札確

係此年。

三年乙巳、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當在黿鼉授徒。先是先生曾王父、王父皆避兵、於是先生感之、爲參考舊聞、成滄田録。

四年丙午、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有荆公鄭女志跋、而古今通史年表大約作于此時。

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三歲。

武威孫公詔來守寧、訪士於萬九沙太史、太史力推先生。孫公甚重之、先生因上尊經閣祀典議。及孫公

觀察三郡、凡再上修南宋六陵及祠祭冬青義士帖子。其後修郡志、孫公招先生入局、辭之。而總裁爲九沙太史、移書問遺事、糾繆凡數十條、先生詳荅之。孫公將薦先生于朝、先生上書力辭。因欲先生自署門生、先生自後遂不復往。及孫公按察江西、旋卒、先生感念高誼、爲之誄、今載集外。

六年戊申、先生二十四歲。

督學交河王公將以賢良薦先生、以兩尊人年高、獨子、辭。侍養者上書辭之。其後有司以萬先生承勳應、先生於萬先生中表後輩也、先生以名不易副、頗有

規切。萬先生曰、後於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

○夏、患齒痛。張孺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規、笑曰、是雖黄人物之報也。先生賦詩解嘲。是年、得高隱學先生雪交亭集於陸氏。

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五歲。充選貢。

王公以先生充貢、先生又辭、王公不許。太夫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言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汝其行矣。遂以明年春治裝北上。

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六歲。入京。

春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先生但投牒成均而已。山東學使羅竹圃先生邀

佐文衡赴之。○浙江方修通志先生謂翁洲六大忠

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

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移之初入京師

上書方靈皋先生論喪禮或問靈皐大異之由是聲

譽騰起。

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七歲。春夏游山左秋南歸。

自舊秋至是夏在羅竹圃幕遂遍遊三齊諸勝皆有

紀志題咏。爲蓬萊王孝子立傳應黄崑圃先生之命

也。秋七月，自歷下南歸省親。

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八歲。舉北京鄉試。

春，吟園先生七十壽。初夏，以太夫人命復北上。八月，張孺人產一女。甫七日，孺人殞，女亦不久而殤。先生魁北闈，方撤棘，房考曹公一士逕過寓齋，傾倒特甚。而臨川李穆堂先生見先生行卷，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招之同寓。遂偕萬孺廬先生唱和於紫藤軒，一時名下俱願納交先生。然先生所心契，李、萬之外，惟靈皐先生、坦齋王侍郎、濟寰曹給事、謝石林侍御、鄭篔谷侍講數人而已。而時相之門，雖屢招之不

赴卒、以此深嫉之至於放黜。
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春闈下第、仍居京師。
榜後始聞張孺人之赴、將歸省、有詞科之
命、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先生薦、遂爲吏部所留、不得
歸。仍居紫藤軒、與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
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歲。續娶曹孺人於京師。
移寓藤軒之東。長安米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仁
和黄監倉、有春明行篋當書記。
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一歲、居京師。
與穆堂、孺廬爲重四之集、有詩、和者至百餘家。時大

科諸公尚未盡集，李公以問先生，爲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李公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慙韓退之哉。其後四十餘人者，李公多展轉道地，登之啟事。同時詞科擧主，以臨川靈皐爲眉目。士之欲見二公者，率藉先生道引，於是應召二百餘人，多半與先生通縞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而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徵士，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書之，而援以今科，則廣采同譜諸公所著入之。其書甚博，已成大半，會先生放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擧主及試録三卷。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三十二歲。成進士，入庶常館。

先生本以薦舉鴻博詣部，至是先成進士，入詞館。而時相方忌先生中大科，遂特奏凡經保舉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識者已知先生不能久於館中矣。是年，與臨川先生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共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取所流傳於世者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取欲見而不可得者，分其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每日各盡二十卷，而以所簽分令人鈔之。顧臨川與先生皆力薄，不能多畜寫官。至次年先生

邊罷官歸，遂未卒業。然先生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眞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袁正獻、永樂寧波府志，皆世所絶無，而僅見之大典者也。時方開明史館，先生爲書六通移之。其第一、第二專論藝文一門，見先生不輕讀古人書。又謂本代之書必略及其大意，始有係于一代事故、典則、風會，而不僅書目。其論尤偉。第三、第四專論表，而於外藩屬國變亂瞭如指掌，眞經國之才也。第五、第六專言隱逸、忠義兩列傳，所以培世教、養人心，而扶宇宙之元氣，不但

史法之精也。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之曰博、而勉以爲有用之學。先生謙言、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

二年丁巳、先生三十三歲。左遷外補、遂前歸。

四月、

泰陵配天禮成、獻大禮賦。靈臯先生曰、筆力弗逮杜公、然語語本經術、典核矜重、則杜公微媿拉雜矣。五月散館、竟列下等、左遷外補、而先生舅氏蔣季眉先生亦同被黜。或曰、當事者惡先生、因及蔣公。先生以兩尊人年高多病、亟欲歸、靈臯先生猶欲薦先生入三

禮館、辭之、而薦吳君廷華。九月出都、冬抵浙、便道過姚江孫忠襄公墓、拜而爲之銘。至家、適太公得足疾、悉力治之。

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歲。侍兩尊人家居。冬、丁太公艱。先生旣歸侍庭闈、有聞翁廣修枌社掌故、并桑海遺聞、著作日富。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搨、編爲天一閣碑目、又爲之記。又鈔黄南山儀禮戴記附注四卷、王端毅公石渠意見、皆閣中祕本世所僅見者。又編曹遠思葬楊氏忠烈錄。至臘月、太公吟閫先生忽得疾不起。

四年己未，先生三十五歲。葬吟園先生。冬，接丁蔣太夫人艱。

春三月，葬吟園先生于光溪木峯之南，一切附身、附棺之禮，皆竭力從厚。冬，蔣太夫人卒。是年，始修全氏宗譜。

五年庚申，先生三十六歲。合葬太夫人于木阜峯阡。

讀禮之餘，博攷全氏掌故，作桓溪全氏祠堂碑、東浦全氏祠堂碑、桓溪舊宅碑、鵲巢碶記、全氏義田記、譽巖先塋地脈記、崇讓里記，凡數十篇。是年，始遷居青石橋胡氏，適可軒，後所稱雙韭山房者也。

六年辛酉、先生三十七歲。秋至白下、歲暮而歸。
聞臨川先生主試江南、秋至金陵、投止承恩寺。遍游
朝天宫、報恩寺、燕子磯、舊院諸迹、皆有詩。自戊午、己
未接丁外内艱、至再近大祥、從不作吟咏聲、始爲破
戒、因題曰祥琴集、以志過。及撤闈、而臨川病、送之舟
中、爲先生商古人出處之義。先生呈截句五首、其次
章曰、中幬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分不求
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末章曰、生平坐笑陶彭澤、
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早去、先幾何待督郵
來。自是先生遂無出山之意矣。歸經揚州、止宿馬氏

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萬孺廬先生適見之、以爲在閻百詩、何義門二家之上。

七年壬戌、先生三十八歲。居里中。

三月、除服。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爲請。先生謂二喪竝及、當服五十四月。令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之。有心喪劄子荅鄞令。其實先生本無意出山也。四月、糾同邑陳先生南臯、錢先生芍庭、李先生甘谷、胡先生君山、先君鈍軒先生爲眞率社、重舉重四之會、壺觴一句再舉。至十月、得詩三百餘篇、皆枌社掌故、題曰何餘七音。後删定爲何餘唱和集。

八年癸亥，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以乙酉正月五日生，而是年立春在初十日者，例作甲申年庚，則癸亥爲四十年矣。朋好有稱祝者，先生作詩謝之，而詩集亦遂題曰虬骨，用東坡語也。

五月十三，始舉子昭德。九月，出游，有杪秋江行集。十月，至維揚，有七峯草堂唱和集。

九年甲子，先生四十歲。

自題詩稿曰五甲集，以同年施蘩齋令餘姚，來招，赴之。適杭，先生堇浦亦在署，同游龍山諸勝，皆有詩。復同渡江至湖上。夏，還寓。是年，先君始率仲兄秉縕暨

純受業先生門下。先君方修寒家宗譜，請先生鑒定凡例，先生爲之序，并撰先世志傳、碑、贊凡三十餘篇。○選定李杲堂先生内稿及西漢節義傳、及昭武先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意者舊詩之續，徧搜諸老遺集，而楊氏四忠雙烈合狀、華氏忠烈合狀、屠董二君子合狀、王評事狀皆成於是年。秋之浮石周氏，訪三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堂集、正氣録二書，爲之狂喜，作詩以志。

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杲堂先生耆舊集縉紳終於蕭歷，先生續之，并及

本朝凡百六十卷。分任同社諸公及門下諸子鈔錄、人爲立傳、視杲堂加詳焉。於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恭敬、而光芒有未闇者、畢出眞、大有功於名教者也。是年之詩即題曰鈔詩集。○夏、寧守魏某縱一奴子入泮宮、且陳夏楚以恫喝廪保、先生憤甚、移書詰之。守怒、偕巡道葉某以細事羅織先生、力求撫院興獄、幷及堇浦先生。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令鄞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前京兆陳句山先生再以書速先生出山、先生荅詩三首、有曰、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弗任。又曰、昔不

自知吾豈敢敢將一擲試微軀。蓋先生於出處之際辭之熟矣。○詩集有送錢二池之貴蘖山省墓之作、合之文集諸錢碑版則知忠介神道第二碑、葬錄、年譜、以及侍御職方推官諸志、忠介大全集侍御東村集諸序、畫像降神諸記、凡數十種、皆成於是年。○

十一年丙寅先生四十二歲。仍錄耆舊詩、兼修南雷黃氏宋儒學案。○

春杪、至湖上、適蕭浦先生以閏重三日爲稧事之會、太守鄞鈍夫而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自若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有詩曰吳船集。舟中

取南雷黄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過彭侍郎芝庭先生，曰：吾觀同館諸公，蕉萃太甚，安得如謝山之春容自便。先生有感于其言，作詩謝之。夏，過維揚，再館馬氏畬經堂，編纂學案，有韓江唱和第二集。

十二年丁卯，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撰菼陽姜忠肅公祠堂神弦曲，應象山姜炳璋之請也。二月，至湖上。上巳後，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遂至金陵，訪靈皋先生於湄園。靈皋年八十，方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爲汗漫之游。先生呈詩

四章其卒章有曰、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別離。六年遭荼苦、餘年患阻飢。以此成慚負、著書杳無期。猶喜素絲在、未爲緇所移。靈皐之規切、先生之持守、均可見矣古人哉。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秋盡、復過維揚、歲暮歸。是年詩有偷兒棄餘集、吳山消夏集、漫興集。

十三年戊辰、先生四十四歲。秋、主蕺山講席。

三月、之武林、太守鹿田先生問曰、先生不出之意何其決也。先生荅以詩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歡。也識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愛官。況復頭顱早須白、那堪

逐隊爭金幱。紹守杜公，先生故人也，來招，遂適越。重定黃氏遺書。姚總制之孫述祖求撰總制神道第二碑。秋，渡錢唐，病，方撰顧寧人先生神道表，力疾成之。先生自丁卯冬，有不寐之疾，醫者謂是虛用其心之過，當靜攝以養之。先生未能用其言，至是遂大病，中秋乃痊。己巳居杭復病，庚午大病。九月，杜守請主蕺山講席，始設奠於子劉子影堂，議定從祀諸弟子。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繼而帖然，一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復與杜守議立故太守湯公篤菴之主於書院，以其有大功於越，而專祠久廢也。又欲推其例於陳臥子

先生及明故相膠州高公皆已定議以先生去不果而冬青義士祠祭議凡與杜公三復焉是年詩曰漫興二集曰望歲采蕺集。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校水經注。

杜守仍請主蕺山先生固辭蓋舊冬主人微失禮也於是蕭山諸餘之士爭先入學舍者幾滿合之山會共得五百餘人旅食以待而諸生蔡紹基沈有聲姚世治率十餘輩抵寧面請杜守亦密懇觀察使者侯公速駕先生終不赴秋諸生以舊秋所課請改定留越三月得文百餘篇刻之是歲有詩三集曰西笑以大

金川平定也。四月後曰雙韭山房夏課。九月至歲底曰帖經餘事集。而水經注一書、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實始於是夏。

秉純按、先生自辛酉以後極貧、饔飧或至不給、冬仲尚衣袷衣。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然典琴書、數券齒、日皇皇也。蕺山之俸頗得中人之產數家、覓以避色不赴。他日山長之陋劣、苞苴公行、羔雁充積、先生力戒諸生、雖蕙苡不得入。及蔡生來寧、知先生以杜守故、請曰、今學舍中滿五百人、請先生弗受太守之餽、但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錙爲贄、千金可立致、豈

傷先生之廉乎。先生呵之曰、是何言歟。夫吾之不往、以太守之失禮也、禮豈千金所可貸乎。且譬之爾家、太守爾祖也。祖所不能致之師友、其孫出而任之曰、我有私財、無勞乃祖共給。爲之師者竟居之不疑、可也、不可也。蔡生唯唯而退。純時在坐、心服先生之言、而終憂先生之貧。然是時、選部之檄歲至、友朋之車乘頻催、先生不爲貧窶動心久矣、區區千金腐鼠耳、而以之嚇先生、是則蔡君與予之陋也矣。

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仍校水經注。

春、病甚、一目忽眚、舌間無故涌血、頭髮作酸痛、心氣

忽忽若欲盡。先是姚蕃田先生謂先生予病在不善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理會今人事、安得不病。按先生有病目集、當在是年。然有蓮宇先生再入政府詩、及入吳舟中柬蔣林之作、曰天子親裁錫類詩、則當在辛未。大抵此二年以多病不作詩、無事迹可考。

十六年辛未、先生四十七歲。

皇雅成。

天子始巡幸江浙、浙中士大夫俱赴吳門迎駕、多有錄用及賞賚者、獨先生與堇浦先生寂然、說者謂匳臣未嘗上達迆。先生柬蔣林少師詩四首、其次章曰、木雁遭逢

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蓋少師欲薦先生、而先生辭之也。是歲浙中大旱、禾稼無顆粒收、先生索食維揚、歲暮始歸。自己巳、始撰

皇雅、凡四十二篇、屢有修飾、至是勒爲定本。皇皇鐘呂之音、足與柳儀曹、姜白石接跡矣。

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適廣東。

三月、東粤制府以端溪書院山長相邀、遂度嶺。五月、至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有示諸生詩。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間必與

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蹟。遊光孝寺、寶月壇，登閱江樓、七星巖，皆有詩。又爲諸生改定課藝百篇，刻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而朝夕不倦者，則水經注，蓋已七校矣。

十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九歲。自粵中歸于家。

病日甚，決意辭歸，而大吏及諸生尚苦留不已。新會令張愓庵曰：「先生必不死，以生平所蘊尚未盡暴于世也。」于是復留數月，訪肇慶故宮、天湖、慶雲寺，登白沙岡，訪桄榔亭，皆有詩。又過瀘川，訪海月先生故居，

至江門謁陳文恭公祠，訪其服玩遺器，各賦詩一首。至七月，乃歸家養痾，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而刻于粵中之詩曰度嶺集。

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

正月，病漸痊。春盡，維揚故人以書招往養痾，且云有善醫者，乃赴之，仍居畬經堂。病亦未有所增減也。仍治水經，兼補學案。十一月，乃歸。是年，戒不作詩，其得之藥裹之餘者，寥寥數十首，未删定，不成集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卒。

正月，手定文稿，删其十七，得五十卷。命紳暨同學張

炳、盧鎬、全藻、蔣學鏞鈔錄。然病亦無所增減也。至三月，而嗣子昭德病十日竟殞，先生爲之一慟，遂不可支。戌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遂絶筆。而删定詩稿，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收其十之六，得十卷。頗唐病筆，尚有改塗者。五月，文稿錄成，先生已不能徧閲，命純偶坐璟誦，先生聽之，遇有錯譌，猶爲指畫。然病日甚，曹孺人含淚欲進參而無力。純乃以耆舊詩稿本質之有力者，得參半兩進之，神氣稍振。于是議爲後者，本支實無其人，乃立宮詹公之七世孫孫桐爲孫，時年七歲。告于祖廟，命純執筆，同撰祭文，即以當

繼母、尚扶掖主祭。六月初十日也。自此臥榻、不復出戶。又十日、呼純至榻前、命盡檢所著述、總爲一大簏。顧純曰、好藏之。而所鈔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叢書樓。又十日、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雷。又兩日、聲漸微、乃逝、七月二日寅也。衣衾匠木先一日纔備具。時方酷熱、即于午後入殮、皆純所治、然無以償直。又十日、乃遣元隨賴高齋赴及遺書告之維揚、而馬嶰谷先生亦適于前十日逝世。幸哲弟半查敦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爲賻、然僅足償參苓及附身之費、而葬具猶未備。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歸

之廬鎬族人，得白金二百金。于是即張孺人所葬高祖和州公大墓傍營立三穴，其右略後即昭德附葬所，皆先修治。而以十一月　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　日祖奠，　日奉柩入槨。朋舊親戚、宗族弟子送葬者尚數百人。明年五月廿六日，曾孺人亦卒。時純方出門適京師，孫桐孱弱，其生父愿甚，一切喪葬，賴高之力居多。葬畢，賴去，不十年，桐之父盡失所遺房屋，墓之傍僅有田十二畝，亦失去，寒食、中元幾無一奠。而純所匄葦浦之志竟不報，我所遺馬氏文集十冊亦歸葦浦，索之再三，而終不應，是則可爲長慟

者矣。乾隆乙酉，純在杭，萬三福謀刻先生文集，請吳丈鷗亭、馬丈半查協力，純率同鄉後進助之。先得經史問目十卷。歲在庚寅，純居安州，次年至京師，取所遺先生叢殘舊稿，拨手定之目，重鈔之。既得大半，乃據所聞見及詩文中可考者，作爲年譜一卷。惜行篋不能盡攜先生遺書，而同鄉者舊無一居京師，多有闕疑，不能詳盡，姑存之以俟後日之增補。嗚呼，予今年亦四十有八矣，去先生易簀之歲三年耳，倘不亟爲校録考訂，一旦填溝壑，有負臧奔之命，何以見先生于地下。且先生雖年僅及艾，所藴不盡暴于世，然

千秋之業、確然不朽。若純之荒落、非附青雲之末、即百年終同腐草耳。則此役也、謂純之不負先生哉、亦先生之神光大澤呵護沾溉于純而已矣。受業董秉純編輯。

全氏世譜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于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赫巢。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

龔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翩、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既而孫琳①不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黄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

梟而改，非梟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葬于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輿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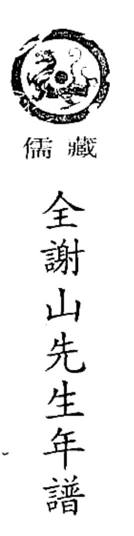
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淸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元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于余曾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于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谿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之，乃選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尚縣主，而爲樹雙闕于硤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既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

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揆，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巳一府君，巳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于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爲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八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以不肯草西内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

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奥，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天末，尚傾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嶴萬山荒僻，人跡罕至，欲避地焉。時

北空府君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絶意入世乎？北空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其修汐社，力耕之餘，淸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歎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北空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最精考索，重修全氏世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爲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靑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

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于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亞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嘆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二十四云。先



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錢唐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命述先生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宋氏世譜以冠潛谿集、萬斯大倣之、述黄氏世譜以冠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校記

①琳：據《三國志·吳志》，當作「綝」。

全謝山先生年譜

蔣天樞 編撰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全謝山先生年譜》四卷，蔣天樞編撰。民國二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譜主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生平事蹟，見前董秉純譜提要。祖望年譜之作，創自董秉純。然董譜過簡，於一代名儒之思想及其學術傳承未能盡悉，故後人補作，勢在必行。清蔣學鏞（聲始）嘗輯補數事，以貽秉純，並撰《全謝山先生年譜書後》（《鄞縣志・藝文三》），羅列所補諸條，可補董譜之闕。至民國年間蔣天樞編爲四卷本，則以「董氏舊譜缺略特甚，爰就謝山全部箸述，潛心探索，旁及先後有關係各家文集、方志之屬，互相鉤稽，博採要刪，纂成今譜，使讀者對謝山人格及當時環境有所認識，而先生在清代學術界之地位，亦可藉以考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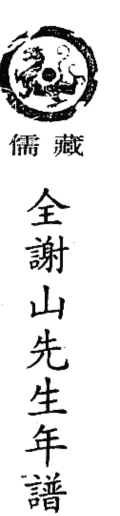
蔣天樞（一九〇三—一九八八），字秉南，江蘇豐縣人，爲梁啓超、陳寅恪之及門弟子，曾歷任東北大學、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楚辭論文集》、《楚辭校釋》、《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及本譜等。本譜係蔣氏清華國學院時期的畢業論文。他將譜主生平分爲四個時期，述其境遇之坎坷，嘆其著述之繁富，因就譜主全部著述及其他可參考資料，排比攷證，以成是譜。全書資料詳實，體例得當，眉目清晰，既不失譜主生平行蹟，更注重其學術文章。凡專著、詩文之可考者，皆一一考訂，分年編排。故讀者之閱是譜，不唯得全氏學術之大概，且於清代學術史之研究亦大有裨益。



序

浙東全謝山先生、承黄梨洲、萬季野之後、而遠祧於東萊厚齋、自闢塗徑、卓然一家之學、爲雍乾間東南史學大師。生平抑塞困頓、箸述不輟、最深於晚明史實及地方掌故之學、於宋元來學術史之源流、漢晉後地理之訛謬、抉摘指正、尤所致力。其宋元學案不徒賡續黄氏之舊、發微闡幽、有爲七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者。其七校水經注、則趙一清、戴東原之先河也。浙東爲明魯王延一線之寄、先生殫心竭力、收羅其史料而表章之。近世治晚明史者、受益於先生尤多。先師新會梁先生嘗謂謝山於晚明文獻之外、最悉宋迄清初學術思想之流別、其持論或較梨洲尤博大平恕、而精神所託、則在浙東先生。蓋深知全部學術非一人之力所能壟斷攬擧、故於鄉邦耳目所接最親切者盡心焉。此點亦其治學精神所最可法者也。顧其箸述浩繁、非瞭然先生事跡心志治學方法、無以窺見全書要領。董氏舊譜、缺略特甚。爰就謝山全部箸述、潛心探索、旁及先後有關係各家文集方志之屬、互相鉤稽、博采要删、纂成今譜、使讀者對謝山人格及當時環境有所認識、而先生在清代學術界之地位、亦可藉以考見焉。嘗以先生生平可略分四期、辛亥以前、殫志前修、殘明風節、得之耳濡目染、慨然以表章爲己任、此一時期也。由壬子至丁巳、家貧親老、勉狥微祿、曠志忤俗、大科見放、讒邪害能、翻然南歸、此又一時期也。由戊午迄丁卯、雙親繼殁、椎牛莫逮、碧血祕籍、紛綸間出、芳躅未遠、起桑梓敬恭之思、遺獻淪亡、感杞宋無徵之懼、董理舊聞、炳諸日月。復睠懷於證人之墜緒、顧黄之大業、補學案、校水經、期竭晚年精力、貢獻於學問、而飢來驅人、終歲僕僕於淮陽、武林間、此又一時也。由戊辰迄乙亥、衰年多病、治學兀

兀、憔悴心懷。乃思藉手陶植、廣闡素志。掌教於蕺山、掌教於粵東、以去短集長、和同受益相詔語。講學未久、抱病遽歸。病榻沈綿、猶復窮思力索、探討水經之誤。愛子夭折、遂亦奄忽不起。中年凋謝、所蘊未申。此一時也、以先生之遭逢如彼、而所成就已如此。覽先生身世者、所爲慨然也。殁後數十年、遺箸始次第刊布、而糾紛層出、辯難相尋、水經注趙戴相因之爭、杭大宗私據鮚埼亭集之案。今各就收羅材料、別爲箸述考一卷、期於年譜互相發明、亦他日箸錄家之一助也。民國十九年六月識。



全謝山先生年譜

卷一

先生姓全氏、名祖望、字紹衣、衣亦作裔號謝山、亦自署鮚埼亭長、迎鑾新曲題詞　趙昱春草園小記雙韭山民、道古堂修川集序　愛日堂吟藁序孤山社小泉翁、韓江雅集學者稱謝山先生。浙江寧波府鄞縣人。全氏所自出已無可考、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吾家得姓受氏之祖已無可考、其居鄞之始祖、自侍御府君始、其暨於今二十四傳。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塘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故全氏著於江左。宋太平興國中侍御諱權者、由錢塘來卜居鄞城南之桓溪。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案詩集自注、遷鄞之始祖諱權者、曾結孤山社、其寓居在杭城東。辨吾家啓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先侍御公始由錢塘遷甬上、其弟輿始由甬上分山陰。山陰之支六世、先太保唐公安民之子曰儔、是生思政、思政之子曰璧、月泉吟社所稱泉翁者也。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祕閣、晚年還居杭之城東、所稱孤山社遯初子者也。其詩見皐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宋蘭亭石柱銘、宋之初亡也、戊寅六陵之難、遺民鬼戰、嗚咽流泉、護雙經於竺國、在斯寺也。其時先泉翁尚未還杭、其於唐林諸公、固吟伴也。冬青之地主、即在吾家、而今總莫之能徵矣。十六傳至文瑜、遷居城中湖上。文瑜生子政、政子元立、字汝德、號九山、明永陵中官工部侍郎、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趙東潛水經注箋釋引用各家本下、有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注云、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之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今翰林祖望其孫也。　案先生乾隆癸□展謁先司空公墓詩、青天白日先臣節、長水高山故國恩。猶有賜田環丙舍、敢將薄植玷清門。元立生和州同知少微、字隱之。少微生應山知縣天授、先生之高王父也。

曾祖諱大和、字介如、一字于石、號他山、天授長子、國子監生。世譜 崇禎中以薦舉入京、見時事日非、不求仕而歸。三子俱卒無嗣、以弟大程子吾騏爲後。

本生曾祖大程、字式躬、一字襄孫、天授第三子、府學生。魯監國時、參與莊元辰、錢肅樂幕府、官太常寺丞。事敗、攜子避地東錢湖之童嶴。高隱學歎曰、謝臯羽棄其子隱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驟也。康熙六年丁未病卒、年六十。

續甬上耆舊集傳、乙酉明福王宏光元年、清順治二年。是年清兵陷南京、執福王。唐王立於福州、是爲隆武帝。江上出師、太常莊公邀與城守軍事、授尚寶司丞、復與瓜里幕府。丙戌明唐王隆武元年、清順治三年。是年清兵取福建、殺唐王。明桂王即位於廣東肇慶、是爲永曆帝。正月、遷太常寺丞、以所言不用、投劾東歸。航海之役、順治六年乙丑、明魯王走舟山。追扈不及、棄家逃入東錢湖窮山中、然尚與董幼安輩通消息。戊子幾罹五君子之難。辛卯之後、順治八年、滃洲破、張鯢淵闔門死節。屏絶人世、城居爲卒伍所踞、家業蕩盡不問也。丁酉以不得已事至禾中、恐衣裳爲關津所訝、乃以黄冠行、然終悔之、曰、豈有道人而尚走風塵者。自是不復下山。又十年丁未病卒、得年六十。自遭國變、後始爲詩、癸卯滇緬信至、明永明王永曆十五年、即順治十八年、緬人執永明王送吳三桂軍、明遂亡。癸卯爲康熙二年、其信始至鄞也。又哭從子、遂絶筆、故所存薄杜亦作社吟一卷、不滿百首。

祖諱吾騏、字聿青、一字北空、大程長子、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年十七歲、從父在幕府、議授官、力辭。

續耆舊集傳、乙酉六月、太常在錢莊二公幕府、大父年十七、從行、議赴部堂授官、力辭、已而事去、



絕意進取。

及侍父避地東錢湖、施公子宗玠、杜秀才懋俊、王評事家勤、以山寨應馮京第軍事洩、王評事走公家、太常適外出、吾騏匿之、勸其伏處觀變。

續耆舊集傳、丁亥、王評事與施杜、管江之師頗通消息、未幾、大兵四合、評事出走、投止余家、太常適外出、大父請評事伏山房以觀變、評事欲赴海上、一飯遽去、中途被執、太常思舊館詩云、蚤能聽孺子、或得脫蘆中、蓋謂此也。

事定返城居、藏書蕩盡、終日危坐、嘯咏、或臨風隕涕。

兩浙輶軒錄載秋蕉詩、疎鐘足清夢、冷月下殘更、細細吹疎影、泠泠作雨聲、客心蟲語咽、天意海雲明、耿耿竟何事、空堂遶榻行。

性至峻、不肯妄交一人、以是窮益甚。

續耆舊集傳、大父與黃大令道宏爲中表、少同學、大令貴、大父以出處既異、往還甚簡、及先和州公墓田爲豪強所奪、大父歎曰、是非土室柴車人所能及也、遂不詣有司、泣血而已、大令慨然直之有司、大父往候之、而不謝、大令亦絕口不及之。

晚年與陸春明輩倡詩社於里中。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湖上有不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昭武輩遊其上、日唱詶焉、望見之者皆以爲咸淳以上人也。陸雪樵傳、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余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

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日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勗。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

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年六十八。箸有聽濤樓集。光緒鄞志藝文三有全吾騏方氏事略、藝文七有全吾騏聽濤樓集。

李文纘聽濤樓集序、北空之詩、蒼涼酸楚、寫其心、寫其照、宛在目前。故國之音、鏗然欲絕。

父諱書、字吟園、吾騏仲子。

案先生有仲父名馥、雍正十二年卒於京師。又續耆舊集陸文虎傳云、先伯父友仲先生求得其殘本而鈔之。是先生尚有伯父、亦早卒。

甫舉而母歿、父親育之。稍長、課以鈔書。

雙韭山房藏書記、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即以鈔書作字課。

少隨父周旋諸遺民間、所得故國軼聞遺事甚夥。

林薾菴遺事狀、先公嘗曰、吾年十五、隨汝祖往拜公牀下、自是常摳衣請益。每問及桑海諸公遺事、必舉數十種野史或文集以證之。嘗語吾、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於傳聞不審、是君子之過。鄒流漪所作、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而綏寇紀略爲流漪所竄改、深爲可恨。先公問曰、然則公曷不箸爲一家、以存信史。公笑不答、蓋是時公方有所箸而諱之。自公歿、所



謂繭菴遺史者缺不完、其詩史四卷今歸於余。以經術教授里中、精考索、生二子、長祖謙、最慧而夭、先生其仲子也。

清聖祖康熙四十四年乙酉西曆一七〇五**先生生**。上距顧寧人之卒二十四年、黄太沖之卒十一年、萬季野之卒四年。

正月初五日亥時、先生生於鄞縣白檀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宫詹公故宅。董譜 案鄞志、白檀里在鄞縣城内西南隅。四明談助、湖上全氏始自文瑜、九山侍郎建第於新街、學士移居陸尚書第、謝山祖父亦寄居新第中。又案鄞志、全學士宅在月湖之濱、翰林學士全天敘所居、五桂堂以奉宸翰、菘窗則燕居之室也。先生詩云、五桂堂前桂雲光、五色寒恩多從鶴禁、書尚記龍翰。錦里圖書散、菘窗竹石殘。鳳毛零落甚、珍重世綸看。自注云、東城市井之區、自景迂過化、文明遂啓、不數十年而慈湖出焉、則陸子之高座也、瑒叔則呂子之高座也、李朝散元白則慈湖弟子而又永嘉高座也、靜清則朱子之世嫡也。南宋儒林、五派俱萃於此。

案先生母蔣太夫人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二十五年庚午、年十九、歸吟園公、是年三十四歲。吟園公生於康熙二年癸卯、年二十八、將太夫人來歸、是年四十三歲。

小字曰補。案董氏云、有兄祖謙、慧甚、六歲而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張目曰、勿哀、吾當再來補之。後十年生先生、亦慧甚、故小字曰補。

太孺人行述、太孺人之舉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産始歸、産之十有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崖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月始知之、驚慟絶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癒、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

案詩集兒昭德生浹旬詩、昔我墮地時、百疾相纏樛、或言此蒲柳、諒哉難望秋、北堂長涕泗、夢寐含焦愁。

李二曲顯卒。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二歲**。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三歲**。

慈谿葉伯玉、鄞范起鳳、鎮海張月懷等、祕署職銜、謀不軌、事覺伏誅。張念一聚衆大嵐山、官軍擒斬之。明州繫年錄。

光緒慈谿縣志、康熙四十六年、慈谿葉伯玉挾朱三以煽動東南、其黨董采旂及鄞縣范起鳳、鎮海張月懷等、私署職銜、謀不軌、約日破寧波城、事覺、起鳳、月懷被獲、伯玉脫走。會慈谿土賊葉天祥、嵊縣張念一、念二聚衆大嵐、十一月朔、自車廐渡江、駐道場山。官軍迎擊不利、遂乘勝從餘姚渡曹江、復至大嵐。後二張奔蘇州、天祥奔廣東、旋董春園、采旂及二張皆爲邏者所得。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四歲**。

太公吟園先生親課之、粗解章句。吟園先生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案、董氏據先公墓石蓋文、謂課以四子書、諸經云云、恐非是。原文謂、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蓋年齡稚弱、甫能辨句讀耳。

先公墓石蓋文、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鐙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即遍通諸經大旨、六歲而殤、先

公哭之、幾成心疾。至是歎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兒也。

吳慶百農祥、潘次耕耒卒。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 **五歲**。

鮑鈖知長興府事、時年二十。

朱竹垞彝尊卒。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 **六歲**。

是年京師獲朱三父子、皆棄市。俞聲金紀事。

王崑繩源卒。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 **七歲**。

冬十月、方望溪以南山集事、牽連赴詔獄。是時左都御史趙申喬劾編修戴名世所箸南山集、語多狂悖、望溪以作序被逮、下江寧獄、旋解至京。方望溪年譜　案望溪是年四十四歲。

王貽上士禎卒。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 **八歲**。

正月、刑部題請汪灝、方苞俱應立斬、方正玉、尤雲鶚聞拏自首、應發往寧古塔、劉巖革職。蔣氏東華錄　案此與先生所記不同、江浙兩大獄記、九卿會鞫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鶚、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罪論絞。諸經之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秋社過樓外、極管絃燈火之盛、不一顧也。

先公墓石蓋文年八歲、先公於治經之外、授以通鑑通考諸書。講畢、撫摩而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

董譜　案自此年至丁酉、當皆吟園公授讀。

太孺人行述、不肖雖多病、而稍間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通鑑通考諸書。先君有事、則太孺人攝講席焉。

與友人絕交書、某少時從家君子受禮記正義、至原壤之母死、登木而歌、孔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所貴乎聖賢者、植天經地義、曾有彼自忘其父母、而我尚念故舊之誼者。是非夫子之言也。家君曰、善哉孺子之問也。檀弓多誣聖、先儒言之詳矣。顧於此條、未有及者。但即以爲聖人果有此、則不磷不淄、唯聖人乃可。若學聖人之博大、而自流於比匪之傷、此斷不可者。孺子志之。

康熙五十二年癸卯、一七一三**九歲。**

二月、南山集獄決、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戮學士方孝標屍。清史紀事本末

案此案結上去莊氏史獄五十年。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一七一四**十歲。**

雙韭山房藏書記、予能舉楮墨、先君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先侍郎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鈔書荒疎廢業矣。

胡朏明渭卒。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 十一歲。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一七一六 十二歲。

毛大可奇齡卒。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 十三歲。

方子留湖樓記、予年十三、侍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是樓與余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爲故國之星火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方子留名授、一字季子、桐城人。順治四年丁亥避難至鄞、亂定、與陸周明輩爲詩社、陸雪樵以其湖樓居之。

先生舅蔣拭之中式鄉試。鄞志選舉表。

是年慈谿鄭南溪言於提學汪灝、爲梨洲置祀田。光緒餘姚縣志、鄭寒村之子性、緣父雅意、哀黃氏家窶、不能供歲時祭、五十六年、爲買田四十畝。知府俞石卿立石記之。

邵念魯廷采卒。浙江通志、邵廷采字允斯、一字念魯、餘姚諸生。少從韓孔當講學姚江書院、交蕺山弟子、聞誠意慎獨之旨、欣然有得。每讀忠孝節烈事、神氣勃發。於明季諸臣尤能核其本末。箸有思復堂集。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一七一八 十四歲。

從里中董次歐讀書三餘草堂。張氏次歐最持崖岸、弟子無敢輒前者、獨先生與爭論經史、曰、此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董譜 董正國字次歐、一字南岡、劍鍔從子、錢退山、宗正菴皆賞之。康熙六十年貢

生。其居三餘草堂、與張蘊山、柴漁山、萬西郭輩相唱酬。箸有棄餘集。其三餘草堂雜詠詩云：草堂帶湖濆、地僻繞梧柳。修竹蔭其東、清渠映其後。中安古圖書、琴棋列左右。主人雅好客、每多素心友。我來此讀書、高談接永久。主人偶遠出、客亦無何有。寂坐理陳編、丹鉛第可否。開窗納花氣、臨水觀清瀏。一篇吟未終、竹間輒數走。乃知此中趣、得意在獨取。兼旬苦無雨、庭卉看欲焦。日課小童子、汲水朝暮澆。雖免黃落愁、生意殊未饒。時雨忽傾注、勃然莖葉高。衆人徒齪齪、小惠輒翹翹。安知大化力、一夕走四郊。斯物雖小草、而無榮庭坳。秋來著好花、莫負天工勞。

董次歐墓版文：先生欲以女妻予、期有日矣、會予沈疾、不果。耆舊詩集傳：予時從受業。先生性嚴、生徒莫敢妄有所白、而余又疏率、每問難、輒援據多端、相往復、時或醉後不檢。先生顧愛予、嘗曰：此吾門俊人也。惜予老矣、不能復與爭也。既予求先生集觀之、不肯出。同學張君寧永乘先生他出、私啓其篋、竊鈔之、得百餘首詩、而不暇及其文也。

張丈蘊山墓表：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於斯文者。先舅蓼崖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邪？通席爲之軒渠。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余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如此。

益務廣覽、頗留心地理、田賦、曆算、然未能悉通其說也。

奉慈谿馮明遠書：少時就父師受春秋、頗留心地理、乃以杜、何、范、韋合之班、馬、桑、酈之籍、古今變遷、彼此同異、迄難臆決。

乾隆鄞志人物傳十四：補縣學生。窮周禮田賦之數、積算累日夜、遂病。父友萬經謂之曰：子年尚



少能徐通諸家之疏解、何患不能了然。其舅蔣拭之亦謂曰、治經不止經生家言、吾嘗親承何義門之說矣、如周易中象數緯候、諸家皆分得其一支。經生以爲支離黜之、實自文其陋耳。三禮則當參以史傳、然後知古今異同及因時損益之故。其餘文集說部一二獨得之語、轉爲說經家之所未及、皆當在所酌取。吾老矣、姑述所聞以待子之深造自得。由是益務廣覽。

補諸生。謁學宮至鄉賢名宦祠、見謝三賓、張杰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賊、奈何汙宮牆。取椎碎之、投之泮池。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顓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於學宮、並及丙戌殉節秀才趙炳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考核。一至於此。予年十四爲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池。並故提督張杰之主亦投之。案、張蒼水墓志、公解組而後、已將以懸纛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徼功、似可以無死。杰乃蒼水故將、後降清、以計執張蒼水殺之。又案、燕下鄉脞錄、吾邑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並列焉。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取椎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第九洞天私印銘、康熙戊戌、余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斑斕、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 一七一九 十五歲。

慈谿鄭南溪過吟園先生、曰吾今日特訪陳羣而來。五嶽遊人哀詞予年十五、追侍先君杖履之來於西湖濱。曰予今日特訪阿羣、愛此孺子拔俗嶙峋、句餘清氣萃於夙根、從此忘年以執友親。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　一七二〇　十六歲。

平西藏亂。

族母張孺人自黃巖展墓歸、先生從問晚明遺事。續耆舊集傳、全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宮詹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窮晝夜、爲償其博負、勸以折節改行。後督師以女妻先生仲子。督師屢蹶屢起、先生買屋於黃巖、將密置督師之家、未發而督師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往避焉、遂居黃巖。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母以是避地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侯墓在蘆花嶴、他日可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

始應鄉試至杭。

正考官李紱、巨来、江西臨川人、侍講學士。副考官張□□、梁友、□□人、永康知縣。解元邵基、浙江鄞縣人。厲太鴻年譜

厲樊榭中式是年鄉試、時年二十九歲。

以古文謁查初白、初白謂萬九沙曰、此劉元父之儔也。查慎行、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老



人。海寧人。年將六十、始以孝廉詔入內廷供奉。初白康熙三十六年舉人、四十一年壬午被薦入內廷、次年成進士、授編修。後以查嗣庭獲罪全家赴詔獄。初白坐家長失教罪且不測清世宗稔識其人端謹無他放歸田里弟嗣瑮流陝右。

查初白先生墓表、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

紅雨樓文藁自序、同學諸子收拾遺稿共得一百五十卷。其波瀾老成、與年增長而規模繩尺、則弱冠時已不失累黍可照耀一世。

鄭南溪以歲貢應受銓不赴、削竹爲刺署曰五嶽遊人。鄞志

是年春、臺以內閣中書充福建鄉試副考官。清祕述聞

康熙六十年辛丑、一七二一　十七歲

四月、臺灣民朱一桂作亂。五月、陷臺灣。六月、藍廷珍討平之。清史紀事本末。

梅勿庵文鼎卒。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七二二　十八歲。

從萬九沙訪得張蒼水遺象、就族母張孺人考訂遺事而記之。

張督師畫象記、吾鄉傳督師畫象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氣骨象各不同。先伯母自黃巖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肖者。嘗聞先公於甲辰錢唐獄中曾寫一象、當有存者。汝曷訪之。予乃貽書訪

之萬九沙先輩九沙曰有之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矣。遂取姚江黄先生之志、楊徵士遴之記、及吴農祥傳讀於旁。先伯母曰惟吴傳舛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耄忘十九尚有足補黄楊之缺者。汝其志之。先伯母時年八十矣。牙齒俱脱。懸象於旁喃喃然且泣且語。每語又於邑。聞者皆泣下。而督師之鬚眉亦浮動紙上。余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卽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母返黄巖踰年而卒。雍正己酉始爲詮次而記之畫像之首。

出遊至武林。交厲樊榭、杭堇浦、龔明水、梁薌林、陳句山、趙谷林、意林、姚薏田、王立甫、討論經史。證明掌故。尊酒郵筒時相往復。

龔明水墓志康熙之季。杭才彦最盛。而杭二堇浦與君爲尤。余時初出遊。諸才彦皆相善。而所最心知莫如二人。壬寅癸卯間。余寓杭。去君居不遠。昕夕相過從。每説經或不合。大聲爭之。驚其隣舍兒。或相賞亦復絶倒。相與醵錢百十文。覓魚酒爲樂。

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十九歲**。

正月史雪汀以所注李長吉詩註屬序。案原文謂在正月望日。史榮字漢桓、亦字雪汀。著有吾悔集。

史雪汀墓版文所注李長吉詩注幾三尺。許其最自負者。余弗甚許也。

再至杭。

案答李臨川書卯辰之間。余在杭。董譜於次年下亦云自昨年再過武林。而是年三月、浙江鄉試、次年三月補行癸卯正科鄉試。則是年春再以試事至杭。

海寧沈氏以臨川湯若士宋史藁本求售於仁和趙谷林。先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不果。

答臨川問湯氏宋史帖子、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臨川湯禮部若士、祥符王侍郎損仲、崑山顧樞部寧人也。臨川宋史、手自丹黃塗乙、尚未脫藁。長興潘侍郎昭度撫贛得之、延諸名人足成其書、東鄉艾千子、晉江曾弗人、新建徐巨源、皆預焉。網羅宋代野史至十餘簏。功既不就、其後攜歸吳興。是時祥符所修、亦歸昭度。然兩家皆多排纂之功、而臨川爲佳。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奸佞、列濮季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皆屬百世不易之論。至五閏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刪、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石門呂及甫壻於潘氏、是書遂歸及甫。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西、及甫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欣然許之。及甫因取其所改曆志請正、並約盡出其十餘簏之野史、成言未果、及甫下世。案、此本之梨洲天一閣藏書記。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卽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尚書阮亭、僅得鈔其目錄、故嘗謂、是書若經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卽得無黨刊其草本、則流傳亦易、而無如天皆有以敗之。花山馬氏者、無黨姻家、故是書旋歸花山。未幾、花山之書散佚、四出海寧沈氏得之。歲在卯辰之間、某在杭、聞沈氏以是書求售於仁和趙上舍谷林、亟往閱其大概、力勸收之而不果。壬子之冬、晤沈氏諸郎於京師、叩以是書存亡、則言已歸太倉金氏矣。是書累易其主、所存僅本紀列傳、而其十餘簏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可爲長歎者也。某少讀宋史、歎其自建炎南遷、荒謬滿紙、欲得臨川書以爲藍本、或更爲拾遺補闕於其間、荏苒風塵、此志未遂。今倘得遺人

向太倉求鈔副本則尤斯文之幸也。案書宋史胡文定傳後予擬重修宋史謂宜考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爲一傳以表之又答陳時夏論鄂忠武王從祀帖子愚少時亦曾以各史所書鄂王事奇齡未盡欲取新舊宋史兩編及南宋諸稗乘合之金陀粹編考索一過奄忽一紀逡巡未踐。

是時湖上觴詠極盛有南宋雜事詩集。

春草園小記二林吟屋予與意林讀書處昔沈樂城符藥林袁南坨嘗假館焉雍正癸卯申辰間共賦南宋雜事詩觴詠流連盍簪於此。

趙谷林誄谷林露抄雪纂小山堂插架之盛繼曠園代興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鐙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

性好聚書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鈔之。嚴傳

董譜先生嘗再登天一閣借書當始於是時又楊誠齋易傳鈔之天賜閣謝氏草廬春秋纂言鈔之雲在樓陳氏皆在是年皆通志堂木刻之本世所希有者

案吴草廬春秋纂言跋余得之陳同亮處士家陸敬身墓表又云先生南軒之書三十年來亦四散余從飄零之後摭拾之尚得宋槧開慶寶慶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間所絕無者是雲在樓陳氏鈔本外又得陸氏藏本也而寄萬九沙札又云今秋從書賈得吴草廬春秋纂言既爲世間絕無之書不應先生得之獨夥意所謂從書賈得之者卽陸氏南軒散失之物也。

時萬九沙謀刻梨洲全集先生寄書商榷。案抄本外集有董秉純識語云純案楊氏豐氏所箸先生後皆訪得此書葢作



於雍正初元、今案書中有得草廬春秋纂言之語、意此年間事。

奉萬九沙太史議梓南雷全集帖子、別後血疾稍紓、奈七月中忽感毒氣、胸中有如磈礧之不可下者、又大病八月間冒寒、又大病至重九始就平復。晤從君西郭、備致懸懸感荷、不既、聞越中富人有肯梓梨洲遺書者、愚以爲梨洲之集淘汰不可不精、梨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方今壇坫凋零、問黄竹浦高足舍先生其誰歸、至若梨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辭間、以某固陋所見聞、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曆、四書私説諸書、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録、行朝録、思舊録、汰存録、從政録諸種、其所未見者尚應多有、使有心世道者出而收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澌沒、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硯秉燭以從焉。

王季友鴻緒卒。

戴東原震生。

編年文　李長吉詩注序

雍正二年甲辰一七二四**二十歲**。

侍吟園公展墓桓溪、得正德中全氏草譜。

桓溪全氏宗譜序、雍正甲辰、以展墓入桓溪、不肖侍行、桓溪宗人多務力田、茶鐺藥竈之間、忽見有紅墨甚舊、則正德中草譜也。然其書已斷爛、惟東宅田宅之譜無恙、其餘多有闕者、先公乃偏取影

棠栗主首尾復審始得粗具。

□月至武林館湖上、拜蒼水及雪竇山人墓、復訪楊職方文琮殯、得之蔓草中、爲加封之。魏耕字白衣、別署雪竇山人、慈谿人。癸卯被執至錢塘、不屈死。先生大父吾騏公懷所知詩有廿年熱血埋宛井、萬里桑田寄柳車之句、卽白衣也。楊文琮字天璧、鄞人、楊氏四忠之一。被逮至錢塘、扼吭而死。賦絕命詞曰、忠義吾家萃一門、芳名未必壽乾坤。恨深骨肉誰能恤、冤及妻孥何足論。黑地但聞鬼嘯厲、青天那管寸心存。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歸安韓荄士葬之西湖之南屏、成其志也。同時雪竇山人魏耕亦葬於此、次年張蒼水亦葬焉。

楊職方塋域志　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乃略舉其概以答之。

歸里、修舉故跡、擬援晁景迂船場之例、爲祠以祀陳忠肅、力弗能逮、乃於逸老堂之東得一小廳以祀之。陳忠肅祠堂碑銘

謁半湖陳公崇德祠、陳氏後人出半湖日錄、乞撰神道碑文。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碑　案、陳槐、鄞人。明弘治中進士。

是年當娶前孺人張氏。董譜

張孺人神誥文　孺人世居鄞江城北、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余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

編年文　跋宗忠簡公集　與厲樊榭論蘇若蘭回文詩札　觀察半湖陳公祠堂第二碑銘

雍正三年乙巳、一七二五 二十一歲。

授徒於童嶴。先生曾王父、王父皆避地於此。先生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董譜 童嶴在縣東五十里東錢湖東。案明杜秀才窆石志銘：由管江而東爲童谷，是爲吾先人再世避地之區，其於秀才之事，蓋所目擊而唏噓。

案奉萬九沙問任士林松鄉集書：大駕兩問枌榆，而鄙人羈栖荒嶺，願見之誠，何日一慰。夏中兩世台至，聞近履以違和靜攝，懸念之至，以不得常致問訊爲媿。某今年從寒食後日讀衛湜禮記集說一卷，乃知草廬禮記纂言純以是書爲藍本，但去其繁蕪者。案讀草廬禮記纂言，草廬所纂以衛正叔集說爲底本，余少嘗刪訂正叔之言，已及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箸書各有淵源如此，所謂刪訂衛氏書，殆即此年間事。因追記先生謂草廬所引注疏，疑多取衛氏刪本之語，爲不誣。近日從陳外翰所，即陳時夏。得見西湖七家詩，爲沈欒城、吳赤晁輩箸，前有先生序例一篇，其詩亦不甚成家，而所引用書目甚繁且夥，間有宋元文集爲某所未見者。每思一度漸江，從諸君子訪諸書，得爲一甁地步，俗務掣違，逡巡未果。所謂羈栖荒嶺者，意即是年在童谷事。是時與吳甌亭輩尚未盡識，故有思渡漸江從諸君子云云也。

交仁和陳時夏，考索疑難，稱忘年交。時夏名常，一字介介，仁和人，以名經司訓於鄞。

續耆舊集傳，予年踰弱冠，爲忘年交，無日不聚首，考索疑難，如肉貫弗，有所得，即記之。所箸有讀書私記、硯田荑稗及文集幾百卷。

雍正四年丙午、一七二六 二十二歲。

至定海之補陀山，訪故明張公肯堂埋骨處，因成《張公神道碑銘》。普陀山志：普陀洛伽山，一名補陀，在定海縣東百餘里孤峙海中，茶山爲普陀後山。

《明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雍正丙午，余遊補陀，諸僧導余遊故跡，余概弗往，而先登茶山求公埋骨之地，尚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菴僧百成，余宗人也，謂余曰：「子既肅拜公墓，曷爲文以紀之？其麗牲之石，吾當謀之，以爲山中之重。」余乃博考唐、魯二王野乘，參之明史，折衷於茂滋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爲公碑。

十月，飭停浙江鄉會試，以王國棟爲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漢軍鑲紅旗人，康熙五十二年進士，是年十月以光祿寺卿特旨爲浙江觀風整俗使，五年五月擢湖南巡撫，七年十月以案曾靜事未能究出黨羽，革職。

《郎潛紀聞》：雍正四年，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停止浙江士子鄉會試。

槐廳載筆：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試江西，試以「君子不以人舉言」二句、「山徑之蹊間一節」，其時方行保舉，有意譏刺；三題「茅塞子心」，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問，因查其筆札詩草，多悖逆，遂伏誅，並其兄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會試科。案：法氏說本之戴璐《石鼓齋雜錄》。

《古今通史年表》大約作於是年。董譜

案：讀《史通表序》、《歷朝人物世表序》、《歷朝人物親表錄序》、《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諸文，當皆在此數年間，是時蓋讀史甚勤。

編年文：《荆公鄞女志跋》、《哀石將軍廟古樹詞》、《明故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



道碑銘 明故大學士張公神道碑側記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雍正五年丁未一七二七 **二十三歲**。

武威孫詔來守寧、訪士於萬九沙、九沙力推先生。孫公甚重之，因上尊經閣祀典議。董譜 孫詔字奉書、號友石、西涼武威人。康熙壬辰進士。是時爲浙江提刑按察司副使、雍正四年、兼轄紹興府事。然非延訪，歲時不一通謁。鄞志

武威孫公誄：使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九沙先輩、始知有余姓氏。其後顧余最厚，然余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重余者更甚。

孫公將薦先生於朝，上書力辭，因欲先生自署門生，自後遂不復往。董譜

編年文 答陳南皋論太守稱明府帖子

雍正六年戊申一七二八 **二十四歲**

正月，萬九沙七十壽，先生至杭。九沙生於順治十六年正月十四日。

九沙先生七十壽文：時則河渚梅開，湖陰柳綠，普天門舊，爭逐神燈佛火而來。一介書生，亦隨明月暗塵以至。請諸君之並坐，聽賤子之一言。以蕪文之陋劣，久慚荒落於三冬；況末學之伊吾，長媿空疏於七錄。則是此間傖父，了不異人，何意間世名公，竟爲側目。殷勤訪戴，倒屣傾筐；忼慨推袁，班荆贈紵。開稚川之文集，盤三灊以借縹緗；啓曹氏之書倉，醉一瓻而檢部帙。道旁苦李，得荷陶成；爨下焦桐，遂加拂拭。是則古人知己之恩，所以盟之肝鬲；而志士神交之感，直以等諸生成者也。五嶽游人穿中柱文：萬編修九沙七秩，同人共祝之。先生揚觶而前曰：吾祝公髦而益勤，不知老之

將至。上以紹鹿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充宗先生之學統而已。他非所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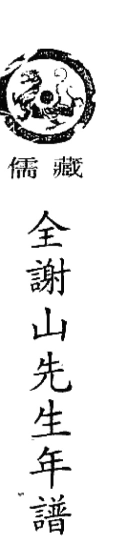
學使交河王蘭生方膺訓迪有方命、先生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王蘭生字振聲、一字坦齋、直隸河間府交河縣人。康熙末以李光地薦、與宣城梅氏同纂周易正義、律呂闡微等書。於律呂少有夙悟、嘗至郊壇親驗樂器、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瓠笙之管反有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數、亦皆以黃鐘加減而得其應聲。至絃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體、平方者用面、有不同也。雍正五年、以司業任提督浙江學政。

武威孫公詠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後上言、浙人感當宁教育之恩、痛自湔除、天子嘉浙人自新之速、降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飭所部議敘。猶憶戊申之夏、余適以事在杭、學使方膺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功也。

王公將以賢良薦先生、以兩尊人年高、獨子鮮侍養者、上書辭之。董譜

董譜：其後有司乃舉萬西郭先生、有所規云云。案：鄞志西郭以五年舉賢良方正。先生五嶽遊人穿中柱文：西郭被徵、先生謂曰：案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能從、中途而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又萬西郭墓表：年過五十、困甚、會有薦舉之例、浙大吏以之充賦、其友鄭義門止之曰：西郭欲行道邪？恐今世未易言也。若但以博祿也、且愧其家聲矣。西郭年長於余、且倍、而以中表兄弟通家之誼、推轂於余甚至、嘗曰：後乎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則規西郭者乃鄭義門、而西郭被舉、亦不在此歲。

太孺人行述：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



是夏患齒痛、張孺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規、笑曰、是雌黄人物之報也。先生賦詩解嘲。董譜 張孺人神誥文、孺人嘗以余性地伉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黄人物之報也。余賦長句一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余集中。余自山左還、孺人爲鈔紀遊詩二卷。

得高隱學雪交亭集於陸氏。董譜 高宇泰、字元發、一字虞尊、别字隱學、號蘗菴、高斗樞長子。先生與陸氏有戚誼、高隱學序大程公薄杜吟云、襄孫先生於余爲中表父行、余父又其甥也。二十年來、先生山居、入城甚希、自余蒙難後、先生累遣人慰問家君、旬日必有使來。及余生還、訊先生於山中、相向痛哭。余有閩行、而先生遽歸道山矣。

雪交亭集序、前武部高公蘗菴雪交亭集十二卷、桑海間箸述也。手藁在陸先生春明家、雖高氏亦不知有是集也。歲在戊申、余求故國遺事、從陸氏得之、爲之狂喜。明故兵部郎蘗菴高公墓石表、公集自甲申十九人以後、分年爲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於末。有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證最博。有肘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雪交亭集手稿、予從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尚存於家、獨敬止錄殘斷不復傳。公之太夫人黄氏、先侍郎外甥女也、故高氏與予家爲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也。

是年孫詔任分巡寧紹台道、先生上修南宋六陵遺事及祠冬青義士帖子。

錢曉徵大昕生。

編年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壽文 跋黄漳浦易解 雪交亭集序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

遺事帖子　再奉觀察孫公帖。

雍正七年己酉 一七二九 二十五歲

四月、湖南人曾靜遣其徒張熙貽書川陝總督岳鍾琪、勸反、鍾琪據實以聞。旋命浙江總督李衛搜查呂留良、嚴鴻逵、沈在寬家藏書籍、獲日記等書及有關係人、悉解至京。九月、刊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

王立甫以牽連被逮入京。

案、先生立甫墓志、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於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蓋微詞也。

假萬充宗春秋輯傳、禮記輯注於萬九沙、鈔之。

案、禮記輯注亦作集解、萬九沙小跋、翁紀年康熙丁酉五十六年鈔錄府君禮記集解成、凡一千八百餘葉。雖完數十年未竟之志、而卷帙浩繁、未及校對。

春秋輯傳序、往者姚江黃徵君嘗欲推廣房審權、曾稽衛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冊、猶未定。徵君笑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說尚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萬充宗先生者、徵君之高弟也、不以爲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删之、分別門戶、芋區而瓜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火所燼、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既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倦、至昭公而絕筆。方易簀時、顧左

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先生之書卷帙既繁、嘗令嗣子九沙編修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於世。歲在己酉、余從編修借鈔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余續成之。予曰、昔林少穎解尚書於洛誥而下未備、東萊補之。自秦誓以逆溯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顧予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無已、請以俟諸異日。

八月、浙江鄉試考官溧陽任蘭枝、常熟王竣。十月、公車北上、梁薮林、杭堇浦、徐廷槐、嚴十區、陳兆崙皆行。

學使王蘭生以先生充選貢、遂以明年春治裝北上。鄞志選舉表、全祖望、己酉府學生拔貢。

先太孺人行述、學使王公以拔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

編年文　張督師畫象記　翁洲劉將軍廟祠堂碑　尚書前浙江兵備道同安盧公神道碑　禮記輯注序　春秋集傳序

卷二

雍正八年庚戌、一七三〇二十六歲。

春、北上。

太孺人行述、不肖以庚戌春勉治裝北上。

續甬上耆舊集陳時夏傳、余北行、時夏送余河干、朗吟贈詩云、臨去頻回首、應憐我索居。春風閬苑上、落月星梁初。軒舉逾前輩、牢愁拚老漁。期君得意後、重箸未完書。灑淚滿紙。

四月、抵揚、識馬嶰谷兄弟與厲樊榭等、爲平山堂之遊、旋別去北行。

四月十八日同人泛舟紅橋登平山堂送全紹衣入京樊榭山房集六、邗溝夏水漲、城陰積深翠。酒舫壓草痕、經年還一至。故人四明客、含香識名字。太學待何蕃、少年推賈誼。合并有同岑、縶維情莫比。來聽郭公啼、暫爲鯽魚醉。人生赴功名、時爾偶然遂。壯觀留長吟、自足千古意。西上陟蜀岡、新亭亦佳致。歐公遺構在、清氣激松吹。歷毛司徒廟、眺謝司空寺。涼雲遞疎鐘、平楚碧無次。離愁生其間、紛來不可避。惟願追前修、遠轡從此始。

案厲太鴻湖船錄序、雍正己酉、吾友厲二太鴻相遇於揚、以所箸湖船錄示予、令序。己酉當爲庚戌之誤。太鴻去冬曾客揚、而先生則未北上也。

行次山東、資斧告盡、以衣付質而行。

蔣樗菴年譜附記、先生己酉己酉亦誤選貢入都、攜書二萬卷、兼車載之。中途資竭、有族人名集初



者、客藩司幕。鄞志傳、族人在山東按察使幕、往貸之。將往貸族人。止先生宿治具極豐腆。先生訝問、則曰、此主人之意也。雅慕子名、且投一門下刺、饮助當不資。先生輟箸而起、取衣付質庫、給車值而行。抵京。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闕下、先生但投牒成均而已。董譜

仲父馥客京師、見先生至、喜甚、呼酒飲先生、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不願歸、顧當日遠志爲何如、其待汝成進士、吾攜子而歸耳。案、馥爲吟園公同母弟。時年六十四、客外已四十餘年。

初識方靈皐於京師。奉書論殷周殯制、既又上書論喪禮、或問靈皐大異之、由是聲譽騰起。

秋九月、寧波知府富平曹秉仁開局重修寧波府志、延萬九沙董其事。寧波志曹序。九沙貽書先生、討論補遺及糾繆事、及史樞密遺事。道古堂集補史亭賸藁、九沙將往明州修志、過予追訪舊事、述長句答之、兼以送行。前明内府不收弃文淵墜簡、終淪湮。天一閣范碧山全家有善本、頗自專、叟當檄取訶豪頑。自注、宋志惟予友全祖望家有之、故予得見。元志則天一閣所藏也。

董譜於丁未下云、其後修郡志、孫公招先生入局、辭之。總裁爲萬九沙太史、移書問遺事糾繆凡數十條、先生詳答之。案、寧波志九沙序云、富平曹侯守寧之次年、有纂修一統志之命、郡志得更修。十旬而稿始脱、迫冬末及修飾、閲春夏始成書、請正於彭城李公、而後授之梓。先生以是春北上、次年七月始歸里、則開局以至書成授梓、先生皆在外。所謂孫公招先生入局者、誤也。

龔明水以詔對入京、屬先生爲從父隱君生傳、既又爲徐廷槐作笠山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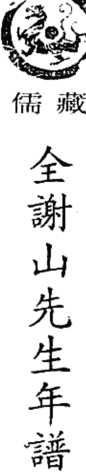
是歲所得宋槧四明開慶寶慶兩志、爲人竊去、歸於趙谷林。谷林鈔副墨以歸先生、作長歌謝之。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雍正庚戌、余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爲人簒去、質於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贖歸、仍鈔一副本歸予、予作長歌謝之。

案杭堇浦寶慶四明志跋、鄞縣全君紹衣爲予言、其家尚有此書、予固疑而不敢信也。雍正壬子孟夏、紹衣入都、道過武林、竟以是書來、乃宋末雕本、與吳丞相續志合刊者、予驚喜出望外、亟走書屬友人趙谷林爲紹衣謀脂轄之費、而以書納之小山堂書庫。酌酒相賀、紹衣爲長五言紀其事。據杭氏說、似先生以書質於谷林、而故諱之者、且紀年亦與先生所言不合。案杭氏又云、時九沙太史方領明州志局、予作詩送行、即述其顛末以告、所謂人喜則斯陶、陶斯詠也。九沙領志局事、亦不在壬子。先生爲谷林作小山堂藏書記、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質於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以告谷林、亟用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如先生自以書出質、不應小山堂藏書記中亦爲是言、意谷林以計得之、堇浦爲作跋、遂隱其事也。次春浙局修志、先生以所藏地志悉送局中、其時尚未知兩書被竊。

編年文　明兵科給事中董公神道表　奉方望溪前輩書　奉望溪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笠山圖記　龔隱君生傳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遺事帖子　答九沙編修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奉答萬編修九沙寧波府志雜問　奉寄九沙編修寧志補雜目　答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雍正九年辛亥、一七三一　**二十七歲。**



春、在京師。

是春萬九沙箸分隸偶存成、時年七十有三。萬福分隸偶存跋

浙撫某聘厲樊榭、杭堇浦、張南漪等修浙江省志、厲、杭貽書先生、求四明舊志、遺使歸、請於吟園公發插架與之。杭堇浦兩浙經籍志序、雍正辛亥春、制撫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予得預編削之役、經籍一志、所刱稿也。又案、厲樊榭集有辛亥春日呈志局諸公詩、樊榭去冬杪客揚、其在志局、亦此春事也。

跋寧波簡要志、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黄南山先生潤玉箸、先生嘗箸四明文獻錄、此則其隱括之書。余鈔之萬處士斯同家。雍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余方在京、厲二樊榭、杭二堇浦千里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遺使請於家君、發插架所有胡尚書榘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士桷延祐志、王總管元恭至元志、及明楊教授實成化志、張尚書時徹嘉靖志、鄭教授真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文獻考、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吾鄉之書、較他府獨備、譬之禮家、幸不爲杞宋之無徵也已。

先生謂翁洲六大忠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吴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書三狀、並前作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墓志、以移省志局、然卒未立傳也。李公事狀

山東學使羅竹園邀佐文衡、赴之。

案、董氏謂去秋赴東、誤、當在此年春莫。

是夏、遂在羅竹園幕、竹園以蓬萊王孝子事跡見示、遂爲別撰傳一通。

案、董氏謂應黄崑圃命、誤。

遂徧遊三齊諸勝、皆有紀志題詠。董譜

七月、自歷下南歸省親。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束裝之一日、向羅學使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峯。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案廣陵詩事、趙松雪有鵲華秋色圖、爲弁陽老人周公謹作。公謹本濟南人、後入浙、屬松雪作圖以寄鄉思。同時張伯雨亦爲作圖、並繫以詩。後董思翁曾撫而臨之、馬秋玉家有藏董臨本、朋輩題詠甚多。是日尚覺炎熇、華陽宮沙門笑曰、檀主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横亙、蹊徑蕪塞、何自苦爲。予不聽、策杖至半山、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少憩、登其巔、直見渤海、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沙門爲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間花鳥之勝、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線、漸淤爲小溝、遊人亦鮮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歸途抵揚、再過馬氏、相偕遊平山堂。平山堂記

是年、孫詔重修寧波府學宫、爲作寧波府學進士題名碑。鄞志

同里張蘊山卒。案先生從學董次歐時、卽在其家。蘊山爲梨洲再傳弟子。

編年文　蓬萊王孝子傳　大小沽河記　遊華不注記　寧波府學進士題名碑　明禮部尚書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雍正十年壬子、一七三二　二十八歲。

家居。鈔國史唯疑於范筆山家。晉江黄東崖箸。原稿散失、先生所鈔僅四册。續耆舊詩集傳、范光陽字國雯、學者稱筆山先生。康熙戊辰進士、以庶常知延平府。與鄭寒村同遊梨洲之門。

三月二十五日、吟園公七十壽。

四月、以吟園公命北上。

張孺人神誥文、壬子之春、孺人臥病、家君以闈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囑者、則秋間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即孺人屬纊之辰也。

秋、王立甫出獄。姚薏田詩自注、壬子六月、遭王氏姊喪、時立甫方繫刑部獄。既歸、不數年相繼夭歿、草殯山間。則立甫之出、當在此年秋。

王立甫壙志銘、立甫最善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尚書冰槎集中考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闈中樺燭焚之。雞三號、童僕盡起、席間鐙火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邪。又云、其出獄也、杭堇浦方過予、而立甫至、堇浦問曰、患難之中所箸多少。立甫曰、無有也。堇浦愠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也。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苦所盡、竟不能待五稔也。

舉順天鄉試。鄞志選舉表、全祖望、雍正十年順天鄉試中式。

清祕述聞雍正十年壬子科鄉試順天考官吏部侍郎任蘭枝字香谷溧陽人癸巳進士侍讀楊炳字畏友湖北鍾祥人癸卯進士題一日克己四句誠之不可掩四句取諸人以二句房考曹一士逕過寓齋傾倒特甚董譜

八月二十二日張孺人卒孺人産一女甫七日而孺人歿女亦不久殤

案孺人生於康熙壬申三月卒年三十一歲

先公墓石蓋文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

殤女埋銘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母時吾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部於是吾家祕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信誇是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

十一月李穆堂刊所箸陸子學譜於京師案陸子學譜凡二十卷自序雍正壬子仲冬穆堂學人書於京師之無怒軒

十二月戮呂留良及其子葆中屍是獄死者甚衆而曾靜張熙不與焉

案乾隆二年曾熙張靜卒被戮將所頒大義覺迷録繳銷

編年文　國史唯疑跋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雍正十一年癸丑一七三三**二十九歲**

春試北闈不第李穆堂見先生行卷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案萬孺盧集壬子秋臨川與徐澄齋李鼎臣萬孺盧唱和甚多而獨無先生是去年舉鄉試時尚未識臨川也又案程大昌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有行卷爲緘軸録其所箸文獻主司

榜後聞張孺人赴將歸省不果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碑銘、余以雍正癸丑春試報罷、東裝欲歸、前侍郎臨川李公固留余、使之應詞科。

四月、詔舉博學鴻詞。戶部侍郎仁和趙殿最以先生薦、遂爲吏部所留。

工部尚書仁和趙公神道碑銘、公之諸從弟與余爲文字交最篤。公嘗薦余應詞科、屬在門下。予雖與公諸弟善、在京時未嘗一通謁。及詞科之役、公枉車騎見過、予皇恐謝曰、昔伊川入汴、呂申公爲中丞、先過之。伊川報箋、以爲後世絶無之禮。顧末學不足充伊川灑掃之役、何以副公之盛意乎。公曰、士有因舉主而重者、舉主亦有因士而重者、子何讓焉。然予踈慢性成、雖銜知己之感、而過從甚簡。

是夏、王立甫南歸。

王立甫壙志銘、癸丑之夏、買舟南歸、過予、臥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蕭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號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嵎之失、或可藉乎以見子。予曰諾。及至任邱、故人爲之宿留、猶貽書於予、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東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心疾、則成我者也。

與穆堂論陸子學譜、凡四上書。

案穆堂陸子學譜卷六、卷七爲弟子傳、首楊文元公簡、即慈湖先生。次袁正憲公燮、即絜齋先生。皆鄞人。次沈端憲公煥、由定海遷鄞者也。次舒文靖公璘、則奉化人也。而象山再傳弟子袁甫則

正憲之子、楊恪則文元之子也。故象山之學、其嫡傳在甬上。宋史陸象山傳所稱門人楊簡、袁燮、沈煥、舒璘能傳其學者也。穆堂陸子學譜、象山而下卽繼以楊袁舒沈四君子。四君子甬學先導、謝山先生熟於南宋掌故而於鄉邦文獻學術源流尤所深悉與穆堂論陸子學譜等書蓋考訂其世系者。

附李穆堂答全貢士紹衣書、（穆堂別藁）讀來示二紙、反復援據、足徵讀書細心、俾鹵莽者知警、幸甚羨甚。方今詔求鴻博、足下真其選矣。足下欲博考之以求其合、固無庸博考、且鄙意亦不願足下之爲此也。足下天資高、倘能務爲遠大之業、則爲益於天下甚大。補亡訂誤、識其小者、雖不無小補於世、然爲益亦僅矣。偶有未詳、不妨闕之、凡於理無害者、固不必爲之考究、費日力於此也。要之、望遠者不見形、聽遠者不聞聲、考訂之事、不能無誤、勢所必至。而聖賢爲學、初不重此。愚非敢輕考難、所望於足下者重也。雖然、此爲足下謀之耳、若纂輯前賢事跡、則正得一事受一事之益。拙書因足下之疑而改正二條、其受益侈矣。

長安米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質之。

春明行篋當書記、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蓬窗驛肆、不能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以爲芒屩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關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滯留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監倉西冷黃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

邸。牧齋晚年喪其宋槧漢書、三歎於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青氈故物、未知歸來何日。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暮、偶有考索、蹇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邪。雞黍之請、自此殷矣。

冬、移寓李穆堂紫藤軒。

案萬孺廬集與先生唱和詩、始見於次年春。嗣後酬答極多。此年秋、孺廬與李穆堂、徐澂齋時有小集、不應先生既與同寓而絕不一見。先生作穆堂墓志、公於雍正癸丑之冬、見予文而許之、遂招予同居。則居紫藤軒事、決不在壬子。此董氏誤也。又案水木明瑟園古藤詩自注、湘北相公邸第、以師生相授受、長洲韓尚書、嘉善曹侍郎、韓城張尚書、以至臨川先生、皆官至九列、稱盛事。甲寅乙卯間、予假館焉。則先生之寓臨川邸、至早當在此年冬。

翰林院學士南昌萬公墓碑銘、前侍郎臨川李公居宣武門南、故合肥李相國邸也。西有紫藤軒、割以居萬公孺廬、又割其東以居予。每相聚一室、或講學、或考據史事、蔥湯麥飯、互爲賓主。臨川嘗曰、是楊誠齋所謂三三徑也。臨川性剛毅、其持辯、萬夫環而攻之、莫能屈。嘗主張陸文安公之學過甚、遂於朱子有深文。公亦主陸學、然其論戒偏重、多從容以解臨川連環之結。

時名下俱願納交、然所心契、李、萬之外、惟方靈皋、王坦齋、曹濟寰、謝石林、鄭筠谷數人而已。時相之門雖屢招之不赴、卒以此深嫉之、至於放黜。董譜

前寧守武威孫詔卒於江西提刑按察司任內、先生聞訃、感念高誼、爲位哭之。案潘挹魁撰孫詔傳、方伯卒、

鄞人全祖望述其事，並爲之誄。祖望浙之聞人也，於時流鮮所屈服，而獨心折方伯若此，可知方伯之所爲治浙與浙人感方伯也深矣。

從弟殤。

編年文　觀霧淞賦　題真西山集　春明行篋當書記　桐鄉朱母錢孺人祔葬志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二年甲寅一七三四**三十歲**。

三月，同里禮部侍郎史慎齋致仕歸，先生與同館餞其行，並爲詩歌以榮之。

是春，從徐瀓齋處獲見程雲莊遺書。瀓齋吳人，是秋歸里。

書程雲莊語錄後：初南雷黄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鄣之門，以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之術，而自出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長洲徐編修丈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尚有守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爲宗。公孫龍子之學絶於世久矣，雲莊蓋參合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説者也。

夏四月，與李穆堂、萬孺廬爲重四之集，有詩和者至百餘家。董譜　案：董氏系在次年，今據罝閏及孺廬集，當在此歲。

四月朔日，紫藤花盛開，奉邀李穆堂先生、徐瀓齋前輩、全謝山祖望、曹芝田小飲，即席限韻。孺廬詩集

老藤如蒼龍，初尚蟠泥溝。三春飽風雨，勢欲凌空游。變幻作羣仙，各擁紫綺裘。軒舉飛霞際，爲我

一句留。是時屆孟夏、晴日煦且柔。招邀管邴徒、傾倒藥玉舟。矯首向寥闊、吟聲互相酬。笑謝塵勞子、偃仰何所求。又有諸公見和藤花積成巨帙再疊前韻三首用酬雅意詩。

秋八月十八日、仲父馥卒。力不能歸殯、乃權厝於宣武門南。馥二子皆殤、無後。

先仲父權厝志、甲寅五月、方遊潞河、今通州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既至、醫治小瘳、忽復沈篤。歎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矣。

編年文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書程雲莊語錄後　再題程雲莊語錄　書周禮集說後　厲太鴻湖船錄序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雍正十三年乙卯、一七三五**三十一歲**。

仍寓李氏紫藤軒。

春三月、續娶曹孺人於京師。董氏以娶曹孺人事系之甲寅、誤。茲依紫竹山房集訂正。

案、曹孺人、滿洲學士春臺女、姓索佳氏、滿洲正黃旗人。熙朝雅頌集、春臺字錫祺、法式善清祕述聞作字顧齋、康熙癸巳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隨園詩話九、予在都、沈永之觀察引見滿洲學士春臺。春自云、年三十時、目不識丁。從一禪師靜坐三月、頗以爲苦。一夕、提刀欲殺禪師、舉頭見月、忽然有悟、賦詩便工。塞外云、野水吞人面、青山甕馬聲。浮雲連帽起、殘雪帶鞭行。公愛永之與枚、謂兩少年必貴、每至必留飲、留宿、遣妾奉觴。又曾見春臺題畫詩。瀟湘新雁下、汀洲屋角青山水上浮。如此亭林如此客、捲簾消得數峯秋。又隨園詩話八、學士春臺典試福建、康熙五十九年過吳下、買婢方大英、貌美能詩、以南北地殊、服食不慣、姙經而亡。搜其遺稿、有句云、戶閉新蛛網、梁空舊燕泥。

此事隨園詩話、雪橋詩話均載之。惟袁氏謂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洲學士春臺女、逾年生子云云。殊謬。先生娶曹孺人事不見集中。董譜亦不及其族系。惟先生所作韭兒壙銘云、嘗有問之者曰、家中愛汝者誰也。得非曹孺人乎。兒搖首曰、非也。夫愛我者非罷罷莫與歸矣。罷罷者、關東人呼其父之稱也。

謀迎吟園公來京就養、不果。

先公墓石蓋文、不肖之續娶於京師也、本謀迎養而不果。

答全謝山祖望苦熱詩紫竹山房集一全子吾畏友、吾夙所攀髯。胡爲發豪興、迫令蒼鵝殲。知君畫眉手、涼月宜纖纖。奚堪疊端綺、秋意還沈淹。自注、謝山爲春學士館甥、始昏四月。不則望白雲、徑寸勞番燖。遊子思故鄉、泣下屯如占。紛吾重感激、形影忽自嫌。六載苦行役、半畝荒茅苫。倚門雙鶴髮、無心適養恬。冰丸遠莫致、暗淚流漸漸。案、此詩在此年六七月間、陳氏以十三年二月北上入都、四月到京。詩中有今年更北遊之句、則詩卽作在此夏。自注有謝山始昏四月之語、則娶曹孺人事在乙卯而不在甲寅、董氏追記誤也。

閏四月、再與李穆堂、萬孺廬爲重四之集。虬骨集。穆堂自言年已六十一、歷閏四月者四、更過八年閏值四月、未知能復與此會否。孺廬曰、吾少先生八歲、歷閏四月與先生同、更八年爲癸亥、余亦六十一、當與先生復相會於西山南浦間矣。萬孺廬詩集自注。

乙卯閏四月四日臨川先生同全貢士紹衣過西齋小飲先生用去年重四日韻作詩見寄率爾奉酬四首、孺廬集日者屆重四、出門方襲裘。是日有族弟圖南吏部之戚。悲來失前約、閏節天爲留。起視牀頭



甕旨酒一何柔。嘉賓接幽巷心期儼同舟。予與紹衣並寓臨川先生西宅。乘此清晝閒論文成獻酬。行樂信所值得性非外求。

閏重四日重和溝字韻畢紹衣別作七律三首次韻有句云紫藤開過鶯聲老賴有良朋慰索居。又再次紹衣前韻奉答有句云期君並騾康莊道逸足驊騮不受撾。

詞科徵士尚未盡集李公以問先生爲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李公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列君亦奚慚退之哉。其後四十餘人者李公多展轉道地登之啓事。董譜　案清史稿李紱傳雍正六年十月以事獲罪下獄論死奉旨以學問尚好著革職免死。高宗即位命給侍郎銜管戶部三庫事。乾隆元年五月以保舉新進士過多又在朝班囑九卿保舉奉旨詢問紱奏臣多言滋事今凜承天語訓誨永絕妄言。奉諭交部察議鐫二級。

趙谷林誄時臨川李公方退閒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歎曰使廟堂復前通榜之列君亦奚慚退之哉。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詞科之役公方待罪書局猶諄諄問予以天下才俊各取所長登之簿錄。是以丙辰復受薦舉過多之罰。取放翁詩題楹曰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蓋實錄也。

詞科舉主以臨川靈臯爲眉目士之欲見二公者率介先生道引。於是應詔二百餘人多半與先生通縞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董譜

沈東甫墓志銘世宗憲皇帝之舉詞科也先後應召至者二百餘人予皆得與之修同譜之好以故

其人之學術文章約略識之。

公車徵士小錄題辭、予作詞科摭言、於己未百八十六徵士、已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爲書之、其接今科、則尚未能遽成書也、乃先取同薦諸公姓氏里居世系、合爲一錄。

時穆堂任八旗志局事、常借觀翰林院永樂大典、先生亦得假觀焉。

荆公周禮新義題辭、雍正乙卯、余於永樂大典中得之、亟喜而鈔焉。

鈔永樂大典記、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乙覽、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顧莫能得見者。及聖祖仁皇帝實錄成、史臣屏當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問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予亦得寓目焉。

案、先生語殆本之春明夢餘錄、亦信當時尚有正本在乾清宮、故有余嘗欲奏之今上、發正本以補足而未遂之語。今案由皇史宬移貯翰林院之本、即四庫提要所謂以副本貯皇史宬者、是時永樂大典實衹有翰林院之副本、其正本在明季已亡、或謂嘉慶丁巳乾清宮大火、正本燬、蓋無稽之說。清高宗時開館修四庫全書、無不搜羅、覽及朱筠請采大典之奏、力排衆議、差人詳查、紀昀等亦屢歎其缺而不完、豈有原本尚貯宮中而不飭臣下采輯之理。中祕之書、見之者希、故衆說紛紜也。

秋八月、清世宗卒、九月三日、高宗嗣位、以明年爲乾隆元年。

十一月、再奉上諭、以所舉人才寥寥、命再舉。



編年文　石經考異序四月既望　祀先蠶議　符藥林春鳧集序　九夏賦　圭璋特達賦　祝豫堂詩集序　柬萬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紫藤軒記

清高宗乾隆元年丙辰一七三六**三十二歲**。

是年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

葉桐君哀辭、及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

正月晦、杭堇浦抵京、除夕先生夢堇浦及厲太鴻至、歡然道故、有詩紀其事。厲太鴻年譜、甲寅秋先生客揚州、冬歸。時鄞縣全紹衣祖望留京師、除夕夢杭大宗及先生兩人抵京、有詩紀其事。

詞科餘話、甲寅冬余與厲太鴻同被徵、星齋以進士學習閩省、亦列薦牘、濡滯未至、時鄞縣全紹衣祖望尚留京師、除夕夢予及太鴻兩人抵京、歡然道故、有詩紀其事。予自乙卯除夕辭家、以丙辰正月晦抵都、時被徵之士麕集京師、故人吳江迮雲龍、錢塘桑調元、符曾、皆有次韻詩。與予同薦者十一人、浙江總督上蔡程元章舉十八人、嚴遂成、厲鶚、杭世駿、沈炳謙、齊召南、張懋建、周長發、汪沆、周琰、周大樞、萬光泰、陳士璠、邵昂霄、程川、孫詒年、李宗潮、錢載。陳句山則閩撫所舉。星齋亦自閩至、公讌於汪西灝小眠齋、徵歌選勝、極一時之盛。

堇浦以石經考異見示、且示向來文字語及諸經刊石本末者、以十餘科答之。毛詩初列學官考

歸安沈炳震至京、攜所箸新舊唐書合鈔、先生以其書呈李穆堂、穆堂驚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攜齋老人筆記、先兄東甫手輯新舊唐書合鈔、積十數年之功、始克成書。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皆蠅頭細楷、手自鈔錄。乾隆元年、賡鴻

博之選、攜至京師、王公大人無不擊節贊賞。被放歸里、賫志以歿。

沈東甫墓志銘東甫篤志古學、窮年箸書、其最精者有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折衷二史之異同而審定之、而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是皆予讀唐書時有志爲之而未能者。嘗語東甫、可援王氏漢書藝文志考證之例、孤行於世者也。予取東甫諸書以呈戶部侍郎臨川李公、臨川驚喜曰：不意近世尚有此人。

二月、奉上諭：內外臣工所舉博學鴻詞、聞已有一百餘人、祇因到京未齊、不便卽行考試、先至者未免旅食艱難、著從三月爲始、每人月給銀四兩、資其膏火、在戶部按名發給。其未到之人、俱著於九月以前到京。於是四方徵士雲集。

是月、成進士、座主邵基。邵基、字學沚、鄞人。康熙庚子解元、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官江蘇巡撫、卒於蘇任。

清秘述聞丙辰科會試考官、內閣大學士鄂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內閣大學士朱軾、字若瞻、江西高安人；吏部侍郎邵基、字學沚、浙江鄞縣人。題君子篤於親一節、五者天下至一也、欲爲君至已矣。會元趙青藜、字乙然、江南涇縣人。狀元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榜眼黃孫懋、字訓昭、山東曲阜人。探花秦蕙田、字樹灃、江南金匱人。

歷科題名碑錄乾隆元年丙辰科三甲三十六名全祖望、浙江寧波府鄞縣人。

先生舅蔣拭之亦於是科成進士。

先生本以薦舉鴻博留都、至是先成進士、入詞館。董譜案：凡成進士後、經保舉、乃入詞館。先生以二月成進士、其入

詞館當在五六月間。薦先生者邵基墓志謂爲福公案福敏、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康熙三十六年進士。嘗爲清世宗師傅。雍正十年七月署工部尚書特命協辦大學士。乾隆三年正月、擢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

吏部侍郎巡撫邵公神道碑銘、丙辰南宮之役、爲予座主。然公仍以故人之禮待予。初公嘗欲薦予入詞館。尋爲今太傅相國福公所先而止。後有讒予於太傅者、公急以告予、令釋言焉。予卒不自白、太傅亦未嘗信其讒。而公之爲予則盡矣。

在詞館與李穆堂共借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人鈔之。

鈔永樂大典記、與公定爲課、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爲五、其一爲諸經解、其一爲史、其一爲志乘、其一爲氏族、其一爲藝文。求儲藏於中祕、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蓄寫官、自從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以所簽分令四人鈔之、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也。

案、先生所鈔者、爲高端叔春秋義宗、王荆公周禮新義、永嘉張氏古禮、曹放齋詩說、史真隱尚書周禮論語解、劉公是文鈔、袁正肅正憲文鈔、唐說齋文鈔、涂晉生易疑擬題、永樂寧波府志。

又案、董孟如水經注題詞、謝山先生官翰林時、曾與李穆堂借閱永樂大典、然爲日未久、散館外補、所見者僅及平韻。水經注收入上聲水字、已在萬一千卷以外、宜其不及見也。畢生治水經、而未獲大典本參校其異同、殊爲先生惜之。

楊名時以禮部尚書兼掌國子祭酒、五日一至太學、升講堂、示諸生以爲學之要。尋奉命教習庶吉士、

入館之前、手定教規、排日至館、訓迪不倦。盧傳先生嘗侍坐館中、名時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當爲有用之學。先生謝曰、何敢言博、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況於予乎。名時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夏六月、開三禮義疏局。時望溪、穆堂皆爲局中副總裁、先生告之、令鈔大典中經解。世之知自大典中輯遺者、自先生發之。方望溪年譜、乾隆元年充三禮館副總裁、奏請出祕府永樂大典、錄取宋元人經說、俱從之。而其議實自先生倡之。

儀禮戴記附注跋、方京師開三禮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亟喜而鈔之、雖其有殘、然要可貴也。

秋八月、宜興葉翥鳳卒。詞科掌錄、荆溪葉翥鳳、附生、山西巡撫滿洲石公所薦、未及試病卒。論箸淵洽、句甬全謝山多采其說。

葉桐君哀詞、桐君以應試自太原來、萬孺廬引之以見臨川。桐君向日從儲寬夫聞予名、並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箸史論來、臨川與予挑鐙讀之、其考索尤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邊陲。臨川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有也。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桐君覓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以俗務、未遑過之。未幾聞其病、病不數月遂死。去臨軒策試、僅一月耳。予選其文之有關舊史者入詞科摭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多於桐君者、痛其死也。

九月、御試博學鴻詞百七十人於保和殿。

陳句山年譜、試期近、奉恩旨、天氣漸寒、著在保和殿內考試。欽點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侍郎邵

基閲卷試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山雞舞鏡詩、黄鐘爲萬事根本論、經學史學策問各一。

大學士張廷玉特奏凡經保舉而已成進士者不必再與鴻博試。

鄭崇敬燕下鄉脞錄跋全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文和以其負氣故齕之、然主事亦未取。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幾居十九、設令碧海遺珠、盡登珊網、豈非一朝盛事、遂假慎重之名、苦繩隘取、以呈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杭世駿數人、士林咸失所望。

案李穆堂送趙谷林序、讀卷者持嚴重之意、僅以十五卷上、於是二趙子報罷、蓋中額隘視己未四之一耳。己未三取一人、今十不得一也。

先生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據唐志以糾漢志、又代漢志答唐志、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疾之。嚴傳　案是科題先生多有擬作、見外集。

詞科餘話、鄞縣全祖望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爲召試諸公所不及。時全已官庶常、不與試。

詞科掌錄、是科徵士中、吾有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

嚴傳、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深嫉之、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已成進士者、不必再與鴻博試。徐爲張之誤。案先生先聖前母祀典或問客曰、凡國之典禮、定於大宗伯、今尚書張公取羣議而折衷焉、子以詞館新進、嘵嘵置辨、是爲出位。余曰、漢時有大議、雖太學生亦得與聞、宋則三

餘兩制、並在集議之列。今固無此例、而子辱以下問、始陳其所見耳。且吾見尚書之議祀典矣、近者方侍郎請湯文正從祀聖廟、此天下之人皆以爲當從祀者。尚書有憾於侍郎、謂文正行誼節概、雖無愧儒者、而生平未箸語錄、不得與陸清獻比。首揆從中主其議、遂格不行。今者因侍郎之爭而力排之、猶前事也。客變色逡巡而去。

冬十月十二日、厲太鴻以報罷南歸。與金繪卣、金壽門、符幼魯、王載揚、申及甫、汪西灝集餞於接葉亭。京師坊巷志、接葉亭在爛麪胡同中間。爛麪亦作嬾眠、在彰儀門大街。乾隆丙辰鴻博士來京、若杭堇浦、申笏山、周蘭坡、恆集於此。又申甫詩自注、丙辰秋冬之間、厲樊榭、沈東甫、沈幼牧、迮耕石、汪槐堂諸君、同寓於接葉亭。

孝感李春耀病歿京邸、先生爲醵金歸其喪。

詞科餘話、孝感李春耀、字東谷。康熙丁酉孝廉。以鄉前輩大司馬涂公薦來京、試後病歿旅邸、鄞縣全祖望醵金歸其櫬。秀水萬光泰哭以詩云、同作公車客、須眉獨老蒼。龐公本耆舊、庾信善文章。伏櫪追騏驥、栖梧感鳳皇。馮庯真可羨、白首尚能郎。又其三云、忘年呼爾汝、志意頗相關。腹痛誰澆酒、腸迴獨轉環。安車千里至、丹旐一棺還。他日詩人冢、青青漢上山。

十一月、上海曹一士濟寰卒。

編次舊作爲三十二卷。

答姚薏田書、日者捃摭陳作、定爲三十二卷。因憶盱江之言、謂天將假我以年與、必當有所進也。如其不然、亦足藉手以見古人。僕文豈敢求古人而見之、而懼其不復有進、聊復存之、以俟異日覆瓿

之用而已。

案杭堇浦亦於去年編次所爲文百數十首爲集、見王曇序。乾隆六年、先生與萬孺廬唱和詩自注孺廬許爲予序拙集。先生又嘗舉沈果堂之言、讀鮚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壯、得失相半。則鮚埼亭集非先生身後始有之。以此證道古堂集中鮚埼亭集序、殆先生早年文集之序、故文中有云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謝山志鋭而氣充、糞溲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悝其能、已於言乎云云。絕不似先生卒後語。堇浦長先生十齡、殆摯友之詞也。徐氏所記、余另有辨。

是年方開明史館、爲書六通以移之。一言藝文志必綜彙歷代者、所以證古今四部之存亡、横雲山人志藁專收有明一代、似簡淨而實非是。二言藝文志所載本代之書、當如新唐書例、略述大義及撰人邑里行事、以補列傳之所不備。三言當如遼史例、立屬國表、以見一代邊防外患之略。四言當如遼史部族表例、立土司表。五言遺民與隱逸有別、當入忠義傳。六言當倣宋史周三臣傳例、爲伯顏子中立元遺臣傳。

移明史館帖子三、初則王保保未靖、頻勞出塞之師。其後榆木川之喪、土木之狩、陽和之困、九重旰食不一而足。而朝鮮之易姓、交趾之頻失、倭人之内犯、是皆東南大案、所當特書者也。有明一代、滇越亡而投緬甸、閩甌失而竄東寧、以視夫延禧之餘、曆大石之殘疆、約略相同。而日本乞師、安南假道、其與求援高麗、通使回鶻之舉、又無不酷肖者、斯皆當依遼表之例、爲之附錄。

移明史館帖子五、當滄海揚塵、新王改步、獨以麻衣苴履、章皇草澤之間、則西臺之血、何必不與萇弘同碧、晞髮白石之吟、何必不與采薇同哀。蓋不知其人、當聽其言、抗節不仕之徒、雖其憂讒畏譏、嗛嗛不敢自盡、而鬱結淒楚之思、有不能自已者。至若一邱一壑、寄託於蠱之上九、其神本怡、則其詞自曠也。是不過山澤之臞、而豈可與同年而語哉。前輩萬季野處士嘗輯宋季忠義錄、附入遺民四卷、論者韙之。因念興朝應運、亳社爲墟、而一二吞聲喪職之徒、紀甲子、哭庚申、表獨行、吟老婦、如汪渢、徐枋輩、不可謂陽春之松柏、無與於歲寒也。幸生不諱之時、闡潛表微、於今爲盛、而使苦心亮節、不得表見於斑管、甚者如劉遺民、孫郃竟爲史臣所遺、是則後死者之媿也。博討於忠義、卓行、隱逸之科、而歸之於至是、願進不佞而教之、幸甚幸甚。

姚江黄千人來京、以梨洲墓文爲屬、成梨洲先生神道碑、及鷓鴣先生神道表。黄千人、字證孫、官泰安縣丞。

箸有寧野堂詩草四卷、希希集二卷、餐秀集二卷、岱遊草□卷。

案、梨洲子耒史曾以墓文屬之鄭高州梁、梁卒不果作、既又屬之朱彝尊、亦未就、至是先生應千人之請爲之。此文後屢有修改、至癸未八月、勒爲定本。

編年文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與趙谷林兄弟書　與姚薏田書　謝御史再入諫院補題名記

廣陵相公傷逝記　毛詩初列學官考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八條　鈔永樂大典記　移明史館帖子六通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葉徵士桐君哀詞　祁連山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高端叔春秋義宗序　曹放齋詩說序　荆公



周禮新義題辭　公是先生文鈔序　二袁先生文鈔引　唐說齋文鈔序　梨洲先生神道碑　鶡鴣先生神道表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寰曹公行狀　諸葛氏義門銘　送沈萩林之蔚州引

乾隆二年丁巳、一七三七**三十三歲**。

春、仍在詞館。

交河王蘭生坦齋卒。案、坦齋是時以刑部侍郎兼管禮部侍郎事、清世宗梓宮發引、扈從出行、次涿州、從者前有所白、已危坐卒肩輿中。時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八歲。

坦齋王公神道碑、予追隨幕下、公所以陶鑄疏野者甚至。及入京、又以邸舍相近、時得相見。今而後、歎撰杖之無從矣。

三月、貤贈王父吾騏、父書爲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母蔣氏、俱贈孺人。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四月、清世宗配天禮成、先生獻泰陵配天禮賦、方靈皐曰、筆力弗逮杜公、然語語本經術、典核矜重、則杜公微媿拉雜矣。董譜　案此蓋本之原稿方氏識語。

五月、散館、竟列下等、外補。蔣蓼崖亦同時被黜。蓼崖穿中柱文、予追隨三館、同被左遷。或曰、當事者惡予、因及先生。

閣學臨川李公神道碑銘、予之罷官也、徐相國言於朝曰、今日李詹事必大作惡。或問之張尚書從旁、答曰、此乃具體而微之李詹事也。嗚呼、余亦何足以望公、而辱諸君之推轂乎。

案、徐本、字立人、別字是齋、浙江錢塘人、吏部尚書潮子、康熙五十七年進士、雍正十二年三月擢

工部尚書、十月協辦大學士。乾隆元年調刑部尚書、十一月授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先生以兩尊人年高多病、亟欲歸、方靈皐欲薦先生入三禮局、辭之、而薦吳君廷華。董譜　案：是時李穆堂、萬孺廬先後以奔喪歸里。

奉望溪先生辭薦書、伏荷尊諭、以某被放、欲留之三禮局中、備纂修之席、感佩感佩。館閣諸臣、原以經術爲上、詞章爲末。某於經術、雖嘗致力、然自分終慚譾陋、至詞章則似不在同年諸公之下。今以明試詞章被放、尚敢以經術求進乎。若某被放、原不由於詞章、某不敢知、然執事既已知之、執事尚欲以經術援之、其可得乎。目今與纂修之任者、人人自以跨鄭王而過之、其中原有素曾究心於此者、亦有並未嘗讀四十九篇、十七篇及五官之文、而居然高坐其上者、執事爲總裁、蓋亦知之矣。然則無論某於經術譾陋、真令有一二可采、未必不如詞章之見詘、是非執事所能保護也。況某刻期南歸省覲、切於晨昏之戀、若一入薦章、則行程中阻矣。但交好中有堪此任者、不敢不爲執事告。前福建興化通判吳君廷華、其留心三禮、蓋二十餘年、於五官已成書、某皆曾見之、在局諸公莫之或先、向嘗欲致之執事、以爲纂修之助、且其人久在京師、亦苦落拓、執事若能挈其人而登之、某之受賜多矣。歸期當在冬初、遠違講席、曷勝依戀。

案：是時方氏在三禮局、曾假吳江沈冠雲士冠禮小疏而錄之、甚欲招之入局、嘗昌言曰：能勝其任者、不使之與其事、實慚且歉。冠雲極感之、故果堂集與望溪先生書、憶丁巳春、正蒙先生亟稱形所爲儀禮、因上書先生、謂自今而後、當循次撰述、以成其書。

時趙谷林亦浮沈京華、意不自聊、每相過從、以唱酬遣日。

杭堇浦愛日堂吟藁序谷林應詞科北上、浮沈人海、奄忽三年、風塵委頓、意悒不自聊、藉雕鎸五七字以遣日。余與句甬全吉士謝山在詞館、吳通守東璧以與修三禮留京師、每會合必有詩、余三人又其杜集中之蘇端、嚴武也。

題趙五徵君昱秋芙蓉館吟藁後、即次其答鄭筠谷侍讀韻翰院集大科未得繼裴陸、小經差喜窮顏嚴、斜街卜宅跡轉晦、寒廬僵臥神尤恬。酒人吳廷華全日過訪、同隊一一游鯈鮎。力追幽詣造古淡、舌本淵永難加箝。

先生於乙卯爲詞科摭言一書、其體甚博、已成大半、會被放、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及試錄三卷。

秦小硯己未詞科掌錄凡例余嘗見全謝山詞科摭言、止載一等五十人及同試之高士奇、勵杜訥二人加中書銜、王方穀等七人特賜中書銜、杜越、傅山二人、其餘同徵諸公俱闕。

案先生集中有陽曲傅先生事略、歷述其以死拒徵事、文中有吾友周君景柱守太原、以先生行述請、乃作事略一篇致之、使上之史館、予固知先生之不以靜修自屈者、其文當不爲先生之所唾、但所媿者、未免爲江南之文爾。蓋亦作於此年間者。

秋九月、江陰楊名時賓日卒、先生以嘗侍講席、爲撰行述。

冬十月、出都。曹孺人以新産女留京。先公墓石蓋文林晴江謂陶穉中曰、謝山竟出國門、令人不可爲懷。

哭林太常詩自注

抵揚以大雪阻滯。時馬半槎方開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乞先生序之。

平山堂記：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留滯揚州，同人約爲平山堂之遊。時方浚運河，小秦淮一帶半爲河水所注，又益以雪，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抵法海寺舍舟，竟至堂下。余不過平山堂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蔭。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因與坐客言斯堂之古蹟，累遷而志乘不詳。酒罷，擬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爲雪阻，乃歸。同人即令予詮次席間語爲是堂記。

冬十二月，歸安沈炳震東甫卒。先生抵浙，道聞其赴，晤厲樊榭，以挽詩示先生，因爲之傳，草未就也。

復便道至餘姚，拜孫忠襄公嘉績墓。

抵家，適吟園公得足疾，悉力治之。董譜

太孺人行述：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

編年文：先聖前母祀典議　泰陵配天大禮賦　房心爲明堂賦　奉望溪先生辭薦書　刑部侍郎兼禮部侍郎事坦齋王公神道碑銘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辭



卷三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三十四歲**。

案十二雷茶竈賦序、予自京師歸、端居多暇、乃築一廛於是山之石門、題曰十二雷茶竈、將俟春日親窮其窔奥而製之。因謀茶具甚備、又桓溪舊宅碑、予先世家桓溪上、故索溪上之文獻最詳。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築室其上、思爲溪上田父、以爲盛世之幸民。十二雷山居意即此年間事。

家居侍庭闈、有間益廣修枌社掌故、並桑海遺聞、箸作日富。董譜

以舊所得雪交亭集招隱學孫石華觀之、石華因請出所藏肘柳集易鈔此集。時石華年已八十、家貧不能蓄寫官、雖有約、終未踐也。

得楊氏葬錄於李昭武後人某。

楊氏葬錄序、楊氏四忠之喪、竟其局者、林太常繭菴與先贈公、楊氏之族子始終有功、是舉者、諸生式傳也。葬錄一卷、成於式傳、述其事甚詳。予少時求之式傳之後人、不得。戊午、因撰李舍人昭武阡表、昭武之孫貧甚、困於屠顧、能以表章先人爲念、問以昭武遺書、則散佚無有、顧獨以楊氏葬錄來。

碧樵先生集序、方余求先生書也、並得楊推官葬錄一卷。中有先大父贈公議葬推官始末、予尤忻然樂而鈔之。

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拓，編爲天一閣碑目，又爲之記。又鈔黄南山儀禮戴記附注四卷及王端毅石渠意見，皆閣中祕本，世所僅見者。董譜　按，今行天一閣書目後附碑目，嘉慶中阮芸臺刻，阮氏序云：「金石拓本，當錢辛楣先生修鄞志時，即編之爲目。惜書目未編，余於嘉慶八九年間，命范氏後人登閣，分廚寫編之，成目錄一十卷，則今所傳碑目，乃錢氏所編。」又案，錢氏編天一閣碑目在乾隆五十二年夏，錢氏自序云：「天一閣石刻之富，不減歐、趙，而未有目録傳諸世，豈非闕事。乃相約撰次之，拂塵去蠹，手披目覽，幾及十日，去其重複者，凡七百二十餘通，並記譔書人姓名，俾後來有考。」

天一閣碑目記：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黄先生太沖始破例登之，十二年。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馮處士南耕，而海寧陳詹事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惜乎鼠傷蟲蝕，幾及十之五。吾聞亭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絶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懽，而乃聽其日堙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攜筆硯來閣中，檢閲款識，偶有所得，亦足慰孤另焉。

石渠意見中有大學古本，時謝石林方輯大學古說，爲書以貽之。

秋，太孺人得足疾，已而吟園公亦病。

案，去冬先生自京歸，曹孺人以産女留京，吟園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悁悁焉。已而太孺人大病，入冬未愈，及太孺人稍痊，而吟園公已不起。



冬十二月，吟園公卒。

先公墓石蓋文：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得年七十有六。其時不肖方摧毁苫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於李宫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之狀。

案：吟園公墓表，穆堂内外稿皆不載，而石刻有之，見鄞志墳墓門。未獲見其拓本，故於先生曾王母姓氏，皆不能詳。

是年，葬張孺人於和州公大冢旁。張孺人神誥

章實齋學誠生。

編年文　周徵君墓幢銘　李昭武阡表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張孺人神誥文　殤女埋銘　蔣金紫園廟碑　宋紹興學宫禊帖舊本記　叢書樓記　天一閣藏書記　天一閣碑目記　儀禮戴記附注跋　石渠意見跋　跋古本大學

乾隆四年己未，一七三九　**三十五歲**。

春三月，葬吟園公縣西南光溪木阜山之原。一切附身附棺之禮，皆竭力從厚。董譜

先公墓石蓋文：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僇民之痛，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並取其與表志參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室之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能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强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肖卒未能折節，跋前

壼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喪、倚門一痛、老淚爲枯。嗚呼、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伉直、不設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其人、有善弗掩也。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預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絀右、故戚戚耳。臨歿之日、坐牀簀間、猶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

長興王豫立甫卒。立甫壙志銘、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臞臞。與蕙田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蕙田姊於十七史皆能背誦、亦頗欲針砭其夫壻。立甫出遇敵手、入則懼爲婦所窘、益沈酣於學。及逮入京師、家貧、鋤鐺就道、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盡、不可復振矣。卒年四十有一。予銘其墓、不諱其生平疵纇、蕙田垂淚讀之、已而相向噭然以哭、至失聲。長興令鮑辛浦在座、亦汍瀾而起。箸有孔堂小藁、辛浦爲梓以行。

夏六月、蔣拭之先生七十壽、約同人爲祝嘏於紫清觀。

范培園墓志銘、歲在己未、予爲蓼崖先生稱七十慶、約同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皐在昌國、蓼崖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歿之感、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遥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之、留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流連竟日。其諸子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

秋七月、張廷玉等纂修明史成、表進。自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雍正二年詔諸臣蕆其事、至是書成。



冬十二月十三日、蔣太孺人卒。

太孺人行述、先太孺人姓蔣氏、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弗甚達。舅氏蓼崖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舅、嘗撫二孤而涕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其成耶。稍長、外大母自課之、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讀畢、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予家自喪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娩善承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孺人始大病、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聞、太孺人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先公逝、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緜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不再三撫慰也。自城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祜於不肖者、至十有餘年、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矣。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上私謚曰慈懿、紀其實也。

時曹孺人尚留京未歸、謝古梅至京邸弔唁、謂人曰、此來不能見謝山、乃一恨事。曹孺人歸而述之、

擬致書爲謝、未幾而古梅死矣。百五春光集　古梅卒於乾隆六年。其入京也、先生甫罷官歸。

是年始修全氏宗譜。董譜

案先生跋槎湖張氏譜、謂自宮詹公纂修、實取法於張氏、時在萬曆中、凡二十八卷、狀志碑傳之類無不畢載。正本藏宮詹書庫、副本藏吾騏公、其後副本被火、正本亦流傳、失其半。吟園公急購而歸之、其所失之半在正德以前、不可復輯。雍正甲辰得正德草譜於桓溪吟園公、遍取影堂栗主審正補纂、其緒未竟、至是先生踵成之。

編年文　先府君石槨銘　先公墓石蓋文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重修桓溪全氏宗譜序　崇讓里記

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三十六歲。

春、合葬太夫人于木皐山之原。董譜

遷居胡氏適可軒後、所稱雙韭山房者也。董譜　鄞志、城西南隅有青石橋巷、亦作青石巷、在月湖旁。適可軒、胡鹿亭所居、續耆舊集胡德邁傳、予近年居停、即其適可軒故址也。

雙韭山房藏書記、雙韭山房者、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峯中、今已摧毁、先贈公取以名其齋者也。第九洞天私印銘、先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峯之門戶也。

是年張炳來問業。

蔣拭之季眉卒。



編年文　先太孺人行述　寶積菴記　槿籬記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響巖先塋地脈記　翰林院編修蓼崖先生穿中柱文

乾隆六年辛酉　一七四一　三十七歲。

正月萬九沙卒。九沙卒於正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案哭萬編修九沙詩、秦亭古梅下、風雨泣蕭蕭。又九沙墓銘、今年哭公、古梅同哀。似九沙卒時、先生曾至杭哭之。

九沙萬公神道碑銘、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溪、及充宗先生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黄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蕺山之學、公擇先生最稱高座、公劔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箸書滿屋、公不假外求、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於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歷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參考通鑑地理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

秋、至杭、過趙氏小山堂、谷林以近所得地志相示、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先生所失之寶慶、開慶二志居首焉。

鄭筠谷墓志銘、辛酉之秋、余至杭、開樽話舊、自是不復再見。

重和五經字樣題辭、乾隆辛酉、得見於杭之趙氏、係宋刊、明文淵閣藏本、吾友趙谷林徵士之子誠

夫摹鈔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於其下。前年揚之徵士馬四半查得宋搨開成石本已雕之矣。予乃急令並刻此編，而誠夫喜爲難得之書，令余題之。

北行至吴興，泊舟姚薏田蓮花莊，因尋趙松雪清容軒故址。案先生詩有云：宗姓真麟角，公孫亦鳳毛。相尋白蘋渚，握手話風騷。子昂之子名雍，先生所謂公孫者是也。蔣蔣山過蓮花莊訪趙子昂故居詩：道昇爲室雍爲子，一門風雅真鍾美。只餘隱恨感滄桑，司戶居然作承旨。又云：蝦蟆更急三宫去，國破王孫尚有家。

案薏田嘗令沈樗崖爲繪蓮花莊圖，自爲文記之，而徵序於先生。南齋集有題蓮花莊圖詩，在此年春。

抵揚，寓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揚州府志：街南書屋在東關内大街南，馬曰璐昆季築。其間有畬經堂、小玲瓏山館、七峯草亭、叢書樓，統名曰街南書屋。廣陵詩事：馬氏街南書屋有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街、透風透月兩明軒、石屋、清響閣、藤花菴、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七峯草堂、梅寮，今揚人統稱之曰小玲瓏山館。

困學紀聞三箋序：近年祁門馬氏以閣本開雕，而間采何説以附之。桐鄉汪氏又以何本開雕，誠後學之津梁也。潛邱詳於考索，其於是書最所致意，義門則簡核而欲高自標置，遂謂是書尚不免詞科人習氣。歲在辛酉，余客江都，寓寮無事，取二本合訂之。亢者刪簡而未盡者，則申其説；未及考索者，補之；而駁正其紕繆者。又得三百餘條。江西萬丈孺廬見之，歎賞以爲在二家之上。余學殖荒落，豈敢與先輩爭入室操戈之勝，況莫爲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箋也。

李穆堂主試江南，中途得疾，先生渡江訪之。穆堂以三年久别，絮語諄諄，而瞀亂無復詮次。宣城沈



壽民卒七十餘年而未葬、擬謀之穆堂、檄下有司助之、弗能及、爲賦詩志慨。沈耕巖續志時吳縣陶稺中以事左遷、解組遽歸、語及之、穆堂歎曰、謝山之疎放極矣、而稺中又過之。百五春光集

自戊午己未接丁內外艱、至再近大祥、從不作吟咏。至是始破戒、因題曰祥琴集以志過。董譜

遂偏覽金陵諸名勝、遊大中橋、弔黃石齋正命處、從朝天宮謁孝陵、復至燕子磯、蘭若中尋張蒼水題字。有詩云、孤生逐日空三足、碧血沈淵尚一壺、此日彌甥輯遺事、可憐題字竟模糊。薤露詞自注、燕子磯寺中有尚書題名、今爲寺僧剷去。

臨川病中猶商出處之義、先生賦絕句五首呈臨川。有云、申轅報罷董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又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早去、先期何待督郵來。

案、袁隨園、楊雪橋均以此詩爲丁巳被放時呈穆堂之作、誤。

仍回江都。適萬孺廬攜子祚東過揚、因留待之。

全謝山庶常聞予北上、相待邗江、既見而喜、示詩二首、情溢乎詞、次韻奉答、並柬唐南軒同年、孺廬全集落日抱江圓、頻勞望眼穿。此懷同蘊結、所遇各顛連。君尚紆南軫、余方覓北船。鮮民生會面、轉覺恨綿綿。

遊平山堂次謝山韻、勝地名猶重、嘉誼招孔殷。古人不可作、吾輩自爲羣。道以素心合、交將醇酒醺。漫遊非所騖、託興在斯文。蘇子序歐集、其言大非誇。文能明以止、詩亦正而葩。守郡思當日、登

堂對晚霞猶疑斗牛域、雲漢有仙槎。

案、先生詩集有孺廬再次前韻二首、索和詩、自注云、孺廬許爲予序拙集。

朱重慶讀先生悼沈壽民未葬詩、爲之戚然、請以明年任之。廣陵詩事、東鄉大橋稍東二十里曰浦頭、甘泉朱抱經重慶、母墓在其東里許、旁構草堂、周以槿籬、導水爲池、池上有假山、有複閣、花木掩映、名曰莪園。抱經性疎放、時稱爲東城狂士。善詩古文、與鄞縣全謝山交最深、謝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苓參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媿良友、此事在何年無考。妻李氏、名素貞、工詩善楷書、抱經應京兆試、李寄以詩、有閒拋籬落黄花瘦、枉逐風塵白髮生之句、都下咸傳誦之。死亦葬莪園之側。

冬、歸里。

沈耕巖續志、歲暮、余歸浙東。

案、是冬沈冠雲由京歸里、明年春、館友人徐靈胎所、治醫學甚勤。

編年文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重和五經字樣題辭　王立甫壙志銘

蓮花莊圖記序

乾隆七年壬戌、一七四二三十八歲。

春二月、困學紀聞三箋成、始爲之序。

三月、服除、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爲請、先生謂二喪並及、當服五十四月、今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之。董譜

里中有爲興化守者、先生貽書、託訪鄭居仲遺書、杳然無報。是春、陳南臯以居仲所箸書數種見示、有



詩云、以此消春晝、兼之慰索居。沈周是何物、俗吏足軒渠。

同館出爲外吏者、率以書訴困悴、戲答以詩云、若使脂膏良可冀、阿儂捧檄也顏開。時先生亦困甚、有梅雨彌旬、奴子以絶糧見告詩。

四月、與陳南皐、錢芍庭、李甘谷、胡君山、董鈍軒爲真率社、重舉重四之會、壺觴一旬再舉。繼又益以范緘翁、董逸田、李海若、張月性、徐洪度、董映泉、董梅村、而史雪汀間與焉。句餘土音：京邸與穆堂、孺廬諸丈爲重四之集、歸里以來、遂成昨夢。今年重四、偶與胡君禮在及之、欣然命酌、展重四日詩、醉看皓月明重影、唱遍雙湖新柳枝。續耆舊集傳：范攟、字緘翁、年六十始補諸生。但知爲詩、布衣破帽、搓手而吟、情狀癡絶。垂老尚有童心、語及冶遊、則欣然神往。短章促節、得古人小樂府之遺。

句餘土音序、吾鄉詩社、其可考者、自宋元祐紹聖之間、時則有若豐清敏公、鄞江周公、嬾堂舒氏、而寓公則陳忠肅公、景迂晁公之徒預焉。建炎而後、汪太府詩溫、薛衡州朋龜、王宗正珩、相與爲五老之會、以孝友倡鄉里敦龐之俗、而唱酬亦日出。淳熙之間、丞相魏文節公杞、史文惠公浩並歸田里、張武子、朱新仲、柴張甫皆其東閣之彥、寓公則王季彝、葛天民之徒豫焉。綠野平原、篇什極盛、慶元嘉定而後、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樓宣獻公、寓公則呂忠亮公、多唱和於史鴻禧碧沚館中。顧諸公以道學爲詩、不免率意、獨宣獻不在其例耳。同時高疏寮、史友林別有詩壇、則從事於苦吟者也。史樞密擇之兄弟、偕郎埍、趙侍郎汝楳輩在湖上、又爲一杜。咸淳而後、甬上之士不見用、禮部尚書高衡孫、軍器少監陸合、知汀洲汪之林、四十餘人、一月爲一集、顧其作少傳者。宋之亡也、遺老

自相唱酬時則深寧王公爲主盟、陳西麓、尤工詩、寓公則舒閬風、劉正仲之徒咸豫焉。已而有陳子翬、鄭奕夫、徐本源、章壘諸公嗣之、清容學士之家居也、鹿眠山人袠以兄弟相應和、而蔣靜遠輩皆爲故家之良、其後則鄭以道、蔣敬之、王遂初稱繼霸焉、是宋元三百年中吾鄉社會之略也。人代日遠、徵文徵獻、誰有若正考父其人者、然而豪芒流落、尚可收拾、予嘗欲爲李杲堂前輩補甬上耆舊錄、首於此三致意焉。明之詩社、一舉於洪兵部、再舉於屠尚書、三舉於張東沙、四舉於楊汭陽、五舉於先宫詹公林泉之集、是則杲堂序之詳矣。六舉則甲申以後逸老所爲林評事荔堂有九人之序、寓公余生生有湖上七子之編、高隱君鼓峯有石戶之吟、其中詩稱極盛、而尚未有輯而匯之者。承平而後、詩盟中振、鄭高州寒村、周卽墨證山、姜編修湛園、董秀才缶堂、舒廣文後村諸公爲一輩。胡京兆鹿亭、張大令蓴山諸公又爲一輩。雖其才力所至、未盡足語古人、然要之高曾規矩所寓也。數年以來、前輩彫落、珠盤之役、將以歇絕、予自京師歸、連遭荼苦、未能爲詩、除服而後、稍稍理舊業、與諸人有真率社之約、杯盤隨意、浹旬數舉、而有感於鄉先輩之遺文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雖未能該備、然頗有補志乘之所未及者。豈敢謂得與於斯文、亦聊以志枌社之掌故、亦未必無助乎爾。

案是時當承平、詩社漸興。張四科、讓圃記、乾隆庚辛間、馬嶰谷昆弟構行菴、旁有某氏廢圃、余以二百千買之、而陸南圻亦助成其事、取陸張共宅意顏曰讓圃、落成之日、置酒高會、自都御史胡公而下、凡十六人、詩社之集、於斯爲盛。自是二十年來、四方文人學士、知有韓江雅集者、未嘗不



從遊於行菴、讓圃間。

是秋、偃遊里社唱酬之餘、訪求甬上故跡、觀錢忠介畫象於其家。

題畫象詩劫來臨小軒。碩膚懷赤舃、座中年契家、再拜酹杯勺、可憐彼降臣、游魂犬不咋。

繼訪王厚齋汲古堂、皆有詩。時困學紀聞三箋甫成、詩中間發其微意。

汲古堂詩浙東學統溯明招、西山東澗遞正席。爰以大宗集大成、區區詞科乃餘力。稜稜風節遭殘宋、大聲疾呼終何益。從此扃戶畢殘年、日聞空堂三太息。可憐困學紀中語、此志倔強固猶昔。商山四皓魯兩生、不以坑儒盡耆德。浮邱高唐濟南叟、不以焚書絕遺籍。石奮家風在躬行、不以崇詐泯舊澤。天留碩果繫孤陽、由來霜雪不能食。莫謂兹堂僅百弓、足爲故國扶殘脈。遺文百卷歸羽陵、學案文章都剝蝕。流傳少作詞科書、猶爲弇陋資典冊。

卽詞客流風之在甬上者、亦鉤其佚聞、發之咏歌。

江浦訪柳屯田冶遊巷。屯田不羈人、冶春恣遊屧。妙寫烏絲詞、雕以薄金葉。女兒百輩隨、如花環以蝶。畏涼添半臂、迎風揮團箑。興來輒畫眉、醉後或傷靨。當時有清議、頗共訶褻媟。顧聞鹽場課、會記罔不協。耆卿宋鹽場大使。乃知雖放浪、亦自克整攝。曉峯何峩峩、江流何浹浹。留客唱驪駒、花柳紛稠疊。有情天亦醉、伊川爲心折。

八月、訪鄭南溪、至半浦、阻雨、因取南溪家園亭書帶草堂、二老閣各賦以詩。慈谿縣志、鶴浦亦作半浦、去縣南一十五里。又有鶴浦在村之南、江名鶴江、亦名半江。江流如帶、環繞其村、村之西曰幻江、又名西江、東則有張家浦、沿江四五里曰西

渡。凡至杭至寧波城者必由此爲鄞慈之界。

案、次年有明司天湯若望日晷歌、有云、昨過南雷搜故物、片石瞥見委書林、南雷藏書歸鄭氏。二老閣先生搜訪黄氏遺籍、當此時事。

九月七日、張蒼水忌辰、因爲設祭。蒼水生於萬曆四十八年六月九日、康熙三年九月七日、絶命於杭。先生詩有云、香火敢忘先子命、殷勤雞黍展微忱。自注云、王父贈公遺命以公祀事爲囑。

薤露詞、少陪九沙萬太史春秋歲祭南屏山。九沙忽騎白鶴去、南屏澌恨絮酒艱。去年燕子磯下泊、訪求題字渺禪關。菊香正茂薇露馥、故園酒熟尚可攀。

十月、朱重慶以書來速赴宣城葬沈壽民。壽民之孫樗崖時館桐鄉、使人邀之同行。

案、句餘土音序在此年十月、文中有會予又將有索食之行之語、而董氏句餘土音跋亦云、後先生匆匆赴維揚、則此年十月先生北上。沈耕巖續志、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兆符館於桐鄉、使人邀之同行。是此年北行、爲葬沈壽民、其至揚後曾否再赴宣城、今無佐證矣。

謝山以詩索汾酒、後二日過山館、又出潞酒飲之、復以詩來、用次原韻。南齋集嫩碧來汾曲、移封到海濱。不堪充上貢、聊用餉嘉賓。釀酒河東舊、詩篇開府新。可能成薄醉、別號鑑湖春。

案、此次在揚、當係寓朱抱經重慶家。

沈耕巖續志、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墓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間、語及之、即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



急、而今何如矣。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令其一棺淺土邪。予力雖薄、當爲任之。予狂喜、亟下拜。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和仁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鬚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文行天下、且三易梨棗、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

編年文　張丈蘊山墓表　錢東廬徵君墓表　句餘土音序　沈耕巖續志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三十九歲。

先生以乙酉正月五日生、而是年立春在初十日者、例作甲子年、庚則癸亥爲四十年矣。朋好有稱祝者、先生作詩謝之、詩集亦遂題曰虬骨、用東坡語也。董譜　東坡詩有病骨不病骨愈虬之句。有句云、祇應孤孽充談助、那得觥籌徧世人。聊輯舊聞誇梓里、敢將塵夢溯楓宸。加年倘遂平生願、學易從今庶有因。

聞謝副使石林獲罪、以札訊之、並風其退休。時杭堇浦亦以言事蒙譴責、被放南歸。是春訂正句餘土音。

五月十三日、子昭德生。韭兒埋銘、兒之生也、城東錢氏去予家且十里、未之知也。忽聞影堂中又言者曰、謝山得子、可喜。二池兄弟登影堂、跡其人無有也、駴甚、趨赴予家、而兒已生、相歎異、以爲殆忠介之神告之。舉子詩、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夙根。琅江老督相、於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預告將雛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

娛湯餅賓。案隨園詩話載此事、云、朱心池爲予言之、予悔在都見謝山時不曾一問。此隨園之謫、先生歸里後七年始生子昭德、而有錢芀庭影堂聞言事也。又案此事拜經樓詩話亦載之。

韭兒埋銘兒初名昭德、字晁齋、後改名樹德、字昭子。病中欲父爲改字、爲署曰謝郎、又字之曰小韭。

是月、范培園卒。

范培園墓志銘、今春社後、予與南皐冒雨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留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蓋實錄也。相約叢桂既開、當謀再會、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其亦可感也。夫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蕉萃菰蘆中、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子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

七月、慈谿鄭南谿性卒。

五嶽遊人哀詞、征夫奔走京洛、逡巡魚雁往還、相接以神、勗予匡時道在反身、二曲之教、亟宜持循。緇塵之戒、尤書諸紳。予罷官歸、扁舟角巾、叩所新得、挑鐙細論、商榷行藏、定山是嗔、積年荼苦、慰唁良殷。予賦絕糧、以擬戲賓、流傳函丈、四顧而呻、曰此誰恥、急輸十囷、雖學微生、不厭其頻。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再傳以來、緒言消歇、證人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山之有光於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於陸者、吾未之見也。慈水



鄭先生南溪、其庶幾乎。先生於黄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佚、乃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次第、正其誤而重刊之。先是高州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黄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邀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之世嫡也。

八月初二日、胡君山招先生及陳南皐等看桂。時南溪新逝、南皐病初起、感念宿德淪亡、有魯殿靈光之感。是日重改定梨洲墓文、南皐讀之、意氣飛揚。先生詩云、俄傳曳杖聲、矍鑠猶故常。鬚眉稍清瘦、神爽倍飛揚。讀我南雷碑、意氣不可當。西瞻長庚星、熒熒照此堂。莫聽山陽笛、且傾嗑嗑觴。既又撰張蒼水墓志。旋以將有遠行、蒼水忌日之祭、改於初七日。先期舉行之。先生自解組後、搜輯鄉里掌故、已無意再出。茲又以生計漫遊、答李甘谷詩云、廿年已倦遊、欲乞枌社靈。封羊祭大隱、爲我絕塵纓。便向芙蓉浦、篤老絕送迎。青山肯破例、所難養伯齡。玉川詩、百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事不如人意、又復擔雙簦。雙簦雙簦解念我、十步九屏營。戲答谷林膏蟹詩、膏蟹之夙世、殆是漢侏儒。年年上巳後、鼓脹斃海嵎。但得以飽死、臣朔所不如。謝山先生長清臞、力與臣朔足並驅。迎來更失大官粟、又復恥曳諸侯裾。撫茲蟹一笑、何時濟飢軀。祇應學蛩戶、醬汝爲冬儲。封以謝山雲、日下酒一枡。

舟次半浦、再登南溪之堂哭之。南溪嘗欲刊先生梨洲墓文、至是其子臨之鳩工以成先志。

抵杭、趙谷林以黄漳浦夫人蔡氏寫生畫卷屬題、既又以全非堂侍御與馮元陵手札一卷見贈、賦詩

謝之時、方靈皐至杭、有人見之靈隱山中、遣人徧覓其寓、不得。

案、望溪年譜、癸亥秋八月、尋醫浙東、因作天姥雁蕩之遊、從行者鮑甥孔巡。

由武林北行、吳江道中、詢及沈徵士冠雲、知其近箋五運六氣等篇、寄詩爲訊、並約爲治疾。

果堂集與望溪先生書、當彤之別先生於京師而歸、在辛酉之冬、其明年館友人徐靈胎所、靈胎具經世才、不獲用、隱於醫、既館彤於家、遂箸文數十篇、策天下事、每一篇成、輒囑彤稽經考古、以訂補其說。時又有從靈胎學醫者、與彤居一室、數以內經、甲乙經、經脈氣穴諸物相難、彤恥其爲吾身所具而不知、又傷唐以後論撰、有貽誤後人者、爲先箸氣穴考略五卷、釋骨一篇示之、此壬戌春至甲子秋所爲也。

抵吳、過哭惠半農學士、有詩云、戊子三前輩、先生晚得從。謂李穆堂、謝石林及先生也。戊子三解頭之名、聞於天下。清談真似鶴、重聽有如龍、百粵懷文教、千秋重禮宗、憐予去國日、握手淚淙淙。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而稱其父周惕爲老紅豆先生、子棟爲小紅豆先生。吳縣人、康熙五十年進士、五十九年冬督學廣東、清世宗卽位、命留任三年、粵士爭棄兔園冊、專事經籍、莘莘比於江浙矣。丁未五月、以事奉旨修理鎮江城、乾隆元年、奉詔來京引見、丁未六月、補侍讀、時已垂老、耳漸聾、己未春以病告歸、辛酉三月卒、年七十有一。

九月杪抵揚、是時邗上詩社稱極盛、一時才彥麕集。陳竹町沙河逸老小藁序、嶰谷性好交遊、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盃酒之款、殆無虚日。近結邗江吟社、賓朋唱酬、如昔時圭塘、玉山相埒。杭世駿馬嶰谷傳、錢塘厲徵君樊榭、陳處士竹町、有震世之才、淩厲一切、授餐適館、久無怠容。吳興姚秀才薏田、甬東全吉士謝山、仁和張孝廉南漪、有宿讀之約、穿穴萬有、發



榻寫鞍、欣然款洽。結行菴於天寧寺側、與陸司馬淳川張國子喆士讓圃相隣。春秋佳日、郡中名輩咸集、擘箋鬬韻、開設壇坫。君與難弟半槎閉戶沈思、追躡古作、長篇短簡、悉中程度。阮元廣陵詩事、馬曰琯秋玉、馬曰璐半槎、兄弟並好客、主持風雅、勒其朋侶遊讌之詩爲韓江雅集十二卷。與斯集者則有胡期恆、唐建中、程夢星、汪玉樞、厲鶚、方士庶、王藻、方士𨓈、陳章、閔崋、陸鍾輝、全祖望、張四科、史肇鵬、楊述曾、洪振珂、鄭江、張世進、趙昱、丁敬、杭世駿、趙信、趙一清、戴文鐙、陳祖范、查祥、邵泰、姚世鈺、王文充、劉師恕、程士械、樓錡、團昇、陸錫疇諸名宿。馬氏之後、有江澄里先生繼之。先山卒後、此風歇絕矣。故元挽先生詩有句云、從今名士舟、不向揚州泊。

韓江雅集金陵移梅歌序、今年秋杪、余至廣陵、諸君半遊攝山未返、已而畢至、馬君嶰谷、半槎、方自白下移古梅一十三本、植於七峯草堂之陽、卽余所假館地。方君西疇攜榼就予、同席者皆唱和中人也。予拈移梅爲題、各賦七言古詩一章、裒成一卷、同人卽令開雕。此序作於十月十六日。

馬秋玉、厲樊榭等於九日集行菴、爲行菴文讌之會、以仇英畫淵明像爲供、用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踰旬、先生至、適吳中寫真家葉震初至揚、乃展期更舉、繪圖以紀其盛。圖凡十四人、而厲樊榭爲之記。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既收、風日清美、遂約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醪爲供、陶陶衎衎、觴詠竟日。既逾月、吳中寫真葉君震初適來、羣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菴文讌圖。裝池既成、將各書所作於後、而屬鶚爲之記。案圖中共坐短榻者二人、右箕踞者爲武陵胡復齋先生期恆、左抱膝者爲天門唐南軒先生建中也。坐交牀者二人、中手牋者、歙方環山先生士庶、右仰首者、江都閔玉井崋也。一人坐藤墩、撚髭者、鄞全謝

山祖望也。一人依石坐若凝思者、臨潼張漁川四科也。樹下離立抱菊者、錢塘厲樊榭鶚。袖手者、錢塘陳竹町章也。一人憑石牀坐撫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夢星也。聽者三人、一人垂袖立者、祁門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墩左倚樹右跂脚者、歙方西疇士𨗾、汪恬齋玉樞也。二人對坐展卷者、左祁門馬嶰谷曰琯、右吳江王梅枂藻也。一人觀者負手立於右、江都陸南圻鍾輝也。從後相倚觀者一人、歙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種菊者三人、樹間倚立者一人、撰杖執卷者各一人。其植有蕉有竹、又有雜樹、作青黄丹碧之色、紀時也。

冬十一月、厲樊榭納姬人劉氏於揚。太鴻年譜謂在去冬、誤。集晚晴軒、爲消寒之會。先生詩有句云：圓月正中、初應女蓋、樊榭新納姬人、因以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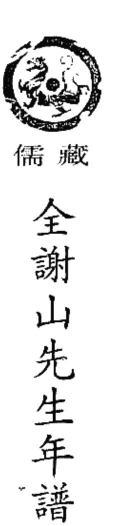
厲樊榭納麗沙河逸老小藁、畫取雙眉當遠嵐、隔牆詩老漫相探。自注謂謝山。幽資的的如瓊玉、皓月盈盈正十三。顧氏瑤池工點筆、蘇家小袖最宜男。國香一覺徵前夢、近事南唐喜劇談。

十二月、歸里。

案、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瓏山館、先生分韻得寒竹、嗣後即無先生詩、則歸里當在十二月中。

編年文　寄謝副石林札　范培園墓志銘　五嶽遊人哀詞　五嶽遊人穿中柱文　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祭張蒼水文　李甘谷五十序　叢書樓書目序　楊企山文集序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記　先侍郎府君生辰記　明孝宗御筆記　范少師式齋墨跡跋

詩　虬骨集　杪秋江行集　七峯草堂唱和集此集爲至揚後之作、編定詩集時、或去或存、次序亦顛倒、與韓江雅



集不同。

乾隆九年甲子、一七四四 四十歲。

應錢忠介嗣子濬恭之請、成忠介神道第二碑。

案董氏譜作在乙丑、此以乙丑有送二池之黃蘗之詩也。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二池明年爲七秩、猶思裹糧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爲神道碑銘、將往勒之黃蘗。二池之子懿蕖、謀以今年預爲阿翁祝、亦乞言於予。送二池序文在此歲、忠介墓表又先於序文、其不在乙丑明矣。錢忠介崇祀錄跋、予年十四、忽忽二十六年矣。崇祀錄跋與神道碑同時、則在此歲無疑。又案、原文後附舊寄萬九沙札有云、尊諭令某博考以證前人之失、某亦何敢、但於是文參稽頗詳審。是此文亦少作、遠在辛酉之前、至是修改爲定本、以付濬恭、往勒之黃蘗也。

繼復編定忠介正氣堂集爲八卷、越中集爲二卷、南征集爲十卷、附以筆記、傳記、葬錄四卷。更編次忠介年譜、弁之集端、以歸濬恭。

東村集序、予於錢氏世德、望之如峨嵋天半、嘗以相公麗牲之石出於菊潭劉公手者、未能該備、爲作神道第二碑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爲之序、又嘗記其畫象、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來、通家子弟能言錢氏文獻者、予不敢多讓。

送錢二池展墓閩中序、二池年已老矣、猶日鈔忠介遺集、校讎譌舛、向予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既作忠介神道第二碑銘、又屬予撰忠介集序、並輯年

譜。

錢忠介全集序、錢忠介遺文舊分二集、其正氣堂集則乙酉六月以前之作也、忠介乙酉六月奉魯監國起事。越中集則倡義後畫江一年中作也、南征集則乘桴以後三年中作也。丙戌浙東破後、忠介入閩、從魯王至琅琦、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戊子六月卒。正氣堂集嘗刻詩百十首而未就、越中集嘗刻奏疏數十首而未就、南征集則闕本也。戊子以後、仲弟退山侍御忠介四弟名肅圖、濬恭生父。藏之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未幾、季弟推官忠介九弟名肅典。航海取正本以行、僅存副本、推官死而正本失、侍御奔走衣食、喪失者多、所餘止二十卷、侍御合之爲一集、以付其子濬恭、屬以謹收諸篋笥、卽至親密友不可出示、故世莫得而見也。而予家自先贈公以來、崎嶇桑海、所摭拾同事諸公文字、其中頗有忠介之作。予年來搜討故國遺音、亦間或得所未有、於是濬恭捧其先集來、與余互相讐校增補、予驚喜不勝、不知何以得此於濬恭也。

選定李杲堂內藁、西京節義傳、昭武先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意耆舊詩之選、徧搜諸老遺集。董譜

李鄴嗣原名文胤、以字行、又字淼亭、學者稱杲堂先生、文纘之弟。卒於康熙十九年庚申。箸有孝讀齋集、杲堂集、西京節義傳一卷、漢語十卷、續漢語二卷、南朝語四卷、補世說若干卷、甬上耆舊集若干卷。黃梨洲杲堂墓志云、集甬上耆舊詩、搜尋殘帙、心力俱枯、布衣孤賤、尤所惋結。宛轉屬人、則頓首丁寧、使其感動、奪之鼠塵績筐、餳笛之下、以發其光彩、若片紙未出、自比長吉之中表、凜然有不祥之懼焉。書成、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聞之軒渠。李文纘字昭武、亦字夢公、學者稱礐樵先生、卒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續耆舊集傳、杲堂先生外集久已行世、其內集未嘗出以示人、予力勸其孫世法出之、乃擇其尤精

者、得八卷開雕。

續耆舊集傳昭武先生賜隱樓集不下五六千首、後人甚微、其集散亡、予力求之不得。李生昌昱、砌里後起之秀者、請予親謁其家發敗簏、得草稿數卷漫漶中理得其可存者二百六十餘首略見梗概。然此其一斑耳、尚望有心者共求之。

杲堂詩文續鈔序、殘明甬上諸遺民述作極盛、然其所流布於世者、或轉非其得意之作、故多有內集。夫內之云者、蓋將有殉之埋之之志、而弗敢洩。百年以來、霜摧雪剝、日以陵夷。以予所知、董戶部次公、王太常無界、林評事荔堂、毛監軍象來、高樞部隱學、宗徵君正菴、徐霜皐、范香谷、陸披雲、董曉山、其祕抄甚多、然而半歸烏有。嗚呼。諸公之可死者身也、其不可死者心也、昭昭耿耿之心、旁魄於太虛、而棲泊於虞淵咸池之間、雖不死而人未易知之、其所恃以爲人所見者、此耳。此即諸公昭昭耿耿之心也。

夏五月、同年施蘖齋令餘姚、來招赴之。時杭堇浦亦在署、同遊龍山諸勝、皆有詩。董譜、施念曾字蘖齋、愚山曾孫。

餘姚贈施明府、與君惜別且八年、一旦牽絲蕙江滸。千里棠陰東粵移、令我豁然消煩暑。昨過衙齋窺插架、萬軸牙籤羣玉府。公餘正不廢討論、仕學何曾相齟齬。更聞下車麾雙旌、先賢祠下首吊古。愾然歎息文成後、欲爲重光舊樽俎。祇愁此意知者誰、聞聲咸驚塗毒鼓。

復同渡江至湖上。董譜

□月返里。

施蘖齋來鄞謁監司、飯於先生雙韭山房、惓惓以萬季野遺書爲念、既又捐俸爲梨洲贖祀田。

八月得林荔堂朋鶴草堂集、正氣録二書、爲之狂喜、從湖上戴月歸。

明故大理評事林先生阡表、先生晚年與徐先生霜臯輯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爲小傳、而取其生平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氣集。

續耆舊集傳林丈荔堂、高丈隱學輯甬東正氣録、曰陳賓日、陳止亭、曰華嘿農、曰張蒼水、曰高元若、曰楊圓石、曰莊頑庵、曰王石雁、曰董次公、曰周囊雲、曰萬履安、曰王水功。其後隱學卒、荔堂卽次之以隱學、又次之以毛象來焉。

繼又至浮石周氏。續耆舊集傳、吾鄞自望京門而西凡十里、爲浮石周氏、顛和尚、醉和尚、野和尚所居也。自浮石而西又十里、爲桃源戴氏、道人所居也。自茲而南又十里、爲戚浦王氏、不了和尚所居也。故國遺民相望在一葦、有非佛燈魚鼓所能收拾者、非徒桑梓敬恭之思也已。訪立之、韞公、殷靖諸先生遺集、其殘斷篇帙、後人閟之、不肯盡出、先生以詩索之、有云百年星火歸喬木、一卷霜聲徹暮雲、笑我癡心長繾綣、挑鐙續索不嫌頻。

始續選甬上耆舊詩集。

案是編動機起於編定李昭武集、杲堂內藁、及得林荔堂正氣録、然其緒言已在句餘土音序中、發之年來搜得遺集既多。於是着手編定詩集、有陳南臯見予甬上耆舊集中所録錢侍御帝里篇而歎賞不置、詩則是編此年已開始。



董秉縕秉純來受業。

董譜、是年先君始率仲兄秉縕暨純受業先生門下。先君方修寒家宗譜、請先生鑑定凡例、並撰先世志傳碑贊凡三十餘篇。

歲終困甚、老友陳南臯亦窮極、先生欲拯之而不克。

編年文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初藁當成於雍正甲辰間　董氏忠烈合狀　屠董二君子合狀　王評事狀　錢忠介公神道第二碑　錢忠介公全集序　錢忠介公年譜引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錢忠介公墨跡跋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壙銘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明錢八將軍墓表　錢蟄菴徵君述　東村集序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方子留湖樓記　余生生借鑑樓記　董徵君祠堂志帖子答鈍軒　答董愚亭兄弟　論宗譜書　明故督都江公子雲碑銘　墨雲董丈墓志銘　葉處士志　杲堂詩文續鈔序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朋鶴堂集序　枝隱軒記

詩　五甲集　抄詩集

乾隆十年乙丑、一七四五**四十一歲。**

仍續選甬上耆舊詩集。

董譜、杲堂先生耆舊集、縉紳終於萬曆、先生續之、並及本朝、凡百六十卷。所記卷數有誤、另詳箸述考。分

任同社諸公及門下諸子鈔錄，人各立傳，視杲堂加詳焉。於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敬恭而光芒有未闡者畢出。

二月仲丁，至半浦陪祭梨洲。時南溪已下世，其子臨之屬先生續成宋元學案。先生詩云：黄竹門牆尺五天，瓣香此日尚依然。千秋兀自綿薪火，三徑勞君盼渡船。酌酒消寒欣永日，挑鐙講學憶當年。宋元學案多宗旨，肯令遺書歎失傳。

取梨洲手稿於鄭氏，重刪定爲黄子大全集。

案，此在南溪下世後，而歲月不可考。去歲至半浦，一過旋卽去，此次鄭臨之以續成學案相屬，當以黄氏遺稿相示，而先生又有求晦木集於二老閣詩，疑卽此年事。

南雷黄子大全集序：先生嘗欲刪定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溪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以有待，而不可聽其淹沒也，而在雕本中反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溪家盡取南雷草藁，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於是義羲之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余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而廬山真面目見矣。先生之文累有更竄，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者，又皆以晚年手跡爲據。惜乎南溪下世，不得與共討論之。

重三日，李甘谷過先生，時困甚，亭午不能作一飯，曹孺人以糕進。

夏，寧守魏某縱一奴子陸姓入泮，且陳夏楚以恫喝黌，保先生憤甚，移書詰之。守怒，偕巡道葉某以



細事羅織、力求撫院興獄、並及堇浦。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集介鄞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董譜 八旗文經敘錄、常安字履坦、葉赫納蘭氏、隸滿洲鑲紅旗。康熙癸酉舉人、雍正十一年由貴州布政使遷江西巡撫、有受宜堂集。受宜堂者、官山西時世宗在潛藩、降香五台所賜魁墨也。及撫浙、遂以名其集。其得禍也、以論箸譏刺時事中蜚語、死非其罪。案、楊雪橋詩話、常安葉赫那拉氏、以漕使改撫浙中。乾隆丁卯見法、非其罪也。先生戊辰有寄訊故浙撫常履坦時方遲秋曹詩、自注云、撫軍待予甚厚、浙東屬吏因爭下石、撫軍不之信、常私以告草塘通守鮑辛浦、令余知之。

前京兆尹陳句山再以書速先生出山、先生感之、曰、星齋盛誇我用世之才、以相歆動、其意爲我貧也。答詩有云、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弗任。又云、苦不自知吾豈敢、敢將一擲試微軀。陳兆崙字句山、一字星齋。浙江錢塘人。原籍餘姚。乾隆丙辰與先生同舉鴻博。案、陳句山年譜、是年句山年四十六歲、主講蕺山書院、次年正月辭去、五月赴都。

秋、錢忠介嗣子濬恭往黃蘗省墓、先生詩以送之。

除夕得徐霜皋別集二冊、挑鐙守歲、選取五十餘首入耆舊集、即題其卷後以詩。時張生之祐挾此以有求、困甚、無以應之也。

是年以采詩遍覓周布衣西之集、徧訪無知者。既從其諸弟子家得所藏遺箋故牘、令門下李生昌昱彙爲一卷、因爲之傳、而載其防秋譜、謂西平生心跡之所寄、可比鄭所南之心史云。

錢塘鄭筠谷江、天門唐南軒建中卒。

編年文 移寧守魏某帖子 受宜堂集序 中條陸先生墓表 題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明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　周布衣傳

詩　抄詩集

春、仍錄耆舊詩甬上諸公遺集、摭拾略具、獨王麟友以流寓江都、求之未得、以長句奉託馬嶰谷、求之張靚淵。讀先生耆舊詩曰：諸公集雖付一炬可矣。先生答以詩曰：桑田遺事紛綸出、枌社佚文仔細查、所懼拾遺猶有待、敢將一攬盡天葩。

乾隆十一年丙寅一七四六**四十二歲**。

樗菴存稿續耆舊集題詞：杲堂同時諸公以忌諱故、別爲十卷藏於家、久而失去。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搜討、必盡泯滅、乃偏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閟不肯出者、至爲之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織筐塵壁之間者、編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佚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其與之俱傳、遂令蒼燐碧血、苦蘗貞松、無不湧見須眉、呈露芒角、較杲堂所選十卷、且數倍之。

至城西南建嶴、訪宋儒高茶甘寒碧亭、已頹沒榛莽間。建嶴在城南五十里、仙隱之西、灌頂之東、爲四明山之東南部。沿山數里、古梅晴雪、極爲幽勝。舊有亭曰寒碧、宋儒高元之遊息之地。故元之象供寺中。

將赴揚、迂道視陳南臯疾。

陳南臯墓志銘：予與南臯爲忘年之契、南臯謂予曰：吾交遊多矣、其足以接武前輩而無慚者、莫若子。顧惜前輩如東海諸公不及見子、而使子衣食奔走以不得遂於學。及予去官歸、南臯日益老、益



貧予時時爲謀之有力者、稍資其朝夕之需、然世路局促不能盡應也。南臯謂人曰、吾垂老交謝山以爲六十年中畏友所未有、豈知其所以待我者亦六十年所未有乎。今春南臯病不可支、予適有邗上之役、舟行迂道過之、南臯握手而泣曰、自分不得再相見、然予不死於子里居之日、而死於子客遊之日、其命也夫。予爲之流涕、及吳而赴至矣。

春杪至杭、適杭守鄂筠亭以閏三月三日修禊事於西湖、會者凡六十一人、先生與焉。

厲太鴻年譜同會者錢塘梁谿父文濂、周穆門京、金江聲志章、金冬心農、厲樊榭鶚、丁龍泓敬、張柳漁湄、陳句山兆崙、陳眉山兆眉、呂梠堂伊、陸抑齋秩、吳藍田玉曾、施北亭庭樞、周暢鶴宸、望丁誠叔健、吳煥若璠、增施大醇學濂、吳蘭林玉墀、厲繡周志巘、仁和許初觀大綸、孫晴湖陳典、胡質乎鋐、汪復園臺、梁薮林啓心、顧耕間正謙、杭堇浦世駿、王次檐曾祥、顧寸田之麟、張南漪熷、皇甫藥坡鯤、孫瑤圃庭蘭、杭縣圃世瑞、趙勿藥一清、吳萬洲中麟、歸安毛湘客應奎、孫武永林、慈谿周雪崖羽逵、會稽魯秋塍曾煜、平湖陸恬甫培、張鐵珊雲錦、葉迴坡鑾、陸雲軒騰、海寧施蘭坨謙、許復齋承祖、鄞全謝山祖望、秀水錢籜石載、德清徐南墅以震、徐柳樊以泰、徐根苑以坤。衲子則炗虛明中讓、山篆玉、其非浙産者、南陵劉迴舍錡、歙汪秀峯啓淑、宣城施蘗齋念曾、滿洲舒雲亭瞻、長沙周雪舫宣猷、閩林餘齋緒光、及筠亭太守敏也。大守彙刊其詩、而明中爲之圖、穆門爲之記。

陳句山將北上、吳甌亭邀先生及金江聲、周穆門、厲樊榭、金冬心、梁薮林、杭堇浦、施竹田、汪復園、釋明中集餞於瓶花齋。

旋寓趙氏小山堂、鈔安晚鄭忠定王集。

四月。至臨平謁申包胥廟。

赴吳舟中與施生話及海寧姚炳菴職方本末、兼詢其遺文、施生以里中從無知者對。因歎桑海豪傑、淪埋無限。

泊舟吳門、得姜貞文遺集、其孤本渭卽屬先生編次。

姜貞文先生集序、貞文所箸、其家嘗鳩工矣。以嫌諱未果、沈埋且九十餘年。乾隆丙寅、予至姑蘇、求之其孫本渭、欣然曰、是先人未遂之志也。盡出所藏、請爲論定。予詮次得詩七百餘首、釐爲八卷、附以文一卷、年譜、墓志之屬一卷、令本渭繕寫成編、予得副墨焉。

沈冠雲攜其子再過舟中、詢先生近箸、索所作詩而去。時冠雲方纂吳江縣志、大興劉繼莊曾僑居吳中、冠雲爲之立傳、先生以爲未盡、乃據繼莊廣陽雜記、略求得其讀書之概、撮拾之、別撰傳一通。冠雲並索先生所作蘇寅侯墓志、因索其潤筆以戲之。

先生家居十載、故交多勸復出、獨長洲彭芝庭曰、吾觀同館諸公、蕉萃已極、安得如謝山之舂容自便。彭啓豐、字芝庭、長洲人。定求之孫。雍正五年一甲一名進士。

案、先生此次赴揚、或卽爲輯宋元學案、或馬氏以社事見招。其至吳僅小住數日、故得姜貞文集、詩有小艇孤鐙排月表、墨痕長和淚痕儲之句。及冬初回里時、始寓水木明瑟園耳。

北行赴揚、舟中取南雷黃氏宋元學案、編次序目、重爲增定。有詩云、關洛源流在、叢編細討論。茫茫

溯薪火、渺渺見精神。世盡原伯魯，吾慚褚少孫。補亡雖兀兀，誰與識天根。

五月，抵揚。韓江詩社有浙中四寓公，先生與堇浦、樊榭、蕙田也。然後先多參錯，同社喜先生之至而惜三子之不偕，各以詩爲贈。

沙河逸老小稿喜謝山至因憶堇浦樊榭蕙田諸遊好：炎熇苦逼人，五月如六月。何處滌煩襟，僧房蔽林樾。我友雙韭山，三年坐倏忽。昨朝江上來，不巾復不襪。煮茗日卓午，談諧日已没。高吟百五詩，一涼清到骨。因思兩湖人，綠荷映絲髮。更憶寒鑑樓，菰蒲繞書窟。同心而離居，相望隔吳越。樹頭蟬又鳴，年光易銷歇。

胡期恒喜謝山至：曰長夏脱冠巾，北窗正坐睡。幽夢忽驚回，故人千里至。相見一何言，一笑瀉肝肺。三年斷音耗，東望輒凝睇。思君展畫圖，須眉見清慧。今夕復何夕，翩翩更高會。三子各懷鄉，去住每相背。何當借好風，吹以來庭際。

程夢星喜謝山至邗江事雅集：更迭作賓主。時亦來寓公，把臂接荆楚。有客浙西東，入社復三五。謝山獨後至，飄然卻圭組。金陵移梅歌，援筆爲詩序。蓴蘆遂歸思，閉戶甘寂處。胡爲忽乘興，片帆落煙渚。

館畬經堂中，編纂宋元學案。

寶甈集序：予每客揚州館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共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予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日苦吟，詩時各互呈其所得。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

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蓋爲宋人發、而殊不然。

沙河逸老小槀送謝山歸四明山館、歲云暮、空江人獨歸。箸書那免困、違俗自無肥。苦信藏名是、深言止酒非。句章風雪裏、亦或憶柴扉。

冬十一月、南歸。

南齋集送謝山歸四明：三年一握手、何遽唱驪駒。竹裏書籤亂、窗間酒盞孤。愁心揚子渡、寒色賀家湖。行李兼風雪、蕭蕭感歲徂。

至吳、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故人宋丹林謂陸茶塢曰：此公豈能長置邱壑中者。先生笑答以詩。宋楠、字丹林、號巹山、浙江建德人。陸錫疇、字我田、號茶塢、長洲人。陸研北子。研北與朱竹垞最善、竹垞遊吳、必下榻水木明瑟園。茶塢少受教於諸尊宿長學、於何義門性嗜客、豪於飲、而最講求食經。其父研北已有盛名、至茶塢而益上。每膳夫聞座客有茶塢、輒失魄。家居無日不召客、每一登席、則窮晝繼夜、坐是落其家。生平篤於師友之誼、友朋急難、濡首滅趾以從之、力既不能展其志、時時仰屋而吁、竟以是蕉萃死。乾隆十九年六月卒於揚。

右贊善巹山宋君墓銘：予別巹山者十年、丙寅之冬、小住長洲、遊靈巖、遂入天平之麓。故人陸茶塢招予於其園、聞巹山館在木瀆村落、近相接、乃訪之。巹山一見狂喜、留予飯。飯罷、同過予茶塢水木明瑟園。清勝甲於吳中、巹山顧而樂之、而與茶塢傾倒如舊相識、烹魚沽酒、縱談於古藤架下。是夜清暉如畫、巹山謂予曰：善哉子之不仕也。吾固知子非風塵中人也。然異哉、子之不仕也。吾終疑子非槁頂黄馘人也。相與大笑。漏四下、止之宿、不可。竟去、相約以次年之春、再會於是園、因爲洞庭

西山之遊。去吳。果堂集送別全紹衣吉士君從山陰來、復向山陰去。來時暖若蒸、去日雪如絮。迢迢千里程、不得五日住。學案未全窺、宏詞已飽飫。鼓棹竟衝寒、別與幽人晤。把筆念狂言、應有傷離賦。抵杭、吳甌亭招集瓶花齋爲消寒之會。會者周穆門、金江聲、厲樊榭、杭堇浦、丁鈍丁、梁薮林、汪啓淑、丁健、顧之麟。吳城、字敦復、號甌亭、錢塘人。吳焯子。有瓶花齋城東水檻、爲名流觴咏地。箸有武林耆舊續集、甌亭小藁、雲蠖齋詩話、吹豳錄。案兩浙輶軒錄朱文藻云、甌亭先生所居瓶花齋、在九曲巷口、與汪氏振綺堂南北衡宇相望。兩家皆嗜藏書、精校勘、常各出所藏、互相借鈔。

案厲太鴻年譜、於此年冬引先生樊榭墓志云、嶰谷詩社以樊榭爲幟志。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與焉。又案頻羅菴集梁薮林行略、吾鄉詩社自癸亥以後、稱最著者十年、每一會、縕袍朱履布衣韋帶之流、靡不畢集。

大雪不克東渡、因寓趙谷林春草園之西樓、讀谷林新得程克齋春秋分記。程氏春秋分記序、予初求分記不得見、及讀草廬先生春秋纂言、多引其說、益求之。踰二十年、而仁和趙兄谷林得之、蓋明文淵閣本、其後入於趙少師書庫者也。時余方自江都歸、大雪不克東渡、坐谷林西樓中、撥寒灰讀之、徹十日夜而畢。其爲例、倣太史公史記、有年表、有譜、有書、有世本、間附以諸儒之說、用功既核、取材又博。前此諸儒、亦有倣史記以修是經者、鄧名世則爲年表、世譜之學、

鄭漁仲則爲列傳之學，沈存中則兼之，顧皆弗若克齋之精。克齋官邛州教授，方爲此書，未卒業，聞吳曦以蜀叛，毁車馬，棄衣冠，抱遺經逃歸，奉其父入山，悒悒遂病，臨卒，謂其子曰：吾爲是書，始於成周，終於肅慎。肅慎者，□人所自□也。讀是書者其無忘之，嗚呼，其可悲也。

是年冬，厲樊榭刊所箸宋詩紀事。

編年文　姜貞文遺集序　寶甎集序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程氏春秋分記序　宋詩紀事序

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　陳南臯墓志銘

詩　吳船集　百五春光集　韓江唱和集

乾隆十二年丁卯　一七四七　四十三歲。

正月，撰萊陽姜忠肅公神絃曲應象山姜炳章之請也。董譜　姜炳章，字石貞，一字席珍，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知縣。箸有尊鄉集。

人日，得陳光禄士京遺集手稿，蓋求之二十年而未得者。陳士京，字齊莫，一字佛莊，魯王時官至光禄寺卿，見事不可爲，築鹿石山房於閩之鼓浪嶼中，别署海年漁長。鄭成功入江，推士京參與島上留守事，以疾卒。有喟寓庬言、海年集。

二月，至湖上。董譜

是春，趙谷林卒，年五十九歲。

四月，至吳，謀刻宋儒學案。董譜

案：董氏謂此行謀刻宋儒學案，時尚未成，豈所謀刻者爲散稿也。

僕人竊先生資斧以逃，先生詩有云，餓狼鳴我前，飢豹鳴我後，果然楊叛兒，一朝脱兔走。又云，遲我渡江返，黄金或稍充。癡奴如鼯鼠，此去太匆匆。比年困乏，而又逢旅之上九，其窮甚矣。

五月，至金陵，訪方靈皋於湄園。靈皋年已八十，方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爲汗漫遊，坐消日力。先生呈詩四章，其卒章曰，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别離。六年遭荼苦，餘年患阻饑。以此成慚負，箸書渺無期。猶喜素絲在，未爲緇所移。

方定思墓志銘，望溪先生八十，予過白下，定思飲予於湄園。不數日，予遽東歸。方予别望溪先生於潭上，先生謂吾老未必久人間，篋中文未出者十之九，願異日與吾兒整頓之。

案方道章，字用闇，號定思，望溪長子。長先生二歲，性落落不甚可人，與先生交極契。定思第六子惟和，爲先生壻，亦見先生定思墓志。

是夏，返武林，寓篁菴，修宋儒學案。

案先生有中秋前一夕菽林招登吳山不果，移尊篁菴詩，天氣頗未佳，諸君將安之。老夫蘭若好，三徑待新詩。又是秋九月，有菽林、柳漁、甌亭、竹田小集篁菴分韻詩。

初，趙谷林嘗索先生所藏范正獻公集、孫學士集、方淙山易至再四。谷林爲梅里祁氏甥，諸書皆淡生堂故物也。未及致之，而谷林下世，乃以付其子東潛，使供之殯宫，而爲詩以告之。

九月，與厲樊榭同爲邗上之行。

樊榭山房續集，月夜唐棲舟中同謝山作，故人襆被共出城，疎林明月唐棲行。悠悠徒抱文字癖，落

落但見江湖情四十五日夜方永、一百八聲鐘最清。朝陽初上睡方醒、船頭已見含山迎。

抵吳門樊榭遽歸。

樊榭山房續集與謝山偕往廣陵予至吳門疾作遽歸謝山有詩惜別次韻、生來僧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船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

陸茶塢與先生約同渡江訪嶰谷、中途聞其爲蔣山之行、且將東下遊洞庭七十二峯之西湖、於是茶塢停橈吳市以待之、而先生先發訪半槎。

抵揚、仍寓畬經堂纂學案、得不寐疾。陳竹汀以爲虐用其心之過、當靜攝以治之。先生是其言而未能從也。

新任紹興守杜甲由京來揚、詢先生以甬東近狀、舉舊聞答之、而深慨年來市舶日多、風氣漸靡、無前此詩書接葉之澤。

歲暮南歸、時胡復齋方臥病、握先生手歎曰、明年此際、恐不得再見。

案詩集有薏田扶疾渡江訂予同行、予疾更憊、弗能、薏田既發、雨大作、又有南圻餽藥詩、則是冬先生臥病於揚。

除夕、董梅圃以吳于蕃、管聖一集至、挑燈讀之、爲補入耆舊錄中。

附蔣樗菴年譜附記、先生歸里、窶甚、時選甬上耆舊續集、求管道復集不得、一日其後人攜殘藁來索售四金。是時鏞適侍側、日已午、先生尚未舉火、徬徨無以應。適武林龔明水書至、贈金符其數、

立以付其後人、曰、此天緣也。鏞笑曰、昔朱新仲作信天緣堂記、謂魚過山下、則取食之。今先生復以之售詩、得無終日餓邪。先生亦大笑。

編年文　萊陽姜忠肅公神絃曲　象山姜忠肅公祠堂碑文　愛日堂吟稿序八月

詩　偷兒棄餘集　吳山消夏集　漫興集

卷四

乾隆十三年戊辰、一七四八　四十四歲。

正月上元、錢芍庭以忠介生辰爲張蒼水設祭、先生用蒼水過忠介琅江殯宮韻紀以詩、有云、故國當年事未衰、五千甲盾傍江開。臥龍伏鳳成羣出、鯷壑鮫宮取次培。一自遺民湛絕島、更無過客上西臺。琅江死別吞聲後、重見南屏白馬來。

兩浙輶軒錄載錢虛齋上元日大兄芍庭爲蒼水設祭並祀世父忠介公同人集拜卽用先生再次琅江謁忠介殯宮韻、新樹初修先哲祀、通家重踵故交遊。初元令節成佳話、春煦明衣不用裘。

是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張蒼水墓道、先生詩云、峩峩南雷銘、光照長虹白。久久未開雕、貞珉眠荒陌。我續第二碑、遺事吐格格。一從小跛亡、莫問南屏魄。豈期世外人、而念此窀穸。

鄭勳張蒼水年譜跋、康熙二年甲辰、尚書殉節於杭、鄞人萬斯大葬之南屏荔子峯下。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陽修復墓道、全庶常復爲之神道碑銘。又三十餘年、乾隆四十一年、詔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尚書以原官褒謚忠烈。越十六年壬子、斯大之孫福謀立石於墓門、海寧陳鱣大書曰、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

二月、以生計再出遊。途次山陰、求韓貫道家傳不得。

蕺山相韓舊塾記、是山之學統、自宋乾道間韓氏始、建炎間韓膺胄始居越、子曰冠卿、所謂貫道先生者也、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弟宜卿、有子曰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



以蕺山先生稱之。文獻凋荒、遺言盡喪、不特山中蘋藻不及、而其姓氏且將淪於狐貉之口、叩之其後人亦茫然也。予續南雷宋儒學案、旁搜不遺餘力、蓋有六百年來儒林所不及知而予表而出之者、韓氏亦其一也。

抵杭、太守鹿田先生問曰、先生不出之意何其決也。先生答以詩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清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懽。也知敵貧如敵寇、其奈愛睡不愛官。況復頭顱早頒白、那堪逐隊爭金幰。董譜

自去歲在揚、有不寐疾、而纂箸兀兀不輟、至是健忘日甚。柬趙東潛詩曰、老生疇曩頗強記、十行並下無留遺。君家牙籤三萬軸、更還迭借奚童疲。此中樂處真不少、飢可忘食寒忘衣。豈期未老遽衰索、收視返聽恐已遲。冥心從此竟坐忘、還邪借邪都支離。

趙谷林誄。谷林露鈔雪纂、小山堂插架之盛、遂與淡生堂代興、爲吾浙河東文獻大宗。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燈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薦丁荼苦、飢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於九等之下中、而谷林語其長君一清、謂執友中所當嚴事者、莫如堇浦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既死、誰爲知我者。

厲樊榭以是年三月應銓入都、抵津門、客查蓮坡水西莊、同選絕妙詞箋七卷、遂不就選而歸。先生諧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

四月、會葬趙谷林。

五月、歸里。

案有歸家見竹實及雙韭山房夜話示董生詩、則歸里後乃再適越。

紹守杜公先生故人也、來招、遂適越、重定黄氏留書。董譜

案留書南雷箸述之一、待訪録之類。董氏謂爲遺書、誤。有重定黄氏留書詩。

姚總制之孫述祖求撰總制神道第二碑。董譜　姚啓聖、字熙止、號憂菴、會稽人。康熙癸卯順天解元、累官福建總督。箸憂畏軒遺詩。孫述祖、字思成、乾隆丙辰進士、歷官膠州知州。

遊天章寺、遇王布衣自言修竹之後、先生有詩贈之。

去秋方望溪以文鈔寄先生審核、至是度夏於越、乃簽題寄之。

案次年先生挽望溪詩、長箋亦聊貢一得、謂以寸莛叩巨鐘、謙光一一盡刊削、再索直言資折衷。

三江迢迢未盡達、豈期妖夢告蛇龍。自注云、昨秋予以先生集中商榷如干條、託璞山先生寄之。

不料其不達、擬再寄不果。是先生前此尚有與望溪商榷文集札、今内外集皆不載。

秋、渡錢塘。董譜

案先生以七月再至杭、閏七月臥病、八月初始稍痊。

甌亭小槀雙韭來自越中同集繡谷亭、怒潮挾風雨、崩騰不可撼。連日江上舟貼岸、孤篷掩有客過

吾廬、旅程云自剡。昔别荷未開、今來暑已斂。山川供閲歷、歲月感荏苒。知君氣素豪、詎畏三浙險。

但得酒共酌、一鐙醉睒睒。井水浮甘瓜、明珠剖白芡。甕看畢卓臥、饌遂蒸壺儉。亭角繞藤涼、陰空



薄疎簟夷猶月漸高清漏傳幾點。

閏七月臥病於杭病中得鮑辛浦彌留札爲之大慟、病因以加劇。八旗文經敘錄、鮑鈖、字冠亭、一字西岡、號辛圃、自號夢菴居士、晚號待翁、山西應州人、隸漢軍正紅旗、由貢生歷官浙江長興知縣。乾隆十二年、署浙江海防同知。曾爲長興王豫梓其孔堂小藁以行世。卒年五十九歲、葬杭之青芝塢、箸有詩集四十卷、道腴堂文稿、稗勺、亞谷叢書。先生志辛墓云、彭城李敏達公之總浙也、治尚綜核、百城畏之。而辛浦之癖在賦詩、每日升堂理訟獄畢、諸胥吏見其搓手注目、神采如有所得、輒私相語曰、老子詩魔至矣。須臾取故牘尾題之殆遍。彭城謂湖守曰、長興令日賦詩、吾且列之彈事矣。湖守免冠謝董率不謹、曰當令改過而恕之。退而戒辛浦曰、獨不爲百口計乎。於是辛浦黽勉束筆庋硯者三日、謂其客曰、下官不可忍矣、惟大吏所以罪之。賦詩如故。然辛浦百事修舉、部民雅誦之、彭城徐察之而不復怒也。

鮑辛浦墓志銘、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十八日、予在杭病甚、有急足以辛浦書至、展視之、則彌留語也。其書曰、日來一病竟入膏肓、從此化爲異物、長辭左右、可爲歎息。畢生偃蹇、毫無可錄、惟操履粗堪自信、吟咏聊以自娛、而今已矣。寂寞身後、幸惟先生是賴、伏枕哀鳴、泫然絕筆。時予方進藥、不禁哭失聲、連日病爲之劇。稍痊、念友朋垂歿之託、不可以疾故、令其耿耿猶視於地下、乃稍取其大略而次之。

成顧寧人神道表、應徐元一孫涵之請也。董譜 中秋後有題寧人先生神道表詩、疑其文卽成於八月初病稍愈後。

亭林先生神道表、徐尚書之冢孫涵持節粵中、數千里以表見屬、予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

衷、曾不得快然一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博聞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表先生之墓矣夫。

繼復應趙東潛之屬、爲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遺事者。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箸書二十有八種、一清方將次第鈔而傳之。

九月、紹守杜補堂請主蕺山講席、赴之。杭之同社諸公集餞於南香草堂。

樊榭山房續集送全謝山赴蕺山書院山長：初寒官舫晚潮催、知是經師入越來。石簣雲深書庫滿、墨池風動講堂開。西山餓後推前輩、東箭收將盡異才。我憶舊遊何日再、爲尋屐齒尚蒼苔。

道古堂寄巢集送全吉士祖望赴蕺山書院：蕺山巘嶫講堂尊、舃下秋濤互吐吞。化自甬句被於越、人從錢水上雲門。揚雄作賦多奇字、劉向傳經有立言。人譜自來私淑久、飢腸好爲薦芳蓀。

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詞、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繼而帖然。一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董譜

既建言於浙撫方宜田、謂子劉子正命百年、而無專祠、書院故子劉子學舍、其生前嘗自稱蕺山長、則祠之莫良於此。乃重新其堂、以奉栗主。祠成、率諸生行釋菜禮、因議定配享從祀諸弟子。方觀承、字遐穀、

號問亭、又號宜田、桐城人。祖父皆以南山集事戍黑龍江。雍正中、觀承從大將軍征準噶爾、以功補中書舍人。乾隆初遷吏部侍郎、是年三月擢浙江巡撫。

子劉子祠堂配享碑殘明講學、卽以爲聲氣之藉、未必皆真儒、勿敢濫也。若其後人所稱爲弟子者、又多不審、如劉公理順、熊公汝霖、皆非受業者而濫列之。乃諦定其學行之不愧於師門者五人、再傳弟子一人、或反不爲世所知者。乃甫三月而予去。先是宜田欲予校定子劉子諸遺書、因並譔蕺山講堂小誌、至是不果、則竟因予之去、妄刪其中數人者、諸生以爲恨、請予志之石以存之。乃倣家語弟子行之例、撮其大略爲文一通、以志見知之統。三十五人者、曰海鹽吳先生麟徵、字磊齋、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初磊齋未識子劉子、一夕夢中聞其誦文信公山河破碎之句、醒而訝之、及見子劉子講學都門、因問業焉。磊齋死國、諸弟子私相語曰、妖夢得無及先生乎。曷請先生志墓以禳之。子劉子流涕曰、固應及耳、何禳之有。不一年難作。曰順天金先生鉉、字伯玉、甲申殉難忠臣也、詳見明史。伯玉之學、頗近禪宗、雖累論學與子劉子不甚相合也、而子劉子以其人雅重之。曰山陰祁先生彪佳、字虎子、乙酉殉難忠臣、詳見明史。祁氏世爲巨室、藏書甲浙中、寓山園亭之勝甲越中。虎子少年豪士也、自從子劉子折節心性之學。乙酉子劉子絕食、會名王禮聘六臣、子劉子暨虎子並豫焉。虎子死、子劉子已困不能語、聞而張目頷之。曰海鹽彭先生期生、字觀我、丙戌贛州殉難忠臣也。曰會稽章先生正宸、字格菴、詳見明史。子劉子夫人之姪、首從學、偁山格菴崇尚氣節、不甚講學、力行者不在口說也。六遺臣之聘、格菴豫焉、逃去起兵、事敗、行遯爲僧。曰潤州葉先

生廷秀、字潤山、詳見明史。子劉子長京兆時、方爲推官、因問學。丙戌官閩中、至侍郎、事敗、爲僧、以憂死。曰山陰何先生宏仁、字書臺、在證人講舍中最深造。予今求其書未得見也。丙戌以後、行遯如格菴、然實令終。江右魏禧志其事、以爲死節、謬也。書臺以故侍御入桃源、完節而終、何必死乃足重。予別有辨。曰關右董先生標、馮恭定公弟子也。晚官兵司馬使、始從子劉子受業、讀其問答、醇如也。甲申前卒。以上八先生皆執弟子之禮、而子劉子則但以朋輩待之者、如蔡季通例、故有疑祁虎子、章格菴非受業者、謬也。曰山陰陳先生堯年、字敬伯、會稽章先生明德、字晉侯、山陰朱先生昌祚、字綿之、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敬伯居石家池、在蕺山右、子劉子開講、首在其塾、黨禍之烈也、子劉子子貞孝先生汋尚少、託之敬伯、曰子吾之王成也。而明德爲格菴羣從、白馬山房之會、陶石梁弟子多異說、明德闢之力。綿之居即在蕺山下、其解吟軒、子劉子講堂也、朝夕不離杖履、所造甚邃。今軒爲比邱尼所居、予傷之、欲贖之歸書中、不果。曰餘姚王先生業洵、字士美、陽明先生之宗也。梨洲黃氏嘗言子劉子開講、石梁之徒三及吾門、欲搖其說、左右師席者、士美、元趾與余三數人、則士美亦證人之功臣也。四先生皆以甲申前卒。曰海寧祝先生淵、字開美、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開美受業、即死難、贈檢討。曰會稽王先生毓蓍、字元趾、乙酉殉難義士也、詳見明史、贈檢討。元趾先嘗學於倪文正公。曰山陰潘先生集、字子翔、乙酉殉難義士也。曰諸暨傅先生日炯、字中黃、丙戌殉難義士也。曰武進惲先生日出、字遜菴、嘗上書申救子劉子、風節近開美。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幾十萬言、獨於子劉子所言意爲心之所存有未然者、故行狀

中略之嘗爲梨洲黄氏詰難。晚披緇以嗣法靈隱，爲世所譏，然其人終屬志士也。曰西安葉先生敦艮，字静遠，篤行君子也。余嘗以三衢學者徐逸平稱楊龜山大弟子，是程學；徐静畈稱湯慧静大弟子，是陸學；而静遠則子劉子大弟子，堪鼎足。既棄諸生，能倡子劉子之教於里塾。曰慈谿劉先生應期，字瑞當，子劉子稱其静謐。丙戌後以憤死。曰山陰張先生應鰲，字奠夫，服勤於子劉子最久者也。南都匆匆，宵人尚赫奕，邸舍作承平態，子劉子署獨蕭然，奠夫一人侍之，其人篤行自修之士也。在南都作中興金鑑，欲上之不果。丙戌後嘗嗣講山中。曰會稽董先生瑒，字无休，故倪文正公弟子也，有高行，晚披緇，然有託而逃，稍與惲遜菴不同。老壽，手輯子劉子遺言。曰山陰戴先生易，字南枝，逸民中之奇者，其葬吴人徐枋事，最爲世所稱，然莫知其爲子劉子門人也，予晚始知之，乃表而出之。曰鄞華先生夏，字吉甫；王先生家勤，字卣一，皆由敬伯來講堂，歸而倡鶴山講舍，以昌明子劉子之教。吉甫通樂律，卣一精於禮，卓然不與先生苟同，乙酉起兵，參江上事，戊子二先生謀再舉不克，同死之。曰餘姚張先生應煜，乙酉之夏，子劉子絶食，應煜勸以擁諸藩起兵，子劉子謝以事不可爲。曰然則是降城，亦非先生死所也。子劉子瞿然曰：「子言是也。」遽出城，予過姚江，求所謂張先生後人，莫有知者，然此一言，不媿子劉子之徒矣。曰會稽趙先生甸，字禹功，少極貧，學𪖌以養親，藝絶工，時稱爲趙孝子。長而遊子劉子之門，得其學。丙戌後有高節，隱於緇，時賣畫以自給，世所稱壁林高士畫者也。晚講學偁山，子劉子少讀書地也。曰慈谿張先生成義，字能信，有異材，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遯，畢生不返，莫知所終。曰蕭山徐先生芳聲，字徽之，通兵法，其論學則亦

微與師門有轉手者。曰仁和沈先生昀、字甸華、獨行之士。曰海寧陳先生確、字乾初、畸士也、說經尤諤諤、詳見梨洲黃氏所作墓志。曰山陰周先生之璿、字敬可、世勛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爲右班官子弟忽之、不知其苦節過人也。子劉子殉節、敬可負其遺書與貞孝同避兵、中途累爲邏者所厄、敬可流離播遷、謂貞孝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貞孝護髮未薙、敬可曰、事急矣、詭與貞孝披緇於定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爲人所奪、遂無一廛、或勸訟諸官、敬可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顏復構獄於官府、與惡少共對簿、遂寄食於貞孝家、以死無子。曰諸暨陳先生洪綬、字章侯、其人以畫名、且以酒色自晦、而其中有卓然者、子劉子深知之。蕺山弟子、元趾與章侯最爲畸士、不肯帖帖就繩墨。元趾死、章侯不死、然其大節則未嘗有媿於元趾、故予定諸弟子中其有負盛名而不得預配享、而獨於章侯有取焉、詳見予所作傳。以上二十三先生、皆卓然可傳於後者。若餘姚三黃先生宗羲、宗炎、宗會、同受業子劉子之門、其所造各殊、而長公梨洲最大、予爲作墓志甚詳。次公晦木、予亦有墓表、澤望則見予所作縮齋集序。而梨洲之徒、有曰鄞萬先生斯選、字公擇、其父戶部郎泰、故嘗遊子劉子之門、公擇兄弟並從黃氏稱私淑。其最有功子劉子遺書、偕梨洲而左右之者、曰公擇。故吾於子劉子再傳、不能遍及、而獨舉公擇者、以遺書也。若子劉子之子遯齋、即所謂貞孝君者也、則梨洲所作墓志備矣。雖然、諸高弟之死、不過六十年、而山中講堂、其誰爲誠意三關之學、則亦無有乎爾矣。諸生登其堂、能無汗出浹背也邪。

宜田復欲開雕蕺山遺書、屬先生讎正。有訪購子劉子亡書詩。



杜補堂欲建倪文正元璐祠於上虞，而苦經費無所出，先生令卽上虞書院中新兩楹以祀之。光緒上虞志：文正公祠在承澤書院後，乾隆十三年，紹興知府杜甲捐俸創立，邑人錢儀吉募捐擴之，鄞人全祖望碑銘，載文徵。案先生倪文正神絃曲自注：祠在始寧書院中。

倪文正祠堂碑銘：因國之際，天下所稱大儒，蕺山劉公、漳海黄公，而公實參之。蕺山爲公同里，然其初人尚未盡知公與之語，而歎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每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公始光。漳海爲公同年，其在三館最相傾倒，甲申之難，漳海哭之曰：「鴻寶死，天下莫能宗予也。」夫顧蕺山之學，不甚合於漳海，而公則與漳海之學相近，乃其於蕺山，絕無間言，遣其弟朗齋從事證人之社，而長子無功受業黄氏，去短集長，不名一師，此其所以爲大儒也與。

復與杜守議立故太守湯公篤菴之主於書院，又欲推其例於陳臥子及明故相膠州高公，皆已議定。紹守謁六陵，補祀謝皐羽、王修竹、鄭樸翁於唐林之次，先生告以尚有羅陵使不可遺也。以先生去不果。董譜

十一月，去越，赴杭，繼又北上。

案：先生去越後，又回杭，繼遂至揚，有今臘過吳爲陸潁谷題研詩，則由揚返里時也。至揚，始校治水經注，取馬氏小玲瓏山館所藏柳大中本、趙琦美本、孫潛夫本參校之。

案：馬曰璐南齋集夏五月晦日雨後集篠園水亭因懷謝山詩有云：忽憶去年人，悵然成俯仰。則

此年去越後曾赴維揚也。先生五校本水經注題辭在十五年夏，其時已見柳氏、趙氏各本，則以三本參校事意即在此年冬或更早。董氏謂校水經注始於十四年夏，故陳氏致疑於一年內何以有五校本。次年夏先生家居小鈍方侍講席，或先生董理舊業，董氏據所目見，遂謂始於其時也。

又案趙東潛水經注箋釋引用各家本下云：四明全謝山翰林取諸本手校於篁菴，謂道元注中有注本雙行夾寫，今混作大字，幾不可辨。蓋述其先世舊聞。臥病中忽得其意，馳書三千里至京師告予，予初聞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說，悉加改正。所謂馳書告東潛者，不知即此年秋事否？

王觀堂先生孫潛夫校水經注殘本跋：謝山先生所見水經注舊鈔本凡三，時均在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而孫潛夫本即以柳、趙二本校於朱王孫本上，實兼有二本之勝。謝山謂趙以宋本、黄本分勘，其所謂別鈔本者，則歸太僕家本。孫氏此校，則已不復識別，故全、趙二家引此校，但渾稱孫潛夫本而已。余以全、趙二家所引校語校此殘本，則趙書所引不見此本者凡七科，中有全氏說有孫汝澄說。蓋謝山既校孫本後，復自有記注，並書其上，久之不能自別，無怪趙東潛之不能別也。

胡復齋卒於揚，先生詩有用舊句云：最憐拓落者，閒卻聖明時。蓋復齋常吟此，以惜先生故也。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復翁嘗曰：謝山有用之才，今置之荒江寂寞之濱，而渠亦遂不肯一出，不能不爲國家惜。每逢所知官浙中，必語之曰：謝山固窮甚矣，幸勿恝置之。嗚呼！是則復翁之於予可感者也。



是年兒子昭德就塾，塾師范沖一。

編年文 趙谷林誄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 會稽姚公神道碑 杭州海防草塘通判辛浦鮑君墓志銘 亭林先生神道表 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姚敬恆先生事略 蕺山相韓舊塾記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倪文正公新祠神絃曲 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銘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一 冬青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二 冬青祠祭議與紹守杜君帖子三 爲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 與杭守杜君 董鈍軒六十序 宋樞密蔣文穆公端研記

詩 漫興集 采蕺集

乾隆十四年己巳一七四九 **四十五歲**。

是年，金川納款，大軍凱旋，高宗御豐澤園，賜經略大學士傅恆及諸將軍宴。先生詩集曰《西笑》，以金川平定也。金川事起於十二年，至是平。乾隆三十七年再征金川。

案：先生有二西詩，一詠西藏，其一詠歐羅巴，有云：「別抱心情圖狡逞，妄將教術襍橫流。天官浪詡龐熊歷，地險深貽閩粵憂。」夙有哲人陳曲突，諸公幸早杜陰謀。是時清廷方鼎盛，又九十二年，英軍以鴉片事陷舟山，侵寧波，陷定海，遂由吴淞迫金陵，割香港以屬英。

春，家居，以所校定蕺山遺書歸之劉氏，並以詩柬杜補堂，云：「束髮有心傳墜緒，白頭把卷竟踟躕。」又云：「祇爲白駒蕉萃甚，場苗别自費經營。」

獲見郝仲輿九經藁於里中張氏。

過桐齋弔廢翁、鼓峯、隱學。三先生首招南雷講學於鄞、是齋其所倡也。甬上後起之盛、實由三先生導之。

紹守仍請主蕺山先生、固辭、舊冬主人微失禮也。於是蕭山、餘姚、諸暨之士爭先入學舍者幾滿、合之山陰、會稽共得三百餘人旅食以待。諸生蔡紹基沈有聲姚世治率十餘輩抵寧面請杜守亦密懇觀察使者侯公速駕、終不赴。董譜

董秉純云先生自辛酉以後、極貧饔飧或至不給、仲冬尚衣袷衣、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典琴書、數券齒日皇皇也。蕺山之俸、頗得中人之產、數家竟以避色不赴。及蔡生來寧、知先生以杜守故、案先生去越後、尚有與杜守詩、及杜移杭、仍與簡札往還、杜為胡復齋表姪、與先生又為舊識、似先生與杜無所芥蔕。先生之不悅於方宜田、則子劉子祠堂配享碑中言之、先生之去越、或即以方氏故、意董氏誤指、或故諱之者也。請曰、今學舍中滿五百人請先生弗受太守之餽、但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鎰為贄千金可立致、豈傷先生之廉乎。先生呵之曰、是何言與。蔡生唯唯而退。時純在坐心服先生之言而終憂先生之貧。然是時選部之檄屢至友朋之車乘頻催、先生之不為貧窶動心久矣。

夏、家居課生徒、董秉縕、秉純、董鎬張昞皆侍學。先生示諸生詩云、十年未得去矜心、把卷誰□上蔡箴。亦有差強人意處、硜硜不作導諛音。又云沈郎曾有膏肓語、為讀君詩長傲多。幾度沈吟難自克、江湖滿目正頹波。蓋吳江沈冠雲嘗語先生、讀鮚埼亭集、能令人傲、亦能令人壯、得失相半。先生深



有感於其言也。

仍治水經注。

董譜云、水經注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實始於是夏。今案、校水經注當始於十三年或十二年。

八月、桐城方望溪卒於上元邸第。

董巽亭約爲密巖之遊、先生謝之。是日和故太常莊漢曉詩、里社諸子賡和、積成卷帙。

九月、蕺山諸生來訊候。

董譜、秋、諸生以舊秋所課請改定、留越三月、得文百餘篇刻之。今案、此年春、先生曾至姚、未幾即返里、故有江行遇風詩云、豈曰掉頭㦸、將貽沒頂羞。天方寵箕伯、吾欲訴靈脩。其時紹守再速駕、故先生云然。由夏至八九月間、皆里居、十月則在杭、留越三月事絕不可得。意所謂留越三月者、乃去年事、語近含混、遂不詳耳。又案、鈔本董純外集序目中有采蕺齋課藝序、而集中並無其文、通行刻本亦無之、當是董氏初編時刪去。

十月、赴杭、仍寓篁菴。

與同社小集吳氏瓶花齋、繼聖因寺僧明中招集於南屏、破戒爲先生置酒。明中名大恆、時住持上天竺寺。

樊榭山房續集全謝山喜飲苦酒、詩以嘲之、大戶飲嗜辛、小戶甘是取。君戶大小間、奈何好飲苦。前身天酒星、瓠瓜乃爲輔。生成東野腸、孟郊詩、食虀腸亦苦。百觚堪一賭。其味盡入心、驅向筆端吐。詩苦與俗違、文苦致身窶。五行性有偏、惡旨詎勞禹。衹應獨酌謠、添入實苹譜。

冬至日、與金江聲展蒼水墓、有用離合格詩、江聲答先生云、承聞董狐筆、已草黃絹碑。明年速上石、長作山中輝。

是冬、病於杭。先生自去年沈疾後、蕉萃不可復振、時有致諸公見推之意者、故先生詩云、聞道長安信、徵書下石渠。膏肓吾自媿、廢疾不堪扶。又云、到處山陽笛、淒然感客心。此生豈金石、幾度悵人琴。試問歲寒客、誰投空谷音。便教長老健、顧影已蕭森。

歲暮歸里。

編年文 明浙撫右僉都御史前分巡寧紹台道金壇于公事略 題郝敬輿諸經解後 施丈墓志銘 周穆門墓志銘

詩 西笑集 雙韭山房夏課 帖經餘事集

乾隆十五年庚午、一七五〇**四十六歲。**

春、病甚、一目忽眚、舌間無故涌血、心氣忽忽若欲盡。先是姚薏田謂先生曰、子病在不善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理會今人事、安得不病。董譜

三月、至杭。寓篁菴校治水經注。以書抵歸安沈炳巽、求其校本、炳巽攜之至杭、相與討論浹旬、並出示所作東甫行略、遂以墓志相屬。又以雙溪唱和續集令先生審定。沈炳巽、字繹旃、一號權齋老人。炳震之弟。箸有水經注集釋訂訛四十卷、收入四庫全書。又有權齋老人筆記、權齋文稿、近吳興嘉業堂爲之刊行。水經注集釋訂譌自序、明嘉靖間、吳郡黃氏刊水經注四十卷、舛誤參錯、不可枚舉、有經文而譌作注者、有此注而移於彼者、往往層見疊出。余兄東甫曾加校閱、雖

十正一二、而譌謬仍多。因不自揣、取東甫所訂之本重加校勘、參以他書、譌者改之、漏者續之、舛錯割裂者亦稍稍釐正之。雖未敢云黃氏之功臣、恐亦不至爲水經之罪人也。

沈氏水經注校本跋、苕中老友沈君繹旃、少與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屬之。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繹旃欣然攜之至杭、並亡友董訥夫之本以來。吴興詩話、董熜字謂瑄、號訥夫、諸生、乾隆丙辰舉鴻博。與沈東甫稱莫逆、有江南詩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繹旃與余討論浹旬、遂留置余插架中。余於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繹旃、通家子則趙生一清。不意叢殘讎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也夫。

五校本題詞、老友沈繹旃、其校此書幾三十載、最能抉摘善長之疏漏、余采之甚博。

山陰令滿洲舒瞻以所箸蘭藻堂集乞先生作序。舒瞻字雲亭、號堃畝、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箸蘭藻堂集十二卷、乾隆二十年刊行。

蘭藻堂集序、此文內外集均不載。予友山陰宰堃畝舒君、篤於朋友之誼、雅喜與吾曹相唱和、嘗特自禾中來錢水、赴祓除之約。已而丁內艱去、同人惜之、君亦惓惓然不自割也。三年、復以選人之籍司山陰、予爲誦清獻馬尋舊路之詩以迎之。君之詩其在禾中者已有集、乃裒其三年以來之作、索予爲題詞。其曰吳船者、以見君之惓惓於吾曹也。山陰萬壑千巖之地也、詩材最勝、當更待新集而讀之。序在此年春。

夏五月、水經注五校本卒業、寫定於篁菴。題辭、乾隆庚午仲夏、雙韭山民全祖望卒業於錢塘之篁菴。董孟如水經注例言、錢塘卒業、歲在庚午、先生自稱五校本題辭序目、皆作於是時、所謂大字小字本也。

五校本題辭、世但知是書之經與注亂、而不知注之自相亂也。夫注何以自相亂、蓋善長之注、原以翼經、故其專言水道者爲大注、其兼及於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關於水者、乃小注旁引諸雜事沿革佚事、又附注之餘錄也。故大注爲大文、小注則皆小字、如毛詩之有鄭箋、不知何時盡變鈔爲大文、而於是注中之文義遂多中隔不相連屬。蓋自宋槧已然、則從而附會之曰、善長之文之古也。而求水道者愈目眩神搖、求其綱領而不得。若細觀之、則其横互之跡顯然、且其中音釋之語亦溷爲大文、古今書史無此例也。是言也、前人從未有見及之者、首發之先司空公、實爲創獲。其後先宗伯公始句出、爲朱墨分其界、先大父贈公又細勘之。至予始直令繕寫爲大小字、作定本。雖未必一一盡合於舊、然而較若列眉矣。案趙氏水經注箋釋引用各本下、有全氏雙韭山房舊校本、注云、全侍郎元立、字九山、孫天敘、字伯典、亦官侍郎、天敘之從孫吾騏、字北翁、三世校之。陳勱云、元立字汝德、號九山、官南工部侍郎。天敘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後贈禮部左侍郎。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人、以北翁稱之、非字北翁。又案張石舟云、四庫提要深斥此說、謂所云先世舊聞、不知傳於何代、載在何書、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詭稱授受。夫明言先司空、先宗伯、先大父、何爲詭稱授受。明言實爲刱獲、何嘗謂古有如此。水經注本皆緣題辭蘊霾、趙書略標大旨、不能明晰、戴氏既瘖不肯言、書局亦遂含糊下斷耳。

又云、燕人劉繼莊欲爲是書作疏、其志甚偉、然不果。余自念學問譾劣、不足爲繼莊役、但以所摭拾旁通曲證、發明其間、其更定節目、不循塗守轍、作疏而已。懼乍見之者駭之、以爲河陽壁壘、不能不起張用濟之惑、將如之何。

又云、邢邵之言曰、思誤書亦一適。予於是書、低徊行墨間、炎上火騰、頭目爲昏、正未見其適也。

秋七月、仁和張南漪熷卒、先生爲編次其遺書。張熷字曦亮、號南漪、仁和人、乾隆丁卯舉人、丙辰曾舉博學鴻詞、卒年四十七歲。詞科餘話、仁和張熷亮曦過目成誦、長於史事、古文尤清矯拔俗、與修浙志兵防其所輯也。

張南漪墓志銘、南漪爲文矜愼不苟作、身後屏當其篋、不滿數十篇、皆非其底蘊之所在。惟讀史舉正一書亦未及十之五、草書散亂在故紙中。予爲科分而件繫之、闕其不可識者、詮次得四卷、令其子鈔而傳之。不然南漪幾不免有寂寞千秋之恨、是則可悲也。

道古堂集、諸史然疑序、句甬全祖望、仁和張熷、貫串史事、爲予之畏友、以是質之而不以爲非。

八月、同社集於吳氏瓶花齋。

蘭藻堂集、瓶花齋夜集、同竹田謝山作、相與成契闊、樂事久因循、一別過長夏、重來又小春。邵子以八月爲小春。西風吹客鬢、涼雨洗征塵、共翦深宵燭、清談比晉人。

繼再集先生之篁菴。

道古堂桂堂集、雨集篁菴、前宵索飲、又今宵笠屐能來、破寂寥。落井碧苔秋漠漠、閒房修竹雨蕭蕭。人如野鶴身長健、句學孤僧格更超。此段清寒誰畫取、經龕團坐一燈挑。

金繪卣雨集篁菴、精藍不隔小橋東、屐齒相尋竹徑通、入座雨滋秋蘚碧、彈棋風颭佛簾紅、難教結習空文字、暫喜龕燈對寓公。時全謝山借寓菴中。盡醉不知歸路滑、超然吾已出塵籠。

蘭藻堂集、雨中謝山招集篁菴、同江聲、丈菽林、堇浦、容安、甌亭、竹田分韻、蘘篁淅瀝散秋聲、古寺門開鶴徑清、杯酒偶然成小集、笑談真可慰平生。新詩但有煙霞想、舊雨都無簪組情、紅葉黃花期不

遠、登高天氣待新晴。

長興姚薏田玉裁、薏田卒於揚。臨川李巨來紱卒。先生志望溪墓云、大江以南、經術文章之望、公與臨川實尸之。雖高卧江鄉、猶爲天下之望。去年公卒、今年臨川繼之、蓋無復憖遺矣。

編年文　通判知山東棠邑縣事張府君行狀　大條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杭守杜君　沈氏水經注校本跋　沈東甫墓志銘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再跋何氏水經　三跋何氏水經　太常晚聞陶公神道碑銘　張南漪墓志銘　姚薏田壙志銘　方望溪先生墓志銘

詩

乾隆十六年辛未、一七五一　四十七歲。

皇雅成。董譜

董譜、自己巳始撰皇雅、凡四十二篇、屢有修飾、至是勒爲定本。皇皇鐘呂之音、足與柳儀曹、姜白石接跡矣。

春三月、清高宗奉太后南巡江浙、先生亦力疾赴吳迎駕。時梁薌林扈駕出、三月十八日爲其太公生辰、豫乞假爲壽。先生舟中柬薌林詩云、天子親裁錫類詩、華堂爭誦錦歸時。椎牛我自知難逮、只合空江理釣絲。又云、木雁遭逢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强定山。時薌林欲薦先生、而先生辭之。

浙中士大夫俱赴吳迎駕、多有録用及賞賚者、獨先生與堇浦寂然。説者謂匭臣未嘗上達也。董譜　案

丁丙松吹書堂額詠序、讀書堂在大方伯里、其隔巷則南漪張孝廉讀書談藝、爲太史畏友。太史以言事罷歸、奉母閒居、遇南巡、迎駕湖上。聖上問其作何生涯、太史謹對曰買賣破銅爛鐵。上卽書六字以賜之。蓋大方伯里半市破舊器物、太史以實對、聖上鑑其誠而恕其戇。

抵杭、杭堇浦以漢書疏證令先生審定。

范沖一穿中柱文、今春翠華南幸、予力疾迎於吳下、沖一亦至杭、見予咯血之厲也、愀然曰、方今文獻之寄在先生、而比年稍覺就衰、願深自調度、勿過勞以傷生。時杭堇浦方以漢書疏證令予覆審、沖一每見予所論定、以爲在劉原父、吳斗南之上。及送駕於吳下、沖一別予河干、黯然東返。

是歲、浙中大旱、禾稼無顆粒收、先生索食維揚。

明州繫年錄、十六年夏、鄞縣旱、蟲食禾、奉旨賑恤。

冬十一月、至揚。案范沖一穿中柱文有河干握手遂成永訣之語、則是夏未歸里、其赴揚、卽由杭北上。

南齋集辛未仲冬樊榭至自錢塘謝山至自甬上。雨中招集山館有懷家兄嶰谷暨於湘北上。一庭寒影暮雲閒、時見飛鴻杳靄間。詞客喜從江外至、音書猶未汶陽還。長途並轡逢朝雨、孤館分燈話故山。何事翻教成悵望、從來會合感離顏。

歲暮南旋、抵吳、沈冠雲欲以所箸周官祿田考就先生商榷、恐詩酒流連、解維遽去。案果堂箸此書、起於乾隆七年春、至十三年秋乃爲問答發明之、十五年冬乃付梓、是年夏尚時有校改、其刊成此冬事也。

沈果堂墓版文、辛未之冬、君箸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迮耕石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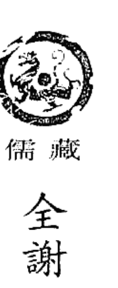
留予、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榷、予迫於歲暮、懼諸公詩酒留連之阻歸棹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牀之語、並讀其所新箸之書。

秀水萬循初光泰卒、遺書致先生、以墓志爲託。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拓坡、嘉興秀水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時年甫二十五歲、其時先生初識循初。

萬循初墓志銘、汪生孟鋗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生平所瓣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吾朋友中不乏好古之士、姚江邵子晸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晸嘗欲予敘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晸卒、欲即其家鈔其遺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龐喝利、布算了了、循初之述作、皆有可稱、然即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

是冬、門下范沖一鵬卒、沖一、先生門下之雋異、歸里後始哭之。

范沖一穿中柱文、沖一生而慧、年十五補諸生、自視甚高、於時流無當其意者。其初來見也、予頗思所以裁量之、沖一知予意、遽折節益力於古學、良久、屬其友致意於予、若惟恐不相梯接者。予急延之、則其學已大進、自是昕夕至予家、相討論甬上師友源流、自昔甲於吳越、年來耆老凋喪、無復高曾之規矩。沖一求友於里中、小江、里盧生配京、年長於沖一七八歲、其資器相伯仲、二人相與淬



厲、得一書則更迭讀之、間有所疑、則折衷於予。學術之分合、經術之醇漓、史案之異同、文章之盛衰、正變無不了了。配京精悍、沖一濟之以縝密、皆五行並下、一日可盡數卷、里中之書不足供其漁獵、則請予借書淮東馬氏小玲瓏山館、浙西趙氏小山堂、窮年兀兀。以予所見通家子弟、甬上最乏才、若江淮之秀不少、奇特然嗜學之深、罕有足與此二人抗手者。方私心竊喜以爲甬上先正實啓佑之、以振枌社之積衰、卽予之老病荒落、亦或得乞靈焉。以邀將伯之助、而豈意沖一年甫二十有三、病而死。沖一求予求樓宣獻公集、開慶四明志、暨宛溪讀史方輿紀要者久矣、今年始從小玲瓏山館攜致之、而沖一已先卒矣。因令配京陳書櫬前以酹之。

編年文　訪寒崖草堂記　故甘撫復翁胡公墓碑銘　小有天園記　辨宋祁漢書校本　萬循初墓志銘　范沖一穿中柱文

詩　病目集　聖清戎樂辭

乾隆十七年壬申、一七五二 **四十八歲**。

三月、粵撫以天章書院山長相邀、先生自謂齒髮日衰、乃爲五千里之行、非素志也。

案、天章書院在廣東肇慶府高要縣、亦名端溪書院、今之肇慶、卽古之端州、明唐王卽位於此。

案、光緒廣州府志、是時粵撫爲蘇昌、滿洲人、滿漢列臣傳、蘇昌、滿洲正藍旗人、姓伊爾根覺羅氏。康熙五十九年由監生考取內閣中書、乾隆十四年擢廣東巡撫、十六年署兩廣總督、十八年以協拏增城逆匪王亮臣不力、十一月命來京候旨。

高要縣志院長聘儀銀二十兩、程儀銀四十兩、每年束脩銀五百兩、端陽中秋年節禮銀共三十兩、每月份蔬薪銀十二兩、上米三石、照時價折銀約七兩零。

時杭堇浦亦先期受粤秀山長聘，遂同度嶺。

蘭藻堂集堇浦謝山同膺粤東掌教之聘不及握餞詩以送之、江城相訪惜離羣、夢去榕陰路不分。郭李同舟欣有伴、山川接席喜論文。琅玕徧探神仙宇、島嶼晴開蜃閣雲。千載蘇韓陳跡在、憑君藤笈證遺文。

途中泊舟南昌之東、埂欲過哭萬孺廬墓下、不果。遂由吉安大庾入粤。

五月、至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董譜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其中祀朱子、其旁則粤之先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粤東之先師止於此乎。曰、不止於此、然而不能以遍及也。吾拔其尤而已。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梁先生觀國、遊於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於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篳路藍縷以啓山林之功者、然而遠矣。况梁氏與朱子行輩相等、難袝食也、姑置之。蓋粤東先師、蓋首白沙陳文恭公之學、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弟八人。八人之中、其生徒最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又及其高弟三人。其外則有爲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稱白沙、甘泉、曰廣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入粤、而二宗共流布於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泰泉黄文裕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居嘗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受益、



不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不知其門戶。故合而祀之，仍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學，若者甘泉之學，若者泰泉之學，是粤東學派三大支也。諸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幸，抑亦諸先生之欣然於地下者矣。

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間必與諸生講説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跡，又爲諸生改定課藝刻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董譜

是月，厲樊榭卒。

水經注經五校後，仍復時有訂改，至是蓋已七校矣。

董孟如水經注例言：七校於粤，則以經文頂格，大注亞一格，小注亞二格，取舊本水經注翦裁黏綴以爲底本。時方主端溪書院，其所黏貼之紙皆爲書院卷，是爲乾隆壬申。

十月，送呂粕堂掌教新會，有詩云：越公墓下信公祠，填海遺編試問之。凄絕鷓鴣清夜淚，一樽爲我酹南枝。

吴江沈冠雲彤卒。

沈果堂墓版文：予有嶺外之行，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舍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痛心者矣。

編年文　汪孝子墓志銘　帖經小課題辭　呂語集粹序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詩　度嶺集

乾隆十八年癸酉一七五三四十九歲。

春，病甚。窗前木蘭花一株，所最愛者，將放花，忽槁。先生有口授侍者詩云：「即此便同官舍鵬，先期早爲報長沙。」

三月，杭堇浦渡江來視疾。

嶺南集問全長祖望疾爲汝淹遲久，荒江少釣篷。圍棋深雨裏，横榻晚春中。疾病餘生幾，憂虞所歷同。葉公頻過酒，猶有古人風。閉户經旬過，艱難信此州。旅疴綿百藥，家信滯三秋。積雨疎輕策，餘寒戀敝裘。殷勤重問事，喜有賈長頭。

病日甚，決計辭歸，而大吏及諸生尚苦留不已。新會令張惕菴以先生將去粵，有諸生無福之歎，曰：「先生必不死，以所藴未盡暴於世也。」於是復留數月。

蔣樗菴年譜附記：癸酉，先生主端溪書院，制撫極相推重，且與先生配曹孺人有族誼，具啓事，將特薦。先生聞之，遂託疾歸。

訪肇慶故宫、天湖、慶雲寺，登白沙岡，訪桄榔亭，皆有詩。又過瀧川，訪海月先生故居，至江門，謁陳文恭公祠，訪其服玩遺器，各賦以詩。董譜



七月、歸里養痾。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閲。董譜

同里錢芍庭卒

錢芍庭誄、及予歸、芍庭聞之大喜、亟來過予。見予病之甚也、則憂徘徊牀簀間。予見芍庭之亦有病容也、曰：君休矣。其姑歸而養痾、待少間而視我。芍庭歸、遂病不復起、綿延數旬、病篤、尚嗟嗟曰：吾竟不能更向雙韭山房一問訊也。芍庭卒、從此城東蹤跡殆將闊絶、而錢氏之澤恐其自此而斬矣。

編年文 葛仙米賦 方定思墓志銘 郭芥子墓志銘 厲樊榭墓碣銘 沈果堂墓版文 錢芍庭誄

詩 度嶺集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五十歲。

正月、病漸痊。春、盡維揚故人招往養痾、且云有善醫者、乃赴之。董譜

道古堂集馬秋玉墓志銘、句甬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師。

夏、北行。

過杭、寓趙氏春草園。時東潛所釋水經已就、取先生七校本互相印證。先生因爲製序贈之。

案：董氏謂春盡即北上、而陸茶塢以六月卒於揚、其卒在先生抵揚前、則五六月間在杭。趙氏引用各家有全氏七校本、注云：今秋下榻春草園之西樓、各出印證、宛然符契、舉酒大笑、因製序焉。

爲東潛作序、在東潛見先生七校本後、則贈東潛序即在是年。陳勱云、趙刻先生序、不載年月、趙自序乾隆十九年仲冬、則所云今秋下榻者、或即在此歲。謝山年譜謂先生是歲居揚、不言在杭州、當係小鈍之誤。

又案、贈趙氏序云、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於是書、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未得卒業。是先生是年尚未有七校寫定本也。董覺軒謂此四年中、必已勒爲定本、殆以意度之。手錄書目之四十冊、意即七校黏綴之底本也。

六月、陸茶塢卒於揚之行菴。沙河逸老小藁、甲戌夏六月、茶塢沈痾甫愈、鼓興渡江、泊舟之頃、忽爾委頓、不七日而奄化行菴。傷其旅魂蕭索、舊侶凋殘、爲詩二章哭之、衝炎移疾自吳門、生死從來有數存。雙樹風清歸淨土、一樓鐘杳語根源。淚哭弱子終天恨、響助哀蟬落日昏。愧我江關爲地主、不令談笑返家園。往年□別每銷魂、今日逢君便愴神。尚冀聯吟從結夏、詎知稱藥不回春。半生交契成零雨、一路淒涼有故人。扶櫬烟江重喚渡、可憐江水亦酸辛。

秋、至揚。寓畬經堂、病亦未有所增減也。仍治水經注、兼補宋儒學案。

寶閒堂集全太史祖望自四明至東馬曰琯曰璐攝山、風萍一別十年催、不道驂鸞近始回。海外相傳坡老死、襄陽還訪德公來。浮生共惜雙蓬鬢、多病新停濁酒杯。寄語六朝松下客、青山雖好莫低徊。

十一月南歸。

沙河逸老小藁送謝山歸四明、空江聞喚棹、節候正清寒。風雪歸新咏、刀圭佐旅餐。君行交舊少、我



老別離難、莫厭巡環飲、燈花任翦殘。

南齋集甲戌冬送謝山歸里、握手意蒼涼、爲君惜景光。獨吟燈下句、已少酒邊狂。痼疾乘時療、衰年欲別傷。丁寧南去雁、風雪伴歸航。

歸後病益劇。

韭兒埋銘、去冬予病尤劇、兒日侍牀簀間、宛轉勸加餐、予心憐之。

是年戒不作詩、其得之藥裹之餘者寥寥數十首、未刪定不成集也。董譜

編年文　贈趙東潛校水經注序　陸茶塢墓志銘　史雪汀墓版文

詩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　五十一歲。

是年平準噶爾、次年春清高宗再奉太后南巡。

正月手定文藁、刪其十七、得五十卷、命董秉純、張昞、盧鎬、全藻、蔣學鏞鈔錄、病亦無所增減也。此年皆據元譜。

三月子昭德殤、先生爲之一慟、病乃不可支、成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自是遂絕筆。

韭兒埋銘、兒自去冬已得肺疾、且苦瘖、治之不肖、入春而甚、苦氣逆、不能臥、長夜危坐、倦甚則伏於枕上。予自秋來苦耳聾、至是中夜必披衣起呼之、兒亦苦瘖、大聲作答、猶懼予之不聞。予問以疾、兒強侍者答予曰、稍可矣。其實兒諱其困而不使予知也。兒聞醫家言、大近紫團參、或可活、而憂

予力之不給也。私謂曹孺人曰：「爺憊矣，猶足辨否？」曹孺人掣淚取參示之，曰：「兒弗憂，尚有餘也。兒曰果爾，當與二人共之。」將立夏之先二日，醫家言其不起，尚向予索高安朱氏所定孝經，又索西洋黄玻璃淡芭菰瓶，予皆與之。及晨，呼侍者爲具湯沐而逝。時爲三月二十日，年甫十三歲。

刪定詩藁，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取其十之六，得十卷，頹唐病筆，尚有改塗者。

五月，文藁錄成。先生已不能徧閱，命董秉純隅坐琅誦，先生聽之，遇有錯誤，猶爲指正之。病中時時以水經注爲念，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考泄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

董秉純鮚埼亭集外編題辭：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尚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

王梓材云：小純謂七校本分黏大半而先生卒，今觀翦綴本，先生點句者大半，則此言可據。其小半未點句者果誰爲分黏邪？抑分黏並屬及門，其經先生點定者方爲定本邪？

病日甚，曹孺人含淚欲進參而無力，乃以耆舊詩稿本質之有力者，案此指盧青崖抱經樓。得參半兩進之。神氣稍振，於是議爲後者，本支實無其人，乃立宫詹公七世孫桐爲孫，時年七歲，告於祖廟，口授董秉純撰祭文，即以當繼券，尚扶掖主祭。時六月初十日也。

自此臥榻不復出戶，又十日，呼秉純至榻前，命盡檢所箸述，總爲一大簏，顧曰：「好藏之。」

鮚埼亭集外編題辭：先生易簀時，以詩文稿付純藏弆，手定凡六十卷，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其餘殘編賸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滿一竹笥，純泣拜而受。

所鈔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叢書樓。又十日，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睡。又兩日，聲稍微，乃逝。七月二日寅也。衣衾、匠木先一日纔具，時方酷熱，即於午後入殮，皆純所治，然無以償值。又十日，乃遣元隨賴高齎赴及遺書告之維揚，而馬嶰谷先生亦適於前十日逝世。馬曰琯卒於六月二十一日，年六十八。幸哲弟半槎敦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爲賻，然僅足資參苓及附身之費，而葬具猶未備。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歸之盧鎬，族人得白金二百，於是即張孺人所葬和州公大冢旁營立三穴。其稍後則昭德祔葬處，皆先修治。以十月□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日祖奠，□日奉柩入槨，朋舊親戚、宗族弟子送葬者尚數百人。鄞志：庶吉士全祖望墓在縣南王家橋。明年五月二十六日，曹孺人亦卒。時純方出門適京師，孫桐稺弱，其生父愿甚，一切喪葬賴高之力居多。葬畢，賴去。不十年，桐之父盡失其所遺房屋，墓旁僅有田十二畝，亦失去，寒食、中元幾無一奠。而純所句堇浦之志竟不報，並所遺馬氏文集十冊亦歸堇浦，索之再三而終不應，是則可爲長慟者矣。

附輓詩

聞全祖望死 寶閒堂集　張四科 字喆士，號漁川，陝西臨潼人。僑居維揚。

喪子固知生望絶，得書猶未淚痕乾。餘年萬一重攜手，有客傳聞已蓋棺。當代文章真寂寞，平生師友漸凋殘。才名何物遭天忌，神理茫茫欲問難。

傷逝詩 道古堂閒居集　杭世駿

采采思茮莒亡之命矣夫疾邪同趙壹蘊憤豈王符硯北心期在江東氣類孤遺書非一卷曾付所忠無。

同董小純顧鑑沙萬近蓬倪九山謁墓詩 樗菴存藁　顧㮷、字嵩喬、一字鑑沙、慈谿人。萬福、字近蓬、號玉倉、鄞諸生。九沙少子。倪象占、字九山、象山人。少從姜炳章遊、後館盧氏抱經樓、藏書數萬卷、俱經手校、箸有青檽詩藁。

蔣學鏞

挈榼城南路西州涕不禁凄涼披墓草邂逅盍朋簪誰賦大招句空懷後死心緊予獨荒落慚愧受恩深。

一抔誰復主禾黍繞荒阡野祭虛寒食遺書寶太玄有才天自忌絕學世還傳剞劂他時了爲文告墓前。時方刻經史問答未成。

謁墓詩 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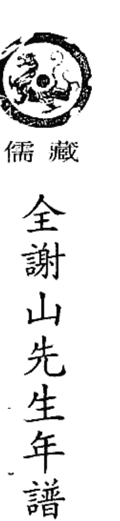
倪象占

悵望青山碣來尋甬水涯繞河三里曲背郭一邱斜太史誰傳業中郎漫問家春風吹宿草掃墓亦侯芭。原注、是日小純設祭。

自先生歿迄今百七十餘年、而墓志之屬獨闕然。先生卒時、門下董小純乞志文於杭大宗、大宗未報、故董氏甚望之、後此遂更無爲之若先生於顧亭林劉繼莊也者。至若列傳之屬、則尚多有、如乾隆光緒兩鄞志人物傳、清代文苑傳、清史藁傳、錢林文獻徵存錄、李次青先生事略等、皆嘗采輯舊文、以意次屬。嘉慶中、嚴可均爲撰別傳。光宣間、劉光漢又爲新傳一通、表章於國粹學報、深致拳拳。自是以來、治晚明史者漸多、先生之集遂爲斯學前導。今錄嚴劉兩傳附譜末、而余別撰評傳一通、以志先生在學術地位及其思想、茲另列焉。

全紹衣傳 鐵橋漫藁七　　烏程嚴可均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小字阿補、鄞人。年十四、補諸生、始謁學宮、至名宦鄉賢祠、見謝太僕三賓、張提督杰木主、曰、此反覆賣主之賊、捶之不碎、投諸泮池。雍正七年、充選貢、入都、上書禮部侍郎方靈皋論喪禮或問、侍郎異之、由是聲稱藉甚。十年、舉進士不第。工部侍郎李紱見其行卷、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也。十二年、詔開鴻博大科、膺薦者二百餘人集都下、祖望譽最高、徐相國屢招致之、不往、遂深嫉之。乾隆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十月、大科朝試、相國以祖望故、特奏凡經保薦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祖望負氣、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賦、擬進卷二首、抉漢志唐志之微、出與試諸人、右當事者益嫉之。明年散館、列下等、外補。祖望性伉直、不能容物、先嘗患齒痛、妻張因事相規、笑曰、此雌黃人物之報也。卒不改。至於放黜、既南歸、丁外內艱、服除、不復謁選。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



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輙借鈔。入都鈔書不輟，坐是困乏，以行篋書二萬質於黃監倉。然猶就《永樂大典》取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分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文集，簽鈔之。及放歸，重登天一閣借鈔不輟，家益貧，饔飧或不給，冬衣袷衣。惟韓江馬氏稍周濟之。主講蕺山書院，不數月，與紹守不協，固辭歸。後主端溪書院，年餘以病歸。乾隆二十年卒，年五十一。子昭德，年十三，先五月卒。議立後，而本支無其人，乃立疏族孫桐爲孫。盡鬻所藏書萬餘卷於盧姓，得白金二百爲葬費。孫桐纔七歲，後亦不達。祖望經學、史學、詩文雅擅衆長，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箸述甚多，其最傳者《南雷文定》，於殘明碧血，刻意表章。祖望踵南雷之後，亦刻意表章，詳盡而核實，可當續史。其七校《水經注》，半在趙一清本中；《困學紀聞三箋》，嘉慶初屠繼序得之，梓於廣，再梓於浙，學政阮芸臺得《經史問答》，史夢蛟得手定本《鮚埼亭集》，並梓於浙，《外集》、《詩集》亦漸次梓行。余觀古今宿學有文章者，未必本經術，通經術者，未必具史裁，服、鄭之於遷、固，各自溝澮，步趨其一，足千古矣。祖望殆兼之，致難得也。當事者不善護持，至使終身放廢，人既厄之，天亦厄之，然而不朽者箸述，久必發。仕不公卿，何關輕重？自祖望歿後至今五十餘年，其遺書出而盛行，知不知皆奉爲浙學之冠，故爲之傳，俟史臣之述《文苑》者采焉。

全祖望傳 國粹學報十一期

儀徵劉光漢

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寧波府鄞縣人。曾祖大和，生當明季，適清兵南下，甬東遺民抗節不仕，全氏棄諸生籍者，計二十四人，大和以兄子吾騏爲後，又以東錢湖之童嶴處萬山間，人跡罕至，擬避地焉。時吾騏年十六，亦披野服入山，力耕之餘，清吟而已。高武部隱學歎曰：「謝皐羽棄子隱遯，終身不相

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吾騏子書、以經術詩詞教授鄉里、生子祖望、相傳爲錢肅樂後生。四歲就塾、即粗解諸經章句。及稍長、從同里董次歐遊、與爭論經史。次歐目爲俊人。全氏自鼎革後、睠懷國恥、不欲以文學進身。祖望以家貧親老、年十四補鄞縣弟子員、謁學宮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三賓、張國俊主、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汚宮牆。碎其主、投之泮池。其嫉惡若此。尋舉順天鄉試、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嘗忤首輔張廷玉、故散館以知縣用。祖望遂返里不復出。全氏爲浙東文獻宗、祖望承之。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穿貫。李紱見其文、歎爲深寧、東發之傳。査愼行亦曰紹衣之學、今之劉元父也。年甫冠、即上書方苞、論喪禮或問。在翰林、與李紱共讀永樂大典、每日各盡二十冊。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遺之。初見楊名時於京師、楊稱其博、以有用之學勉之。祖望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何敢言博。蓋浙東學派、承南雷黃氏之傳、雜治經史百家、不復執一廢百。鄞縣萬氏承之、學益昌大。若祖望之學、殆亦由萬氏而私淑南雷者歟。祖望性伉直、負氣忤俗、彰善絕惡、有明末節士之遺風。既辟官歸、貧且病、饔飧或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梁薌林擬特疏薦之、辭不就。祖望雖贊本朝乎、然亮節高風、卓立人表、其殆未嘗一日忘明也。鄞故濱海、爲浙東遺民所萃、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又祖望族母爲張蒼水尚書女、年八十餘、祖望曾從之詢掌故、以童㬥爲先人避兵地、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復續選甬上耆舊詩、發揚幽潛、以詩存人、於桑海之變三致意焉。迨及晚年、益留心明季軼聞、以表章節義爲己任。凡明末里民之死難者、爲之博考野史、旁及家乘、作爲碑銘志傳、纏綿惻愴、有變徵之音。又以明末鉅儒若南雷、亭林、二曲、桴亭、青主、咸抗首陽高節、矢志不渝、目以

新朝處士、厥情揆焉、乃各爲表墓之文、以志其景仰。別有遺民佚士、苦身持力、志潔行芳、足勵末俗、亦發爲文章、以彰節烈之奇。而順康之民罹慘酷、穢德不彰、後世何觀、乃據事直書、隱寓褒貶。說者謂雍乾以降、文網森嚴、偶表前朝、卽膺顯戮、致朝多佞臣、野無信史、其有直言無隱者、僅祖望一人。直筆昭垂、爭光日月、可步南董之後塵者矣。祖望既隱居放言、浙東官吏乃以細事羅織之、欲白撫臣興大獄、撫臣常某不欲從、其事始釋。然祖望持志不少屈、乃作汗漫之遊、往來大江南北、交其賢豪長者。嘗主蕺山、端溪兩書院、尤以介操著聞。講授之餘、殫心箸述。嘗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拓、編爲碑目、且鈔其祕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又修南雷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暇則作文自娛、以徵鄉邦文獻。卒於乾隆二十年、年五十有一。祖望雖以博學聞、然觀書具卓識、嘗謂國家刑賞、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後、人君日驕、奉洪範作威作福二語爲聖書、而聖王兢業之心絕。又謂史臣不立節烈傳、所當立傳者何人。復以匡時要務、在於講學、世道凌夷、格言不立、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咸爲近儒所未發。嘗與同里黃之傳讀明夷待訪錄、之傳曰、是爲經世之文、雖然、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若以艱貞蒙難之身、存一待時之見於胸中、則麥秀之惆荒矣、作者亦偶有不察耳。祖望乃瞿然下拜曰、是言乃南雷忠臣、亦天下萬世綱常所寄、則祖望所謂寧餓死無失節者、殆亦此志也與。祖望既卒、門人董秉純裒其文爲鮚埼亭集。其所箸書、尚有經史答問、漢書地理志稽疑、及古今通史年表。

劉光漢曰、明社既墟、惟兩浙士民日茹□□之痛、晚村講學、莊氏修史、華周抒策、嗣庭諷詩、此猶章章

在人耳目者。以吾所聞秀水朱彝尊、曾舉鴻博而官編修、晚作弔李陵文以自抒懷抱。錢塘杭世駿、目擊滿漢之失平、以言事落職。此可以覘浙人之志矣。祖望生雍乾之間、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其磊落英多之節、有足多者。後人以儒林目之、豈祖望之志哉。祖望既歿、浙人承其志者有仁和龔自珍、德清戴望、攘夷之思、形於言表。然祖望表章節烈之功、則固諸子所不逮也。故舉其學行箸於篇



牛空山先生年譜

蔣致中 編撰
刁忠民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牛空山先生年譜》，蔣致中編撰。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牛運震（一七〇六—一七五八），字階平，號真谷，以其著有《空山堂文集》，學者又稱空山先生，山東滋陽人。雍正十一年成進士，復應博學鴻詞舉，不中。尋除甘肅秦安令，兼攝徽縣、兩當縣，調平番縣。遭誣劾，罷官歸，不復仕。嘗主皋蘭、晉陽、河東書院講席，餘則杜門里居，以課農教子、讀書著述爲事。乾隆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三歲。所著有《春秋傳》、《易經解》、批註《詩經》、《書經》、《論語隨筆》、批點《孟子》、《史記評註》、《讀史糾謬》、《金石圖》、《空山堂文集》等。

本譜爲蔣致中所編，成於民國二十年，後收入《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全譜不分卷，而由正譜、補遺、附録三部分組成。正譜「依據《空山全集》、《滋陽縣志》等書，及《行狀》、《真谷先生傳》、《墓表》等文，考其行事，排比年月。復恐有所未當，又訪之先生後人牛潤松君，並假其《宗譜》，考定世系。」（自序）而於其政績，諸如興學校、修水利、平冤案、安反側，尤致意焉。補遺數條，雖無關緊要，亦見編者慎重之意。附録則爲《行狀》、《墓表》、序、傳（含先輩及後裔）等，凡十一篇，可與正譜參看。全譜選材較精，取捨有法，編排得體，故眉目清晰，條理分明，事詳而文不繁，詞簡而意圓滿。稍感歉然者，編者既稱牛空山爲鴻儒、爲大師，而於其儒學成就發揮不足。所以然者，或資料不足，抑體例尚簡而使然耶。



牛空山先生年譜

序

空山先生以經史古文鳴康、乾間，顧其平生及著述，殊鮮知其詳者。張文襄號稱淹博，其書目答問，於空山堂文集不能舉其卷數，而讀史糾謬誤爲十七史論，至先生苦心孤詣、精力所萃之史記評注、周易解，並未著錄。文襄若此，他人可知已。夫以先生鴻才碩學，著述等身，而後世學者不能悉其行事、舉其遺著之目，豈非一大憾事？予居先生故鄉，久竊感於此，頗欲搜覽逸籍，編定年譜，庶先生嘉言懿行不至湮墜。然數年以來，卒卒於外，有志而苦未逮也。去歲養疴家居，乃從事纂輯，因取空山全集、滋陽縣志等書及行狀、真谷先生傳、墓表等文，考其行事，排比年月。復恐有所未當，又訪之先生後人牛潤松君，並假其宗譜，考定世系，約三月之久，然後克蕆事焉。嗟乎！觀先生之行事，不僅爲鴻儒，亦且爲循吏，爲大師也。其治秦安、治平番，決渠溉田，禁陋規，薄賦歛，政績斐然，遺愛數十年未衰。不悉以今之爲政者擬之，當感慨何如？其教人也，講論不倦，親若家人父子，是故於其去也，門弟子有走送千里、不忍別者。不知世之達人君子，俛仰今昔，其感慨又何如也？余於編纂時，每覽及之，輒悽然欲淚，因並識於此，於以見先生之感人深、有如此者。

民國二十年四月二十日，蔣致中自序於兗州寄廬。

世系表

騂—應時—端（明兵馬指揮）—黌

黌：字忠倫，號栢巷，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配朱氏，邵平郡王長女，誥封定陶縣主。子東蒙、東山、東萊、東岱。生於成化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嘉靖三年八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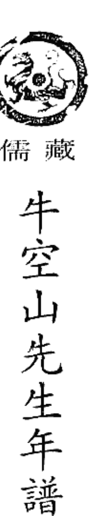
- 東蒙
- 東山（字魯賢，魯王府引禮官）
  - 之華（字子固，號念栢，嘉靖時廷試明經，直隸趙州高邑縣知縣，勅授文林郎，誥封奉政大夫）
  - 之力
  - 之性
  - 之木
  - 之章
  - 之明
- 東萊
- 東岱

- 象坤（字海涵，萬曆乙卯舉人，歷任順天良鄉縣、直隸河間縣知縣，刑部四川司主事，廣東清吏司員外郎，山西按察司僉事，遼東蓋山驛監軍道，誥授奉政大夫）
  - 天鑄（字范宇，廩貢生，候選州判）
    - 起宗（字振先，府試案首）
      - 洪範（字箕陳，歲貢生，考職州同）
        - 夢徵（字應然，廩生）
        - 夢瑞（字思恕，號松亭，鄉諡文懿，雍正癸卯科拔貢，日照教諭，鄉飲大賓）
        - 夢英（字卓然，號眉村，別號蠡園，入鄉諡文敏，郡庠生，雍正癸丑賢良方正，署河南息縣知縣）
        - 夢碩（庠生，早卒）
  - 天錫
- 毓坤（字春宇，太學生）

運震

- 衡（字持之，早卒，以鈞子廉夫嗣）
- 鈞（午中　野廬　生）
  - 廉夫（字懷方，廩生）
    - 頤蒙（字養泉，咸豐庚申科恩貢，候選教諭）
    - 頤選（字健青，庠生）
  - 潛夫（字耒田，庠生）
    - 頤和（字卿村，庠生）
    - 頤賡（字載颺，庠生）
  - 敏夫（字叶商，庠生，道光辛巳恩科孝廉方正）
    - 頤原（字叔次，道光乙酉科拔貢）
    - 頤京（字碩軒，庠生）
  - 敦夫（字書臣，歲貢，邑訓導）
    - 頤躬（字以修，鄉飲大賓）
    - 頤志（字洪立，同治甲子科副貢）
  - 穎夫（字星原，庠生）
    - 頤緒（字理堂）
  - 蘊夫（字玉輝）
    - 頤寬
    - 頤賓
  - 莊夫（字達六，庠生）
    - 頤釗（字康符，穀九品）
    - 頤剛

右世系表據牛氏大宗譜



先生諱運震、字階平、設教時自號真谷、以有空山堂文集、故又稱空山先生焉。明魯府儀賓贇之後、世居滋陽。祖洪範、歲貢生。考職州同。父夢瑞、拔貢、日照學官。母楊氏、進士楊名寀之姊或妹也。叔夢英、河南息縣令、長於書畫。先生無兄弟、妹二人、長未詳所適、次歸范氏、學亞於兄、著有玉照樓文集。先生幼即卓異、十歲能屬文、卒以名進士爲吏甘肅十載、邊宦循聲大著、而隨地設教、成就者尤衆。又以家居宦遊未嘗廢書、故著作等身、凡詩、書、易、春秋、論、孟及史書、金石無不論列。善乎孫玉庭之言曰、如先生者、於立德則可列儒林、於立功則可稱循吏、於立言則可入文苑。假使得高位以行其學、所就必更有大於此者。顧以一令終、嗟乎、豈不然哉。子二人、長衡、早卒、次鈞、廩生。鈞生七子、曰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除蘊夫、敦夫、餘皆庠生、而敦夫則以歲貢爲昌邑訓導者也。敏夫嗜學、工詩、克繩祖武、生頤原、工詩古文辭、有聲黌序。敦夫生頤志、績學勵行、工詩、有寄寄園詩草、載塗吟一覽、吟菊花百詠等。據行狀、真谷先生傳、空山堂文集、墓表、滋陽縣志、牛氏大宗譜。

康熙四十五年 西紀一七〇六 **丙戌先生生。**

其祖名之曰運震、父字之曰階平。十一月初七日子時生於滋陽。

行狀、亡兒運震、先大人名之階平、余字之也。又曰、生於康熙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子時。

康熙四十六年 西紀一七〇七 **丁亥先生二歲。**

祭叔母高太君文、初生纔周一歲、於時叔母歸我叔、即謂侄兒偉器、萬方提抱、冀其成立。

康熙四十七年 西紀一七〇八 **戊子先生三歲。**

康熙四十八年西紀一七〇九己丑先生四歲。

祭叔母高太君文運三四歲時、叔母常置我膝上、爲我總角、手梨棗、問所飲食。或運有小疴痛、皆叔母調持之、惟恐有他。運常患齒痛、劇則一二日不能食、叔母多方爲運治去蛀蟲、卒以大愈。

康熙四十九年西紀一七一〇庚寅先生五歲。

康熙五十年西紀一七一一辛卯先生六歲。

康熙五十一年西紀一七一二壬辰先生七歲。

康熙五十二年西紀一七一三癸巳先生八歲。

康熙五十三年西紀一七一四甲午先生九歲。

先生叔夢英補諸生、時年二十四。

叔父眉村公墓誌銘運年九歲時、叔父年二十四、補諸生。

康熙五十四年西紀一七一五乙未先生十歲。

能屬文、性愛經史古文、不屑屑於時藝、常置紙牌、書先師昌黎韓子、私祀之。

行狀孩提不喜弄、語言蹇滯、以爲不慧也。稍長、教以句讀、即能上口、輒不忘、其祖特鍾愛之。每夜飲、必令侍立覆經書、遇有解悟處、則大聲疾呼、或手舞足蹈。其祖時爲開顏、勞以蜜、以其酷嗜蜜如性命也。十齡能屬文、強之讀時文、旋置去。性愛經史古文、尤躭左史莊騷杜詩、常置紙牌、書先師昌黎韓子、私祀之。舅氏楊熙載見之、曰此子以韓子爲師、志未可量也。曲阜顏童如見其詩末

云、我欲起九原徐商天下事。大驚曰、乃欲與聖人說話、真不愧東方一士。

孫玉庭牛真谷先生傳、生而嚴重、稍長即好學、願以昌黎韓子爲師、或爲位而私祀之、愛經史、不屑屑於時藝。

按先生焚餘詩草第一篇即東方有一士、今錄之於後。徐商天下事、易爲萬義叩前始、當是後之改本耳。東方有一士、布衣青芒履。讀書觀大意、章句成糠粃。閉門長坐臥、狂歌每自喜。疏懶麋鹿性、面塵不知洗。室積古鐩鐺、吐火成文理。秦篆大小翮、龍泉光青紫。種種盡異物、不遽獻天子。恭聞大聖人、咫尺三十里。幽靈在城北、松柏蒼如鬼。我欲起九原、萬義叩前始。

康熙五十五年西紀一七一六**丙申、先生十一歲。**

先生父與伯叔分爨而居。

康熙五十六年西紀一七一七**丁酉、先生十二歲。**

祭叔母高太君文、運年十一、吾家乃分爨。

康熙五十七年西紀一七一八**戊戌、先生十三歲。**

康熙五十八年西紀一七一九**己亥、先生十四歲。**

從邑人王先生瑍學。

王先生傳、先生諱瑍、字瑗公、號松石、運之鄉人也。運年十四、從先生學、同學十餘人、先生獨奇運、獎進逾格。常嘆曰、吾邑諸上輩無此人也。運固支離於書、先生常捉手教之點畫、運自是稍知嚮

意書法賴先生力。先生爲人沈默，故無大喜怒，於世所有無甚慕好。家本貧，食御泊如也，不以腴儉在念。持身謹約，若有尺寸非其言不以言，非其行不以趨，絀然善下，不有其身。有過立自責，若無地自容者。苟不義，無大小無敢引手試，若怯夫逢毒螫。或有以憚事諷先生者，先生曰：吾極知吾弱不才，不猶愈於淩躐踰行畔次者邪？先生十歲以孝聞，年二十補諸生，年五十喪父。是年運從先生學。先生苫廬三月，扶病上館，苴面柴毁，生徒不忍仰視。終喪對客，蓋未嘗不涕泣也。先生既以沖簡自處，顧與人常和易，宗族兄弟、遠近戚姓，接待各惟所欲，無間言。鄉里以好會請，未嘗卻。內外訢訢如也。竟老如童，不知謾爭爲何事。每出入鄉里，小兒牽衣仰提攜，如依父兄。卒之日，城中識與不識皆嘆息，有以悲慕先生之爲人也。初，先生喜書法，尤好爲章草。家貧，無良帖本，常從人家乞借摹搨，恐不及。年三十，始得元人趙孟頫千字文墨本及唐懷素書於樊氏家，問主人許借兩月耳，遂攜以歸，廢食屏客，目化手揣，精心冥索，忽如有悟，略見古人陰陽澀疾之形跡。門窗几案摹畫殆遍，計兩月中凡臨三百本，頓挫結束，妍勁合宜，遠近得之皆知寶異。然先生終以孤學乏指授，不得洞見古人筆法原本爲恨。先生貧而好書，垂老不輟。一日大雪，先生端居欲書，苦無紙筆，遂以手指劃中庭，縱横作千餘字，字勢飛動，精神真妙，凍指冰結，家人從後呼飲食，先生不知也。其篤好如此。先生以乾隆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卒年六十九。先生自年二十爲諸生，即以教授生徒爲事，前後受業凡三百人，成名字於鄉校者五十。其徒及先生卒，弟子相率奠誄，終日填門不散，私謚曰端慤先生。蓋先生之教澤其施於人人者可知也。



按、先生從學王先生外、尚有陳先生、但其人不詳、亦不知在於何年。行狀所謂業師陳先生、王先生貧不能舉喪、皆身營其葬事是也。

康熙五十九年西紀一七二〇**庚子、先生十五歲。**

康熙六十年西紀一七二一**辛丑、先生十六歲。**

補博士弟子員。

行狀、十六受知於茶陵彭公。考爲彭維新。先生有上彭都憲維新詩、有云、恭惟夫子力、一言爲予決。是時年十六、感激嘆奇絶。覆試廿一藝、皆冠軍、嘗謂余曰、此子偉器也、汝宜修德以培之。

真谷先生傳、年十六補博士弟子。

康熙六十一年西紀一七二二**壬寅、先生十七歲。**

妻范氏來歸。

古詩爲妻范氏作、十七迎汝歸、十八汝得病。

按、墓表、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則孺人十七來歸、先生當亦十七歲也。

雍正元年西紀一七二三**癸卯、先生十八歲。**

從父省試。

母被心疾、先生能曲承其歡。

祭叔母高太君文、年十八、從父省試、適吾母被心疾、瞀易、運妻初娶、叔母左右護持、月餘運來歸。

一家人口獲安、和叔母之力也。

雍正二年西紀一七二四**甲辰先生十九歲**。

行狀、生平篤孝、母患心恙、能曲承其歡。

雍正三年西紀一七二五**乙巳先生二十歲**。

雍正四年西紀一七二六**丙午先生二十一歲**。

雍正五年西紀一七二七**丁未先生二十二歲**。

雍正六年西紀一七二八**戊申先生二十三歲**。

選拔貢成均。

行狀、學使王公選貢士、試策七十二賢姓名里居、對無遺失。繼睢州蔣公補試、曰、子吾益友也、不敢以弟子屈。

真谷先生傳、二十三選拔貢成均。

雍正七年西紀一七二九**己酉先生二十四歲**。

七月赴濟南、八月間病歸。

焚餘詩草病歸詩、兩月出門心事非、秋風扶得病人歸。注云、己酉八月歸自濟南。

按、此當是應鄉試未中。

雍正八年西紀一七三〇**庚戌先生二十五歲**。



雍正九年西紀一七三一**辛亥先生二十六歲**。

自辛丑至此歲、得詩若干首、悉焚之。存者什一、輯焚餘詩草。

焚餘詩草小序、幼好吟詠筆墨、遂費自辛丑至辛亥、得詩若干首、悉焚之。存者什一、以志少年之所感、輯焚餘詩草。

按行狀、好吟詠、至癸卯、積詩若干首、悉焚之。有燒詩行。自是詩學益進。與詩序所記年歲不同、但序爲先生自作、應爲確據也。

又按先生登泰山集中、有雪天登岱記、焚餘草有泰山覽古詩。又行狀、嘗登泰岱至頂、登華嶽至文公投書處、一日間步行上下、不爲疲。但究在何年、殊不可考。然泰山覽古詩既載於焚餘草、則必爲辛亥以前事。年無可繫、附著於此。

雍正十年西紀一七三二**壬子先生二十七歲**。

始赴京師、遊太學、海內名流、無不傾心。

上本房楊夫子書、年二十七、始赴京師、應科試。

行狀、遊太學、祭酒孫大人有疑義、未審出何典、詢同學、皆不知。運對曰、此出左傳。大人曰、恐不的、勿強不知以爲知。運遂誦左傳全文、孫大折服、曰、汝後生竟績學乃爾耶。由是海內名流、無不傾心。

魁北闈。

行狀、壬子魁北闈、受知於清江夫子、即今大宗伯漕督楊公也。

眞谷先生傳、雍正壬子中京闈鄉試。

行狀、癸丑捷南宮、受知於故大司寇劉公楊劉二人、皆親之若父子、飲食教誨、恩誼備周、當是時、

其受知師彭維新已入閣、辦事意必獲翰苑、竟未得。

呈舅氏書、計自癸丑榜下同成進士。

雍正十一年 西紀一七三三 癸丑 先生二十八歲。

捷南宮。舅氏楊名宷、友人董淑昌同榜成進士。

外祖楊公外祖母高孺人墓誌銘、吾舅名宷、少沈潛、能讀父書、以孺人篤節勤、爲家得專意文學。

年四十六、登雍正十一年陳倓榜進士、任廣西永淳縣知縣。

貴州黎平府錦屏縣知縣董君墓誌銘、君諱淑昌、字景伯、號蓮齋、爲運縣人、生五歲而孤、母郭孺人、奉節鞠養之、稍長、從其外王父受章句、即自知嚮學、思解穎雋、材氣踔發、外王父異之、家故貧、衣食常不給、君既成人、則僦身爲塾兒師、得館錢自資、非其身力、不以食也。遇儉歲、輒乏絕、妻子饑色、然行歌坐誦、縱筆爲文字、愈疾力不輟、君年二十七、始應童子試入學、年二十九、舉鄉科、年三十八、登雍正癸丑榜進士、年四十一、以守部進士、發貴州試爲令、歷署桐梓、龍里二縣、終黎平府錦屏縣知縣、兼攝永從縣知縣。略君德行氣節功業、常崇右兩漢、唐宋以來、嘐然少所可者、尤不喜宋儒、惟文亦然、好讀漢詔令及李斯、晁錯、司馬遷、劉向、李固之文、沈浸吐屬、忽若有得、其遒拔

紆折、嵚崟歷落之神、時時於論序書記之間、頓挫發露、蓋駸駸乎具體而微矣。好爲詩、尤長於五言。古清夷閒雋、寄託高遠、雖少不工於練調諧聲、而孤意刻苦、力歸涵蓄、澹然超絕於字句繩墨之外。至其所爲古樸柔厚、風骨騫而益上、則又往往軼入於晉魏。蓋君初學詩、以鍾譚詩歸爲宗、而最愛岑參、儲光羲、王昌齡、常建諸家之作。既而源本漢魏、馳騁六朝、故其峻詣孤邁、非人所及。略君所著古今體詩一卷、古今文稿二卷、評註孟子七篇、評註離騷一卷、具藏其家。略予與君生死交、最知君、宜爲銘。略

滋陽縣志鄉賢傳、董淑昌字景白、別字蓮齋。生五歲而孤、母郭矢志撫養。稍長、從外王父受章句、即知嚮學、思解超悟。外王父異之。家貧、未冠即爲童子師、資脩脯以自給、旋補諸生、學行爲鄉里矜式。雍正癸丑成進士、以知縣簽發貴州、攝桐梓、龍里二縣、號爲稱職。補錦屏縣、邑處山谷中、民貧俗悍、素稱難治。下車教民墾田種禾、荒蕪漸闢、暇則進諸生導以學問、士皆尊信之。代理黎平府事、適值廣西洞苗石金元作亂、擁衆數千、突陷永從縣、遂薄郡城。是時守備單寡、城復崩陁、人不自保。淑昌伐樹爲城、集衆固守、檄調土兵三千伏南門外、賊至、礮發伏起、城中出兵夾擊、遂大破走之。又招撫郭外及永從難民、開倉賑卹、闔郡獲安。事平、兼攝永從縣事、竟以勞瘁卒官。所著有古近體詩一卷、古文稿二卷、孟子、離騷各若干卷、藏於家。

按、空山平生摯友爲董淑昌、顏崇政、見示董楷札及示門人顏懷敞書。其思想學術、當有所影響。因於董、顏二友、詳錄其誌傳。

雍正十二年西紀一七三四甲寅先生二十九歲。

學琴學奕。

學琴記甲寅二月同四弟元震往泗水百丁村訪高先生學琴靜觀吟、過宋先生學琴山居吟、寫梧葉舞秋風譜。自百丁回同五弟達巷訪徐尚友奕棋過宋廷棟上琴絃學梧葉舞秋風成。

行狀少學奕必求勝己者角嘗日負三局夜盡覆之次日一敗而二勝三日則全勝矣學琴於泗水高先生心摹神追以盡其曲奥或至終夜不寢其凡事精進類如此。

董淑昌聽琴記余生八九歲尚不知琴作何狀然詩書所詠歌心竊慕之。略既而在牛眉村家座中有高年客鬚髮皓然約其齒八九旬矣顏色尚如童子言笑不輕有問乃答沈靜之意淵如也。眉村謂余曰君嘗以未聞鼓琴爲恨此元公高先生當今之伯牙也元公於眉村爲翁壻余亟聞其名未嘗得一見。略顧謂余曰五音羽聲最清今當試之言訖投指而聲動嘹嘹壢壢若斷若續漸則悽悽切切怨慕之心如可形見。既而劃然以變磊落軒昂又如高人逸士長嘯於清泉白石之間。維時秋高夜深萬籟不鳴銀河耿耿微雲淡蕩座客皆啞然無聲不能讚一辭。先生推琴而起曰此所鼓者常調耳爲諸君不能聽故爲其最易者大雅君子弗尚也。按行狀所謂學琴於泗水高先生當即其人也。

雍正十三年西紀一七三五乙卯先生三十歲。

考稽三國志、宋書、魏書、南北史、唐書、五代史等、搜羅逸籍、恢廣誦覽、博引旁達、錯綜其事、漸覺黑白

開朗。讀史糾謬之作、此其發軔也。
與董景伯書、今年三十矣。不以此時黽勉精進、深入更如是三十年、翻然頹落、便成老翁。而欲憤發、尚何及邪。交歲以來、夙夜沈潛、究心研討、摧挫之餘、常以簡策自理。四五月後、益搜羅逸籍、恢廣誦覽、博引旁達、錯綜其事、漸覺黑白開朗、通所考稽。三國志六十五卷、宋書一百卷、魏書一百五十卷、南史北史各八十卷、唐書五代史凡三百卷。竊見自先漢以來、太史令司馬遷創爲本紀、世家、書、表、列傳之體、删拾六經、奧文動蕩、人倫變態、幽緒遠神、雄奇曲折。故歷代寶之、永爲典紀。班、范都少神致、晉紀並乏風骨、降晉迄元、惟唐五代略存聲貌、畛徑、此外則漫漫如重霧也。而繁冗破碎、大壞史家之法度。南北不及二百年、而撰記十家、宋元兩代耳、而國故千帙。後之人欲究天人古今之變、而科條散雜、又無喜怒歆嗟、抑揚伸蓄之紳、以歌舞之、所以一卷未終、而忘失過半。此皆史家之深罪也。僕誠不自量、大懼古史法隕墜、思欲奮其無能之軀、撥去人事、精心孤詣、有如司馬萬分之一。誠邀天祐、得進此道、攝尺寸之衡、以進退升降於古之作者、删潤遺文、整齊百家。右質而左文、析繁而衷約、滅疑而標信、藏平而見奇、綜括列代方冊、貫穿興亡成敗得失之跡、發皇功臣義士姦諛之面目、勒成一部、欻然與天下之學者更始、俟後之聖人君子、不亦昌乎。此僕之所以效忠經藝、舒光本朝、以自安性立命、不敢負棄天年之職也。誠知才力萬萬不能勝、顧此志不可灰滅。孔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僕誠已就此業、於此生祿量足矣。若乃汲汲奔走形勢、過求非分、以速罪戾、誠非所敢聞也。

是年世宗崩高宗純皇帝御極詔天下舉博學鴻辭。先生應徵省試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諸家之學凡十一次皆第一。

行狀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辭科東撫岳公引薦。省試十一次書經詩賦以及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諸子百家之文皆條晰明暢。每呈文即擊節稱快謂鴻博無出其右者。

真谷先生傳十三年九月高宗純皇帝御極次歲爲乾隆元年。詔天下舉博學鴻詞先生應此選。撫軍試以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諸家之學凡十一次皆第一。

按詔開博學鴻辭考之各家記載均謂在乾隆元年而行狀則明謂在雍正十三年。意者高宗即位之初即有詔書故各省預行徵集省試。及元年始召之廷試記載者以廷試之日爲主故皆曰乾隆元年而不曰雍正十三年也。

乾隆元年西紀一七三六**丙辰先生三十一歲。**

夏過濟南入京師應鴻博科試於保和殿二次。以賦長逾格策多古字被乙人多惜之。

真谷先生傳廷試以賦長逾格策多古字被落人多惜之。

行狀丙辰召試竟以賦長策多古字被落。

與李侍御元直書丙辰夏嘗以赴京一過濟南書院。略運之役於鴻博也三年矣。外則汗流奔馬內則蠅鑽遺經然而保和兩試遂成烏有。惜運者以爲命責運者以爲文過高皆非允論知事理之實也。夫天之生才精粗華枯必有所以置之運少負不羈之性長無師保之責縱筆所之往往猖

狂妄行而逾乎大方。以此而使低首下心、學爲工妍潤澤之文、以見於世、豈其不願、實力有所不能也。夫瓦缶土鼓無以與於繁會之音、枯木朽株無以與於雕繪之觀。故使運驅策今古、排奇壘詭、此其所長也。若爲按部就班、鏤章句粉、此其所短。如運者、所謂樸且散焉、不能自盡其材者也。既不能早見其不濟、又不自量其狂陋、而猶欲倖於萬一、此亦大悔。然而外誘於其名、而內自底其實。三年以來、苦心孤詣於經史百家言、又三四過、此亦何負、而又何悔於運。

按乾隆鴻博科落選者、如袁枚、沈歸愚、胡天游、皆有大名於世、不足爲先生病也。

乾隆二年西紀一七三七丁巳、先生三十二歲。

乾隆三年西紀一七三八戊午、先生三十三歲。

四月、赴京謁選、寓天壇、與故學博顔幼客等、日登陶然亭唱和、都中爭羨嘖嘖人口。

按京中呈叔父書、爲四月二十九日、京中示五弟書、爲五月一日、知其赴京之期、最遲爲四月。

行狀、寓天壇、與故閣學黃忝齋、今雲撫劉蘇村、雲臬吳二南、故都諫仲襄溪、故學博曲阜顔幼客、日登陶然亭唱和、都中爭羨嘖嘖人口。

秦徽詩草有寄顔癡仲懋僑絶句二首、注云、乾隆戊午、予寓天壇、同顔三至陶然亭。

歸田詩草有哭顔幼客五律七首、中有二首云、當代誰知我、如君兄弟難、興來詩共把、醉後月同看、急雨青楓暗、悲風白水寒、應憐伯牙調、淒絶不成彈。瀟灑天壇雨、松風滿院清、君來時過我、尊酒共相傾、落拓高人意、飛騰才子名、忽然成隔世、深覺負平生。

觀城縣教諭顏君墓誌銘、乾隆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吾友詩人顏子幼客懋僑卒。運將銘之、從其家檢所爲詩、曰十客樓集者四卷、半江樓集一卷、半江樓未刻詩一卷、雪浪山房集一卷、石鏡齋集二卷、蕉園集二卷、西華行卷一卷、又雜詩一卷。別輯履月軒詩選四卷、四唐詩選二卷、李杜韓柳詩選各一卷、李商隱詩選一卷、詩話一卷。別著天文管窺、摭史、奈園錄、秋莊小試、浙中日記若干卷。略顏子所爲顧工、且多若是、於戲、近時未嘗有也。略關中屈復以詩鳴者五十年、嘗高自稱道、後生言詩者莫敢與抗禮。君訪其門、直入闖然坐其上、索其詩。屈出乾蝴蝶詩三十首、君讀未竟、麾之曰、此雕蟲技耳。詩在道性情、繫紀風俗時事。因侃侃論說古今詩家源流、不休、並高誦其京城近作。屈大改容謝、心疑是顏幼客。終無以相難、君竟飄然去、亦不通姓名也。而京師人爭傳顏幼客打倒老屈以爲快。乾隆二年、上幸太學、君以諸生觀禮、獻臨雍賦、奉恩例成貢生、充萬善殿教習。七年冬十月、詔試瀛台賦、望雲思雪詩二首、紀恩詩四首。君又有奉和御製落葉詩、奏上之、悉稱旨。當是時、都下諸名人皆以顏子奏筆禁苑、彼恩知、爲詩人賀。明年期滿、授觀城教諭。而君遂以學官終。略君又別字癡仲。

六月、分籤掣甘肅秦安縣。八月、捧檄過里門。九月、赴秦安。

呈本房楊夫子書、於六月分籤製甘肅秦安縣。

寄兗郡親友書、六月銓帖下、得秦安。八月捧檄過里門。其告墓表日月、爲乾隆三年歲次戊午八月辛巳朔越二十四日甲辰。筮仕秦安紀程、乾隆三年九月十日、草橋口別叔父諸弟。



子衡生。小字秦安。

祭衡兒文、吾年三十三、選官秦安、而始生汝。惟時賓朋滿座、咸賀牛氏有子。是爲八月二十五日也。

呈舅氏書、秦安十歲誦四書兩經矣。秦安下又得一子、名平番、今周晬矣。是衡小字秦安可知也。

集金臺詩草。

金臺詩草小序、壬子戊午之間、先後七載、余五至京師、勞勞風塵、觸目感懷、集金臺詩草。

十月到秦安。甚爲簿書所苦、終日勞頓、境與心違。

與董阿兄書、計前途八月中旬可到家、十月中旬可抵任所。按先生九月十日自兗起行、當係十月抵秦安。

寄兗郡親友書、初意西來、自分清白屬吾家法、勤謹由吾至性、盡忠竭慮、勉強支持、尚不失爲中下之吏。及抵秦安、乃以彈丸小邑、僻處萬山之中、地曠而瘠、民戇而貧、蒞事兩月、政務紛紛、遺忘日見、過失隨之。每愴然深念、秦安四五萬戶、竭膏脂、衣食我、盡絲粟、輿馬我、吾仰瞻公堂、俯察茅屋、饑寒滿晝、我不能爲秦安謀一生路、宵竊滿夜、我不能爲秦安除一患害。催科捶楚而已、斷獄口語以爭。以至法慢而刑殘、勢將不得爲仁人、上儉而下侈、勢並不得爲廉吏。罪尤蝟集、不可殫述。迴憶曩者別家門、赴任所、告祖宗、質朋友、曷嘗不奮躍激發、爲當今良吏。以今而觀、竟何如邪。

秦安示諸弟及顏懷敞書、告四弟、五弟、六弟、懷敞、九侄、吾甚爲簿書所苦、尚何言。初意極不願、然

既入此中、亦無可如何。旬日以來、吾所處非所處、所見非所見、所爲非所爲。終日勞頓、境與心違。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自念一行作吏、當官而行、果能爲朝廷執法、爲百姓造福、爲父母立清名、雖極勞苦、吾亦何敢自愛。即諸弟吾侄、亦不當以姑息之愛愛吾也。但智鈍才拙、實無能濟。念秦安人衣食我、供奉我、吾處其宅、出其塗、役其力、耗其才、平心自問、實不能爲秦安興一利、益除一患害、猶靦然使秦安百姓早晚父母我。興思及此、曷勝怵惻。初意來此、自料雖無吏治長才、但清廉長厚、尚屬可保。及抵任所、乃知衙門無一物不在經費、無一件不有陋規、非扣竊公用、與役使私力、則不五日居吾乃不得爲廉吏矣。風俗刁悍、人情鄙惡、告爭塞門、毆奪滿市、非嚴刑峻法、但依平允律例、則不可一人懲、吾乃不得爲仁人矣。一旦握四兩銅、升堂坐轎、丟籤打人、便覺平生志意大爲改易。自揣心地面目、所存亦已無幾。雖亦時地之咎、實乃才力之薄。到此地位、吾亦無顏見吾弟及吾侄也。

與劉侍講藻書、初意來此、亦知吏治非其所長。然以天性恬淡、立心長厚、清廉仁慈、或自可保。漢章帝云、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區區之志、竊慕此耳。孰知一入此中、即難措手。經費滿署、徒爲飲水茹冰、必不可以一朝居。獄訟填門、徒恃赭衣蒲鞭、必不可一人懲。故且因循、一切不得爲苛儉矯廉。刑法亦稍峻急、冀以懾邪警奸。然而輕重無次、寬猛不調、闇於大計、遺忘滋多、欲速見小利之弊、日累月集、平昔所期、慮動見齟齬、乃知學道之人、試諸治理、非夫篤信守堅、又因俗事委曲變通、而爲之所、吾所未見其能濟也。質之年伯、其不謂然乎。

寄鞠謙牧書、弟本疏昧、不堪作吏。兼以秦安土瘠俗悍、實難措手。接任後、遂萬分拮据、而遺忘過失日以滋多。且一入仕途、閱歷民情、乃知良心易昧、古道難復、不知將來流爲何等人。特二兄愛我、當再三開示、有以援我沉溺也。

按京中呈叔父書、人亦有言、仕途中無天理、正人安不住。運以爲此力量不足、而故爲憤激之論耳。凡人果有真實心地本領、而又能隨俗變通出之、雖蠻貊可行、況當今世代、何嘗不聖明邪。既拿定四兩銅、爲上司擔憂分難、爲百姓偎乾就濕、要把這個進士官、並胸中數卷書、三兩篇別致文字、一齊看輕了、漠然無有、如此亦何地安不住。此運邇日所見、敢爲叔父告之、未知將來何如也。

此當係先生未入仕途前之思想、以後成效、當即本此爲之耳。

清積囚。

與劉侍講藻書、初到時、獄中積囚十五六人。廉其所犯、不過徒杖、而案件沉閣、繫累連年。運爲一一按件審結、三月之中、悉予清理。

修治道路、建築橋梁。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地方、僻處萬山、道路崎嶇、疊澗深溝、經涉匪易。而縣北之朱家峽、冉家川等處、嶮峻尤甚。卑職到任後、每於農隙之時、撥民夫相機修理。在於冉家川沿山濱河、開修石路二道。又於朱家峽陡峻之處、築修土橋一座。嗣又於河西川、馬路川、捐資倡修木橋各一座。現在各處橋梁完固、道路平坦、商旅通行、頗以爲便。

乾隆四年西紀一七三九**己未先生三十四歲。**

捐俸設隴川書院，朝夕講貫，常至夜分。

行狀：至則興學校，捐俸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置便門，朝夕講貫，常至夜分。甲子鄉魁二人，吳燈、路植亭，繼之者張輝譜、燈捷南宮，宜川張東來學亦捷南宮。先是秦安稱年例舉人每二十年一名，至是始翕然向學，共立石書院，曰真谷先生講學處。真谷者，其設教時自號也。

真谷先生傳：於署東偏設隴川書院，日往與諸生講課，縣人由是向學。

按：行狀云至則興學校，應是戊午年事。但觀風條約云：本縣家傳縹緗，世業鋟鏤略。一行作吏，三月秦安，屬望諸生，願如弟子略。願及公餘暇日，得與二三諸生開讌文軒，雅集藝圃，鏤心寸管，刻目分陰略。庶幾雲蒸霞蔚，一縣之文風丕振，玉振金聲，三秦之禮教一新。願告諸生，勉旃。於以風示，勿隱。玩其語意，似到任三月尚未有隴川書院之設，不過希望諸生之前來受教而已。先生到秦係十月，則三月以後必在次年矣。

又考創置書院詳文及創置隴川書院記，皆謂於乾隆十年空山先生去秦安時，於縣署東偏購侯郎中故宅，增修齋舍，爲隴川書院，似於行狀抵觸。但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云：到任後設立書院，延請名師，資助膏火，時加考課，又擇其資性敏異、有志向學者吳燈、胡鏊、路植亭、張紹譜等十餘人，處之內署，面加提命，親定甲乙。比年以來，文藝精進，幽異英矯，頗稱不凡。去年陝西甲子鄉試，吳燈、路植亭二人聯中高等。一縣生徒更知鼓舞，絃誦蒸蒸，文風丕變。但向來書

院齋舍俱係借用民房、而紙筆膏火亦係卑職酌量捐給、事無成規、難以經久。今年春、卑職查有衙署東偏故明侯郎中故宅、捐俸購買、增修廊舍、以爲師生講肆之地。復又查出無礙官荒二千餘畝、招戶佃墾輸租、以爲書院束修膏火之資。按此則是先賃民房以爲書院、而於臨去秦安時始購宅爲之。於行狀毫無矛盾矣。

清編保甲就緒。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卑職到任後、親歷四鄉、清查戶口、編造冊籍、挨給門牌。一年之內、始得就理。凡入冊給牌者共二萬餘戶。更爲量村堡之疎密、照人戶之多寡、每十戶或不及十戶立一甲長、每十里或二十里立一保長、每十保長立一鄉約、俾遞相考查、互爲守望。現在官有冊籍、戶有門牌、一縣戶口瞭然可稽。遇有查拿奸宄以及水旱不齊、查勘賑恤等事、頗易施力。與侍講劉藻書、察其淳巧、一族立之宗、一保置之長。近日百姓面目姓名頗亦識其大半。其有獄訟錢糧等件、輒乃就近與之徵斷、不令往返滋累也。

按先生清編保甲、初到任即着手辦理、一年之內始得就理、故編入是年。

又按地方事宜文、到任以來只得清編保甲二次、惟第二次在何年、殊不可考、故附著於此、不更列。

秦安陋規自到任後留心稽查、隨查隨革。至今年查出各項陋規十餘條、悉行革除嚴禁。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地方向來軍役騷動、官吏因公科歛、相沿成例、原有各

項陋規。里戶人等按數交納幾同正供。嗣經奉文裁革。肅然一清。尚有裁汰未盡者。亦有奉文裁汰而公直書吏仍行收受者。卑職到任後。留心稽察。隨查隨革。二年之中查出各項陋規一十餘條。悉行革除嚴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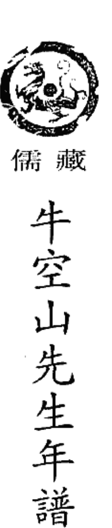
按禁陋規碑文其榜爲禁條者。一革除歲底裱糊衙門、修理傘扇雜費。一革除幫貼轎夫工食。並赴蘭、赴岷每名盤費。一革除幫貼衛皂隸工食。一革除開倉開徵公禮。一革除起解錢糧馱運腳價。一革除修補倉廒、並鋪墊雜費。一革除盤糧倉糧攤派夫價。一革除僱賃民倉攤派房價。一革除隴城鎮地方十三堡地方攤派夏滿城規禮。共九條。

地方事宜文有二年之中悉行革除語。故列入是年。

清理田賦。親詣各鄉。挨戶查問。逐畝查勘。深山窮壑靡處不到。處析兩造。區畫疆域。分別耕牧。各予悔息。

與劉侍講藻書。前任奉旨勸墾佃荒五六百所。爭控者計三百處。積案如鱗。壅沉莫理。運爲逐畝查勘。深山窮壑靡處不到。處析兩造。區畫疆址。分別耕牧。各予悔息。

曉諭秦安士民清地均糧告示。其中或指稱浮費。任意加派。或包收餘糧。恣行侵吞。在官既無可稽考。在民遂聽其魚肉。本縣蒞任二載。洞悉情形。實係小民無窮之苦。揆厥所由。皆因地糧不清。釐正無術之故也。新奉撫憲檄飭清地均糧。造紅簿由單。以定畫一。略現在酌定日期。親詣各鄉挨戶查問。以求民隱上達。積弊一清。



按、清田均賦詳細辦法、具於辦理清田均賦事宜稟各憲文。文長不錄。

又按、告示中有蒞秦二載語、列入本年。

五月、炎熯赴九龍山祈雨、歸時雨如注、田禾沾足、民咸謂令能格神。

行狀、四年五月、炎熯、聞九龍山三娘娘靈應、縣土神也。殿有神泉、求水輒雨。山距縣四十餘里、徒步往虔禱、士民從者數百。至則塞瓶口、投泉內、炷香懇祝。水已滿矣、回時午未之交、赤日如水晶、無片翳。忽有黑雲從東南來、雨如注、田禾霑足、民咸謂令能格神。

按、此事屬於迷信、似不足錄。然先民思想類皆如此。錄此以見先生之愛民、而令能格神一語、又以見信仰先生之深也。

四月、迎眷屬來秦。

祭衡兒文、汝生半月、吾往秦安。其明年、迎汝母子來秦、以四月中抵任所。

按、先生父不知何時來秦安、祭衡兒文中但有十三年秋老太爺回山左語、想亦於此時隨眷同來耶。

七月、叔母高太君卒。

祭高太君文、運生長三十四年矣。又曰、叔母之歿、七月初一日也。計運此日、方在秦安東鄉巡查保甲。略

乾隆五年西紀一七四〇庚申、先生三十五歲。

捐資開邑西隴水脈土之宜、爲九渠、溉田萬餘畝、民食其利。

行狀邑西有隴水泥淖渾濁、弗可食、迺脈土之宜、捐資募丁壯、爲渠九、溉田萬畝、畝致一鍾。恐其久而廢也、爲條約刻石、民至今蒙其利。

真谷先生傳邑治環山、西有隴水、先生開九渠、溉田萬餘畝、民食其利。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境內有隴河一道、水勢盛旺、挹濁帶淤、每水一石、其泥數斗、濱河地畝、堪資灌溉。卑職到任後、自乾隆五年捐資開渠、凡爲大小渠六道、連舊有渠三道、共九道、引水灌田、民資其利。

秦安渠道記秦安縣於山無大川澤、澤不可稻也。然隴水從縣東北來、經城之西南、行屬於渭。其流渾渾湯湯、汕萬山之膏、以注窪谷、挹黃帶淤、所謂一石之水、其泥數斗者也。是水也、濁且酸、行人弗食、國之暑而思浴者、畏而不敢入也。然渠而引之以溉田、洩惡種美、雖涇渭之肥不能過也。略運吏秦之年、巡行縣原、脈土之宜、得隴水可渠狀。其明年、鳩丁壯、具畚牐、視水所往、因勢而絃矩之。三月工竣、爲渠長短九道、北自縣界之安家川南及王家峽、循河而東西出、計灌田萬六千畝、畝可歲一鍾。緣川之田、稱沃壤焉。渠之人又以時藝蔬菜、種樹木、養果蓏、於是秦安一掌之川、蒸蒸爲西北楊紆焉。略

邑東北二百里曰西固、輸糧苦遠、運費繁、積年逋欠。胥吏往催科、則持杖亢拒人、皆視爲畏途。先生乃單騎往、聚里中父老、諭以大義、徐問所苦。民以折色爲便、許之、請於上官、每石折銀六錢、民大悅。

自是西固稱易治。

右真谷先生傳原文。

行狀縣東北二百餘里有西固、所徵收本色糧赴縣上倉、所費倍其糧數、積年逋欠、胥役以西固爲畏途。百姓見纓帽者即執而笞之、或時執刀杖、勢不可逼、逼則走險。運到任後、將親赴西固、吏難之、危辭以動。不聽、先發牌與鄉保言縣令欲親百姓、非爲催科、輕騎減從而至。民從未見縣令大驚喜、有以雞酒迎者、聚甲首保正、曉以大義、感以至情、且諭納本色糧之難、改折銀以便民。民大喜。迺具稟申、詳每糧一石、折銀六錢。民稱便。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接收西固所額徵本色屯糧三百七十八石、內有無着額糧一百二十石一斗七升四合、歷係屯民賠納、或催徵不前、積年拖欠、官民兩累。卑職於乾隆五年親詣該處、履畝丈勘、委係地畝缺額、錢糧無着。此外、亦並無可墾之荒地、堪以抵補。業經卑職詳明、歸入水冲沙壓地畝案內、懇請題豁。已蒙允準。略則屯民永免賠累、而官亦易於徵收矣。

捐栽樹株。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地方雖介處萬山、而種植稀少、薪爨艱難。至於修理房舍、需用木料、率係購自他鄉、價值甚昂、搬運匪易。故栽種樹株、在秦安尤屬要務。卑職於五六七等年、在環城官地、捐栽樹木八百餘株、並飭令鄉保、勸諭農民於山溝河畔、廣爲栽種。嗣又奉文屢加督勸、遂於八九兩年節、據鄉保報稱、栽植樹木四萬五百八十餘株。比年以來、漸次成活、行

列可觀。今年春間、卑職於壇廟隙地捐栽柳樹二百餘株。四鄉農民又報、栽楊柳一萬五千餘株。種植漸廣、薪料可望。

按栽樹一事、雖係七載、秦安年年皆植、但託始於今年、故列之於此。後不更列。

乾隆六年西紀一七四一辛酉先生三十六歲。

兼署徽縣。

徽縣寄兗郡親友書、運一介椎魯、無能爲吏。簿書邊陲、拮据萬狀。兼以力小任重、握符兩邑、道遠事劇、奔命不暇。閒歲以來、匹馬雙印、仰高嶺、俯深澗者、殆無虛旬。周迴羌隴、計萬里而遙矣。

按栗亭川杜工部祠堂記、栗亭川拾遺祠者、明徽州知州潘公創以祀唐詩人杜甫子美者也。略乾隆六年、運震攝符是邑、考此知署徽爲本年。

除徽縣三蠹。

徽縣寄兗郡親友書、徽有三蠹、與徽俱立。一曰里書之紙費、一曰櫃胥之鈔稅、一曰圖差之腳糧。民供於三歲、朘其膏。加以正賦四之一也。運到徽、條厲而榜諸衢、去其里書、圖差之二而留其一於櫃胥。爲之大減其額。俾民惟正之供、歲輸於有當之龠、以紓其財也。

除僧稅之煩碎者。

徽縣寄兗郡親友書、僧稅煩碎、榷及毛絲、雖鬻餅彈絮不遺。運爲清覆一切、而蠲其苛末太甚者。國之窶人乃得以作力而易食矣。

缺页

行狀、徽多虎患、行人屏跡。三載募得二十六虎、患稍息。

真谷先生傳、徽多虎患、先生攝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

與盛別駕書、五月中山虎竊發、每黑夜入城、公堂高臥、吏役股栗、居人喘惕、甚爲患累。運檄選獵勇、操強弓毒矢、日與從事。兩日之內、三殪其雄。餘黨怖散、城郭寧謐。

徽縣寄兗郡親友書、運之待罪於徽、二年於茲矣。而曰五月中、故列本年。

禁革徽縣陋規。

徽縣應行興革事稟各憲文、卑縣徵收地丁錢糧、每納戶完銀一兩、給戶書大錢三十文。徵收本色屯糧、每屯民完糧一石、給倉書大錢十五文。計卑縣額徵錢糧三千七百餘兩、共給戶書大錢一百一十餘千。額徵屯糧一千九百餘石、共給倉書大錢三十千文。名爲使費、實則加派。積習相沿、深爲民累。卑職署任伊始、即行查明禁革。嗣奉督憲檄飭、收糧書吏每票一張、止許得大錢五文。遵照收取、吏民兩便。又每年簽差糧差二十四名、督催錢糧。向來相沿陋習、糧差印票到手、即下鄉科歛。每官丁一名、給原差夏秋糧食倉斗糧五六升不等。查卑縣民屯額丁、共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名、共給原差倉斗糧一千一百四十餘石。剝削民膏、莫此爲甚。卑職於本年二月內、業經出示禁革。又文廟春秋二丁應用器品、例係有司現價平買、開銷公項。乃徽邑於每歲開春、責令里民簽報漁戶、網戶、鼈戶、樹戶等項名色、供支祭品。雖向來印官發價、從無虧空、但既有應官行戶、難免指公科派。是應需之祭品有限、而里民之賠累無窮。更有一種惡習、每春秋祭畢、齋長、贊禮需用

肥雞。通同差役責令地方莊頭人等沿村挨戶、橫捉雞隻、並無價值。鄉民相沿供支、毫不爲異。卑職署任以來辦祭二次、從未簽報綑戶樹戶等項名色、並於本年三月內嚴禁差役地方人等沿鄉捉雞、科派漸少、陋俗頓改。

按文中言辦祭二次、又曰於本年二月本年三月、自必係到徽二年事、惟書吏使費乃署印伊始即辦者、然後又云嗣奉督憲檄飭云云、恐遵照收取辦法仍在二年也。

創建吳將軍廟。

創建吳將軍廟稟稿、前者猥蒙憲慈、兼攝徽篆、載稽邑志、披覽輿圖、更緣簿書之餘、周歷山川之境、乃見縣南之四十里有仙人關者、則宋將吳玠吳璘暨其子挺拒金保蜀之所也。略考諸本傳所書、沒後即爲作廟、迄今千載之久、遺址遂以全荒。略卑職瞻望英風、低徊遺烈、爰於昨歲自割俸錢、創祠城邑之中、卜地學宮之右、略鳩工自夏、落成於冬、中祀信涪二王、配以楊姚諸將、略今祠堂既建、防護宜勤、伏乞憲恩飭行徽令、遵歷年奉行之舊案、念卑職創建之微勞、將此新祠勤加防護。

按寄兗郡親友書、係到徽二年作、其中即有而吳將軍廟杜拾遺祀田以次修置語、而稟稿中有前者猥蒙憲慈兼攝徽篆及伏乞憲恩飭行徽令遵歷年奉行之舊案語、則稟稿係卸徽事以後作、然則稟稿中所謂爰於昨歲、自是去徽之前一年也。先生八年卸徽縣事、立吳將軍廟自必在七年也。

比歲以來、政練心閒、將銳心精詣於述作之事、金石圖、三代遺書、詩刪、文選、二十一史糾謬諸書皆

略有頭緒、粗立綱紀。

秦安與顏懷敞書、吾年三十七、強且壯。略吾吏秦安、比歲以來、政練心閒、頗亦精詣於內業。每復平生所記誦、忽若有得。意動境遷、豁然開朗。

寄顏癡仲懋僑書、竊自思維、生長三十七年、以父母所遺樸力寡能之身、拔之書籍之中、置諸吏民之上。苟能補益尺寸、雖敝心文奏、碎首鞅掌、亦固其所、無復怨恨。略然而孤懷獨結、秘此文墨。案牘之暇、不廢簡畢。每省土料民、山行水涉、常虛肩輿之半、載書冊而讀之。比歲以來、觀覽日廣、吟詠頗多。竊以天假年緣、幸公事少閒、將銳心精詣於述作之事。總記邇日經手蒐輯訂正之文、金石圖、三代遺書、詩刪、文選、二十一史糾謬諸書、皆略有頭緒、粗立綱紀、既科條之矣。期以來歲啓發校理、以卒其業、而病未能也。

與盛別駕書、別來兩邑奔馳、鞍馬萬狀、而簿書河池爲日良多。緣徽山川原野、光景頗與鄙性相宜。烟霞林樹、略堪入詩。縣城半倚青山、署門高廠、遙望城南諸峯、翠壁隱見、白霧縹緲、杜工部蜀道紀行二十四詩之內所稱積草嶺也。維時手揮朱毫、目送青鳥、凝眺既久、公事亦辦。向晚退人吏、日中所得、筆之於札。吟詠不綴、卷帙遂多。柱杖鐵山者再、肩輿栗亭者三、冀於巡歷之際、流覽風景、而載酒勸農、憩林聽訟、此中閒趣、亦聊以自適。按此即所謂比歲以來、政練心閒也。

按先生全集中無文選、詩刪、想未能成書。三代遺書當即詩書易、二十一史糾謬應即讀史糾謬也。金石圖乃關西褚峻圖、先生爲之說。其序曰、略近乃得關西褚峻。峻好古士、肩囊柱杖、搜覽四方、

垂三十年。蓋嘗緣高嶺、剔深谷、刷峭崖、磨峻闕，索奇控異，無幽不極。總其所爲拂拭而丹墨之者、凡千餘種矣。往往軼出於集古錄、金石志略諸書之外，而詳其所未備。余既爲科條之，復教褚生裒其所得篆隸古文，斷自周宣，訖於漢獻，凡如干首，一一本末其形像所以而爲之圖。圖成，余乃按章而爲之說。依綏六經之旨，採據百家之文，志其興衰顯晦終始之跡，考其方袤疏密曲直遒舒肥枯之神。然後共和而下、建安以上之法，刻古文燦然明白。至其墜逸亡失不復存於世宙，及其存而不獲至見，或有翻摹轉效者，則闕而不錄。夫疑則傳疑，蓋其慎也。略

先生友董淑昌卒。

見雍正十一年捷南宮條下。

乾隆八年西紀一七四三**癸亥，先生三十八歲。**

修秦安學宮。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學宮年久傾圮，漸就蕪廢。明倫堂風雨漂蝕，坍損尤甚。卑職於乾隆八年設法捐募、鳩工庀材，自明倫堂以及學官公署，俱經修葺繕治，又補修齋房三間，以爲士子致齋演禮之所。雖未能煥然一新，頗亦粗稱完固。

捐俸金、置買秦安學田一十五畝。

秦安縣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縣屬中缺、學則上庠。襜襦蒸蒸，士子頗衆，但文人多窮，貧且不免，往膏火無資，廩餼不繼。乾隆八年七月內，卑職勉捐俸金，置學田一十五畝，連舊有三

十畝移交儒學以贍生士之貧者雖難及於多人要亦少就其一二。

兼攝兩當縣事先生酌三縣之中曰大門鎮於此聽斷未久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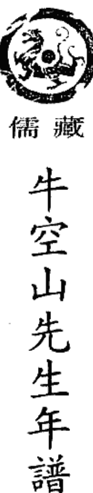
行狀其時又委署兩當徽距秦安四百里兩當去徽又二百里雨雪寒甚奔馳道路無寧晷詩所謂一身三縣宰憔悴小甘州是也小甘州一曰大門鎮酌三縣之中運聽斷多於此。

真谷先生傳又攝兩當縣隴西古羌夷地道路僻遠相距或三四百里先生乃居適中之地曰大門鎮以聽斷三縣事民皆便之。

按兼攝兩當縣事在何年各文俱未記載然考之徽縣與兖郡親友書係到徽二年歲暮作、書中末段云冬物高肅、故里風寒。慎保興居、加餐爲善。年歲景物、悵念殊深、尚云閏歲以來匹馬雙印。則到徽二年尚未攝兩當可知。又考之行狀、署徽僅三載、則必在是年、又可知矣。又按先生在兩當不見有何政績、意者權攝兩當爲時不久、故無何等作爲。但卸事在何時、更不可考。惟知其應在去徽以前、留諭秦安百姓、自卸徽事以迄今日、其得以從容簿書、偃仰地方者、僅僅不及兩歲耳。可見卸徽事後、未兼兩當。附著於此、不再列。

卸徽縣事自徽返秦。徽民餞送流連、日暮始行、遇虎當道、先生叱之、虎竟去。縣民繪馴虎圖以紀其事。

行狀、及署事竣、歸秦安。徽民餞送流連、日暮始行。突遇白額者於五步内、前驅去遠、後隨未至。虎坐當道、馬股栗。運曰：爾醜類傷吾民、禦災捍患、有司責也。不宜餓吾、吾宰徽無過行、不宜飽汝腹。宜亟去。食頃、虎徐徐度岸下、馬亦出險。或繪馴虎圖以紀其事。



真谷先生傳自徽返秦安，遇虎當道。先生叱之，虎竟去。縣民繪馴虎圖傳其事。

徽縣寄兗郡親友書：縣之北界舊虎是宅。有山焉，曰大小山；有峽焉，曰青羊峽，皆猛虎之所踞臥而嘯舞也。自秦趨徽，必由是乎取道焉。披草尋路，則虎跡如箕，往往與馬蹄交錯。風晨雨夕，聞其負隅而嗥，足下地爲之殷殷震鳴。白晝公行道上，黃尾閃颺，見人則磨牙而喜隴。人有事於徽，必且結徒伴，禱山神，持戒刃，然後得過。三者一不具，事雖亟，猶將裹足而不敢動也。先生遇虎，當即在大小山、青羊峽間。

按：先生在徽前後凡三載。行狀、署徽縣三載。又按留諭秦安百姓文，加以中間攝署徽邑，一身兩任，匹馬千山，三年之內，奔走道路之日多，辦理民事之日少。略自徽卸事以迄今日，略僅僅不及兩歲耳。又按：先生之調任平番，爲十年六月。呈舅氏書、甥自十年之六月調任平番。然則由十年六月上溯九年六月爲一年，至八年六月爲二年，而曰僅僅不及兩歲，則必在八年之秋冬間矣。

考先生在徽曾立社學、立書院，但不悉在何年，附之於後。

徽縣與兗郡親友書：立社學於邑中泮宫之右，選集生徒之髦者絃誦其中，頗亦淬厲於文藝，雖不如吾鄉之風雅彬彬，亦可以倡善邊陬矣。

與盛別駕書：兩邑俱設有書院，擇本地章句博達者爲之師。每邑生徒二三十人，而秦邑所收取頗稱英雋。近日政餘，每命駕講院，登堂翻經，作村塾先生，自顧形骸衣冠，大不類，如何如何。

又示徽縣諸生書：示徽山書院，傳英、王宏業、張琠、邢起等，則是名徽山書院也。

座主楊公保舉御史、赫公保舉知州、皆未成。

行狀、當是時清江公保舉御史而無由因公赴京。赫公保舉知州、又爲人所梗。

上本房楊夫子書、乾隆八年正月、側聞聖主博宣明詔、廣厲賢階。勤求楊馬、俾補聖治。猥蒙夫子俯念門生夙性慤直、略其固陋、謂山雉耿介之姿、被以鳳彩、立可高騫。謬加推奬、廁名薦章。運於縣署披閱邸報、始得此悉。聞命之日、慚悚交集。伏念諫臣者、朝廷之耳目、言路者、世道之防維。略運何人斯、何以當此。

按、清江公、即先生座主楊公。行狀、受知於清江夫子、即今大宗伯漕督楊公。可證也。

乾隆九年西紀一七四四**甲子先生三十九歲**。

勸民用耬斗播種。

秦安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秦安地處邊隅、山鄉愚氓、農務不諳、播種田禾、率用手撒、概不用耬。不惟工力煩費、布種不便、抑且苗生漫無行列、耘耡難施。卑職於乾隆九年春間、製造耬斗十張、勸諭紳衿富戶、以及四鄉農戶人等、一體造用。查一縣之內、共製造過耬器二百五六十張、漸於平川地畝如法試種。演習運用、頗已嫺熟。

行狀、隴西田皆撒種、密不能耡、造耩具教民、於是畝倍獲。

真谷先生傳、又秦安民不諳樹藝、田皆撒種以待收穫、先生造農具、教之以法、畝倍收焉。

勸民種棉。



秦安已行過地方事宜稟各憲文、卑職於去年春間奉文試種、即差赴秦州購求棉子。傳喚縣西川、王于家峽等處居民、諄加勸諭、發給棉子、俾如法佈種、多方培護。略應請嗣後廣爲試種、漸次講習種法、日精收利、必倍庶幾。實有利賴、成效可徵、蓋非歲月可以責效也。

按此文乃十年去秦時稟各憲者、而曰於去年春間奉文試種、則必是九年事矣。

充陝西鄉試校官、兩月始歸。

刻同門試卷序、運吏秦安之七年、乃值乾隆甲子之歲、此維鄉試年也。往例校卷陪試、衡取諸吏有司之甲科者。當道不以予不敏、猥檄予承乏其事、而運遂以甘吏充陝闈校官焉。

祭衡兒文、其明年、吾分校陝闈、兩月始歸。

十二月、蒙上憲保薦、許移平番。

示吳路兩弟子、十二月中、吾蒙上憲保薦、許移平番、計明年三月、當辭秦安西去。

按先生調平番、去秦安、爲十年六月、蓋先一歲保薦、翌年始移調西去也。

乾隆十年西紀一七四五乙丑、先生四十歲。

春、購故明郎中侯氏故宅、增修廊舍、以爲隴川書院地址。又以無礙官荒二千餘畝、招戶佃墾、酌量輸租、以爲書院束修膏火之費。

創置隴川書院記、余七年吏秦、借館署、讀書課士、聊以自娱其宿昔之隱。略然而應時既久、事亦克有成。即諸生之嗜學慕義、蒸蒸騰達、不可謂非聰聽長吏之教訓者也。乾隆十年春、余以量移去

秦、大懼諸生散廢而成業曠。念百工不可無肆、因於縣署之東偏買侯郎中故宅、增修齋舍以處之、榜曰隴川書院。

餘見四年捐俸設隴川書院條下。

按、秦安縣已行地方事宜稟各憲文、卑縣各里各旗均有絕戶公地、此係無主產業。歷年里長招戶耕種、收取租錢、名爲幫補錢糧、實則侵蝕入己。積弊相沿、爲日已久。今里長已革、仍令收受此項地租、益屬不合。且無戶絕業、例應入官。卑職現在將此項公地嚴加清查、勿令隱漏。俟查明之日、另行具文詳請、照追入官。招租取租、或作孤貧口糧之需、或作書院膏火之資。所謂以無礙官荒二千餘畝、作書院束修膏火之費、當即此地也。

六月調平番。在秦興革各事、勒碑以垂永久。臨行、送者萬人。皆醵錢財、致牛酒爲別、至有泣下者。或攀護三四百里不等。先生作留贈士子、留諭秦民以遺之。

呈舅氏書、甥自十年之六月調任平番。

按、先生在秦安有禁陋規碑、開渠道碑、置學田碑、創置隴川書院碑等、皆見文集及宦稿。

與劉蘇村啓、去秦之日、只有留贈士子、留諭秦民二作。緣吏秦多年、士民相習、不能恝別、兼秦邑士民愛戴殊深。臨行送者萬人、皆醵錢財、致牛酒爲別、至有泣下者。或攀援三四百里。到平之後、生辰年節跋涉省問者、肩踵不絕。感秦邑人情之厚、不能已於文辭。念年伯知我深、更不憚瑣悉告之。並呈二作、及在秦立石紀事之文數首、冀有以教我也。

札秦安紳士裝駕得發、遂行擁道百里扶持信宿乃別。諸君子之古心厚道、其於鄉士長吏幾於無以復加。然用是益余之愆而增予之慚、僕之有負秦安、更無置身處矣。

按先生宦稿有留贈秦安士子、留贈秦安百姓二文、語語懇執、仁民愛物之意宛然紙上。兹以文長、不俱錄。

考先生在秦興革各事、有無可稽證、不知應屬於何年者、今附錄於後。

出資貸褐戶。行狀、縣僻、惟有褐行、因民貧貨低、行久壞。出資貸褐戶、不責其利、歲餘商賈復通。

治毛鬼。行狀、俗多邪祟、呼爲毛鬼、神能降禍福、勒人畫像供奉、否則老幼皆病、民咸苦之、具詞控縣。即移牒城隍、差役立鎖畫像赴勘、並帶患者至。當是時、觀者如堵、牆署不能容、及排衙一呼、病者全蘇。因喝令行杖、燬付長流、病者獲安。嗣後告毛鬼者俱如前。民又謂令能治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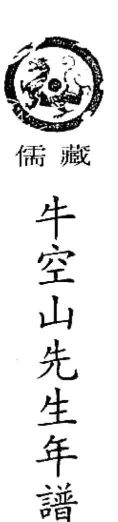
雪馬得才冤。行狀、郭巡檢誣馬得才等五人爲盜、調任郭令、私巡檢、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控臬、令誘至斃之、獄現禁馬雲三人、獄經一載、有成案矣。運因起解、問供閃爍、更鞫之、一夜盡得其情。即欲稟州幕友、曰、此事大難、前已經州審矣。馬雲能耐一架棒耶。倘如原招、吾祇受累耳、何益。運毅然曰、吾既得其情、復行誣陷、何以對神明、何以慰冤鬼。寧拚此官、不能委曲也。遂面稟李州尊、復稟臬憲、皆可之、而愛郭令、乃發回原詳、作初審竟得昭雪。真谷先生傳、先是邑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不能察、得才自殺、其兄馬都上控、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等三人獄已具、將招解、先生復鞫之、得其情、卒白之、請於上官、竟下罪前令。

雪、杜其陶冤。行狀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子廩生杜時因李進祥負債刎於門、杜父子慌遽、仝常僱工移屍。匿械前官擬謀殺抵命。因兩官相驗不符、委秦安令復審於城隍廟。審二晝夜、盡得其自刎情形。乃以移屍予其陶徒、子時復廩生。其平反積年疑獄多如此類。三案人皆生祠之。

真谷先生傳：前令以其陶父子爲謀殺人、定首從罪。上官檄先生覆勘之。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罪其陶、而釋其子。

玉鐘峽山崩、河塞、民居漂沒。先生親荷畚鍤、募集人夫、並夜開濬、河水下、民乃獲安。復按戶給糧、比屋給銀、遂以全濟。民繪決河圖、立石以紀。行狀城北玉鐘峽五月暴雨、山崩河塞、土高六七十丈、長七百餘丈、民居漂沒。薄暮聞報、輟食疾馳。胥役皆荷畚鍤、徒跣以從。至則男女老幼皆登山號泣。來迎、運泣諭曰：吾爾父母也、必奠爾居。時雨尚未息也、亟出重資募水夫、益以胥役、家人數百人開濬。念百姓弗能火食、自縣致熟食餉之。紳士感動、亦競以熟食餉。四晝夜目不交睫、身不離岸。水始通、民咸謂令憊甚、而不自知也。乃按戶給糧、比屋給銀。民慶安堵、繪決河圖、立石以紀。與劉侍講藻書：五月中、縣北玉鐘峽山洩、河壅、河水上侵、居民杌楻不寧。運親荷畚鍤、募集人夫並夜開濬。凡兩日夜、河水下、男婦五六百人獲安堵。水後、緣山步行、載米與錢俵給災口、遂以全濟。真谷先生傳：邑北玉鐘峽爲暴雨崩塞、水溢、壞民居。先生率胥役、募丁壯凡數百人、皆荷畚鍤、督濬四晝夜而峽水通。又給被水戶銀穀、民得安堵。

輯秦徽詩草。



詩集小序、余戊午筮仕秦安、至乙丑調任。中間兼攝徽邑三載、兩地驅馳、簿書鞅掌。深山窮谷、東柯、栗亭、深入流覽。鞍馬之暇、輯秦徽詩草。

六月十八日抵平番新任。

札秦安紳士、六月十八日抵新任所。比月以來、公私諸事、漸已就緒。同事滿漢文武、尚屬和協。兵商士庶、稍見愛戴。似亦可以黽勉效職。惟是驛路衝繁、辦理匪易、番漢雜處、輯理爲難。縣官撿我、真如長纓。迴憶在秦安時、專域自理、熟路輕車、尚未爲政之樂。今實不可得、未知何以膺此鉅任也。

禁除陋規渠雞、渠杖等事。

禁除渠雞渠杖告示、本縣恭膺簡命、蒞任平邑。誠恐地方向有科歛陋規、苦累小民。是以下車伊始、即不憚悉心訪求、務期洞達民隱、省除積累、以仰體國家休養黎元、各憲軫念邊氓之至意。幸賴功令森嚴、吏治肅清、向來地方一切沿習陋規、俱已蠲革殆盡。惟查衙門應用刑杖、歷係南北渠挨輪修製供用、相沿已久。雖本地木植頗賤、每年衙門需用刑杖、所費無多、但循名較實、究屬派累。且公庭刑具、輒乃取之民間、亦非政體。再有上司過往、以及衙署日用雞隻、向來俱係南北渠按數供支、赴衙領價、名曰渠雞。雖從前各任發價、均係公平、然亦未免有科派之嫌。且恐胥役總甲人等、不無指官多索、尅價短發等弊。本縣職司民牧、志切愛養、既已確知地方有此陋規、豈容因循沿習、致貽民累。合行出示禁格。

乾隆十一年西紀一七四六丙寅先生四十一歲。

自去年九月開修鹹水河渠道、至本年三月十五日竣工。計開引渠道十一里五分、引水灌田一百八十餘頃。並於沿渠上下捐栽楊柳樹三百株、以爲表道護渠之需。

創修鹹水河渠道稟稿、卑職於去歲到任之後、訪知該處山中有平磘泉一道、又有龍王廟泉水一道、均可引灌、但取道遙遠、工費頗繁。該處居民每欲興修、輒以無力中止。當即傳呼堡民李貴鱗等詢問的確、遂親詣查勘、捐倉斗糧五十石散給渠夫、以爲力役口食之資。復以李貴鱗充渠長、俾督率經理。上緊開修、查自去年九月間開修起、至十月底地凍止。又自本年二月內續開起、至三月十五日工竣止。計開渠道十一里五分。業已引水灌田、計灌田一百八十餘頃。前者卑職自蘭回縣、經過鹹水河、見該處農民正在濬畎布畦、灌種田禾。已經變瘠爲沃、收成可望。復將渠夫量加獎賞、並於本年春借籽糧案內撥給倉斗糧二十石、俾將渠口再爲修理寬暢、務垂久遠、永享樂利。又於沿渠上下捐栽楊柳樹三百株、以爲表道護渠之需。

增修壇廟儀制。

增修壇廟儀制稟稿、卑職於去歲到任之後、查一切廟制祀典多屬缺陋、向來因仍沿習、殊欠整肅。惟時卑職初到平邑、政務紛紛、屢奉差委、兼值歲暮天寒、工作難施、是以未遑釐正。今於本年開春之初、逐細查看、敬謹修補。查文廟內四配十哲牌並崇聖祠五王四配諸先儒神牌舊制窄卑、兼有損壞。略今經創制高大木主神座如式。略再至聖神龕舊無帳幔、兩廡內均係土地、未經墁



磚。略崇聖祠兩廡牆垣堦基多有坍斜。略卑職敬製至聖神龕幔帳一圍、繪以雲龍。崇聖祠兩廡牆垣堦基、均經修築完整。又於兩廡內鋪砌磚石。略新製木櫃二個、收貯經史性理各項書籍、以防散失。其祭器樂器二項、向來奉文製造。略樂舞諸生、係前任張訓導教演、有成、頗解舞節樂律。卑職籍隸山左、居近闕里、其於大成樂章、素曾講習。到平以來、選擇聰秀成童、更加指授、教製舞衣、手授音節。比日以來、漸次嫻熟、每於丁祭之時、歌吹舞蹈、頗可觀聽。至於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先農壇壝、以及忠孝節義祠宇、或有坍塌不整之處、業已粘補完固。略現在壇壝頗覺改觀。略謹將八蜡壇壝改作雩壇、以備典禮。略再文廟內有文昌宮一座、壖垣殿楹漸就傾圮、卑職倡捐俸資、並酌動學租糧食、鳩工庀材、整葺一新。

次子鈞生、小字平番。

呈舅氏書、秦安下又得一子、名平番、今周晬矣。

按呈舅氏書、爲丁卯年作、曰周晬、故知生於丙寅年也。

又按祭衡兒文、吾年三十三生汝、年四十一而生汝弟。

考先生有子二人、女三人。長子名衡、見文集。次子名鈞、見史記評注、論語隨筆等書識語。女三人、均不詳所適、惟見呈舅氏書中。

乾隆十二年西紀一七四七**丁卯先生四十二歲**。

縣有五道峴災、告饉。捐粟賑之、民賴以安。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具幣以獻、辭之不獲、乃受衣返幣。

真谷先生傳原文。

行狀、五道峴災、領賑者遠皆百餘里。乃捐粟二百石、飯之、俾得果腹、且禦寒。民感甚、人輸一錢製衣、卻之不可、乃受衣而返其幣。

按先生罷職爲戊辰。行狀曰、乃摭去年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則五道峴告饉事自必在今歲。

固原兵變、攻提督門、掠居民商賈。督撫聞之、俱至平涼、飛檄召先生問方略。先生謂當示以鎮靜。時游擊任舉以三百餘人至、乃擇其無辜者四人、釋入城、以安反側。人心始定。尋治三百人獄、越十五日、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各有差。

行狀、固原兵變、攻提督門、蹂躪居民商賈甚慘。游擊任舉單騎定亂。督院慶公、撫軍黃公至平涼、飛檄召平番令夜渡黃河謁二公。曰、大人威重、須至固原鎮之。但不可多帶兵、不妨駐城外、遥爲之勢。任將軍既能定亂、即令出亂者可也。兩公頷之。時任已護提督印、果以三百餘人至。其時城內作亂者尚多、人心洶洶。乃擇其無辜者四人、請兩院即釋之、且諭曰、固原之安危、以汝輩爲存亡。汝可速回、以慰父母妻子之望。平旦即至固原、反側始安。運治三百人獄、越十五日、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各有差。督撫稱其能。

真谷先生傳、固原兵變、攻提督署門、掠居民商賈。督撫聞之、俱至平涼、飛檄召先生問方略。先生謂大憲當示以鎮靜、盛兵宜遥駐城外、令城將爲亂者出。從之。時游擊任某代理提督事、執三百餘人出。先生謂先擇其無辜者、釋入城、以安反側。人心始定。尋鞫三百人獄、十五日而畢。斬三人、



監候四人、餘則徒杖各有差。督撫稱其能。

按祭衡兒文十二年、吾自平涼平反固原兵案返、至平番新城知兵變。是今年事。

四月、奉委兼攝古浪縣、未久卸事。

呈舅氏書：四月中奉委攝古浪。平古兩邑皆孔道、經過站途五百里、所轄士農工商之外、別有旗、回、番、土四等。縣令任大責重、到此可謂已極。兼顧並理、未免稍勞。然吏甘日久、民熟事練、殆亦安之幸、不致貽悞也。

札秦州張公弟：入夏來因兒子輩多患啾唧、彌月乃平。意常怏悒。兼平古兩地奔馳、一切地方民事、真如傳舍奕棋、殆不堪爲知己告。來札所云「循聲大著」、豈傳之者悞耶？抑期望過切而遂以爲果有耶。

按呈舅氏書作於本年、因書中有今歲委辦固原兵噪大案語。而曰「四月奉委攝古浪」、則此四月必本年之四月也。又在古浪無何政績、當與在兩當同。想未久即卸事、故無甚作爲耳。

乾隆十三年 西紀一七四八 戊辰、先生四十三歲。

秋、因去歲受萬民衣事、劾罷職。民數百號泣於庭、欲赴省保留。先生止之曰：「是重吾罪也。」乃止。罷官、無饔飧計、門生百姓競以柴米遺之、始獲濟。

行狀略：然忌者愈多、乃摭拾去年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城中民數百號於庭、聲徹内外、欲赴省保留。運止之曰：「如若所爲、是重吾罪也。」姑聽之。罷官無饔飧計、門生百姓競以柴米遺之、始獲濟。

真谷先生傳略、督撫稱其能、將擢之。忌者乃摭拾前受萬民衣事、劾罷之。平番民聚哭於庭、欲赴省保留。先生力止之、曰是重吾罪也。乃罷。既而窘不能歸、上官乃聘主皋蘭書院。

允吾詩草小序余乙丑移令平番、戊辰罷官。

按先生因受萬民衣事被劾、見於行狀及傳、而文集不載。惟示門人顔懷敞書云、催吾對簿勘案、勘案又失意、不能復官。又示兩妹書有云、今離父母一年餘、官事已結、得歸矣。又詩集卷四偶成云、老至猶狗祿、青山歸去遲。平生真自許、世路竟何宜。家破邊霜後、官休秋雨時。自憐摧損甚、空嘆羽毛奇。所謂勘案失意、官事已結、得歸、所謂家破、官休、豈萬民衣事外、尚有虧空未清耶。又官休秋雨時。按此先生罷職、當在十三年秋間。

先生父自平番回山左。

祭衡兒文、十三年秋、老太爺自平番回山左。

冬、攜眷赴蘭州。

祭衡兒文、其冬、吾及汝母攜汝來蘭州。

按此句上文云十三年秋、即接云其冬、知爲十三年冬間事也。

先生友顔崇政卒。

丙辰科舉人顔君墓誌銘略、當乾隆之十三年、而顔君書牘久不至。嗚呼、吾友顔君又死矣、吾安能忍而不銘。諸君字正也、別號遠村、復聖顔子七十代孫。世居嵫山之陰。生穎異、讀書一過目、輒能

上口。嘗與同學賭刻燭、幾分記文幾首、以爲快。爲文刻深挺拔、無凡俗氣。年十九、補諸生。年四十、舉選貢。年四十二、以五經中丙辰科鄉試舉人、再赴禮部不第。年五十四、以病終於家。君爲人慷慨、多大志、不事家人生業。有腴田百畝、僅僅中產。然歲時常致客數十人、門外往往多長者車轍。少讀書嵫山中、中年肄業濟南書院。又嘗游學京師、一時名人多與之遊。而君與賢豪聚、嘗烹羊煑酒、較文角詩、醉舞歌呼、淋漓酣放。每傾吐生平、嘗揭肝膽相示。遇緩急、若骨肉、輔車相依。以故交益廣、家益貧、名益高。然君性剛直、事有不可、往往義形於色。與人處、苟不合意、無貴賤、不能平面視。又好面斥人過、不能毛髮容。事過亦旋忘釋、以故遠近諒其無他腸、畏而不敢怨之。家居嘗爲鄉人平忿爭、排紛難、出片言立爲解、如一方嚴有司云。略 嗚呼、君今其死矣。吾年十七始識君。君常弟畜我、吾亦得以兄事君。然吾常不平君之勇於爲人、不自貴重也。往往獻規於君、而予吏秦安時、君常寄書指予過失、及爲予謀所以治秦安者、往復數千言、蓋其心誠篤、愛我而冀有以開予之深也。嗚呼、董君歿、顏君又死、誰知我、又誰爲聞吾過失者。

滋陽縣志文學傳、顏崇政、字正也。邑人、復聖裔。乾隆丙辰舉人。性穎異、讀書寓目不忘。爲文刻深峭拔、矯然絕俗。喜交游、重然諾、尤好排難解紛。鄉人皆敬而愛之。嘗於山村策蹇夜行、遇羣盜、有識之者、相戒勿犯、且送之歸。子懷敞、歲貢生、受業於牛先生運震、稱高弟子。以文行世其家。

輯允吾詩草。

允吾詩草小序、余乙丑移令平番、戊辰罷官。又羈居一載、鞅掌下吏、邊遠遷客、愡煩之餘、繼以愁

寐。偶然有懷、遂爾成咏、輯允吾詩草。平番屬涼之下邑、在漢唐爲允吾云。

乾隆十四年西紀一七四九**己巳先生四十四歲。**

正月、先生因官事對簿、失意、不能復官。

示門人顏懷敞書：正月二十三日爲汝父半年忌日、欲遙設一奠哭之。屆時則爲當事者催對簿勘案事。勘案又失意、不能復官。此時真無暇哭、且爲汝父哭耶、爲官哭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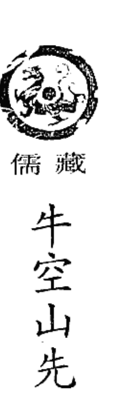
按：先生於戊辰秋罷平番縣事、冬赴蘭州、今年初夏主皋蘭書院、自云在宦途事結之後。則正月對簿事自必爲今年之正月。以意推之、當是對簿失意、不復官而宦途事乃結也。

夏、應上官之聘、主講皋蘭書院。甘、涼、陝之士俱來從學。

行狀：先是、秦安諸生原從至平番、至是上官聘主皋蘭書院、甘、涼、陝省俱來從之。成進士者孫俌、趙思清；鄉薦者吳鎮、劉楷、齊文淮、宋紹仁、江爲式；撰拔者賈希适、陸允恭、楊于棠、甘延年、李炳、許潤、魏立十餘人。他如劉珮璜、黃建中、石純音等、皆名士、無不悅心誠服、誼同骨肉。

皋蘭書院同學錄序：世宗雍正十一年、詔天下直省設書院。甘省書院地近皋蘭山、故名皋蘭書院云。今皇帝乾隆十四年、余自平番罷官、主書院講政。維時從遊肄業者七十有四人、其第則選貢、諸生及應童子試者、其籍則東至空同、西極流沙、凡八府三州之人士咸在焉。其年則少者自成童以上、長者年疑其師也。

答野石梁公：初夏遂館書院。略真谷主人留滯蘭城、更不可無野石公也。



示門人劉雲階書生自宦途事結後、遂主臯蘭書院講席。甘省英儁、彬彬俱進、舊同學多在門牆。比來論文課業漸有起色。半載來熟復經傳史冊、益復有得、而詩亦日益工。

答野石梁公半載以來熟復經傳史冊、益復有得。識解才思都進於前。環侍請業者三四十人、吳子學詩、江生績文、此外苦心孤詣者尚有數子、雖未升堂入室、殆駸駸乎窺空山之門矣。從此益進、教學相深、不患不到古人境地。又拙詩窮而益工。寓蘭近體凡十數首、大抵以沈鬱之思出以蕭淡、不必高言李、杜、王、孟、正不知近代何人能似此品地。此意惟自知之、而可爲野石道之、他人不可令聞此言、亦不必令讀此十數首詩、毋致驚怪、增一番労擾也。

詩集卷五月夜云：臯蘭今夜月、萬戶起秋聲。羈客那堪此、悵望空復情。關山寒已近、江漢浪還明。

先生父夢瑞先生任日照學官。

莫向齊州照高堂、白髮生。注云：時家君任日照學官。

乾隆十五年西紀一七五〇**庚午、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辭書院東歸。沿途門生故舊餞送流連、並游覽古蹟。抵秦安、紳商宴會、留五日。有留別秦安士民詩。抵灞橋、有贈門人吳鎮詩。過臨潼、浴於溫泉。過新豐、登華山。過登封、登嵩山。於八月中始至家。

蘭省東歸紀：乾隆庚午六月二十日、余自蘭州東歸。書院門人多赴西安應試、王健等十餘人餞送華林寺。日夕遇雨、宿河干。黄建中等送至河干。過狄道縣、謁楊椒山祠。抵鞏昌、同吳郡侯登仁

壽山月前秦安士民至蘭州敦請。是日秦安門生路植亭、張樟等十八人迎至鞏昌、胡靜菴、張榕等及商民迎至寧遠。過姜維故里。日夕抵秦安。過舊署。七月初一日蔡家園蔡日暘暨合縣紳士傳盃宴會。流連五日。蔣公同紳士商民餞送各河口。至武戎遇雨。迎面風吹打轎、幃河水陡漲、幾不得渡。住靜寧。早起雨稍住。遂行。陟六盤山。山氣涼冷。披裘猶不禁。半山足下雲生。烟霧空濛、咫尺不見人。隔山日光穿漏。時隱時現。山寺飲茶而行。下山宿瓦亭驛。過安國鎮。遥望崆峒諸峯羅列、蒼翠萬狀。昔日登陟處白雲縷生。隱隱可指。十五日抵涇州。涇水一自西來、一自北來、會於州城之西。合而南流。南爲回中山。河水句流其麓。山上有西王母宮。峯巒曲折。樓閣聳峙。古柏叢竹、望之參差。到館。尋高必顯同騎馬登回中。謁金母流精之闕。廟門外有一鐘。鐘之大可二十圍。鐘首環刻十六字、曰皇帝萬歲、臣佐千秋、國泰民安、法輪常轉。字畫類多寶塔、蓋唐書法也。讀陶穀碑、覽壁上石刻詩句。徘徊亭上。月出東嶺。乃步月而下。比及山麓、則聞鐘聲礇然矣。十七日抵邠州。邠州有邠谷、太王立國處。有過澗、皇澗。有姜嫄墓、公劉墓。其餘履跡坪、隘巷、狼乳溝、皆以爲后稷發祥之地。考后稷生於邰、不生於邠。蓋後世人所依託云。十九日抵醴泉。謁唐太宗廟。北望九嵕山、嵯峨、雄強、氣勢飛動。昭陵隱隱可見。誦老杜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之句、感嘆久之。過咸陽、北望文、武、成、康陵不可見。詢土人、云尚去縣二十里。渡渭。抵西安。臯蘭書院門人孫脩等三十餘人迎至西關、吳鎮等十人來店、同飲食、伴夜、頗不寂寞。次日、宜川魏立、臨潼劉升、秦安張榕父子俱到、及書院諸生公請會飲、極歡乃罷。二十二日過咸寧柳公、騎柳公馬、出東門、胡靜菴及陝

甘門人五十餘人餞送，多愴悵不忍別。時日已薄暮，別諸生，走馬疾馳。吳鎮自灞橋久候不到，卻回投詩一首，即於馬上占一首贈之。過灞橋，四望空闊，落日滿南山，翠靄可覩，官道樹木蕭蕭，沙白水暗，市旗村燈，明滅隱現。過邵平鋪，昏黑抵臨潼。門人宋紹仁等十四人隨至臨潼，飯畢，石純音等請浴溫泉。因遣人告臨潼沈公，並索二役執燭爲導，開南門，抵驪山下舊清華宮浴塘，遂與諸生分塘而浴。浴罷，斜月東上，照庭院清冷如晝。諸門人或睡，或下山回寓所，獨披衣坐庭，與江爲式、李炳、宋紹仁三人酌酒對月而飲，清談半夜，涼氣侵心脾，聽鼓聲四下，乃寢。早起，沈公來，攜酒饌共坐浴堂中話舊。移時去，同諸門人登驪山，纔四五里，未及老君廟，門人有力乏者，遂坐樹下，北望渭野，平林淺水如畫。下山治行，諸門人於浴塘拜別，東行，過新豐，宿華嶽廟。晨起騎馬，至華山口，留馬乘籃輿上山，循澗過溪，時輿時步，歷五里關、五嶽宮、青柯坪諸道院，坐臥眺望久之。抵回心石下，拉索上千尺幢，初極危險，氣竭力乏，勉登其頂，既上，得白雲菴，坐山樓牀上，北望黃河及渭洛二水，交流如帶，平田鱗鱗，村落道路，了了可覩。秦晉雲烟，千里層疊，彷徉空洞，不覺有出世之想。道士供茶飯，遂下山，比出山口，已昏黑，馬卻回未至，因少憩，秉燭遊山口諸園林，投雲臺觀問宿，寢臥移時，僕馬乃至，比到華嶽廟，已三更矣。二十八日，住靈寶縣。日暮至城北，謁老子廟，登樓，俯黃河，周覽函谷中條形勝。過土壕，即杜詩石壕村也。登北邙山，望伊闕、龍門之勝，遂涉瀍水，渡洛水及伊水，過轘轅關，遊少林寺，觀達摩石，遇初元方，同過嵩陽書院，觀漢時二古柏，至登豐署，見鞠遜行，談古今，論十二年中往近事，徹夜。凌晨謁中岳廟，登蝎子峯，望太室、少室二山，

怪峯嶙峋、層巒踈秀、雲烟林樹、變幻杳冥。南望汝、鄧諸山、羅列環峙、嵐翠拱照。遂訪啓母石遺跡、及啓母、太室、少室三石闕。日暮還署、作留別鞠二詩。八月十一日黎明、抵黄河岸、遂登舟。時秋風驟起、波濤洶湧、舟乍浮乍沉、激射艙中、賴篙工衆人便利、張帆而渡、移時達北岸、乃山東界也。

行狀略無不悦心誠服、誼同骨肉、别時泣涕流連、送至灞橋者數人、蓋千餘里矣。有灞橋贈别詩。示兩妹、今因歲暮、差人東去探候父母、並商請書院去留之事、便過兖城、視吾兩妹、近況大約明春汝嫂即得歸吾亦或春或秋即東歸也。

詩集卷五有庚午六月東歸留别秦安士民十首、録三首於後、以見先生戀戀於秦安之意。西風殘照隴山頭、撫字關心獨倚樓。花下鷄豚雙峴口、月中砧杵萬家秋。井閭别後能無恙、耕牧年來可自由。爲報故侯身挫折、秦亭雲樹總生愁。玉鐘峽北湫坪西、雲表高泉萬頃低。九道清渠分繞縣、一川楊柳正垂堤。近傳少婦能秧稻、好語兒童學弄犂。莫恨陂田人去早、東山猶憶夕陽畦。隴川風俗近如何、載笏看山我舊過。白晝傳神巫刺血、秋天呵雨吏鳴鑼。往懷欲付邊樓笛、别恨還留清渭波。他日魯門把酒憶、緑原秦樹鳥聲多。

詩集卷六灞橋别門人吴鎮青門歸路悵風沙、秋野何人立暮霞。一騎飛來千古調、伭亭今日有侯芭。旗亭樽酒更無人、官道青青柳色勻。如子豈非天下士、秋風相送灞橋津。

按先生吏甘十載、其爲政教人、勤懇不倦、故臨行之日、紳商餞别、門人遠送。今録蘭省東歸紀全文、以見先生甘棠之愛、及春風化雨之教。至流覽山川勝跡、則見先生懷古之思焉。

冬、赴京師。

歸田詩草小序、庚午秋、余自金城東歸。冬後嘗一至京師。

按詩集卷六有庚午除夜同寶嗇齋殿下說杜詩感懷有作七律三首、則本歲先生蓋在京度歲。

輯金城詩草。

金城詩草小序、余己巳庚午間寓金城處講院。對水懷人、臨風攄抱、得詩若干首。吟成獨嘯、亦自喜也。輯金城詩草。

乾隆十六年西紀一七五一、**辛未先生四十六歲**。

春、自京師還。

詩集卷六有自京還山左奉別寶嗇齋殿下詩、又作歸山去停車爲舊恩、春風正淡蕩、高唱孝王門。說劍宜燈影、論文且酒尊。同儔近寥落、把卷憶王孫。按此知先生南歸在春日也。

冬、先生宅被焚。

復肅州道閻公書、僕自辛未冬遭回祿之變、勢不能出外求官。

示門人王健書、吾於辛未冬遭回祿之變、中堂燬、吾幾不免灰燼。二年來始復吾故廬。

臘月、先生至濟南、未久即歸。

按與沈敬亭書、去年獲升堂、得聞緒論。自惟四十年來研討經史、所得一知半解、竊幸多與高明脗合、而更開拓所未逮。退而心愜、絕不悔臘天風雪濟南一行耳。又復肅州道閻公書、去冬自濟

南歸。略僕自旋里來、深悔從前並未讀書。又若四十七年以前、如未讀論語、孟子者。先生四十七歲乃壬申、曰去年、則知爲今年矣。

與蘇村劉學士書、運去年臘底赴濟南。略濟南遇沈敬亭先生、真讀書講學人、論旨往往與空山合、吾道不孤矣。

乾隆十七年西紀一七五二壬申、先生四十七歲。

家居課農教子、復理下帷舊業、遠近從遊者二十餘人。

復肅州道閻公書、僕自辛未冬遭回祿之變、勢不能出外求官。家居課農教子、亦且安之。遠近從遊受業者二十餘人。歲得田租館金、聊以完國稅、佐甘旨、亦不自諱求田問舍。竊謂即此行之平實、便與聖人之道初不悖也。

評注孟子、尚書。

復肅州道閻公書、來札云、或行廢有命、便當收拾殘缺、自任名山之業、以子筆力識解、終當自成一子。古之君子、進則有爲於時、退則有以表見於後世、此事之固然者、而僕非其人也。即有之、安能自成一子。然僕之志、則又不欲以子自終者。夫諸子之言、皆磊磊不可磨滅、過乎此則聖人之道已。僕自列當爲詩文中人、雖靜存亦知其無與於聖人之道也、明矣。然僕不忍自後者、僕見南宋以來、所以求聖人之道、多不是、或固而不通、或偏而不盡、然簸揚異說、非詆先儒、僕又不爲也。要當補偏救弊、益致其精耳。僕自旋里來、深悔從前並未讀書、又若四十七年以前、如未讀論語、孟



子者。年内外評注孟子、頗自謂有得。閒以肆力於尚書、憬然自失向所見典謨訓誥、如見古人之意。獨論語尚不敢下筆、然大段都有成見。昔之未定者、今且窺見十七八矣。此僕之所以不甘自外于聖人之道也。顧不能篤信力信、祇藉此以爲詩古文根柢、是以恧然常愧於心、而不敢顯以質諸人。韓退之有言、吾非好其文、好其道焉耳。竊謂退之本以文自任、而强託諸道以飾其說。今僕乃躬蹈之、靜存當不謂然乎。

與沈敬亭書、三春家居、復理下帷舊業、每日評注尚書、孟子各三四頁、頗覺較前別增一見地。

按、孟子論文、尚書評注、當即成於是時。但尚書評注始終未刊。今春晤先生後人牛潤松君、據云尚書評注現有抄錄者兩本、一藏牛君家、一藏其戚王某家、冀好事者爲刊行之耳。

友人袁次溪刊先生古文。

與袁次溪書札、示云、欲刻二顏兄弟詩、足下氣誼真足千古。刻空山古文、又刻二顏詩、皆近今所不能爲者。然二顏地下宿草芊蕪、足下刻二顏詩、更高於刻空山古文十倍也。僕真爲二顏感、不暇爲空山感矣。

復肅州閻公書、古文一道、邇日潛心於此、頗有進。近有友人欲刊一二十篇、俟刊出、當圖寄去。

按、復閻公書係今年、則袁次溪之刊先生古文、當亦今年也。

先生友顏幼客卒。

見乾隆三年與顏幼客日登陶然亭唱和條下。

乾隆十八年西紀一七五三癸酉先生四十八歲。

纂注論語。

示門人王健書、吾於辛未冬遭回祿之變、中堂燬、吾幾不免灰燼。二年來始復吾故廬、然亦拮据甚矣、家居課農授書、別無他狀、近讀尚書論語孟子、頗有得、如向來未讀者。尚書孟子已有評注、論語正在纂注、吾在甘十年、恨不得爲諸弟子說四子書、今說之、勝於前、而及門者多不能領受、安能數千里外爲甘諸弟子說耶。

按、此當即論語隨筆之託始。惟據先生次子鈞隨筆識語云、乾隆丙子主河東講席時、從及門之請、講貫之餘、隨手著錄、積歲成帙。然則是書之作、託始今年、而其成就、則在主講河東書院時也。考、先生主講河東、爲乙亥、非丙子。歸田詩草小序、甲戌乙亥、再主晉陽河東講席、餘則兀然家居矣。此可證也。次子鈞識語當是誤記。

友人刊先生時文。

示門人王健書、又有時文一二十首、目今有人爲我刊刻、刻成、亦當圖寄也。

按、示王健書當係本年、因有辛未冬遭回祿之變、二年來始復我故廬語、蓋自辛未冬至本歲、爲二年也。

乾隆十九年西紀一七五四甲戌、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赴晉陽、應晉省恆中丞之聘、主講三立書院。



太原紀程、乾隆十九年、晉省恆中丞聘主三立書院。二月二十八日自濟寧起程。答河東道喬公書、頃接來翰、過承獎藉。乃以太原講席、欲拉毷夫坐擁臯比。本不足勝任、緣台憲作人方殷、而老先生知己難負、是以勉强應命、弗敢固卻。業裁覆撫軍、訂於二月念六日自兗東裝就道、計日可抵晉省會城。特因使者預札達知、伏祈轉達撫軍、並沿途有司、略爲照拂、再懇者、賓師之道不振久矣。承撫軍及藩道諸君子情義兼至、即未晤、已信其賢。諒以古之處賓師者相處也。運無似、不敢謂賢、然固不敢以今之道進、更望轉致之。

評注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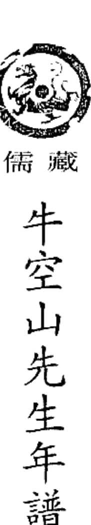
先生次子鈞史記評注識語云、右史記評注十二卷、先君子設教晉陽時所著、而改定於少陵臺畔者也。

史記評注張玉樹序、史記之文、詳略有體。往往使讀者得其意像於語言之外、而舞蹈興起、不能自已。固非字繩句削而爲之者也。後之講義法者、以爲學古人之文、寧簡毋冗、其刊剟之過、至於篇無剩句、句無餘字。於法得矣、卒之辭盡而意亦與之俱盡。讀其文者、了無餘味之可尋、況有蹈舞而興起者乎。以是爲古文、宋子京唐書列傳、或近之、太史公無是也。滋陽牛真谷先生有史記評注、藏於家塾、余嘗得而觀之。其於述作指提、絜收截、伏應之法、言之詳矣。而史文之繁悉者、尤三致意焉。其評五帝紀曰、他史之妙、妙在能簡。史記之妙、妙在能複。蓋他史祇是書事、而史記兼能寫情。情與事並、故極往復纏綿、長言不厭之致。不知者以爲冗繁、則非也。評秦始皇紀曰、臚敘列

侯倫侯丞相卿五大夫繁而不殺複而不省正古文拙重處故知以省文滅字爲古者非古也評項羽紀曰略知其意即又不肯竟學也然非又不肯竟學一語收不住又曰一府中皆慴伏文義已足加莫敢起三字更有神情聲勢評刺客傳曰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及老母今以天年終云云凡一意而三四見不厭其複古來史家文字以繁與複爲長者獨太史公一人耳評魏其侯傳曰所賜金陳之廊廡下云云若粗書其事當云所賜金悉予諸將軍吏便索然矣他所標舉不可件數類有異乎俗師之云者於太史公書不惟得其文義乃並其精神意態而傳之斯亦奇矣略聊以所見質諸讀史治古文者務爲好學深思求通其意而繁省之見可以勿存庶是編之不虛刻也

十一月自晉陽東歸沿途門人餞送一如自蘭州東歸時

晉陽東歸紀乾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自陽曲起行甘肅門人李炳晉陽書院賈學孔等三十餘人白馬寺公餞送至南屯是日抵晉祠張珮芳姚廷瑞馬履坦張映宿相隨到晉祠宿同年楊學山家楊爲置酒同門人痛飲高歌次日同張珮芳四人登懸甕山游天龍寺略二十九日同往徐溝諸門人溫常綬等二十餘人先在公具酒饌飲餞姚生召清客數人吹竹彈絲雅歌佐飲極歡而罷十二月初一日過姚廷瑞家諸生復留飲食送至南關停車話別諸生凝立悵然良久然後去姚生馬履坦送至祁縣是日宿平遙門人高尚禮伴夜略二十一日渡沁水踰石望嶺道路殊險峻望九泉山古松萬株蒼翠插天宿天井關有孔子迴車轍鳳台門人呂元亮來坐話伴夜二十四日自攔車峪起身下太行山呂生別去略



乾隆二十年西紀一七五五**乙亥先生五十歲**。

三月、赴蒲州主講河東書院。平陽以南、中條以北、晉陽舊門人、陝之同州等處諸生、俱來學。學舍不能容、僦民房道院以居之。

歸田詩草小序、甲戌、乙亥再主晉陽、河東講席。

與顏樂清札、四月十四日始到蒲、初上館、生徒寥寥、旬月間、四方雲集、負笈者日衆。平陽以南、中條以北、都有來者。晉陽舊門人來者五人、陝之同州等處諸生、渡河而東。邇來學舍不能容、僦民房道院以居。講貫日勤、漸有進益。

與河東道喬公札、月前二十九日抵鄭州、略茲於初八日已抵平陸、略到蒲有日、第慚愆期、上館不宜再遲、惟酌裁之。

按、四月十四日到蒲、初八抵平陸、則所謂月前者、必三月也。

論語纂注未畢者、從及門之請、講貫之餘、隨手著錄、積歲成論語隨筆十七卷。書甫脫稿、四方爭傳鈔之。

論語隨筆識語、鈞按、論語隨筆乃先君子課士之梯航也。自家居、宦游以及設教四方、隨在成就後學、亹亹不倦、每剖析經義、手摩指畫、洞徹原委。而論語二十篇尤時爲講明而切究者。乾隆丙子主河東講席、按、主講河東乃乙亥、此係誤記、說已見上。從及門之請、講貫之餘、隨手著錄、積歲成帙。其中闕鄉黨者、以欲作鄉黨考而未逮也。而微子、堯曰二篇、則歲暮解館、未終講也。然而書甫脫稿、學

者之慕而購者，不獨桑梓後進，秦晉及門也。

示皋蘭諸門人書：吾自去年懸帳晉陽，今年來蒲，比來生徒日衆，著述日多耳。吾有論語講義略，已成書，山右門人皆有之，汝等可托李炳錄得一部，極可資啓發處。

論語隨筆張燾序：今觀先生之書，自抒心得，不欲攻駁前賢，亦不欲傅會前賢。猶易之有九師，即不能廢王弼；有周、邵，即不能不讀程、朱。九變復貫，萬殊一歸，道法之淵海，而咸、磬之鐘鐸也。然竊見先生所云，亦未始不兼及象數，如辨告朔之非視朔，社主是石非木，泰伯之不從者非剪商，此數條何氏焯讀書記亦有辨證。正名之名，馬融謂百事之名，鄭玄謂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先生謂此乃正名父子之名，非以孫禰祖之名。與馬、鄭合。至五十學易云，孔子七十贊易，此五十當始學九合諸侯云，此九字如九天、九淵之謂，非有實數。推此可以想見其識之通博，而怵戒於熊安生之八十一宗者，則其義理又豈鑿空言哉。

游五姓湖。

游五姓湖記：蒲郡太守周侯既濬湖之三年，余與浙東胡稚威及周侯、永濟令張君萬泉、令畢君，泛舟於湖。

按：先生與胡稚威相交，即在是時。行狀所謂在蒲時會觀察喬公、太守周公、永濟令張公，又交江南名士胡稚威，咸相歡依依不忍捨，是也。稚威，即胡天游，字號雲持，清浙江山陰人，雍正附貢，乾隆元年舉鴻博不遇，工駢文，得唐燕、許之遺，詩雄健有奇氣，著有石笥山房集。胡與先生互相推



重見往來書札中答胡稚威書有云、宇宙寥落、略有知識、如吾兩人、又不得聚首商析、斯道可知矣。兩人相契可見也。

臘月、由蒲東歸。門人餞送之盛、如往年。

蒲州東歸記、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由蒲州東歸。書院門人盧僉等三十五人、在孟明橋公餞。是日宿虞鄉、王蓮友等八人隨至虞鄉。次日王思恭等相隨過傳巖。

乾隆二十一年西紀一七五六**丙子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應本郡太守之聘、主講少陵書院。三月中上館、謝去俗緣、深沉舊業。

與喬道台書、臘盡始克抵家、按此指自蒲歸、故主少陵書院爲今年事。新正以本郡太守有少陵書院之約、勉從其請。已於三月中上館。咫尺庭幃、定省爲便。魯國諸生、半在及門。

與胡稚威書、上館後、謝去俗緣、深沉舊業、要追古人原本、如尊教所云耳。

評注毛詩。

答胡稚威書、緣親老不能遠出、懼違孔氏律令、故且浮沉桑梓、借絳紗爲定省計。魯國諸生雖半及門、要亦無能解人。略長夏無事、正在評注毛詩、非敢著書、祇圖消磨歲月。然不得如稚兄者一爲是正、恐猶是迷盲之見也。

按、此即詩志之託始也。

詩志識語、鈞按、詩三百篇、自序而外、漢注惟毛傳與鄭箋僅存。六代而後、注疏家裒然大備、或專

訓詁、或究文義。而吳陸機草木鳥獸蟲魚疏、宋王應麟詩地理考、則以考據爲訓詁者也。顧詩之章法、句法、字法、雖有孫月峯、鍾伯敬諸評本、猶非因文見義也。先君子是編於詩之章句間、會其語妙、著其聲情、因而識其旨歸。又於前注之未安者正之、未備者補之。初稿既定、更欲仿陸氏、王氏之書、詳爲考核、別著詩志一編。然有志未逮也。略或曰、詩志既無成書矣、曷志乎爾。鈞竊謂文以載道、非文義將安屬。且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孟子讀詩之法也。舍文辭而志奚以逆哉。歐陽氏六經不可以文論一語、蓋謂六經義藴宏深、不專在文辭之工耳。若屏文法而別求之、則詩人之語脈轉晦。苟失語脈、又安所得義藴邪。然則讀詩者涵泳於章法、句法、字法之間、會其聲情、識其旨歸、俾詩人溫柔敦厚之旨隱躍言表、庶幾得詩人之志矣。則是編仍以詩志標目、奚不可者。且以存先志也。

九月、長子衡卒。

祭衡兒文、吾自今年正月、爲汝治病、失之太晚。五六月中、汝疾漸愈、又無良醫善方、固汝本根。九月以來、炙熨交進、涼劑疊加、失之太急太雜。略吾年五十有一、自此以往、不知更得何年壽。悠悠蒼天、其爲悲哀傷悼、則極無窮期已。今卜于十月初三日、葬汝先人之兆、不忍以不成人之喪喪汝故也。

按、衡卒年十九歲、詩文學術已有可觀。故先生痛悼殊甚。祭文有云、汝自十四五以來、始專從吾讀書、經解、文義及一切詩賦、韻語、惟汝領略會悟、心得神解、過絕於人。所說國風、堯典、孟子諸篇、



往往出吾意解之外。壬申、癸酉之間所作時藝、及五言近體、空靈深雋、奇句傾一座。人每遇汝得意之句、吾輒爲狂喜竟日。憂愁困苦、亦爲忘之。是吾與汝爲師弟、而汝爲吾得意門人也。吾性情疏曠、迥別流俗。汝喜怒不形、而好惡頗與吾近。吾以爲可、汝亦可之。吾以爲不然、汝亦不然之。口雖不言、中情難誣也。數年來、風雨與吾共、喜樂爲汝言、世道人情與汝講論、古今典故爲汝陳說。晉陽一年離居、書牘往來、及汝酬答。蒲州半歲同住、師友几席、及汝周旋、以至車馬泥澤、共勞苦、山水登臨、共疏放。是汝爲吾一體腹心知己也。嗚呼、天亡吾一十九歲成人子、又奪吾一得意門人、而又摧絕吾一家庭平生知己。是尚得爲天道耶。是如之何而謂之爲不喪予耶。

乾隆二十二年西紀一七五九丁丑先生五十二歲。

仍主少陵書院。

按、與袁代偉書、僕明年修輯泰志、定於岱宗峯頂、爲雨樵作一不朽之文。又行狀、今春應顏太守聘修泰安郡誌、業束裝具衣冠、辭親者、倏爾淹逝、痛哉。此可見與袁代偉書係丁丑年作、而書中有云、弟謬託皋比青氈、縛人百里之外、殆不自遂。圖於解館之後定作獨往之計。然則是本年仍主少陵書院也。

泰安顏太守聘修郡誌、擬明春前往。

見前條。

輯歸田詩草。

歸田詩草小序、庚午秋、余自金城東歸。冬後、嘗一至京師。甲戌、乙亥再主晉陽、河東講席、餘則兀然家居矣。感慨既深、酬答亦多。輯歸田詩草。

按、先生春秋傳、周易解二書、考之全集及序文、跋、識、均無記載、不知作於何年。惟史記評注識語云、先君子著作等身、凡詩、古文辭、得諸通籍以前與夫宦游者居多、而批注經史、多在暮年。所以薈萃百家、苦心孤詣者、鈞尤及見之。然年無可繫、但知其當在丙子、丁丑間矣。又據行狀、先生以隋唐以後、水道變遷、酈注不可據、欲續水經。因未親身經歷、畜志未遂而殁。因亦附著於此。其書雖未成、先生之盛心不可沒也。

乾隆二十三年 西紀一七五八 **戊寅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先生卒。門人私謚曰文定。

行狀、門人私謚曰文定。生於康熙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子時、卒於乾隆戊寅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年五十三歲。殁之前一月、屢夢至一宅、樓閣金碧、曲檻迴廊、皆目所未覩。嘗語家人曰、吾生平得住此宅、足矣。然宅中多物故人、息縣令叔父眉村、錦屏令董君景白皆在其中。又多讀書士子。殁之夜、復夢如前。醒謂家人曰、汝勿驚我、我仍將尋吾好夢也。次日而遂殁矣。又曰、運修幹虬髯、濃眉朗目。生平篤孝、母患心恙、能曲承其歡。奉伯叔如父母、伯叔兄弟如同胞。業師陳先生、王先生貧不能舉喪、皆身營其葬事。教生徒隨高下、無倦心。遇有心性穎悟、筆氣超拔者、如獲珍寶。與人交、內情見貌。落落不苟合、然亦不爲崖岸嶄絕之行。一切人事雕琢之習、夷然不屑。遇事精明果決、



事不難迎刃而解。讀書別有會心，不拘執章句，亦不詆毀前人，曰：彼固各有所見也。精神健旺，遇知己談論，可三五夜不寐，故能於書無不窺。略所著空山堂古文、時文、詩集已行於世，春秋傳、易經解、批注詩經、書經、論語隨筆、批點孟子、評注史記、二十一史糾謬俱未刻。按所列各書書名，與全集標名不同。而二十一史糾謬或曰二十一史，或曰十七史，張香濤書目答問竟署名空山堂十七史論，列入史論類，此皆未深考也。實則先生所論列糾正之者，僅前四史、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魏書、北齊書、後周書、隋書、五代史，總署名讀史糾謬，共一十五卷。

真谷先生傳：先生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死後貧不能葬，先生力任之。與人交殊落落，而情真摯，性高朗，不爲岸異。其居鄉類如此。略生平著述如詩、書、語、孟、春秋皆有傳註，尤邃於易，已存目於四庫。於是貫串古今，著史記評注、二十一史糾謬，旁及諸子百家，靡不博覽。於金石考據精深，著有金石圖。凡所著述，已刻者行於世，未刻者存於家。

按：先生入滋陽縣志師儒傳，其記載先生著述曰：被劾罷歸，益閉戶治經，著作日富。有周易解、詩志、春秋傳、論語隨筆、孟子論文若干卷，均録送四庫館。又有史記評注、讀史糾謬、文集、詩集、金石圖並行於世。其餘未刻者藏於家。此與先生全集中書目相同。

四月，訃於秦、晉及門之士，各致誄詞。而秦安平番士庶聞訃，各於城東設壇爲位，招魂致祭，不期而會者千餘人，遺舊役致其誄詞賻儀於兗東，向哭送，聲聞數里。

次子鈞行狀識語：先府君卒於乾隆戊寅正月，越三月，訃於秦、晉，及門之士各致誄詞，罔不情誼

篤摯。而舊治秦安、平番士庶聞訃、各於城東設壇爲位、招魂致祭。不期而會者、率千餘人。祭畢、專遣舊役致其誄詞賻儀於兗東、向哭送聲聞數里也。竊維古來循良生而神明、殁而已焉者、代不乏人。未有去任多年、身殁之後、致人感悼如此者。況秦、魯相去數千里、秦安、平番又相去千里、何不約而同、皆及期會葬耶。嗚呼、西土人情誠厚、而先府君之所以爲治、與所以課士者、可想見矣。真谷先生傳：迨殁時、距去西陲已十年、秦安、平番士庶聞之、各爲壇設位、東向致祭、哭聲聞數里、復遣使走數千里、致誄詞賻儀。其在秦安所開九渠、及教民種植法、民皆勒石志之。乾隆四十年間、上以官多沽名、所有德政碑、去思碑皆仆之。秦之民僉曰：此非歌頌德政、誌良法也。力請於官、勒石得不仆。距先生去甘越三十年、而民不忘如是、則德澤之入人深矣。



補遺

雍正十三年省試條下應補、

按隨園詩話卷五江陰翁明經照字朗夫館嵇相國家。略雍正十三年乙卯以鴻博薦。此可見鴻博之召試雖在乾隆元年丙辰、而薦舉省試、則在雍正乙卯也。

乾隆元年應鴻博科條下應補、

按隨園詩話卷五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詩題是山雞舞鏡七律十二韻限山字。劉文定公有句云可能對語便關關。上深嘉獎、拔爲第一。略二百人中年最高者爲萬九沙先生諱經、最少者爲枚。全謝山庶常作公車徵士錄、以先生居首、枚署尾。

乾隆十四年遺、

先生叔夢英卒。

叔父眉村公墓誌銘、叔父諱夢英、字卓然、號眉村、別號別墅別人。略運年九歲時、叔父年二十四、補諸生。年三十八舉賢良方正、署河南息縣知縣。甫四月、致官歸。略是時田公文鏡爲河南大府、操下如束濕薪、徼訪若織、有纖末、輒褫官獲罪。而叔父卒以予告去。居家、糾族人立宗系碑、又聯里中名人爲詩文社。略又嘗倡糾邑中義戶、代償郡守沈公斯厚侵帑千金、脫其重罪、全其老母。歸其任事尚義多如此。叔父早年不甚好讀書、中年嚮意筆墨文字、又有古玩花木之好。尤篤於書畫、家

藏碑帖千餘種。自秦漢篆隸下及晉唐楷法、章草、靡不研摩。而八分晚年獨精進、最得力於魯峻、禮器二碑。時於蒼古間見奇峭。晝無所師。摩頗以篆隸筆法爲之。每爲枯樹怪石竹木草蘭之屬、形不必似。而意之所到、精神如生。題跋欹傾、潑墨潦草、偃蹇有態。如斷碑古銅器、庶幾其可傳者。

滋陽縣志文學傳。牛夢英、字卓然、別字眉村、邑人。少有文行、弱冠補諸生。秀甲一黌。雍正初、舉賢良方正、廷對擢高等、以知縣用。簽發河南攝息縣事。精明果決、痛格陋例、奸胥黠吏屏息慴伏。百姓愛而尸祝之。兼爲德政、清廉二歌以頌。未半載、遽解組歸。杜門卻軌、惟以文史自娛。尤工篆隸、蒼古奇崛。間及繪事、一空摹擬。頗用篆隸法、不必形似。而精神如生。自署曰別墅別人。得其片紙、人爭寶之。淄川王稚子爲作忠孝完人傳。歿後、鄉人私謚曰文敏先生。

按、墓誌銘、卒年僅五十九。又運年九歲時、叔父年二十四。則先生四十四歲時、眉村爲五十九。故知其卒於今歲也。

乾隆三年、與故學博曲阜顏幼客日登陶然亭唱和、條下應補、

按、隨園詩話卷四、丙辰以布衣薦鴻博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予未經見。張善晝、長於五古。人亦誠樸。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削少陵、訾詆太白、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坐定、即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爲快。略



附錄

行狀

牛夢瑞

杖期牛夢瑞狀曰、亡兒運震、先大人名之。階平、余字之也。孩提不喜弄、語言蹇滯、以爲不慧也。稍長、教以句讀、即能上口、輒不忘。先大人特鍾愛之。每夜飲、必令侍立覆經書、遇有解悟處、則大聲疾呼、或手舞足蹈。先大人時爲開顏、勞以糖蜜。以其酷嗜蜜如性命也。十齡能屬文、強之讀時文、旋置去、惟愛經史古文、尤躭左史莊騷杜詩、常置紙牌、書先師昌黎韓子、私祀之。舅氏楊熙載見之曰、此子以韓子爲師、志未可量也。曲阜王童如見其詩、末云、我欲起九原、徐商天下事。大驚曰、乃欲與聖人講話、真不愧東方一士。好吟詠、至癸卯、積詩若干首、悉焚之、有燒詩行。自是詩學益進。十六、受知於茶陵彭公、覆試二十一藝、皆冠軍。嘗謂余曰、此子偉器也、汝宜修德以培之。二十三、學使長洲王公選貢士、試策七十二賢姓名里居、對無遺失。繼、睢州蔣公補試、曰、子吾益友也、不敢以弟子屈。遊太學、祭酒孫大人有疑義未審出何典、詢同學、皆不知。運對曰、此出左傳。大人曰、恐不的。勿強不知以爲知。運遂誦左傳全文。孫大折服曰、汝後生竟績學乃爾耶。由是海內名流無不傾心。壬子、魁北闈、受知於清江夫子、即今大宗伯漕督楊公也。癸丑、捷南宮、受知於故大司寇劉公。兩公皆親之若父子、飲食教誨、恩誼備周。當是時、彭大人已入閣、辦事意必獲翰苑、竟未得。宿天壇、與故閣學黃忝齋、今雲撫劉蘇村、雲臯吳二南、故都諫仲襄溪、故學博曲阜顏幼客、日登陶然亭、唱和都中、爭羨嘖嘖人口。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辭科、東撫岳公引薦、省試十一次、書經詩賦以及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諸子百家之文、皆條晰明暢、每呈文、

即擊節稱快、謂鴻博無出其右者。丙辰召試、竟以賦長、策多典故被落。其筮仕秦安也、縣當萬山之中、俗鄙性悍、至則興學校、捐俸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置便門、朝夕講貫、常至夜分。甲子鄉魁二人、吳墱路植亭繼之者、張輝譜墱捷南宮、宜川張東來學亦捷南宮。先是秦安稱年例舉人每二十年一名、至是始翕然向學。共立石書院曰真谷先生講學處、真谷者、其設教時自號也。邑西有隴水、泥淖渾濁、弗可食。迺脈土之宜、捐資募丁壯、爲渠九、溉田可萬畝、畝致一鍾。恐其久而廢也、爲條約刻石、民至今蒙其利。城北玉鍾峽五月暴雨、山崩河塞、土高六七十丈、長七百餘丈、民居漂沒、薄暮聞報、輟食疾馳、胥役家人皆徒跣荷畚鍤從、至則男婦老幼皆登山號泣、來迎、運泣諭之曰、吾汝父母也、必奠爾居。時雨尚未息也、亟出重資募水夫、益以胥役家人數百人、開濬、念百姓弗能火食、自縣致熟食餉之、紳士感動、亦競以熟食餉。四晝夜目不交睫、身不離岸、民咸謂令憊甚、而不自知也。迺按戶給糧、比屋給銀、民慶安堵、繪決河圖立石以紀。隴西田皆撒種、密不能施鋤、造耩具教民、於是畝倍獲。縣僻、惟有褐行、因民貧、貨低、行久壞、出資貸褐戶、不責其利、歲餘、商賈復通。縣東北二百餘里有西固、所徵收本色糧、赴縣上倉、所費倍其糧數、積年逋欠、胥役以西固爲畏途、百姓見纓帽者、即執而笞之、或時執刀杖、勢不可逼、逼則走險。運到任後、將親赴西固、吏難之、危辭以動、不聽。先發牌與鄉保、言縣令欲親百姓、非爲催科、輕騎減從而至。民從未見縣令、大驚喜、有以雞酒迎者。聚甲首保正、曉以大義、感以至情、且諭納本色糧之難、改折銀以便民、民大喜、乃具稟申詳、每糧一石折銀六錢、民稱便。四年五月、炎熯、聞九龍山三娘娘靈應、縣土神也、殿有神泉、求水輒雨、山距縣四十餘里、徒步虔禱、士民從者數百、至則塞瓶

口、投泉內炷香懇祝。水已滿矣。回時午未之交、赤日如水晶、無片翳。忽有黑雲從東南來、雨如注。田禾沾足、民咸謂令能格神。俗多邪祟、呼爲毛鬼神、能降禍、勒人畫像供奉、違則老幼皆病、民咸苦之、具詞控縣、即移牒城隍、差役立鎖畫像赴勘、並帶患者。當是時、觀者如堵牆、署不能容、及排衙一呼、病者全蘇、因喝令行杖、燬付長流、病者獲安。嗣後告毛鬼者、俱如前。民又謂令能治鬼。郭巡檢誣馬得才等五人爲盜、調任郭令、私巡檢、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控臬、令誘至、斃之獄。現禁馬雲三人、獄經一載、有成案矣。運因起解問供閃爍、更鞫之、一夜盡得其情、即欲稟州。幕友曰、此事大難、前已經州審矣、馬雲能耐一架棒耶。倘仍如原招、吾祇受累耳、何益。運毅然曰、吾既得情、復行誣陷、何以對神明、何以慰寃鬼。寧拚此官、不能委屈也。遂面稟李州尊、復稟臬憲、皆可之、而愛郭令、乃發回原詳、作初審、竟得昭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子廩生杜時、因李進祥負債、刎於門、杜父子慌遽、仝常僱工移屍匿械、前官擬謀殺抵命。因兩官相驗不符、委秦安令覆審、於城隍廟審二晝夜、盡得其自刎情形、乃以移屍予其陶徒、子時復廩生。又平反積年疑獄、多如此類、三案人皆生祠之。令秦安八載、凡省耕歛、借籽種、山僻荒徼、足跡無不履之地、見百姓之面、即能呼其名、稚子婦女、皆得進謁、或饋蜜油雞餅、無不顧識縣令者。署徽縣三載、於溧亭川建杜工部祠、置祭田、子美作七哀處也。仙人關建大小吳王廟、置祭田、吳玠破金處也。其時、又委署兩當。徽距秦安四百里、兩當去徽又二百里、雨雪寒甚、奔馳道路、無寧晷、詩所謂一身三縣宰、憔悴小甘州、是也。小甘州一曰大門鎮、酌三縣之中、運聽斷多於此。徽多虎患、行人屏跡、三載募得二十六虎、患稍息。及署事竣、歸秦安、徽民餞送流連、日暮始行、突遇虎白額者於五步內、前驅去遠、

後隨未至。虎坐當道、馬股栗。運曰、爾醜類傷吾民。禦災捍患有司責也、不宜讐吾。且吾宰徽無過行、不應飽汝腹。宜亟去。食頃、虎徐徐度岸下、馬亦出險。或繪馴虎圖紀其事。當是時、清江公保舉御史、而無由因公赴京。赫公保舉知州、又爲人所梗。調平番令。縣當四衢、番、漢、士人雜處、滿兵、綠旗兵數千、羽書交、馳素號難治。到任多方調劑、俾滿漢相歡、軍民安帖、番土服教。適五道峴偏災、領賑者遠皆百餘里、迺捐粟二百石飯之、俾得果腹、且禦寒。民感甚、人輸一錢製衣、乃受衣、而反其幣。固原兵變、攻提督門、蹂躪居民商賈甚慘。游擊任舉單騎定亂。督院慶公、撫院黃公至平涼、飛檄調平番令。夜渡黃河、謁二公。曰、二大人威重、須至固原鎮之。但不可多帶兵、不妨駐札城外、遙爲之勢。任將軍既能定亂、即令出亂者可也。兩公頷之。時任已護提督印、果以三百餘人至。其時城內作亂者尚多、人心洶洶。乃擇其無辜者四人、請兩院即釋之。且諭曰、固原之安危、以汝輩爲存亡。汝可速回、以慰父母妻子之望。平旦即至、固原反側始安。運治三百人獄、越十五日。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督、撫稱其能。然忌者愈多、乃摭去年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城中民數百號泣於庭、聲徹內外。且欲赴省保留、運止之曰、如若所爲、是重吾罪也。姑聽之。罷官、無饔飧計、門生百姓競以柴米遺之、始獲濟。先是、秦安諸生願從至平番、至是上官聘主皋蘭書院、甘涼、陝之士俱來從學。成進士者、孫俌、趙思清。鄉薦者、吳鎮、劉楷、齊文淮、宋紹文、江爲式。選拔者、賈希适、陸允恭、楊于棠、甘延年、李炳、許潤、魏立十餘人。他如劉佩璜、黃建中、石純音等皆名士、無不悅心誠服、誼同骨肉。別時泣涕流連、送至灞橋者數人、蓋千餘里矣。有灞橋贈別詩。後掌教晉陽書院及河東書院、師生相得、一如甘省。成進士者、張佩芳、賈惪等。前在甘肅、與某公即

以文字相切劘、及爲東撫、仍接以賓禮。豫撫胡大中丞亦以詩文結納。二公皆呼爲空山堂先生、其見推重如此。在蒲時、會觀察喬公、太守周公永濟、張公。又交江南名士胡稚威、咸相歡、依依不忍捨。因親老辭歸、主本郡少陵書院。平素所得士、如張昌以選拔捷北闈、顔懷敞、張用昇、張用星及門、蘇茜、高良佐、王應選、顔崇本等、皆一時名儁。今春應顔太守聘、修泰安郡誌。業束裝具衣冠辭親知者、倏爾奄逝、痛哉。運修幹、虬髯、濃眉朗目、生平篤孝、母患心恙、能曲承其歡、奉伯叔如父母、伯叔兄弟如同胞。業師陳先生、王先生貧不能舉喪、皆身營其葬事。教生徒隨高下、無倦心、遇有心性穎悟、筆氣超拔者、如獲珍寶。與人交、內情見貌、落落不苟合、然亦不爲崖岸嶄鑿之行。一切人事雕琢之習、夷然不屑。遇事精明果決、不難迎刃而解。讀書別有會心、不拘執章句、亦不詆毀前人、曰彼固各有所見也。精神健旺、遇知己談論、可三五夜不寐、故能於書無不窺。嘗登泰岱至頂、登華嶽至文公投書處、一日間步行上下、不爲疲。學奕必求勝己者、角日負三局、夜盡覆之、次日一敗而二勝、三日則全勝矣。學琴於泗水高先生、心摹神追、以盡其曲奧、或至終夜不寢。其凡事精進類如此。所著空山堂古文、時文、詩集、已行於世。春秋傳、易經解、批註詩經、書經、論語隨筆、批點孟子、評註史記、二十一史糾謬、俱未刻。又以隋唐以後水道變遷、酈註不可據、欲續水經註、因未親身經歷、蓄志未遂而竟歿。嗚呼痛哉。門人私謚曰文定。生於康熙丙戌十一月初七日子時、卒於乾隆戊寅正月二十二日酉時、年五十三歲。歿之前一月、屢夢至一宅、樓閣金碧、曲檻迴廊、皆目所未覩。語家人曰、吾生平得住此宅足矣。然宅中多物故人、息縣令叔父眉村、錦屏令董君景白皆在其中。又多讀書士子。歿之夜、復夢如前、醒謂家人曰、汝勿驚我、我仍將

尋吾好夢也。次日而遂歿矣。痛哉。

先府君卒於乾隆戊寅正月越三月、訃於秦晉、及門之士各致誄詞、罔不情誼篤摯。而舊治秦安、平番士庶聞訃、各於城東設壇爲位、招魂致祭、不期而會者率千餘人。祭畢、專遣舊役致其賻儀、誄詞於兗東、向哭送聲聞數里也。竊惟古來循良生而神明、歿而已焉者代不乏人、未有去任多年、身歿之後、致人感悼如此者。況秦魯相去數千里、秦安、平番又相去千里、何不約而同、皆及期會葬耶。嗚呼、西土人情誠厚、而先府君之所以爲治與所以課士者、可想見矣。不孝男鈞謹識。

牛真谷先生傳

大學士兩江總督濟寧孫玉庭撰

立德、立功、立言、曰三不朽。立德尚已。立功則視乎遭遇、非得位行志不可。至於立言、則無分窮達、皆可自見。如吾郡牛真谷先生、殆所謂不朽者與。先生名運震、字階平、真谷其號也。生而嚴重、稍長即好學、願以昌黎韓子爲師。時或爲位而私祀之。愛經史古文、不屑屑於時藝。年十六、補博士弟子。二十餘選拔貢、成均。雍正壬子中京闈鄉試。癸丑成進士。十三年九月、高宗純皇帝御極、次歲爲乾隆元年、詔天下舉博學鴻詞、先生應此選。撫軍試以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諸家之學、凡十一次、皆第一。及廷試、竟以賦長逾格、策多古字、被乙人皆惜之。尋除甘肅秦安令。邑治環山、西有隴水、先生開九渠、溉田萬餘畝、民食其利。邑北玉鍾峽爲暴雨崩塞、水溢壞民居。先生率胥役、募丁壯凡數百人、皆荷畚鍤、督濬四晝夜而峽水通。又給被水戶銀穀、民得安堵。邑東北二百里曰西固、輸糧苦遠、運費繁、積年逋欠。胥吏往催科、則持杖抗拒、人皆視爲畏途。先生乃單騎往、聚里中父老、諭以大義、徐問所苦。民以折色爲便、許

之請於上官、每石折銀六錢、民大悅。自是西固稱易治。又秦安民不諳樹藝、田皆撒種以待收穫。先生造農具、教之以法、畝倍收焉。先是邑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不能察、得才自殺、其兄馬都上控、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等三人獄已具、將招解。先生復鞫之、得其情、卒白之、請於上官、竟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寃。前令以其陶父子爲謀殺人、定首從罪、上官檄先生覆勘之、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辜其陶、而釋其子。他所平反多類是。先生官秦安八載、以經術飭吏治、暇則巡行郊野、問民疾苦、凡利民之事無不舉、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之。又於署東偏設隴川書院、日往與諸生講課、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兼攝徽縣、一如治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漂亭川、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祀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羌夷地、道路僻遠、相距或三四百里。先生乃居適中之地曰大門鎮、以聽斷三縣事、民皆便之。徽多虎患、先生攝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自徽返秦安、遇虎當道、先生叱之、虎竟去、縣民繪馴虎圖、傳其事、以爲善政所感云。尋調平番縣、劇邑也、夷夏雜處、屯滿漢兵三千餘、素稱難治。先生鎮撫兵民、輯和夷夏、威惠甚著。縣有五道峴、適告饉、捐粟賑之、民賴以安、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具幣以獻、辭之不獲、乃受衣返幣、而孰知即爲後累哉。固原兵變、攻提督署門、掠民居商賈、督撫聞之、俱至平涼、飛檄召先生、問方略。先生謂大憲當示以鎮靜、盛兵宜遙駐城外、令城內將爲亂者出。從之。時游擊任某代理提督事、執三百餘人出、先生請先擇無辜者釋入城、以安反側、人心始定。尋鞫三百人獄、十五日而畢、斬三人、監候四人、餘則徒杖有差。督撫稱其能、將擢之、而忌者乃拾前受萬民衣事、劾罷之。平番民聚哭於庭、欲赴省保留、先生力止之、曰：是重余辜也。乃罷。既而窘不

能歸、上官乃聘主臯蘭書院講學。得士心。比東歸、諸生有走送至灞橋始返者。歸里後、杜門治經、與鄉先生講論文義、考訂金石。又嘗主晉陽河東兩書院。當道皆推重、稱爲空山先生、以先生所著有空山堂文集也。後以親老辭歸。晉中所教士、皆一時名雋、不徒以科第顯。如荊撫軍道乾、即其一也。先生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身後貧不能葬、先生力任之。與人交、殊落落、而情真摯。性高朗、不爲岸異。其居鄉類如是。迨歿時、距去西陲已十年。秦安平番士庶聞之、各爲壇設位、東嚮致祭、哭聲聞數里。復遣使走數千里、致誄詞賻儀。其在秦安所開九渠、及教民種植法、民皆勒石誌之。乾隆四十年間、上以官多沽名、所有德政去思碑皆仆之。秦之民僉曰、此非歌頌德政、誌良法也。力請於官、勒石得不仆。距先生去甘越三十年、而民不忘如是、則德澤之入人深矣。生平著述、如詩、書、語、孟、春秋、皆有傳注。尤邃於易。已存目於四庫全書。於史、貫串古今、著有史記評註、二十一史糾謬、旁及諸子百家、靡不博覽。於金石考據、精深、著有金石圖。凡所著述、已刻者行於世、未及刻者存於家、俱見行狀及舉鄉賢事實中。余少聞先生名、比入郡庠、肄業東魯書院、得與先生之子若侄爲文字交。於先生生平、知之尤悉。今五十餘年矣。道光戊子、余延先生之孫字吉臨、授曾孫輩書、囑余爲先生傳。余昔官翰林、曾纂修國史、惟時方纂大臣列傳、未能旁及如先生者。於立德則可列儒林、於立功則可稱循吏、於立言則可入文苑。假使得高位以行其所學、所就必更有大於此者。顧乃以一令終、豈非天哉。然即此已堪傳不朽矣。至於生卒年月及子孫若干、已見墓表誌銘中、不復贅云。

墓表

榜眼及第尚書孫星衍撰　山東巡撫受業荊道乾書

往予得牛君金石圖、思其人。頃官監司、鎮兗州、君之家在焉。子鈞以諸生禮來謁、識其家風醇謹。時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縣令、校官薦舉鈞以應。鈞辭以母艱、不就徵。明年春、鈞走請權布政使荊觀察道乾乞予文、表先人墓。觀察、故牛君設教河東時所識士也。予時亦攝按察使、在歷下、知觀察之爲人、益以思君之爲人、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君名運震、字階平、號空山、兗州府滋陽人。高祖歲貢人天鑄。曾祖起宗。祖歲貢生洪範。父選拔貢生、日照縣教諭夢瑞。世敦儒素。君生十歲、能屬文。博覽書傳、不喜爲舉子業。雍正初君年十六歲、補縣學生、有文名。己酉歲選拔貢生。壬子科舉順天試。癸丑科成進士。世宗十三年、詔舉博學宏詞、山東巡撫岳濬舉君以應。先策試以山東分星、地勢、海防、河渠之學。君對以魏陳卓星度、爲西法入中國所改、不合於古、及禹貢職方之所以異、議以山東形勢要害在青州穆陵、青石二關。海防、巡外洋不如守內洋。河防、宜籌沁、黃交鬥、及決漕、通淮之害。皆稽合圖志、通曉時務。東方碩學、無出其右。至都、以文逾格、報罷。乾隆三年、選授甘肅秦安縣知縣。當是時、空山君才名藉甚、都下賢公卿惜其補外、君欣然之官。秦安治環山、西有隴水、君開九渠、溉田萬畝。縣北玉鐘峽崩塞、河水溢、壞民居。君募丁壯、率胥役家屬數百人、荷畚鍤督濬。四日夜而水通流、民皆安堵。縣陬西固、去治二百餘里。郵民輸糧苦遠、運費繁、積年逋課。胥役迫之、則持杖抗拒。君單騎往、諭問所苦。民請以銀代糧便、君權許之、西固無鯁化者。先是、巡檢某誣馬得才兄弟五人爲盜、前令不能察、得才自刎死。其兄馬都上控、令又誘斃之、勘其弟馬雲者三人。具獄上府、將就道。君鞫得其情、卒白之。請於上、不罪前令。又雪清水縣武生杜其陶寃。前令當其陶父子以謀殺人首從罪。上官檄君覆治、驗死者得自刎狀、以移屍

罪其陶、即釋其子。他所平反率類是。君官秦安八載、惠農通商、以經術飾吏治。暇則行視郊野、或鑄農具教民耕耨、或稱貸販糴、戶不責其息、民樂其政、所至爭饋餉。設隴川書院於署東偏、通其門與諸生講習。縣人由是向學、得高第。嘗雩雨九龍山、立應。又牒城隍神、爲民勘祟、病者即愈、人以爲勤政之感。兼攝徽縣、治如在秦安時。建杜工部祠於溧亭川、又建吳玠廟於仙人關、皆置祭田。又攝兩當縣。隴西古蠻夷縣、道僻遠、相去或三四百里。君茇舍於三縣之中路、曰大門鎮、以聽斷。徽多虎患、君官三載、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道始通。及去徽邑、歸秦安、遇白額虎當道、人馬股栗、君叱之、虎度岸去。或爲馴虎圖傳其事。以能遷平番縣。縣當衝要、屯兵三千餘。君輯和番夏、鎮撫兵民、甚著威惠。縣之五道峴告饑、捐粟二百石賑之。民感其事、人輸一錢、製衣銘德。君受衣返幣。固原兵變、攻提督戟門、掠居民商賈、督撫咸至平涼、飛檄召君問方略。君謂二公當鎮靜、不可盛兵往、遙屯城外爲援、令城內將出亂者從之。游擊任某方攝提督、執三百餘人出城、城內洶懼。君請釋無辜者入城慰諭、反側始定。君治三百人者獄、越十五日而具、斬三人、監候四人、餘予徒杖有差。上官稱其能。或反以此忌君、乃摭前受萬民衣事、劾罷職。平番民涕泣攀轅、欲訴留君、君固止之。既而窘不能歸、上官聘君主講皋蘭書院、講學得士心。及君歸、有千里走送至灞橋始返者。君在里中、閉門治經、日與鄉先生講論文義、搜考金石。嘗主講晉陽、河東兩書院、晉豫當道推重、君稱爲空山先生。君在河東時、與同歲生胡天游論古最相得。所識士亦一時名儁。君教以殖學立行、不徒以科第自見、如荊觀察道乾、其一也。君事親孝、待宗族盡友悌、受業師貧死、爲營喪葬。事與人交、貌落落、內情至、亦不爲岸異。不喜雕飾、性開明、有斷事、雖鈎稽莫不辦治。

兩爲令不假手幕下、好游覽、登華山、秦岱、窮極幽險。善弈、能鼓琴。所著諸經史義解、存於家。君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奄捐館舍、春秋五十有三。其年十月二十日、葬於縣南馬青村之原。秦晉門下士聞君喪、皆致誄、秦安平番士民設位哭踊、不期而會者千人。君德化所致也。君配范孺人、與君齊年、比德。入門勤操作、姑患心疾、侍奉盡孝、姑疾良已。君在官、不問生産、罷官無慍色。及卒後、兩親相繼逝、經營喪葬、教子孫、一切皆范孺人力。孺人卒以嘉慶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春秋九十有一。其年十一月三日、合葬於君墓。子二人、衡、鈞。孫七人、廉夫、潛夫、敏夫、敦夫、穎夫、蘊夫、莊夫。君才學冠世、不能排金門、上玉堂、撰著成一代典章、乃以吏才自見、尤卓卓如是。予既表君之墓、感世之讀書出牧民者、不知天人經世之學、輒干祿思得官、既得矣、則問所治之肥脊、以爲身家計、及到官、則又覬他邑以爲勝。此邑秋毫終無益於民、若爰書、簿歛、皆探上官意、更舊章。禮經稱貴臣、鄭康成以爲邑宰。孔子言南面臨民、不謂蒞官、亦即宰也。縣宰所治億萬人、縣皆治、則天下治。奈何輕用而褻視之。若牛君者、可謂盡職。聞君之風者、可以媿矣。乃爲銘曰、隴西水、千尺清。其政舉、宰有聲。魯邦石、一片峙。讀父書、宰有子。歔呼徵君古賢宰、我無媿詞、銘於此。

滋陽縣志師儒傳

牛運震、字階平、號真谷。邑人。學者稱空山先生。父夢瑞、字思然、選貢生、和易剛介、人不敢干以私。官日照教諭、修學課士、號爲稱職。運震少承庭訓、性嚴重、好學、貫串經史、早以博洽知名齊魯間。雍正癸丑成進士。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廷試以賦逾格、策多古字、被乙。時論惜之。筮仕知秦安縣、開九渠、溉

田萬畝、民食其利。作農器、教民種殖、歲倍收。又雪馬得才兄弟、杜其陶父子之寃、一時折獄稱神明。兼攝徽及兩當二縣事。徽多虎患、募壯士捕殺二十六虎、患乃息。嘗遇虎、叱之、輒弭耳去、縣民爲繪馴虎圖紀其異。課最、調平番縣。固原兵變、亟白大府、示以鎮靜、偵知首惡三人斬以狥、餘罪有差、事乃定。以受萬民衣（縣有五道峴、適告饑、捐粟賑之。民感其惠、人輸一錢、製衣具幣以獻。運震返幣、受衣。）被劾罷歸。益閉戶治經、著作日富、有周易解、詩志、春秋傳、論語隨筆、孟子論文若干卷、均録送四庫館。又有史記評注、讀史糾謬、文集、詩集、金石圖、並行於世。其餘未刻者藏於家。雅好獎掖後學、莅官所至、必有生徒、公餘教授不倦。歷主書院講席、成就尤衆。

預擬刻空山先生遺文序

桂馥晚學集

余初與牛真谷先生不相識、輒投以詩、謬承獎許。後乃有連、數相見。余時齒弱、無能測其淺深也。既聞其歿、同顏君清谷往哭之。清谷要余刻其遺文、因取殘稿務爲十卷。刻未半、遊學於外、不復撩理。嘉慶某年、歸自滇南、始爲刻竟。嗟乎、余年開第八䄙矣、回憶半生、舟車勞勞、長以書卷自隨、未嘗廢業。今者自念當有受教之地、而先生安在哉。

空山堂文集序

趙懷玉

古者仕學相需、昌黎韓氏曰、士不通經、果不足用。世人歧而二之、謂文章侍從之職、非守令急務、且攻乎此、則性或迂闊、不達於政。於是習刑法之名例、謹財賦之出納者、已翕然稱賢。即雅敦夙好、而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豈古人之言不驗於今、抑出之無本、終不能媲隆於昔也。滋陽牛階平先生以名進士

起家、歷宰甘肅諸縣、所至有殊績、然未嘗一日廢書。余在都門、見其所刻金石圖、服其精博。及權守兗州、識仲子鈞、始盡窺著述。時空山堂文刻未竟。既去兗、鈞函書乞序。先生於詩、春秋、論語、皆有發明。文含咀百家、而嚴於下筆。其言曰、爲文三十餘年、作墓表、誌、傳、未受人一字竄易。又曰、名難得易失、文易敗難工。又曰、以案牘爲文者、古有之。皆本王法、切人事、中於當世之用。自文移之用繁、而文理衰。夫已則未信、何能質人。今而無聞、敢望傳後。其厚自期待者、必其深造有得。非若緣飾儒術之徒、多市心而寡實效也。鈞既裒各體文、復集其當官諸作、曰宦稿、以附後。以爲先人立言、不敢臆爲增損、聽閱者之決擇而已。蓋孝子之用心也。烏虖。禹貢可以治河、春秋可以斷獄、周官可以治太平。任牧民之責者、豈惟習刑法、謹財賦、而遂謂之賢哉。讀空山堂文、益信學爲入官之基、而勤於耕穫者之異夫繡其鞶帨矣。

牛空山先生全集序

陳預

夫讀書稽古、非徒資淹博之才。應務匡時、將以裕閎通之識也。乃習訓詁者、課以召、杜之治行而無聞。躬簿領者、責以屈、宋之風騷而靡暇。豈儒林、循吏判然兩途、政治、文章原非一致者乎。且即一經生家言、治易者不知有書、誦詩者不知有禮。談經術則廢史冊、言考訂則略詞章。往往分門別戶、承昔師說、而不能相通。其有通焉者、又或墨守儒先、拘古泥昔。方策所載、疑其似而便爲僭經。特牲所祠、糾其違而即同非聖。抱殘守缺、欲有發明焉、難矣。矯其弊者、更或放言高論。讀易半卦、上疑軒羲。哦詩一章、旁嗤鄭、衛。師心自用、抑又無取。空山先生以魯國名儒、爲秦川長吏。治事之暇、不廢吟哦。弦歌之餘、惟事

探討。其爲詩文、則成一家言也。其解易象、則能空衆議也。其說詩、有解頤之妙旨焉。其傳春秋、有繁露之精思焉。他如抉魯論之義蘊、實紫陽之功臣。論孟子之文章、得眉山之秘鑰。間評史記、既賞奇而析疑。歷覽史編、復正僞而糾謬。成書具在、卓然名家。既不爲漢人穿鑿之談、亦不作宋代鑿空之論。枕經葄史、要皆心得之言。抽秘騁妍、罔非德華之蘊。然使其耽情典籍、竭志編摩、而厭棄簿書、職業不舉、賢者之過、或不免焉。乃其治秦也、清積獄、立社倉、葺黌宮、平道路、定荒田之界、豁沙地之糧、捐置義田、振興文教。開渠道以資灌溉、折額糧以便輸將。斯時、農服先疇、士懷姱行。耕讓冷風之界、書攤坐獄之庭。如古循良、至今頌美。余固夙聞先生之政治、慨慕先生之爲人。及觀察東邦、遊其鄉里。訪故家之存者、諮老成之典型。獲讀遺編、並接嗣子中野徵士。横經而來、知儒素之能安。質樸有文、守父書而能讀。諸孫敏夫等、皆循循規矩、稱其佳兒。一門之中、藹然孝弟。百畝之産、共其犁鉏。吾乃知空山先生之治於秦者、固即教於家者也。其教於家、而再傳不改焉者。其本諸身、而沒世不忘焉者也。宜乎秦川之民至今謳思之、及門之士至今私淑之也。歲丁丑、余秉節東圻。敏夫函遺集、請序於余。爰就其所見聞者、書以貽之。是爲序。

滋陽縣志耆舊傳

牛黌字志倫、邑人。魯府儀賓、尚定陶縣主、封亞中大夫。正德初、黄河決溢、工役煩興。黌與縣主辭歲祿、幷出私粟一千二百石、以充人夫工食。事聞、奉勑褒獎、兼拜羊酒綵段之賜。

忠孝完人傳

淄川王稚子

完人姓牛氏、諱夢英、字卓然。生而醇樸、長而穎異、位雁行之三、爲父母之良子、自幼鍾愛之。而完人孺慕殷殷、亦復始終無間、可謂誠身以悅其親者。其事兩兄如左右手、相依爲性命、長大追隨若孩提然、近世以來所未有也。以故孝稱於宗族、聞於里黨、舉於學校、達於朝庭、聖天子見而器之、以是爲真有諸己者、遂以知縣試用河南、至則得光州之息縣。入息、除衙門陋規數十條、興利多端、胥吏仰之如神明、百姓戴之如父母。甫四月而頌聲遍中州、未幾而正選至。上臺擬委署他邑、完人曰、仕之途賒矣、仕之道畢矣、吾之忠竭矣、知止知足、吾其歸矣。遂解組告歸、上人亦竟允其請。秀才也、數月而郎官、知縣也、數月而林下。從來功名之捷、出處之順、無過於此者。於其來、海甯陳公賜之額曰忠孝完人、蓋羨之也。比至家、他端不舉、遂告奠於先人、完忠之局者、復以完孝之事也。自是而兄弟之聚會日益親、相與課子侄、經閑則栽花種竹以自娛。時與三五知己談詩會文、此道相逢、不吝肴核酒醴、亦無德色。雖家給匱乏、門不絕追呼聲、而完人樂甚、惟知足也。知足者常樂、此完人之所以完也。衛公子本此意以居室、而完人即得此意以涉世、皆宜稱善於孔子者也。獨是完人年尚未及強仕、而精神有餘、抱負非不足、儻一心以行義、久於其途、由中尊而遷郡、由郡伯而陞丞、內轉則爲喉舌、秉鈞衡、悉分內事、吾知其必大有裨益於一人、以利濟乎民生者。如是則滿乎忠之量、即以顯親揚名、滿乎孝之量、充實焉、美人、焉有光輝焉、大人矣。而完人乃甘心於完也、此完人之所以止於完也。昔孟子之論樂正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今吾於完人亦云。

滋陽縣志耆舊傳

牛敏夫字叶商、運震孫、邑庠生、舉道光辛巳制科徵士、家貧嗜學、克繩祖武、性嚴正、人多敬憚之、然才可肆應、如道光中重修城垣、東壩書院、考院諸大役、悉賴主辦、俱克蕆事、晚年愛風雅、花木一庭、圖書四壁、每招知己集生、從把酒吟詩、泊如也、且老不廢學、日誦古文數十篇、書小楷數百字、率以爲常。

滋陽縣志文學傳

牛頣原字叔次、運震曾孫、性敏好學、讀書目下十行、枕經葄史、博洽爲一時冠、詩古文詞莫不精妙、早年有聲黌序、以選拔貢成均、其父敏夫爲道光制科徵士、性嚴正、原善事之、能得其歡心、惜不永其年、三十二歲卒、積學早逝、士林悼之。

牛頣志字汝立、敦夫子、運震曾孫也、績學厲行、耿介絶倫、幼工詩、自漢、魏、六朝迄唐、宋諸大家、無不探源溯流、窮其奥旨、未弱冠、以古學冠童子軍、蜚聲庠序、敦夫司鐸昌邑、未百日卒於官、頣志隨侍任所、號痛幾絶、邑諸生嘉其孝、醵金助之扶櫬歸家、益落、課徒自給、既闢先業寄園、讀書其中、自號寄寄園小主人、懷鉛握槧、凝塵寸積、湛如也、性好菊、慕陶徵士之爲人、暇則編籬種菊、掃壁題詩、過寄園者見主人手甕澆花、徘徊蕉陰桐院中、每遲留不能去、所爲詩有寄寄園詩草、載塗吟、一覽吟、菊花百詠、代藥吟、警句如病來但覺康强好、老去方知少壯非、人爭誦之、其學不薄章句、然與門下士啜茗談經、焚香校藝、皆能得味外味、遊其門者、率掇巍科以去、顧屢躓棘闈、中同治甲子副車、處之怡然、既愛花、園中植菊、無隙地、當紫豔半開、則折柬開樽、約知己爲文酒之會、歲以爲常、邑侯胡公雅相愛重、向之索菊、笑曰、藉花以媚長官、吾不忍爲也、卒不與、耿介如此。

王西莊先生年譜

黃文相 編撰
郭 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據民國間《輔仁學誌》第十五卷重排

《王西莊先生年譜》，黃文相編撰。原載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輔仁學誌》第十五卷第一、二期合刊。

王鳴盛（一七二二—一七九七），字鳳喈，一字禮堂，別號西莊，晚號西沚居士，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清代著名史學家、經學家。幼穎異，二十四歲肄業於紫陽書院。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擢侍講學士，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累官至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後以母憂去職，遂不復仕，家居者三十年。鳴盛服膺《尚書》，探索二十餘年，所撰《尚書後案》二十卷，專主鄭康成，鄭注亡逸者，採馬、王補之，間亦取孔傳。以漢學考經之法治史，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脱；審事蹟之虚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另有《蛾術篇》一百卷，對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等均有精確考證。此外，還有《周禮軍賦説》、《西莊始存稿》、《耕養齋詩文集》、《西沚居士集》等著述。

是譜前有黃文相一九四二年序，自云少時即治潛研堂書，好讀西莊著述，遂擇採逸聞，撰次《西莊年譜》，「攷師友之淵源，敘學行之得失，俾晚學後進有所仰瞻」。前後歷經三載，稿凡六易，就正師友，乃克成編。取材於譜主經史著作及詩文別集，推尋搜攷，並注出處，於王氏生平事蹟、學術活動、學術思想有比較真實的反映，於同時學人與師友亦多有記錄，可供研究者參攷。



序

清以異族君臨中夏，刑戮寡恩，儒林多忌，家有智慧，漸趨於說經，故言近三百年學術，以經爲最，史則次之。當其初葉，猶有二三遺老，悼故國淪亡，嘆經生乏術，乃攷制度沿革、治亂緣由，力闢性命之空談，欲導學術於致用。亭林倡於中吳，梨洲傳於浙東，師弟相承，紹天水之遺風，以著史爲要務，故當日史學尚蔚然可觀。洎乎雍、乾，以還大獄起，文網密，致用之學不講，經世之術都廢，埋首舊籍，競尚攷據，出其餘力治史，亦唯校訂譌誤，綴補遺漏而已。雖曰有益於後學，終非史家之正軌，裴、顏自矚博雅，詎能凌班、陳而上。支離破碎，無所統系，史學中衰，殆自此始。然竹汀、西莊、甌北、北江諸老，都班班名家，汲古之彥，置之兩宋，當不讓徐、李、王、洪，囿於夷制，未能光大其學，生不逢辰，可爲諸君詠也。其中竹汀名最高，學亦最博，足爲其時冠冕。西莊、甌北、北江，則各有短長，無從軒輊。惟甌北善排比，北江工補綴，取徑與竹汀稍異，而西莊少與竹汀同學，長訂姻婭，故二人學術相去甚微。西莊曾從吳門惠氏遊，宗漢儒家法，著尚書後案，探賾索隱，論者多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並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尋源竟委，一一疏通，雖瑕瑜互見，要不失爲舊史諍臣。予弱冠即嗜乙部，治潛研堂書，因亦好西莊著述，遂不揣譾陋，擇采逸聞，撰次西莊年譜，攷師友之淵源，敘學行之得失，俾晚學後進，有所仰瞻。顧其遺書，經史而外，詩文別集，流佈弗廣，百計訪求，良爲艱苦。況年稚不文，學殖無成，故蒐輯裒集之日少，編摹推敲之時多，歷經三載，稿凡六易，就正師友，乃克成編。自慚少作，遺誤不免，訂正拾補，以俟來日。

民國三十一年夏亳縣黃文相謹識。

先生姓王氏、諱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號西莊、晚更號西沚、江蘇嘉定人。先世與宋太尉文正公旦同、出文正公從子元始居崑山縣之新漕里。高祖在畿、縣學生。曾祖鎮圭。祖焜、字卓人、康熙丙子舉人、丹徒教諭。考爾達、字通侯、號虛亭。妣朱氏、江寧府訓導金銓之女。虛亭公有子二人、先生其長也、出爲伯父堅後。堅字升孟、縣學生。據潛研堂文集四三虛亭先生墓志云、其先世本崑山人、自卓人公始居嘉定、虛亭公猶以新陽籍應試。新陽本崑山析置、示不忘本也。西莊先生則以出嗣故、入嘉定泮。後從子嗣學爲嘉定庠生、方占籍焉。晚歲徙寓蘇州、後人復占籍元和。見王文思昔夢錄一。同治蘇州府志又以先生爲崑山人。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一歲。

五月二十一日、先生生於丹徒學署。於是卓人公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以內閣中書改任丹徒教諭、虛亭公隨任、生先生於學署。西莊始存稿四有辛未五月二十一日三十初度詩。

是年、友人長洲吳泰來企晉生、吳縣江聲艮庭二歲、歙縣程晉芳魚門五歲、秀水錢載籜石十四歲、業師常熟王峻艮齋二十九歲、長洲沈德潛歸愚五十歲。

雍正元年癸卯、二歲。

友人休寧戴震東原生。

雍正二年甲辰、三歲。

七月、卓人公與丹徒令馮詠謀立義學於縣學東偏、故范文正公仲淹讀書處也、見丹徒縣志四四馮

詠丹徒縣義學記。

友人青浦王昶述菴生、河間紀昀曉嵐生。

雍正三年乙巳四歲。

潛研堂文集四八西沚先生墓志銘云、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

是年卓人公任丹徒教諭且十年、年七十九矣、將以年老告歸、諸生固留之、不果去、見馮詠丹徒縣學記。案始存稿三十朱太淑人行述云、卓人公筮仕時年七十。

雍正五年丁未六歲。

友人陽湖趙翼甌北生。

雍正六年戊申七歲。

正月、錢大昕竹汀生。西沚墓志銘云、予與西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予篤緩西沚數鏃厲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交、無逾西沚、常以異姓軷轍相況。七月、妹順媖生、順媖字正仲、即竹汀先生妻也、見潛研堂文集五十王恭人行述。

卓人公年八十二、致仕歸、尋卒、見朱太淑人行述。

雍正九年辛亥十歲。

始存稿六自題禮堂寫書圖有十齡操管鬥雄豪之句、則先生髫齡已能詩也。

同邑曹仁虎習菴生先生少負才、俯視儕輩、獨稱習菴與錢竹汀先生爲二友。見潛研堂文集四三曹君墓志銘。

雍正十年壬子十一歲。

秋、盧亭公應鄉試。

冬、始應童子試、家貧無複襦、朱太淑人一夕手成之、手皆龜裂皸瘃、血濡縷縷然、且晨起提甕汲、不言憊也。見朱太淑人行述。遊崑山縣馬鞍山、始存稿二三馬鞍山錄載登山詩、有西來山脈盡東去海天高之句。

弟鳴韶生。鳴韶元名廷謌、字鶚起、號鶴溪子、新陽諸生。潛研堂文集四八鶴溪子墓志銘云、鶴溪子少予四歲、初相識時、年裁舞勺、眉目如畫、舉止有名家風度、濡染家學、高自期許。稍長、涉獵羣書、慕洪景盧、王伯厚、陶九成、王貽上之風、好評論古今人物、侃侃伉伉、不肯隨聲附和、予嘗謂西莊曰、君家又得僧彌矣。

雍正十一年癸丑十二歲。

漢學師承記三云、先生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

乾隆二年丁巳十六歲。

應童子試、縣令黃建中見先生方垂髻、大加賞愛。見始存稿一九黃君墓志銘。嘉定縣志一九云、嘉慶元年、大學士阿桂奏對便殿、偶及鳴盛名、上謂此人學問甚好。明年遂重游泮宮、又昔夢錄一云、嘉

慶丁巳、光祿公重游泮宮、則先生之入學、當在是年無疑。墓志銘云、年十七補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第一、與此不合。

乾隆五年庚申、十九歲。

與錢籜石、蕪湖韋謙恆藥仙訂交、始存稿。十遊萬泉莊詩注云、予識籜石、藥仙在庚申辛酉間。

乾隆六年辛酉、二十歲。

來蘇州、客元和縣署。縣令黃建中、遇之良厚。朱太淑人行述云、辛酉迄癸酉、鳴盛常客吳門。又黃君墓志銘云、後遊吳門、客君署二載、遇予良厚。案道光蘇州府志、五九黃建中、於乾隆五年三月任元和令、六年八月兼署長洲、十月回任。先生之客縣署、當在元和也。始存稿一旅次秋懷詩云、牢落浮生拙因人、愧壯遊。吹篪去楚市、磨鏡寄南州。業自甘屠釣、人呼作馬牛。軟塵何逐逐、行路亦悠悠。未遂歸與興、翻添逝者愁。座中誰識孟、幕下且依劉。地主逢仙令、憐吾類楚囚。一枝容宿信、卒歲且優遊。梅尉名全隱、漳濱疾半瘳。悲客空嚄唶、跋扈捲岑崟。意氣樽中盡、年光隙影遒。關山多落日、星漢忽西流。白袷涼歸篋、黃花插滿頭。漫捐青玉玦、漸敝黑貂裘。鄉夢飛明鏡、寒瓜憶故邱。采蘭誰眷戀、彈鋏尚淹留。魯酒愁難醉、商飈慘未休。羈懷雙別鶴、旅跡一沙鷗。齊物爲莊叟、騷情屬蹇脩。行當掉臂去、恥作稻粱謀。

乾隆七年壬戌、二十一歲。

竹汀居士年譜云、年十五、其夏復應童子試、受知於學使內閣學士劉公諱藻、公嘗語人曰、吾視學一

載、所得唯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是時、始與禮堂定交、外舅虚亭先生見居士文、亦以爲不凡、明年始有昏姻之約。

娶妻李氏寶山候選州同知李榦女也。始存稿六、贈内詩云十年負戴伴滄浪、揾盡牛衣淚四行。布袂蒿簪看不厭、佳人難得是糟糠。詩編於旅楚詩之後、似爲自楚歸後作也。先生由楚返棹在乾隆十七年壬申、設此詩即作於壬申、據十年負戴伴滄浪句上推十年、則先生娶妻當在乾隆七年壬戌也。朱太淑人行述云娶李候選州同知榦女。

乾隆八年癸亥、二十二歲。

妹順媖許與錢竹汀先生爲配。王恭人行述云、恭人生而明慧、虚亭先生奇愛之、不欲輕字人、有議婚者輒不應。予年十五應童子試、甫出場、先生見其文、賞歎以爲必售、已而果然。恭人兄禮堂於儕輩少可、亦極口稱予。先生乃以恭人許予爲配焉。予家貧無負郭田、或謂骨相寒陋、雖早慧不能得功名。諸親戚及僮奴輩竊議先生素奇幼女、何妄許寒士爲先生、終以爲快女婿也。

乾隆九年甲子、二十三歲。

秋、應鄉試中副榜。見嘉定縣志四十墓志銘云、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隨園八十壽言有先生撰壽序云、憶昔甲子予年二十三中江南鄉試榜副、時先生爲同考官、年纔二十有九。

乾隆十年乙丑、二十四歲。

始撰尚書後案。墓志銘云、肄業紫陽書院、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真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尚書後案序云、草創於乙丑、予甫二十有四。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是年始有刊本、與先生創尚書後案同在一年、亦巧合也。

乾隆十一年丙寅、二十五歲。

肄業紫陽書院。長女慰無生。始存稿九哭子女百韻詩云、長女已十齡。詩作於乾隆二十年乙亥、上推十年、則當生於是歲也。又云、憶昔長女生、荒村方寄活。我時貧無賴、乞食離蓬蓽。旅寓西鹿城、襆被劇蕭瑟。歸來走踉蹌、一笑喜排闥。名取陶公詩、非男亦怡悅。自注云、陶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名女慰無。

曹習菴是年十六、入紫陽書院肄業、院長王峻、沈德潛先後稱其才、見王昶春融堂集六五曹仁虎傳。

乾隆十二年丁卯、二十六歲。

春暮、攜眷返嘉定。謝橋詞摸魚子序云、丁卯春暮、同家歸自吳門、經沙湖口、泊舟登岸、閑眺移時、頗極村野之趣。回舟即事、遂填此解。秋、偕錢竹汀先生應江寧鄉試、先生以五經中式、而竹汀先生報罷。竹汀年譜云、是秋應江寧鄉試、同考官廣德州知州歷城曾公尚增得居士卷、奇之、薦主司、不見售。

王述菴亦應試江寧、乃與先生定交、於長干水榭、見春融堂集序。始存稿九試院雜述詩云、宛轉青溪

水上頭、板橋疏柳記前遊。綠豪掃罷侵晨出、貰酒題詩十四樓。自注云、丁卯、同琴德寓秦淮舊事。案琴德、述菴別字也。

撰耿氏家廟記。

十月、自江寧歸、舟泊四安鎮、登岸山行七十里、抵廣德州署、謁房師曾尚增知州。留信宿、辭去、仍取故道、憩九里岡下。題名於壁始存稿二三有廣德山行題名一文。

友人趙懷玉味辛生。

乾隆十三年戊辰、二十七歲。

春、入都會試、寓憫忠寺內。始存稿八有謝崑城編修寓憫忠寺旁、憶予昔寓寺內、常過此、轉盼八年矣、偶成一詩奉簡。不第、仍返紫陽書院。見春融堂集六五王鳴盛傳。

夏、王述菴來紫陽書院肄業。春融堂集五五錢君墓志銘云、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婿錢君曉徵幼奇慧、善讀書、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御詢嘉定人才、鳳喈則以君對。案嚴榮述菴先生年譜云、乾隆十四年、己巳巡撫宗室雅爾哈善課所屬州縣諸生能屬文者、取入紫陽書院肄業、先生試第一、與此不合。春融堂集五十祭王次山先生文云、歲在己巳、某初見公、侍公几席、昕夕相從。述菴年譜殆據此歟。

七月、長子嗣韋生。始存稿九追念嗣韋詩注云、兒生於戊辰七月十七日。又哭子女百韻詩云、憶昔長男生、南宮正蹉跌。訪友到茜涇、衣塵聊拭拂。寒缸燦玉蟲、似爲添丁設。歸來果得雄、快如眼鎞刮。舉

火驗啼聲、已裹布裳裂。脚根如浮萍、呱呱不惶恤。兩度洗兒時、何曾我在室。

長妹貞媖卒。始存稿三還家述感詩注云、時長妹貞媖病卒、詩編於旅楚詩之前、所謂還家、當指自京落第歸也。王恭人行述云、恭人又謂女兄弟二人、姊性少急、不如某之知足、故不永年。又虛亭先生墓志銘云、子女子二人、長適縣學生顧我澍。西沚居士集十一悼顧氏妹詩云、少小經艱苦、夭亡足痛嗟。殮輕仍嫁服、祭薄稱貧家。篋有裁餘布、筐留績賸麻。可憐周晬子、索乳正牙牙。

乾隆十四年己巳二十八歲。

三月、長洲李果客山爲先生曲臺叢稿撰序、序云、嘉定王孝廉鳳喈、以絕異之姿、志在著述、十餘齡即徧誦五經、泛覽史鑑、逾弱冠、纂次已數百卷。疾梅賾古文之僞作、尚書從朔攻之。又取崑山徐氏讀禮通考節舉其要、補成吉軍賓嘉四禮。窺其意、殆不欲以文士自命者。觀其所爲詩、風調高華、詞旨迢遠、渢渢乎大雅之遺音。文亦理明詞達、一唯宋元作者爲歸。信能摭其華、含其實、有兼人之材者也。鳳喈居瀕海、雅負高氣、世鮮知者。一旦扁舟過吳門、好古之士咸奇其才思、出其所藏讀之。鳳喈不肯多出也。無已、其學人則先以其詩鋟諸版。乾隆十四年三月、樓山李果序。案曲臺叢稿內有竹素園詩三卷、日下集一卷、爲先生少作、後多收入西莊始存稿。又日下集石鼓歌注云、尚書從朔十卷未刊行。

秋、沈德潛亦爲先生撰曲臺叢稿序。序云、己巳夏、予乞身歸里、卿大夫士即有詩寵其行、而嘉定王孝廉鳳喈贈五言百韻一章、排比錯張、才情繁富、而一歸於有典有則、予心焉重之。既讀其竹素園詩

及日下集若干卷，知其平日學可以貫穿經史，識可以論斷古今，才可以包孕餘子，意不在詩而發而爲詩，宜其無意求工而不得不工也。鳳喈大人卓人先生以名孝廉終於廣文，尊父通侯同學以名諸生滯於庠序，予兩世交誼在紀羣間也。今復遇鳳喈於小友之列，韓子云「位不稱德者有後」，又云「遲之久者蘊必發」，揆之於理有不誣者。乾隆己巳秋，長洲友人沈德潛題於歸愚齋。

江蘇巡撫雅爾哈善檄嘉定縣送錢汀竹先生來紫陽書院肄業。見竹汀年譜。在院與同舍諸生吳企晉、曹習菴、王述菴、上海黃文蓮芳亭、趙文哲升之及西莊先生等相唱和，有吳中七子之目，論者以爲不下嘉靖七子也。見漢學師承記三。

鎮洋畢沅秋帆時居蘇州，亦間與諸子相酬答。靈岩山人詩集一有吳企晉、泰來邀李文客、山果、王鳳喈、鳴盛、錢曉徵大昕、趙損之文哲、王蘭泉昶、曹來殷仁虎集聽雨蓬小飲即席賦詩。

是年館蔣奕蘭家，始存稿三十。蔣升枚哀辭云：蔣生業鼎，字升枚，考奕蘭氏，亦好事善書，所居閶門桃花塢，林亭幽靚，四方君子過者必造焉。乾隆己巳、庚午，予主奕蘭家，與生共晨夕二載。春融堂集六十蔣升枚墓表云：蔣氏爲吳中望族，其子弟率輕雋以侈汰自喜。君又風神閑雅，望之如藐姑射神人。顧承其家學，獨嗜書，作爲時娟妍靜好，求底於極工，其於詩也亦然。君師光禄兄鳴盛，因與今學士錢君大昕、編修曹君仁虎、褚君廷璋及余交好，數邀余輩過其家交翠堂。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十九歲。

仍館蔣氏。



秋虚亭公年五十八應鄉試，同舍徐生病革，竟不入場，供湯藥，視含殮，護喪歸里，士稱高義。見嘉定縣志一六。

十一月，撰江寧翁照朗夫賜書堂集序。序云：先生以校刻文端公遺集來吴中，嗚盛就而問業焉。憶予自垂髫學爲歌詩雜文，即嘗讀先生文而未窺其全，今乃聞所未聞。

是冬，錢竹汀先生娶先生妹順媖，即入贅先生家。見竹汀年譜。

先生得孿生二女，哭子女百韻詩云：其次孿生女，六歲狀如一。又云：惟記二女生，歲暮罣風雪。我將爲楚遊，徘徊泥其轍。

歲暮赴鄂。始存稿四十二月十六日辭家詩云：歲暮遊子歸，我返離庭闈。上堂別二親，肅拜還整衣。弱妻抱稚女，相送臨門扉。無語語先咽，有淚淚暗揮。欲行心自傷，欲留腹若飢。瘦馬怯上坂，倦鳥慵孤飛。寒天催短景，日淡無晶輝。出門屢回顧，漸覺樹影微。丈夫不得志，去往與願違。萬族各有託，我今將何依。

除夕至滸墅關。始存稿四除夕泊滸墅詩云：三十明朝是，羈懷觸續增。雪中孤客路，篷底隔年燈。攬鬢愁無那，當杯淚不勝。辛盤兒女會，爲話旅人曾。

春融堂集二送家鳳喈嗚盛之楚中詩云：寒風蕭瑟送行舟，一片孤帆上鄂州。夏口煙波連赤壁，襄江形勢接巴邱。崇蘭芳杜騷人思，折戟沈沙異代愁。到日關河春色好，題詩應上仲宣樓。是卷詩原注作於丁卯、戊辰、己巳三年間，時先生尚未遊楚也。同卷又有曉徵枉過草堂夜話詩云：感激懷良友，分攜

愴別魂遠遊猶未返、家鳳喈臥病與誰論。道路蒼江隔、音書故篋存。寥寥餘數子、來往共晨昏。案錢竹汀先生已巳始來紫陽書院、時先生尚在蘇州、何來遠遊猶未返之句。疑此詩與送先生之楚中詩皆編集者誤置也。

竹汀年譜云、紫陽書院院長艮齋先生以疾辭去、代之者長洲沈歸愚先生也。

乾隆十六年辛未三十歲

二月、王艮齋卒、年五十八。

三月、抵武昌。始存稿四寓舍春日雜題云、江館蕭寥鶯語頻、天涯草樹一番新。辭家回首才三月、眼底驚非故國春。又始存稿九題慶孝廉璞齋詩卷詩注云、予來武昌、楚中名士畢集。一客問、詩當學唐耶、學宋耶。予曰、皆不足學。客大駭曰、究當誰學。予徐徐曰、學我而已。

五月、至漢陽。辛未五月二十一日三十初度在漢陽作詩云、彈指韶華逐逝風、匆匆及壯尚飄蓬。生涯已付竿三尺、舊宅閑抛地百弓。卻怪黃楊逢閏歲、衹疑磨蝎住身宮。人間榮利非吾事、只合名垂野錄中。

九月七日、赴黃州、泊舟城下、遊赤壁、題名賦詩於二賦堂。始存稿二二有赤壁紀遊一文。九日、返漢陽。始存稿四有九日在漢陽旅次懷吳尊彝在薊門詩。

十月、離漢陽、溯江而上、抵宜昌、與同行者登蝦蟇碚。始存稿一八有登蝦蟇碚記。復經巫峽、至四川夔州。始存稿九追念嗣韋詩云、巫峽當初寄客裝、哀猿中夜聽沾裳。自注云、辛未冬、於夷陵峽口聞

猿、同行戴綸長云此失子猿聲也。又哭子女百韻詩云、行行極夔巫、鄉信杳莫達。案先生此行目的、於詩文中俱未曾明言。讀其十二月十六日辭家詩云、欲行心自傷、欲留腹苦饑、則似爲外出謀生也。又始存稿四懷鄉詩云、客舍千山隔、江鄉八口貧、麻鞵長道路、橡實度艱辛、去雁書難達、東風草又新。何人共饑渴、顧影獨沾巾。觀此則先生家境之窘狀可知矣。

先生曩與會稽商盤寶意定交蘇州、是年入楚、聞其赴官施南、不得晤。寶意旋以近著寄示先生、答之詩云、邂逅曾題吳苑襟、空園十畝五湖陰。倒囊快誦斐然作、接席因知靜者心。南楚北燕羈旅慣、春鵑秋蟀別離深。相思莫訝飛沈絕、感激難忘是賞音。見始存稿五。

乾隆十七年壬申三十一歲。

春、自夔州歸。二月八日至武昌、宿城外關觀音閣。閣在黃鵠磯下、上即黃鶴樓。明日、遂登其上。亭午陰雨、歸寓。次晨、有表弟周南枤如自湘鄉來訪先生於逆旅、悲喜相兼。復同至樓上茶話、感華年之徂謝、悼旅跡之羈孤、沔然有懷、遂書於壁。見始存稿一九書黃鶴樓上壁。

二月二十六日、至和州、遊天門山、憩山上小菴、復題書菴壁以紀歲月。見始存稿二三天門山題壁。

後、經江寧、抵蘇州、晤紫陽書院諸友。春融堂集三有鳳喈從楚中歸相遇吳門仍次前韻詩云、雲夢澤、洞庭湖、長風駭浪南戒無、冥冥細雨斑竹暗、楓林猿狖相號呼。千里作客辭妻孥、江山險絕共清娛。天門中斷勢崷崒、赤壁卓立形盤紆。一朝挂席辭匡廬、眺望已徧大小孤。問訊草堂幸無恙、廻塘清鏡抽新蒲。自注云、鳳喈所居在清鏡塘。況君才力雄萬夫、覃經汲古窮昏晡。力攻啖趙述左義、遠紹毛鄭

傳詩圖名山事業良有餘叢書稗説嗤劉遽故園車指歸而逋楚遊詩句休追摹案是卷詩原注作於庚午辛未二年間而先生歸在是歲此又爲編次之誤也

編旅楚紀行詩爲楚遊吟稿始存稿六題楚遊吟稿詩云三湘七澤感羈離憂患餘生兩鬢絲比似當年孫學士篋中剩有未申詩自注云吾鄉孫先生致彌以康熙辛未壬申二年坐累訟繫獄賴聖祖察其誣復原官擢至侍讀學士其詩名未申集予遊楚中亦值此二年旅況艱辛有窮途之戚歸次金陵向晚行至黄天蕩忽遇狂風簸蕩怒浪中自分必覆溺至曉始達儀徵其所遇危難與先生相等也

復自蘇州返嘉定始存稿五歸舟詩云江海三年客扁舟指故鄉欣聞吳語近轉虞石田荒夜火錢門市春潮郭澤塘妻兒計程待知已具壺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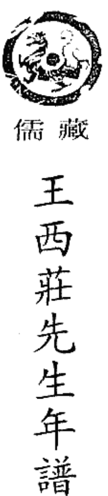
是春錢竹汀先生入都就内閣中書任去歲高宗南巡所授也見竹汀年譜

乾隆十八年癸酉三十二歲

六月遊馬鞍山見馬鞍山録

七月龍南廖運芳楚厓來令嘉定始存稿七載先生題其詩集七絶二首有句云風流茲日誰能似美政應同好句傳

沈德潛氏在紫陽書院選先生等七人詩爲七子詩選刊行於世而自爲之序云前明弘治時李獻吉何仲默結詩社中有缺字稱前七子嘉靖時王元美李于麟復結詩社亦共得七人稱後七子詩品雖異指趣略同豈偶然七子耶抑慕南皮七子之風而興起者耶今吳地詩人復得七子曰王子鳳



喈、吳子企晉、王子琴德、黄子芳亭、趙子升之、錢子曉徵、曹子來殷。之七子者其數相符、而才又足與古人敵、殆踵前後七子之風而興起者也。爰合抄而刻之、爲七子詩選。予年二十餘從事於詩、時方相尚流易淺熟、粗梗枯竭之習、類同社諸君子中立不回、相與廓清摧陷、閱五十餘年、而遠近作者皆知復古。今諸君子漸次零落、而七子繼起、獨能矯尾摅角、驂駕李、何、王、李諸賢、而予以老耄之年、得覩代興有人、藉以扶大雅之輪也。斯予所輟簡而深慶也夫。乾隆十八年癸酉秋七月望日、長洲沈德潛題於靈岩山居。案七子詩選十四卷、人各二卷、詩都八百首。

九月、起程入都、始存稿七有去歲九月與琴德別於吳門、入春得手書、知已北來、佇望不到、悵然有懷詩。妹順媖亦同來。冬初、抵京、與錢竹汀先生同寓城南椿樹頭條胡同。見竹汀年譜。西沚居士集一六癸酉再至京、招錢舍人大昕詩云、北燕南楚久離居、今夕西窗話雨初。趙壹徒誇文滿腹、馮諼恆苦出無車。吾求進士未能進、君豈中書不中書。屈指槐黄成左計、澤農相約返犁鋤。

在京、與秀水王又曾、穀原、宣城張汝霖、芸墅、訂交時、先生初入都、所與遊者僅此二人而已。見始存稿一七張芸墅詩集序。

是年、次子生、哭子女百韻詩云、最幼三歲男、扶床索梨栗。又云、明年唯癸酉、長男頭角屹、居然能從師、書聲朗鳴嘎。我時賦近遊、歸輒相提攜、瑟僩摘能了之、無悟來徹。是秋我來京、婦孕方彌月、書報得幼男、客懷頓舒豁。

友人陽湖孫星衍淵如生、王述菴舉於鄉。

乾隆十九年甲戌三十三歲。

春、在京作練川雜詠六十首、序云、嘉定之爲縣、本宋崑山東境練祁市、寧宗嘉定間析置縣、即以紀年名之。予家先世居崑山、先大父卓人先生移居嘉定。甲戌春日、京邸無事、偶懷故鄉景物、攟摭舊聞、作絶句六十首、其中援引多邑志所未載、後之采風者或有取焉。案練川雜詠自先生首唱、後錢竹汀先生作練川竹枝詞六十首、次韻和之、而弟鳴韶及曹習菴亦均有賡和之作。竹汀先生詩見潛研堂詩集二、鳴韶詩見先澤殘存、曹習菴詩則未之見。春融堂集四十濟南竹枝詞序云、昔錢曉徵宫詹、曹來殷學士及家鳳喈光祿各有練川竹枝詞、以樂操土風之意、說者謂與朱竹垞鴛鴦湖櫂歌異曲同工。

三月、會試中式。竹汀年譜云、總裁大學士海寧陳文勤公世倌、禮部侍郎野園介公介福、內閣學士武進錢文敏公維城、同考官編修寧都鈍菴盧公明楷。是科文敏公自譔策問條目、闈中徧搜三場所得、如王蘭泉、王禮堂、紀曉嵐、朱竹君、姜貞石、翟大川輩、皆稱汲古之彥。始存稿八及第紀恩詩注云、予與曉徵同寓、而琴德寓亦相近。揭榜之日、三人同捷、是夕遂約會宿、歡談至夜分始罷。

殿試一甲第二名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尚書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掌院學士蔣溥重其學、延爲上客。見墓志銘。

戴東原於是春入都、見凌廷堪校禮堂文集三五戴東原先生事略狀及竹汀年譜。又春融堂集五五戴東原先生墓志銘云、予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潛研堂文集三九戴先生震傳云、年三十

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知有戴先生矣。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及洪榜戴先生行狀並謂戴氏入都在乾隆二十年乙亥。

秋、王述菴去濟南。濟南竹枝詞序云、乾隆甲戌初秋、予薄遊山左。先是、述菴於保和殿朝考、欽定第三名。因驗看檢選入三等、不能用、歸班候銓選。月餘、山東吳凌雲運使以書幣來請、乃赴濟南。見述菴先生年譜。先生春融堂集序云、予送之廣寧門外、執手悽咽、恨恨不能去、佇立道旁、望其車塵漸遠、乃彳亍回寓。案漢學師承記四王蘭泉先生傳云、十九年甲戌、成進士、秦尚書蕙田延先生修五禮通考。明年遊山左。是移後一年。冬十月、家眷來京。追念嗣韋詩注云、甲戌十月、家口至京。

乾隆二十年乙亥、三十四歲。

在翰林院編修任。六月、移寓横街、與錢竹汀先生同寓。潛研堂詩集四移寓珠曹街與禮堂夜話詩注云、乙亥二月、寓憫忠寺、六月寓横街。始存稿八有自靜業湖移寓南城横街詩。故知先生與竹汀先生移居一處也。案竹汀年譜云、甲戌移寓横街、與詩異。然詩作於當時、年譜撰於晚歲、或不免誤記、是以從詩。本年、先生復還居虎坊橋、與紀曉嵐宅毗鄰。先生贈之詩云、孝穆新編得少愉、飛卿酬唱有唐夫。卜鄰喜分東西屋、把袂看傳主客圖。隔牖茶烟分細縷、過牆樹影借紛敷。晚來清夢同聽處、鏡梵聲聲自給孤。自注云、旁有給孤寺。見始存稿八。

秋初偕長洲褚寅亮搢升、桐城姚鼐姬傳、戴東原諸人遊陶然亭、先生有詩紀之、載始存稿八。

九月患風疾、月餘始愈。始存稿八有九月下旬忽患風疾伏枕書懷詩

十月、子女五人相繼以痘殤。哭子女百韻詩云、寒飈撼空階、陰氣晝懔懔。客子多苦懷、伏枕滯風疾。三旬稍蘇醒、負暄強盥櫛。誰知天未悔、併力再降罰。命薄禍必重、稠疊遭痛割。喪子人間有、我今慘尤別。一旬失五兒、冤憤難具說。長女已十齡、長男齒亦八。其次孿生女、六歲狀如一。最幼三歲男、扶床索梨栗。云何屆凜冬、痘疹相繼發。寓邸托羈孤、醫藥起倉猝。問訊少隣曲、往還斷親暱。百事責病妻、蓬首心力竭。霜天月痕淡、一燈耿如漆。長男及長女、兩兩並殀歿。是時唯孟冬、月之十五日。幼男復斷遊、越日唯十七。十九至廿四、二女又終畢。衾襦成造次、紙錢吹窸窣。呼天天不聞、仰屋但咄咄。艱辛鞠五兒、十年復顧切。貧家自乳哺、荼苦真備閱。奈何天不仁、一朝亡也忽。兒亡皆以痘、痘乎爾何物。或云是胎毒、或云是血熱。頗有衆良方、先事能解脫。又聞種痘者、此術盛吳越。嗟我因奔走、荊扉不能閉。無暇爲兒謀、致兒竟凶折。次乃北地居、風土最燥烈。南人不能耐、驟發勢難遏。用藥又不愼、誤延醫下劣。守視又不周、誤用奴苃黠。多緣人事乖、豈自天作孽。輾轉屢尋思、錯鑄六州鐵。長男尤可念、岐嶷性聰哲。尚記北來時、去冬歲甲戌。寒天驅就塾、衣短脚無襪。試檢案上書、叢殘壓籤帙。分明口授初、孟氏首篇末。自注云、九月十二日事。試看牆上字、模糊賸遺筆。親題嗣韋名、擘窩勢豪闊。自注云、兒自題名、今尚在虎坊橋寓壁上。敗履與破襦、零星互聯綴。不忍重檢點、檢點痛欲絕。嘻噫我早衰、顧影空反骨。行年三十四、鏡裡見華髮。近復遭多病、嫛婗類瘻靨。孼子詩能誦、哀師秀無匹。庶幾慰窮愁、舊

業足貽厥。鬼伯一何恨、徑就懷中奪。彳亍空舍中、懭恨如有失。反魂沓不靈、元衣告無術。眼枯淚不乾、泣盡繼以血。兒生極尫弱、囊空缺葠朮、霜嚴未著棉、酷暑或無葛。見客羞蓬頭、垢膩聚蟣蝨。有時炊烟停、淒涼飼饘鬻。彼哉庸福人、滿眼蘭玉茁。腐儒寒至此、有兒乃長訣。天道未茫茫、茲理誰能詰。多謝故人意自注云、琴德來殷。遠道寄來札。仙果生美遲、佇待補其闕。我非憂無兒、有兒詎終恝。五雛矧並喪、瞬息忽飄瞥。官情蟬翼薄、嬾縛腰下韍。及此更何歡、行當就耕垡。春蠶絲不盡、臘淚灰未滅。擲筆黯無言、觀空漫逃佛。

述菴先生年譜云、沈德潛所選刊之七子詩選、流傳日本、其大學頭默真迦見而嗜之、附書番舶、以上沈氏、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佳話。案竹汀年譜錢慶增注、大學頭默真迦作國相高棅、嘉慶松江府志六十又作使臣高棅。

錢籜石詩集一六有題先生西莊課耕圖詩。

是年平定準噶爾。始存稿八、有平定準噶爾恭紀詩二十首。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三十五歲。

在翰林院編修任。

元旦、先生有詩云、銀燭朝正向人天、金門竊祿又三年。心驚兩鬢凋霜後、淚盡諸雛去膝前。負來陌頭違素業、揮毫池畔愧才賢。蕭條羅雀閑門閉、坐對青青柏子然。詩載始存稿九。

正月、復舉一女、試院雜述詩注云、予癸酉冬入京、客況牢落之甚、甲戌家口北來、歲除婦臥病、呻吟

相對。乙亥冬、殤子五人。三度除夕、皆情緒甚惡。今歲丙子正月、復得一女、至是除夕、初能啼笑、憶亡兒輩、倍覺傷懷、不禁淚涔涔下也。

撰翰林院檢討溫君墓志銘、見始存稿二九。

秋、順天鄉試充同考官。試院雜述詩云：槐蔭滿院棘牆連、掃地安牀得自便。回憶風簷曾六度、才離席帽恰三年。自注云：六日入闈、居會經堂西廂。予應鄉試四、會試二。甲戌登第、距今三年矣。

移寓珠巢菴錢竹汀先生。移寓珠曹街、與禮堂夜話詩云：刻燭論心水乳投、廿載親串意綢繆。前身兄弟機雲似、仍占東西屋兩頭。圍爐燈火夜團圓、丈室居然夏屋寬。爨婢奚奴無彼此、兩家原當一家看。此詩未紀年月、編於丙子春帖詞後、當在是歲也。春融堂集序末署乾隆二十有一年十二月四日、撰於京師珠巢菴寓舍。案繆荃孫京師坊巷志十、珠巢菴作珠巢街。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　三十六歲

在翰林院編修任。

三月、會試充同考官。始存稿九三月六日恩命充丁丑科會試同考官、賜內綻表裡各一端、恭紀詩云：賜錦今三度、自注云：甲戌登第、乙亥校書、皆嘗與賜、至是凡三矣。持衡又兩回。自注云：丙子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

六月、舉一子、見始存稿十丁丑除夕詩注。案墓志銘云：子三人、嗣構、候選州同、嗣穫、嗣疇、皆學生。此或即嗣構也。西沚居士集九有哭嗣塈詩、則嗣塈亦早殤也。墓志銘又云：有女六人、壻姚虎嚴、曜霄、黃恩長、顧亦棠、宋豫芳、吳振錡。先生子女生者九、死者六、共十五人矣。

十月、復同錢竹汀先生移寓順承門大街。始存稿十有十月十七日、自珠巢菴徙順承門大街、料理粗完、雜題齋壁詩、詩編於丁丑除夕詩之前、當爲是歲作也。潛研堂詩集四亦有自珠曹街移寓宣武門外題壁詩、宣武門即順承門也。

十一月、撰海州知州黄君墓志銘。

編續宋文鑑八十卷。始存稿九贈鄭慎人詩云、我續伯恭書、遺文半羅陳。自注云、予方撰續文鑑。案、詩編於丁丑充會試同考官恭紀詩後、則當作於是歲也。嘉定縣志六云、續宋文鑑八十卷、王鳴盛輯。原書一百五十卷、宋呂祖謙編、鳴盛續輯是書。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三十七歲。

始存稿一六福建鄉試錄序云、二十三年三月、御試翰林於正大光明殿、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嘉定縣志一六云、後充大清會典、禮器圖考、國史功臣傳等館纂修、以校對進御書籍稱旨、屢蒙紗緞白金之賜。案、志不記年月、姑附於此。始存稿一七有進大清會典表、進禮器圖考表。

王述菴自濟南返京、眷屬同寓先生宅。蔣士銓忠雅堂集五雨中聞王琴德至京、眷屬同居禮堂學士宅詩、以柬之、有耐何烹茶當酒肴、合歡花開紫荊交、圖書雞犬喜同姓、風雨鶺鴒來共巢之句。

十月、第四子生。始存稿四戊寅除夕詩云、碧山未稱魚銀子、珠顆還欣老蚌贈。自注云、十月得第四男。案、此或即嗣稷、第五子嗣疇、庶出、見昔夢錄一。

墓志銘云、是冬扈從盤山。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三十八歲。

在侍講學士任。

春平定回部始存稿二八有平定西陲頌二十四章。

二月花朝偕全椒金啓南軒來、吳烺荀淑、嘉善謝墉崑城、韋藥仙、錢鐘石、褚搢升、王述菴及錢竹汀先生諸人遊王氏園、鐘石齋詩集一九有詩紀之。

三月壬午詔充日講起居注官見清高宗實錄三月辛巳朔壬午二日也。

四月甲戌引見京察一等見實錄四月辛亥朔甲戌二十四日也又福建鄉試錄序云京察引見恩準一等記名考試。試差復蒙拔置一等三名。

六月甲子奉命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御史胡澤潢爲之副見實錄。六月庚戌朔甲子十五日也。始存稿一一有別錢竹汀先生詩云尋常無一日不見今朝分袂郵亭前半年小別萬里路回首國門翻惘然。竹汀先生亦有送行之詩見潛研堂詩集四道經杭州、巡撫吳凌雲餞先生於西湖、張樂設飲竟日、並以壽山田黃石及鼓山李陽冰篆書題名拓本爲贈、先生賦詩申謝、詩載始存稿一一。

實錄云七月甲子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七月己酉朔甲子爲十六日時鄉試尚未蕆事也。

朱太淑人行述云試畢給假旋里省視、綵衣簪節、輝映一堂、人皆以爲榮。假滿入都復命、西沚居士集一七使旋乞假歸省即示里中諸子詩云彷彿恆河照影頻、柴門鵝鴨鏡塘濱。松菊繞徑欣重到、芋栗開園未厭貧。久矣秋蓬成倦客、偶然晝錦詑比鄰。他時定剪黃茅屋、一卷農書夜火親。

十二月，罷吏議，去官。實錄云：十二月甲午，吏部議御史羅典參奏內閣學士王鳴盛奉命典試，於路置妾，奉旨交部議處，應將王鳴盛照不應重律私罪降三級調用，有加一級，準抵，仍降二級調用。從之。十二月丁丑朔，甲午，十八日也。案墓志銘云：有御史論其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與實錄不合，蓋爲先生諱也。羅典字輝五，號慎齋，湖南湘潭人。乾隆辛未進士，由翰林院編修遷江南道監察御史。耆獻類徵九十，嚴如煜撰羅典傳，謂其立朝二十餘年，清耿無所阿，居言路不搏擊沽直聲，通達治體，平心持法，論奏必本忠誠。又同卷周樹槐撰傳，謂其頎而碩膚，貌奇偉，吐聲若鐘，性嚴毅，常面折人過，爲御史侃侃不阿，彈劾無所避。

先生在福建時，訪得五代閩崇妙保聖堅牢塔記及王審知德政碑，爲從來談金石者所未見著錄，乃自先生始也。見十七史商榷九十王曦僞號條。

撰翠墨小箋，始存稿十，附張芸墅和先生紀恩詩注云：君撰翠墨小箋，屬訪宣州顏公殘碑。又云：時方奉使七閩，乞假歸省。案是書嘉定縣志藝文志未著錄，見於王其康王氏藝文目。其性質當是志金石之書也。始存稿一四江蔗畦賓谷寄衡州諸碑并字題劉摯題名冊詩注云：予翠墨小箋至五代止。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三十九歲。

春，罷官居京，閑坊冷巷，恣意搜討，訪得慶壽寺碑，下半截陷土中，欲發土讀之，而居人堅不許，乃止，竟未能得其全文。始存稿二四有記慶壽寺碑一文。

四月戊子，授光祿寺卿。見實錄。四月庚申朔，戊子，二十九日也。充平定西域方略館纂修。始存稿一

四有早入平定西域方略館即事恭述詩、詩編於庚辰除夕答企晉詩之前、則當在是歲也。

新會陳氏勵耘書屋藏先生作竹雀圖一軸、題云新篁初抽綠於染、衆雀亂鳴來踏枝。偏是白頭貪出谷、揀將高處啄蟲兒。末署乾隆庚辰四月題於京邸青棠老屋。案先生昆仲並能繪事、鶴溪子墓志銘云、性落拓、澹於榮利、而好爲詩古文、兼工書畫。外舅論詩宗眉山、劍南、真書似裴柳、行書似李北海、鶴溪子盡得其傳。又與邑高士周晉瞻牧山談畫理、遂精其藝、與陸孝廉即仙稱二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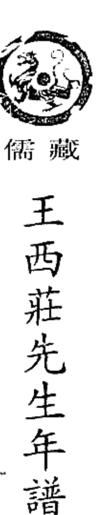
墓志銘云、秋扈從木蘭秋獮。是役也、趙甌北先生以中書舍人隨侍、遂與先生定交於塞山行幄、握手談藝甚歡、見甌北詩集序。始存稿一三趙舍人夜過行帳詩云、氈幄孤檠偶論文、題襟此夕得同羣。頻欣叔則山相照。頓使君留硯欲焚。宋體唐音定見愛、越吟吳語好平分。從來靜者心多妙、試向毘耶證夙聞。坿甌北先生和詩云、宋姚絳灌笑無文、磨盾行穿萬馬羣。獨振宗風今有幾、自慚少作久堪焚。針詩門豈嫌人販、鄰女光應許我分。卻喜結交從客裡、向來京洛斷知聞。案趙詩與甌北詩集八所載者有出入、此殆爲原稿。

撰張芸墅詩集序。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四十歲。

在光祿卿任。

漢陽蕭芝昆田來受業門下。蕭芝始存稿序云、予束髮知慕先生名、楚吳相去三千里、不獲親承餘論。庚辰忝與館選、辛巳謬領史職、念經師之難遇、急往奉贄受業門下。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四十一歲。

在光祿卿任。

十月、有贈梁生序、載始存稿一五。序云、真定梁生用梅學有文、屢試省闈不售、今秋已雋矣、又屈置副乘。十月之朔、來告歸、出素冊拜而請曰、用梅無似、無以承先業也、夫子賜之言以廣其意、可乎。予曰、可哉。生爲故相國蕉林先生諱清標之五世孫、相國羣從兄弟清寬、清遠同時官九卿、生之曾大父及尊甫仍世通籍、有烏衣雀桁、省錡貂蟬之美。蓋河北數巨族者、必首及焉。我朝龍興百數十年、以來特重世臣、而畿輔入相者七人、涿州馮公銓、高陽李公蔚、宛平王公熙、柏鄉魏公裔介、寶坻杜公立德、大名成公克鞏及梁公也。今諸家之後、或罕有聞者、盛衰相爲循環、而平津邸第、變爲車庫馬廄、轉盼不可復問矣。獨柏鄉之後、有蒙啓、高儼二生、大名之後、有倫敘者、皆來問業於予、梁生從予遊尤數。予乃憮然而嘆、勢位之不可久、惟儒學足以永世德也。生雖屢絀於有司、而文日益有名也、他日踵祖武而致身通顯、當不難矣。然予所期於生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

始存稿一四題曹檀潛江村觀稼圖、有句云、先生與我家同里、同業筆耕食破硯。我家嚴君性蕭淡、暱就先生最相善。祭酒布衣老諸生、無由家世甘貧賤。兩翁顏鬢各皤皤、黯黯青衫尚如靛。省門矮屋冷青燈、大小身經數十戰。三寸毛錐不得力、故紙堆中且勤佃。閒時共話爲農樂、春雨秋犁真可羨。欲拋書冊事鋤鑁、租去吳牛駕靭韅。世事從來有屈伸、兩家生兒突而弁。幸遭聖世命不薄、致身館閣相後先。力田究竟得逢年、善事昌後如操券。我昔請急趨庭闈、跪奉賜金起調膳。鄉里兒童爭嘆羨、識

字耕夫今擁傳。開筵舞綵祝君恩、卅載辛勤始受粲。來殷之才我所畏、藝圃書田夙溉灌。聲名官職兩入手、領得告身光有爛。先生開顔定一笑、老來筋力添強健。卻寫江村觀稼圖、鄉園風物圖中見。曹檀湑名桂芳、即習菴之父也。與錢竹汀先生父小山公、先生父虛亭公年齒相若、親串款洽、文酒唱和無虛日、當時稱三封翁。見潛研堂文集五十贈中憲大夫府君家傳。

墓志銘云、是年以平定回部覃恩誥封三代。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二歲。

三月二十四日、朱太淑人卒、年七十二。丁憂旋里。朱太淑人行述云、先妣太淑人之卒也、嗚盛匏繫一官、妹氏亦隨壻官京邸、皆不得親含殮。在側者獨廷謌一人也。嗚盛歸里治喪、家君子命之曰、汝母壼行頗有足稱、老人悼傷之餘、不能執筆覼縷、小子識之、其可哉。

程魚門有題先生西莊課耕圖詩四首、見勉行堂集一四。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四十三歲。

五月、元和嚴國寶瑤泉來問業、始存稿三十。嚴瑤泉哀詞云、生諱國寶、字瑤泉、蘇州元和人。今夏五月、予寓繡谷、生來問業、並其詩文若干首。文則穿穴經傳、自出新意、詩格律工穩而逸致翩翩、予喜劇、爲點定而歸之。

八月、徙家蘇州寓幽蘭巷。是月、嚴國寶卒。嚴瑤泉哀詞云、八月、予攜家吳門幽蘭巷、與生館舍比鄰。生復來坐談移晷。何圖別去旬餘日、凶問忽來、嗟呀驚疑、若在夢寐。徐訊之、則生以風欬小疾、忽變



增劇，遂不起。生遺稿甚多，行將授梓，臨没猶手所著白蓮花賦，屬以就正於予。予誦其詞清麗芊綿，備才人之能事，益復可傷悼云。案先生初居幽蘭巷，後又遷洞涇橋。道光蘇州府志四六云：王光禄宅在洞涇橋中，有頤志堂。嗚盛晚年著書於此。

乾隆三十年乙酉，四十四歲

夏，赴崇明。西沚居士集三乙酉初夏渡海抵崇明寓黄氏燕超堂即事紀遊贈文學埏詩云：憶同千佛籍，宿草又抽萌。直詡登堂晚，難忘牽挂情。十年今一瞬，八士昔齊名。莫聽山陽笛，春風透紫荆。自注云：君同懷八人，並爲諸生，七兄與予同成甲戌進士，今唯文學在。

墓志銘云：既除喪，以虚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補。而西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宴坐一室，左右圖書，咿唔如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奬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案先生所刊選之書，有十二家詩十二卷、槎溪四子詩選。嘉定縣志藝文志著録江左十子詩鈔、苕岑初二集。見王氏藝文目。以外尚有浙江十三家詩。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九云：王西莊所選江浙十三家詩，内李繩勉百、王廷魁岡齡、高景光同春，皆吾郡人，各有詩二卷，雖非全豹，聊勝於無。

刻西莊始存稿三十卷。張燾乾隆乙酉序云：予小子承乏詞垣，於先生爲後進，因得從遊門牆之列。茲先生文稿初刻方竣，敬舉膚言，挂名簡末，聊致區區向往之私云耳。張燾字慕青，即張芸墅子也。又始存稿卷尾有自記云：右斷自癸未以前，合少作及官稿，共詩九百二十七首、文二百十八首，釐爲三

十卷、目曰始存稿。癸未之歲、予四十有二、奉母諱南歸。自服闋後所作、別爲晚拙稿。會坊人堅請刻諸木、勉徇其意付之。此外已刻者周禮軍賦說、未刻者尚書後案、皆各爲書、不在稿中云。案先生又有西沚居士詩文集四十卷、詩二十四卷、文十六卷、詩有嘉定李氏刻本。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四十五歲

二月、蕭芝撰始存稿序。

虛亭公選拔貢生、時年已七十有四。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四十六歲

六月、妹順媖卒於京邸。錢竹汀先生乞假旋里、始撰廿二史考異。

秋、天台齊召南次風爲先生撰西沚居士集序。

撰馮浩玉溪生詩注序。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四十七歲

五月、虛亭公卒、年七十六。潛研堂文集五十祭外舅虛亭先生文云：昨歲之冬、乞假南還、失我伉儷、使公悲酸。公猶健飯、談諧不勌。贊予卜居城西一廛、十日五日、從公周旋。首夏示疾、偶作而痊、間日往問、尚手一編。微察容色、了無苦艱。公亦自言、勿藥且安。學海水枯、藝林葉乾、痛矣哲人、竟歸下泉。

秋、弟鳴韶有續和先生練川雜詠六十首、序云：家兄向有練川雜詠六十首、錢竹汀學士次韻和之、極爲博雅。予於戊子之秋、復采集雜事、續和若干首、亦可少補志乘之略。唯見聞淺陋、詞句鄙俚、不堪



步兩先生後塵耳。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四十八歲。

五月、偕錢竹汀先生、吳企晉、吳岑渚、周松承諸人遊虎丘、登千人石、酌第三泉、徘徊久之。微雨作、避石觀音殿、題名於壁。潛研堂文集一八有虎丘山石觀音殿題名記。

沈德潛卒、年九十七。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四十九歲。

高宗六旬萬壽、先生入都朝賀。墓志銘云、其後入都祝萬壽者一、當在是歲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二歲。

六月、趙升之死金川之難。

赴安徽旌德。十七史商榷四二山越條云、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𡹎山以至旌德、皆東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曆間開路碑、自古爲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

是年、開四庫館。

乾隆四十年乙未五十四歲。

秋、錢竹汀先生督學廣東、招先生弟鳴韶赴粤、見鶴溪子墓志銘。

再赴旌德。十七史商榷四二山越條云、乙未則從荊溪過東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

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五十六歲。

秋、門人同邑金曰追璞園撰儀禮經注疏正譌成、就正於先生。見儀禮經注疏正譌序。案先生自旌德歸、期不可考、是年則當在蘇州也。

戴東原卒、年五十五。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五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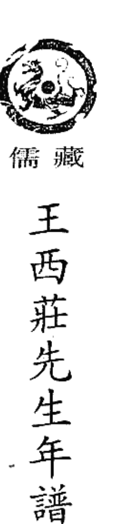
三月、錢竹汀先生應兩江總督高晉之聘、主講江寧鍾山書院。見竹汀年譜。竹汀日記云、三月二十日、啓行往江寧。二十二日、到蘇州、訪平確軒、不值、晤禮堂、談良久。

夏、先生將儀禮注疏正譌草草題正、還之金曰追。

是年、甘泉江藩鄭堂年十八、著爾雅正字一書。先生見之、深爲嘆賞、謂藩曰、聞邵太史晉涵作疏有年矣、子俟其書出、再加訂正、未晚也。見江藩炳燭室雜文爾雅小箋序目、漢學師承記三云、藩十六歲時、著爾雅正字、光禄在艮庭先生家見此書、囑艮庭先生招藩往謁、獎賞不去口。嘗謂藩曰、予門下士以金子璞園爲第一。予近日得見好學深思之士、唯子及李子賡芸、費子士璣。此與爾雅小箋序目異、今並存之。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五十八歲。

三月、撰錢大昭兩漢辨疑序。



十一月、葬虛亭公倩錢竹汀先生爲撰墓志銘。志云外舅虛亭先生之葬、以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先期西莊鶴溪使來告曰先文毅公墓志、其女夫周益公實爲之文。今先君子井椁既卜、援吾家故事、屬銘於子大昕、曰以益公之文猶不自名、而托張真甫名、況庸下如大昕者、夫何敢、頓首固辭不獲已、乃泫然出涕敘之。

尚書後案成書。凡三十卷。序云草創於乙丑、予甫二十有四。成於己亥、五十有八矣。寢食其中將三紀矣。又就正於有道江聲、乃克成此篇。孫星衍平津館文稿下江聲傳云年四十始爲尚書之學。惠徵君既作周易述、搜討古學、聲亦撰尚書集注音疏。時王光祿鳴盛撰尚書後案、亦以疏通鄭說、考究古學爲書、又延聲至家、商訂疑義、始以行世焉。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五十九歲。

春、高宗五巡江浙、先生偕錢竹汀先生及在籍諸臣迎至淮上。晤王述菴於行帳。潛研堂詩續集三有淮北行帳喜晤王副都蘭泉、因懷吳舍人竹嶼、曹中允習菴、並追感趙少卿損之、張舍人策時、用昌黎鄖城夜會聯句韻詩。聯句者、先生及竹汀與先生也。

張紹南孫淵如先生年譜云十月、歸常州、遊吳門、以王光祿鳴盛、江布衣聲撰尚書、造門訪謁、與談鄭學。

同邑錢塘溉亭是年在江寧府教授任、有與先生書云前年謁先生於吳門、得讀所著尚書後案、時卒卒未獲盡一紙。今年冬、兒子自故鄉攜此書至金陵、始略涉其涯涘、喟然興嘆、後世談尚書、不宗鄭氏則已、宗鄭氏則先生闢古文之僞、闡康成之微、援據博而別擇精、遠出孔穎達正義之上。千載而

下、非先生是歸而誰歸與。見溉亭述古録二案。錢溉亭乾隆庚子進士、選江寧府教授、庚戌卒於官。見嘉定縣志一六。是書無年月可考、姑繫於此。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六十歲。

西沚居士集九六十寫懷詩有故山翠色真堪愛、一臥文園十九年之句、自注云癸未至辛丑。

金曰追卒其門人同邑張式慎謀刻儀禮經注疏正譌、先生乃爲商訂改補十餘事、且爲之序。序云曩者丁酉秋、璞園曾以此篇質予、明年戊戌夏草草題數行而歸之、意未盡也。越四年、璞園卒、視予之歡、惘乎有餘悲焉。張子式慎字德華、吾鄉名士也、夙昔受經於璞園、乃謀刻其師之遺書、復奉以就正於予。予年衰目眊、喜德華之嗜學、能成其師之美、輟數日功、復爲審覈一周。吾門有費生士璣、亦篤志窮經、適館於予家、因相與商訂、又改補十餘事、而今而後此經其可以毫髮無遺憾矣。刻既竣、予遂詳序其緣起如此。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六十一歲。

是年、以新刻尚書後案數十部寄揚州安定書院、囑示諸肄業者。焦理堂事略云、府君二十時、讀書安定書院、王光祿新刻尚書後案成、以數十部寄院長丹徒吉渭先生、囑示諸肄業者。府君得其一、日夜翻閲、月許能言其略。案焦理堂生於乾隆二十八年癸未、二十歲爲四十七年壬寅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六十二歲。

錢竹汀先生廿二史考異成、凡百卷。



是年、四庫提要成。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六十三歲。

高宗六巡江浙。嘉定縣志一六云、與在籍諸臣迎駕行在、上垂問起居、並蒙大緞荷囊之賜。督撫敦促出山、婉詞報謝。

程魚門卒、年六十七。

乾隆五十年乙巳、六十四歲。

夏、撰甌北詩集序。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六十五歲。

閏七月、奉天鰲圖滄來署震澤縣令、以其父于宗英紫亭畫卷求題。先生題云、紫亭同年學博而醇、品淡以靜。於同譜中與予雅相投契、雖因居地頗遠、不得時晤、要其意趣之合、則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回想在詞垣日、共應教習師館、課相對談心、留連竟晷、至今猶宛在目前也。自予奉諱歸田以來、已二十有四年矣、與紫亭隔闊久停雲落月之餘、蓋未嘗不往來於心。會哲嗣滄來世兄爲邑令吾吳、詢之尊公、已歸道山、殊深悲惋。滄來又出所遺筆畫卷裝池見示、睹物懷人、謹爲題七言古體詩於其後。畫樹樹多不了枝、畫石石亦不著色。淡染寒江十里秋、落葉孤亭莽蕭瑟。先生風格超塵寰、胸中粉墨無荊關。展卷舊遊堪彷彿、扁舟煙月道場山。末署丙午秋九月西莊老史王鳴盛再拜於震澤旅次、時年六十有五。此卷今藏新會陳氏勵耘書屋。蛾術編七九第四橋條有晚歲嘗主講震澤書

院十五年之句，其去就年月均不可考，先生是歲之在震澤，殆爲主講書院時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六十六歲。

夏，撰任兆麟夏小正補注序。

八月，曹習菴卒於廣東學使任內，年五十七。潛研堂文集二六習菴先生詩集序云：歲丁未，習菴卒於粵東官廨，其子臣晟扶櫬自南還，寢門卒哭之後，詢其遺文，頗有散失，搜訪而次第之，得若干卷。追念曩昔之樂，益增今日之悲。垂老索居，文章蕪陋，並書一通，以寄西莊，諒與我同一墮淚也。

撰于宗瑛來鶴堂全集序，云：紫亭先生與予同登進士第，同入詞林，把臂論交，致爲莫逆。猶憶庶常館初開，每逢課試，同年諸友皆蹙鼻苦吟，哦唯恐不得一當。紫亭獨蕭散自得，若不經意，甫搦管稿已就，予亦雅不喜刺促，席間納卷畢，輒相聚談至日夕乃罷，吾兩人交誼大都不能形骸間也。予奉母諱南歸，與紫亭隔闊甚久，而紫亭由郎邸奉使倉曹，簡入臺中，駸駸嚮用矣，顧遽歸道山，予家居竟未知也。哲嗣靜夫來爲邑令，驚承卜問，悼傷殊深。靜夫既出紫亭翰墨書畫，囑爲題跋，乃今復得盡讀其遺詩，反覆觀之，其人如在，呼之欲出，嗚呼，予又復能忘紫亭哉。乃靜夫又克世其家學，以名孝廉試乎爲吏，而循良聲遂習習在人口，于氏之世澤，其殆未有艾焉。唯是予以衰眊遲暮之餘，月睹于氏父子之盛，深慰老懷，乃回想同入詞林，在庶常館納卷縱談時，宛如昨日事，而紫亭則已有宿草，不可復作矣。此予所以手把遺編而低回三嘆矣夫。乾隆丁未仲秋撰。

冬，撰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序，云：予曩與竹汀同在燕邸，兩人每得一碑，輒互出以相品隲，及先後

歸田、予肆力於史、作十七史商榷、於金石未暇別成一書、而竹汀獨兼之。予才固不及竹汀、遠甚竹汀、顧欲得予言弁其端者、豈非以其才雖不逮、而意趣則相同也。

十七史商榷刊成、凡百卷。原刊本眉端有乾隆丁未新鐫字樣。卷一百綴言、史通條云、史通自敘篇云、予幼讀史、年十有七、窺覽略周。於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乎弱冠、射策登朝、思有餘閑、穫遂本願。又云、余幼喜詩賦、壯都不爲、恥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著自命。予幼攻四書八股文、及登第、領史職、始罷舉子業、治經史、然猶兼習詩賦、四十有二、歸田、於今二紀有餘、詩文皆輟不爲、唯以考史爲務、故每卷輒自題曰某述、亦竊比述者自命之意云。

是年秋、撰畢沅新校正長安志序。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六十七歲。

夏、錢竹汀先生假抄先生所藏宋咸淳毗陵志。潛研堂文集二九有跋毗陵志一文。

趙甌北先生過蘇州晤先生於閶門。甌北詩集三二閶門晤王西莊話舊詩云、握手論交紫塞塵、春明一出見無因。每逢後進思前輩、喜聽貧官作富人。自注云、君生事頗足、漢學師承記謂先生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證以甌北詩注、江鄭堂之言似爲諛詞、而嘯亭雜錄好貨之譏、恐亦不爲無因也。

弟鳴韶卒、年五十七。吳企晉卒、年六十七。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六十八歲。

正月、錢竹汀先生主講紫陽書院、見竹汀年譜。

是年、先生患目疾、兩目失明、蛾術編七九自壽詩自賀詩條云、己酉六十八、兩目皆失明、唯右目僅辨三光。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六十九歲。

趙甌北先生是歲復至蘇州、晤先生及錢竹汀先生。甌北詩集三四吳門晤西莊竹汀詩有後來良晤知猶幾、海內名流漸不多之句。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七十歲。

春、趙甌北先生在蘇州、因見先生兩目皆盲、歸乃作反瞎目篇、祝其再明、詩載甌北詩集三四。

三月、延醫針治目疾、始痊、見蛾術編七九西沚居士集一九己酉雙瞽辛亥醫針治其右得痊詩云、無端銀海有浮雲、一片朦朧盡暗氛。獨眼杜欽聊爾爾、良方張湛漫云云。隔垣洞矚誰開予、束矩回昏始遇君。倚賴皇天憐老物、金鎞刮膜策奇勳。視之不見強名希、老氏元風或庶幾。三載歡空徵内鏡、一朝破障撤重圍。何妨知白黑能守、終願和光塵不違。笑向妻孥喜相對、宛從萬里遠遊歸。考史研經素所營、頻年綴業苦無成。霧霾三里俄都掃、心目雙清兩不盲。左氏何曾能再朗、西河未必獲重明。今朝捌管攤書坐、大幸居然在小生。嘉定縣志一六云、子嗣穫、字歛夫、一字實菴、諸生、性孝友。乾隆戊申案當作己酉。、父目瞽、徧訪名醫、閱四載、案當作二載。得吳興閔雨峯鍼之而愈、人謂孝感。

五月、先生七十初度、自壽詩有休嗤一目強名罷、能視差開耶律陀。賀我爭稱開瞽樂、看人翻笑兩目



多之句。

秋，趙甌北先生得先生書，知目疾竟已霍然，能觀書作字，不禁自喜，以爲己詩頌禱之功，復作詩以賀先生，有得不歸功我一詩挽化工之句。趙味辛亦有生齋集一二賀先生詩有句云：今春買棹浮胥江，疑戶居然煩倒屣。時公正同盲左病，顧我頗深足音喜。乍談便快臭味合，遽別那堪景光駛。好音忽逐秋風來，玉屑清詞霏累紙。謂言兩眼得神鍼，所苦一朝汰塵滓。讀之我亦積痾失，鞭弭相從自今始。歙縣程瑤田易疇以乾隆五十三年授嘉定縣教諭，在任三載，是歲乞病歸。見嘉定縣志一三文獻徵存錄九云：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贈之，程式曰：鄉先生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也。乃受之。先生贈別詩有官推當湖陸，師則新安程，一百五十載，卓然兩先生之句，全詩載通藝錄附嘉定贈別。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七十一歲。

夏，撰徐文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十一月，撰狄道吳鎮松厓松花菴詩集序。序云：年六十八，兩目皆瞽，三原劉壬鄄其師吳松厓詩，不能讀矣。七十，瞽得開，發函讀之，大驚嘆，以爲異乎從之爲之者。越明年，松厓復寄自選詩錄，且屬予序。予其何可無言，以自托於知音哉！予與松厓年相差二，老翁數千里神交，良覿則難期矣，藉序代晤言也。

是冬，武進臧庸在東有致先生書，見拜經堂集三。

段玉裁重刻戴東原文集行世，卷三有與先生書一通，論尚書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桄，作横，先生乃於蛾術編四光被條辯之，云：新安戴吉士震號爲精於經，乙亥歲予官京師，作尚書後案，吉士偶過予，爲予論堯典光被四表，光當作横，予未信。吉士殁，其文集出，内有與予札，三十餘年前予雖與吉士往還，曾未出鄙著相質，吉士從未以札見投，突見於其集者，樂安李象先自刻集内有詭稱顧亭林與之書論地理，象先答以書辯顧説爲非，亭林呼爲譎觚。今吉士札譎與否不足辯，至段玉裁重刻戴集，仍存此文，段已檢得詩疏鄭注，訖未代爲增入，不作僞，尚可取。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七十二歲。

冬，長洲吳雲執館後進禮見先生，縱論文章源流，謂詩以李義山爲最，將盡改平生所作，效其體。已而嘆曰：吾老矣，恐無及矣。見吳雲西沚居士集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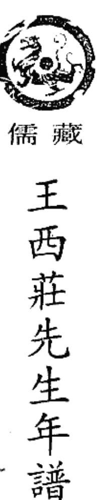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七十三歲。

王述菴年七十致仕，歸居青浦原籍，錢竹汀先生時主講紫陽書院，與青浦相距不百里，三人者每興至，輒扁舟互訪，聚首之歡，不啻同官京華時也。吳中文酒宴會，每延三先生爲領袖，有江南三老之目。見竹汀年譜。

乾隆六十年乙卯，七十四歲。

三月，袁簡齋八十誕辰，先生有祝隨園先生八十壽序，文見隨園八十壽言。

西沚居士集六有題吳嵩梁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吳嵩梁石溪舫詩話云：禮堂晚年喜勸人學温、飛



卿詩、爲予題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時年七十有四、瞽目重開、亦一奇也。

撰孫星衍問字堂集序。

是年趙甌北先生念二史劄記成、書凡三十六卷。

嘉慶元年丙辰七十五歲。

是年至吳江笠澤書院、邑人翁廣平來問學。聽鶯居文鈔廿五上西莊閣學第一書云、前于笠澤書院趨侍竟日、荷蒙點定拙著卷廿八與吳湘漁論作志書云、丙辰冬、江震張唐兩邑侯設局修邑志、僕亦與入志局、拙著疆土營建藝文諸志、人物諸傳、前輩謬許爲著作有體。僕亦何敢以著作自任、不過承西莊先生與先君子之教誨而識其大略如是耳。

嘉慶二年丁巳七十六歲。

先生問字堂集序云、予作尚書後案、以明漢儒家法、又爲十七史商榷、亦謬爲四方君子所許可。獨蛾術一編、久而未就、繼以雙瞽、自分已成廢疾、幸七十後瞽目復開、方且賈餘勇以竟殘課、戢𦤎甫有條理、孫君集適至、輟一日之功、從而誇嘆之如此。潛研堂詩續集八輓先生詩云、誰知蛾術編抄畢、不得深寧手自刪。據此則可知蛾術編一書、迨先生臨終、尚未有定稿也。至道光中、吳江沈翠嶺氏終謀刻之。姚承緒蛾術編跋云、蛾術編九十五卷、外大父西莊先生遺稿也。此書成於晚歲、取平時著述彙爲一編、分説制、説地、説字、説錄、説刻、説人、説集、説物、説通、説系十門、其書囊括經史、牢籠百家、爲先生平得意之作。先是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久雕板行世、此獨後出、或勸之梓、先生曰、是編之

成、一生精力寔耗於此、當有知我於異世之後者。如是者四十年、海內咸想望豐采、間有采入他書者、如述菴司寇金石粹編所取說刻殆半、其他經史諸書援引甚夥、而原書固未刻也。歲辛巳、於先生文孫耐軒昆季假得此本、繕寫一通、求政於今制府陶雲汀宮保、宮保序之、飭本縣鳩工鐫板、惜未果行。厥後秦君藻石、張君吟樓取承緒所藏本、復於沈君翠嶺、君故風雅好古、嘗彙刻昭代叢書、蒐采極富。旋以先生書刊刻行世、成有日矣。爲述是編巔末寄之。又王汝潤馥芬居日記云、予伯祖西莊有蛾術編百卷、未刻行世。先叔麐甫公之友馮子齡力囑陶巡撫雲汀作札於邑尊談星亭刊刻、約銀千餘金、此莫大之幸。案此或即姚承緒所謂飭本縣鳩工鐫板、惜未果行之事也。蛾術編原有百卷、姚承緒抄本九十五卷、而沈翠嶺又僅刻其八十二卷。刊刻凡例云、說刻十卷、詳載歷代金石、已見王蘭泉金石粹編、無庸贅述、說系三卷、備列先世舊聞、宜入王氏家譜。然金石粹編於說刻寔未全收、姚承緒已明言之矣。今北平圖書館善本乙庫藏蛾術編抄本九十五卷、殆即姚氏抄本歟。

幼子嗣疇入縣學。而先生於乾隆二年丁巳入泮、至是歲正六十年矣、乃循例重游泮水。

十二月二日、先生卒。墓志銘云、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謂焉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戹、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一異矣。

案墓志銘云、先生以嘉慶二年捐館、春秋七十有六。而漢學師承記、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及道光蘇州府志並云卒於嘉慶二年、春秋七十有八、皆誤。

戴東原先生年譜

清・段玉裁 編撰
劉琳 校點
郭齊 一審
舒大剛 二審

清乾隆五十七年刊本

《戴東原先生年譜》一卷，清段玉裁編撰。清乾隆五十七年經韻樓刊《經韻樓叢書・戴東原集》附。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東原，休寧（今安徽休寧）人。自少讀書，即好考求字義、制度、名物，由此盡通諸經。後從江永遊，其學益進，三十歲前已有著述多種。家貧，二十九歲始補縣學生。後避仇入都，結識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朱筠等著名學者，聲重京師。乾隆二十七年四十歲中舉，以後六試進士不第。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館，以舉人特召入館充修纂官，後又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二年，積勞成疾，卒於館任，年五十四。戴震爲乾嘉漢學的領軍人物，對經學、語言文字學、算學、歷史地理學等均有卓越貢獻。又是一位哲學家，其思想具有樸素唯物主義因素，嚴厲批判程朱理學「以理殺人」。平生著述數十種，今存《尚書義考》、《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經考》、《方言疏證》、《聲類表》、《聲韻考》、《句股割圜記》、《屈原賦注》、《戴東原集》等二十餘種，輯校整理的古籍如《水經注》、算學五書、張淳《儀禮識誤》、李如圭《儀禮集釋》等收入《四庫全書》者多種。後人輯有《戴氏遺書》、《戴東原先生全集》。

此譜爲譜主弟子段玉裁編。段玉裁（一七三五—一八一五），江蘇金壇人，字若膺，號懋堂。乾隆間舉人，歷任貴州玉屏、四川富順等縣知縣。辭官歸，居蘇州。繼承戴震治學傳統，尤精於小學，也是乾嘉漢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爲《說文解字注》。有《經韻樓集》。

此譜記述譜主一生事蹟，以學術活動、學術言論爲主，其中有一些資料爲他書所無，是研究戴震的重要文獻，但學術以外的其他事蹟則極爲簡略。民國間魏建功認爲段氏作譜時年近八十，憑記憶未能全是，故新編《戴東原年譜》，但僅成其半（見一九二五年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一號）。又今人楊應芹有《東原年譜訂補》（《戴震全书》第六册，黄山书社，一九九七），可資參考。

戴東原先生年譜

弟子金壇段玉裁編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曾祖景頁。祖寧仁、贈文林郎。父弁、

封文林郎。世居休寧隆阜。妣朱氏、贈孺人。先生以十

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

二年甲辰、二歲。

三年乙巳、三歲。

四年丙午、四歲。

五年丁未、五歲。

六年戊申、六歲。

七年己酉、七歲。

八年庚戌、八歲。

九年辛亥、九歲。

十年壬子、十歲。

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卽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

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十一年癸丑、十一歲。

十二年甲寅、十二歲。

十三年乙卯、十三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十四歲。

二年丁巳、十五歲。

三年戊午、十六歲。

四年己未、十七歲。

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説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先生嘗謂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誦也。又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此則先生説經、蓋本肇始於小學、而其敏且專可知



矣。又按先生丁酉正月與玉裁書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

五年庚申、十八歲。

隨父文林公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

六年辛酉、十九歲。

經學益進。

七年壬戌、二十歲。

是年、自邵武歸同邑程中允恂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巋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

八年癸亥、二十一歲。

九年甲子、二十二歲。

是年長至日、成籌算一卷。首乘、次除、次命分、次開平方、次籌式、爲橫籌、反對兩句股略舉經籍之資於籌者推衍成帙、爲治經之士覽觀。自敘云、爾後增改其

書，更名策算，孔戶部繼涵以附九章算術者是也。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

十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年孟冬，成六書論三卷，孟冬自序。先生以六書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言六書者譌謬日滋，爲此書辨之。今其稿未見，故不著錄，而存此敘，可得其涯略。六書論者，論百家言六書者皆多謬說也。若吝江慎修先生書，則專辨言轉注者之繆也。是時先生得於小學者深，六書中轉注，許氏以考老釋之，後儒多不解。先生有吝江先生論小學書，言周禮六書，

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説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許氏最爲得其次弟。許氏説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諧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爲言，猶曰互訓云爾。説文於考字訓曰老也，於老下訓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大致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

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也。江先生得其書、謂衆說紛紜、得此論定、誠無以易。按先生此書作於何年未可詳、而六書論成於乙丑、則此書當附見於乙丑。

十一年丙寅、二十四歲。

是年、考工記圖注成。後序云、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閒、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十二年丁卯、二十五歲。

是年仲春，成轉語二十章，自序見文集。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諭之，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先生謂猶缺一卷書，翔爲是編，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求之。玉裁按：此於聲音求訓詁之書也，訓詁必出於聲音。惜此書未成，孔檢討廣森序戴氏遺書，亦云未見。

十三年戊辰，二十六歲。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

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

是年、娶孺人朱氏。

十四年己巳、二十七歲。

先生有爾雅文字考十卷、自序見文集。云、余謂儒者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兹十年、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帙、爲題曰爾雅文字考若干卷、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所扞格、姑俟諸異日。按是書未知何年所成、據於兹十年之語、則自十七歲有志

聞道，潛心訓詁，始成書，蓋在戊辰、己巳、庚午間也。曰
姑俟諸異日，則意有未滿之辭。然先生之於小學，始
基之矣。書稾藏曲阜孔戸部家。蘇州吳方伯纛濤，後
者，先生壬午同年也。戸部既殁，方伯之子慈鶴就其
家取諸戸部長子博士，廣根云將付梨棗。今書稾尚
在吳處未刊。
十五年庚午，二十八歲。
十六年辛未，二十九歲。
是年，補休寧縣學生。
十七年壬申，三十歲。

是年，注屈原賦成。歙汪君梧鳳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可證也。先生嘗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爲饔飧，閉户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此書音義三卷，亦先生所自爲，假名汪君。句股割圜記以西法爲之注，亦先生所自爲，假名吳君思孝。皆如左太沖三都賦注假名張載、劉逵也。

十八年癸酉，三十一歲。

是年，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十九年甲戌，三十二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三歲。

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　程易田云、是年假館紀尚書家、所作句股割圜記、丁丑南下、戊寅溪南吳行先付刻。　是年、以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之上方、自題云、乙亥春、以楊雄方言分寫於每字之上、字與訓兩寫、詳略互見。玉裁按、所謂寫其字者、以字爲主、而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也。寫其訓者、以訓爲主、而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也。又或以聲爲主、而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所謂詳略互見者、兩涉則此彼分見、一詳一略、因其

便也。先生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故傳諸分韻之說文，取其易檢。既入四庫館纂修，取平時所校訂，遍稽經史諸子之義訓相合，及諸家之引用方言者，詳爲疏證，令此書爲小學斷不可少之書。奉　命刻聚珍板，惠海內。而此分寫本者，乃艸刱之始也。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於洪惢登京寓。先生索此書，曰，分韻說文不足貴，欲得所分寫方言耳。玉裁旋入蜀，竟以道遠難寄，藏弃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

書、於方言亦窺閫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佔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太史昀、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歎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即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

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也。文恭全載先生句股割圜記三篇，爲古今筭法大全之笆，其全書往往采先生說。　是年秋，有與王内翰鳳喈書，說尚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義本爾雅，字當作桄，作橫。按此書可見訓詁之學，凡一字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鳳喈後官光祿寺正卿，名鳴盛。　又有與姚孝廉姬傳書，論尋求遺經，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傳聞以擬其是，擇眾說以裁其優，出空言以定其論，據孤證以信其

通、溯流而不目覩源泉所導循根而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義、而徒增一惑、以滋學者之辨也。　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姫傳是時爲孝廉、傾心先生之學、欲奉爲師。此書末先生繳其稱謂云、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古之所謂友、蓋分師之半、無妨交相師、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　是年夏、有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璿璣四游解二篇。　又有與方希原書、大恉論文章必求其本、

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凡馬、班、韓、柳諸君子畢力以求其本者、固又待大本以爲榮悴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以聖人之道被諸文、如造化之終始萬物也。希原名矩、先生同鄉同志者。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四歲。

是年、蓋館於大宗伯高郵王文肅公第。公子念孫從學、今永定河道王君懷祖是也。是時懷祖方受經、而其後終能得先生傳。　是年冬、有讀淮南洪保一篇、云、盧編修紹弓以其外王父馮山公先生景淮南子

洪保示予、予讀其論古音、有疑焉、惜隋唐辨聲之法之失傳也。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年、識惠先生棟於揚之都轉運使盧君雅雨署内。文集内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所云、自京師南還、始覯先生於揚之都轉運使司署内者也。是年孟夏、有大戴禮記目録後語、内云、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予、又得改正數字。又與王鳳喈書、書後曰、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尚書横被一證、見後漢書馮異傳。此皆先生是年在都門之證也。而沈

學子文集序云、彊梧赤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似先生是年冬日出都、在揚州交沈沃田。沃田名大成、華亭名士、老客揚州、以是知之。與是仲明論學書當亦其時所作。仲明名鏡、是姓、江陰人、客遊於揚者。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荅此書、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於江陰舜過山講學、其人不爲先生所重、故諷之。又先生有金山志一小冊、當亦此時鹽運使盧君雅雨屬先生渡江所爲。曾摘一節謂玉裁云、余山上偶見奇景、修此

一段。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六歲。

是年、歙人吳行先名思孝爲序刻句股割圜記成、記其後曰、總三篇、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筭之全。

是年、蕺客揚州。上年冬至是年夏皆在揚也。故沈學子文集序曰、裘葛一更。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七歲。

秋九月、爲王蘭泉舍人作鄭學齋記。是年、先生北闈鄉試、相傳考官欲令出門下、而以不知避忌置之。

是年、有書小爾雅後一篇。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八歲。

是年、客揚州。夏有沈處士大成戴笠圖題咏序。是年冬、有與盧侍講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云、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板、所有誤字鄙末覈出、姑正其甚者。玉裁按、校刻大戴禮、葢即揚州運使盧公見曾雅雨堂本也。盧學士文弨先爲校訂、刻既成矣、先生復細校之、故有庚辰冬、辛巳夏兩與學士之書、臚舉應改之字。今攷雅雨堂刻本凡庚辰札内所舉者已皆剜板改之、皆先生所爲也。其辛巳札内所

舉皆未之改、則先生已離揚之故也。用此知先生庚辰歲館於揚矣。　是年冬、又有與任孝廉幼植書。幼植名大椿、丙戌進士、弱冠負奇才、與先生書論禮、先生以此箴之。禮經所謂兄弟與昆弟立文大不同、至先生而其義始箸。　是冬、屈原賦注刻成。辛巳夏再與盧侍講書云、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是也。按屈原賦注、盧學士爲之序、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凡十二卷。歙汪梧鳳跋其後云、自乾隆壬申秋得戴氏注讀之。然則成於壬申秋以前。壬申、先生年三十耳、而所詣已如此。戴氏遺書皆孔戶部繼涵

刊板、雖已刻者皆重刊、獨此書但有歙汪氏刊板而已、願好古者廣其傳焉。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九歲。

是年夏、有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蓋大戴禮一書譌舛積久、殆於不可讀、先生取雅雨堂刻一再讎校、然後學者始能從事。至癸巳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取傳說及新知悉心覈訂、其書上於先生既歿後一月、自後曲阜孔廣森太史因之作補注。

二十七年壬午、四十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江先生卒於家、先生作江慎修先

生事略狀、次其治經要略、著書卷數。是年舉於鄉、考官爲嘉興少司寇錢先生東麓諱汝誠、大庚戴太史簣圃諱第元、同考官爲金匱縣知縣青田韓先生介屛諱錫胙。錢韓二先生即庚辰恩科玉裁之座師房師也。韓先生嘗語玉裁曰、闈中閱東原卷、文筆古奧、定爲讀書之士、榜發竊自喜藻鑑不謬云。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入都會試、不第。爲王君涵齋作詩比義述序。涵齋、癸未進士、王栗人寬之父也。不第後、居新安會館、一二好學之士若汪元亮、胡士震輩皆從

先生講學、玉裁與焉。是時、秦文恭公聞江慎修先生及先生之論元與魂痕、當依三百篇析爲二、殷韻當從唐人與眞同用、上聲拯韻、去聲證韻當分出獨用、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曉徵任其事。

純皇帝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有書劉鑑切韻指南後、有顧氏音論跋、有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蓋皆成於是年、其夏遂出都矣。　又按江先生古韻標準例言云、余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

例一卷、分古韻爲十三部、於韻學不無小補云。江先生例言不志年月。攷江先生卒於壬午三月、則先生之佐助標準在壬午以前可知。先生丙申與玉裁論韻書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甄、繹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采用之。　是年、往江右、有鳳儀書院碑。　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　於癸未皆曾抄謄、記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甘味。又言、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

文字倣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眞。又學禮篇十三首，不記是癸未前作，抑癸未後作。

三十年乙酉，四十三歲。

是年秋八月，定水經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如濟水，經文東至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

經、乃妄增字爲北礫溪、南礫溪、朏明從之、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濟實過其北、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也。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酈氏書還其脉絡、非治水經而爲之也。玉裁按、此水經一卷今未箸錄、然別經於注、令經注不相亂、此卷最爲明晳。後　召入四庫館纂修此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字句加詳耳。玉裁　青年寫得此本、并自記一篇、因嘗鈔贈同志。　是年入都

過蘇，有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一篇，見文集。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

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既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于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緻致離舍時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觀於姬傳及玉裁之事，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直至己丑相謁，先生乃勉從之。朱文正公嘗曰，

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

入都時、在蘇州借朱文斿奐所藏禮記注疏、此書乃惠定宇先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本校出、凡爲卷七十、與膺宋志合。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其字句不同處、今本脱去、連行無考處一一完善。程太史魚門、晉芳、姚比部姬傳鼐及玉裁皆臨繕一部。

是年先生所著聲韵考四卷已成、同志傳寫。凡韵書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漸明備、皆㮣括於此、玉裁刻諸蜀中。癸巳以後、先生又取玉裁音均表之說、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咍一部、漢人猶未嘗通用、

書。然爲三補入論古音卷內。李大令文藻刻諸廣東孔戶部繼涵又刻諸曲阜。二刻與前刻詳略不同。

是年。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閫奥。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即安。不得謂性爲理。

是年不第

後館於裘文達公邸第，文達公命子孫師之，故直隸總督名行簡，其徒也。注詩周南、召南，名之曰杲谿詩經補注。杲谿二字，蓋以自别於諸言詩者。先生不隨俗爲别號，天下稱東原先生而已。先是癸酉成詩經補傳，已而在揚州，以此書之序及論鄭聲一條示是仲明，仲明索觀詩補傳，先生辭之，作書與之論學而已。蓋亦自恐於斯未信也。至是始成二南，改稱補注。作詩本恉詳於某篇幾章幾何之下，其體例猶舊也。今二南箸録，而詩補傳已成者不箸録。先生所謂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説者，於此可見。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五歲。

是年、玉裁景山萬善殿教習期滿、住于戶部雯峻處。先生在京時枉駕過之、四五月間玉裁出京矣。序屈君曾傳刻九章筭術云、予訪求九章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文埴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恒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 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 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此序但云、丁亥、不言何時。 客冬、至京師、蓋客江右而又入都。其冬、有送右庶子畢君沅赴鞏秦

階道序。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六歲。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廷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己丑春、謂玉裁曰、吾固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莅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爲之、恐其才不足。于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歿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周公名元理家。嘉慶己巳、有吳江王履泰者、捐納通

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壻，履泰因此得先生之書，掩爲己有，删削幾半，並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繕寫進呈。

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武英殿刊板，恩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孚聞之，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無肎言於

上者。中孚抑鬱攜歸，以存玉裁所，屬玉裁校刊，玉裁謂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其書首衛河七卷，今履泰改永定河弟一，失先生自南而北次弟之意。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滹沱河八卷，次東西淀合

唐河、沙河、滋河、府河、易水、淶水、清河共三十一卷次白河、台湖河、榆河、大通河共十九卷、次薊運河合下淀河共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合熱河一卷。惟灤河、熱河僅有綱領、而條目未詳、其他皆攷之古而無不貫通、核之近今而無不確實。尚書禹貢、周禮職方、春秋經傳之地名、班之地理志、酈之水經注、以及歷代史事、百家著述、　國朝典故、辨別是非、元元本本、非恪敏不能聚儲其書籍、非先生不能綜貫其條理、惜恪敏云殂、一簣未竣。今

上一見、即謂有用之書、刊板須行、

聖明鑒賞、如日月之照臨、地下有知、定應涕洟感激。至
於小夫攘竊、正天之欲顯此有用之書、為　國家水
利農田利澤無疆之助、而假手斯人、在先生及恪敏
應不以為憾也。特彼以不學妄為刪改、深可張目、有
力者應奏請重刊。　先生自記云、戊子、余應方制府
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園内。適河間同知黃君尋灤河
源至、方公以圖示余、錄其所實歷及今地名如此。按
黃君、方恪敏所使尋灤源者也、以圖進呈。黃名立隆、
見
純皇帝御製灤河濡水源攷證。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

入都會試不第。　爲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是年夏、先生與朱文正公善。文正時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裁往、玉裁主講壽陽書院、先生客文正署中。已而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志莫難於辨沿革、先生辨元和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有六、詳見與曹給事學閔書。先生考子夏設教西河、在龍門西河、不在汾州。謂泉山簪作不可叚借也、從晁以道之説。以汾州之呂梁狐岐釋禹貢治梁及岐、辨

舊說及蘇子瞻、曾彥和、閻百詩、胡朏明之穿鑿，詳見以道之所不能詳，斥蔡仲默引書耳食之病，使學者曉然知經文梁岐以下治冀州汾沁澤潞及其間諸山澗谿谷，不當牽合治河，惟壺口爲治河耳。修一志而大經以明，非細故也。玉裁嘗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八歲。

是年，有代壽陽令龔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龔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因爲辨正晉、隋、唐史壽受二字之譌亂，幷爲審定目錄。今手稾猶在玉裁處、

皆端楷也。　是年夏、玉裁銓得貴州玉屏縣、未嘗拜別先生也。蓋先生尚羈山右、聞銓得玉屏、寄書到京、言玉屏於地勢爲五嶺自西而東之脉、又勗玉裁曰、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其札可當送行一序、藏弆日久而失之。　先生之在山右也、有代某作應州續志序、有與曹給事書、有沂川王君祠碑、有于清端成龍傳、有張義士瑛傳、有王廉士敏傳、有朱方伯書、有例贈宣武大夫王公秀升墓表、有王輯五先生墓誌銘、有代冀寧道徐君飛山浩山陰義莊序。

是年、爲孔戶部作重栞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戶



部於戊子冬以拓本不能家有、遂彫印、又詳加攷正、別爲卷附焉先生於都門序之。是年、有查氏七烈女墓志銘、云、庚寅冬宛平松茂道查禮以烈女編寄子。葢先生是年在都門、待辛卯恩科會試也。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九歲。

是年、會試不第後修汾陽縣志。季冬、有溫方加西河文彙序、云、己丑秋、再至山西、余至汾陽、應太守孫公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侯復以縣志事邀之、再至。又有代某作薑愚亭詩序。壬辰、玉裁因公詿誤入都、見先生案上有新修汾陽縣志、舉

一條相示云云、今已忘之。汾州府志、玉裁於盧學士家得之、縣志今不可得也。

三十七年壬辰、五十歲。

是年、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玉裁見先生於洪孝廉榜寓宅。　是年、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刊自定水經注。至癸巳未及四之一、而奉　召入都矣。後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語之本是也。聚珍板本依舊時卷弟全載校語、而經注相淆者悉更之、得之者可以知宋後本之無不舛誤。自刻板本悉去校語、悉將正文改定、於注文循其段落、每節跳起、難讀處可一目了了。而

不分卷數、爲十四冊、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爲一篇。以河江爲綱、按地望先後分屬於河江、左右爲次。得之者可以撤棊校訂、專壹攷古、善長之書合二本無遺憾矣。自刻本有先生自序及曲阜孔戶部序、與聚珍板同時而出者也。　是年爲國子監丞任君領從名　高郵人、①作爾雅注疏箋補序。任君自丙戌已成書、至此七年、成定本、請序。　是年、會試南歸、與順德胡亦常同舟月餘。亦常能好學得師者、益都李君文藻門下士也。　是年春、有孟子趙注跋一篇、見微波榭刻本。　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

辰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影抄。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主講金華書院。丁酉作六書音均表序云、癸巳春、癸巳秋刻戊集作辛巳、誤。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謂言古音者自崑山顧氏、而後江先生及玉裁之書。丙申荅段若膺論韵云、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韵分爲七類、可證也。

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先生於、

上。

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　特召、曠典也。奉　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　是年、裘文達公薨、先生作墓志銘、代于文襄公筆也。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二歲。

是年十月、先生校水經注成、恭上。　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不可讀。先生讀此書既久、得經注分別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采摭故實、彼此相禩、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

次所過州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經注之互譌、俾言地理者有最適於用之書。大典本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鈎稽校勘、凡補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

高廟褒嘉頒行、御製詩六韻、有云、悉心編纂誠堪獎、觸

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

蓋先生之受

主知深矣。顧此書自先生校定後、宋以來舊刻必盡廢、更數十百年後、且莫知先生發潛之功、故聚珍板足貴、好事者當廣其傳也。

是年、校九章算術成。九章算術、晉劉徽撰。先生以世人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丁亥歲、因曹君竹虛入翰林院觀永樂大典、知有是書。病其離散錯出、思綴集之而不能。癸巳奉 召、乃盡心排纂成編、併攷訂譌異、附案語。其注中所指朱實、青實、

黃寶之類、皆按圖而言、圖既不存、則注猝不易曉、因推尋注意爲之補圖、以成完帙。

純皇帝御製詩冠於端首、　命聚珍板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已而屈君曾傳刻於常熟孔戶部復刻於曲阜云。　按先生於水經注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繫於經、其功最鉅。此乃先生積久頓悟所成、非他人能贊一辭也。顧更正經注、定於乾隆乙酉入都、即以示紀文達、錢曉徵、姚姬傳及玉裁、不過四五人。錢、姚皆錄於讀本、玉裁亦以明人黃省曾刊本、依仿以硃分勒、自此傳於四方矣。杭州趙東潛

一淸精於地理之學、研摩水經注者數十年、但其校本從未至京師。先生與趙雖或相聞、未嘗相識、其所業未嘗相觀也。四庫館搜討遺書、趙書亦得著錄。其書校正字句及剖析地理取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鄞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祕奧、兩公交取深、或閉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著書精美、不患千年後無校讎訂正之人、而學問深醇、即未相謀面、所言如一。且趙書經錢塘梁處素履繩校刊、有不合者、據戴本已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 是年十月三

十日與王裁
書蜀中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筭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筭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可貴也。按所謂散篇者，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以分韻爲綱領，每書散置各韻中。如儀禮士冠禮，則入翰韻，士昏禮則入元韻是也。大典內構韻之書亡，故鄉射禮、大射禮闕。
是年十月，校五經筭術成，恭上。五經筭術二卷，舉尚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筭乃明者，列之，而推筭之術悉加甄鸞按三字於上，故知是書甄鸞所撰也。唐有李淳風注，唐明筭科

五經筭卽是書於永樂大典中得之。先生校成恭上有提要一篇。按先生乾隆甲子作策筭略舉經籍之資於筭者、推衍成帙、正與古人用意不謀而合也。

四十年乙未、五十三歲。

是年會試不第、奉
命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 四月、校海島筭經成。海島筭經亦晉劉徽撰、唐李淳風注。徽本以周禮九數中重差命名、不名海島、後人因卷首以海島立表設問、遂改名之。唐選舉志稱筭學生九章、海島共

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其書惟散見永樂大典中、先生與九章同爲表章、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是年二月、校儀禮識誤成。儀禮識誤、宋張淳撰、朱子云號爲精密、較他本最勝。於永樂大典内綴錄成編、先生加案語正其得失、俾瑜瑕不相揜、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

先生在四庫館所校定之書進呈、文淵閣本皆具載

年月銜名、聚珍板亦載之、而杭州文瀾閣寫本不載、故不能詳者、類述於此、大抵皆癸巳以後丁酉以前五年所定也。

一曰周髀算經。此經爲算學十書之首、而三千年來學者昧其旨趣。先生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别立新法。然其言地圜、卽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卽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卽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

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厤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即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刻本脱誤、多不可通。古本五圖、而失傳者三、譌舛者一。凡皆正之、補之、學者可以從事、如道河積石、源流正矣。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二月。

一曰孫子算經。唐之選舉、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習肄。舊本久佚、從永樂大典裒集、編次爲二卷。朱錫

䨽文集跋云、出於孫武、先生辨其非是、有提要一首。
浙閣本未
寫月日。
一曰張丘建算經、是書亦唐人明算科十經之一也、
限一年業成。此書久佚、有毛晉汲古閣影鈔宋槧、猶
北宋時本、先生詳加校勘、補舊有圖今缺者四、補脫
字若干、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
二年三月。
一曰夏侯陽算經、唐選舉志所列算書十種此亦居
其一。傳本久佚、永樂大典內有之、逐條割裂分附九
章算術各類之下、幾不得其端緒、幸有原序原目可
攷、先生尋繹編次條貫其文、今裒輯排比、又得元豐

京監本、譌爲三卷、有提要一首。夏侯陽者、先生提要云隋人、蓋無可疑。而跋孔體生所得影抄元豐監本云、據宋史禮志載筭學祀典、封晉張丘建成紀男、夏侯陽平陸男。又張丘建筭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定爲晉人。新唐書藝文志云、韓延夏侯陽筭經一卷。謂韓延所注本也。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纂入之、所定皆隋制、延蓋隋人。此本即延本、非甄鸞注本也。據聚珍板提要、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恭校上、浙閣本五十年五月。

按永樂大典內所得筭經五種、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也、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所未見者、

先生悉心校正進呈、
高宗純皇帝皆有　御製詩題其卷首、刊行字內。
一曰儀禮釋宮、宋李如圭撰、從永樂大典中錄存、有
提要一首。聚珍本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一曰五曹算經、作者不知爲誰、唐時明算科孫子、五
曹共限一歲業成、元明以來無刻本、散見永樂大典
內、經文尚遂條完善。先生參伍考校、俾還舊觀、遂爲
絕無僅有之善本。五十一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儀禮集釋、宋李如圭撰。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
博引、以爲之釋。先生據以補注疏本脫字二十四、改

譌字十四、刪衍字百十六。其鄉射、大射二篇已闕，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本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以成儀禮完帙，可誦習。有提要一首。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去先生下世已六年矣。

一曰項氏家說，宋項安世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蒙齋中庸講義，宋袁甫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大戴禮，是經經盧運司見曾刊於揚州，學士盧文弨洎先生庚辰冬、辛巳夏二次校定，稱善本矣。但辛巳所校未及刪改。先生在四庫館，永樂大典內散見者僅十篇，以與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禮記之

文參互考核，附案語於下方，是經乃可與三禮并讀。有提要一首。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宋洪邁以爲斷非雄作，先生實駁正之，其文詳矣。先生以是書與爾雅相爲左右，學者以其古奧難讀，郭景純之注語焉不詳，少有研摩者，故正譌、補脱、刪衍，復還舊觀。又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蓋如宋邢昺之疏爾雅，而精確過之，漢人訓詁之學於是大備。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有提要一首。案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去先生四十二年五月下世，爲日已久。

案先生所校官書，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諸書，皆必精心推覈，失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而儀禮、大戴禮二經，古本蕪穢已久，闡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膏分不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二種進呈，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又況先生自所著述，亦刻無少休。有儀禮考正一卷，檢討孔廣森爲戴氏遺書總序曰：君入書局，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豕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廁經之傳。今其書藏曲阜孔氏、玉裁未得見也。

缺页

既刻成，應撰序，茲兼寄。故知此序上旬所爲也。今手批之稾現存。

丁酉五月，與于書言：去年曾寄一書論韻，係龔公敬身寄于老師文襄門上，失之。

至於丁酉五月上旬，作聲類表凡九卷。所云九卷者，即與于書所謂九類，每類爲一卷也。先是癸巳春，先生在浙東，金華書院。以古音分爲七類。至丙申與余書，則七類又改爲九類。迨臨終十數日之前，因成此書。孔戶部刻諸微波榭，而冠以與段若膺論韻六千字者是也。九卷每類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戶部書

云凡五日而成，固由精熟詣極，然先生神思亦恐太瘁矣。形太用則極、神太勞則敝。烏呼、孰知此爲先生著書之絕筆也哉。戸部書至蜀、命余作序、彼時余恐淺陋、不敢爲。今三十年後乃成之、併洪谷亦久下世矣。

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時先生寓崇文門西范氏頴園。孔戸部於是月三十日發書至蜀云、月之二十二日在東原先生寓中、坐閒見封新刊九章筭術奉寄。後三日、金輔之榜、洪素人樸兩兄來云、東原先生服黑山梔一兩、吐後病即劇。初間疑甚、前見

作吾兄札時、精神朗澈、又將泚筆爲王廷相作傷寒論注序、非病瘵者、乃竟於二十七日晡時不可作矣。斯人而死、何痛如之。蓋先生丙申冬與余書云、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事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蓋先生用心過勞、至於瘵瘵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梔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爲矣、烏呼傷哉。

又先生丁酉四月有荅彭進士紹升書、洪舍人榜作先生行狀云、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彭君好釋氏之學、長齋佛前、僅未削髮耳。而好談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證釋氏之言。其

見於著述也、謂孔孟與佛無二道、謂程朱與陸王釋氏無異致。同時有羅孝廉有高、汪明經縉倡和其說。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之。彭君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恉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恉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恉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其書幾五千言、有此、而原善孟子字義疏證之說愈明矣。孔戶部附刻疏證之後、洪舍人榜登全錄於行狀中。

先生丁酉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

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即尋其腠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即所謂彼節者有閒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户，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生

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强起作札。歸山之志早定，八月準南旋。老親七十有八，謂封文林公。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沅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外九章筭術、海島筭經二種。烏呼，孰謂此即先生與玉裁永訣之書也哉。

原象、迎日推策記，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十五合爲

一冊。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即先生之釋天也，初名釋天。以堯典璇機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四者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璇機玉衡，漢後失傳，先生乃詳其儀制於四篇之末。五篇、六篇、七篇即句股割圜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爲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爲，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則成書皆在壬午以前可知矣。至晚年，合九篇爲原象，以爲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第九。合篇

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者也。玉裁既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比類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恉也、爲七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上承孔孟、於此可見。

厤問一卷、儀鄭堂總序作二卷。古厤考二卷、洪舍人榜撰先生行狀有此二書、玉裁皆未之見、而孔檢討作總序有之、則其稾存孔戶部家可知矣。戶部所刊乃有續天文略二卷、而無厤問、古厤考、疑古厤考即天文略也。

先是、
朝廷開館續鄭樵通志、蓋當事者輓先生爲之。既而亦用欲改名古厤考、而舍人行狀內遂改其名耳。此二種成書年月、今皆不能考。續天文略自序曰、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閒、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曰儀象、曰漏刻。其書未成北極高下已上爲卷上、卷中、其日月五步已下當爲卷下、蓋闕如也。然以此發明

釋天、已令學者暢然滿志矣。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未成、至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玉裁向未得見、今乃得哲嗣中孚郵寄、讀之、蓋亦癸未以前所爲、未暇竟成之耳。其言理皆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無纖微不合者。皆存鄭注而補之。大學之説親民、説格物、中庸之説致中和、説上下察、尤可補先儒所不到。始、戶部與玉裁書、欲刊大學補注、然未果而卒。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蓋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爲一章發明之。

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髮免髽、記經帶、記纓緌、記捍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例也、嘗言此等須注乃明。

水地記、此書刻於孔戶部者祇一卷、自崐崘之虛至太行山而止。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書水地記七冊。蓋所屬草稿尚不止此、漢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之、其叢殘則姑置之。 國朝之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寧人、胡朏明、閻百詩、黄子鴻、趙東潜、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

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其叙水經注曰，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高下下，不失地叻。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脉絡，而汾之東西，山爲幹，爲枝，爲來，爲去，俾井然就序。水則以經水統其注入之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然則先生之水地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而自尚書，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戰國至今厤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依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賾而不亂。此

書固非旦夕之所能成，先生志願之大，以爲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爲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猶存，亦可稍窺涯畧矣。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爲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

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見不如其志哉。嘗謂玉裁曰、余乘於時、而壽似可必。後以此言告錢學士曉徵、曉徵曰、天下固無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堅強、窮困時能日行二百里、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不我與、一八有幾多精神。先生荅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乎。竟以積勞痿足廢門、一年中屢換眼鏡、鬻眼鏡者曰、此老先生之取者過此無可換矣。是非不猒不倦、神太勞則弊故歟。手批六書音均表一部、此先生丁酉五月上旬之筆、距不諱之期十餘日耳。玉裁

於乾隆庚子巫山官廨，得丁進士小雅杰以此書見寄，跋云：丁酉六月，戴東原先生卧病京邸，余偕友人往候之。時先生撰聲類表甫畢，又力疾點定段君六書音均表，指卷四第四十二葉語余曰：「掇拚用點，肆棄用圈。凡用點者，蓁人之入聲，與用圈者無涉也。」余不及語段君矣。予盡持此書歸，未數日，先生卒。不知段君何由知之，不遠數千里致書來索，乃撢生徒臨副本寄之。庚子二月二十二日，記於爛麪衚衕寓齋。

按小雅此札云，先生六月卧病，往候得此書，不數日而卒，所言月日誤也。孔戶部言五月二十七日，孔檢

討遺書總序亦言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戶部又云、月之上旬、於五日之中爲聲類表九卷、皆可據。小雅言作聲類表甫畢、卽力疾批點音均表者是也。五月二十一日作札寄蜀、不附寄此、則因數日前已付小雅故耳。小雅述先生語云、綦人入聲用點、與用圈者無涉。覈之於書、用紅點者元寒之類、用紅圈者眞文之類、別之以分質術至屑薛十二韵爲二也。既詳於聲類表及與段若膺論韵書矣、小雅所記、乃適互譌。今此書藏余處、小雅當時又屬程蕺園晉芳、周林汲永年、邵二雲晉涵三編修各錄其副、又以臨本一

贈孔葒谷農部（即繼涵）、程易田孝廉（瑤田）、從遊金生紹緬亦得其一。於是太行以東、大江南北皆有傳本、庶幾哉先生臨終絕筆無湮沒之患矣。諸君子於先生皆石交、覽其遺墨、存沒之感、毋亦有不約而同者乎。此皆見小雅跋內語。余珏藏之、今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小雅好學、從先生遊久、而著述皆如零圭斷璧、未曾成書、其子方蒐輯之也。

丁酉有與丁升衢（杰）書二篇、論晁以道易玄星紀譜。晁氏此書未之見、蓋以揚子太玄演爲圖凡八層、以傳合厤法者。先生指摘其於筭法、厤法不合處、纖入

無倫，固非先生不能爲也。二篇由升衢寄到者，孔氏遺書中未刻，今已刻諸經韵樓矣。先生没後，京師同志輓聯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烏呼，先生之所學無媿此語矣。唐宋文知言集上下二冊，集上五十九篇，集下七十二篇。旋又有删去及上移下者，皆於宜興儲在陸唐宋十家文内摘取者也。玉裁請問分上下之恉，曰：集上理與辭俱無憾，集下則不惟其理，惟其辭也。昔抄目錄，今尚謹藏，觀其别裁，可以見先生古文之學之一斑矣。

文集十卷、爲戴氏遺書之二十三、孔氏微波榭所刻也。戴東原集十二卷、玉裁自蜀歸後刻於經韵樓者也。始孔戶部刻戴氏遺書、凡十五種。曰原善三卷、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曰句股割圜記三卷、曰策算一卷、曰原象全卷、曰考工記圖三卷、曰聲類考四卷、曰聲類表九卷、併卷首爲十卷、曰文集十卷。曰續天文略卷上卷中二卷、曰水地記一卷、此二種皆未成之書。曰方言疏證十三卷、此即四庫館聚珍板頒行之本。一曰毛鄭詩考正四卷、併考正鄭氏詩譜一卷、爲五卷。一曰杲溪詩經補注二卷、此亦未成之一種。戶部初意刻不止於此、與余書有刻大學補注之語、而未刻。其他若直隸河渠書、洪舍人云六十四冊、孔檢討總序云六十四卷、今令嗣中孚從山東取到、則戶部於未亡時併爲二十三冊、而題簽各冊之首、爲之冣目、親書之、是亦有意剞劂也、而未竟其志耳。已刻者毛鄭詩考正、爲遺書之一、詩經補注、爲遺書之二。原善疏證合爲遺書之九、聲韵考、聲類表合爲遺書之十四、原象爲

遺書之十五、文集爲遺書之二十三、未議次第之意。其他已刻則不列次第、後之人勿疑已刻有二十三種也。凡文已附見聲韻考、聲類表、孟子字義疏證者、則不再見於文集中、蓋合諸書爲全集也。而論音韻、論六書轉注、論義理之學諸大篇、不可不見文集中、故愚經韻樓刻輒補入。又因丁升衢旁搜得數篇附焉、定爲十二卷。近日江東人頗得家弦戶誦矣、惜牽於家事、未能親校、友人臧庸顧明編次失體、字畫譌誤、未稱善本。近日謀一新之、以垂久遠焉。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即考覈、

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按先生與方晞原書曰、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諸君子之文、惡覩其非藝歟。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爲經。如句股割圜記三篇、原善三篇、釋天四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枝葉並茂。嘗言、做文章極難、如閻百詩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吾如大鑪然、金銀銅錫入吾鑪一、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

生合義理、考覈、文章爲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

經義十八首，吳江任上舍兆麟所抄贈也。此雖先生餘事，然名家未有能過之者。江明經沅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姚刑部姬傳與秦小峴書言，歸震川集當附刻經義。余謂如震川及先生經義，皆當附於文集也。記先生言，王云劬文得徐思曠深處。又云，云劬所選明文治便是時文之譜。又曾言，文有二種，一則題如大堅石，作者用大於石之鐵椎，一椎粉碎，此一

奇也。一則用口氣一吹噓，便使大石輭如綿，飛舞空中，飄墮無迹，如吾此作是也。因取天下之言性一章題文相示，至今猶彷僾當日音響云。

璇機玉衡，虞夏書觀天之器，自漢以後失其傳。而先生神晤於四千年之下，即詳其制於原象弟四章，令善讀者可構造矣。曾自指點巧匠爲之，藏於孔戶部家，戶部又曾命工彷造。將來有讀遺書而作儀器者，當知法物之尚存也。

地圖先生之所製也。丙戌見先生自畫地圖，白紙紅格，每格方減寸許，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而里數之

遠近、卽可計北極之高下。凡直省府廳州縣方鄉、四至八到、無少差誤。玉裁彼時未臨摹、今日想此不可得。先生令子中立在時、曾索此物、答書云俟臨寫、自齋至巫山。今向中孚求之、絕無此物。記先生云、地圖畫三副、一贈朱六先生卽文正公、一贈某、一自存。今將寓書文正令嗣求之、或丁升衢家有之、亦未可知也。

先生言、爲古文當讀檀弓、余好批檀弓、朋儕有請余評點者、必爲之評點。想休歙間其本子猶有存焉者也。

先生言、閻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先生言、方望溪釋禮經之文多不似説禮語言、其説春秋較善。

先生言、錢辛楣五禮通考中、説話多有似是處。

先生言、朱子四書注、大學開卷説虚靈不昧、便涉異學。云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恉。中庸開卷、性即理也、如何説性即是理。論語開卷言學可明善、以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

先生言、讀史方輿紀要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先生言、欲知山之脉絡、祇看水之去來。水無有不依山脉者也。

先生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圜記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

先生言、爲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

先生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

先生言、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

先生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

先生言、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

地也。

先生言、總須體會孟子條理二字、務要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無不可爲。

先生言、明之王文成亦祇是借講學以自韜晦、成功不居之意也。

先生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心二字不可强爲之說、依吾說、正心二字便是忘字離爲二字、而亡譌正、乃字之誤也、必有事焉而勿忘、下復舉勿忘者、古人每多此文法。玉裁按此確不可易。既勿忘矣、又須勿助長。忘與助長二弊、各有所偏、

不忘則又慮其助長故頓跌言之謂雖勿忘卻又不可助長也如詩云江有汜不我以矣必再言不我以而後可言其後也悔謂始雖如此而終不如此也凡詩之複句多此文法。

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先生謂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鐩正與余說合。

先生言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

先生言守一説之確者終身不易乃是。

先生言唐以前師弟道重宋人言學尚有漢人師弟之意。

癸未初見先生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付抄云春秋一經余欲做此種文字數十篇使令大義畢舉。

癸未先生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訂眞。

文集中詩生民解本出毛鄭詩考正先生曾爲余言可取出修改入於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時因入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詩摽有梅解亦取諸詩經補注毛鄭詩考正初名詩補傳。

先生言、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尚多、作正義者不能廣爲搜羅、得所折衷。於春秋專取杜預、於易專取王弼、於尚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即三禮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

先生言、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謁作上、遂連圈之、以爲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先生言、司馬相如封禪文、顏色如天上雲霞、奇麗絕憶。玉裁於庚寅夏銓授貴州玉屏縣、先生自汾陽寄以書、令失其手迹。大略云、玉屏之地當五嶺起處、今

不記其詳。又云、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教化也。余乃於辛卯旋以詿誤罷、由今思之、有負先生言多矣。

先生少時學爲古文、摘取王板史記中十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鄭炳也先生虎文曾借讀、今聞孔戶部以此授長子伯誠爲讀本、伯誠雖亡、書猶在也。

先生言、江右風水好在鄱陽湖一聚。

先生言、割圜全體、祇吃一杯茶時、洞然了澈。

先生言、割圜上二篇成、下一篇難做。却取太史公信

陵君列傳玩味一番，遂成下篇。

先生言，八須養神，若精乃是粗東西耳。

先生言，書年代畧舊，便有些子好處。

先生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誤者。

先生言，劉耕南小文章好，大文章不好。

校記

①「領從名」下原空，按任領從名基振，所著《爾雅注疏箋補》三卷，上海圖書館藏有稿本。

紀曉嵐先生年譜

王蘭蔭 編撰
舒大剛 審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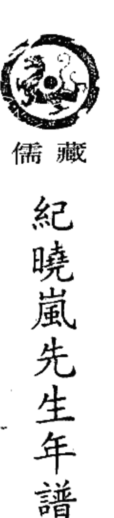
據北平《師大月刊》第一卷重排

《紀曉嵐先生年譜》一卷，王蘭蔭編撰。原載一九三三年北平《師大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紀昀（一七二四—一八〇五），字曉嵐，一字春帆，號石雲，別號觀弈道人、孤石老人，卒謚文達。清直隸獻縣（今屬河北）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凡五掌都察院，三任禮部尚書，兩任兵部尚書，兩主鄉試，六主會試。除遠放烏魯木齊四年外，皆任京職，爲皇帝近臣。總纂《四庫全書》，任武英殿纂修、三通館纂修、功臣館總纂、國史館總纂、方略館總校、勝國諸臣殉節録總纂、職官表總裁、八旗通志館總裁等職。昀博聞洽識，世謂通儒，尤深於《易》，力闢圖書之謬。爲學在區分漢宋，而摒棄門户之見。著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文録》、《評文心雕龍》、《史通削繁》、《鏡煙堂十種》等。詩文既佳，學問亦萃，然其畢生精力，悉鍾於《四庫全書》之編纂。《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及《四庫全書簡明目録》二十卷，皆出紀氏親訂，對中國古籍三千五百餘種，皆分别部居，提要挈綱，品議得失，指陳優劣，不僅爲讀書門徑，亦爲古典文化之要覽，實亙古未有之鉅制。

王蘭蔭，號竹樓，近代教育史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曾任職唐山，爲中學校長。著有《河北省書院志初稿》、《山東省書院志初稿》、《紀曉嵐先生年譜》、《朱笥河（筠）先生年譜》、《明代之鄉約與民衆教育》、《明代之社學》等。

紀氏爲有清一代聞人，記述其事蹟之傳記，如《清史稿》、《國朝耆獻類徵》、《碑傳集》等，無慮數十百種，惟所記多轉相鈔襲而致重複。王蘭蔭乃編爲《紀曉嵐先生年譜》，於紀氏事蹟多方補苴，原原本本，頗稱豐備。同時別有王漢章《紀曉嵐年譜》，内容簡略，似未完之稿，今藏天津圖書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河北滄州作家賀治起、吳慶榮二人於撰寫《一代文宗紀曉嵐傳奇》之後，再編《紀曉嵐年表略》、《紀曉嵐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較前二種皆爲豐實。又孫致中等新編《年譜》約二十餘萬言（《紀曉嵐文集》末，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紀氏生平於是燦然大備。相較諸家，自然是後出轉精。雖然王譜失於簡嚴，然篳路藍縷，草創爲艱，故今雖有衆本流行，而王譜首發之功猶有可嘉者，特爲著録，以彰其功。



紀曉嵐先生年譜

先生姓紀，名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祖天中，父容舒，字遜叟，號竹厓，康熙癸未舉人，官至姚安太守，撰有孫氏唐韻攷五卷、杜律疏八卷及玉臺新詠攷異十卷。朱珪撰墓誌銘。大清畿輔書徵十六。姚安公元配安夫人，生晫，字晴湖，是爲先生之長兄。安夫人卒，繼娶張夫人，無出，卒，又娶張夫人之妹，即姚安公之外妹也，生先生。紀文達公文集以下稱文集十六伯兄晴湖墓誌銘、槐西雜志三注。先生於兄弟次四①。配馬夫人。墓誌銘。子汝佶，乾隆乙酉舉人，早卒，有半舫詩鈔。大清畿輔書徵十八。汝傳，江西九江府通判。汝似，廣東縣丞。孫樹馨，蔭生，官刑部雲南司郎中，宜昌府知府。餘未詳。清國史本傳。長女適乾隆癸卯舉人德州盧蔭文。灤陽消夏錄三。兩女適長山袁守城子。文集九袁清慤公詩集序。三女許字戈源之子，早卒。灤陽消夏錄五。

甲辰　雍正二年一七二四

六月十五日午時，先生生。墓誌銘。

乙巳　雍正三年一七二五**二歲**。

丙午　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三歲**。

丁未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歲**。

先生四五歲時，夜中能見物，與晝無異。七八歲後，漸闇闇。十歲後，遂全無睹。或半夜睡醒，偶然能見，片刻則如故。槐西雜志一。

戊申　雍正六年一七二八**五歲**。

己酉　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六歲。

庚戌　雍正八年、一七三〇七歲。

辛亥　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八歲。

壬子　雍正十年、一七三二九歲。

癸丑　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十歲。

先生有莊在滄州南曰七河涯、有水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楯欄下。是年某日、先生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洶湧有聲。一糧船張雙帆順流來、急如箭、觸渡船碎、數十人並歿、惟此叟存。槐西雜志一。

甲寅　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十一歲。

隨姚安公至京師。此據文集十六張鐸墓志銘及如是我聞一、文集一七旬萬壽賦則云、臣年十二始來玉京。

乙卯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十二歲。

姚安公官戶部、以田產委先生伯兄晫、時家猶未落、物力頗有贏。文集十六伯兄晴湖墓誌銘。

丙辰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十三歲。

丁巳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四歲。

戊午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十五歲。

夏、與從兄懋園、名昭，字怡軒。文集十五及大清畿輔書徵十八皆有傳。坦居、待考②。讀書於崔莊三樓上③。灤陽消夏錄三。

己未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十六歲。

與東光李雲舉、霍養仲同讀於生雲精舍。灤陽消夏錄六。

庚申　乾隆五年一七四〇十七歲。

娶東光馬氏周籙公女。文集十六伯兄晴湖墓誌銘。

辛酉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十八歲。

壬戌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十九歲。

癸亥　乾隆八年、一七四三二十歲。

甲子　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二十一歲。

讀書於外舅馬周籙家、得讀馬氏舊譜。文集八馬氏重修家乘序。

子汝佶生。灤陽續錄六。

乙丑　乾隆十年、一七四五二十二歲。

丙寅　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二十三歲。

丁卯　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二十四歲。

應順天鄉試、主試者阿克敦、劉統勳、取先生第一、朱珪第六、榜發、人皆以得才賀阿、劉。復命、以兩人姓名上聞。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從兄昭同年舉於鄉。文集十五、怡軒老人傳。

戊辰　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　二十五歲。

侍姬郭氏歸先生。槐西雜志三、侍姬郭氏云云、年十三歸余云云、累三十七而卒云云、後余以辛卯六月還、姬病良已、至九月忽轉遽、日漸沉緜、遂以不起云云、姬以三月三十日亡、若卒在壬辰、則此年歸先生。

己巳　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　二十六歲。

庚午　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　二十七歲。

秋購得埤雅一部。灤陽消夏錄二。

辛未　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　二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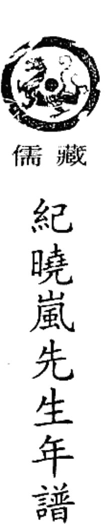
壬申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　二十九歲。

癸酉　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　三十歲。

先生於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徹夜搆思。至五十以後、領修四庫全書、復折而講考證。姑妄聽之序。

甲戌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　三十一歲。

是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清國史本傳。此科最號得人、如王鳴盛、王昶、朱筠、錢大昕、翟灝輩、皆稱汲古之彥。進士題名碑錄。晉江居士年譜。其後老師宿儒、以著述成家者不一。高才博學、以詞章名世者不一。經濟宏通、才猷雋異、以政事著能者不一。品茶鬭酒、留連倡和、以風流相尚者、亦不一。交游欵洽、來往無夙



期讌會無虛日、先生少年意氣方盛、相隨馳騁、顧盼自豪。文集十六李封墓誌銘。與從兄昭及錢大昕、盧文弨輩皆以應禮部試在京師、結爲文社、率半月而一會、商榷制義、往往至宵分。中間暇日又往往彼此過從、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流連、時以詩句相倡和、一時朋友之樂、殆無以加。文集九怒公詩集序。

朱筠成進士、與弟珪同官翰林、出則同車、先生贈詩有兄弟同車共一騾句。南厓年譜。

姚安公自雲南歸養。文集十六伯兄晴湖墓誌銘。

乙亥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 三十二歲。

戴震入都、先生與王鳴盛、錢大昕、朱筠、盧文弨、王昶皆折節與交。春融堂集五五誌、有竹居集十戴墓表、校禮堂文集三五戴事略狀。

冬、先生刻戴震之考工記圖注成。段玉裁撰戴東原年譜。

是年、居虎坊橋給孤寺旁、與王鳴盛廨齋僅隔一垣、王贈先生以詩。西莊始存稿八、西沚居士集十六

姚安公刊訂族譜、不述姓源。文集八景城紀氏家譜序例、同卷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有平定準噶爾賦。文集目錄。

丙子 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 三十三歲。

官庶吉士、以纂修志書扈從熱河。紀文達公詩集、以下稱詩集四和聖製出古北口韻詩注。至古北口、車馬壅塞、先生就旅舍小憩、見壁上一詩、剝落過半、惟三四句可辨、最愛其一冰漲喧人馬外、萬山青到馬蹄前

句、惜不得姓名。後壬申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展朱子穎卷、此詩在焉。灤陽續錄四。

丁丑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三十四歲**。

是年、散館授編修、擢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清國史本傳。初授館職、意氣方盛、與天下勝流相馳逐、座客恆滿、文酒之會無虛夕。文集十六劉亨地墓誌銘。從兄昭成進士。文集十五怡軒老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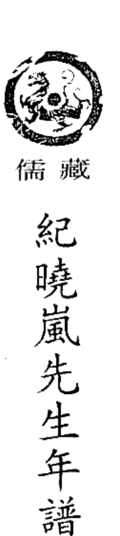
戊寅　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三十五歲**。

己卯　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三十六歲**。

正月二十日、書張氏重刊廣韻後。文集十一。

正月二十五日、閱通考所載五音韻譜前後二序、因書毛氏重刊説文後。文集十一。

二月、自撰沈氏四聲考序、略云、韻書迄今蓋數變矣、陋者類稱沈約、好古之士則據陸法言切韻、以爭之。夫切韻變爲唐韻、唐韻變爲廣韻、廣韻變爲集韻、集韻別爲禮部韻、禮部韻別爲毛氏劉氏韻、劉氏韻別爲黃氏陰氏韻。陰氏韻一百六部、是爲今韻、指以沈約、其謬固矣。而以一百六部尊陸法言爲鼻祖、毋乃未究其源乎。法言之書、實竊據沈約而作者。云云今取其有韻之文、指沈約之文州分部居、而考之平聲、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纔一二、仄聲得七十五部、不合切韻者無一焉。略迨約書既亡、無從考證、法言書孤行、唐代中間屢有改修、又頗爲諸家所亂、彌失其真。幸而增刪改併、皆有縱跡可尋。約詩文傳世亦多、尚可排比、求之得其梗概。因略爲考訂、編成二卷、名曰沈氏四聲考、一以明音學之所自、一以俾指陰氏韻爲沈韻者、得識其真焉。



弟子棗強李清彥、寧津侯希班、延慶郭墉及姊子馬葆善從讀於閱微草堂。於時科舉增律詩、先生於授經之餘、時以律詩督葆善、因每舉案上唐試律句句字字爲葆善標識。葆善錄而藏之、積半歲餘得若干首、重請先生點勘繕寫成帙。六月脱稿、七月先生自爲序、旋往山西典鄉試、從遊諸人以之付梓、未及校正、坊人率而印行。自撰唐人試律說序。自撰唐人試律說跋。馬葆善撰唐人試律說跋。

夏、始卒讀史雪汀風雅遺音、惜其不知古音叶韻之說、多錯誤、門目太瑣、辨難太急、於著述之體微乖。乃於退食之餘、重爲編錄、汰繁就簡、棄瑕取瑜、於其文有所損無所益、有所潤節而不更其意旨。於時戴震主先生家、去取之間、多資參酌。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七月往任。自撰唐人試律說跋。

己卯、庚辰間、獻縣掘得唐張君平墓誌、大中七年明經劉伸所撰、字畫尚可觀、文殊鄙俚。先生拓示李廉衣名侍考曰、公謂古人事事勝今人、此非唐文耶。天下率以名相耀耳。如核其實、善筆札者必稱晉、其時亦必有極拙之字。善吟詠者必稱唐、其時亦必有極惡之詩。非晉之廝役皆羲、獻、唐之屠沽皆李、杜也。西子東家原爲一姓、盜跖、柳下乃是同胞、豈能美則俱美、賢則俱賢耶。賞鑑家得一宋硯、雖滑不受墨、亦寶若球圖。得一漢印、雖繆不成文、亦珍逾珠璧。問何所取、曰取其古耳。如是我聞四

是年、汪輝祖讀先生元墨、深爲嚮慕。汪龍莊集奉別總憲曉嵐先生詩註。

庚辰 乾隆二十五年 一七六〇 三十七歲。

充會試同考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李文藻、劉權之皆先生所取士。文集九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序。又卷十

六雷大履墓誌銘。

二月、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卒事、自爲序。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

九月、覆閱唐人試律說、刊本字多訛誤、因重爲點勘、又隨筆更足十餘處、將再付剞劂、跋其尾。自撰唐人試律說跋。

辛巳　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　**三十八歲**。

春、乞假養疴、北倉趙姓姻家、請題主、姚安公命往、歸宿於楊村。槐西雜志三。

七月、閉戶養疴、惟以書課兒輩、時科舉方增律詩、既點定唐試律說、復即時人選本、日取數首以資講授、閱半歲餘、又得詩二三百首、兒輩以作者登科先後排纂成書、適起康熙庚辰至乾隆庚辰、因名之曰庚辰集。其初但有評點、既而兒輩考詢字義、呶呶然不勝其煩、先生因與及門李文藻、吳鍾僑、張天植、孟生蕙等、檢閱諸書、爲之註。十月十日、先生自爲序。庚辰集序一。

壬午　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　**三十九歲**。

閱卷尚未迴避本省、灤陽續錄三。先生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

閏五月二十四日、庚辰集剞劂既竣、先生再爲序。庚辰集序二。

六月、借得陳氏後山集、乃詩七百六十五篇、編爲八卷、文一百七十一篇、編爲九卷、談叢一卷、詩話一卷、理究一卷、長短句一卷、皆入集中、非其門人魏衍所編三十卷舊本。令院吏毛循鈔之、循本士人、所鈔不甚悞、而原本訛脫太甚、九卷以後尤甚。先生因雜取各書所錄後山作、鉤稽考證、粗定十

之六七、乃略可讀。自撰後山集鈔序。

八月初八日蔣士銓對月感舊、以詩呈正。忠雅堂詩集九。

受命視學福建。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十月初八日出都、有詩。詩集十三。

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　**四十歲**。

是年陞侍讀。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

上杭人以竹黃製器頗工潔、是冬先生按試汀州、得篋戲、題以詩。詩集十。

甲申　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　**四十一歲**。

七月晦日書後山集鈔序於福州使院之鏡煙堂。自撰後山鈔集序。

八月丁外憂。墓誌銘。漢學師承紀本傳。槐西雜志三。時先生於文章喜詞賦、於學問喜漢唐訓詁、而泛濫於經史百家。姚安公恆病其雜。文集十五怡軒老人傳。

是年自福建歸。如是我聞一。

乙酉　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　**四十二歲**。

四月、奉諱里居、以會元城公葬、宿外舅馬氏家、外舅請爲家乘序、先生諾之、至七月、先生在京師、外舅遣使齎書來省女、且促前序、先生因述其續修之由而書之。文集八重修馬氏家乘序。

子汝佶舉於鄉、始稍稍治詩、古文尚未識門徑。灤陽續録六。

丙戌　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　**四十三歲**。

是年續修族譜。文集八河間紀氏族譜序。同卷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丁亥　乾隆三十二年、一七六七　四十四歲。

春、攜家至京師、因虎坊橋舊宅未贖、權住於錢香樹空宅中。人云樓上有狐、先生兩次黏詩於壁以驅之。後以告裘曰修、裘曰：錢香樹家狐、固應稍雅。灤陽消夏錄三。

程晉芳以詩題先生雙樹軒。勉行堂詩集十九。

戊子　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　四十五歲。

二月、補貴州都匀府知府。上以先生學問優、外任不能盡長、命加四品銜、留庶子任。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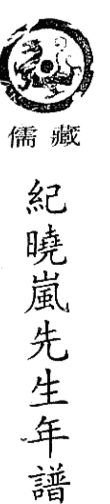
四月、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七月、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獲罪、有旨籍其家。先生與盧爲姻、漏言於見曾孫茗恩、革職、戍烏魯木齊。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春融堂集五三趙文哲墓誌銘。詳見東華續錄乾隆六八。

時京師宣武門子城內如培塿者五、砌之以磚。土人云：五火神墓。是秋、先生見漢軍步校董某言：聞之京營舊卒云：蓋水平也。京城地勢、惟宣武門最低、遇雨、衢巷之水皆滙於子城。每夜雨太驟、守卒即啓視。比培塿水將及頂、則呼開門以洩之；沒頂則門扉爲水所壅、不能復啓。灤陽續錄四。

己丑　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　四十六歲。

庚寅　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〇　四十七歲。



二月朔日、到烏魯木齊關帝祠最早。灤陽消夏錄三。

冬、烏魯木齊提督標增設後營、先生與迪化督糧道永慶奉檄籌劃駐兵地、萬山叢雜、議數日未定。先生謂永慶曰、李衛公相度地形、定勝我輩、其所建隘盍因之、永慶以爲然、議乃定。槐西雜志三。

冬、奉檄勘田吉木薩屯田千總趙俊隨行。文集十一書吳觀察家傳後。

十二月、在吉木薩相度安兵之地、至唐北庭都護府廢城、水皆不冰、先生且聞瑪納斯河亦不全凍、蓋皆以流急故。烏魯木齊雜詩注。

十二月、恩命賜環。烏魯木齊雜詩序。

辛卯　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　四十八歲。

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遊、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次、命曰烏魯木齊雜詩。烏魯木齊雜詩序。三月朔日自書序。文集九、詩集十四。

春、自烏魯木齊歸、至巴里坤、老僕咸寧據鞍睡、大霧中與衆相失、誤循野馬蹄跡、入亂山中、迷不得出、偶見崖下伏屍、蓋流人逃竄凍死者、背束布橐、有餱糧、寧藉以療饑、惘惘然信馬行、越十餘日、忽得路出山、則哈密境矣、投哈密遊擊徐某署、以待先生、後兩日卒相見。灤陽消夏錄五。

東還、過晉、留朱珪藩署數日。墓誌銘。

先生在烏魯木齊畜數犬、比年東歸、一黑犬名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同至京師。灤陽消夏錄五。

先生自塞上還、錢大昕候相晤、握手敘契闊外、先生即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錢撰序、以爲敘風土人物歷歷可見。先生又語錢曰、嘗見哈拉火卓石壁有古火州字、甚壯偉、不題年月、錢序考證爲元人所刻。潛研堂文集二六烏魯木齊雜詩序。

既還京師、居珠巢街路東一宅。如是我聞三。

自烏魯木齊攜歸一硯、題曰、枯硯無嫌似鐵頑、相隨曾去玉門關。龍沙萬里交游少、祇爾多情共往還。詩集十閱微草堂硯譜。

長至日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八月初六日評閱文心雕龍畢、記年月日於十卷末。道光十三年兩廣節署刊板黃注紀評文心雕龍。

十月迎鑾密雲、御試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詩、先生立成五言三十六韻以進、得旨優獎、復授編修。清國史本傳。

十月再入翰林、戲書所用玉井硯背。詩集十閱微草堂硯譜。

十二月有瀛奎律髓刊誤序。文集九。

冬有以八仙對弈圖求題者、畫爲韓湘、何仙姑對局、五仙旁觀、而鐵拐李枕一葫蘆睡、先生題曰、十八年來閱宦途、此心久似水中鳧、如何纔踏春明路、又看仙人對弈圖。局中局外兩沉吟、猶是人間勝負心、那似頑仙癡不看、春風蝴蝶睡鄉深。槐西雜志三。

壬辰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　**四十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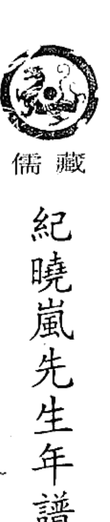
正月初四日、上諭略云、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然古今著作之手、無慮數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時採集、彙送京師、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通飭所屬、加意購訪。除坊肆所售舉業詩文、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幛壽言等類、又其人本無實學、不過嫁名馳騖、編刻酬唱詩文、瑣碎無當者、均無庸採取外、其歷代流傳舊書、有闡明理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者、自當首先購覓。至若發揮傳註、考覈典章、旁及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爲甄擇。又如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詩文專集、及近時沉潛經史、原本風雅、如顧棟高陳祖范任啓運沈德潛輩、亦各著述成編、並非勦說卮言可比、均應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爲給價、家藏者、即概令進呈。其有未鐫刊、止係鈔本存留者、不妨繕錄副本、仍將原書給還。並嚴飭所屬、一切善爲經理、毋使胥吏藉端滋擾。但各省蒐輯之書、卷帙必多、若不加以鑑別、悉令呈送、煩複皆所不免。著該督撫等先將各書敘列目錄、註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要指何在、簡明開載、具摺奏聞。候彙齊送、令廷臣檢覈、有堪備覽者、再開單行知取進、庶幾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從此四部七略、益昭美備。東華續錄。

正月初七日、書史通削繁序、略云、偶以暇日、即其本細加評閱、以授兒輩、所取者記以朱筆、其紕繆者以綠筆點之、其冗漫者又別以紫筆點之、除二色所點外、排比其文、尚皆可屬、因鈔爲一帙、命曰史通削繁。案文集十一書浦氏史通通釋後略云、史通號學者要書、其中精鑿之論、足拓萬古之心胸、而迂謬偏激之處、亦往往不近人情、不合事理、固宜分別觀之。又云、浦氏此注、較黃氏本爲詳、所評亦較黃氏本爲精審、惟輕改正文、及多作名士誇詐語、是其所短耳。

是年朱筠上奏、陳開館校書之見、略云、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也。漢唐遺書、存者希矣、而遼宋金元

之經、注、文集、藏書之家、尚多有之、顧無刻本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餘史別、往往卷帙不過一二卷、而其書最精、是宜首先購取、官抄其副、給還原書、用廣前史藝文之闕、以備我朝儲書之全、則著述有所原本矣。一、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臣伏思西清東閣所藏、無所不備、第漢臣劉向校書之例、外書既可以廣中書、而中書亦可以校外書、請先定中書目錄、宣示外廷、然後令各舉所未備者以獻、則藏弆日益廣矣。臣在翰林、常繙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割裂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恒觀者、輒具在焉。臣請擇取其中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爲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一、著錄校讐、當並重也。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代集賢校理、官選其人、是以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諸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準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一、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也。宋臣鄭樵、以前代著錄陋闕、特作二略、以補其失、歐陽修、趙明誠則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家所依據、請特命於收書之外、兼收圖譜一門、凡直省所存鐘銘碑刻、宜拓取一併彙送校錄、良便。此據笥河文集一。藝風堂文續集四永樂大典考、存素堂文集二宋元文集鈔存序及劉懽之撰紀文達公遺集序、獨王昶撰朱筠墓表云辛卯春。

癸巳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 **五十歲**。



二月、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搜輯遺書事宜、略云、一漢唐遺書已少、宋遼金元之經註文集及九流百家子餘史別若無刊本、請購取官鈔等語。應尊奉前旨、如係家藏未刊之書、繕錄副本、將原書寄還、仍令各省妥協蒐採。一宋臣鄭樵作圖譜金石二略、歐陽修趙明誠皆錄金石、聶崇義呂大臨則錄圖譜、並爲考古依據、請兼收圖譜一門、將各省所有鐘銘碑刻拓取彙選、查古今金石源流可供參考者、具在至山林荒寂之所、必令官爲拓取、恐致紛擾、毋庸瀆辦。一前明永樂大典一書、陳編羅載、請擇其中若干部分別繕寫、以便著錄。查此書原共二萬二千九百餘卷、一萬一千九十餘冊、就原書目錄檢查、其中不恆經見之書頗有、若概不分別選擇、殊非採訪遺書本意、應檢派修書翰林逐一查校、如有實無傳本而各門湊合尚可成書者、摘開書名、伏候訓示。一前代校書著錄、如七略、集賢書目、崇文總目、俱可師法、應令儒臣於每書校其得失、撮其大旨、敘於卷首、以便觀覽。查王堯臣等崇文總目、晁公武讀書志、就所藏書籍編次目錄、另爲一書、最爲簡當、應仿其體例、分經史子集詳載部分卷數、撰人姓名、垂示久遠。東華續錄。

六日、上諭略云、昨據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內、將永樂大典擇取繕寫、各自爲書一節、著再派軍機大臣爲總裁官、仍於翰林等官內選定員數、責令及時專司查校、將原書詳細檢閱、並將圖書集成互爲校覈。至朱筠所奏每書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卷首之處、應俟移取各省購書全到時、即令承辦各員將書中要指檃括、總敘厓略、黏開卷副頁右方。東華錄續。清高宗聖訓三七文教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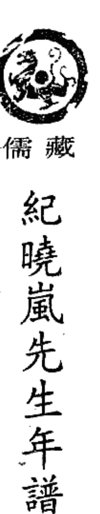
十一日、上諭略云、軍機大臣議覆朱筠條奏校覈永樂大典一摺、已降旨派軍機大臣爲總裁、揀選翰

林、等官詳定規條、酌量辦理。茲揀選原書卷首序文、其言採掇蒐羅、頗稱浩博、謂足津逮四庫、及覈之書中別部區函、編韻分字、意在貪多務得、不出類書窠臼、是以踳駁乖離、於體例未爲允協。略朕意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爲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是書既遺編淵海、若准此以採擷所登、用廣石室金匱之藏、較爲有益。著再派王際華、裘曰修爲總裁官、即會同遴簡各員、悉心酌定條例、將永樂大典分晰核覈。略仍將應行條例、即行詳議、繕摺具奏。尋議上、得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東華續錄、清高宗聖訓三七文教五。

開四庫全書館、選翰林院官專司纂輯、大學士劉統勳以先生名薦、充纂修官。清國史本傳。其時同事纂修者爲陸錫熊、提調則陸費墀、而先生實總其成。墓誌銘。小羅浮草堂詩集二九輓陸耳山座主詩注。翁方綱、程晉芳、姚鼐、任大椿、汪如藻、戴震、周永年、邵晉涵、余集、楊昌霖、亦皆於是年受詔修書、惟姚以乞假、任以丁憂、未授館職。復初齋集外詩十六宴次恭紀詩注。東華續錄七月戊辰上諭、並見邵、周、余、戴、楊五人之名。案段撰戴東原年譜云、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先生於上、充纂修官。

二月二十八日、有旨查辦四庫全書之翰林等官、著照武英殿修書處之例、給與飯食、交福隆安派員經理。四庫全書總目卷首。

五月一日、上諭略云、朕幾餘懋學、典冊時披、念當文治修明之會、而古今載籍未能搜羅大備、其何以裨藝林而光冊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採訪、彙上於朝。又於翰林院署舊藏永樂大典、其中斷簡逸編往往而在、並敕開局編校、芟蕪取腴、每多世不經見之本。而外省奏進書目、名山秘笈、亦頗裒括



無遺、合之大內所儲、朝紳所獻、計不下萬餘種、自昔圖書之富、於斯爲盛。特詔詞臣、詳爲斠覈、釐其應刊、應鈔、應存者、繫以提要、輯成總目、依經史子集部分類聚、命爲四庫全書。略 全書卷帙浩若煙海、將來庋弆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爲難。惟摛藻堂向爲宮中陳設書籍之所、牙籤插架、原按四庫編排。朕每憩此觀書、取攜最便。著於全書中撷其菁華、繕爲薈要、其篇式一如全書之例、蓋彼極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適相助。東華續錄。

十一月補侍讀。清國史本傳。文集目錄是年有與陸錫熊同授翰林院侍讀奏謝摺子。

是年在書局見官庫所藏至元乙未小字刊本廣韻、與明內府所刊一字不異。文集十一書張氏重刊廣韻後二。

甲午 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五十一歲**。

三月三日、與四庫全書總纂陸錫熊、纂修翁方綱、朱筠、林澍蕃、姚鼐、程晉芳、任大椿、周永年及錢載、出右安門十里、至草橋、舉修禊故事、且集於曹學閔齋中、會者凡三十九人。笥河文集五草橋修禊序、籜石齋詩集三四。

四月、上諭武英殿所辦四庫全書之活字板、著名爲武英殿聚珍板。東華續錄。案清宮史續編九四書籍二十有云、乾隆三十九年、侍郎金簡以四庫全書中善本請廣流傳、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鐫木單字二十五萬餘、印行便、賜名曰聚珍。

五月十四日、上諭略云、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之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略 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好古之勸。又

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吴玉墀、孫仰曾、汪如瑮及朝紳中黄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亦俱藏書舊家，並著各賞給内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爲世寶，以示嘉奬。東華續錄、文集目錄。是年有進呈書籍蒙賜内府初印佩文韻府奏謝摺子。案先生家藏書進呈四庫，計著錄者六十二種，存目者四十三種，總百有五種，具見於四庫全書總目。

五月，上諭略云：浙江寧波府范懋柱家所進之書最多，略聞其家藏書處曰天一閣，純用磚甃，不畏火燭，自前明相傳至今，並無損壞，其法甚精。著傳諭寅著親往該處看其房間製造之法如何，是否專用磚石，不用木植，並其書架款式若何，詳細詢察，燙成準様，開明丈尺呈覽。尋繪圖具奏：天一閣在范氏宅東，坐北向南，左右磚甃爲垣，先後簷上下俱設窗門，其梁柱俱用松杉等木，共六間，西偏一間安設樓梯，東偏一間以近牆壁，恐受溼氣，並不貯書，惟居中三間排列大櫥十口，内六櫥前後有門，兩面貯書，取其透風，後列中櫥二口、小櫥二口，又西面一間排列中櫥十二口，櫥下各置英石一塊，以收潮溼。閣前鑿池，其東北隅又爲曲池，傳聞鑿池之始，土中隱有地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義，即以名閣，閣用六間，取地六成之之義，是以高下深廣及書櫥數目尺寸俱含六數。東華續錄。

十月，命仿范氏天一閣之制，建文淵閣於文華殿後，備庋藏四庫全書之所。此據東華續錄、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十八文津閣詠古樹詩注云：大内之文淵閣始於乙未，成於丙申。御園之文源閣、山莊之文津閣均以是年經始，至乙未蔵工。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十八文源閣詠古樹詩註。案是年孟冬月，高宗御筆文源閣記碑，今存國立北平圖書館大

門內稍左、其文漢滿對照、字有脫碎不完者、闕之、制亦仿天一。

七月十五日、上諭略云、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目三項、各條下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覽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第比次搜訪書籍、有多至百種以上至六七百種者、略而所撰總目、若不載明係何人所藏、則閱書者不知其書所自來、亦無彰各家珍弆資益之善、著通查各省進到之書、其一人而收藏百種以上者、可稱爲藏書之家、即應將其姓名附載於各書提要末、其在百種以下者、亦應將由省督撫某人採訪所得、附載於後。其官版刊刻及各處陳設庫儲者、俱載內府所藏、使其眉目分明、更爲詳細。至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頗爲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刊簡明書目一編、祇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繁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清高宗聖訓三八文教六。案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六七題文津閣詩注云、向因編輯全書總目提要卷帙甚繁、令紀昀別刊簡明書目一編、只載某書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然已多至二十卷、檢查亦殊不易。又案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影印先生手寫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只著書名卷數及撰人朝代姓名、且附文淵閣藏書全景十一幅、末有臣昀篆體小印。

十月、以子汝傳詿逋負罣議、降調、詔改降三級留任。清國史本傳。

乙未　乾隆四十年　一七七五　**五十二歲**。

吏部請除翰林院侍讀學士、無先生名、上以先生於四庫全書盡心裒輯、命一體列名。清國史本傳。

閔少義以猩唇二枚餽先生、貯以錦函、似甚珍重、自額至頦全剝而臘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戲場面具、不僅兩唇、庖人不能治、轉贈他友、其庖人亦未識、又别贈人。姑妄聽之一。

黄景仁入都、先生奇其才。春融堂集五八黄景仁墓誌銘。

丙申　乾隆四十一年　一七七六　五十三歲。

正月、擢侍讀學士。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六月一日、上諭略云、昨四庫全書館呈進裒輯永樂大典散篇内、有麟臺故事一編、爲宋時待制程俱撰、具見當時館閣之制、所載典掌三館秘閣書籍、以執政領閣事、又有直秘閣校理等官、頗稱賅備。於今蒐羅遺籍、彙爲四庫全書、略特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弆之、略第文淵閣國朝雖爲大學士兼銜、而非職掌、在昔並無其地、兹既崇構鼎新、琅函環列、不可不設官兼掌、以副其實、自宜酌衷宋制、設文淵閣總閣事、總其成、其次爲直閣事、同司典掌、又其次爲校理、分司注册點驗、所有閣中書籍、按時檢曝、雖責之内府官屬、而一切職掌、則領閣事以下各任之、於内閣翰詹衙門内兼用其每銜應設幾員、及以何官兼充、著大學士會同吏部、翰林院議定、列名具奏。略至於四庫所輯多人未見之書、略惟是鐫刊流傳、僅十之一、而鈔録儲藏者、外間仍無由窺覩、豈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許讀中秘書、即大臣官員中有嗜古勤學者、並許告之本司、赴閣觀覽、第不得攜取出外、致有損失、其如何酌定章程、並著具議以聞。尋議請參仿宋制、置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充。總司典掌、置文淵閣直閣事六員、以由科甲出身之内閣學士、由内班出身之滿詹事、少詹事

侍讀侍講學士、漢詹事少詹事侍讀侍講學士兼充同司典守釐輯。置文淵閣校理十六員、以由內班出身之滿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編修檢討、漢庶子侍讀侍講洗馬中允贊善修撰編修檢討、及由科甲出身之侍讀等官兼充分司注冊點驗。以上皆爲定額。略至管鑰啓閉、內府司存亦宜參仿宋制置提舉閣事、以內務府大臣兼充。至閣中書籍若概許開函繙閱、不無黷損、請俟全書告成後、各藏副本於翰林。如大臣官吏欲觀秘書、准其告之領閣事、赴署請閱。有願持筆札就鈔者、亦聽。不許私攜出院。如遇疑誤須對正本者、令其識明某書某卷某葉、彙書一單、告之領閣事、酌派校理一員同詣閣中請書檢對。從之。東華續錄。

充文淵閣直閣事。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九月、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是年、有平定兩金川露布、平定兩金川雅及平定兩金川頌。文集目錄。

丁酉　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　**五十四歲**。

八月十九日、上諭略云、昨歲大學士等議定藏書章程、云俟全書告竣後、各藏其副於翰林院署、立架分儲等語。略今各省藏書家進到之書、既經陸續給還、所有在京大臣等呈進書籍、亦應一體付還本家、俾其世守。若爲翰林院藏副計、則各處所進書函長短闊狹不等、分籤插架、不能整齊、莫若俟四庫全書鈔錄四分完竣、令照式再鈔一分、貯之翰苑。清高宗聖訓三八文教六。

十月二十九日、上命以哈密瓜賜四庫全書館諸臣、先生與陸錫熊、陸費墀、翁方綱、朱筠、周永年、余集

韋謙恆、程晉芳、汪如藻、勵守謙等百五十四人聯句有詩。詩集八。

是年、館臣校書錯誤、應議先生罪、以特旨免。清國史本傳。案是年十一月四日、上諭有云、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覽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二字、屢見於經書、若有心改易、轉爲非禮、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更亦何必改易。且宗澤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諳達、更何所用避其諱耶。略所有此二書之分校、覆校及總裁官、俱著交部分別議處。

伯兄晫卒、年七十二。文集十六、伯兄晴湖墓誌銘。案先生撰伯兄晴湖墓誌銘有云、昀頗蓄妾媵、公弗禁、曰、妾媵猶在禮法中、並此強禁、必蕩於禮法外矣。

戊戌　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　**五十五歲**。

自癸巳纂修四庫全書、本議以五年至是年可成一分、至終文淵閣之第一分、至壬寅年始裝潢貯閣。清高宗御製詩五集題文津閣詩注。

己亥　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　**五十六歲**。

三月、擢詹事府詹事、四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至是始出翰林。清國史本傳。詩集十、鐵冶亭、玉闌峰兩學士聯床對雨圖詩注。

是年、第一分四庫薈要成。案第二分成於庚子。排貯於乾清宮北摛藻堂、鈐摛藻堂印以識之。凡一萬一千二百六十六冊、四百六十四部、每書有提要、括書中大指。存悔齋集七、清宮史續編八二書籍八、清高宗御製詩五集三七味腴書室即事詩注。今人撰孤本四庫薈要之發見。亦如全書之例、經、史、子、集四部、各依春、夏、秋、冬四色。清



高宗御製詩五集十二題文源閣詩注。案民國十四年春、清室善後委員會點查摛藻堂、發見此書、尚塵封於御花園東北角中、安然無恙。司其事者、摘編四庫薈要簡目收入其故宮雜鈔中、且製成四庫薈要目録索引。今薈要目録並見清宫史續編八二、及松鄰叢書中。故宮博物院出版部復印行之。

庚子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　**五十七歲**。

從友人處借得聖后艱貞記一冊、是書記明懿安張皇后遭客魏之釁、以逮國變殉節事。爲合肥龔芝麓所作、凡二萬餘言、分上下二卷。先生惜其紀事稍繁、而又未經刊布、偶有一二鈔本、訛謬滋多、以是傳者益寡、乃爲正其誤、刪其繁、並博考諸史之可信者、掇拾成篇、得五千餘言、改題曰明懿安皇后外傳、藏之於家。六月自爲敘。明懿安皇后外傳序。

九月十七日、上諭略云、我國家文武內外官職品級、載在大清會典、本自秩序。至於援古證今、今之某官即前代某官、又或古有今無、或古無今有、允宜勒定成書、昭垂永久、俾覽者一目瞭然。見在編列四庫全書、遺文畢集、著即派總纂、總校之紀昀、陸錫熊、陸費墀、孫士毅等、悉心校覈、將本朝與異代沿襲異同之處、詳稽正史、博參羣籍、分晰序說、簡明精審、毋冗毋遺、略分門別類、纂成歷代職官表一書。東華續錄。

是年、孫星衍欲得職官表謄錄、閣校、先生謂當以纂修薦、遂致不就。澄清堂稿二中州送邵太史晉涵入都詩注。

辛丑　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　**五十八歲**。

十月、上諭略云、四庫全書館進呈書內、有宋葉隆禮奉敕所撰契丹國志、其說採摘通鑑長編及諸說

部書按年臚載、鈔撮成文。略惟體例書法譌謬、略不可不加釐正、著總纂紀昀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東華續錄。

壬寅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五十九歲。

正月、第一分四庫全書告成。此據東華續錄。清高宗御製詩五集九題文源閣詩注、題文津閣詩注。卷十二題文源閣詩注、皆云辛丑。建盛京文溯閣、備貯四庫全書。東華續錄。

七月初九日、上諭略云、近年命儒臣編輯四庫全書、特建文淵、文溯、文源、文津四閣、以資藏庋。現在繕寫頭分告竣、其二、三、四分限於六年内按期蕆事。略因思江浙爲人文淵藪、略其間力學好古之士、願讀中秘書者自不乏人。兹四庫全書允宜廣布流傳、略如揚州大觀堂之文匯閣、鎮江金山寺之文宗閣、案午風堂叢談宗字作淙。杭州聖因寺行宫之文瀾閣、皆有藏書之所、著交四庫館再繕寫全書三分、安置各該處。東華續錄。清高宗聖訓三九文教七。

第一分四庫全書既成、貯於文淵閣、先生撰進書表。文集六。門人劉權之跋進書表云、此蓋集中第一篇大文字。蓋四庫全書開館、吾師即奉命總纂、自始至終、無一日之間。不惟過目不忘、而精神亦足以相副。經手十年、故撰此表、振筆急書、一氣呵成。而其中條分縷析、纖悉具備、同館爭先快覩。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吴稷堂學士合撰一表、屬吾師代爲潤色改就、終不愜意、仍索此表、書兩人銜名以進。

七月十四日、上諭、命四庫館總裁、督同總纂等纂辦河源紀略一書、先生及彭元瑞、陸費墀、陸錫熊、吴

省蘭、任大椿、王念孫等皆預其役。東華續錄。河源紀略卷首附職臣名。

秋、平原董曲江名待考④將東歸、翁方綱、方昂餞之於城南東湖柳村之崇效寺、先生及張模、蔣士銓、程晉芳、周永年、邵晉涵、洪樸、汪啟淑、吳詒豐、周厚轅、吳錫麒皆相與戀別述懷、徙倚蕉梧之陰、歡言竟日而不能去。復初齋文集十二送董曲江歸平原詩序。

十一月、第二分四庫全書告成、貯於盛京文溯閣。東華續錄。清高宗御製集五九題文源閣詩注。

先生自癸巳受詔校秘書、殫十年之力、勒成總目二百卷。此據詩集八詩序補義序。清國史本傳則云四十六年提要成。案阮元撰紀文達公遺集序云、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得失、諸史紀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求諸是、持論務得其平允。劉權之撰紀文達公遺集序云、乾隆三十七年、朱筠河學士奏聞、高宗純皇帝、勅輯永樂大典、並蒐羅遺書、特命吾師總撰四庫全書、總目俱經一手裁定。陳鶴撰紀文達公遺集序云、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漢學師承記本傳云、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繆荃蓀撰錢唐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志序云、至於考證撰人之仕履、釋作書之宗旨、顯徵正史、僻採稗官、揚其所長、糾其不逮、四庫提要實集古今之大成。今人撰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云、提要爲讀書者之導師。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云、四庫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昌、皆集其所長。書昌於子蓋極畢生之力云云。故子部綜錄獨富云云。耳山後入館而先

歿云云、而目録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之言修四庫書者、盡歸功文達、然文達雖名博覽、而於經史之學則實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經則力尊漢學、識詣既真、別裁自當云云。史則耳山本精於考訂、南江尤爲專門、故所失亦尠、子則文達涉略既徧云云、彌爲詳密。惟集頗漏略乖錯、多滋異議。今人撰影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云、現行四庫全書總目本擷取各書提要而成、後經文達筆削一貫、其間排列次第、與閣中所庋出入固多、而尤以提要原文相差太甚。原本提要與現行總目相對、無有一編無異同者。其通編不同、各類皆有、與總目互校、異同詳略、亦不勝列舉也。蓋文達總目原離本書而孤行、復與各類相呼應、云云吻合提要原文、雅非所計。又今人撰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云、予愛讀提要、常欲求分纂提要諸人之書、以考校其異同。癸丑得翁蘇齋學士所纂提要手稿一百五十冊、則與今本提要殊異者殊多。

是年、擢兵部侍郎、仍兼文淵閣直閣事。墓誌銘。清國史本傳。文集目録是年有奏謝摺子。

癸卯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　**六十歲**。

是年、第三分四庫全書告成、貯於文源閣。清高宗御製詩五集九題文源閣詩注、題文津閣詩註。卷十二題文源閣詩註、卷十七文津閣作歌註並同。

甲辰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　**六十一歲**。

充會試副考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

三月、洪亮吉應禮部會試畢、本房編修祥慶、閱卷最遲、至四月四日方以三場並薦。先生奇賞洪卷、必欲置第一。時内監試豐潤鄭澂侍御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先生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録。先生於卷尾賦惜春詞六首寄意、有云、萬紫千紅號花海、



冠春畢竟讓槐黃出闈即先詣洪之厲齋相訪焉。洪北江年譜、卷施閣詩集十五續懷人詩註。

高宗南巡在發、以御製濟水考寄先生、命據各說經家及輿地家之説詳考之。清國史本傳。東華續錄是年二月庚申有御製清水考全文。

是年三月、有詔願讀中秘書者、許陸續領出、廣爲傳寫。趙懷玉因就全書處錄簡明目錄副墨歸杭、金德與鮑廷博同爲讎校刊之。亦有生齋文集七四庫簡明目錄跋。後館刻簡明目錄、視前多有修改。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一。後日定本有二十三種爲杭本所無、杭本中有九種爲後日定本所無。鄭堂讀書記三十並見二本不同之目。

冬、第四分四庫全書告成、貯於文津閣。清高宗御製詩五集十甲辰除夕詩註、卷十二題文源閣詩註、卷十七文津閣作歌註。

乙巳　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六十二歲。

正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墓誌銘。東華續錄。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

四月、員外郎海昇毆斃妻吳雅氏、詭言自縊死、事覺、命先生鞫其獄、覆檢不實、部臣議鐫職、詔改革職留任。清國史本傳。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丁酉上諭敘此事較詳、有云、派出之紀昀云云、於刑名事件素非諳悉、且目係短視、於檢驗時不能詳悉閱看、卽以刑部堂官所言隨同附合、其咎尚有可原。

丙午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六十三歲。

六月、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七月二十四日、閱舊題張氏重刊廣韻疏所未及、再書其後。文集十一。

丁未 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 **六十四歲**。

正月遷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東華續錄是年正月上諭著先生補授禮部尚書。文集目錄是年有命充經筵講官奏謝摺子。惟墓誌銘及漢學師承記本傳謂在丙午、疑誤。

五月十九日上諭略云熱河文津閣所貯四庫全書、朕偶加繙閱、其中訛謬甚多、略因思文淵文源二閣所貯四庫全書其訛舛處所亦皆不一而足。其文淵閣書籍著在文華殿內閣等處閱看、文源閣書籍著在圓明園朝房查看、略除校出一二錯字即隨時挖改毋庸零星進呈、如有語句違礙、錯亂簡編及誤寫廟諱、並繕寫荒謬錯亂過多應行換五頁以上者、再隨時查明原辦總纂總校提調校對各員分別治罪。並將業經議敘已登仕版之該謄錄、亦予革斥。清宮史續編八三書籍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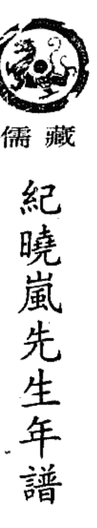
冬、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槐西雜志三。案清高宗御製詩五集三五題文源閣詩註云、去歲云云令在京之皇子大臣派大小臣工二百餘員、將文淵文源二閣之書、全數詳閱、據總司其事之大臣彙奏、各書中錯誤者、果尚聯編累牘。又註、禮部尚書紀昀向充總纂、此次所校書錯誤之處、伊固不能辭咎、但念書已告成、姑寬議祇罰令賠寫示懲。並率領未經校出之分校總校、前往山莊、將文津閣未校書籍再加詳閱。

是年管鴻臚寺印鑰。墓誌銘。

戊申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 **六十五歲**。

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此據墓誌銘及漢學師承記本傳。清國史本傳則云五十四年。

秋、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槐西雜志三。



十月、上諭略云、編輯四庫全書、原以嘉惠士林、俾資博覽、但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諸藏、俱係禁籞重地、略自不便任人出入繙閱、且各書底本、原具存貯翰林院、以備查覆、嗣後詞館諸臣及士子等、有願覩中秘書者、俱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將底本檢出鈔閱。東華續錄。清高宗聖訓三九文教七。

己酉　乾隆五十四年　一七八九　**六十六歲**。

夏、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槐西雜志三。

夏、以編排四庫全書、於役灤陽、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庋架、晝長無事、追錄見聞、付抄胥存之、命曰灤陽消夏錄。灤陽消夏錄序。

庚戌　乾隆五十五年　一七九〇　**六十七歲**。

五月、上諭略云、江浙兩省文宗、文匯、文瀾三閣、應貯全書、見在陸續頒發藏庋、該處。略著該督撫等、諄飭所屬、俟貯閣全書排架齊集後、諭令該省士子、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呈明到閣抄閱、但不得任其私自攜歸、以致稍有遺失、至文淵等閣、禁地森嚴、士子等固不便進內鈔閱、但翰林院見有存貯底本、如有情殷誦習者、亦許就近檢錄。東華續錄。

五月十三日、六月、十一月、臘月、皆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是年、第三女卒、年十歲。灤陽消夏錄五。

辛亥　乾隆五十六年　一七九一　**六十八歲**。

正月、調左都御史。東華續錄。清國史本傳。

侍姬沈氏，其祖長洲人。先生字之曰明玕，神思朗徹，不類小家女。是年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僅三十。初僅識字，隨先生檢點圖籍，久遂粗知文義，亦能以淺語成詩。臨終以小照付其女，口誦一詩，請先生書之，曰：「三十年來夢一塲，遺容交付女收藏。他時話我生平事，認取姑蘇沈五娘。」方其病劇時，先生以侍值圓明園，宿海淀槐西老屋。槐西雜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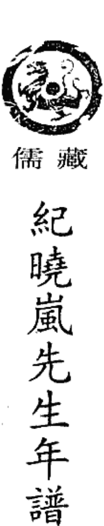
七月二十一日，題如是我聞序云：曩撰灤陽消夏録，屬草未定，遽爲書肆所刻。略因補綴舊聞，又成四卷。是年書李杏浦年譜後云：嘗觀古今記載之文，真與僞參半。僞者鋪張揚厲，震耀一時，究之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是是非非，終不可掩。其真者雖無意於表暴，而天下之人有耳目，後世之人有考證，或以一二事傳，或以一二語傳，亦終不可掩也。文集十一。

蔣衡所進手書十三經，藏弆於懋勤殿有年。是年十一月，諭令以之勒石，列於太學，高宗爲之序，發交嵇璜及先生閲看，有摺覆奏。東華續録、文集四。

壬子　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 **六十九歲**。

春，以校勘四庫全書至避暑山莊，每泛舟至文津閣，山容水意，皆出天然，樹色泉聲，都非塵境，陰晴朝暮，千態萬狀，雖一鳥一花，亦皆入畫。其尤異者，細草沿坡帶谷，皆茸茸如緑罽，高不數寸，齊如裁剪，無一莖參差長短者。苑丁謂之規矩草，出宫牆纔數步，即鬖髿滋蔓矣。槐西雜志二。

四月，從侄虞惇案：虞惇名汝倫，大清畿輔書徵十八有傳。從先生至灤平，重勘文津閣四庫全書，以所著遜齋易述呈閲。先生喜其精思研理，去取平心，無宋南渡後講學家門户之習，因爲之序。文集八。案：先生於漢學



宋學無偏好惡。文集八周易義象合纂序有云、余嘗與戴東原周書昌言、譬一水也、農家以爲宜灌溉、舟子以爲宜往來、形家以爲宜沙穴、兵家以爲宜扼拒、遊覽者以爲宜眺賞、品泉者以爲宜茶荈、洴澼洸者以爲利滯濯、各得其求、各適其用、而水則一也。譬一都會也、可自南門入、可自北門入、可自東門入、可自西門入、各從其所近之途、各以爲便、而都會則一也。云云李君東圃云云成周易義象合纂一書、云云燈下讀之、果於漢學宋學、兩無所偏好、兩無所偏惡。

六月、自序槐西雜志略云、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廨直西苑之日多。借得袁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略舊有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二書、爲書肆所刊。略歲月駸尋、又得四卷、孫樹馨錄爲一帙、題爲槐西雜志。略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歟、則以爲揮麈之三錄可也。或老而不能閒、又有所輟歟、則以爲夷堅之丙志亦可也。

八月、復遷禮部尚書、仍署左都御史。東華續錄。清國史本傳。

十二月、奏考試春秋向用胡安國傳、而胡傳一書中多有經無傳、出題之處不過數十、即如本年鄉試、竟有一題而五省同出者、其三四省相同、不一而足。士子不讀全經、不知本事、但記數十破題、便敷入試之用。請嗣後春秋題、俱以左傳本事爲文、參用公羊穀梁之說。得旨允行。東華續錄。清國史本傳。

是年、畿輔歲歉、饑民多就食京師。先生奏言、直隸河間等府、二麥歉收、命截漕五十萬石備賑。而領賑百姓有極貧次貧之不同、次貧之人、可以支持待賑、不肯輕去其鄉。至極貧之戶、一聞米貴、不能不就食他方、近京之處、多先赴京城傭工餬口。恐聚集日衆、未必能人人得所、又業已扶老絜幼、拮据得至、勢難即返就糧。是此項極貧流戶、以極貧之故、離其鄉井、轉不能同沐皇仁、似爲可憫。定例

每年自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五城原設粥廠十處、每日領官米十石、由坊官煑粥外、來流戸原可同霑、但自夏至冬爲期尚遠、恐貧民迫不及待、且人數較多、米數亦未必能敷、伏思偏災不過四府、賑米有餘、請於原額五十萬石内、酌撥京城數千石、以六月中旬爲始、每廠煑米三石、至十月初一日後、則於原額十石以外、加煑米三石、仍均以三月二十日爲止。疏聞下廷臣議從之。清國史本傳。

癸丑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七十歲。

七月二十五日、題姑妄聽之序、略云、今老矣、略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故已成灤陽消夏錄等三書、復有此集。略適盛子松云、欲爲剞劂、因率書數行弁於首、以多得諸傳聞也、遂採莊子之語、名曰姑妄聽之。

十一月、弟子盛時彥跋姑妄聽之、略云、初作灤陽消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作槐西雜志、皆已爲坊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脱稿、即爲鈔胥私寫去、脱文誤字、往往而有、故此書特付時彥校之。

甲寅　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七十一歲。

冬、判中樞府事朝鮮洪漢師以職貢來京師、出其所著耳溪集求序、先生天性孤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略書數行弁於簡首。文集九耳溪詩集序。

是年、浙江布政使謝啟昆、按察使秦瀛等、請發文瀾閣本提要校刊之、於次年工竣。揅經室二集八浙江刻



四庫全書提要跋。今人撰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序。

乙卯　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　七十二歲。

長至日識硯有文、六月凡兩次題硯、七月、九月九日、十月、皆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是年纂八旗通志、因仿漢書藝文志例、蒐求四庫之遺籍。文集九月山詩集序。

丙辰　嘉慶元年。一七九六　七十三歲。

六月、調兵部尚書、充會試正考官。東華續錄。墓誌銘。清國史本傳。

十月、上諭略云、大學士缺出久逾帀月、見在各尚書內、若以資格而論、則劉墉、紀昀、彭元瑞三人、俱較董誥爲深。但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略彭元瑞自不檢束、屢次獲愆、紀昀讀書多而不明理、不過尋常供職、俱不勝大學士之任。董誥在軍機處行走有年、供職懋勤殿、亦屬勤勉、著加恩補授大學士。東華續錄。

冬、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明之古寺十刹海爲館舍、先生居於寺之後殿、室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灤陽續錄三。

十月、復調左都御史。東華續錄在十月丙戌。清國史本傳作十一月。

是年、撰伯兄晴湖墓誌銘。文集十六。

丁巳　嘉慶二年、一七九七　七十四歲。

八月、遷禮部尚書。東華續錄。清國史本傳。

八月、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是年奉命詮解洛神賦語、有覆奏摺子。文集目錄。

鄒炳泰撰午風堂叢談既成、先生謂置之宋人説部書中、堪與對壘、聰明人冗雜之書、爲不足道。鄒炳泰自撰午風堂叢談序。

戊午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七十五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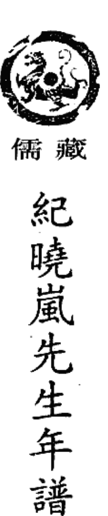
五月、扈從灤陽。灤陽續錄一。

五月十二日、住密雲行帳。灤陽續錄五。

七夕後三日、於禮部直廬書灤陽續錄序、略云、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記、聊以消閑。灤陽消夏錄等四書、皆弄筆追日者也。年來並此懶爲、或時有異聞、偶題片紙、或忽憶舊事、擬補前編、又率不甚收拾、如雲煙之過眼、故久未成書。今歲五月、扈從灤陽、退直之餘、晝長多暇、乃連綴成書、命爲灤陽續錄。

一庖人隨先生數年、是歲扈從灤陽、忽無故束裝去、借住於附近巷中、蓋挾先生無人烹飪、故居奇以索高價、同人皆爲不平、先生亦憤恚。既而憶武強劉景南官中書時、極貧窘、一家奴偃蹇求去、景南送之以詩曰、饑寒迫汝而謀生、送汝依依尚有情、留取他年相見地、臨階惟嘆兩三聲。忠厚之情、溢於言表、再三吟誦、褊急之氣都消。灤陽續錄一。

是年四月、長至前三日、十月、皆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己未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七十六歲。

充高宗實錄館副總裁。清國史本傳。案東華續錄是年二月丁酉、命恭纂太上皇帝實錄。

充武會試正考官。墓誌銘。漢學師承記本傳。

孫樹馨由廕生選授刑部江西司員外郎、先生有謝恩摺子。文集目錄。

庚申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七十七歲。

三月、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八月、門人盛時彥序閱微草堂筆記云、灤陽消夏錄等五書、略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

辛酉　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七十八歲。

是年、序鶴街詩稿略云、余自早歲受書、即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爲古人所撝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文集九。案陳鶴撰紀文達公遺集序云、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云、嘗語人、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故生平未嘗著書、間爲人作序紀碑表之屬、亦隨卽棄擲、未嘗存稿。又漢學師承記本傳云、公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萃於提要一書、又好爲稗官小說、而嬾於著書。又張維屏聽松廬文鈔有云、或言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云云。文達之不輕著

書、正以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故也。

先生自官京師、即與朱珪先後衡文、先生有文人相輕意、與珪不肯相下。是年珪病臥床、先生往視、見所爲文、歎服之、以不知珪爲已過。墓誌銘。

長至前六日、八月三十日、十月、凡四次題硯。閲微草堂硯譜。

壬戌 嘉慶七年一八〇二**七十九歲**。

是年充會試正考官。文集八壬戌會試録序。

安南國長阮福映請賜名南越、大學士六部尚書奉旨合詞奏覆。先生有摺略云、考安南古曰南交、周曰交趾、至趙佗竊據、始自稱爲南越王。旋爲漢滅、郡縣其地、今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皆爲廣東西兩省州縣。至五代時、土人曲承美據交州、僅授爲靜海軍節度使。宋太祖開寶三年、封丁部領爲安國郡王。真宗天禧元年、封李公蘊爲安平王。安南立國、自此始。元明至本朝皆因之。核其疆域、實止南越之一隅、未便以一隅之地、遽以南越自稱。且廣東西皆南越之舊地、自漢以來、久爲中國、若該國復南越之古名、名實既不相符、體制尤爲未協。所有該國長請賜名南越之處、應無庸議。文集四。

二月朔日、三月三日、四月凡二次。長至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皆有硯銘。閲微草堂硯譜。

癸亥 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八十歲**。

門人蔣士銓嘗以趙渭川四百三十二峯詩鈔求序、先生因筆墨委積、日不暇給、恆擇其督之急者而先、此序諾而未作。是年二月、蔣遣專使來索、遂撥冗開讀、三夕竟而序之。文集九。



春、偶見趙渭川新修安陽縣志、閱其目井井有條、多合古法。觀其書則大抵以康氏武功縣志、韓氏朝邑縣志爲椎輪而稍稍變通、先以圖、次以表、絜其綱、次以志、次以傳、次以記、析其目、殿以藝文、乃仿古人之目錄、每條必有考證、不徒雜襲舊文、最擅場者爲附安陽金石錄十三卷、先生性孤直、文章不喜作諛詞、凡以地志求序者均謝不爲、獨謂此志可爲地志之通例、因爲之序文集八。

四月初二日、上諭以高宗御製詩文及續辦方略紀略等書應續繕於四庫全書內、以先生係纂辦四庫全書熟手、令詳悉具明開單具奏。初七日、先生將應入各書開單呈覽、並擬出應辦事宜十條、上命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會同先生經理清宮史續編八三書籍九。

六月二十五日、上諭以彭元瑞奏太學石經現在所刊碑文與聖祖御纂四經、康熙字典及高宗欽定三禮校定武英殿十三經間有異同、請詳加校覈、派董誥、朱珪同先生及戴衢亨、那彦成將石經碑文與御纂欽定各書查對有無異同、黏籤呈覽清宮史續編九五書籍二一。

六月、署兵部尚書。清國史本傳文集目錄是年有謝恩摺子。

七月、上孝淑皇后奉安事宜、陳奏失詞、部臣議鐫職、詔改革職留任、又以咨送議處司員祗宋其沅一人、爲御史鄭敏行所劾、部臣如前議、詔改降三級留任墓誌銘、清國史本傳。

是年、山東巡撫疏請增設左邱明世襲五經博士、先生於禮部議奏、依據史記及朱彝尊經義考、應劭風俗通義及元和姓纂、廣韻、左傳諸籍以考證所舉山東肥城邱氏未必出於左氏、且考其家譜所錄前代詩文皆不見於古書、文不合格、詩不諧律、如出一手、奏請毋爲創立博士文集四。

書劉墉臨王右軍帖後有云石菴今年八十四余今歲亦八十相交之久無如我二人者余不能書而喜聞石菴論書文集十一。案亦有生齋詩集有云紀尚書昀拙於書。

正月凡四次。二月三日六月望日六月凡二次。七月凡二次。中秋前二日十月凡二次。皆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甲子　嘉慶九年一八〇四**八十一歲**。

是年山東巡撫申辯前疏併另請設漢儒鄭玄世襲五經博士先生於禮部議奏就原疏二件並邱氏左傳精舍誌考證其紕繆處凡十以駁之文集四。

是年孫樹馨推陞刑部陝西司郎中先生有謝恩摺子文集目錄。

正月凡五次。二月二日二月凡四次。三月六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凡二次。五月十日長至前四日六月七月八月凡三次。重九九月望日九月凡四次。十月凡三次。冬至前三日皆有硯銘閱微草堂硯譜。

乙丑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八十二歲**。

正月二十六日命以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東華續錄。墓誌銘。清國史本傳。文集目錄是年有謝恩摺子。

正月凡兩次銘硯。閱微草堂硯譜。

二月四日與朱珪連騎入内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墓誌銘。知足齋詩續集二。

二月十日先生病十三日朱珪過門視疾墓誌銘。

二月十四日酉時先生卒墓誌銘。高宗遺散秩大臣德通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賞銀五百兩治喪。

予謚文達。東華續錄。墓誌銘。清國史本傳。御賜碑文、今存獻縣。民國十四年獻縣志十八金石篇。

附錄引用書目

1 東華續錄 清王先謙
2 清高宗聖訓
3 清宮史續編
4 河源紀略
5 獻縣志 民國十四年續修本
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7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影印紀昀手寫本
8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標注 清邵懿辰
9 大清畿輔書徵 今人
10 歷科題名碑錄
11 清國史紀昀傳
12 漢學師承記 清江藩
13 竹汀居士年譜 清錢大昕自撰　清錢慶曾續編
14 戴東原年譜 清段玉裁
15 南厓年譜 清朱錫經

16 洪北江年譜清呂培
17 孤本四庫薈要之發見今人
18 史通削繁唐劉知幾原作、清紀昀刪定。
19 灤陽消夏錄清紀昀
20 如是我聞清紀昀
21 槐西雜志清紀昀
22 姑妄聽之清紀昀
23 灤陽續錄清紀昀
24 閱微草堂硯譜清紀昀原作、今人輯
25 鄭堂讀書記清周中孚
26 紀文達公文集清紀昀
27 紀文達公詩集清紀昀
28 沈氏四聲考序清紀昀
29 審定史雪汀風雅遺音序清紀昀
30 明懿安皇后外傳序清紀昀
31 後山集鈔序清紀昀

32 唐人試律說序 清紀昀
33 唐人試律說跋 清紀昀
34 庚辰集序一 清紀昀
35 庚辰集序二 清紀昀
36 烏魯木齊雜詩 清紀昀
37 清高宗御製詩五集
38 文源閣記 清高宗
39 籜石齋詩集 清錢載
40 潛研堂文集 清錢大昕
41 笥河文集 清朱筠
42 笥河詩集 清朱筠
43 知足齋文集 清朱珪
44 知足齋詩續集 清朱珪
45 復初齋文集 清翁方綱
46 復初齋集外詩 清翁方綱
47 春融堂集 清王昶

48 西莊始存稿 清王鳴盛
49 西沚居士集 清王鳴盛
50 忠雅堂詩集 清蔣士銓
51 勉行堂詩集 清程晉芳
52 存素堂文集 清法式善
53 卷施閣詩集 清洪亮吉
54 紀文達公遺集序 清劉權之
55 四庫全書告成恭進表跋 清劉權之
56 紀文達公遺集序 清陳鶴
57 姑妄聽之跋 清盛時彦
58 唐人試律說跋 清馬葆藝
59 揅經室二集 清阮元
60 揅經室三集 清阮元
61 澄清堂稿 清孫星衍
62 汪龍莊集 清汪輝祖
63 亦有生齋文集 清趙懷玉

64 亦有生齋詩集 清趙懷玉
65 校禮堂文集 清淩廷堪
66 有竹居集 清任兆麟
67 存悔齋集 清劉鳳誥
68 藝風堂文續集 清繆荃蓀
69 四庫薈要目錄索引序 今人
70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序 今人
71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序 今人
72 景印四庫全書原本提要緣起 今人
73 黃註紀評文心雕龍



校記

①先生於兄弟次四：按，據賀治起、吳慶榮《紀曉嵐年譜》（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三），紀昀實只一兄名晫，「次四」云者，疑數其堂兄弟也，故文獻又稱之爲「四官」。

②坦居待攷：據右引，坦居爲紀易字，迺曉嵐從兄。

③崔莊三樓上：《灤陽消夏錄》卷三作「崔爾莊三層樓上」。

④董曲江名待考：按，董元度，號曲江，平原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9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71
页数=871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0
SS号=12365606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783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9.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